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六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二六二册目次

史部・職官類

明職一卷

〔明〕吕坤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健餘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職一卷》提要

明職者何呂新吾先生撫山右時申飭大小職官而作也夫官各有職職盡而民安太平可坐致矣余撫中州自勗以勗同官者要在存心虛心以認理也實心以立事也心之不存職於何盡雖然常存此心以求盡其職與夫先明其職以求盡此心其義一也余嘗與司道諸君商訂職事列爲條欵俾各官觸目警心勉稱厥職苦於挂漏未能成書今觀先生明職諸條自督撫以至佐雜並及弟子員無不羅列備悉諄誠殷諄蓋其望之也切故其言之也詳雖今昔官制微有異同而其大指總期百司

庶府顧名思義求無忝於夙夜在公耳有味哉先生之言曰大小職官終日思其所行經歲驗其成效自慊自愧必有獨得者於戲凡我同官及爾多士其各有職乎其孰無必乎願共勉之

乾隆四年夏四月巡撫河南使者博陵尹會一書

明職引

朝廷設官分職。衙門各命以名。百司庶府。各顧名而思職。緣職而盡分。人人皆滿其分量。而天下無事矣。今天下無一事不設衙門。無一衙門不設官。而政事日廢。民生日困。則吾輩溺於其職之故也。嗚呼。何可道哉。乃發明職掌中飭大小職官終日思其所行。經歲驗其成效。稱職乎。不稱職乎。子夜點檢。自慊自愧。必有獨得者。奚俟喋喋乎余言。萬曆壬辰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寧陵呂坤書

明職目錄

明弟子員之職一

朝廷教人讀書，正欲我就經史中。明那一種道理。何者自古及今，凡身心性命之精言，天下國家之治道，天地鬼神之造化，草木鳥獸之情狀，及倉卒難應之務，艱危難濟之變，轇轕難割之事，隱微難見之理，幽遠難測之數，經史中有一不載乎。古今是這箇天地人物，古今是這等參贊輔相，以古經史之道治今之天下，言言符契，事事吻合，經書之有資於身心，猶衣食之有資於口體。世上少他便不成世界，人生少他便不成好人。朝廷特設學校，董以師儒，令其口誦心惟，身體力行，指望諸士遵聖賢之言，成聖賢之身，以立聖賢事功，使斯世成唐虞三代，宇宙生民見唐虞三代太平。故待士之體貌獨優，舉士之體節獨重，用士之榮寵獨隆，所以期望之者誠厚也。諸生終日誦讀，字字都向心頭想一想，句句都往身上貼一貼，試看古人所言與我身心合不合。其合者便要體驗擴充，其不合者便要沉潛思索，便知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為心思，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士子把一部經史，當作聖賢

遺留下求富貴的本子。把一處學校。當作朝廷修蓋下求利達的教場。矻矻終日。只爲身家。猶如僧道替人念誦經懺一般。念的絕不與我相干。只是賺些經錢。求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敎之意。辜負盡了。有道之士。仔細思量。豈不笑死愧死。人生七尺之軀。皆有安天下萬物的性分。皆有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責任。皆有能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本事。聖賢又留下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學術。日日做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事業。自有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功效。只是少了這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心腸。所志旣非古人之志。所學亦非古人之學。只知記作時文。誦讀策論。從不在本領上體貼。他日忘了這口頭學問。渾是一箇空軀殼。餓肚腸。至於經世之務。更不留心。只問以本州縣。編審差役。如何均平。地糧如何清楚。盜賊如何消弭。風俗如何轉移。倉廩如何充實。荒歉如何救濟。且未留心。而況世道之汙隆。國家之理亂。更不見有這般經濟學術。治平手段。一旦付爾舉行。責爾效驗。到手事事皆平生夢寐不及。着肩担子。皆自小心思不到。要做詳審精密之事。成光明偉

俊之功。豈不難哉。所望諸生以天下國家爲念。以憂勤惕勵爲心。爲學便是實學。休爲言語文字之工。作人須作端人。無矜聰明才辨之質。他日策名仕途。另有一番手段。俾社稷賴以奠安。蒼生賴以得所。朝廷收養士之效。科目有得士之光。流芳於竹帛。增重於冠裳。士大夫皆爲之吐氣揚眉曰。吾黨讀書人經綸手段。固如此哉。諸生勉之。

明弟子員之職二

朝廷養士。本爲安民。所以待士何等隆重。望士何等殷切。吾少時鄉居。見閭閻父老。闤闠小民。同席聚飲。恣其笑談。見一秀才至。則斂容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觀。惟秀才之言語是聽。秀才行於市。人無不注目視之曰。此某齋長也。人情之重士如此。豈畏其威力哉。以爲彼讀書知禮之人。我輩村粗鄙俗。爲其所笑耳。若閭閻其行。闤闠其心。言不根道義。身不守禮法。三五相聚。則恢諧嘲訕。騁口舌之工。一二浪遊。則淫邪狎昵。作苟且之事。少年恃其

才學。藐視師長。霸者逞其刁悍。挾制有司。或小不忍而動大怒。輙遞呈詞。或一人事而約衆人同行囑托。說正話者。則笑爲道學。而吹求其短。不謟隨者。則惡爲古板。而厭棄其人。孟子曰。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董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此八行也。關係名檢不細。士日以八行自點檢。不枉父母生長此身。不枉天地涵育此身。不枉詩書教誨此身。不枉朝廷作養此身。他日屬纊之時。將平生打點一回。也不含羞於地下。本院平生立志不專。向道不篤。循省過端。千瘡百孔。自治不暇。何能訓迪諸士。第謬持風紀。於諸士有師帥之責。不得不以正言相教誡。今日士風。三事。尤當首戒。特拈出與諸士談之。余作小秀才時。見同學長者。竦然恭敬。不敢高言大笑。不敢亂序先行。分付則唯唯聽從。使令則踧踧奔走。比見近日縉紳談天下士。率以新進少年侮慢長者爲豪。夫禮非以尊人。盡吾道耳。不循禮非以慢人。自棄其道耳。尊長尚存謙虛。卑幼豈宜倨傲。況尊長之年。輪到我身。卑幼如斯。果能堪否。故夫子責原壤以幼而不遜弟爲首過。孟子謂堯舜之道。只在後長徐行。諸生未必皆然

有則改之。其次公論出於學校。古人稱學校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清苦正直也。近日學校豈無公論之人。但有一種浮薄之習。以愛憎爲毀譽。以口舌代戈矛。或無水而起風波。或因小而張重大。此等士風。最壞心術。不知諸士有此習否。有則改之。至於結黨一節。尤干法紀。夫朋友之義。過失相規。未聞同惡相濟。士平日自愛重。人未有先侮士者。即偶爲人侮。一士之口之力。亦足以告之當事。明正典刑。況處處衙門。官必重士體。而乃借斯文之名。倡義氣之說。或一士見凌於鄉黨。則通

學攙管爭告於有司或一士見辱於有司則通學抱寃奔訴於院道不知經史果有此道律令果有此法否乎夫斯世之人未有孤立而無類者士民被刑則百姓聚擾於公庭一卒當誅則三軍聚擾於帥府下至於工商吏卒里老無不各有同衣無不各重同讐勢必至於私黨横行紀法盡廢此大亂之道也士爲諸類中之賢乃不以道義相先而結黨以爲諸類倡余甚悲之本院身非緇黃家亦士族而惓惓如此者以士君子之行望諸生也倘禮法當如此則經史法律必載之矣諸生其繹哉

明教官之職

官之重無如教官官之壞亦無如教官矣國初以學校爲首善之地教職爲風化之官每選上舍俾爲郡邑師考其立身端謹學政精嚴作養人材堪爲世用則行取爲編修檢討御史給事中後爲大臣皆有建樹當時以起家教官爲第一榮進匪朝廷濫擢此官乃教官實稱此職也今日士習何如乎使爲教官者正其心術端其趣向教以立身行已之法迪以濟世安民之要使居鄉則爲端人正士出仕則爲良吏忠臣一言而鄉黨相傳一行而家邦取法不愧俊秀之才堪爲社稷之重一學得此數人翹然出色其餘皆小心謹畏不辱其身教官如此可謂稱職矣而撫按不以國初之典薦廟堂不照國初之例行必有任其咎者今也無論教以修已治人之術望其成德達材之效即以舉業講課者有幾人哉居是官者能知學校非爲老憐貧之地教官是正已率物之身諸生是世道民生之賴朝廷付我以滿庠青衿之士委我以養賢待用之責豈區區索贄見勒節規遂足盡教訓之職哉

明巡檢之職

巡檢之設，原爲盤詰奸細，查問逃亡，緝捕盜賊，弓兵要選精壯，鎗刀要常演習，山川險隘，到處巡邏，村落居民，企無騷擾，使軍民商販，得以自在通行，盜賊姦徒，不敢公然往來，如此三年，方爲稱職。北方巡檢委實貧寒，有在荒山野嶺之中，或居人稀路僻之處，妻子不得寬綽，錢財無處得來，但既做寒官，須安窮分，果能有功無過，自得上司陞遷。而今作巡檢的，弓兵不論壯衰，器械不求堅利，武藝全不操演，因盜全不緝拿，只索弓兵常例，甚者一年折乾，攪害居民，刁難過客，是增一巡檢，添一夥強賊，一毫無益於地方，萬分有害於黎庶。以後遵守法度，能盡職業者，分外獎勵，上等者，一體薦揚，仍舊殃民不改者，訪知定行挐問，使家鄉難還，妻子流落，有甚好處，試自思之。

明驛遞之職

今巡看驛遞，謂之熱鬧衙門，蓋驛遞衙門，路當衝要，常見上官，年貌才能，容易顯露，錢糧出入，常得自由。不知也有苦處，站銀急支不來，過客急送不起，怒夫馬之不齊者，不管死活，恨供具之不豐者，嘗加責罵，上司之公差，不免凌索，配來之囚犯，每費關防，但官窮，窮不過人夫，官累，累不過驛馬，做驛丞的，重索馬頭常例，一不遂心，便派苦差，逼取徒夫面銀，一不如意，便加凌虐，以官錢放債，領銀則加倍扣還，指過客爲名，開銷則半屬冒破，徒夫有錢者賣放，有力者保放，紀法蕩然，馬騾無錢者多差，有勢者不差，〻〻道滅盡，事事可恨。不知近來上司耳目專是尋你小官，百姓口嘴也只奈何小官，一經訪察，或被告發，戒飭的也是你，斥逐的也是你，挐問的也是你，不如小心謹守，多做幾年，再轉兩任，長短算來，名利兩得，而今世道清明，何嘗虧枉好官哉。

明稅課司之職

夫百工之事百貨之通以有易無本爲民便故古者譏而不征今稅課設官一則收餘利以充國家之用一則征商賈以抑逐末之人雖非正大公平猶不苛刻纖細近日巡攔抽稅將小民窮漢賣鷄鴨携茗菜疋布上街擔筬入市無不抽稅油行既稅店又稅油屠行既稅牛又稅死有司官指此爲科斂之媒巡稅官指此爲攘奪之具針頭削鐵所餘幾何樹剝重皮豈能堪命如此刻剝貧民何異盜賊搶奪且稅課原無定數稅錢豈盡報官剖衆家之肉安自己之身天災人禍豈肯寬饒本院原有禁約但有違犯定行拏問追贓嗚呼有司若肯清廉其所以鈐制關防不患於無法不然稅課巡攔且得借我以肥其身所得幾何而惡名皆我受奈可不慎哉

明司獄官之職

監中人犯多非良民縱是徒罪充軍那非違條犯法况頸上長枷更是重刑但係强賊尤爲死鬼朝思暮想只求撞網脫籠得便乘機便要劫囚反獄司獄官若肯用心關防無縱鎖鎖在鍊頭白日不消帶肘密標櫃櫃任手脚夜間更須輪防縱在荒坡野地豈能插翅騰空况監墻重重門戶乃重犯往往脫逃獄官吏禁疎慢之罪百口何辭至於囚犯發解出門州縣官吏全不堅牢鍊鎖又不揀選兵夫嚴加申諭夫囚犯懷百計脫死之心解夫無一點妨姦之意力倦心慵情熟志懈忽然逃走盡坐受贓疎虞失守解夫困難辭罪然責放罪囚與囚同罪解夫豈不習聞安肯以三五錢銀替人死罪彼人因窮困又安得許多財物買求性命哉祗緣發解之時鷄絆之計獄官吏禁不能逃其責至於牢頭獄霸行暴歐人當衣奪食放錢賣飯或因飯入門而本囚未得入口或因藥到獄而本囚不得沾恩穢汙不肯掃除疾病不報調理忍寒受熱叫號不徹于公堂抱屈含冤心事難白於官府女監縱吏卒姦淫輕犯將重枷凌虐如此作官必有

天禍明理者知監舖乃陰德之地獄官乃方便之人輕犯存哀矜之心時加體恤重犯嚴關防之法不肯凌虐斯爲稱職而子孫享其餘慶矣。

明庫官之職

庫官吏之弊有三重收以苦納戶。輕放以苦支人。瞞盜以虧公帑是也。然不得單責庫官與吏。收放重輕關係甚大。我不收。則在下者不得借口。而苟然省一分半分之財。我重收。則在下者幸其有名。而萬姓多加一加三之費。我得幾何。而大家所得者皆我之財。彼罪幾何。而衆人剝削者皆我之罪。且我既借左右以行私。左右亦借我以請托。非分之恩。只得從其所欲。難開之例。無能拒其所求。法盡廢。令難行。職此之故。至於庫官庫吏侵盜官銀。倘

若無所狎昵。何敢遽萌邪念。何見一府收銀。堂下多樹木樁。繫以橫繩。解戶投到公文。卽時堂下伺候。各將銀囊搭掛樁頭繩上。挨名點近天平。掣籤喚吏監兌。聽令解戶自敲針管。監吏報足。便令收封。如兩有零。親下審視。一面卽塡庫收。一面卽押印信。秤兌既畢。當時領文。至於出放錢糧。亦令解人自兌。庫官雖怨而無饞。羣小希恩而不敢。衙門之內。凛凛風生。故曰廉生威。正大者必光明。光明則吐氣揚眉。令行禁止。何利不興。而何害不除。余因論庫官而有感於所見。以告凡有出納之責者

明州縣佐貳之職

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分佐令之政其州縣之民者也官雖有正副而權不輕位雖有尊卑而事不異今汝佐貳各官有管糧者當思如何恤民如何足國姦頑富勢如何催徵貧累荒逃如何處置巡捕者須獲眞贓莫漏網眞賊却將無辜良民受拷奉堂官批詞切莫不分貧富但問有力稍力以奉承切莫受富勢囑托不問曲直只是要打要錢以出氣耳輙聽皂快支使性憪任左右通同至於私接呈狀擅作威福署印則隨事科財營差則所至媒利此皆不肖常態而有志向上者之所恥也況佐貳之中容易出色有一好官自然薦拔自得優陞若欲速見小如前所爲輕則戒飭重則拏問後悔何追

明知州知縣之職

士君子無濟人利物之心則希清華慕通顯總之無益於蒼生聽其求富貴可也苟平生懷救民利物之心欲朝興一利而朝卽澤被閭閻夕除一害而夕卽仁流市井隨事推恩聽我自便因心出治惟我施行則莫妙於知州知縣矣夫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百矣而惟牧令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養我者也故土地不均我爲均之差糧不明我爲明之樹木不植我爲植之荒蕪不墾我爲墾之逃亡不復我爲復之山林川澤果否有利我爲興之訟獄不平我爲平之兇豪肆逞良善含冤我爲除之狡詐百端愚樸受害我爲剪之嫖風賭博扛帮痴幼我爲刑之寡婦孤兒族屬侮奪我爲鎭之盜賊刼竊民不安生我爲弭之老幼殘疾鰥寡孤獨我爲收之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我爲正之巷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爲教之倉廩不實民命所關我爲積之獄中囚犯果否得所我爲恤之斛斗秤尺市鎭爲姦我爲一之貧民交易稅課濫征我爲衍之衙門積蠹猾胥舞民我爲逐之吏書需索刁勒吾民我爲禁之徵收無法

起解困民我為處之遊手閒民我為產業我為懲之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為驅之庸醫亂行民命枉死我為訓之士風學政頹敗廢弛我為興之帝豪猾刁尋利虐民我為治之把訟造虛起禍誣人我為杜之聚衆黨惡主謀唆訟我為殄之火甲負累鄉夫騷擾我為安之某事久廢當舉我為舉之某事及時當修我為修之凡情所好如己之欲我為聚之民情所惡如己之讎我為去之使四境之內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得其所深山窮谷之中無隱弗達婦人孺子之情無微不照是謂知此州是謂知此縣俾一郡邑愛戴吾身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一時不可離一日不可少是洞其弊原酌其治法日積月累責效觀成自初任以至去任光景改觀幾何民愁興醒幾何政事修舉幾何或享利於目前或垂恩於永久俾士民得數其事而稱之吾於臨去亦自點檢之曰吾於地方興得某利除得某害如此治民即是良醫治病何快如之倘到任時地方是這般景象離任時地方依舊是這般景象如此等官虛享數年俸薪無益百姓亳釐試一省察稱職廢職兩究之獎薦有

愧無愧戒勸有屈無屈自有一點不死之真心在又何暇計較考語優劣歸咎他人誣陷哉賢者必不謂吾言過激云

明同知通判推官之職

府總州縣之政事務繁多又設佐貳以分之同知通判之職掌不同大率清軍捕盜水利鹽法管糧管馬而推官則專掌刑名者也刑名余詳之風憲約捕盜余詳之獄政而清軍水利管糧似不必專曹設職故余獨不言三官各有職掌惟一以安靜爲事則府佐所同也

明知府之職

一尺之地不屬某州某縣則屬某縣某里未有曰屬某府地土者一丁之民不屬某州某籍則屬某縣某籍未有曰屬某府人民者然則府不虛設而無用乎曰無用而爲有用之資者府是已何者府非州非縣而州縣之政無一不與相干府官非知州知縣而知州知縣之事無一不與相同是知府一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滙也今之爲知府者廉愛嚴明公誠勤慎便自謂好官而課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好官稱之矣不知此八字者知州知縣之職而非知府之職也知府無此八字固爲不肖僅有此八字是增一好知州知縣耳設府治建府官之意豈謂是哉爲知府者或奉院司之科條董督察屬或酌郡邑之利病細與興除所屬州縣掌印正官及佐領合屬一切大小官員有用刑不當者持己不廉者政不宜民者怠不修政者昏不察姦者塗飾耳目者虛文搪塞者前件廢格者阿狗權勢者差攤不均者催科無法者收解累民者竊划公行者姦豪爲害者風俗無良者教化不行者倉庫不慎者獄囚失所者老幼殘疾失養

者聽訟淹滯者橋梁道路不修者荒蕪不治流移不招者衙役縱橫不禁者屬官如是知府皆得以師帥之師帥不從知府得以讓責之讓責不改知府得以提問其首領吏書提問不整知府得以指事申呈於兩院該道譬之一人一肢病不得謂之完身譬之一裘一幅斜不得謂之完衣所屬州縣有一不肖之吏有一失所之民有一不安之事不能安輯而處置之尙得謂之完府乎務俾所屬之吏廉愛嚴明公誠勤愼如我一般所屬之政廢興墜舉弊革姦除如我一般所屬之民無一不得其所所屬之物無一不得其理循良者署以上考無論卑微不肖者署以下考無附炎熱使屬吏知有府之可畏不敢不守官知有府之可服不患不共命如是而千里之封疆凜凜風生萬井之黎民濊濊雨潤知府之職不當如是乎賢太守其細思之

太原諭屬

壬辰六月余召所屬府州縣掌印正官而諭之曰宇宙之內一民一物痛癢皆與吾身相干故其相養相安料理皆是吾人本分書云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及鳥獸魚鼈咸若鳥獸魚鼈非吾同類也而且使之咸若然猶曰彼有血氣心知欲生惡死所同鬼神奚賴吾人山川有何知識而亦使之亦莫不寧者何益聖人以天地爲心爲生民立命心思既竭仁愛無窮必使乾坤淸泰海宇安康無一事不極其妥貼無一物不得其分願而後其心始遂伊尹有莘之耕夫也當隱居時便樂堯舜之道其言曰予弗俾厥后爲堯舜其心媿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夫君不堯舜自有當其恥者一夫不獲自有任其辜者而伊尹引爲己責深自愧罪只是眞眞切切見那君民痛癢觸着便自相干而致君澤民我又有此學術是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汲汲皇皇慇慇懇懇只是這箇不忍人底念頭放歇不下吾輩七尺之軀不短於古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不少於古人六經四書子史百家至今大備吾輩誦習又多於古人只似看得天下民

物與我分毫無干些是這腔子中天不曾賦與不忍人底一點良心如何百姓痛癢全不關心死活通不介意大段今之爲吏品格不同第一等人有這一點惻隱真心由不得自家如親嬢之於兒女憂饑念寒怕災愁病日思夜慮吊膽提心溫存體愛百計千方凡可以使兒女心遂身安者無所不至所以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心切而政生慮周而政詳聖人雖欲驟了不得此謂率其自然第一等人看得天地萬物一體是我性分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是我職分不存此心便有愧於形骸不盡此心便不滿其分量惓惓維世道亟亟愛民生以謂爲之自我當如是耳此謂盡其當然但纔有強勉向道之心便有精神不貫之處第三等人看得潔己愛民修政立事則名譽自章不則毀言日至士君子立身行己名節爲先柰何不自愛是爲名而爲善者也第四等人守能潔己而短於才心知愛民而懦於政可謂善矣然毫無益於郡邑安能爲有無哉第五等人志欲有爲而動不宜民心知向上而識不諳事品格無議治理難成第六等人知富貴之可愛懼擯斥之或

加有欲心而守不敢肆有怠心而事不敢廢無愛民之實亦不肯虐無向上之志亦不爲邪碌碌庸人而已第七等人實政不修粉飾以詐善持身不慎彌縫以掩惡要結能爲毀譽之人鑽刺能降祥殃之竇地方軍民之事毫髮不爲身家妻子之圖惓懃在念此巧宦也近日大家成風牢不可破矣第八等人嗜利耽耽如集羶附腥競進擭擭如馳騎逐鹿多得錢而好官我爲笑罵由他笑罵耳此明王之所不赦明神之所以必殛者也嗚呼正學衰世道絕利達之錮習既成惻隱之真心遂死失所民物付托何人倘一深思可爲慟哭天生此身豈爲酒肉之囊錦繡之架哉天生此民豈爲士夫之魚肉官府之庫藏哉倘一深思可爲大愧本院無能振拔罪之魁也諸君千萬努力

明守巡道之職

守巡兩道。非止爲理詞訟設也。一省之內。凡戶婚田土。賦役農桑。忞總之布政司。凡刦竊鬬毆貪酷姦暴。忞總之按察司。兩司堂上官。勢難出巡。力難兼理。故每省計近遠。設分守巡道。令之督察料理。所分者總司之事。所專者一路之責。凡一路之官吏不職。士民不法。冤枉不伸。姦蠹不除。廢墜不舉。地糧不均。差役偏累。衣食不足。寇盜不息。邪教不冺。土地不闢。流移不復。樹蓄不蕃。武備不修。城池不飭。積貯不豐。訟獄不息。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游民不業。鰥寡孤獨疲癃殘疾之人。不得其所。凡接於目者。皆得舉行。聽於耳者。皆得便宜。應呈請者。呈請兩院施行。應淨刷者。牌劄各州縣。條議督責守令。詳密如主婆。守令奉法。恐懼如嚴師。務使一路風清弊絕。所部事理民安。入其疆。無愁嘆之聲。見其民。無憔悴之色。然後盡守巡之職。本院做秀才時。曾見本道經歷吾邑。民間疾苦。不問一聲。邑政短長。不談一語。留州縣茶坐。則沾沾喣喣。皆虛夸色笑之言。批州縣文書。則婉婉曲曲。無切問直駁之語。下司無不感激。以爲盛德。蓋嘉靖末年時事。

近日諸君子約己愛民。肅僚勤政。必不然矣。夫兩道之位。不爲不尊。權不爲不重。所以董督守令。愛養蒸黎。修舉政事者也。乃中怯外柔。若是其何以正體統而肅紀綱乎。何以策不振而懲不法乎。何以令能行而禁能止乎。何以興治道而起頹風乎。然則一路不治。千里未安。其故可知已。諸君子愼無復然。

明提學道之職

兩司之淸重莫如督學世道之汙隆亦惟係於督學今有督學於此文學甚優操身甚潔關防甚密持法甚公校士甚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未盡也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耕織處海宇其衣食處也是學政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不任其咎百司庶府不任其咎舍督學將誰歸咎哉夫入學對補甚榮進也賓興甚鉅典也此富貴利達之最途也朝廷懸此以艷天下士天下士不啻蝎蹶趍之豈以學校之人待督學以足數貢舉缺額待督學以取盈耶即使朝督暮責人人盡一等士士可三元止作養了許多文章之士富貴之人何益於國家理亂之數哉虞周既遠世教久亡桓榮稽古一說已屬醉生夢死之言宋時勸學諸歌類皆病狂喪心之語其在當時明理窮經何以天爵要人爵直至於今擬題摘段竟以捷階取要階視學校為利祿之場以詩書為富貴之籍理義身心之學未見聚談天下國家之憂無人介意如是而援之以天下國家之寄令其數理義身心之教以成移風易俗之治臻民安物阜之功其將能乎夫天下英俊豪雄盡收之學校更於何處求興道致治之人而今學校反足以壞英俊豪雄更於何人望濟世安民之效是世道終不還古昔民生終不見太平不知國家養賢取士何用也乃論取士者有曰當兼鄉舉里選之法夫鄉舉里選之法至今未嘗不在曰何在保結是已夫保者事發連坐結者要以終身立狀至嚴也書一名畫一押用印而附之卷子係至重也其責保人曰如虛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並無違礙夫不遵理道曰違犯於過惡曰礙身有違礙棄之可也其家並無違礙里老鄰佑保結據之可也又取師生縣州府司保結士而至於無身家違礙之事保結惟取身家無違礙之人不謂鄉舉里選可乎有違礙雖班馬曹劉不得進取聰明才辨之士既亟亟於富貴利達雖欲不勉為善強寡過得乎已入仕途丁憂養病起復補官仍取保結終身雖欲不勉為善強寡過得乎士而至於勉為善強寡過則保結法嚴之效也所望督學使君以修己治人之術為科條以進德修業之實敎諸士

立以章程時其糾察嚴其勸懲端身範以先諸士責提調以警怠荒督教官以修實政舉善必極其優崇伸德行於文學之上彈惡當正其法紀約諸生於禮教之中異日薦之鄉書者皆端人正士列之朝著者皆賢學真才庶人心世道有轉移之機而國祚民生享無疆之福矣

明按察司之職

廉訪之職蓋綦重矣。古者御史大夫掌西臺察姦刑罪董癉惡之司也。以中臺不便於察外吏乃設按察司爲外臺彈壓百察。震懾羣吏藩司以下。皆得覺舉賢與御史大夫表裏均權厥後和同嫋職而事權俱歸兩院矣所可嘆者司曰按察司官曰按察使按察謂何但以刑名爲職掌人亦以刑名吏目之棄其尤重而獨任兼銜可謂之提刑司提刑使耳。今內外詳皆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爲刑曹何按察司獨專謂刑名乎。即刑名一事亦多

可言矣廷尉天下之平提刑者一省之平也遣戍充徒。一失其平。皆得理枉伸冤。今也强盜人命非兩院批駁竟不與聞矣夫死刑必由按察司轉詳者謂必按察司以爲可殺而後以聞也果情法無當於心則呈駁不嫌於再。至於一省真正强盜人命郡縣俱當申報問明之凡俱當照詳看得可疑一體批問案候兩臺定奪以憑司與平反。如是應不失提刑之職百官不法與加體訪可訓迪者訓迪可督責者督責可奬戒者奬戒其應叅拏論劾指事開陳兩院使一省官吏視憲使如雷霆莫不

潔已愛民。勤政集事。宋人謂之天垣執法。八代闕羅。如是庶不失按察之職。若一崇長厚。百無聽聞。賢否取正於府官。依樣署考。重輕定擬於院道。代之轉詳。則法司之權非人我侵。而我自失之矣。此何官也。而可自失其權哉。惟執事者留意。

明布政司之職

行中書省與中書省分表裏。秩皆二品。至崇重也。爲外條領袖。爲朝政橐籥。表率吏治。通達民情。至樞要也。名其司曰承宣布政。蓋政者天子之恩澤。使臣承其流而宣布政於一省。俾一省之政教號令。當屬風行。一民一物。無不得其所。一政一事。無不得其宜者也。兩院之所監臨。監臨此政。按察之所廉訪。廉訪此政。守巡之所分理。分理此政。府州縣之所推行。推行此政。元人艷之名曰外政府。姑無論執掌之令。惟是學校之政。總屬其提調。故貢舉起送。無不由焉。境內人才。總屬其體察。故選官保結無不由焉。錢糧完欠。總屬其稽考。故徵收起解。無不由焉。官吏淑慝。總屬其品題。故舉刺考察。無不由焉。土田賦役。總屬其均齊。故差糧冊籍。無不由焉。軍匠戶口。總屬其清理。故內府圖籍。無不由焉。至於典常經制。水利農桑。養老恤孤。儲蓄調賑。凡關係軍民利病。地方安危。風教盛衰。政治得失。無不由之。而今也止知其爲錢糧衙門耳。經年以催解爲職。終日以收放爲事。或官吏起送保甲。或復命覲賀。遞送冊揭。雖皆衙門事體所關。而以此畢

承宣布政之職。恐小之乎其爲藩司矣。執事者果顧斯名也。協分守巡道督郡邑百司。盡地力以開利源。戒侈靡以節耗費。課桑麻以詰惰農。通商販以裕財用。引水利以備旱潦。驅遊民以安生業。禁異端以息煽誘。均地糧以蘇偏累。定徵收以杜侵牟。嚴起解以足國用。罪包攬以重錢糧。善催科以革積弊。停濫役以息民肩。懲衙蠹以除民害。清課稅以恤民貧。定斗秤以息姦僞。訪把持以通市情。興禮教以端士習。定社學以正蒙養。重鄉約以善風俗。崇節孝以興行誼。嚴保甲以弭竊刦。簡詞訟以省勞費。修祀典以事鬼神。嚴鄉飲以示觀感。廣收鰥寡孤獨疲癃殘疾而設法存活。以哀矜民。各道不率循者規正之。有司不奉行者督責之。虛文罔上。生弊擾下者。叅治之。全省之民庶幾其得所乎。不然承宣布政四字。毫無關涉。而建官之本意迷失愈遠矣。

明督撫之職

吏治無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我潔己而後責人之廉。我愛民而後責人之薄。我秉公而後責人之私。我勤政而後責人之慢。若以有諸己者非人。止多衆口耳。勢必不行。以藏身不恕也。夫自司庶僚以治軍民。督撫者治治軍民者也。三晉民物。分治於州縣。總治於府。監臨於守巡道。統屬於布政司。彈壓於按察司。而本院則揔綏之者也。倘畜不教。荒蕪不闢。流移不復。衣食不足。煢獨不恤。寇盜不息。姦暴不戢。衙蠹不除。諸弊不革。積衰不振。教化不行。邪民不禁。流民不察。游民不業。量衡不式。學政不嚴。地土不均。賦役不平。雜界不釐。山澤不殖。訟獄不清。倉庫不愼。僭奢不約。積貯不充。錢糧不辦。道塗不治。商旅不集。鄉甲不聯。貪酷不斥。昏庸不戒。勢豪不歛。餽遺不省。驛遞不節。虛縻不去。幽隱不燭。有如此者。三晉司府。責有攸歸。而倡率無道。驅策難前。致吏治不修。而民生不遂。本院安所歸咎耶。顧本院所自信者。除本省鄉士大夫吉凶禮節。不敢盡廢。亦不能過豐。外其餘不彼此交際。假手以潤身家。不餽送要津。結心以固榮寵。不以奉承

書屬吏不以虛套責有司紙贖商税酒課獲功及一切不義等物分毫不入私囊以遺子孫之殃酒席下程供張騶從及一切公會等事分毫不費民以爲州縣之累諸所舉動不能欺百司庶僚不能欺吏書門皂顧如此硜硜亦只了自家身上事耳苟於地方不足爲輕不足爲重則是官也焉能爲有爲能爲無前所云云所賴監司守令共力同心次第舉行爲軍民造無窮之福爲地方垂永久之利凡本院牌劄條示苟於民有無當不妨明白申呈苟於事體可行豈宜延遲廢格諸君子共奮揚

精采殫竭心思詳觀往哲良規痛革條吏積套匡我愚迷規我舛謬共圖治理是所惓惓注望者也

明職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坤撰坤有四禮翼已著錄坤於萬歷壬辰以僉都御史巡撫山右作此篇以申飭屬吏自弟子員之職至督撫之職統十八篇於省府州縣職官利弊得失言之甚悉

仕學全書三十五卷

〔明〕魯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木活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仕學全書三十五卷》提要

余曩承乏信州司理甲午[illegible]得魯夢弼卷見四經藝篇篇當行[illegible]大座師録為程式因懸揣此必潛心太易章編屢絶者及出闈晤夢弼乃知其家傳有自也越一載夢弼罷公車歸乃携其尊人西麓先生所製義經卦義及聞見録函集見示余捧讀不忍釋手按聞見録即仕學全書舊編名也

先生自謂生長萬曆初年讀前史漢唐宋末年官邪政亂國匱民窮其可驚可駭之事或作史者已甚之辭及艾受事于賴署長署霍見一時政事道揆法守蕩然與漢唐末局無異嘗過金陵與同邑涂冢宰言之各欷歔欲涕因採前史盛衰治亂之故與有明一代之政事類次成篇以後之所見券前之所聞名之曰聞見録余玩味再三見其博綜

練達誠經世者之所必資亦考古者之所欲
求也因為改題其編曰仕學全書
今國家深袤萬國南極炎徼北踰冰壤東極暘
谷西越流沙而
今甲所布多依明舊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先生此書闕一事即作一考每一考未必參
酌今昔之變調劑流弊之窮在當時祇為
痛哭流涕之言在
今日未必非
興朝損益之一助也周禮周官三秦兩漢古今之大
文章在是即古今之大事業亦在是乃夢
鄉猶謂　先生名不顯於當時以道窮學
晦為疑余曰不然昔漢嚴尤問之桓譚曰子
嘗稱揚雄之書能傳之後世乎譚曰凡人賤
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

遂輕其書昔老莊虛無之言然後世好者尚
以為過於五經今子雲之書文義至深而論
不詭於聖人若使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
度越諸子矣然則易世以後有讀　先生
之書者亦可以想見其為人倘得有力者負
之而趨安在不可以信今而傳後哉闡是
書臨川管內翰已刻之姑蘇今夢鄉歸
謀以其書付之梓余因敘次數言於編首

旹
皇清康熙丁未三月上巳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前江西廣信府推官鄘南
世弟任文燁頓首拜譔

魯孔壁本傳

魯論字孔壁新城人家中溪西霻峯之麓故號西麓少孤母馮氏苦節教子論下帷攻苦以承母歡年十九補邑博士弟子二十三食餼試必冠軍郡伯鄔齊雲評其文曰氣如大海沉虹艷若萬花明谷三十四嘉宗登極詔天下郡邑各選明經一人入試大廷論與選與清江楊大學士同榜前後應畿省棘試凡九生平所著八股文皆據大淵深不肯爲明季剽竊之習同邑黃端伯序而行之序載瑤光閣集中年五十授南直隸穎州同知穎人耿介廉潔見義必爲時穎

寇躪一有警息衆皆登夜論必出宿城樓寇退論循職守清軍清馬團練州兵修繕城池圖擗賴例徵麥先是衛官以米色不中到次愆期大肆恣怨穎州暨穎上縣具揭撫按題請已奉嚴旨覈兩州縣所費不貲是年州守歲派遂援爲例合州大譁既覈論論曰此州守事然收解皆余職掌即專之可也爲減州派三分之一民咸踊躍歡呼先期輸納摯纛頓靜年五十一署天長縣事長故沃土時軍興差重院道坐派視他州縣必倍民久不堪命論一一條上得均長民賴以甦咸家祀焉碩長斗大一城實南都三輔兩陵

湯沐重地乙亥冠警守禦蕩然論爲請部院制器械條畫精明在長兩月民大和訟獄催科幾懸蒲不用及得代攀留滿闔巷霍令黃日芳贈詩有云攝政尚同三月治爲官常作百年思益實紀也年五十二解京餉事竣署霍丘縣事霍鄰中州爲流寇入鳳泗孔道四路堵勦兵馬雲集論日夜設芻設餉霍恃以安時徐張兩游擊駐霍所部奪民房淫婦女有逼民婦至死者論繩以法衆卒大譁兩游擊曲庇所部遂揭撫院及奉撫憲嚴飭始調論一面外禦流寇一面內戢萃囂土寇繼作論察動靜擒渠魁誅土豪殲衙蠹

理刑徵餉暮金耗羨井井剔釐年五十三在霍是年各臺署考皆優撫按方會題實授霍丘繼改題守亳適部調閩閩參軍疏不果上去穎之日道守紳衿公私交餞自辰至酉烟燭始發舟合州保留有穎水俱清金剛不折之語里民率婦子攀車號慟如失父母年五十四入閩會朝廷肆赦按察司檄入臬幕磨勘赦冊論票擬平允全活甚衆五十五署福州府海防館事五十七陞福州府海防館同知未幾聞新城被寇遂告歸養母日侍寢膳閉戶著書杜門垂二十餘年慨士無實學用不一效著四書通義三十八卷慨

義經爲制舉筌蹏失厥本旨著周易卦義七卷閱古今興亡治亂一轍倣周禮六官著聞見錄今改名仕學全書凡三十五卷生平多病著醫約四卷應酬書啟序記銘誄表傳六卷彙平日燕遊吳遊越遊淮遊閩遊里居詩歌爲釣淵居詩集共五卷享年八十有五子郢昂郜鄘鄴鄗郲郇

自敘

自博古之士不能通今則學術執拘罔與經世通今之士不能博古則治亂不明罔與持世兩者皆譏顧夏蟲不可語冰篤于時也自非親見雖讀古人之書亦必疑信參半論爲諸生時甫弱冠直萬曆中年承平日久民間斗米纔四十錢行者齎糧而往雖萬里不持寸兵時讀史見漢唐宋往代之末其時官邪政亂國匱民窮可驚可駭可痛可哭之事私謂此作史者已甚之辭及艾受事于賴兼攝長攝霍目覩時政因憶曩時所讀史傳恍然如見始信古人不欺已隨遇一事卽作一考如賦役漕運清軍馬政河渠屯種驛傳諸大政釆輯成編名我葵錄益以民方殿屎原本板之詩五章致同事相戒之意擬上中都諸當事者蓋告哀也已念國家治亂在政而政之張弛在人棲城署中更作內外官考終焉凡考必遡唐虞夏商周迄漢唐宋以至于明以論身歷治亂之變見古今來治治亂亂大都如是因其所見愈益信其所聞復改名曰聞見錄錄始于崇禎戊寅仲夏迄于癸未季春是年黜幽歸釣溪上每遇山銜落日罷釣收綸歸取其書次第之分上下編上編二十卷下編十有五

卷凡大政三十以吏戶禮兵刑工分六類而統以明職掌爲之綱凡內外官三萬八千有奇以京朝省直文武分四紀統以明設衙門爲之次而以掖廷諸官及外戚親籓附焉末各贅以論斷非敢位卑言高蓋亦志其見所見聞所聞而已草茅賤士秘閣藏書實未得覩其全如五金有鐵唐宋設使且以各官誠五材之所必資顧無所考錄中諸如此類尚多掛一漏萬實自愧焉序既畢或問曰子述官政而並及朝儀批答何也諭對曰嗟夫此豈無故而云然哉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書曰一日二日萬幾禮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脩觀前史人主之敬怠一分天下之治亂立判諭豈無見而云然哉崇禎癸未冬十二月甲子彝論自序

仕學全書上下編目錄

八卷南京文武衙門

五府六部科道寺監

九卷省直文官

巡撫都御史　巡按御史　布政司按察司

分守道分巡道

十卷省直文官

府州縣　都轉鹽運使司　府州縣儒學

內外文武職官衙門吏書民快門皂牢頭鋪遞

十一卷省直武官

都指揮使司 留守司附 外衛所　西南土司

十二卷京朝省直文武官恩命總叙

一爵一品一階一勳一祿米一加官一兼官

十三卷朝儀批答

大朝常朝　批答章奏

十四卷掖庭官外戚

內官　內女官　后妃家駙馬家

十五卷宗藩

親王郡王三將軍三中尉　親王府官屬

目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一

黎水督　論孔壁甫著

大政考總論

凡朝廷布在令甲者皆曰政若關繫國家治亂民生休戚邊圉安危則政獨稱大焉在朝廷垂憲則為典章在內外大小臣工奉行卽為職守論崇禎丁丑戊寅受事于朝聯奉行一政隨作一考已而成帙因以吏戶禮兵刑工類別之若一政專掌本屬卿寺而于部必有移會者則歸于所移會之部又若一政條件雜出諸部寺皆有分屬則總約而歸之大政補遺而中分析之以便稽考

吏部大政

銓法 一銓注 一推陞 一給由 一考察

按銓選在唐虞本師錫而察覈三年考績三考乃黜陟幽明在周以司馬論定之士告于王始詔爵祿而八法八柄治官馭臣掌之太宰六計獘羣吏考歲成掌之少宰王乃受其會聽其致事而廢置之三歲大計乃加誅賞漢初在廷多用武臣已詔天下郡國計偕之士詣相國府相國遺詣太常博士視其能官之東漢始設吏曹亦自選部隸尚書令凡州郡士叙用

以到部先後爲次而州郡尉史曹椽刺史太守得自
辟置若察覈武帝時詔刺史二千石歲終察羣吏殿
最上丞相御史大夫聽廢置東漢勑刺史州牧察奏
凡長吏不任職刺史州牧奏上不復下三公三公不
復遣椽史按驗郎黜魏立九品官人之法凡州設大
中正郡設小中正俾察其州郡之士行能望實差次
上吏部聽銓選郎吏部有銓選亦必下中正徵實乃
授沿及兩晉元魏皆循行已以中正猶門閥亡公道
始罷而選權獨歸吏部尚書于時晉尚書崔亮奏定
格制若叙遷必以歲月停解爲斷迨隋守年資牢不

可破且自一命而上若曹椽尉史津官戍吏咸銓于
吏部州縣辟舉之路遂絕察覈之法並廢唐仍隋制
文選一歸吏部武選歸兵部凡選事尚書掌其一兩
侍郎分掌其二謂之三銓法以四事擇其良一曰身
一曰言一曰書一曰判以三類觀其異一德行一才
用一勞効凡六品以下必集試乃注官注已上僕射
上中書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審之乃以聞
給以符謂之告身而考覈之法凡應考官皆錄其丁
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官對衆讀差以九等上
之考功考功受其質而黜陟之流內官序以四善一

德義一淸愼一公平一勤恪自近侍以至鎭防次以
二十七最最各視其職如近侍官以獻替爲最監司
官以激揚爲最司理官以明允爲最他倣此若州縣
官以撫育有方戶口增益爲等不則差次降罰其失
勸課者亦如之諸考定畢集尚書省唱第然後奏顧
自裴光庭倣崔亮限年法而資格之弊亦如晉異時
宋興內外官不署本職以差遣爲資歷凡京朝省曹
寺監及在外州郡百官府並別勅往任于內稱主判
于外稱奉使郎凳庫皆京朝官名銜蒞事凡典選文
武官皆屬兩選司惟內外小職聽長官奏辟而考覈

之法以文選爲審官東院武選爲審官西院凡中朝
官職事給南曹曆子外州郡官給御前印紙磨勘時
令熇曆子印紙書課上審官院聽質而外官署考則
總于轉運使其等有三審官院皆憑此黜陟不別覈
顧文資限三年武資限五年不分內外不問勞逸能
否歷滿即磨勘序遷已或特授特轉又皆無事狀可
名而羣姦竇官請求皆有定價明與內外文武官凡
五府六部暨州縣衛所皆取自上裁而文職官則徵
召歲貢進士三途並用既用考績特嚴恩威常多不
測永樂後徵召漸廢不行選法文職盡歸吏部一曰

銓注一曰推陞而銓注之法各視流品進士一甲授
翰林二甲三甲在京得部屬中行在外得推官知州
知縣惟殿試後選入館充庶吉士讀中秘書者則內
閣爲政若舉貢監生先赴吏部考職舉人或同知或
通判或推官或知州或知縣貢生以推知爲極選或
通判或州縣佐倅監生或縣佐倅或府首領若援例
視所加定銜吏員或佘巡或驛遞仍有考考最得縣
首領若援例加銜視監生若官生視父任品級凡考
舉貢監生考經書藝吏員考文移凡歲六選每兩越
月吏部引赴朝堂掣籤大選其丁憂病痊起復降調

各官別赴部堂類選地方分南北大小邊腹南人多
就南北人多就北又時南北互授無定例顧特重甲
科甲得腹裏繁大郡邑舉貢多僻小及邊方郡邑凡
掣籤避本省鄰得他省而所得地方有親族見任監
司者毋論正佐官皆迴避改掣惟教官得本省則不
避已倉官驛遞官亦念其官卑俸薄不關民事不避
本省亦與教職同凡教職歲貢選舉人署職陞選
皆三九兩月若推陞之法明初特重方面郡守凡在
外方面缺詔在京三品以上官保奏若在京五品以
上缺舉推三品以上官及僉都御史祭酒欽廷推內

閣及吏部尚書欽勅九卿堂上官會推其在京六品
以下在外五品以下類推凡類推上一人單推上二
人或三人勅推上三四人或七八人惟給事中御史
吏部會都察院合在內中行在外推知考選考定分
南北臺省得吉試職越歲實授庶吉士解館或留或
出聽內閣定奪吏部始疏奏陞除留原殿試二甲除
編修三甲除簡討出或給事中或御史近更有除禮
部主事者而凡王官不外調王嫻不內授大臣之族
不得任科道著爲令凡主銓注推陞皆文選郎中郎
中闕本司員外郎或主事代攝若考覈之法一給繇

一考察一不時舉劾而給繇之法洪武初重久任三
年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凡在內官九卿
大臣不注考五品以下于本長官署考赴吏部聽覆
若在外官于本衙門照須知格式造冊州縣上之府
聽府考府州縣官並上之兩司及撫按聽兩司撫按
考而兩司官仍上撫按聽撫按考署考定親齎牌冊
赴吏部聽覆放濁者立黜稱職者復任九年通考滿
遷擢若降調起復前後歷俸皆得通理迨成化以後
凡給繇官止遣吏齎牌冊上之部不親聽覆已且不
待通考或再考一考即遷而遷有平遷有陞遷有超

歷選總重內輕外以內轉爲極榮若考察之法在內官巳亥年考曰京察在外官辰戌丑未年考曰大察署考與給縣同而總聽于吏部及都察院凡在內官四品以上自陳聽去留惟五品以下始聽考若在外官各州縣署本州縣僚屬官考上之府府署本府僚屬及各州縣正佐官考上之兩司兩司署各府屬官考上之撫按撫按覆覈併署兩司考上之吏部尚書及都察院都御史凡放濁者罷爲民贓賄多移撫按勘問若不謹若罷軟鞫冠帶閑住老疾致仕才力不及降調若清廉官注上考賜宴任滿者候轉其巳載

俸行取者候考選其復用官吏部引詰闕六部及法司各露章劾諸勘合不完銷者得吉宥乃申勅還任凡主給縣大察皆考功司郎中郎中闕本司員外郎或王事代攝若不勝衆劾內外職事官凡放濁不職姦邪詔佞在內給事御史在外撫按得實卽奏聞毋枉狥顧嘉隆以後法紀漸弛萬曆中議論混淆啟禎之間錢神濁亂叢獘孳如唐宋與時

睿論既作銓政考喟然嘆曰嗟夫有以哉國家之治亂也夫銓人才期以治天下也而所銓之才又適以亂天下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才能爲治亦能爲亂者也分量不明功罪倒置人有能治之才不克自見乃轉而爲亂豈顧問哉乃所謂治洪永熈宣時皆然所謂亂則嘉隆以後盡蹈之揆厥所繇大較有二一資格太拘一遷轉太速而資格之獘五國家取士以文而文士不必盡才獘一獨重甲榜治行同一寬嚴進士寬予上考曰慈仁舉貢寬輒下考曰罷軟進士歲剡薦剡曰明决舉貢嚴入白簡曰殘暴寬嚴同而舉劾異獘二鄉舉絕九卿之階歲貢無監司之望堪重任而滯下僚堪煩劇而置散地獘三摩勘以日月爲斷駑馬與驊騮

並敘闒茸與恪勤同功獘四不才之吏在地方一日則爲害一日治地方一事則壞害一事而且曰淹任未幾惜一人功名不惜國家民社獘五若遷轉太速則廢政有三而害政有四事有端緒政難速成以有限之日月綜之政以憚難廢一政幾有成嗣任紛更績用罔效政以鮮終廢二吏偵官不久任不畏其威官慮任不久不盡其職政以苟且廢三而害政前官旣去後官未來訟獄不結催科無序一送往迎來葺廨陳設動費夫馬重勞里甲二前後罔稽吏獘蘊積溜怨叢蠹遺之後入三職

業罔修日長奔競苟且盛行貪風愈熾四原本五弊積三蘼叢四害人之才且盡出而爲亂嗟夫士之賢不肯古來代有至士之賢者亦盡出不肯之心以應其上其謂之何論不揣竊謂國家當爲官擇人不當爲人擇官破格宜議官久乃與事相習事久乃與民相安久任宜議國家仍魏九品官人之法使官既久任又必拾級而登三公九卿河清難俟則超遷宜議至若資格破士氣伸倖門未必不啟久任議才士壓肩礙亦且得全超遷速賢者固爲遂才不肖者亦必不覬比例援其流弊當必

至是顧在秉銓之大臣而已矣朝廷爲官人擇冢宰冢宰爲天下擇羣有司拔茅爲國馬匹亡私匪冢宰伊誰任哉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一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二

黎木穉　論孔壁甫著

戶部大政

井田

按土田自黃帝制區宇爲萬國始奠封守禹則壤爲三湯畫井而九周人兼用之制始大備今考周禮經地之法九區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都而制井之法半步曰武兩武曰步步方六尺步百爲畝畝百爲區區九爲井中爲公田公田之內八十畝播種二十畝作舍而授田之法民年二十受

田六十歸田法傚殷若辨土之法遂人造縣鄙形體辨其野之土凡肥美可歲耕者爲不易上地休一歲乃可耕者爲一易中地休二歲乃可耕者爲再易下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下地受廛受田皆與上地同而受萊則中地倍上地而下地又倍中地若溝封之法一夫百畝畝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達于畿法傚夏迨周末魏文侯用李悝議樹藝必雜五種草必盡墾土必盡闢以盡地力秦孝公用商鞅議破決井田開阡陌延

及始皇并天下罷侯置守牧遂代田制遂無從簡
稽聽民得自賣買耕豪民之田者見稅十五于是先
王之制盡壞漢興田制仍秦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
無立錐武帝時董仲舒議限民田不果行于時惟離
宮壖地及三輔公田尚非民得賣買從搜粟都尉趙
過議本古不易一易再易之法爲代田代田云者田
有肥瘠上中下不等今歲得代處故也當時耕公田
之民以爲便已乃推之邊郡屯田益以邊郡屯田亦
非民所得賣買者迨成帝時富民愈富貧民愈貧師
丹復請限田天子下其議時丞相孔光大司空武乃請

諸王列侯公主及縣道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已
丁傅董賢諸貴幸者便又不果行王莽篡漢欲法
周官引古井田之說更名田曰王田民曰王民令民
毋得買賣田犯者罪已吏緣切爲姦利亦不行光武
中興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下州郡覆覈
有陳留吏奏墾田數而牘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
南陽不可問帝詰吏辭窮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側
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
可爲準吏受詔勅將欲以陳留墾田相方耳帝更以
詰吏吏首服于是河南尹南陽郡守坐度田不實獄

死北魏文帝時往歲凶民幸流徙及還認廬井多宗
冒爭訟不已于時李安世言所爭之田皆限年斷事
久難明定屬今主覈是時無主之田宜多于是立均
人量人之官倣古均田法民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
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人丁牛一頭受田三十
畝所授之田一易者倍之再易者再倍之以供更休
名口分田口多田不足者更受種如法凡民年及課
則受田及老而免身沒則還奴婢牛隨有無還官若
桑田夫別給二十畝不在還受之限諸宜麻桑之土
夫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凡桑麻皆課蒔榆棗惟口

分田不得樹諸戶或有老小殘疾年十五以上各授
半夫之田踰七十毋還若寡婦免課仍受婦田諸受
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買賣奴婢者須明
年乃聽而土廣人稀之處聽民得種蒔待來居者授
之先種蒔者毋得據若地狹處令別遷不樂遷者以
其家桑田爲正田不足給口田又不足出分其家人
樂遷者聽逐空荒田田之不限州郡其田足之鄉不
聽遷新遷給宅地一畝奴婢五口亦如之而蔬菜別
給五分畝之一諸進丁受田者從所近諸遠流配謫
及無子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而給授先所親

諸治官隨秩給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八頃郡丞六頃更代時相傳賣者論如律唐承隋亂中原沃壤蘆葦蕭然始制令民田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授田丁男年十八以上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耆老及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餘爲口分永業田樹桑棗榆口分田不得樹凡鄉田多足授丁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減寬鄉之半若歲一易者倍授之再易者不倍給工商凡民徙出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永業田自狹鄉徙

寬鄉者幷得賣口分田凡賣者至所徙不復授凡授田皆以歲十月授必先及貧暨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比州而貞觀中更著占田違限及官司應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之禁玄宗時天下實田免役者多僞濫以監察御史宇文融充使簡察括實獲僞濫及逃役者甚多顧是時州縣以墾田多增戶口考最輒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爲羨土著爲客驟增田八十餘萬戶稱是民大擾已安史繼亂強藩竊據土宇分裂均田之令不行及周世宗讀元稹所著均田圖始大善之

詔頒其圖令吏民知之議行均定宋興循用命官分道出均民田有不實者輒譴頓其時有均者亦有未盡均者仁宗時以亳壽汝蔡四州尤甚詔郭諮往均民怨讟大作纔均一縣諮遽奏田不可均尋罷嘉祐時復命包拯等總其事亦纔均數郡而已至熙寧中王安石當國始行方田法以六尺起步凡積一百六十步爲一小方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爲一大方每方立土爲峰樹其野之所宜木爲表歲季秋縣令佐分地計量以原隰陂澤定其地以赤白黑壚辨其色既爲方畢乃以地及色參定肥瘠分五等定稅至明年

春畢揭以示民若瘠鹵不毛及衆所共利若山林陂池溝路墳墓不方不稅其兄弟析產若彼此典賣官給契縣置簿皆以所方之田爲準本其意以爲稅斂可平貿易有準而吏推收更賦無所措其姦也乃奉行之官往往憚跋涉凡行續立峰驗土定色一委吏胥御史受訴有田二百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二十七畝者又有一畝增至二十畝者有二畝增至二十八畝者民大病迨崇寧中弊極乃罷行南渡後兵焚籍燬田無正供最後賈似道當國乃爲限田之制凡官民田踰[illegible]外率抽三分之一

買充公田歲收平日所私賦田畔者輸之官以爲國費似道以巳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初猶以抑强族富之意行之凡田二百畝以下者免巳田不足雖百畝之家亦抽三分之一而凡田可收租一石者率償以十八界會子貫錢可四十緡而浙西畝直千緡者亦抑買之價稍多給銀絹各半又多給度牒告身民幸受虛價失實產且方買時吏迎合張虛數租幸羸其舊及歲收額有虧責償于田主而田磽佃頑且責換田主大病收租急迫取盈佃戶死鞭笞囚繫者吏十七八而佃戶亦大病明興洪武初遣國子生

武淳等行天下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爲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老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濶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址如魚鱗相比次彙爲冊謂之魚鱗圖冊成上之而經界始正賦稅始定巳又詔兵興來所在流徙所棄田許諸人開墾即田主還有司別給相抵不聽爭巳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荒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爲永業毋起科巳又遷山西澤潞民無田者往業河北荒田蠲科繇并給鈔錠脩牛具若民開田相傳賣在江北郡縣多軍民雜處田所應納之稅一年一推收如田屬軍屯買主本民籍即于軍屯冊坐之甲以買主之名立戶名曰寄庄歲祇供田上糧差若丁仍存民籍本戶軍買民田亦然在江南郡縣人戶買田不論軍民如田坐西廂買主之戶在東廂則田所應納之稅必推入東廂買主戶內十年始一推收令既具民亦各便至成化時北直隸凡湖蕩退灘之地中官率奏爲中宮皇太子諸王莊田號曰皇莊至正德中凡三百餘處畿輔大病若民間起科田地初洪武時在淮以北如直隸河南等處州縣民少地寬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曰屯而屯地率小畝其土著世居者

曰社而社率廣畝厥後豪民宦族獨享廣畝之利不肯爲屯地分糧在江南如江浙閩廣等處州縣山高水激田肥瘠不等率以鄉村分里甲而方定稅時有輕則重則之殊其在重鄉雖下田不免重則其在輕鄉雖上田亦得輕則而沒官之產又率以田畔私所輸租作稅重特甚若貧民鬻產豪民率乘其急令減額糧書契以致業去粮存子孫受累此弊尤南北同之嘉靖間吏部尚書桂萼以爲言時江西弊尤甚唐龍繼爲冢宰以巳前爲御史時曾按江西知其實言尤痛而時翰林鄒守益江西安福人以安福虛糧至

七千石言于朝列訴撫按籓臬郡縣請丈量時豪民
鼓衆大譁推官危嶽贊守益議愈力且請守益身任
之守益于是凡邑有人士公正若善算法者卽造廬
請始布令陳教繼分野授任設籍凡三以防豪欺則
壤凡四以分肥瘠又復廣耳目通好惡不憚勞悴時
以疋馬携縣二吏往視覈實賦竟以平而時河南裕
州知州安如山亦以州故險阻多坡坂地磽确不皆
可田種而賦偏輕重民負課率別徙白于上爲丈量
時布令命耆老董其役命區長驗區畛命量人步阡
陌命算人制畝分精覈版籍因區定畝因畝起科凡
平衍膏腴之田一當一平石岡田二當一山石圖田
三當一山石走陂之田四當一若陂池山麓廨宇舖
舍廛市之稅悉蠲之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
而賦亦平已聞諸郡縣頗倣其意爲經緯二冊以錯
綜其事率煩雜鮮要領未盡善迨萬曆初以天下土
田視洪武時額益減用輔臣張居正議行丈量法詔
天下大度土田時江西參政蕭櫐散條行丈之法甚
備一愼選委每里僉公正一名以總其綱書算弓手
各二名以條擧其目一明經界凡通縣立一大界各
圖又自立一界而隨田廣狹又視用四址立一界一

責覈供凡田坐有土名則有高下坵有四址原額糧
數有多寡具責田主詳開令丈量有所據一製弓尺
凡弓計鈔尺六尺時尺五尺其不滿弓者別置五尺
用之若田有畸零不等及山谷之間小坵更以大小
櫻繩結網罥之網制長六尺濶五尺縱横五尺卽結
一方眼凡二眼零四分爲一釐二十四眼爲一分積
得二百四十眼爲一畝一審田形方田形法縱横十、
字相乘偶方而圓四也圓田形法過徑折半相承圓
求徑三歸之徑求圍三因之圍一而圍三也方變爲
斜方爲直田以縱乘横直變爲梯田爲簫田俱南北
并折以長不折乘之斜變爲勾股牛角犀角圭田等
形俱長不折以北折乘之二不等形東西併折以北
不折乘之幞頭形置東在位以上南乘之另置西以
下南相乘席帽形置東長在位以南乘之西南以十
字相乘袴田形東西俱四不等相乘凸田薄刀靴田
等形俱上下另乘俱作二坵量算古撫形下圓過徑
各折相乘上以縱横另乘圓變爲半月爲弧矢俱弦
矢併折又借矢不折乘之又變爲半環爲車網等形
俱內外灣併折以徑不折乘之裵角形新月形俱內
外灣併折以徑折半乘之又變爲灣田爲玉磬爲扇

面爲曲尺等形俱東西併折以內外澗併折相乘凹
田形內外灣併折以上兩橫併折乘之全棱半棱鼠
屎等形俱長不折以徑折相乘西瓜形碗形週徑折
乘火盤形方田中一則墩外方如四不等折乘內圓
墩仍週徑折乘除去爲實銅錢形圜田中一方墩外
圜置週自乘一遍却用一十二歸之內方仍縱橫乘
除去爲實或用二六歸之蓋二歸一遍六歸一遍亦
一十二也硯瓦形直田中一橫墩內外俱縱橫相乘
除墩爲實環田形圜田中一圜墩內外週併折以徑
不折相乘除墩爲寬鏇田船田蛇田竄鼠欖核等形

俱長不折三廣併用三歸折除乘之梳田形齒用三
歸上週折與齒併以中徑不折乘之六角三廣銀錠
箭頭箭翎大鼓杖鼓鑽墨斗蛾冠鞋履等形俱長不
折東西併中廣倍四歸折除乘之石榴形上下相併
中廣倍仍四歸折除以直不折乘之桃子形週徑相
乘却用四歸折除之立鷄形中長不折在位首尾相
併頸爲中廣倍之用四歸折乘立鷺形仍中長不折
在位首頸身尾四廣相併四歸折乘筆架淨瓶葫蘆
等形俱長不折在位南北兩徑中廣併用五歸折乘
角弓形上用三歸下澗折半相併以中徑折半乘之

三尖形須三方均平以一面六乘七歸將北澗折半
乘之尖錠形置長用四歸分除一留三以三廣三歸
相折四不等形則方之始變也置東西折半以南北
折半乘之五不等形乃圓之始變也置南北二西在
位四歸分橫却以大角爲長不折相乘而方圓之變
盡是矣要之田形分六十有六其間方圓曲直尖斜
凹凸萬有不齊顧截長補短方者方之圜者亦方之
總成一方而已一定畝分凡弓一直一橫爲一步二
十四步爲一分二百四十步爲一畝凡步面方五尺
一直一橫方積二十五尺一分爲方凡六百尺一畝

爲方凡六千尺一定田則凡田有高下美瘠不同土
膏脉饒水源不竭平疇沃衍附郭近城爲上則若土
壤磽薄水源常涸雨之則獲不雨則不獲者爲下則
如水源不甚淺亦不甚涸雨之則全獲不雨亦半收
者定爲中則甚或彝山畏旱瀕湖畏潦約十歲不一
二收者另爲一則而凡過路除路遇隄除隄遇溪澗
衝激之所量其勢之重輕留一二尺餘地以備衝決
一立標識凡田丈量之日每圖先備黄布小旗百面
臨丈揷田爲號業主更備木牌紹前覩供址數田形
四址舊時租數米數塡寫豎揷田內待公正書筭手

弓手逐一眼同丈過一坵再挿一坵丈完布旗木牌一併擎起于田內豎立土堆用灰斗從上印丈過二字以待覆丈一造冊籍凡冊皆照洪武年間魚鱗冊式凡田每日丈過即照千文逐一編號備寫塡各號田形四址弓口畝分併主佃姓名每三日將塡過冊葉封固送縣聽掌印官臨田覆丈覆丈無弊復發該圖公正書算手彙造一樣四本一存圖一存縣一解府一解司脩照諸防隱漏防以上作中以中作下之法甚峻令既具檄各州縣行丈而當時自江西以外凡直省民田暨莊田屯田職田養廉田沒官田蕩地

牧地皆就疆理若民間新墾陞科即均入通縣舊額米中故天下田畝即有增加而額賦必無增益前時有田無糧有糧無田逃役虛賠之弊遂絕迨萬曆之末不四十年州縣文冊豪民惡其害己謀姦吏去之籍槩燬且歲遭水溢陵谷變遷民間推收無準而有田無糧有糧無田又多如曩時

犂論曰以論觀古今來經野之法大槩有三一曰井田若殷周之所行者是已一曰均田若北魏太和中所行以及隋唐之初相沿者是已一曰度田則宋中葉與明洪武萬曆中兩行者是已顧殷周而後勿論井田即均田亦何容易嘗考晉五胡雲擾之時若并州樓煩中山鄴信都諸郡皆屬魏地于時數郡之民流離遷徙非死兵戈則死饑疫及隋之開皇唐之武德中原沃壤一望萊蕪此時計口授田行均田之法易耳若天下已定民人已安民自賣買相襲成俗一旦驟奪民田而計口均之民必大駭梃而走險勢所必至若此則惟度田可行度田者盖相度其土之肥瘠畝之廣狹以定科則以均貢賦也此其意全就民起見顧宋王安石行之且致大亂獨明兩行兩效不主中格如宋異

時者按其制本古九章中方田法凡唐虞三代以來所爲則壞定賦畫井分疆封建皆準于此惟安石不善用之強民就已裂田制方故民祇覺其擾明則田因其主隨田制方方止如其田故民不覺其煩耳顧賢有司之績不可亡也論嘗閱之黃耇當萬曆初度田時無慮皆親見南陽河南不可問者實多自非賢守令不憚勞苦罔恤恩怨亦烏能竣厥事哉子產誰嗣之歌洵在孰殺之後甚矣度田亦不易也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二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三

黎水畬　論孔璧甫著

戶部大政

賦役

按賦役在唐虞畿內四面皆五百里為甸服凡甸服之地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甸服之外四面又皆五百里為侯服侯服之外四面皆五百里為綏服綏服之外四面皆五百里為要服要服之外四面皆五百里為荒服若包若篚各就其土之所產為貢在殷制井行助

法共官為御畢出井田無他賦周人行徹法而其賦凡九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若起役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國有大故始致餘子迨周中衰諸侯放恣履畝加稅作丘賦作丘甲賦役已繁戰國之時秦開阡陌耕豪民之田者見稅十五而國于十五之中各稅十一若起役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田賦力役遂三十倍于古及并天下設七科謫戍之法不足又括閭左之民虐使之漢興汰

秦法量吏祿度官用以賦諸民田租凡十五稅一大司農掌主之其山川園池市肆末作之征為天子共養少府掌主之凡民年十五始算口賦錢百二十至六十而免二十始給繇役五十六而免文帝即位詔減收農人田租丁男三年一事口賦減四十視高帝時減三之一又詔民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并弛關市山澤之禁武帝時征伐土木行幸禱祠並起入司農經費不足至出少府錢佐之不足又令民入粟補官造錢幣榷鹽鐵算車船榷酒酤水旱倉廩竭吏從富民假貸孝昭即位霍光輔政始元

元年令民毋出今歲田租四年詔毋收口算逋錢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已又令三輔民以菽粟當賦宣帝即位本始元年赦天下今歲田租郡國災傷遣使行視甘露元年減民口算三十視高帝時減四之一元帝時從貢禹議改武帝時兒三歲賦口錢之令詔兒七歲毀齒乃賦年二十乃算孝平之世提封田至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除邑居道路山林川澤尚三百五十萬有奇賦從田戶千二百三十三萬三千有奇口九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有奇役從丁為漢世極盛東漢初師旅未解賦十

一已設屯田儲稍充詔郡國民田租三十稅一又悉
蠲除至桓帝始加畝稅靈帝加修宮錢仍以畝起徵
晉平吳制戶調戶丁男一人占田七十畝歲輸粟二
石絹三疋綿三斤餘夫占田半之歲輸調觀田諸邊
郡或三之二遠者三之一民不占田者輸義戶米三
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並合漢田
賦口算而一之及東渡百姓從而南者謂之僑人散
無土著賦役靡定咸和中始度民田取十之一率畝
三升宋仍晉課元嘉爲政貴成郡縣民頗饒孝武時
患郡縣稽緩始遣臺使督之尺布百錢之逋溢徵不

齊倍從元魏仍吳戶調法一夫一婦受田六十畝徵
帛一疋粟一石已因貧富遞爲三等九品並依田定
賦較吳更爲盡制周文帝始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
政司賦掌賦人之政司役掌力役之政民年自十八
有室授田始賦至六十四而免厥賦歲絹一疋綿八
兩粟五斛非桑土者布一疋麻十斤下中半之豐年
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一凶札不賦役法民年十
八始役五十九而免豐年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
凡起役戶無過一人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歲者其
家不從役癈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凶札無征

隋開皇中從蘇威議減賦役戶口歲增庫藏充溢煬
帝承之窮奢黷武人民愁怨以亡唐興制租庸調法
凡民丁男年十八以上給田百畝當戶者加二十畝
歲輸粟二石謂之租隨其土所產歲輸絁綾絹二丈
綿三兩非桑土者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用
人之力歲定二旬閏加二日不役見收其直絹三尺
謂之庸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
丁六十爲老鄉百戶爲里里設正一人在邑曰坊正
野曰村正立手實法歲終里正各具民生死與地廣
狹之數爲鄉帳上之縣縣上之州州上之戶部又爲

計帳具來歲課役之數以報度支量戶口資產升降
爲等凡定戶以子午卯酉年造籍以辰戌丑未年籍
成上計部而留其貳于州縣並總其賦于租庸調若
有事加役二十日者免租三十日租調皆免水旱蟲
蝗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庸
役俱免租輸入先後以斂穫早晚地險易遠近爲差
民同輸者收先遠令輸者自槩量庸調輸以八月租
九月州府歲市土所產爲貢綾絹無過五十疋異物
滋味非有詔不得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而天下財賦
一歸左藏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歲會之開元

初著令凡庸調絹美毋過精惡毋過濫幅尺有八寸
長四丈江南輸粟苦遠歲年聽布絹代粟迨天寶時
天子改德從侈一時計臣租庸調歲額外爭媵羨供
大內燕私安史之亂兩京陷肅宗即位軍興乏用
元載言畢徵江淮民八年租調逋負擇勇敢吏爲令
至則不問民逋負有無獨綜饒家帛者輒中分之法
峻盜大起代宗大曆中詔天下田一畝稅錢十五又
徵地頭錢畝二十已不及秋方青苗而徵更號青苗
錢尋加倍當是時閭紀歲貢馬十萬酧縑帛百餘萬
他蕃貢使歲數千食廩給又數萬已河湟六鎮陷諸
路發兵至京防秋資糧百五十萬用不支而豪帥且
請貸左藏錢無厭時第五琦爲度支悉請以藏錢歸
內府聽天子自制出納以絕之宦官竟蠶食不可問
德宗即位相楊炎上言財賦國大本今獨委中人大
臣不與知徒耗蠹天子乃出歸左藏于時罷兵焚版
籍槩燬戶部按空文責稅諸所科徵名目錯出無復
常準又民率流移無土著賦益敝炎患之乃更兩稅
法歲先度國家百役費用上共留州之數始賦于民
量入制出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籍人無丁中以貧富
爲差約夏秋兩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

月鰥寡孤獨不自給者免凡租庸調及雜徭悉總兩
稅中他雜出名目畢省惟行商至別稅三十之一民
稱便顧初定稅時諸郡獨取大曆十四年科率最多
者爲準賦已重及炎死法敝尋以軍興貫加徵二百
初勅事畢停止已竟不停初定兩稅時凡納稅配綾
絹皆計錢爲估後綾絹價益下徵者必執初估爲算
輸者一每過二至給發又虛估出之受者以濫惡見
劾復督州縣剝徵民大擾初定兩稅時勅兩稅有
加徵以枉法論後朝廷宣索諸州縣調取畢復賦諸
民獨陽避其文科役曰召顧又殺價其庸買粟曰和
糴復縮給其直甚至強取而所糴粟初令納道次尋
遣致京西行營民計費比大曆中更倍于是分兩稅
爲三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顧時方鎮率藉上供
送使之名濫取無限度憲宗時相裴垍始請諸道所
在留州送使錢以物貨相準價從公估凡抑配規自
潤者禁若使府有調取先所治州不足乃于所屬州
取之而送使之費始減顧後制累更無一定迄僖昭
之世賦重民饑而黃巢盜起宋與歲賦之則有五一
曰公田之賦即官田屯田營田是也二曰民田之賦
即民所自占之田是也三曰城郭之賦謂宅稅地稅

四曰雜變之賦謂牛革桑蠶食鹽隨地折徵之稅五曰丁口之賦謂計丁率爲稅諸凡輸賦府州縣皆有常處若移此輸彼移近輸遠移有餘補不足曰支移諸凡賦入各有常物若國別有須用計直相抵曰折變更制州縣賦及九分以上版曹留勿催爲民補助曰破分諸無名之斂畢省又地方有水旱停閣不徵需後後復遇水旱竟蠲之其賦有二十稅一者有十五稅一者若民自墾田詔勿起科諸道受租調凡揹克增羨者抵罪甚者棄市已復詔受租籍除分毫合龠銖釐絲忽勿算錢必成文粟必成升絲必成兩金

銀必成錢若綢不滿疋令計尺輸直無得三五戶聚合成疋爲碎煩縣歲造稅籍送州州覆較用州印鈐識之一藏州一還付縣施行其起納視諸道收蘗爲蚤晚各立限畢輸眞宗時契丹議金繒且繁齋醮用稍困仁宗恭儉凡祥符間齋醮宴賜畢省又自罷左藏庫月錢減皇后及宗婦郊祠賜予而廷臣亦各請減郊祠常賜以故當時雖元昊暴發軍與調廣而賦斂猶不至大厲于民時議者謂歲賦之法色目太多吏因緣爲奸欲改法括爲一則三司使陳琳執不可曰合而沒其名特一時利耳後有興利之臣必且更

出其目民何自知是重困之也惟明科率以示民斯官民兩利矣得不改神宗時王安石當國專事紛更吏員滋多州縣有待缺官月料之費置宮觀差遣處異議者有宮觀官俸給之費宗子疏屬補外有宗子口券之費而西夏南交熙河峽洮之師騎起費且以巨億計庫藏殫竭凡青苗手實保甲保馬交易務諸法一時並行至役法宋初仍守衣周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督課賦以耆長公聽察以弓手壯丁司追胥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給官使令各以鄉戶等第差充太平興國中定爲九等上四等輪

役餘五等免惟衙前一役主守庫藏輦官物起運越千里輸內帑吏率恣留難折耗賠償往往用破家而勢豪得復役又率攤小民神宗大傷之時相乃定顧役法凡民間皆令以貲產高下差次出錢充顧直而稍增一二分爲水旱備名免役錢即品官之家以暨單丁女戶無得免顧時州縣奉行徵錢多溢額而納錢者病省役額損役直則受顧者病至所召顧無上戶類得市姦凡帑藏綱運多失陷而官又病元祐初相光悉議罷復初制未幾熙豐舊人繼起又行新法如故按安石新法凡十八事惟顧役稍稱善即今所

行里甲均徭丁口三差鹽鈔銀是也高宗南渡初嚴守令違詔科率之禁更勅勢官勲戚之家數稅與編甿等意甚般亡何桐秦檜私增民稅常十七八又責荆南已蠲之賦二十萬已又預借一歲借二歲甚且三五歲初謂所借逮其年抵徵至則更借尚且不足何抵之有孝宗時息民間贓金歲幣財賦稍紓迨寧宗外挑強鄰理宗與蒙盟起釁師興財匱宋亡明興當兵焚之後版籍槩燬洪武三年始詔戸部籍天下戸口置戸帖各關戸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于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之籍上公府而帖

給之民令有司以時清覈法頗煩十四年乃詔天下編賦役黃冊凡一百一十戸爲里里分十甲甲領十一戸各推丁糧多者爲長歲役長一人遞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村曰里總名之曰里長里各編一冊冊首爲總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于百一十戸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人戸凡戸內丁口田塘山地房屋悉各以實自占上之州縣州縣官吏凡遇六壬年察比先年冊籍登下其死生與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著之籍共排年里長消乏者于百十

戸內選丁糧近上者補之有戸絶及殘疾無人侍養者附畸零勅官吏及鄉書手敢有藉圖局造冊科斂害民及人戸自占以實故阻抑不擕造者以差次科罪其土官邊遠里甲如賈編若不式餘裔不編冊既具于六癸年州縣官躬親磨筭訖類緝填圖署名銜上之府府提調官于所屬州縣冊躬親磨筭訖仍署名銜上之布政司司使如法上之部歲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架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戸科給事中一人督監生清比違謬筯暴湣蠹而民戸凡三等曰民曰軍曰匠民有儒有醫軍有較尉有力士有弓舖兵匠

有弓箭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以其業爲籍凡人戸以籍爲斷民父母亡兄弟出分及贅婿乞養子歸宗另爨者許異籍惟軍匠有清勾以異籍爲規避禁不聽其土田二等一曰官田蓋公田職田學田沒官田是也而官田准官田則起科米一石僅折銀二錢五分以寬之一曰民田郎民所自占得賣買之田是也而民田准民田則起科等則各以地宜爲差租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二麥也以植桑樹麥者農而蠶麥皆夏登故名秋糧有本色有折色其稱米以穀至

秋始成若折色亦以米而爲斷凡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府州縣具如期徵輸而蠲徵有恩蠲有災蠲恩蠲十一災蠲十九丁在江南有二等曰成丁曰不丁民始生登于籍曰不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口若不成丁不役十年一審顧丁有額審時雖有登下而額數寔無增減在江北丁有九等曰上上曰上中曰上下曰中上曰中中曰中下曰下上曰下中曰下下其等以貧富爲差凡民年二十乃役六十而免五年一審婦女不役如江南後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因事起役曰

雜泛府州縣驗冊丁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放富差貧民年七十以上一子侍養免雜泛役寡婦年三十前夫亡守志迨五十不改者旌其門免其家徭而品官免後視秩爲差官故仍免三年凡天下夏秋二稅若米若麥若絲若絹若棉花若布若馬草若鈔錠湖廣更有芝麻有苧河南有棗子米棗株米不等本折各以地畝爲算已又編殷實戶丁糧多者爲糧長督其鄉賦稅歲七月委官領糧長詣京闕勘合追部運至糧長往往得召見間有語合旨得擢用者賦賻有蠲免若水旱則全蠲不徵永樂初大駕常駐

北平始漕江南粟四百萬石輸行在食百官親衛軍已改行在爲北京于是設內帑設太倉又設通州倉凡本色漕米輸太倉十八通倉十二米麥折色銀輸內帑十二輸太倉十八官田折色銀太倉十一內帑十九而江以南更有本色南米輸南京江以北更有本色麥粮給所在兵士凡各州縣除起運外若存留若倫用諸節目無不備顧國初田賦等則各直省幸不同畝六升其常也多不過七八升若蘇松則獨重蓋以王師下蘇時蘇民抗諸豪族田盡沒入官故重賦以困之凡官田一畝課米四斗四升有至七斗五

升者越數歲逋欠多始稍減額顧較他郡猶大不侔正統初從巡撫工部侍郞周忱請蘇松官田準民田起科畝以二斗爲率多者以次遞減蘇松賦始平其他直省田賦官田則稍輕民田則顧重已仍合爲一則正統後弊稍起或因事加增事已不減者有之或吏胥爲姦羨溢銖兩以漁其民者有之各役工食對戶支討恣其勒索者有之然猶未大病洎至萬曆中年東援朝鮮西擊播酋軍興餉急逋負多有州縣田賦見徵乙年而甲年舊欠帶徵迨乙年又欠而丙年帶徵如故一或逃亡在江北槩責花戶分賠謂之軟

拾末年遼師孔棘更議加派曰遼餉地畝銀時宗祿益繁又加派贍田曰贍田銀崇禎時楚豫盜熾禁旅大軍分道出勦加勦餉銀又練新兵加練餉銀皆從畝起科初加畝三四釐不等已每餉各加至畝一分有奇統三餉視正額相埒且過之不足又行開架法曰房號銀裁減郡縣佐貳及搜括各州縣存留備用等銀曰裁汰銀減見任官吏師生月米扣皂快工食曰抽扣銀而本色米加遼米已又加關米于是分戶部正額爲舊餉凡加派遼餉勦餉練餉房號裁汰抽扣等銀爲新餉已又合舊餉遼餉勦餉爲三餉差科

臣四出督徵本年甫徵又借徵次年次年未完又借徵三年州縣吏書藉口軍需徵一科二凡部文匿不示人民無從知之卽知之無敢抗州縣者若役法國初視冊籍上中下爲之等凡五歲一均徭徭之言繇也役也以一里圖內百有十戶分十甲每甲遞值一歲之繇役凡督辦兩稅追攝公事應付衙門需用什物皆咎之十年一值謂之見役本唐丁庸宋里正戶長鄉書手弓手壯丁承符人力手力散從而名直後畢又以其明歲爲經催已因用爲糧長但江南里役視黃冊所編編旣定卽所編之里產日落無有得脫

免者江北里設一老人里役產或落卽于本甲擧一新收多而殷實者領充顧里書吏胥通同作弊高下其手則無南北一也已弊滋正嘉之間凡繇役不論里一以丁糧爲斷造鼠尾冊自極大以至極小差次編之上戶力差一名或二名下戶朋編一名凡糧不滿斗石並免領當值役時州縣率僉解戶而所解上供京邊各餉收納皆中官部寺率留難不易中不中則往返改買否則亦受賠累類傾產在郡邑充直堂庫子凡府州縣正官若佐領諸日用費皆取給焉費不訾若錢糧起運不敷輒借解不必盡償又充倉戶

名斗級凡領役必收支盡絕乃免值查盤官驗倉粟稍羸罪過收稍耗罪折閱當領役時已任工徒爲必得之罪且通縣歲例繇役不可得減而遞年里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輕丁糧少則其年派重輕重之殊不啻倍蓰而役法大弊于是更議一條鞭法凡徵派不論甲通一縣丁粮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里甲均徭并括驛傳民壯需用之數名曰四差歲分六限俾通縣均納之官其起運支撥供應皆官自主之蓋輸甲則各充一歲之後出驟易困條鞭則總一邑丁粮合供一歲之後出少易輸也

輪甲則官府供應與公出及過客夫馬皆累于民條鞭則官自發價無奔應一切之煩也輪甲則皂壯工食對甲支討勒索無厭條鞭則官自放支勒索自無容也且巨積庫里甲親役則費不可量條鞭則官自爲政而誅求可省也倉戶斗級里甲親役旣恐折閲浥爛之患多條鞭則官委吏專守收放屬官前數患並可亡也若品官學校優免止免均徭驛傳民壯三差里甲則不免蓋以里甲所派軍器胖襖皆京邊急需故也法簡而明役均而一顧法久又弛官有不得已之公費民有不敢抗之求取陽避里甲之名陰用

里甲之實凡見役之年自郡守長令以至若佐倅若尉幕里長猶輪月遞值其衙凡公出及過客飲食供帳畢于值月之里取給如故如河南山東江北地方歲有河工凡近河之民起役稍遠州縣徵銀助役且自萬曆庚申迄天啟丁卯六七年間遠遭三大喪崇禎乙亥鳳陽祖陵又爲寇燬順天中都地方更有陵工近陵起役稍遠及各省直州縣仍徵銀助役他如驛傳近地加派夫馬稍遠州縣亦徵銀協濟夫馬而遠僻地方更各派本州縣走遞官馬于時盜賊蠭起所在開設巡撫兵備衙門及督師閣部大臣提師協

勦諸中官邊帥所至地方供帳伙食車船夫馬無一不取給于民民大困

睿論曰以論觀天下事莫不始乎治常卒乎亂當其治事必簡當其亂事必煩賦役之政明初倣唐乾元間兩稅法合粟米布縷爲一又倣宋熙寧時顧役法并合力役而一之簡矣且自洪永以洎熙宣世德作求事事法祖如英宗復辟以後殷憂啟聖加意勤民于時直省郡縣長吏皆俾久任鎮巡官又從而甄別之賢長令咸得留心民事隨地爲蠲煩滌苛故當時賦役不煩百姓安乂正德以後

漸遠于前長吏不必以民事爲事而賦役始敝覈其病大要有三丁糧不問多寡里甲次第輪編則苦貧民一以丁糧爲斷而庫子斗級之編則又苦富民病一然此猶病在法萬曆中年以後或大兵大工因事偶加事久不已又且再加于時力疲靡供其役財匱不勝其求病二然此亦病在時至若官如傳舍錢糧出納前後罔稽已入條鞭又開節目旣徵在庫祇實漏巵一遇稽查以完作欠一錢之逋追胥到門輒費倍蓰近且得旨蠲免已免不蠲奉文加徵徵一科二抑又甚焉病三此其病在

人論覩此喟然嘆曰此國家頹氣也百姓苦吏政如綵紛吏苦朝廷事如蝟集謂之何哉顧三者之病則人爲甚三代而後百姓乂安莫如西漢哀平之世災異屢見危亡之兆已形顧民物豐阜猶不與後唐宋末季同病考其時循吏多以最聞然則民生休戚繫于長令不既信歟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三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四

黎水睿　論孔璧甫著

戸部大政

漕運

按漕粟始于漢漢都關中制南北軍始漕東南粟給之顧漢官未冗歲漕不過十餘萬石文帝時賈誼猶謂一錢之賦非數十錢不輕而致淺病之唐興仍都關中漕粟視漢加倍已二十餘萬厥後費廣役繁且益增凡江南漕歲以二月至揚州斗門四月渡淮入汴若水淺至六七月達河又苦河灘洞江南人不習

河必募舟師水工以行須八九月水落乃入洛所在停留多失盜玄宗時用裴耀卿言始于河口置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諸郡縣粟各從地東西所便入倉水通則轉運以行水淺則各貯以待而耗費省乾元中安史繼亂漕法廢凡江南粟繇潤州陸運至揚州米斗費十九錢又繇揚州至河洞斗米費錢百二十德宗時劉晏主漕事始議潤州陸運至揚州者皆舟載以行繇揚州入河渭者別造歇艎船及支江船二千艘艘受千斛又分十船爲綱綱三百人將軍領之部運至河陰

上三門而止當是時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歲運積揚州汴船運積河陰河船運積渭口渭船乃輸太倉轉粟凡百萬石且初造船時船給千緡議者皆言給稍浮晏不之惜舟皆堅厚所運粟升斗無湛溺者其心計周悉即麻枲竹篠挽舟之具無不經畫朽即令以代薪歲省轉輸錢十餘萬緡宋與都汴時京師屯天下士馬及七亡國士民數十萬加百官庶府供億難于是分運河爲四引江南淮南浙東西荊湖南北之粟繇揚州入曰汴河陝西粟繇三門白波八曰黃河陳潁許蔡光壽六州粟繇石

塘沿蔡河入曰惠民河京東粟歷曹濟及鄆遡五丈渠入曰廣濟河各發運官領之其後黃河漕多耗折歲纔運菽三十萬石且歲市材木造船勞費甚罷之獨汴河惠民河廣濟河如故已又以三河惟江南漕粟最多歲運六百萬斛而地獨遠乃置三輔運倉于真楚泗三州江南漕米至三倉許得載官鹽以歸別以汴船轉運至京師官民稱兩便徽宗大觀時戶部伃孝廣始請江南等六路上供米仍舊直運抵京免侵盜乞貸之弊曰直達綱而立法嚴峻凡船損壞修整不得踰時公私收受邀求百出又鹽法弛回舟無

所載舟人皆散逃而漕法盡廢元都燕用朱清張瑄策主海運歲繇蘇州太倉入海抵直沽轉運入京顧風濤損壞時多已開會通河乃河初開岸狹水淺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倚海運爲重明興初都金陵通江浙荊湖漕便利諸邊各就近州縣徵本色朝廷又時遣大將督軍上屯田塞下無事漕獨遼東歲運東南粟餉軍皆繇海運時都督張赫朱壽先後以督運功一封航海侯一封舳艫侯永樂時定都北平始漕考是時元會通河尚湮塞未濬凡漕率由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由淮河至陳州潁岐口

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栁樹等處令河南車夫輓赴衛河復剝船轉輸入京水陸道遠艱難甚時朝廷猶遣大將併督海運以濟之以天津當海運往來之衝更設倉存貯待剝運已濬會通河漕船率繇爪儀入淮安縣淮安入宿邳縣宿邳入徐州由徐州越濟絕汶入臨清由臨清入德州由德州越東光滄州靜海入天津由天津抵通州繇通州入張家灣別以車載入京計入京倉者十之八入通倉者十之二總四百萬石名爲轉運而海運遂廢額是時漕運皆民運凡

民一轉漕輒經年不得歸妨農業正統初始從工部
侍郎周忱請於淮安徐州臨淸德州各設倉令民從
通漕便處入凡山東靑萊兩府洎河南八府米入臨
淸倉兗州及山東兗州米入濟寧倉山東濟南東昌
米入德州倉沿江直省諸郡縣米並入淮安倉別撥
浙江南直隸河南山東衞所及京軍各以軍船接運
令民補給脚價于是改轉運爲兌運而兌運外計當
時米存淮徐臨德四倉者尚仍七十萬石已兌運漸
增民復艱役成化七年又從右副都御史滕昭請罷
兌運令官軍徑赴各直省州縣水次交兌如江南諸

州縣令民加過江脚費而所加脚費仍視地遠近爲
差名過江米若過湖地方又加過湖米自是兌運又
改爲長運已并淮徐臨德四倉所留貯米七十萬石
亦令旗軍赴水次領兌遂爲永制若倉場自京通二
倉而外天津衞有倉自永樂時始厥後大寧鎭內從
薊州有薊州倉昌平州爲陵寢重地設護陵軍有昌
平倉密雲擁護陵京仍有軍有密雲倉歲輸京通二
倉而外戶部量撥分入四倉各支運米而臨德二倉
歲仍有撥貯者名預備米每年皆運正耗米五百一
十八萬九千七百石若監督衙門京倉總于戶部其

他倉場則督以戶部分司而淮安特設總督軍門若
直省水次戶部仍請命分司主事監之在外則掌于
糧儲道叅政府掌于通判州掌于州判縣掌于主簿
徵完州縣各委職掌官解赴水次府通判總率赴糧
儲道及戶部分司投批候分撥旗軍交兌兌完取實
收通關赴分司糧儲道各掣批廻回本州縣銷繳天
啟間監兌停分司不遣而總攝于各地方巡撫軍門
已慮各府通判關茸改委推官其起科國初每冊米
一石徵本色米二斗三升九合一勺自改長運凡江
南地方各加脚米如江西浙江湖廣尤遠凡米一斗

加脚耗七升四合而脚耗七升四合之內又分四升
納米給旗軍隨船作耗三升四合折銀名曰三四輕
齎解淮安軍門爲修船剝淺之費餘銀轉解戶部候
漕船到京分給車脚各州縣米限十二月到次交兌
漕船限二月過淮四月過洪七月到京上倉如遲論
罪凡交兌遲責在各府州縣過淮過洪到京遲責在
領運官軍若遇風濤覆沒大江聽遇風所在地方官
驗實請旨入關河則責領運官賠償其斗斛準鐵斛
較量交兌時行槩一尖一平米色不許入水夾雜沙
土聽監兌官驗覈并嚴旗軍需索之禁法甚備顧後

漕規弛衛所官領兑水次多受折乾旣則高帆大艘携妻挈小朝夕鼓吹燕樂至京罣欠經年囹圄甚至質妻鬻子猶不能償者若軍船國初官造遣工部分司于清江浦專督後皆旗軍自造輒破産不敷于是領兑之時需索百端正耗之外索加耗加耗之外索鋪墊鋪墊之外索贈米贈米之外索攤錢攤錢之外索下程槩量之時諸凡衙蠹踢斛無所不至甚至戕賊糧里殺傷縣官節經撫按題參姻故民大病至啟禎之時監兑分司旣不差出如南直隸地方撫院專委糧道糧道不親臨轉委刑館刑館又不親臨祇委

館役而糧道又差道役當是時兩役以狐冒虎領運官雖然炰力亦不能抗上司而諸糧里從無有親後者包攬類多市姦祇竭力于兩役諂事之飲食供帳埒于官長事竣兩役各索二百金或三百金州縣小者少亦不下百數十金并爲本官索歲例而去故諸經費率二十倍于前卒之民旣大費軍不盡得半歸于兩役之橐半耗于包攬市姦軍民兩困而漕欠愈多法大壞

犂論曰諺云百里不販薪千里不販粟言致之難也三代而後井田廢兵不寓封井百官無采邑各覘又多都西北漕東南粟勢所不免論伏覩漕規惟明獨稱善益有情與法兩行其中焉制衛所之軍運京邊之餉百姓無終年之役情也而分七作耗軍亦無不盡之情勸過淮過洪之期嚴衙蠹踢斛之禁軍有必畏之威法也而交兑有限入水雜土石有誅百姓仍無可玩之法在內總之戶部在外督以道臣而酌情行法以法防姦又加悉焉國家漕運將三百年繇江南越淮濟絕汶水達滄瀛抵燕薊道阻且長凡五六千里卒能使民享其逸軍忘其勞法繇此故善也乃日久弊生在州縣市

姦包攬旣已苛徵在水次軍士然炰又多横索甚者監兑官不躬不親祇委胥役如虎牧羊吞噬抑又甚焉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東南民力竭矣嗟夫此國家之憂也論在頻督漕凡再諸所爲弊皆親見謹備錄以告當事

鹽法

按鹽有末鹽有顆鹽末鹽出于海必煎曬乃成井鹽亦然周禮所謂散鹽也顆鹽出于池惟解州有之疏畦決水其中得南風化而熟歲淋雨風不南則課虧周禮所謂盬鹽也周時惟齊濱海春秋時管仲相齊

始煑海爲鹽齊以富強漢武帝窮兵黷武縣官大空
用孔僅言始置鹽鐵官鐵募民服官器作鹽官鬻爲
牢盆諸私鬻者鈦右趾沒其器物時鹽利二十倍于
古昭帝時賢良方正對策言民苦鹽鐵均輸請罷榷
桑弘羊辨難反覆及弘羊誅乃罷後率罷行無常建
安初董卓之亂鹽鐵官具放散衞覬議如舊置使時
魏武爲丞相從之元魏時御史中尉甄琛言人君爲
民之父母乃禁鹽池專利何異父爲子吝弛禁明帝
從其議巳而豪右爭擅旋復置唐興初弛鹽禁開元
中用拾遺劉彤議始詔將作大匠姜師度與諸道按

察使簡括天下鹽鐵課而鹽池凡十有八井六百四
十在蒲州安邑解縣池五歲得鹽萬斛供京師而鹽
州池四靈州池八會州池一皆輸米代鹽安北都護
府歲課鹽萬四千斛給振武天德軍黔州井四十一
成州嶲州井各一果閬開通井百二十五邛眉嘉井
十三梓遂綿合昌渝瀘資營陵簡四百六十一皆領
于各道隨月督課而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歲得
二千八百斛下者得千五百斛輸司農青楚滄海棣
杭蘓等州以鹽賈市輕貨亦輸司農乾元中鹽鐵使
第五琦始變法就海井近地置鹽院藉游民業鹽者

爲鹽戶免雜徭煑鹽盜鬻論罪而後世官煑鹽始此
建中初軍國用大困鹽鐵使劉晏上鹽法輕重之宜
謂官多則民擾但于中鹽之鄉因舊鹽置吏設亭戶
收鹽轉鬻于商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
所在貯之商絕鹽貴則減賈以糶曰常平鹽官獲其
利而民不知歲止遣使者時巡曉導而諸道故有榷
鹽錢舟車所過有稅錢皆奏罷商民均利計晏始受
事鹽錢歲止四十萬緡及大曆末至六百餘萬緡居
天下賦稅之半國用仰給後繼晏者爭勉急率不如
晏憲宗時討淮西度支使皇甫鏄請增川劍山南西

道鹽估以佐軍興峻盜鬻之罰罪至死穆宗時戶部
侍郎張平叔議榷鹽利少請官自鬻足富國韓愈條
上不便乃止宋與惟河北詔弛鹽禁其他路末鹽顆
鹽畢聽州縣給賣歲課所入申尚書省而轉運使操
其贏佐一路之費計顆鹽出解州安邑縣兩池安邑
池戶歲種鹽千席解州減二十席末鹽在江北東海
兩浙川陝閩廣黔滇各有監有井多者煑鹽可百數
十萬斤少亦數十萬斤鹽則聽民自鬻監則官掌凡
課鹽皆以五斤爲斗賣買隨地不等凡禁榷之地官
立標識候望以曉民而通商之地各有分限眞宗咸

平初聽度支使梁鼎議陝西沿邊食解鹽禁通商官
自鬻已三京二十八州皆然鹽蹋貴而綱吏舟卒幸
雜沙土硝石鹽惡不可食沿邊之民私販契丹青鹽
以徼利而居者亦樂其賈賤與之爲市即重法莫禁
官鹽率煩擾不售及祥符中乃罷官鬻聽商人入金
錢榷貨務而以江淮若解州安邑兩池鹽給之于是
商通歲增課至十五萬仁宗時趙元昊反軍需乏又
予京師置折中倉聽商人以金錢穀粟若他貨並輸
入中者優其直予券以所在鹽給償而後世召商中
鹽之法始此顧是時羽毛筋角膠漆木石鐵炭之類

畢入中而猾商墨吏率虛高物估爲姦迨神宗時王
安石當國復官鬻名一利鹽而私鹽愈熾並海之民
恒十百爲羣高帆疾棹露刃剽刼官不能制輒赦其
罪招之于是復命盧秉專提舉鹽事部十竈爲甲而
鬻鹽之地亦什伍相譏察販之法益厲民大擾若河
北鹽自周世宗以民訴其地苦鹽榷鹽課均兩稅中
使輸錢迄宋皆爲弛禁至熙寧中安石用三司使章
惇言復榷之而兩稅中鹽錢仍徵如故已蔡京當國
襲前仁宗時中鹽給券之法令商先赴中都輸錢請
引乃赴產鹽地受鹽顧皆賺取其民凡未受鹽者更

予鈔又使入貼輸錢若無貲貼輸併前所輸錢數萬
緡一旦盡棄商至有赴水投繯者鹽政大壞明興制
鹽課給邊諸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若兩淮兩浙
福建山東河東長蘆凡六設提舉司若廣東海北四
川雲南之黑鹽井白鹽井安寧鹽井督五井凡七其
他鹽課司以百計洪武時定鹽四百斤爲一引每一
引納銀八分統計天下鹽額一百一十七萬六千五
百引零鹽買共銀九萬六千一百兩零而兩淮課居
半次浙次長蘆次福建山東又次河東凡歲終運司
若提舉司具所辦課如目上以待會覈課者追理其

商販各照所定行鹽地方轉賣踰界者禁凡合用引
目各運司以時請內府印發永樂中詔商輸粟于邊
每引入粟二斗五升已給引詣場行支如目而嚴額
外夾帶及勢要中鹽之令凡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
驗掣而所過關津聽驗引放行若鹽與引離同私鹽
追斷至地方發賣即將原引交所在官司截角繳司
僞造引者斬并著私鹽船鹽入官有無露刃疾馳分
別徒流絞斬之令其竈丁勘實以附近有丁產殷實
人戶撥充凡煑鹽一百引給工本米一石錢鈔兼支
併優雜徭若犯公私罪應徒流遷徙其刑罪止杖一

百仍煎鹽視罪年限不給工本米滿日始支如煎鹽既足剩有餘鹽官又別給鈔錠與灶丁轉收發該行鹽地方計口俵給徵鈔即賦役中戶口鹽鈔是也若商人齎引到場支給先後一以引到先後爲序而兩淮兩浙歲遣御史廵行提督之若奉勅專理復有梟臣惟福建以行無遠地不設鹽院勅廵按兼督河南場以出有專所無運司如廣東各井僅罷提舉司益量出鹽多寡事有煩簡故也正統中有事麓川軍與之始分商人將引序支者爲常股臨期倍買開中越次放支者爲存積凡鹽場給商酌十分爲率七分給

常股三分給存積益以勸商佐塞下之急者已商人守支年久詔就淮支四分就山東支六分名曰配支已商人又以一身兩地候守不便尋又議有不願者聽一處守支如故成化間用戶部尚書葉淇言法商人輸邊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時各邊粟一石止直二錢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爲利泰請更其法輸銀運司銀四錢一分支鹽一引是鹽一引得粟二石而商納銀道里便安爲上下交利奏可時鹽賈驟增至五十三萬有奇顧永樂以來商人以粟輸塞下皆請塞自買耕牛自募田丁自立墩臺堡伍墾田蓺穀歲

輒大熟國家不費飛輓而邊以饒一旦改銀凡江淮商人挈家南歸西北商人亦皆徙家淮海泄井地方以便鹽而塞下田作堡伍墩臺俱廢厥後邊粟石至伍兩而邊大病成弘以後鈔法不行竈丁餘鹽率無錢轉收諸戚畹王府中貴競乞恩奏討巳縉紳縫掖效尤輒詭名賈籍中除託撫臣爲所而撫臣率覩勢大小官崇卑爲聽之差名曰買窩而各家門幹僕役爭爲姦猾而私鹽盛行商人引買反增至八錢五分且常股既不得速支而國家一有邊警即勸開中存積久之存積開中既多前後相壅又如常股商人苦

守至有自祖及孫不得支者若課銀嘉靖時增至一百萬啟禎之間復增至一百六十六萬六千兩有奇視洪武時十倍有六而割沒鹽自嘉靖中著令每一斤罰銀一錢歲上割沒銀又且數萬兩啟禎時遼事孔棘又勸勸借商人不應重以科罰而商人大病于是引鹽無利率夾帶私鹽所退引輒不截角還官爲影射甚至淮泗之間高檣大艘露刄疾棹官不敢捕如宋異時若灶戶運司先慮煎辦不前設一總催總催積蓄凡貧灶鹵地草場悉歸兼併後又以私販皆出餘鹽併不許灶戶自鬻貧灶不能自存逃亡相繼

而灶丁亦病歲課大損運司若提舉司皆戴罪理事甚至級降已盡猶理事稱戴罪者已復責巡鹽御史同直省巡按御史皆捐贖鍰助餉凡鹺司又輒移正課解贖求諂御史郎劾正額御史姑題一降級示罰而止鹽政大壞

睿諭曰天下利權不可不一不一則爭擅爭擅則亂利澤不可不周不周則專私專私亦亂如山海之利鹽爲大闊左不敢擅而總歸朝廷權一矣乃朝廷官自鬻則不行高爲估苛爲條亦不行無他專私故也辟之水然順其性而我無私焉江淮河

濟總入于海水得所歸民受水之利不受水之害治水者不察逞其私智必使河濟與淮合一厚其薪芟峻其隄防強使同歸于海卒之水性旣拂時通時塞甚且岸噬水迫潰决而出爲災于民大費于國後之爲鹽法者何以異是嘗考明初鹺政給引通商引約八分估不必高善矣于時官鹽賤私鹽不行私鹽不行官鹽無壅塞愈益大行權一而政均澤周而利溥商利而國亦無不利焉洪永熙宣之間益兩得之矣厥後引賈日增常股存積勸借之條遞出官鹽無利勢不得不夾帶私鹽是私鹽四出皆此通商給引之人巡欄書屬虛設掣割祗爲故事運司郎峻其防亦烏從而防之若兩淮之間甚則高帆大艘露刃疾棹碕之河决驚波駭濤不可控制卒之歲課日損商受逋欠之罪官任降級之罰而鹽法大敝論當在閩時朝廷以災旱肆赦見梟司所條上會赦冊八閩諸罪犯贓贖約四萬兩有奇按院項下即可三萬而鹽贖將半藉使贖解而課愈虧運司之級幾無可降主察覈者其謂之何至若貧竈一節其來已久狥情面困商灶咎不專在運司兩類之鍰可寬二天之恩必不

可市舍風力臺臣亦伊誰望哉

錢法 鈔法附

按虞夏時幣列三品曰黃曰白曰赤時五穀旣播有無不通民用多艱禹始鑄歷山之金爲錢刀布賸民于厄考其制圜爲錢其似錢而長二寸爲刀長二寸五分爲布復以龜貝佐之殷初災旱歲饑民鬻子湯復鑄莊山之金以贖周初太公立九府圜法其制郭外圜內孔方輕重以銖顧其後有太輕太重之患成康以降遇有災沴率量貲幣權輕重以賑民民患圜法重則作輕幣行之是爲以子權母患圜法輕作重

幣行之是爲以母權子而後世折當之法始此若凡産銅錫之地設卄人之官厲其禁而時出之秦併天下製幣二等黃金爲上錢爲下而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患秦錢重難用更鑄莢錢已莢錢又患輕文帝更鑄四銖錢顧是時令天下皆得鑄錢吳王濞鄧通兩家錢滿天下而吳卒以叛逆且所鑄錢多雜鉛鐵爲巧僞而郡縣用錢又或輕或重而錢法不立武帝時始嚴盜鑄之令而造銀錫爲白金莖龍馬龜文分三品已白金錢民不寶用更鑄三銖錢已三銖錢患輕又鑄赤側錢時赤側錢以一當五又患重各

不行于是乃詔天下郡國前所鑄錢悉銷之而輸其銅于上林三官更鑄五銖錢而五銖錢輕重最適遂大行元帝時貢禹言錢盜鑄者多雖被刑不衰止請罷採珠玉金銀及鑄錢之令勅以布帛穀粟相市顧後世交易必待錢始通布帛非可尺寸裂而穀粟道遠難致禹議不行王莽攝漢變漢制以周錢子母相權于是造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又倣古刀制鑄契刀錯刀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已篡漢以漢國姓有金刀乃罷契刀錯刀及五銖錢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而重禁五銖不使行顧貨布潰亂雖重法

五銖錢卒私市如故迨莽末公孫述據蜀鑄鐵錢鐵錢賤不行光武興復鑄五銖百姓便安魏文帝時又議重布粟使百姓以穀帛爲市如漢貢禹議于時巧僞者率濕穀薄絹相易民不便而五銖復行宋元嘉中鑄四銖錢已更鑄大錢已又雜鑄若葉鵝眼綖環諸小錢卒之大錢以不便罷而諸小錢諸盜鑄率雜鉛錫而錢貨大亂齊梁隋錢皆仍五銖惟梁更別鑄鐵錢隋開皇末大猾至剪鐵裁皮糊紙爲錢而民用相欺且前此南北分裂各便其土之錢而歷代錢多隨地各用北朝元魏欲著畫一卒不得已詔

從其便而百貨始通唐興鑄開通元寶錢徑八分重二銖積十錢重一兩約等易而輕重得中已復鑄于洛幽并益等州州設監法盜鑄者死顧其後盜鑄卒不可禁而錢惡高宗顯慶中詔所在官司取惡錢三酹好錢一以收之而姦不爲息開元初丞相宋璟始請出太府錢二萬緡斂民間惡錢悉送太府銷燬而所更鑄錢率二銖四分時稱輕重得中與國初開通元寶並大行肅宗乾元中有司以兵未息奏鑄乾元重寶一當開通元寶十稜錢一當五十皆不便而罷五季梁唐晉漢世祚蹙末鑄錢周世宗以民間多銷

錢為器皿作佛像廼立監鼓鑄宋仍之改題錢文曰宋元通寶輕重一準唐開通凡諸州縣輕小惡錢及鐵錢咸禁法私鑄棄市而銅錢闌出境外諸蕃罪有差當是時饒州池州江州建州以及京師昇鄂杭諸州暨南安軍皆有監惟川蜀廣南安南聽用舊錢已三司度支判許申建議請以藥化鐵與銅雜鑄徑重如錢銅三分有奇鐵六分有奇費省而利倍詔許之顧凡鑄錢用銅十必用白錫一使液易流乃銅著錫流速易成鐵著錫流澁難就中坐斥太宗時始用䌷元鑄錢曰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

眞行草三體成文而輕重仍準開通仁宗慶曆中西師糓乃詔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凡大錢一當小錢十又晉州鐵鑄大錢亦以一當十顧鐵直賤與銅埒價終不行卽大銅錢官取利太厚姦人私鑄者寖益輕凡商賈交易皆虛高物估以相當錢徒有折當虛名而物賈混亂于是三司使葉淸學士張方平咸議大銅錢一止當小銅錢三陜西大銅錢一復止當二而當二錢大行盜鑄者以無利稍息于時河東復鑄鐵錢從鄭戩議鐵賈賤不可與銅埒凡鐵錢三緡當銅錢一已復五當一顧行神宗熈寧初王安石當國請

弛民私鑄之禁又令京西兩浙江淮諸路各置監鑄錢路課十五萬緡十萬緡不等元豐末西師復起邊盜匱吏令徐州鑄折二錢輸之邊而時商賈多以錢闌出外國且新行靑苗免役諸法皆徵錢民無從得錢曰錢荒崇寧中蔡京當國用陜西轉運副使許天啟議復鑄當十大錢每貫重十有四觔七兩赤側烏背以御書聖宋通寶為文募民刑私鑄丁作出為縣官使令于行鐵錢地方鼓鑄行銅錢地方使用以絕私鑄之弊又用河東運判洪中孚議鑄夾錫錢以當時鐵錢傳入契丹西夏銷為兵器器犀利聽鑄工言

鐵雜鉛錫則脆改製兵不利于是每緡用鐵八觔黑鉛半之白錫三之凡行使夾錫錢一折銅錢二顧鉛鐵直本輕盜鑄雲起南渡後國益匱倣唐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使家輕裝趨四方合券取償命曰飛錢于是置便錢務許商人入錢左藏庫而飛諸州錢償之若鈔楮始自漢建元初以白鹿皮方尺緣藻繢為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幸用以薦璧顧皮薦本皮幣且重以漢制足操勢徼利然物無當于用故終已不行越千三百年至金始以錢少用不給造交鈔與錢並用限七年納官

以舊易新諸路置官庫受之貫取工墨錢十五文南宋倣之造會子行之凡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曰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曰小鈔著令凡官俸軍餉州郡支應以洎上供皆鈔與錢參半民間典賣田宅牛馬舟車亦如之更著官爲兌換之法如金顧官兌換必公帑常有錢百萬緡提衡其直官乃得羨而民用無阻厥後鈔換多而官錢不足致民守換艱難且又易于昏爛而僞造日衆卒折閱不行已賈似道當國又作銀關廢會子而鈔楮益賤國大耗元造中統元寶鈔以十計者凡四等以百計者

凡三等以貫計者凡二等行久而物重鈔輕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而刑曹擬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已又造至正交鈔以鈔一貫權銅錢千文鈔爲母錢爲子卒之鈔虛而錢貴民皆重錢而輕鈔至有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者卒不行明興洪武初於京師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已勅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當十當五當三折二及小錢凡五等小錢重一錢當十錢重一兩其當五當三折二重皆如當折之數嚴私鑄之禁厥後累朝皆更鑄

錢顧旋鑄旋止萬曆初始從科臣議行天下省直一體開局鼓鑄與所在舊錢兼行務便民勿擾仍申私鑄之禁其錢式每錢一百文重十有三兩每文重錢有三分較洪武時小錢稍重倣古不愛銅惜工之意使私鑄者以無利自止而開鑄初先借官帑銀作本買銅旣鑄取息作本而以前所借帑銀還之官特委官督之其鼓鑄之法先于州縣收買黃銅黑炭白錫若銅色紅爛黯成黃用之而諸翻砂看火提罐之人剉眼穿條蘸色之匠與夫爛質雕模之工計鑄給錢以食之顧州縣多非產銅之地苦銅少所鑄常不繼

且錢止行于下凡京邊籌餉官吏月廩類必成錠精良白金以故有行有不行至萬曆末年復開鑄如前天啟中更鑄大錢一當十與小錢兼行而所鑄大錢率雜黑鉛錢皆脆惡易毀尋廢崇禎時止鑄小錢顧時私鑄日盛江淮楚豫之間私鑄錢輕小與古荇葉鵝眼綖環無異賈亦減半不等而市易時譁官不能禁即眞正官錢亦各行于其地遠可千里近數百里輒不相通若鈔法洪武八年詔造大明寶鈔制方高一尺濶六寸色靑黑外爲龍文闌橫題其額曰大明寶鈔闌中爲三方上方爲篆文中圖錢貫狀下具奏

准行使及僞造告捕之法上鈔一貫折銅錢千文銀一兩自五百文遞降至百文而止凡六等而是時各鹽運司收買灶戶餘鹽率藉鈔作本永樂中鈔法不通嚴金銀錢貿易之禁告捕者即以所易金銀充賞成化中南京鈔法不行遣御史鄭埜往按埜恐起大獄捕一二市豪而止蓋鈔易昏爛難久藏雖官爲倒換而收受艱難卒廢不行如宋

釋論曰古無有以楮爲幣者自金倣古鹿皮之製始顧鹿皮之製在漢且不能久行況楮幣乎若鐵錢自隋始顧彼猶姦猾爲巧僞至宋且官鑄之鐵

賈賤何能行惟冶銅爲錢並黃白金列幣三品則自古已然乃太重則不行太輕則盜鑄者衆亦終歸不行說者謂後世鑄錢弊有二多縣官愛銅而惜工愛銅則質不厚惜工則鑄不精論曰似也顧猶不盡是論在閩嘗見布政司委官鑄錢每一鑄必呈樣錢于司而承委官又自取日給錢夫此樣錢日給錢皆司所發銅冶鑄之錢也既取之于此不得不減之于彼而領錢又不可減錢欲不輕不可得已且不但此承委官泊匠役又皆自買銅雜官錢並鑄既鑄雜官錢並免非錢稍輕亦何從得

厚利乎論嘗私論之凡鑄錢者令當有四一愼委官官廉愼則匠役不敢雜黑鉛爲姦利一審輕重錢輕重得中則貿平行使不至有通塞一嚴私鑄私鑄禁則官錢得行民適一一順土俗土俗有便行之錢勿苛禁務使新錢與舊錢並行民適和益錢者泉也愼委官則淸其源審輕重則疏其滯嚴私鑄則防其溢順土俗則安其流國利而民亦無不利焉庶從前行不行之弊或可省乎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四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五

黎水稌　論孔壁甫著

戶部大政

國用

按唐虞時茅茨土階夏后氏卑宮室唐虞奏艱食夏后氏非飲食唐虞建官惟百夏后氏倍之殷建六官先六大次五司次六府次六工而王畿之外屬有長連有帥卒有正州有伯凡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家宰必于歲之杪視地大小年豐儉以制為追周制九式以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

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而制官惟六六官之屬各六十諸侯之國凡千有八百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其他附庸之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若有不庭不虞之患則命方伯連帥諸侯以征之服則舍之詛有功賞以地漢興量吏祿度官用京朝官設三公九卿三輔之地有尹有內史三輔之外分十二州州設刺史一人其他郡置守丞邑置令尉而軍制南北兩軍有征伐詔兩軍四出以定難而將軍各二萬人若諸王國

孝景時從主父偃議王之衆子闢裂王國土分侯之無別頒祿至天子私奉養止取諸山川園地及市肆末作迨孝武時征伐四出築河決建宮室禱祠行幸致海內虛耗孝昭孝宣繼之蹤復漢制無改德東漢自和帝後朝廷頒賚漸侈失漢制唐興天子懲隋侈減服御放宮女制中外官共一萬八千餘員而京朝官六百四十三員在外分十道道設觀察使道之屬為州州設刺史別駕州之屬為縣縣設令丞簿尉祿視秩為差若軍制在京設左右衛統宿衛五在外置府凡六百三十四兩宿衛之兵皆府兵番上常日各

就所隸府課農桑番上及有徵發則行裝自具而在京仰漕在邊仰屯玄宗時改番上一切召募兵費始繁于時後庭燕私賞賜僭濫若親王歲制穀四千八百石絹四千八百疋綿四百五十觔郡王歲制米七百石鎮國輔國奉國三將軍三中尉以次各遞減一百石視米數多寡給以田顧安史亂後軍興餉繁將士邀賞無已而回紇貢馬酬繼諸番貢使及諸路兵馬至京防秋日叢食畿內常數十萬人歲費視常額輒浮數百萬國大耗迄于亡宋興天子上供儉約制官京朝備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九寺五監畿輔之地

有牧有尹有叅軍錄事功曹他郡有知府推判縣有令丞衛尉軍制在內曰禁軍在外曰廂兵凡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一十九萬六千仰漕而在外廂兵一十八萬二千或仰屯或仰郡縣鮮給若親王領節度使歲穀二千四百石錢四千八百貫絹二百疋綿五百兩郡王領觀察使歲粟一千二百石錢二千四百貫絹二十疋綿五十兩其郡王以下無常給眞宗時與契丹歲幣三十萬後且增仁宗時有西師軍興之費又百十萬神宗時加宮觀冗員歲增官廩數萬巳於魏州東開二股河欲使河東流限契丹河工又費

數十萬徽宗時花石綱歲費三十萬又建齋醮費數萬宋南渡後軍興旁午帑藏日匱止孝宗減金歲幣時用稍紓若天申節自高宗來歲費四萬迄光宗無能改于其德至理宗啟邊釁國用不支宋亡明興太祖起田間知民疾苦製資世通訓列君道十八事首曰儉曰勤定僞漢時有以陳友諒鏤金床進者上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命燬之因著旣貴不可驕旣富不可侈之戒在宮中后嘗懷糗啖上曰上毋忘此舊時所餌者故當時諸所進御妃嬪於服食嘗供外毋別有宣索而內官六局三庫九門兩司十一

監及長隨奉御止百十餘人內女官六局止八十人太子宮六局內官不過十八人當時後宮節約如此時制諸王祿米歲各萬石郡王二千石三將軍鎭國一千石輔國八百石奉國六百石三中尉鎭國四百石輔國三百石奉國二百石公主駙馬二千石郡主儀賓八百石縣主儀賓六百石郡君縣君鄕君各以次遞減一百石而各王府郡王將軍而下宮室墳墓皆遣官營造視唐宋過腆顧國初分封止十王其他諸王尚幼若鎭國將軍以下尚未有封者而中外文職官將滿萬武職官二萬八千有奇在京五軍營畨

上輪操軍止二十萬凡官給祿卽正一品纔一千四十四石他視品遞降而京操軍三分守城七分于京城外附近屯田時官軍祿給節約又如此巳成祖都燕設五府六部臺省寺監于北以金陵爲南京仍設留官二百員有奇而北京營畨上之軍添設三千神機兩營并五軍營爲三共軍二十五萬官軍較洪武時稍增且建宮闕開會通河工費亦巨顧品官俸詔以米鈔兼支如一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凡一品而下各量支米鈔不等惟九品及雜職全支米若京軍特漕其他各邊軍非屯田則鹽商輸粟塞下而宮闕

會通河多仍元舊故工費雖多民不大傷上嘗御東閣所服裏衣敝納而復出因語侍臣曰高皇后朕母也每補綴浣衣朕何敢忘焉時御馬監索白象食穀戶部以聞上曰白象何補實用至奪民食食之禁勿用其儉德如此仁宗勅京操番上軍毋廢農時止西番貢使不使大費中國禁廣東珠池及各處金銀場毋擅開宣宗雅尚澹文帝恭儉服御器物類皆簡朴司苑局奏上供蔬菜當用蒭稭三千束蘆葦蒲五千束麻千觔請下順天府取給上曰內用蔬幾何而取于民若此詔歲裁三之一已戶部以御馬監飼象飼馬牛羊光祿寺飼牲草派直隸山東山西陝西于地畝穀草內雜輸上曰古納總秸皆量地遠近慮勞民奈何派遠府州縣爲煩費勅減省正統時征麓川思任發始用兵十五萬轉餉幾半天下及土木之變景泰時增兵增餉遂煩嗣後天下多故每于地方遼濶山谿險阻之處多開郡縣添設提督守巡衙門而瀕河及種馬郡縣各添佐倅武職官恩功寄祿率無定員若邊兵有主兵又有客兵成化時榆林大同等鎮添餉年例衣糧一萬兩有奇弘治時鹽商輸粟之法廢各邊俱有年例歲輸各數萬且宗祿日繁上供日

溢賞賜日濫河工日亟國用始耗按嘉靖初學士王鏊震澤長語記曰正德以前各處馬草折徵銀各鹽課銀鈔關船料銀及雲南稅糧銀總計二百四十三萬兩內送內庫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庫俸銀及折糧銀共六十六萬六千餘兩遼東大同宣府陝西各鎮年例共四十萬餘兩若有聲息警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兩或二三十萬兩聖節千秋等用二十九萬餘兩親王王妃及上用銀盤水礶儀仗等用共三十萬七千餘兩以上除各鎮奏討加添每年出數總計二百萬餘兩又云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增至二百一十有五鎮國將軍以及中尉增至二千九百文職二萬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有奇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員五萬五千有奇計文職視洪武時加倍武職視洪武時且增四倍各邊客兵復增數倍又云祖宗時歲用省郎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不過三百萬觔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十三萬又以內侍巾帽局靴韈言之成化時用絹紵紗羅皮張等料二十餘萬弘治中至三十餘萬正德初四十餘萬末年且七十餘萬蓋內侍國初不

滿二百員正德時不啻十倍郎此二事而推他事可知以正德時如此嘉隆以後可知若上供即以魚鮮魚鮮言之南京鰣魚鮮四月初開網五月初起鮮計鮮船十有九號號費水工銀九十兩總計費一千七百兩有奇三年修船工費則又別給湖廣魚鮮始于成化七年初止二千五百觔七年以後增至三萬觔用船十有二號水工修艙之費如鮮船以魚鮮魚鮮如此他事可知成化中如此嘉隆之後可知嘗聞之紀載弘治時都御史劉大夏力請裁光祿冗費嘉靖時孫植爲光祿卿嚴絶中官需索歲減光祿錢數十

萬顧後李冗費如前萬曆時更征播酋援高麗各費百萬巳不足至發冏金二十萬佐之于時宗子欽祿至有講追撫臣致重譴者末年東師歲增餉三百萬巳不足又括諸郡縣存留備用銀盡之天啟中遼餉日增不巳且連遭兩大喪陵工費百餘萬登極大婚皇賞又將百萬巳有黠師廷臣請發內帑五十萬福瑞桂三王之國建王殿備舟車設護衛又費百萬崇禎時遼餉節增至四百萬捲豫盜起所在添設軍門兵備巳命閣部大臣督師又命中使分統禁旅協勦勦練兩餉歲費二百餘萬河阻運道修河歲費十餘萬鳳陽祖陵乙亥寇燬詔修又費三十餘萬卒至國用不足官民大困

魯論曰先儒李贄以奢儉質文譏治亂之變旨哉言乎唐虞之時洪水滔天使禹治之八年乃底績時有大工有苗逆命使禹徂征三旬猶未格時有大兵而時顧治以堯舜茅茨土階之心足以乂安天下也明洪武時天下初定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南永樂甫靖大難隨北征至再出塞將三千里且于時建都北平治朝大內廟社墉壑鑿水轉漕動役人夫數十萬大工大兵一時並棘而民不加

厲非二祖飯糗衣敝何以獲此厥後河決時有窺闞嘯澤之警不能盡無稍一徵發便騷動天下何也則以財匱于上共帑虛于員冗故耳嗟夫貧不學儉富不學奢田舍翁多收數斛麥尚且滅獲時易食必兼味何況天子顧念奢儉之故治亂之幾提于影響危于扆人可不愼與大易之傳豐也曰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言照天下正當在尚大之時耳微乎微乎自非聰明睿知之主極深研幾亦烏能與于此乎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五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六

黎水辭　論孔璧甫著

戶部大政

荒政

按荒政始見于周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禁五曰舍役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而預備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歲凶令移民就穀戰國時魏李悝立平糴法視歲之豐儉爲斂發上熟餘四則糴三而舍一中熟餘三則糴二而舍一下

熟餘二則糴一而舍一民小飢發小熟之所斂中饑發中熟之所斂大饑發大熟之所斂于時水旱凶飢糴不貴而民食足魏以富強漢興孝文時詔百姓毋從末害農毋爲酒醪糜六畜害穀孝武時關中不種麥從董仲舒言詔令種麥于時河內飢遣汲黯奉使過郡矯詔發粟賑之入朝請伏矯制之罪上以爲賢釋之孝昭時耿壽昌請倣古平糴法立常平倉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賈以糴穀貴減賈以糶民稱便獻帝時民大飢作粥賑之民食粥多斃蓋久飢乍食也晉武帝咸寧中頛川襄城民患水大飢當陽侯杜預請壞兗及荆州東界諸陂隨水所歸宣導之目前令飢者得資魚蝦蜯蛤之利自活水去田淤肥美畝可收數鍾爲來年之益時民頼之隋文帝開皇中用長孫平言令諸州軍民共于當社立義倉收穫時令民隨貲產出粟麥委當社收積勿損敗年飢以所積分賑著爲令唐仍隋義倉貞觀時從戴胄請詔畝稅三升入倉粟麥稅稻隨地所宜歲收十損四若免其半損七者盡免商賈無田分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爲差下戶及猺獠不在是歲凶以貸凡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

糶陳巳又詔歲大凶義倉贍不給徙民豐登州就食開元初以民飢待奏報始開倉道遠民莫救勑州縣遇饑給訖聞厥後武陽飢縣尉員半千勸令開倉賑令不從値令謁州半千輒發之太守大怒囚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讓太守釋之天寶時義倉常平倉兩粟率移給他費制大壞宋初淮陽飢適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爲上言發郡中見貯軍粟萬斛以活民俟秋收新粟還之有司執不可曰脫秋復不稔如軍儲何義倫爭之曰民且死國家安可慮將來立視不一救乎帝從之仁宗時河朔大水流民就

食有司請發廩人日二升幼者一升知秦州曾鞏建議曰百姓乏食暴露廢業又使相率日待二升之給其勢必至給受有淹速有均否有倉集之擾有眞僞之辨措置一差皆足致亂又况羣聚無室廬風露蒸薄生疾疫爲今策下方尺之詔州賜錢五十萬貫粟一百萬石並被災之州大者可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錢五千即下戶常產之入不過此彼得錢以完居得粟以給食農得修畝畝商得通貨賄工得利器用閒民轉移執事者一切得復其常生之業是爲農民慮者長也若州粟不滿萬令河北州軍三十七被

災者不過十餘州他州秋稼足望誠使發賈糴粟觀常賈增一二十錢以利農則粟易以足是在有司越拘攣之見而已于時富弼知青州闔河朔災即于所部豐稔州先勸分得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流人至散處之令便薪水凡山林川澤之利苟可資生聽取不禁復召州有待缺官吏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流人所居分董之仍書其勞約事竣爲叙績凡所爲一出于至誠故人樂爲盡力計活五十萬人明年麥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募爲兵者且滿萬蓋前此救荒皆聚一城中爲糜哺之蒸爲疫厲或待哺不得輒仆名爲救荒實殺之弼獨散處得宜故善也熙寧中淮南京東皆大飢滕元發守鄆州乞淮南米二十萬斛賑復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人至無以處則疫厲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亟爲席屋待之乃分爲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炊壯樵婦女汲老者休病者給醫藥死者瘗之民至如歸帝遣郎中王古按視廬舍塗巷織引綦布肅如營陳古圖上其事詔褒美范堯夫知慶州饑莩盈路將不待奏報即發常平封樁粟麥賑之諸佐屬畏罪

及堯夫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待報倘罪及吾獨坐于諸君無與范仲淹在浙西歲大飢募民給餉爲術甚備且多宴遊營造時有論劾之者仲淹曰多宴遊則貧者得貿飲食多營造則百工服力皆得仰食于公淹欲以有餘之財溥惠貧民耳吳遵路在通州時旱蝗遵路乘民未飢募富民得錢幾萬貫分遣後航海糴米于蘇松使物賈不騰米至又使民採薪芻爲直易米冬雨雪乃出薪芻與民而還收其直民蒙利官又不傷財辛幼安帥湖南時大飢無賴者輒起攘奪幼安爲榜文禁之只八字曰刦粟者斬閉糴者配

而地方以靖此皆隨時制宜非有他法可倣者也若倉廩魏公韓琦奏請戶絕田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粒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孤獨癈疾不能自存者名曰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以出內之數上之三司而不責其償蓋當時戶絕産不聽繼故行也巳王安石新法行盡舉廣惠倉粟爲青苗本遂廢熙寧中侍講朱熹守南康上言臣里開耀鄉舊有社倉臣請于府貸得常平米六百石令鄉人夏受米于倉秋石加息二斗隨年斂散如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盡蠲積十有四年具以原常平米六百石歸府而見儲米三千一百石有奇爲社倉止不收息歲斂發石加耗三升故一鄉之中卽遇凶年人不缺食孝宗大善之下其法于諸路按社倉取息初不異青苗但青苗法行自官多抑配于民吏得因緣爲姦社倉斂發皆自民主以鄉人士君子吏無得與焉故也迨理宗嘉祐中乃盡歸之官漸移用其穀本至無可給或有逋負拘催又不異正賦社倉之法亦敝明興太祖初渡江設營田使巳下令禁種秫令民無釀酒糜穀麥遇災旱輒步禱巳湖廣孝感縣饑官請發粟亟命行人馳赴之因諭戶部曰朕嘗發內帑金付直省郡縣置

預備倉令耆民糴粟儲凶荒顧饑待奏報始發則飢者死矣其令天下有司先發後奏聞著爲令時戶部主事趙乾奉命往後期上震怒棄市永樂初勅郡縣郎洪武時預備倉更令民出金糴粟若民贖罪亦入粟貯備賑擇其地高年行篤者主之按府州縣自理罪贖積穀始此後定制春夏積穀折銀解戶部秋冬積穀實在貫本色穀上倉巳又詔天下郡縣凡四鄉各置倉官出鈔糴粟備賑時眞定棗彊旱蝗戶部尚書郭資奏乞覈實賑濟上曰民命在旦夕賑之當如救焚拯溺若往返覈實非兩月不可無及也亟命御史往督官發賑七年上幸北平行在仁宗時監國赴召過鄒縣見男女持筐筥盈路拾草實駐馬問所需對曰歲飢以爲食爲惻然隨下馬入民舍視之見男女老稚皆衣百結不掩體突釜不治嘆曰民隱不上聞一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復悉召父老問所苦輟尚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守中來謁因責之執中對曰諸被災處巳奏免今歲田租監國曰民飢且死尚及待秋成耶卽督郡縣上飢民數約近地三日遣五日發粟曰毋懼擅發吾見上自奏也至行在以聞巳登極隨詔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卽體勘賑濟時徐

淮山東飢覽奏亟御西閣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下詔蠲租併停買物料士奇請曰此戶工部事也亦當召使與聞上曰有司恒慮用不足往往持不決牽之或中尼不行今民飢救之當如急水火何可緩也隨命士奇等就西閣樓草詔或曰山東地方千餘里豈必盡無收宜差別上曰恤民宜厚朕為天下主乃與細民屑屑耶草畢隨用璽遣使行宣宗登極午朝退語侍臣曰朕九歲時皇考手書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授之問曰解否對曰解詩盡言農事艱難也皇考喜而頷之自是朕繫此未嘗不念及農夫今宮車不

復還矣已淚下沾襟時新安知縣陶鎔言邑在山谷土瘠收薄今歲民饑採拾不自給獨兩驛有儲粟不及待奏報輒先發需秋成還官請伏專擅之罪上曰民牧當如是也詔褒美景泰中徐淮飢死者枕藉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以米力能就食者為裝以遣又空庾六十楹處之處事皆曲當有所委任出至誠戒諭故所委官皆為盡力全活凡數十萬人具疏待專擅之罪上賢而釋之先是流民奏至上千櫻轎上讀之太息曰百姓飢死矣已得竑奏乃大喜曰好都御史民

幸有此耳詔褒美成化中勅直省言往洪武中州縣設預備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澇也比久廢弛該布政司督同各府州縣正官將原設倉廒實見數儘各處在官贓贖糴益之不敷聽于存留錢糧內借撥或從富戶勸助以充僉里分股實有行止者為主守若通同官吏實收虛放者論如律其都司督同衛所正官于所在置倉亦如之弘治中儲蓄日耗都御史林俊乞勅各省直招民入粟補散官及罪犯情輕法重者聽入贖為常平本更募義民立義倉詔施行又定制視州縣大小凡編戶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五

萬石中程署稱職不中程聽巡按叅罰時給事中吳世忠言積貯之名歷代不一而常平義倉獨存于後世自臣觀之莫善于常平莫不善于義倉義倉之法散以凶年斂以豐年其初未嘗不善但官民償貸其弊易生方其貸寄之于里胥而詐冒之名多及其償責之于里胥而徵求之弊作常平則不然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民凶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濟饑願糴者與粟前無所強受糶者得粟後無所追其利常周而本不仆公私兩便今宜仍義倉之舊更以常平之法量數多寡以貯粟約道里遠近以立倉遇豐

而糴曲諭富民平其入時凶而糶臨以廉吏平其出糴不專一戶富不偏厲糶不過人一石貧得均沾又嚴杜詐冒使所糴皆貧民報可嘉靖四年蘇松大飢詔緩征歲賦三十萬有奇候兩年後帶徵已從巡按御史朱寔昌請并帶徵亦視錢糧緩急凡緩者皆免而時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荒政有二難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起病貧民急湯水既死貧民急埋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糴粟與

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買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皆從之萬曆九年江南北大飢輔臣張居正請令戶部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更濟以南京見貯銀米從之而時州縣更有祖宋朱熹社倉之法者各置倉于其鄉民自爲政官止提調不與其事已十五年迄十七年連年大飢山西飢民在冊者六十餘萬直隸江浙地方攘奪橫行盜賊大起輔臣申時行更請申遏糴之禁求平糴之法尋又請以臨德二倉見貯米平賈發糶賑之二十一年又飢上

諭昨歲災傷山東河南徐淮沿河尤甚今州縣官全不講荒政祇以搏擊博名以交際延譽至凶年盜起輒互相隱匿避咎而撫按官亦祇以請賑請蠲了事若汰苛吏華樊法裁冗費省虛文則未有聞尋此相蒙必致大亂朕甚憂之顧是時上諭雖切中時弊中外官怠僻如故三十六年時上靜攝已久夏五月南直隸浙西諸郡大水留都大小衙門各具揭帖稱近日舟航徧于禹屆魚鱉遊于人家爲二百數十年未有之變至十一月上始發稅銀五萬兩賑南直十五萬兩賑浙西計五月距十一月踰半載四十二年春

二月江西南直湖廣大饑仍至冬始詔諸飢饉地方本年秋糧本折皆十分徵七計自春徂冬且幾一載于時天下州縣預備倉皆官攙吏主守耗蠹不可稽且積穀亦徒有虛名官去任時祇以罪贖貧不能完者抵數而民間社倉穀亦盡歸之官拘催不異正賦已亦括助遼餉無遺粒天啟四年春山東江南大飢至秋上始詔諸飢荒州縣本年漕米改折追崇禎之時內外之儲已竭國家法紀久弛十一年迄十三年山東山西河南江北連年旱蝗人相食上憂甚躬布衣蔬食時詔蠲租諸州縣幸違詔橫徵即州縣勸富

民出粟爲粥賑飢而所勸輸之粟亦爲姦胥侵剋飢
莩盈路屍相枕籍卒莫之救

魯論曰論在頻歲屢旱飛蝗蔽天淮南中州河北
山東西赤地數千里人相食于時遂事孔棘四方
盜起凡郡邑若存留若備用若常平倉若義倉若
民間社倉諸儲備朝廷搜括殆盡論因嘆天災流
行國家代有備荒宜預救荒宜速兩語無慮人能
言之顧行之寔難即時平之日言積貯猶慮稍久
弊生若民飢議蠲議賑吏有申請待報之患又況
民命死在旦夕蠲不及蠲搜括殆盡賑無可賑如
今日者乎然則此時何所恃賴計惟有賢守令而
已矣而賢守令要在久任又宜寬假轡策蓋久任
則官與地方相習諸凡田土之肥瘠樹藝之所宜
秋成之所入水陸之所通糶糴之所便物貨之所
產一一皆熟歷而心識之一旦有急若移粟若勸
借若設處達糴若蹴通物貨皆得與百姓士大夫
相商酌權宜行之且吏習其威不敢爲姦民懷其
惠不致煽亂可無失顧論所謂久任非止爲救荒
亦非謂救荒而後久任祇言守令即賢救荒非久
任不能耳甚矣救荒之難也若寬假轡策則在監

司語曰二人同舟胡越一心當此旦夕民死倉猝
變起之時而猶掣肘害下司之能胥溺之患伊誰
受之顧賢守令之識力不可亡也如吳遵路當旱
蝗預募錢達糴善矣即辛幼安之榜文八字滕元
發之席屋千間富弼之募兵滿萬此豈胸中漫無
定見力量巽懦者倉卒所能幾乎夫干將莫耶不
遇盤錯鉶與鉛刀同視是在賢守令而已矣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六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七

黎水脊　論孔璧甫著

禮部大政

郊社

按周冬日至祀天於南郊圜丘前期十日太宰率執事卜日遂戒是日王齋於路寢之室祀之前日太宰親滌濯大宗伯涖玉鬯省牲鑊掌次設次大司樂宿縣祀之日小宗伯告時於王王服大裘而冕馭玉輅入郊次大司樂乃奏圜中之樂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以迎神已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禮神玉用蒼璧牲用犢幣用繒如玉色積柴於丘壇之上王親牽牲而殺之是牲體幣帛於柴而燔之爵用陶匏席用藁秸謂之禋祀大司樂復奏思文祀后稷以配已正月啟蟄而郊以祈穀於上帝而歲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并長至而五皆有郊郊各有方故周禮曰饗五帝於四郊若國有天災大故旅於上帝曰類類者言禮同於郊也他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仲秋靈星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畢兆于郊而時祀之而祭星曰幽宗祭水旱曰雩宗其禮與朝日夕月同夏至祭社凡王自立社曰王社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社在王宮

之右王出必告行反必舍奠四時必祭有天災大故則禱出師曰宜大社為方丘于北郊澤中祀以夏至凡春祈穀于方社田祖夏大禜冬大蜡皆在焉玉用黃琮禮用瘞埋牲用騂若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產百材者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畢兆于社而遙祭之曰望若諸侯在其地則祭非其地則不祭秦禮燔瘞郊社廢祇于甘泉立泰畤祀青白赤黃四帝漢興增黑帝祠名北畤並故四帝祠為五仍在甘泉已又令郡縣為公社及山川之神皆祀之又以豐為漢所自起詔御史立枌榆社於豐歲春具羊豕望祭于長安而古社禮廢文帝時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凡祭詔秘祝官不得故移過于下已又詔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四年始幸雍郊見五帝祠衣尚赤已采方士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親郊祀平誅廢武帝時定三歲一郊雍又以后土漢故無祀下有司議立后土祠於汾陰帝親祀如雍按雍即甘泉汾陰在河東而時羣祀各稍舉宣帝時幸甘泉郊泰畤已又詔太常別增江海淮水之祀元帝時以匡衡議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置長安位於南北兩郊如古制罷甘泉河東祠於是廷臣并言郊畤所用

文章采鏤黼黻非陶匏藁秸之舊宜勿修奏可已衡坐事免會改作南郊將大風壞行宮拔大木而羣臣又多言甘泉宮多神光怪事於是泰畤后土祠復立於甘泉河東并陳文章采鏤黼黻如故平帝時王莽奏前衡言是請遣南北郊于長安而頗改其儀天地位皆南向同席共牢而食奉高帝高皇后配西向北上亦同席共牢而食稱天曰皇天上帝兆曰泰畤稱地曰皇地后祇兆曰廣畤而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山川嶽瀆各以類分從當是時三十餘年之間計天地之祠凡五徙世祖中興制郊兆于洛陽城南爲壇八

陛中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其外壇爲五帝位色尚紫象天紫宮外爲壝重營而日月星辰山川嶽瀆之祀咸在其列配以高祖三年乃營北郊別祀地祇從以嶽瀆配以高后明帝時立明堂祀五帝奉世祖配終漢之世以爲常三國魏吳始一郊後不復行晉五郊同稱昊天而各爲之座以宣帝配時議者本王肅言五帝即天以五氣時異而殊號非天實有五也即丘郊不應異處宜合方澤於圜丘從之後摯虞上議言仲尼稱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

望非地則上帝非天甚明禮曰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非天又明今宜復祀五帝奏可唐興武德初定歲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南郊圜丘奉景帝配五方上帝天從饗夏至祀地於北郊方丘神州嶽瀆山林川澤從饗景帝配如郊正月上辛祀感生帝威靈仰于南郊以祈穀按感生帝本漢緯衍五德生勝之說以爲天之五帝即五行而五行迭旺王者之興必感其一故曰感生又本鄭玄六天之說青帝爲威靈仰唐以木德王天下屬青帝故以威靈仰爲感生帝之號而孟夏雩季秋大饗明堂合祀五天帝

奉元皇帝配高祖崩太宗嗣位凡圜丘方丘明堂皆以高祖配惟感生帝奉元皇帝配高宗時長孫無忌等闢六天之說天地各一天安有六比得太史令李淳風據羲和所掌觀象圖陳狀稱準圖定制昊天上帝圜丘自在壇上北辰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內座之首五帝本五星之精非穹蒼之天故周禮稱五帝不言天于是南郊孟夏雩皆止祭昊天上帝高祖配明堂亦祀昊天上帝太宗配罷感生帝不祠非久盡如舊而郊及明堂奉高祖太宗並配及高宗崩又升高宗並配終唐之世皆以考配爲常開元末

好神仙以方士言玄元皇帝降丹鳳門建廟祀之郎
周柱下史李耳也一名聃唐稹以李姓爲聃之後于
是唐世將有事於郊必先有事于玄元廟次饗太廟
乃郊而社率廢不舉惟開元初年納張說言別於汾
陰立后土之祀以睿宗配稹一行而罷宋興乾德元
年冬十一月甲子郊先期七日齋越五日詣太廟行
饗禮明日質明乘玉輅赴南郊齋于帷宮又明日服
袞冕執圭合祭天地於圜丘以皇弟開封尹光義亞
獻與元尹光美終獻禮成大宴廣政殿曰飲福率五
年或六年一親郊以爲常初以僖祖配已以宣祖配

并制正月上辛祈穀于上帝孟夏雩季秋大饗明堂
并感生帝皇地祇神州之祀而七時宋以火德王天
下感生帝祀亦帝其他社稷嶽瀆朝日夕月九宮貴
神高禖先蠶大火壽星靈星風伯雨師司寒司暑馬
祖八蜡皆秩祀如前文仁宗皇祐二年郊而日在月
晦禮官請循太祖初年故事避不饗俟季秋于明堂
大饗之而宋故未有明堂帝命於大慶殿行禮御書
明堂二字及明堂之門四字額於大慶殿及殿之門
禮畢藏之宗正寺而時又以祀明堂祭天不及地配
坐不合祖宗且移郊於大饗而圜丘之禮不盡非宋

制於是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眞宗並配百神並
從饗如郊自後非有所避率三歲一郊如禮顧禮成
大賚費浩繁神宗方在諒陰歲當親郊詔兩制議兩
制官具按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祀天地社稷爲越紼
行事而景靈禮神諸常所用鹵簿鼓吹皆備而不作
上如議行已帝以天地合祭于圜立爲非禮特設詳
議禮文所官議當時主合祭者蘇軾蘇轍最力和之
者五人主分祭者劉安世而從之者四十人上竟主
分已而南郊上親祀北郊祇上公攝行徽宗政和五
年用蔡京議始建明堂于寢殿南郎以京兼明堂使

日後萬人積兩朞乃成時邊圍孔棘而勞民若此南
渡後高宗具建郊廟于臨安建炎十三年祀天地于
南郊仍合祀奉太祖太宗並配度宗咸淳二年郊議
者以高宗中興宜升侑禮官洪燾言虞郊譽商郊冥
周郊稷益遠而尊者配于郊近而親者配于明堂宜
如舊從之明興初建國號曰吳即建圜丘於鍾山之
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
祀皇地祇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即帝位是日上具冕
服祭告天地即位于郊南示受命於天也已勅羣臣
博考古今祀典時丞相李善長等奏國有大祀曰圜

丘曰方丘丘曰宗廟曰社稷其他中祀小祀各具沿革以進於是祀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諸神從饗祭方丘以嶽鎮海瀆諸神從饗而前代太乙感生五帝諸不經之說俱罷凡郊社奉仁祖配位西南而親郊特皇太子居守諸王戎服以從七年定分獻禮凡上初獻畢分獻官即初獻亞獻終獻亦如之八年又定脫舃禮大駕臨壇入次脫舃升壇畢始降壇納舃十年春上且郊値陰雨採古明堂制即圜丘舊址作大祀殿定合祀之制祭以孟春是歲即奉天殿行焉十二年殿成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位南向仁祖配位

西向丹墀東西列四壇祀日月星辰大祀門外東西列二十壇祀嶽鎮海瀆山川風雲雷雨歷代帝王天下神祇東壇末爲具服殿西南百步爲齋宮又西爲神樂觀犧牲所外復繚以重垣而後又于壇北建祭殿五間又北建拜殿五間以脩風雨已詔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號止以山水本名稱神與天下城隍各號一體改正已列社稷爲上祀皆冕服而他中祀小祀上初親祀之後遣官祭而祭之日上亦必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嚴以待祭畢獻官復命乃觧嚴成祖定都北京建郊廟社稷如留都而留都壇

廟園有事乃遣官祭告仁宗洪熈元年郊奉成祖與太祖並配位皆西向歴代恪遵不異世宗入繼大統旣尊興獻帝升祔因大正釐祀之典嘉靖九年以天地合祭于陰陽之義上下之分未明又大祀殿屋而不壇爲非禮下廷議廷臣皆主合祭如前惟給事中夏言據周禮展辨且請身任南北兩壇造陶匏祭器之事上大喜於是作圜丘于郊南爲皇穹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饗作方丘于郊北爲皇祇室以五嶽四鎮四海四瀆若陵寢諸山從饗而春秋分祭朝日夕月如國初時已上又用言議以二祖父子

同列並配爲非禮定南北兩郊奉太祖配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奉成祖配而言以稱吉擢翰林已又執嚴父配天之說尊興獻帝曰睿宗季秋大饗升侑言且入內閣列孤卿顧歷世以來凡郊止於登極一舉即世宗特分南北兩郊祇亦于南郊一祭北郊當日即遣官代攝無有再舉者幸以爲常

魯論曰有明自洪永以來天地之祭主合嘉隆以後主分世廟更定之時分合之議幾成聚訟自論以子事父母之說通之不能不私爲之議有三一則凡民之家父母有慶有時分敬明專亦未始不

共祝一堂合愛人主于天地如子事父母苟格恭厥祀亦何殊于分合乎一則凡民於父母父之生我固不敢忘母之育我亦何有極精使圜丘尚一親郊方丘止遣官代攝豈父之問覗獨不可缺母之温凊遂可置之不問乎三則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瀆不欲疏疏則忘凡民於父母春露秋霜皆不能無愴悽益不敢忘亦不忍忘也人主於天地相為一體呼吸與通稚氣沴氣合為一氣精祲精明合為一精而顧可忘乎漢家泰畤遠在甘泉汾陰后土必煩舟楫尚且不憚三年或五年一舉在

宋亦有五年或六年一舉之文明覗漢宋果何如乎且即就初年論之於祀典不可爲不重洪武之初歲必一舉至世宗神宗享國皆久相繼膺曆幾近百年百年之中祀止再舉何相懸也說者謂漢和以來如必有賚歷代相沿既久慮煩費耳嗟夫器用陶匏席用藁秸以崇質也煌煌祀典尚必尊素崇質乃從祀諸臣須賜必從其侈本末不相剌謬乎此禮之失千八百年卒無有正之者不能不俟後之君子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七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八

黎水尋　論[illegible]著

禮部大政

宗廟

按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有商氏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有周氏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迨後王者世及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踰六世則去廟而祧惟有功德者宗之廟乃不毀如殷三宗周文武兩世室是也其餘迭毀而祧

主各以序遷於夾室四時之饗春開冰而祠夏獻角而禴秋始殺而嘗冬閉蟄而烝祭之明日又祭周曰繹商曰彤三年合羣祧之主祭於太祖之廟曰祫五年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於太廟祭之曰禘顧不王不禘侯國皆不得行而其禮宗伯掌之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王袞冕入立於阼階后副褘入立於西階其他羣公助祭羣有司執事各如郊漢與高祖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於其國惠帝即位又令郡國立高廟已惠帝築複道於武庫南朝長樂宮而武庫南故高廟月出遊衣冠之地叔孫通諫子孫

不宜乘宗廟道上行于是別作原廟于渭北以高祖衣冠月出遊而武庫南遂永爲朝長樂宮複道以文過并詔郡國皆立原廟景帝時尊文帝爲太宗又詔郡國立太宗廟宣帝時尊武帝爲世宗詔常所行幸郡國皆立世宗廟已而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皆立園寢置守冢奉邑各二三百家不等設長丞已又尊悼考爲皇考悼后爲悼皇后益奉邑各有差按戾太子卽太子據宣帝祖悼考卽史皇孫宣帝父也元帝時以天子不當下祭於郡國罷郡國所立祖宗祠已以太上惠帝兩廟皆親盡寢祠宜迭毀太上主瘞

園陵惠帝主遷夾室時又以孝文所尊薄太后孝昭所尊趙太后非高祖武帝嫡配凡寢祠園從廷議詔勿修哀帝本定陶共王子成帝無嗣立爲皇太子卽位尊成帝母爲太皇太后成帝趙后爲皇太后而帝本生祖母傅太后母丁后猶以定陶共王爲稱董宏上言引秦莊襄王故事言襄王本夏氏子已子于華陽夫人及卽位兩母並稱太后下廷議而師丹與大司馬王莽力沮之且執宏引亡秦喩漢爲不道帝不得已貶宏爲庶人乃立楚思王之子景爲定陶王後共王傅太后在國邸怒日夜泣帝乃追尊定陶共王

爲共皇帝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已又從洽褒議兩太后皆稱尊不宜復以籓國之名冠大號宜去共止稱皇帝下共議如褒言而時師丹必執爲人後者降本生父母服朞之說詆之疏上忤旨罷歸已更爲共皇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如諸帝從所後定陶王景爲信都王示景不得後共皇也未幾哀帝夭又無嗣平帝卽位新都侯莽白皇太后發傅后丁后冢而諸所建議推尊者皆得罪封師丹爲義陽侯初丹持議祇不欲阿世幷有所希冀乃莽遂至發兩后冢嘻甚矣東漢世祖中興立高廟於雒陽祀高祖

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及諸帝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祀三年立四親廟於雒陽祀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與禘祫已張純朱浮具疏言禮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今禘祫高廟而春陵四世皆序昭穆君臣並列非禮意昔高帝以身自受命不繇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悼考廟獨羣臣侍祠宜法二帝之意於是詔南頓春陵歲時因故園致祭太守侍祠園去太守治所遠者所在令長侍祠二十六年定三年一祫祫必以冬五年一禘禘必以夏皆祭于高廟光武崩明帝卽位以光武撥亂中興更起廟上

尊號曰世祖宗祀於明堂配五帝明帝崩章帝卽位尊明帝曰顯宗遵遺詔無起寢廟祇藏主於光烈皇帝更衣別室四時祫禘皆就光烈廟行焉自是終漢之世國大喪皆藏主世祖廟中不復起寢廟章帝崩和帝卽位奉章帝祔高廟禘祫禮畢詔賜廷臣錢四十萬公萬卿半之百官執事各有差後世郊禘賜賚始此厥後歷殤帝安帝順帝而順帝崩主將祔廟有司以殤帝稚年崩欲躋順帝於殤帝之上下公卿議大鴻臚周舉執春秋躋僖於閔爲逆祀紬之於是詔恭陵次康陵憲陵之下按恭陵順帝康陵殤帝憲陵安帝也初平中董卓在政蔡邕議祖有功宗有德和安順桓功德無殊而過差時有不宜稱宗親未盡而廟毁悖矣曹魏僅同堂四室晋武初有司請建七廟帝難其役權立一廟卽魏廟分三昭三穆合始祖之廟爲七已乃改建同堂異室遂爲永制顧東遷後多以兄弟爲一世廟雖名七其實一堂有增至十一室者唐興作四親廟於長安祀宣帝光帝景帝元帝四祖而景帝卽始封唐公者也高祖崩將升祔太宗詔所司議廟制朱子奢建議請依古爲七廟若親盡則以王業所始基者爲太祖而虛夾室以待迭遷于是

增修太廟詔於四親之上增祀弘農府君奉高祖祔并舊四親而六已又有言於弘農府君之上再推涼武昭王爲太祖足七廟者太常博士張齊賢議古者始基之君謂之太祖漢以高祖爲太祖而太上皇不合食爲尊於高祖故也魏祖武帝晋祖宣帝皆本功業所自起國家景皇帝始封於唐實爲太祖故太廟六室雖弘農宣光尊於景帝亦親盡當遷若涼武昭勳業未廣後王失守國祚不傳不當推尊於是詔六室如故中宗時高宗升祔弘農府君宣帝已遷太廟自光帝迄高宗室仍六時又有議備七廟者復尊高宗故太子弘爲孝敬皇帝足其數至中宗升祔七廟滿光帝應遷姚元之議曰敬皇帝本未有天下卽推尊當別建廟于東都于是從其議中宗祔光廟得不遷玄宗時睿宗升祔創太廟分九室按睿宗與中宗皆高宗子同昭穆厥後憲宗時順宗升祔遂遷中宗分中宗睿宗爲兩世遞傳至敬文武三宗又皆穆宗子乃敬文崩升祔而肅代以次遷至宣帝時武帝升祔當遷德宗而德宗世次下逮敬文武纔四世親未盡不當遷禮官始覺其誤於是議兄弟不相爲後敬文武三宗止當爲一世室雖加而昭穆不易故終唐

之世三昭三穆與太祖高祖太宗當九代十一室焉
宋興建四親廟尊高祖曰僖祖曾祖曰順祖祖曰翼
祖考曰宣祖祖止四世皆上皇帝號妣皆上后號歲
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饗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
禘以孟夏廟制仍同堂異室太祖崩位傳太宗太宗
饗廟稱皇弟太宗崩眞宗奉太宗祔廟時禮官議帝
于太祖廟應稱皇孫而翰林議若帝于太祖廟稱皇
孫則太宗于太祖應稱皇子世豈有兄弟而可相子
者乎稱皇伯考便廟祀時太祖太宗同位異座帝統
稱皇子詔從之仁宗嘉祐四年歲當祫禮官因奏廟

祀一帝止一后諸以子尊稱者不宜上祔下廷臣議
時議率不一帝詔如舊仁宗崩英宗卽位按英宗故
濮安懿王之子也仁宗慮無嗣養宮中及卽位覃恩
天下大臣百官並進秩得馳恩于存亡父母宗室諸
王亦畢加封贈于是中書請于濮安懿王加追崇典
禮時司馬光在諫院執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議帝
於王稱皇伯而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儀禮喪服傳駁
之謂禮止有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服朞之文無改
父母稱伯之文下三省與臺官集議而臺官持光前
議甚力遂罷議仁宗升祔有司言七廟已滿當祧下

兩制官議時司馬光同盧士宗爲禮官議僖祖當遷
而韓[illegible]抃亦爲禮官以太祖太宗兄弟同爲昭止當
一世七廟之數未滿止當增一室如唐九代十一室
之制寢不遷及神宗時英宗升祔乃遷而時相王安
石又堅執僖祖卽商之契周之稷不當遷學士韓維
等力爭不能得卒改遷順祖于夾室奉僖祖主還廟
饗如故南渡後建炎時祫饗於溫州紹興中建太廟
於臨安凡九世十二室時吏部員外郞董棻言太祖
功德之盛比周后稷因時特起擬漢高皇宜如祖宗
配祫饗東向傳萬世不易議者仁宗親行祫饗詔有

司議太祖東向之位是時廷臣以僖順翼宣四祖親
未盡故大祫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意實有待自王
安石尊僖祖爲始祖肇居東向爰立十室相沿至今
大祫之歲太祖尚居第四室處昭穆之列無以當天
心無以厭兆庶之意正厥違誤宜不可緩下禮官集
議不果行及孝宗升祔吏部鄭僑等始據董棻之說
以請時趙汝愚在政府主之于是始正太祖之位別
于殿西設四祖廟禮官侍祠按孝宗本宗室子俾之
子屬太祖次子岐王德芳之後高宗無嗣育宮中立
爲皇太子于時卽詔封太子本生父子偁爲秀王母

張氏爲秀王夫人巳高宗自稱太上皇詔皇太子卽位上皇崩孝宗於本生父仍秀王封號無別推尊嘗考朱初行禘禮至神宗始詔羣臣曰禘者諦也諦祖之所自出國家諸牒無所考與虞夏商周系出明者異宜可廢詔罷饗與孝宗本生父當高宗在御時無改伯叔之稱及高宗崩亦不改舊所封號兩事眞可爲萬世法崇廟祀者並取裁于此則議論並可省矣明興吳元年建四親廟于闕左中奉德祖東懿祖西熈祖東下仁祖廟與主皆南向東西有夾室有廡有三門門建二十四戟如古都宮儀洪武元年改建太

廟前正殿後寢殿正殿翼兩廡寢殿九間三室制如前洪武三十一年上崩建文元年奉神主祔寢殿西二室南向正殿神座位次熈祖東向廟號太祖謚曰高永樂二十二年上崩洪熈元年奉神主祔寢殿東三室南向正殿神座位次仁祖西向廟號太宗謚曰文是年洪熈王又崩宣德元年奉神主祔寢殿西三室南向正殿神座位次太祖東向廟號仁宗謚曰昭宣德十年上崩正統元年奉神主祔寢殿東四室南向正殿神座位次太宗西向廟號宣宗謚曰章天順八年上崩成化元年奉神王祔寢殿西四室南向正

殿神座位次仁宗東向廟號英宗謚曰睿成化二十三年上崩弘治元年當升祔而時九廟之制已滿議所祧禮官倪岳議德祖視周后稷不可祧當祧懿祖時侍郞楊守陳議以天子太廟祖功宗德國家上祀德懿熈仁四祖而當時知祀獨仁祖配天固未嘗以德祖擬商周契稷太宗嗣位致太祖高皇帝配則四祖當親盡毀祧可知今以德祖爲始祖永居南面之尊則太祖旁列永居東西向之位臣子仰瞻寧無悽怛祧德祖便上祇從禮官議祧懿祖建別殿於寢殿後藏主焉而熈祖以下殿座遞遷奉大行皇帝神主

祔西四室正殿神座位次宣宗廟號憲宗謚曰純自是以後凡有升祔必有祧而殿座必以次遞遷弘治十八年上崩正德元年奉神主升祔祧熈祖廟號孝宗謚曰敬正德十六年上崩嘉靖元年奉神主升祔祧仁祖廟號武宗謚曰毅巳獻皇升祔始祧德祖於是太廟太祖始得正獨尊之位歲大祫太祖與四祖並南向列聖分左右序昭穆如初按獻皇帝憲宗第二子初封興王旣薨謚曰獻世子卽世宗襲封王武宗崩廷臣遵兄終弟及之訓迎立之改元嘉靖初卽位勅禮部廷臣會議興獻王崇祀名號閣臣楊廷和

議重大宗引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詔上考孝宗於
王當稱皇叔王妃當稱叔母以倫序命益王第二子
祟仁王封興爲獻王後稱考妣上不允下再議閣臣
禮臣執前議甚力上曰朕奉大統非所願獨謂得尊
崇父母爲至榮今若此且徐之於時進士張璁首疏
言漢哀帝宋英宗當成帝仁宗時皆預立爲皇嗣上
以武宗遺詔遵太祖兄終弟及之訓始迎繼大統與
漢宋兩王不相似宜爲別廟祀興獻王於京師迎聖
母入宮致養便上覽奏大喜下閣議時主事霍韜是
璁議謂今日即謂追尊爲非禮若父子之名終不可

奪而張璁又著大禮或問申前議言父子天性也今
以皇上考孝宗以祟仁王考興獻是強之爲父子也
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興獻王不得子皇上是奪
人之父子也古之爲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
爲禮者且將使有後之人無後也且士階一命無不
欲顯榮其親何獨至於皇上而疑之會聖母至通州
聞朝議不肯入上憂泣啟皇太后請避位於是詔皇
帝本生父興獻王宜稱帝母興獻王妃宜稱后憲廟
邵貴妃誕育興獻者亦稱太后已又申加皇之命而
尚書毛澄謝事去是時更有巡撫都御史席書吏部

員外方獻夫各私具議是璁恃衆詆未上而主事桂
萼具議并繳書及獻夫議以上上方欲奉興獻祔寢
廟大喜更下有司議而閣臣楊廷和亦乞罷於是召
席書至京同張璁桂萼霍韜等會議得商七傳三立
弟而太戊以下五立弟盤庚以下再立弟周六傳無
嗣立叔辟方而匡王無嗣亦立弟本朝太祖懲前代
女后姦臣利立幼昏著兄終弟及之訓凡欲大統得
人耳今不當持爲人後爲子之說相況皇上宜考興
獻繼統武宗爲人倫之至疏上上意終未慊七年乃
定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獻皇曰

皇考章聖太后曰聖母立別廟于太廟之旁曰世廟
告郊廟頒詔天下而議禮諸臣皆驟歷孤卿已立九
廟尊太宗曰成祖並太祖爲二祖廟制太祖居中成
祖居左出三昭之上爲世室示百世不遷獻皇帝爲
睿宗殿座居孝宗之下隨撤別建之世廟並歸太廟
爲二祖七宗凡時饗大祫皆與已又建大饗殿擬古
明堂奉睿宗配焉凡議禮忤旨諸臣皆杖配嘉靖四
十五年上崩隆慶元年升祔廟號世宗謚曰肅隆慶
六年上崩萬曆元年升祔廟號穆宗謚曰莊萬曆四
十八年上崩皇太子即位詔改明年爲泰昌元年已

甫一月又崩皇太子卽位詔改萬曆四十八年八月
以後爲泰昌元年明年爲天啟元年兩宗以次升祔
一廟號神宗諡曰顯一廟號光宗諡曰貞天啟七年
上崩無嗣遺詔信王紹大統卽位詔改明年爲崇禎
元年而大行皇帝升祔廟號熹宗諡曰哲自世宗歷
穆神光熹五宗升祔而仁宣英憲孝五廟以次遞祧
主藏別廟若奉先殿洪武初建于乾淸宮左凡朔望
薦新節序忌辰上用常饌行家人禮展敬永樂時建
都北京仍于乾淸宮左依洪武時舊式改建凡朔望
節序薦新忌辰仍展敬如初歷代相承祗敬無失如

皇太子生諸皇子生皇太子迎婚諸皇子迎婚公主
下嫁皆于此行廟見告廟禮焉若奉慈殿屬弘治初
孝宗爲孝穆皇后特建者按孝穆卽憲宗紀貴妃生
孝宗母后也孝宗六歲時孝穆崩及卽位不及見以
非憲宗嫡配又不宜祔廟故特立奉慈殿奉孝穆展
孝思已孝肅皇后崩孝宗亦奉主入奉慈殿崇祀而
轉以孝穆祔焉按孝肅謚英宗周貴妃生憲宗純皇
帝者也于孝宗爲祖母於孝穆爲姑先是英廟崩有
閹夏時者忽倡言英宗中宮無出今上爲西宮周貴
妃所生止當稱貴妃爲皇太后錢后不當上尊號且

引正統時不推尊宣宗胡后爲例時輔臣力爭以胡
后當宣德時久以疾遜居別宮若英宗宮中止一錢
后何得引以爲例于是兩宮並尊曰皇太后而錢太
后特加慈懿之號越四年慈懿太后崩輔臣議后梓
宮當祔葬裕陵閹仍嘖有煩言周太后大恚上下百
官議廷臣力爭猶未允于是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
起聲聞大內母后爲感動乃傳溫旨如議奉慈懿梓
宮祔葬裕陵仍虛陵之右以待周太后弘治時周太后
崩上尊諡曰孝肅皇后已議廟禮輔臣奏先年已定
並祔但漢以前一帝止一后至唐始有二后宋且有

三后並祔者上曰事須師古末世之事不足法于是
孝肅神主始奉入奉慈殿不祔廟自後爲定制卽世
宗繼立后方氏嘉靖二十七年崩諡孝烈次年已祔
廟及世宗崩禮官執稱一帝止一后隨進元配孝潔
陳氏皇后升祔遷孝烈主于別殿若禘祭嘉靖時始
舉行上初命創禘禮時羣臣請禘德祖上不可請禘
顓頊亦不可親署曰可稱皇初祖皇帝神主詔五年
一行惟建文帝自永樂時革除并建文年號詔改洪
武景泰帝成化間詔稱景皇帝就陵設祠不祔廟
嚐論曰宗廟之禮議者聚訟頗多于母后推尊兄

弟世及外籓繼統升祔祧遷之際雖然亦有難易
推尊母后特立別廟如弘治時之於孝肅孝穆皆
矣兄弟世及升祔之日昭穆既同卽如唐宋之九
代十一室未爲不足廷臣處此議禮亦無甚難惟
若外藩繼統不推尊父母孝子之心莫伸推尊父
母於大宗終爲有礙如國朝諸宗紹統惟世廟出
自藩邸本兄終弟及之訓實與漢哀宋英先立東
宮者有異顧稱帝稱皇立別廟可矣至於祔廟與
時祭祫饗甚且季秋大饗升侑或者曰此亦當時
改父稱叔改崇仁王後興之說有以激之若此則

楊新都諸臣妄引漢定陶共王故事誠不能不任
其咎甚矣議禮之難人臣處此固尤難也他如廟
制漢晉而後亦有得有失古之七廟三昭三穆各
爲一廟今太祖之廟而七自晉同堂異室似爲太
簡顧湯孫之將反無代攝之煩高曾一堂實有萃
渙之義得矣又若四親之廟唐祖景帝不同宣光
二帝並遷以唐公之封實自始也如宋之僖祖明
之德祖謂必同商周之契稷致令宋祖與太祖遲
遲乃正獨尊之位此非當日禮官議禮之失乎抑
論更有進焉建文帝太祖從仲尼立孫之義懿文

太子甍隨詔立太孫是命於祖也且君臨天下業
已五年臣民歸心並無失德是共主也既大遜并
其年號沒之雖揆之時勢必稱宗祔廟則成祖躋
升有逆祀之嫌顧仍帝號別廟時饗命太常官侍
祠不亦可乎至若景皇帝揆其跡似紾英廟之臂
顧以唐天寶至德之事推之靈武之位不卽上皇
能安行入蜀乎況此時與唐事猶有間韋韡彝幕
之北巳羈龍馭藉非兎注則英廟將無返駕之日
矣卽躋廟祀誰曰不宜又若嘉靖二十七年孝烈
皇后升祔卽遷仁宗及肅皇升祔卽孝烈稽祔之

位而仁宗之遷遂視爲世次應爾益以孝宗睿宗
分兩代故也萬一後來兄弟世及有若唐之敬宗
文宗武宗升祔遞遷竟遷及親未盡之德宗不幾
覺其誤乎雖躋僖于閔之失固不敢議兄弟同昭
同穆之禮未嘗不可正宋趙扑太祖太宗止當一
世之說獨不可爲今日一借例乎易曰觀會通而
行典禮益衆理所聚謂之會一理可行謂之通垂
世立法謂之典由此推之不觀所通是拘方也不
觀所會是偏識也破拘攣而拓其偏識明天理而
協人情是在行典禮之君子

上編卷之八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九

黎水釋　論孔璧甫著

禮部大政

學校　國學　府州縣學　衛學同

按太學在虞有上庠下庠在夏有東序西序在殷有左學右學凡上庠東序右學養國老在焉凡下庠西序左學養庶老在焉皆太學也周人兼用之設虞學曰米廩以養庶老冬讀書在焉設夏學曰東膠以養國老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在焉設殷學曰瞽宗以祭樂祖春誦夏絃秋冬學禮在焉皆太學而統名

曰辟雍按雍詮和辟即璧宮設於澤故曰澤宮澤宮環水如璧故曰辟雍辟雍之教皆以成德而均調人性曰成均若膠以設於郊得名益凡設學必遠朝市若郊若澤所以令耳目不雜也在侯國曰泮以侯國之澤宮水前遶止若璧之半其實一也凡王擇侯國所貢士必大射其中國有大事出征執訊受賑獻馘必釋奠受成焉而其教總歸詩書禮樂司成傚虞官典樂教胄子屬大樂正士不帥教大樂正告于王王親臨視屏棘寄終身不齒漢興初設太常文帝又置五經博士武帝增置博士弟子令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同郡國計偕之士得補歲試能通一藝者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罷歸諸不稱者罰宣帝設石渠閣詔諸儒論五經同異東漢光武復增置弟子員明帝即位幸辟雍行袒割執醬執爵祝哽祝噎禮尊桓榮倣古三老五更賜爵關內侯當是時自皇太子諸王及功臣列侯大臣子孫莫不學即期門羽林之士畢令通孝經章句圜橋門而觀聽者數萬人章帝時又開白虎觀命史臣集諸儒說作白虎通上稱制臨決順帝時令郡國試明經下第者得補弟子增甲乙科各十人已又設童子科凡童子年十

二能通經拜童子郎靈帝時開鴻門都學引進多詞賦之士趨勢利無行誼與漢初遂異晉始立國子學後北朝元魏又分國子太學四門學爲三唐仍之凡國子學置學生三百人以文武官四品以上子三品以上子若孫二品以上曾孫充太學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若孫三品以上曾孫及勳臣有封之子充四門學學生千三百人分五百人以勳官三品無封四品有封及七品以上官之子充其八百人以庶人之子俊秀者充三學之外又有律學書學算學並設學生數十人皆隸國子監若條教分禮記春秋左

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
穀梁爲小經顧時專詞賦學士家皆尊昭明文選爲
六經無有能與時違者宋興太祖即位詔增國子監
學舍若條教分五經已兼論語孟子熙寧中王安石
廢春秋不設學宮祇以新經義字說課士延及南渡
濂洛之學爲世大禁若郡邑學校按周家有塾黨有
庠而月吉讀法掌其戒令教治凡閭師族師黨正斜
正之法咸備凡教尚三物一六德曰知曰仁曰聖曰
義曰中曰和一六行曰孝曰友曰睦曰婣曰任曰恤
一六藝曰禮曰樂曰射曰御曰書曰數漢興郡設三

老宜教化郡邑初未立學景帝末文翁治蜀始于成
都立學官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除更繇每出行
縣必學官諸生從使傳教令民以爲榮至武帝時乃
令天下郡國皆立學當是時郡國如潁川韓延壽黃
霸蒲亭長仇覽立學制科條與教化獨盛而詩書易
禮春秋相次出各有師承若濟南關西瑯琊千乘之
間隱居教授者生徒常數千人魏晉學校不可考于
時士尚玄虛賤名教迨江左宋齊梁陳皆沿其敝且
淪胥佛教惟北朝元魏文帝獨興起斯文大郡諸生
千餘人小郡數百人爲南北冠冕唐興詔天下府州

縣立學凡京府學生八十人京縣五十人上州學生
六十人上縣學生四十人其中下州縣各視上州縣
遞減有差若條教分經教授尊昭明文選專聲韻皆
與國學同應制先辭賦經藝次之宋興詔天下州軍
有聚生徒講讀之所並頒賜五經當時如嵩陽嶽麓
睢陽白鹿四書院最著爲院設教授慶曆中始令州
軍監各立學學置教授一人訓導二人凡生徒各治
一經仍兼聲韻之學當時惟胡瑗教授湖州置經義
治事二齋凡兵刑水利算數之類皆設科條而弟子
德行治術並進崇寧中學校之制大設增置學官弟

子凡科舉詩賦皆罷獨以王安石新經義字說取士
南渡後朱熹倡明濂洛之學卒爲世詬厲不得行明
興首重學校洪武初設國子監於京師二年令天下
府州縣皆立學祀孔子頒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綱目
諸書令弟子誦習二十四年定生員巾服之制凡服
用藍色絹布爲之兩袪下齊皆紕以青各襴衫束以
皂絲軟巾垂帶巳巾不垂帶裏用漆紗外以青紗冒
之前塌後方凡學生國子監皆勳戚大臣子弟及直
省貢士若郡邑歲貢士間有外國生來貢附監讀書
者多寡無定額坐班給月米家丁半之有家眷加倍

條教凡四書五經課八股藝性理課論綱目課論若策若表凡諸生入監初考到既則月有課季有課皆以經書藝定優劣季終報課倣書以聽於翰林歲杪奏上已詔諸生皆習大誥律令習射習書習筭有不率者朴之若不悛徙謫之尤嚴毀謗師長之禁積分諸生有克勤學序輒優者移吏部汴上選按積分之法始自元仁宗時齊嚴謙爲司業分齋爲三季考諸生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踰歲再試辭理俱優者一分平優者半分歲終積至八分爲優等其他班滿亦得移吏部撥各衙門歷事歷滿各衙門復轉移吏

部上選而班滿歷滿之期直省貢士五月郡邑歲貢士八月納粟俊秀二十四月而歲貢士若俊秀遇大比仍考其優者附兩畿鄉試若歲仲春仲秋上丁祀先聖祭酒總其禮儀凡遇上臨幸祭酒司業執經進講常日教諸生六堂諸學正學錄助教分講朔望諸生復講而祭酒之官特重凡陞授必廷推升座諸生拜揖皆坐受若郡邑凡京府學學生六十人直省府學四十八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皆月給米一石內五斗實支五斗折鈔名曰廩膳衛學同已增各學諸生額視學生加倍曰增廣生已又於增廣之外加額曰附學生多寡視郡邑大小不等無定額而增廣生附學生考優等遇廩缺出得補稱學生年深以次挨貢若大比無論廩增附考優等皆得與鄉試中式上春官不中式復學肄業已勒卧碑凡建言有禁唆訟有禁把持有禁歲春秋二仲月上丁郡縣官行祀先師禮春冬二孟月行鄉飲酒禮月吉告廟皆於學宮行禮毋敢怠正統元年設提學憲臣凡府州縣學俾歲一行視定文藝優劣爲六等一等獎賞增附遇缺皆陟廩二等附陟增增陟廩三等照舊四等加朴五等廩降增增降附附降社若六等廩追月米降吏

增附並黜爲民惟入學未及六年准發社肄業凡德行定優劣爲三等其獎賞以次降黜亦如之廩生仍追月米願國學自景泰來凡遇軍興大工即開例入粟詔天下郡邑俊秀從本籍給文赴戶部納粟移監補諸生諸考課率視爲故事而郡縣學啟禎之間亦有援遼事大工得入貲補庠序弟子者而諸制藝不本六經萬曆末年悉淫二氏文體過弱啟禎以後剽竊諸子文體晦蒙甚且非子非經杜撰欺世而人心學術大壞

啓論曰古者課士以行後世課士以文議者咸謂

以文課士可以得浮士不可以得眞士論謂不然要在尊經嘗考三代而下得士莫過于漢其時諸子百家之書未出凡學士之家世守專經之學入無叛道之教以故出可使長吏以循卓著稱入可升朝國賴匡贊之益其或大政大獄廷臣莫知所裏諸儒引經斷疑片言可決至今譚前後漢兩史猶令意若發蒙擊節稱快明初取士之法率罷諸科獨尊學校語孟五經綱目諸書詔頒天下學宮洪永熙宣成弘之間得人爲盛厥後士習頹敗高者侈談二氏韻致風流卑者日誦數行株守帖括朝鮮豎立之士鄉無淳厚之俗類斜士無實用嗟夫士果無實用哉藉使累朝克遵國初之制俾督學使者童子科非通一經不得列庠序既入庠序行年課一經之法需次六年則五經可遍拔其優者俾入棘試若是則兩榜必無空疎佹獲之士前代之盛可以再見蓋天下萬端經緯盡在六經誦習既久經權常變左右逢源文章禮樂兵刑錢穀舉而行之幸可著見如是而猶謂上得浮士論未之前聞矣至歲類兩考命題亦必正大凡有益于理學有利于經濟乃命以試士若巧搭虛歇之題

一切禁不出蓋文章本六藝之一又以纖詭之題導之使巧則士佹獲之心勝經學之志微窮年矻矻止習帖括尚有暇問及五經者哉

科舉 鄉試 會試 殿試 歲貢 拔貢

按唐虞明揚有典顧未詳其制在周三歲大比鄉大夫考德行道藝賓諸比閭族黨就鄉先生謀賓介餔其吏以禮禮賓焉曰賓興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曰選士司徒以選士之秀者升之學俾成德達材以底于成太樂正造焉曰造士大樂正以造士之德成材達者升諸司馬曰進士乃告于王論定而後官之漢興舉賢才令郡國勸駕詣相國府已分列孝弟力田賢良方正諸科武帝嘗詔天下郡國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郡國守相上所屬二千石謹察其可者與計偕而所舉人數視郡國口數爲率東漢詔舉茂才已定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淸白二曰學通經行修三曰明習法令能決疑事四曰剛毅多畧足任三輔自是凡州郡王國有經任博士才任理人者二千石國相奏計例與偕如西漢又慮舉主取年少覬後恩立限年法年四十乃得舉魏傚

古鄉舉里選法州郡各置中正司選舉晉及元魏皆
仍之巳以狥門閥廢設隋始制進士科專詩賦不關
行能唐沿隋制科舉以詩賦雜大經中經小經取士
分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筭諸科各依所習業赴選
玄宗時以進士專辭韻多昧古今明經習帖括窮
旨趣改增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
大經十帖巳秀才明經明法書筭諸科皆罷特重進
士而士初赴選時各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巳取文優
者長吏以鄉飲酒禮命僚屬耆老陳俎豆牲用少牢
歌鹿鳴之詩而賓與焉至京天子親策之曰制舉凡

掌選舉初屬吏部員外郎巳乃移之禮部宋承五季
之亂文教蕩然人不知學初制三科辟召士無有應
者于是始復科舉制如唐重進士設五經開元禮三
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諸科雜試辭賦凡科舉
秋取解額道遠者令縣次續食春集禮部試及第榜
各尚書省凡士初應舉毋得雜大逆不孝不弟僧道
異類若就試姦私發覺者立黜閩楙臺官近臣毋有
所薦引既撤棘及第士子毋得請知貢舉官稱門生
熙寧中王安石罷詩賦凡應舉士各占治詩書易周
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凡試四場初大經次經大

義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試禮部增二道元祐中
仍兼詩賦紹聖初復罷專以王氏新說迄南渡無有
易者而糊名易書自携膏燭則唐宋相沿無異明與
太祖初起淮甸凡城下即訪求賢士其辟舉之目曰
聰明正直曰孝弟力田曰賢良方正曰文學材幹吳
元年始設文武二科文科察言行觀德考經術觀業
試書筭觀能策諸史時務觀政武科先韜畧次騎射
洪武三年下開科詔令中外文臣皆繇科舉進非科
舉者不與于時士愿樸得臧場中初場書義一道經
義一道二場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更

以騎射書筭律五事試之至京上親策于廷六年以
科舉終浮文罷設令有司察賢才先德行次文藝十
七年復科舉命禮部頒式罷諸科存進士一科與薦
辟歲貢三途並用凡子午卯酉年秋鄉試初場限八
月初九又三日試二場又三日試三場辰戌丑未年
春會試試期初場二月初九二三場各間三日如鄉
試士各專一經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初場四書義
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巳專
表判五條三場策時務五道試之日每生儒一名軍
一名看守禁講問代冒黃昏納卷未完者給燭燭盡

又不成扶出解額直隸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浙江江西湖廣各四十名廣東廣西各二十五名洪熙元年時已定都北京解額北直隸暨江西皆五十名浙江諸省較舊額量加時交趾亦歸版籍附雲南開科共額解十名惟南直隸較洪武初裁額二十定八十名宣德時增北直額與南直同正統初復定解額兩直隸并國子監各一百名江西六十五名浙江福建各六十名河南廣東各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陝西山西各四十名山東四川各四十五名廣西三十名時交趾已捐復以貴州附雲南共二十

名景泰時以天下人才彌盛順天應天各增三十五人江西浙江福建湖廣河南山東各增三十人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人雲貴共增十人嘉靖間雲貴各開科定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萬曆之末啟禎之間各直省解額數增不一或以軍恩增或以人才增而兩直更以監額增惟罩恩增不為例天啟元年宗生亦開科凡有宗生省分定解額一人已增二人凡鄉試中式撤棘宴布政司兩直宴順應兩府名鹿鳴宴并給鞍馬枋金及道里費赴禮部會試凡會試經書論表判策具如鄉試中式洪武

初止百人額開榜而北人士中式者百不得一於是始分南北卷南卷中十之六北卷中十之四已又南北兩卷中各退五卷為中卷名數無定額臨期取旨裁多則如洪武十八年永樂三年皆四百七十名少則如洪武二十四年止三十一名三十年止五十二名自成化以後始以三百名為率間有增加或二十名或五十名至四百名而止揭曉後至三月十五日上御奉天殿親賜策問一篇對畢詣東閣門納卷受卷官收受轉送彌封官彌封封訖送讀卷官詳定高下讀卷官各將所閱卷分為三等分訖各呈上一卷

於內閣內閣同諸讀卷官公同擬定一甲餘卷自內閣至翰林院遞塡一卷周而復始又明日諸讀卷官詣文華殿御前將所擬定一甲卷逐一朗讀讀畢上御筆親定三名次第上還宮諸讀卷官隨退東閣先將二甲三甲試卷拆號塡寫黃榜又明日各官俱詣文華殿內閣奉上所定三名卷拆塡姓名於榜首塡訖上御奉天殿傳制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有差臚傳訖羣臣前拜賀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榜張長安左門外順天府官用傘蓋儀仗送狀元歸第明日賜宴於禮部命大臣

一員侍宴又明日賜狀元冠帶朝服賜諸進士寶鈔後三日狀元率諸進士謝恩又明日赴國學謁先師行釋菜禮又明日勒石題名其舉人不中式者送國子監肄業俟再舉願入試自携灸脯米炭搜簡有懷挾即枷示三月滿日發遣試卷糊名易書皆如宋異時若歲貢之法府州縣歲各貢其廩生一名赴禮部禮部引試闕廷試中補國子生選有司已專教職不入國學凡府學歲貢一人州學二歲貢一人縣學三歲貢一人以食廩先後爲次仍給枋牌表其宅里并道里費累朝來復詔拔貢或以國慶拔或以國學缺生徒拔仍得與兩畿鄉試其已入國學撥歷者歷滿赴吏部授有司凡鄉試主試初兩畿京朝官各省則巡按御史萬曆十三年乙酉始命各省皆京朝官若中式舉人文理紕繆禮部得覆閱奏黜會試主試定屬內閣內閣先科已主試次及吏禮兩部尚書或侍郎而鄉試分考初各學教官已悉推官知縣兩畿則中行或觀政候選進士會試分考多翰林院編修詹事府春坊諭德庶子次六科給事中次六部郎中員外郎主事而外簾四所若收掌試卷彌封謄錄對讀鄉會試各有官掌而鄉試監臨兩畿則順天府尹

外省則巡按御史會試知貢舉則禮部尚書加慎爲若廷試總其事則內閣首揆餘讀卷官則諸內閣及大九卿暨詹事府翰林院各堂上官若在外直省歲貢拔貢則皆督學使者主其事

聲論曰古今事多殊宜若鄉舉里選必行於今且致大亂一狥門閥趨勢利二私親故致訴許三衆爲政起覊陵四無確據鮮實效若魏設中正幾近古沿及晋終不可行顧科舉之善有三而其弊有六後世經濟大典盡載唐虞三代之書因時變遷建制立法則漢唐宋諸史悉備士學古入官善一辟舉之士不無華競矯情飾貌卒鮮實才士闒茸入試糊名易書弔詭俱絕善二冨貴之器本馭英雄多途一開睥睨必橫士闈中摸索得不得有命不能不安善三國家享祚將三百年其間勲著廊廟功垂邊圉澤被生民諸大臣盡從此出乃若士不讀唐虞三代之書不考漢唐宋故實徒剽竊諸子摭拾釋典以期詭遇一旦入官所學非所用弊一遴選考官不問學識目迷五色真才淪落弊二分考放肆不勤較閱高卧劇談致多疎畧弊三士既入官放濁不職舉主得謝不知弊四門生年籍

彼此與援主師既覬後恩年友又浹締結是非毀譽知有私人不知公道弊五甚或鎖棘森嚴白鏹亦蹤得伺其側青蚨有靈蠹魚無效弊六以善若彼以弊若此相提而論抑孰多焉顧其要在正人心而已矣語有之曰琥珀不收腐草磁石不受曲針積使人心正主師必欲為朝廷得真士士子自待必欲使宇宙有真儒將技合在精神微渺間先資之言若神者援之又何六弊之有蓋文章一道與性術通能為董子之正言必不為公孫弘曲學以阿世即尺幅中具可識別人心之邪正氣運之

盛衰相寄移而不覺吾不能不致望於主持世道者矣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九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

黎水舜　論孔璧甫著

禮部大政

國史

按自黃帝時始建史官夏殷設左右史記言動周王國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之官諸侯之國亦各設官掌記載之職晉乘楚檮杌魯春秋是也仲尼因唐虞夏商周之史述尚書因魯史舊文次春秋其文則史其義則經于時左丘明依魯史作傳若傳所不及各以其國志之作國語曰外傳其時又有公羊氏穀梁

氏亦作傳曰公羊傳穀梁傳其後呂不韋更摭春秋時事為書曰呂氏春秋七國兵爭時有戰國策漢興陸賈述楚漢成敗之故作楚漢春秋武帝時司馬談為太史令典史官于時天下郡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乃上丞相談欲纂集成書未就卒其子遷乃繼父志上自軒轅下至秦漢作十二本紀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律曆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作八書變當世之務述先令諸侯卿相名將賢豪作十三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曰史記多寓匡救陳戒之意後漢班彪班固父子相繼為史官斷自光武

上遡孝宣迄王莽作十二紀八表六十九傳後人幸
謂其所述志隱而彰直而寬簡而明微而切能爲春
秋之繼自和殤以後班固之筆已絶至劉宋范曄始
類次爲後漢書今皆稱爲班史者是也若晉所修魏
蜀吳三國志則屬陳壽後人幸摘諸葛人冠一語爲
壽訴不知晉祚承魏壽爲晉臣自不得不帝魏又病
壽謂將畧非亮所長考當日所志三國諸賢惟亮列
傳獨詳豈非予亮以相業乎厥後南北分裂史亦各
見南梁沈約撰宋書蕭子顯撰南齊書唐姚思廉撰
陳梁書李百藥撰北齊書令狐德棻撰周書其在北

魏收撰後魏書頗諸書皆各君其君各相詆訾後李
延壽乃作南北二史以一之若南北之前有晉南北
之末有隋唐太宗命房玄齡魏徵等博采纂修顧唐
本朝史尚多闕畧已復命玄齡等取溫大雅起居注
設局修之於時太宗謂玄齡曰前代史皆不令人主
得見至朕則不然欲自觀始知前失已見六月四日
事頗含糊帝有慚色後許敬宗以宰相領史職輒希
旨支飾上之卽他事亦多任臆尋夙憾不厭人心高
宗乾封中敬宗卒復詔劉仁軌改修之玄宗開元時
張說吳兢劉知幾相繼領史局時兢撰武后錄敘張

昌宗誘說誣証魏元忠事頗言說已聽許已說當國
見而慚恚蘄兢稍改其文兢爭身任怨卒不改考唐
累朝皆有日曆以給舍爲起居注紀人主言動每月
終併勅令諸司錄所行事付館中顧自德宗後無有
纂修之者人宋至和中始命學士歐陽修爲紀志宋
祁爲列傳類次之書始成宋初內庭日曆凡機務樞
密院錄送史館淳化中始做古左右史置起居院而
國史幸以宰相監修又別置國史院于宣嶽院東設
編修等官顧非諸司供報卽有所聞見亦憚不敢書
卽書亦不敢進呈而累朝皆有實錄太祖太宗眞宗

寔錄曰三朝國史仁宗英宗寔錄曰兩朝國史惟神
宗實錄屬提舉呂大防史官范祖禹黃廷堅所修多
據理紬繹豐新法已而章惇蔡卞當國倡紹述之說
凡王安石所行輒傳並刊修宣仁太后所詔行者輒
紬之而大防祖禹廷堅皆得罪宋南渡後史槩未
修直至元至元中太祖始命脫脫等并宋遼金史同
修並列爲三若綜括古今諸史在宋則有兩家一司
馬溫公光準編年法始周威烈王初命韓趙魏爲諸
侯原本智伯之亡以上接左氏傳卒章下迨梁唐晉
漢周五代貫穿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爛然指掌其

千古今治亂人品邪正靡所不備神宗賜名資治通鑑一朱文公熹準春秋予奪之法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特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命之曰綱目而史學大備明興既平燕得元十三朝實錄於是詔宋濂王禕爲總裁官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胡翰等一十六人同纂修上諭諸臣曰自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元主中國垂百年其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畧與天下休息號稱小康雖其後主荒臣悍兵與民困國亡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多可稱者國可滅史不可滅也今命爾等纂

修之事務直書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道足垂鑑戒明年又遣儒士歐陽佑等詣北平採訪元統至正間事詔趙塤朱右等十五人續修仍命濂禕總裁如故成化時又命大學士商輅等取宋元兩朝舊史依朱文公熹義例大書特書分書書成名續綱目若國史洪武初即以宋濂爲起居注准古左右史七年大明日曆成凡宣諭征伐禮樂刑政諸臣功過外國朝貢咸具已又取其關政體機要者分七類紀之曰聖政記其後累朝各有實錄太祖實錄一百八十餘卷學士解縉掌之成祖寔錄一百三十卷大學士楊士奇

楊榮楊溥掌之顧高廟時有列傳有洪武記有金匱勳券一時鷹揚之佐制作之臣咸得軒軒翥翥與峻德神功並耀而文廟時多所忌諱當時諸臣雖有殊功顯譟竭力社稷抗法百世一槩不錄即有著稱不過述其氏里官階遷轉歸林如縣狀而已後遂沿爲故事居常朝班翰林編脩諸官雖近螭頭顧亦遠在殿下仗前柱下之語槩不得聞卽萬曆初年命凡午朝注起居史官進列御座西顧中年以後率不御殿故歷朝以來每遇駕升遐始稟諸司章奏諸編脩宮詹等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以年月編次雜就

之已呈副總裁筆削内閣大臣潤色書成藏之東閣稿焚禁中若諸臣立傳視品三品以上乃得立傳有善不必大褒有惡不必大貶大率皆倣文廟與時若外史嘉靖時鄭端簡公曉法正史作吾學編于國朝列廟及遜國時事揭其綱曰大政記中表列爵封世創奪以明功罪表内閣以崇政本表太宰以重銓衡傳文武以垂景範紀遜國臣節以奬忠義述天文以嚴修省述地理以辨經畧述三禮述百官以秩祀典辨職掌考四裔以大聲教嚴邊備義類甚詳爲明史記他如王文恪公鏊有震澤長語陳東莞建有皇明

通記黃尚書光昇有昭代典則皆倣編年體於國家貢賦出入人才風俗政體邊防各三致意焉若大明會典一書尤備一代之制書以六部爲綱若各衙門職掌各以類相從而累朝損益附焉歷代來修之者凡再雖不甚文辭而規模益弘遠矣

魯論曰自古皆有死貴賤賢愚俱盡是也自古人心不死是非好惡千古不磨是也然則史顧可緩乎春秋而後作史之家無慮數十大要莫過於司馬子長今讀其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傳輒欲流涕無他此心同也此心同無論一世同即極之

千百萬世亦無不同先王知之於是立爲賞罰是非賞罰者所以治一世之人心也是非者所以治萬世之人心也賞一人天下莫不喜罰一人天下莫不懼是一人萬世莫不勸非一人萬世莫不懲舍作史何以及是顧作史之難人謂必兼才學識論謂正須有力齊之南史晉之董狐此豈矜其才若學識乎藉使無骨無力之人曲學阿世千百萬世而下是非人者人且轉而非是之即學並董賈才驅班馬能無愧乎明之高廟實錄信矣乃文廟一錄議者率謂不厭人心揆其時當事者三楊諸公也卒之驕首就戮諸君子口碑不泯而先見馬首者後世公論亦不免一矢加遺夫以三楊相業國朝無兩凡稱謀謨廟堂功在社稷必首及之而竟貽議是三楊諸公不幸而當史職作史之難詎不信哉嗟夫荒碑秋草其人安在而非非是是萬古猶存人心不死信矣後之史局領著作者時不必盡如靖難處君父之間地不必盡如三楊當忌諱之事而顧濡墨含毫依違狥世獨不憂萬世乎

諡法

按周始有諡周歷世凡三十有八而見之諡法者若

經天緯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安民立政曰成溫柔好樂曰康儀容恭美曰昭布德執義曰穆既過能改曰共溫柔賢善曰懿慈惠愛親曰孝安心好靜曰夷殺戮無辜曰厲聖善周聞曰宣動靜亂常曰幽執事有制曰平克敬勤民曰桓武而不遂曰莊有罰而還曰釐質柔慈民曰惠辟地有餘曰襄甄心動懼曰頃忠心大度曰匡安民法古曰定平易不訾曰簡亂而不損曰靈義而濟日曰景羅闳短折曰悼合善典法曰敬行仁說民曰元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爽曰定彊義執正曰威秉德尊業曰烈好和不爭曰安裘國

心術曰報其世系中又有曰考曰思曰慎靚其謚法俱無可考而貞定慎靚威烈則兩字相聯觀此三王類多失德其見之侯國者他不及考若春秋所紀魯國十二公見之謚法不尸其位曰隱辟土服遠曰桓勝敵克亂曰莊在位遭凶曰閔小心畏忌曰僖慈惠愛民忠信接禮曰文善問周達曰宣安民立政曰成因事有功辟土服遠曰襄威儀共明曰昭安民大慮曰定恭仁短折曰哀所謚之字多與王朝同而義亦有同有異若戰國時兩字相聯在秦則有莊襄在趙則有武靈曰莊又曰襄則加美之辭若武靈則半美

半刺而當時在齊又有謚爲滑者則全刺之辭也若公卿大夫曰文曰武曰成曰康曰平曰桓曰襄曰簡曰宣曰孝曰僖曰獻曰敬曰莊曰懿間又有謚爲悼者而衛國公孫枝更謚以三字一以死衛衛君之難曰貞一爲粥賑衛國之飢者曰惠一修班制交鄰國曰文及孔子獨揭舉僎一事並出三事之外豈推君卿大夫之誼祇稱其大者歟及秦并天下乃更制曰死而以行謚是以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遂廢謚法兩漢西漢十二帝曰高曰惠曰文曰景曰武曰昭曰宣曰元曰成曰哀曰平孺子爲王莽所篡無謚東

漢亦十二帝曰光武曰明曰章曰和曰殤曰安曰順曰沖曰質曰桓曰靈曰獻按謚法無高字大率亦推尊功德之詞後世遂援以爲首出受命之君之謚而此以慈惠愛人曰文布德行剛曰景威強睿德曰武亦與周異若光武中興兩字並稱按謚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益加贊之辭也其後諸帝照臨四方曰明溫克令儀曰章不剛不柔曰和短折不成曰殤寬容和平曰安慈和徧閒曰順幼小在位曰沖忠正無邪曰質克敵服遠曰桓聰明睿智曰獻按漢史質帝以酖崩纔九歲於謚法不稱若獻爲美謚時

帝已禪魏而猶以獻稱當權奸竊國之時柄已下移而闇躬不失豈誣也哉若蜀漢先主于炎德既燼之餘而能延一綫于不墜謚以昭烈亦加美之辭也合稽兩漢勳臣公卿大夫率有謚謚多一字大率曰懿曰敬居多獨相國蕭何謚文終留侯張良謚文成按謚法十終字無取況開基翊運之臣而以終謚或亦史傳之誤歟在西晉凡四主曰武曰惠曰懷曰愍懷愍兩主爲僞漢所虜辱厥謚當矣若昏愚不辨菽麥之主而謚曰惠豈信也哉在東晉中宗以始建國都曰元凡十一傳曰明曰成曰康曰穆曰哀曰簡文曰

孝武曰安曰恭惟帝奕爲桓温所廢無謚若恭之云者蓋尊賢讓善之謂時帝已禪宋蓋宋謚之也而西晉之時勲戚公卿大夫若何曾卒以日食萬錢謚曰謬賈充以元勲兼外戚卒之日太常議謚博士秦秀以充昏亂紀度請謚曰荒帝遣秀議更謚曰武衛瓘爲賈后所殺未有謚其女上書於朝太保王濬劉繇至擊登聞鼓爲瓘訟冤乃謚曰成而其時同見殺者若汝南王亮亦得謚文成雖謚有得失而公道猶在人心也若隋三王曰文曰煬曰恭煬之謚前此未有大率以其主矜才恃巳自煬其明也若末帝禪於唐

故曰恭唐傳二十帝曰高祖曰太宗其諸宗曰高曰中曰睿曰玄曰肅曰代曰德曰順曰憲曰穆曰敬曰文曰武曰宣曰懿曰僖曰昭曰哀然此皆廟號止于高祖特加神堯二字其他謚槩不得其詳卽廟號若睿若玄若代皆自唐始前此固未之有也而其時公卿大夫謚多以一字間有二字更有美惡並稱者如天后時許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請以謚謬雖卒改謚曰恭然思古之議猶存史冊若朱敬則有復唐祚功人無有知之者睿宗時追謚曰元徐有功當天后時治獄多平反至武宗會昌中朝更十王年歷百

有七十乃追謚中正此亦人心之不容泯者若宋傳十八主廟號曰太祖曰太宗其諸宗曰眞曰仁曰英曰神曰哲曰徽曰欽南渡曰高曰孝曰光曰寧曰理曰度曰恭曰端惟帝昺國亡未有廟號謚未詳卽廟號若眞若徽若欽若理若度若端亦前未經見而其時公卿大夫謚必二字文臣多冠以文武臣多冠以武下一字撮其生平定之間亦有兩字皆別取不以文武冠者大率謚有美無惡人藏以得謚爲榮若私謚周黔婁卒婁妻私謚曰康漢朱鼎卒其子朱穆與諸儒考定古議謚曰貞宣及穆卒蔡邕復與穆門人

謚之曰文忠唐王通卒門人私謚曰文中子宋程顥卒文彥博采集衆議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饒魯卒門人私謚曰文元明興列聖升遐太祖謚曰高太宗謚曰文仁宗謚曰昭宣宗謚曰章英宗謚曰睿憲宗謚曰純孝宗謚曰敬武宗謚曰毅而謚之上又各加尊號十六字大槩曰天曰道曰仁曰孝曰文曰武曰德曰功之類而上各選一字冠之以揚盛烈至嘉靖初上以藩國人繼大統升本生父興獻帝祔廟廟號睿宗因升太宗廟號曰成祖而太祖成祖兩廟謚之上稽加十六字更增四字爲二十字惟列宗仍舊睿宗

謚仍前日獻所加尊十六字與列宗同及上升遐廟號世宗謚曰肅繼穆宗謚曰莊神宗謚曰顯光宗謚曰貞熹宗謚曰哲而建文帝以大遜未立廟未有謚景泰帝思宗時始追謚曰景更加恭仁康定四字以揚烈益亦徵寔也若藩國及諸勳舊大臣洪武初藩王謚一字郡王謚二字顧嚴核行能如秦王餌金石薨謚荒秦王以征吐番遇疾薨謚愍若諸勳舊大臣惟武臣有謚謚皆二字上一字多冠以武間有兩字隨行能皆別取者永樂時始謚文臣謚亦二字上一字多冠以文間有兩字亦皆別取者宣德以後被賜

者遂浸已著為例凡在京官三品以上皆得謚凡請謚章下禮部祠祭司該司移合于衙門覈本官存日行能在任功過定為三等案呈到部開送翰林院擬字轉呈到部奏聞若侍從之臣若勤勞死事忠諫遇譏獲罪得雪雖品未應謚亦得特謚若外國王來朝外使人貢道卒亦如之顧謚皆有美無惡如宋

魯論曰論嘗上下千古凡人大姦大詐立意亦有兩途如桓溫伏枕流涕自謂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此大奸胸有磈礨不消輒思破轍不顧其後者也陳仲子處于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此大詐好為畸行欺世盜名欲盲天下聾後世者也一不識身後更有萬世一不識後世復如見肺肝一安所用謚一雖謚且為畸行盜名者嚆矢觀天下大奸大詐亦不常有每見名列仕版之家心雖未必能比業雖未必皐夔卒之日為之子若孫者必且不惜重嘗為求善狀無他秉彝之良猶未泯於人心也帝王鼓舞之術從可施矣然則謚固可緩乎加榮辱於身沒蓋棺之後以佐華袞斧鉞之所不及令死者瞑目生者警心豈非廉頑立懦之善物哉顧後世之謚率有美無惡何也夫

有榮而後知勸有辱而後知懲人之情也今使得謚者耀其宗祊不得者亦可藏其瑕垢人復何所勸懲哉且又何以禁有力者子若孫之紛紛陳乞也自論度之凡在京五品以上在外四品以上身卒之日無論在朝在籍報聞合于衙門轉聞於朝下部具覆按其行能稱美惡而謚之則人情因辱而後知榮者為榮有懲而後使勸者益勸如此而世不可礪鈍不可磨未之有矣故謚也者朝廷所以因民性而陰行其鼓舞之術者也非任情盜竊者之所得私也

上編卷之十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一

黎水犂　論孔璧甫著

禮部大政

曆法職掌欽天監

按曆法本迎日推策首定日而日因日得名日升于東沒于西入地又復東一晝一夜爲一日而晝夜之間以積分計之凡十五分爲刻合初四刻正四刻凡八刻爲一時合晝夜十二時九十六刻爲一日此作曆之始事也次定月月亦因月得名凡三十日爲一月而月有圓缺有盈虛盈月之體本有魄而無光借

日之光以爲光顧遠於日則光近於日則反晦故凡月與日會曰合朔越三日稍遠則生明越八日以五分計之月於日已遠三光滿已過半爲上弦至十五日愈遠月與日相對衡分於天之中則爲望望者滿也迨既望則後來月與日又漸近越二日則生魄越八日以五分計之月於日已近二光缺已過半爲下弦至三十日光盡魄復謂之晦爲一月若月行有遲速合朔有早晩合朔早月晦亦早則有朔虛朔虛之月止二十九日次定歲歲本歲星得名歲星木星也木一歲一榮枯生于亥止于戌故歲之爲字從步從戌以天步止于戌自亥抵戌凡十有二月爲一歲顧歲天行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九分七十五秒凡一度一日歲應得三百六十六日乃日行歲止三百六十度凡一歲一周天不及天六度止得三百六十日而天氣盈六日月平行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一月一周天顧又有遲有疾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末其行度常不及於平行故歲朔凡虛六日除氣盈朔虛歲止得三百五十四日次定時又從一歲十有二月四分之一曰春一曰夏一曰秋一曰冬春者蠢也言萬物之蠢動也夏者大也言萬物

之盛大也秋者揫也言萬物之揫斂也冬者終也言萬物之成終而成始也凡作訛易析因夷隩皆于此準焉所謂敬授人時者此也次定節氣中氣凡節氣十有二若立春驚蟄淸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是爲月節中氣亦十有二若雨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是爲月中而候氣在月令則審中星法以天正南之中爲中凡列宿隨節氣中氣爲旋轉于正南之中有遞値就昏旦考之故定也後世制景尺測日景法以太陽所躔度測去極之遠近定日晷之長

短因得節氣中氣之所在盖日所行日中道即所謂黃道是也而黃道歲有遷徙北至東井去極近其日長爲夏至南至牽牛去極遠其日短爲冬至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晝夜平分爲春秋分兩分兩至定他倣此次正中氣在于定閏而閏常於兩歲有半盖天之氣既歲盈六日月之朔又虚六日積兩歲半合之得三十日則前月之中氣將在來月之首驟至秋冬互易寒暑愆期民用不利故制閏若分秒有畸零曆家以十九歲制七閏則並無餘分而中氣始正次考朔虚在于日月之交會盖日爲太陽太陽一日行一

度一歲一周天月爲太陰太陰一時行一度有奇一日行十三度有奇一月一周天大槩凡三十日一交會日合朔合朔有早晩故月分有大小或一大一小相間或三大一小不患乎頻大或兩小一大不患乎頻小而朔虚從定焉次考日月之交會在于列宿之辰垣盖周天經宿凡二十八而●二十八宿之垣分列于十二辰如角亢兩垣辰曰壽星氐房兩垣辰曰大火心尾箕三垣辰曰析木斗牛兩垣辰曰星紀女虚兩垣辰曰玄枵危室壁三垣辰曰娵訾奎婁兩垣辰曰降婁胃昴兩垣辰曰大梁畢觜参三垣辰曰實沈

井鬼兩垣辰曰鶉首栁星張三垣辰曰鶉火翼軫兩垣辰曰鶉尾凡日月之交會木火土金水五星之躔舍皆在焉故曆者歷也歷日月星辰之次而經紀之者也次考曆法之疎密在于日月之交食按日有黃道月有九行然要月雖九行實不能離黃道太遠總隨黃道轉移縱遠亦不過六度而已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靑道二出黃道東白道二出黃道西并黃道而九所以月道出入與黃道相値當朔則日爲月所掩而日食當望則月爲日所衝而月食若當食而不食則同宫而不同度之分若此食既而

彼纔食兩三分則交涉有遠近之分如食自北入則北爲近自北望則食既南爲遠自南望則止兩三分若加時有早晩則以躔離有朓朒之故起復有方位則以衝掩有去來之故而其要總定於合朔苟推步一失則合朔不失之先則失之後有日食不在朔月食不在望者已次制差按曆法以上古冬至年月日時皆會于甲子爲曆元世代遼遠積數動踰數萬後人厭其繁多難於布筭乃剪截其數增益日法傳會之因用改憲故非久輒差晋虞喜乃立差法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唐僧

一行又制八十三年率反不及宋邵雍乃取虞喜何承矩兩家中數爲七十五年慶元時統天曆又改一行之制爲六十七年益近之于是曆家率沿立消長之法上推往古凡七十年長一日下推將來凡七十年消一日然猶未盡合也若作曆之元則在甲子益天干十以甲爲首地支十二以子爲首上古以年月日時並在干支之首則日月如合璧星辰如連珠故稱曆元自是積十二時爲日積三十日爲月積十二月爲歲積三十歲爲世積十二世爲運積三十運爲會積十二會爲元元統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積二千一百六十甲子而天道之消息氣數之盛衰悉於此轉蓋但古今來驗曆元者非一如黃帝起辛卯顓帝起乙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各有不同迨漢太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積二十七章積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大衍曆亦以初年歲月日時並在甲子而冬至又在朔旦謂之至朔同日爲一章凡一章歷十九年至四章歷七十六年爲一蔀積二十蔀一千五百二

十年爲一紀積三紀四千五百六十年必然至朔同日而歲月日時又並值甲子爲一元此僧一行推之以行太易也若月之定建則在斗綱蓋北斗有七星第一星曰魁第五曰衡第七曰杓凡每月初昏杓必指建夜半衡指建平旦魁指建故日之辰與月之辰同屬則建之名不易焉如定成則建之紹合破則建之對衝也若正朔夏首寅爲人統商首丑爲地統周首子爲天統蓋子者滋也言萬物滋生于下也丑者紐也言陽氣下伏爲萬物之樞紐也寅者螾也象萬物之生螾然也古名之曰三微積微成著三代各主一爲正朔之首以此顧在子則生物之功未著在丑則改歲之義未明惟寅則帝出乎震東作方興故孔子表之曰行夏之時秦并天下自以水德王天下改正朔首亥且謂亥爲乾維漢高帝因之迄武帝元封七年歷年已滿百始詔明年爲太初元年行太初曆正朔改從寅後循用至唐武后革唐命建國號曰周因改周正朔以建子之月爲歲首歷二十二年反正復從寅循用至今不異若測悟則本璿璣玉衡蓋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之運轉也衡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也漢張衡

倣之作渾天儀其說曰天之形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其外猶卵之裹黄圓如弾丸其制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在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度當嵩高之上又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迨宋錢樂仍其制爲三重在外者曰六合儀以考上下四方其内曰三辰儀以考日月星辰又其最内曰四遊儀使玉衡東西可以運轉南北可以低

昻以爲窺璣之用按後元時郭守敬其創儀雖盈加備而總原本于此若造暦黄帝始設靈臺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東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隷首造筭數容成兼六術總之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陶唐氏命羲仲宅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爲春官羲叔宅南郊平秩南訛爲夏官命和仲宅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爲秋官和叔宅幽都平在朔易爲冬官而當時首制閏考其命官之辭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歳周設太史氏占天而王日馮相氏辨歳月四時之序掌天文之

常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司天文之變漢初張蒼主顓頊暦顧晦朔月見弦望滿虧武帝時行洛下閎太初暦暦法以鍾律爲宗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盎以律轉暦行之百六十餘年暦法漸失章帝時改用四分暦按四分暦原始斗分行之既久又多疎濶劉洪以爲斗分太多又依易立法改乾象暦魏時又于乾象暦小盈斗分名景初暦晋因之更名泰初暦已日食不在朔月食不在望何承天改元嘉暦行之顧斗分疎密互異按斗分卽星

紀之地日月躔離星辰次舍皆始于此諸暦雖小有增損不同總準四分暦斗分之法而斗宿爲度最多斗分難詳故後來元嘉暦冬至斗分日月所在已差三度而二至晷景幾差一日至祖冲之又改大明暦行之唐與武德初行戊寅暦行一年而月食不效已李淳風作麟德暦損盈中晷測黄道當時以爲密至開元中日食復不效于是僧一行作大衍暦其法本河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之數謂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故合二始以定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故合二終以紀閏

餘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故合二中以定律曆徵
以生數成數兩互相乘于爲朞之日五歲再閏無不
脗合是謂以易轉曆唐前後曆數改惟大衍爲獨精
已德宗建中時改正元曆時又有術士曹士蔿不從
臺曆私變古法以高宗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
首頗行于民間稱小曆五季相沿至石晋時馬重績
遂本士蔿法造調元曆其法以唐玄宗天寶乙未爲
上元雨水爲歲首行之輒差不可用至周世宗始詔
學士王樸更造曆樸著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書四
篇上之詔頒用曰欽天曆其法總日躔差次爲盈縮

二曆分月離遲疾爲二百四十限以正朔望更赤道
宰數以步黃道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以
協二曜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邪正以制食差測
岳臺之中晷辨二至之日夜以刻躔離推星行之順
逆伏留以齊五緯宋初承用各應天曆而差已改乾
元曆又差繼又作儀天崇天明天奉元觀天紀元諸
曆凡八南渡後改乾道淳熙會元統天開禧會天成
天諸曆又八大率多以交食不效輒改而所改又多
不合至元世祖始詔郭守敬制授時曆按守敬言司
天莫大于測景古今曆以唐僧一行大衍曆爲首稱

考于時令南說行天下測景今國家疆宇比唐尤廣
宜遣使者四往測景而測驗莫先于儀表今司天儀
本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于大都天規環不合比量南
北極差四度有奇且古植表測景表短則尺寸之下
秒忽難分表長則分寸太長晷景虛淡罔象失真而
宋制表石又年深攲側難遵用請作景符別創儀表
相比較宜可精于是作景符其制以銅爲表高三丈
六尺端挾以二龍舉橫梁一縣表端下至圭面爲四
十尺于古八尺之表一寸引伸之爲五別以銅葉制
符博二寸長加博之一中穿一竅若針芥以方闆爲

趺其一端爲機可開闔敧其一端使斜倚北高南下
往來遷就于虛景之中竅達一光如米許隱然見橫
梁于其中蓋借以表端測晷所得者日體浮邊之景
今以橫梁取之憤其中景也而諸所創儀凡六一以
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展管候之箔度餘分終不的今
宜用二線以測餘分纖微乃可考作候極儀一以極
辰既定天體斯正然渾天儀儀象莫適于用作玲瓏
儀一以天體至圓以矩方測之欲合實難法當以圓
求圓作仰觀儀一以古經緯儀宰遲絡不動今當使
七政東西轉運南北低昂列宿中外宮去極度分爨

然作立運儀一以日有中道月有九行用爲測驗其致一也作証理儀一以闚璣以驗曆法在于日月交會作日月食儀一以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軌安時儀而測歲餘歲差率于日躔行度分秒之中用增減法凡考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于是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有不合明興以劉基爲太史令基率屬造戊申大統曆以上建元洪武繼三年立欽天監設官凡習曆法分四科曰天文曰刻漏曰大統曆曰回回曆十七年製觀星臺修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于時博士

元統上言臣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今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躔授時之數非所以重正始也授時法以元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一百有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年遠數盈天數漸差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不齊其與未易知請徵精九數之學者推筭書奏報可于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爲曆元擢統爲監正而造曆之法一依郭守敬授時法推筭如初正統間行已巳曆其法未詳未幾有土木之難隨際嘉靖初光祿少卿管監事華湘言

曆數之興代有作者莫不廣集衆思人無遺智法無遺巧然不數歲輒差揆其所以總繇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於中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躔玄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餘年差已五十度矣至元辛巳改曆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分五十秒矣黃道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筭違臣伏揆古今善治曆者三家漢太初曆以鍾律唐大衍曆以蓍策

元授時曆以晷景而晷景爲近蓋其所因者本也若正曆而不登臺測景竊以爲皆空言臆見非事實也按華湘之說猶依授時之舊天啟初利瑪竇本西洋法造曆未詳其說不可考

魯論曰作曆大要有三一曰專門之學一曰精理之儒一曰精筭之學昔漢洛下閎製太初曆而時筭法必資鄧平元郭守敬製授時曆而時理學必尊許平仲雖然理尤要焉蓋作曆之法大本始于推日而日之行度有常故唐之時其命羲和祇于出日納日以測景日永日短以候時綜三百六旬

有六日以制閏定四時成歲佐之以考中星而他無事焉無他誠得其理也乃後世更有差制差又有合有不合益亦揣其本矣曆之本在于曆元千歲之日至是也得其本而揣之如綱之有綱衣之有領凡日躔之盈縮月離之遲速皆有條而不紊故唐虞之時既制閏則差已入于閏之中後世厭曆元之遠而剪截其數則舍其本而揣其末銖銖而稱至石必差寸寸而度至丈必謬若治絲而紛之故自晉唐以後制閏多失差必制于閏之外然則非天有古今不同亦古今之作曆者殊耳蓋天

之行常過故有餘日之行常不及故有差其有有餘有不及者天行之數也日必不西出月與星辰必不左旋其故一定而可求者理也作曆者苟明于其理原始要終候驗詳審亦何致有差乎或者曰如黃帝起辛卯顓帝起乙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皆剪截其數而不知彼其時有餘不及已歲伸縮于一朞三百五十四日之中則範圍已不過又何待七十餘年後人更正之也太易曰夫乾確然示人以易矣坤隤然示人以簡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將今之天行不異于古之天行今之治曆可

不異于古之治曆何叔世之不唐虞哉抑論更有說焉天有經星二十八宿是也天有緯星木火土金水五星是也在月令紀歲日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而治曆家遡曆元必曰日月合璧星辰連珠言日月未有不言星辰者乃作曆者祇推日月躔離不及五星行度何歟夫天根見而水涸天駟見而清風戒霜撥之時令一一不爽星辰非無與於曆者且五星於列宿一有所犯而休咎以徵於諸垣各有所聚而治亂以起古今又輒有明驗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作曆者祇一迎日推策

敬授民時而止而他罔有不必及歟洪範一書首論五行既言王省惟歲而于箕畢異好又必致詳天子法天以治萬國八方即其辰垣庶政即其經緯祈天永命之術當必有穆然于璿璣之表者矣

附星垣考

按天三垣一紫微天子內寢內屏諸星屬后妃太子庶子一太微治朝端門左右有上相次相上將次將郎官虎賁帝座後常陳王宿衛三台一名泰階上台中台下台各兩星星明潤泰階平一天市巡狩明堂外籓侯國分野後北斗貫索王牢獄構

端兩星一矛招搖一盾天鋒主兵動搖角大兵起若二十八宿東方蒼龍七宿角主發育萬物屬帝庭亢疏廟即外朝氐天根出政之本房天子後寢又天駟心天子象尾后妃箕成諸尾受以箕婦道也北方玄武七宿斗主爵賢受祿牛農丈人女蠶婦也虛與危主死喪事室主營建壁文章之府西方白虎七宿奎天子武庫婁苑囿胃儲五穀昴胡星畢主邊兵觜行軍藏府參主三軍南方朱雀七宿井主水泉又主衡鬼主祠祭柳主草木又爲天廚星主衣裳文繡張主珍寶翼天子樂府軫主

車騎若分野星紀吳越玄枵齊娵訾衛降婁魯大梁趙實沈晉鶉首秦鶉火周鶉尾楚壽星鄭大火宋析木燕又就北斗分九州雍主魁冀主樞青兗主璣楊徐主權荆主衡豫主搖光又就五星分方國秦之強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強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強候在辰星占於危虛宋鄭之強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強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唐僧一行以天下山河分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陰東及太華北底常山又東北狗塞至朝鮮是謂北紀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

之陽東及太華南踰江漢又東南狗嶺至閩中是謂南紀若七曜日太陽月太陰水辰星火熒惑木歲星金太白土塡星凡日月相掩曰觸日月無光曰陰霾有光氣相抱或相蔽曰暈光氣溢輪左右曰珥氣如匹練貫日曰白虹凡星躔曰次曰舍同舍曰合曰聚自下而上曰凌相凌曰鬭相距不遠曰犯留且久曰守去而復曰還不順軌曰逆行動曰搖墜曰隕晝見曰經天無光曰掩有角曰芒芒長數丈曰彗曰攙槍勃勃四出曰茀曰孛彗短而有尾曰天狗彗散布如匹練長半天後柄曲曰蚩

尤旗凡七曜變異皆有休咎或占國家或占于所見之分野具見前史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一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二

黎水魯論孔壁甫著

禮部大政

樂律 職掌太常寺

按樂之制有十二律有五聲有八音而十二律始黃鍾凡黃鍾之管九寸寸九分法以九乘之其數八十有一正夫音之宮序屬冬至三分損一隔八下生林鍾林鍾之管六寸以九乘之其數五十有四正夫音之徵序屬大暑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大蔟大蔟之管八寸以九乘之其數七十有二正夫音之商序屬雨

水三分損一隔八下生南呂南呂之管五寸三分以九乘之其數四十七分七釐正夫音之羽序屬秋分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姑洗姑洗之管七寸六釐六毫以九乘之其數六十三分五釐九毫四絲正夫音之角序屬穀雨三分損一隔八下生應鍾應鍾之管四寸七分一釐六絲六忽以九乘之其數四十二分三釐九毫五絲九忽正夫音之宮序屬小雪三分益一隔八上生蕤賓蕤賓之管六寸二分八釐八絲六忽以九乘之其數五十六分二釐七毫七絲四忽正夫音之徵序屬夏至自此以上皆損陰益陽自此以下又皆損陽益陰三分益一隔八下生大呂大呂之管八寸三分四釐六毫六絲五忽以九乘之其數七十五分一釐一毫九絲八忽正夫音之商序屬大寒三分損一隔八上生夷則夷則之管五寸五分六釐四毫四絲三忽以九乘之其數五十零七毫九絲九忽正夫音之羽序屬處暑三分益一隔八下生夾鍾夾鍾管七寸四分一釐九毫二絲四忽以九乘之其數六十六分八釐七毫三絲二忽正夫音之角序屬春分三分損一隔八上生無射無射管四寸九分五釐七毫二絲八忽以九乘之其數四十四分六釐一毫

五絲五忽正夫音之宮序屬霜降三分益一隔八下生仲呂仲呂管六寸六分零九毫七絲以九乘之其數五十九分四釐八毫七絲三忽正夫音之徵序屬小滿如隔八再起則又上生黃鍾此造化之所以循環而無端陰陽之所以迭生而不竭也而黃鍾之律始于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冬至半月之前室布緹縵閉戶釁塗截管九寸以葭莩灰塡入擫地為坎置之地中及冬至子半入室取視凡灰飛半出為和氣全出為猛氣吹不出為衰氣蓋黃者中也取天地之中氣為製鍾律之本故名黃鍾若五聲一曰宮屬

土一曰商屬金一曰角屬木一曰徵屬火一曰羽屬
水宮聲濁羽聲清徵之聲清于角角之聲淸于商此
五聲之正也而五聲之外又有變宮有變徵蓋以十
二律中若黃鍾林鍾大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皆陰
損而陽益而蕤賓以下若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
六律又皆損陽而益陰故有變宮變徵之異於正聲
五而爲七若八音一曰金金之屬冶銅爲鐘鐘凡十
有二一曰石石之屬斲玉爲磬磬亦有十二一曰絲
絲之屬絚絲爲絃有七絃九絃之琴有二十五絃之
瑟一曰竹竹之屬截竹爲管有并管而吹之篪有編

管而吹之籥又有十三管之和有十九管之巢一曰
匏匏之屬以匏爲跌植管其上置簧于中吹而鼓之
謂之笙其三十六簧之笙謂之竽一曰革以革冒鞘
曰鼓有田鼓有小鞞之應鼓有兩耳自擊之鼗鼓一
曰木木之屬有柷狀如漆甬中有木椎連底桐之用
左右擊以起樂有敔狀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鉏鋙用
籈擽之以止樂一曰土而土止塤一爲制而用之法
以八音翕五聲節以十二律旋相爲宮高下相宜淸
濁相和而樂成于以宣八風在治忽叅準諸北八風
一曰條風于東北爲艮一曰明庶風于東爲震一曰

清明風于東南爲巽一曰景風於南爲離一曰涼風
於西南爲坤一曰閶闔風於西爲兌一曰不周風於
西北爲乾一曰廣莫風於北爲坎在治忽宮爲君商
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
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
亂則危其物匱故十有二律之中黃鍾爲天統林鍾
爲地統大簇爲人統樂也者合三才而一之者也宮
徵變於下禨祥見於上故王者愼之若歷代制樂庖
犧氏王天下作樂曰扶來亦曰立本炎帝時多風雨
陽氣蓄積士達作五絃之瑟采陰氣以定羣生其樂

曰扶持亦曰下謀黃帝時取嶰谷之管定黃鍾之宮
以爲律本又鑄十二鐘以和五聲八音而施英韶命
之曰大卷亦曰雲門顓頊作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
亦曰六莖少昊樂曰大淵帝嚳樂曰六英陶唐氏之
始陰雨滯伏而湛積水壅不行民氣鬱閼骨節瑟縮
不達作樂大咸以宣之命之曰大章大章章之也舜
紹堯致治作樂曰大韶韶者紹也于時鳥獸率舞鳳
凰來儀禹治水敷土而大中國作樂曰大夏夏者大
也湯伐桀若時兩降大旱禱桑林百姓被澤作樂曰
大濩濩者澤也護也周武王克商作樂曰大武其金

奏一曰肆夏詩歌時邁一曰樊遏詩歌執競一曰渠
詩歌思文其武舞始以象北出再成象滅商三成象
師之南四成象南國是疆五成象分周公左召公右
六成復綴象諸侯崇武王爲天子若武之夾振而四
伐象盛威于中國分夾而進象武事蚤濟總干山立
久立于綴象待諸侯之至發揚蹈厲象太公之志及
亂皆坐象周召之治而音容綴兆皆備又兼六代之
樂而用之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
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
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

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
先祖而宗廟之樂升歌則搏拊琴瑟而琴瑟之絃必
朱其越必疏蓋不欲使絲絃亂人聲也節以鏞磬下
管象舞干戚以飾其容管籥以飾其聲先鼓以警戒
再鼓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凡綴兆之數舒疾之法畢
備而統始以柷止以敔若房中之樂爲天子燕享羣
侯及起居侑食之樂則皆被之以六詩風雅頌爲三
經賦比興爲三緯迨周德既衰列國之音各異鄭音
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僻
驕志皆淫於色而害於德秦并天下改大武曰五行

改周房中之樂曰壽人始皇不悅至二世遂相沿俗
樂無雅樂漢興因秦叔孫通爲定制凡宗廟樂大祝
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以降神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
爲行節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登
歌再終下奏休成禮畢皇帝就廟東廂坐定奏永安
四年作武德舞象漢以武平禍亂六年作文始舞象
漢治已成已又作兩樂一曰昭容一曰禮容蓋是時
武德文始兩舞初舞皆無樂及制兩容俾各奏于兩
舞既出之後以示兩舞皆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
樂因秦然猶近古有帝王之遺意焉其房中樂屬帝

唐山夫人所製以帝樂楚聲故其樂多楚聲已帝還
歸沛置酒沛宮召故人父老帝擊筑自爲歌曰大風
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令兒皆和之後帝崩孝惠以沛宮爲帝原廟歌爲
原廟樂而高廟在關中者時祭大祫止奏武德文始
兩舞迨文帝即位乃更製四時五行兩舞蓋之及文
帝崩孝景又推文帝爲太宗采武德舞作昭德舞爲
太宗廟樂云武帝立更定郊廟大樂立樂府以侍中
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製爲
詩賦畧諧律呂合八音其時祀甘泉圜丘初春歌青

陽夏朱明秋白皞冬玄冥凡四巳郊廟樂更作十九章而房中樂自孝惠時又更名安世而安世樂歌又增十七章相如等故作賦才凡詩歌皆爾雅其後于渥洼得神馬伐大宛得千里馬作天馬之歌幸雍獲白麟幸東海獲白雁作赤蛟象戩之歌祀汾陰得寶鼎見靈星芔泉齋房産芝作天門景星華爗爗之歌巳天子勒兵朔方作鼓吹鐃歌凡歌不一而足類次成什而皆被之管絃于時河閒獻王獨好古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肄之雖不常御猶得藉以施後世元帝時頓丘京房好鍾律知音聲得六十律相生之

法凡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無不脗合又以竹聲不可以刌度特作準以定之準狀如瑟長丈十有三絃隱閒九尺以應黃鍾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會房死而罷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閒樂禹弟子宋曅上書言之奏復雅樂下公卿議時皆以雅樂久廢難分明議復寢哀帝時帝性不好樂詔罷樂府官惟大樂不廢顧當時雅樂不興百姓湛溺如故光武中興平隴蜀得公孫述瞽師及太廟樂器乃增廣郊廟樂奏青陽朱明白皞玄冥雲翹育命以祀天祀北郊及明堂亦如之若五郊各以

其時用詩歌所宜春夏舞雲翹秋冬舞育命季夏兼之明帝永平初用博士曹克言興禮樂而東平王蒼總公卿上議言樂者所以象功德也古宗廟各奏其本廟之樂以崇厥徽美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宜享有廟樂于是采高廟武德文始五行四時四舞合爲大武之舞爲世祖廟樂又采百官詩頌爲登歌樂凡常用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祀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樂軍中用之章帝時太尉熹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號曰顯宗立廟樂東

平王蒼言昔太宗廟樂曰昭德之舞世宗廟樂曰盛德之舞祫食高廟昭德盛德兩舞不進益不敢與高廟之樂並奏也今孝明皇帝謙德不廟卽世祖廟藏主樂無所施用宜統于大武之舞奏可自是諸漢帝皆不別廟不別樂統于武舞焉章帝時太尉防奏歲十有二月月有節序各宜作迎氣樂順陰陽之序從之漢末建安時諸樂器銷亡殆盡于時惟雅樂郎杜夔精識音樂獨好古存正及入魏凡工鑄鎛鐘清濁不法輒駁令改正工訴夔考聲任意魏祖命將所鑄鐘錯雜更試夔扣聲品律一無謬戾始斥工訴之妄

晋泰始中中書監荀勗造新律自謂與古律合于時惟散騎常侍阮咸心非之謂其律已高比哀思不合中和非興國之音盖古今尺長短所致也其後勗樂施用而始平田夫耕于野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勗以較已所治長四分有奇始服咸識樂之精五代時梁武帝善鍾律遂自定樂凡所奏郊廟及出入燕饗諸樂皆雜取詩書易禮之言命之樂章燦有其文陳樂盡以韶爲名厥後後主湎于酒時宮女皆習北方簫鼓主自爲度曲若黄栗留無愁曲玉樹後庭花之類音韻極其哀思常出行道于馬上奏之聞者莫不隕

涕陳竟以亡隋初文帝命牛弘辛彦之何妥等製樂歲久不定帝怒將罪之時御史李諤奏曰事體重大不可速成昔武王克殷至周公輔成王始制禮作樂盖其難也乃得鮮於時沛公鄭譯得龜兹人白蘇祗婆法老尋樂府鐘磬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七音因爲音立一調成七調調諧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交合而樂和何妥恥不逮譯等欲沮之謂黄鍾人君之象樂止當主黄鍾若假餘律旋生是君臣更相爲也因先奏黄鍾之調帝大悅于是謂譯等旋宮之議終隋之世惟奏黄鍾一宮以之候氣輒

不驗時樂工萬寶常達音律新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流下或問之曰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煬帝時樂工王令言亦知音聲帝將之江都令言子當從行於戸外弾琵琶令言方卧聞之蹶然起詫曰此曲何自興對曰頃有之令言欷歔流涕曰必無從行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煬帝竟遇弑而隋亡唐初詔太常祖孝孫考正雅樂孝孫故傳得京房律法于是依古法斵竹爲十二律吹之適調而和初隋止用黄鍾一宮擊止七鐘五鐘設而不擊至是抑五鐘咸應而十二鐘乃畢用凡布管飛灰皆驗盖一律生五音

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當期之日而制樂準十二月各順其律相爲宮曰十二和合之爲三十二曲八十四調饗圜丘以黄鍾爲宮祀方澤以林鍾爲宮祭宗廟以大蔟爲宮迎五帝各以其月之律爲宮祀天神奏元和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郊社宗廟登歌奏肅和俎入奏雍和酌獻祼鬯奏壽和皇帝臨軒奏太和出入奏舒和食舉奏休和受朝奏正和元日冬至朝會登歌奏昭和皇太子軒縣出入奏承和將旋宮之義久亡得孝孫而復已太宗又以已爲秦王時破劉武周作秦王破陣樂名七德

舞又以巳初生慶善宮及即位宴羣臣其中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作功成慶善樂名九功舞帝追念七德舞爲功烈所自始每宴樂用之後沿七德舞爲武舞九功舞爲文舞高宗時七德舞久不作章安石曰禮天子親總干以舞先祖之樂今七德舞久廢祖功無以稱述請復奏于是凡宴享必奏七德九功舞奏時天子必避席坐者皆興玄宗以巳舊第水溢爲池及即位以爲祥作龍池樂又以巳誅武韋作小破陣樂光聖樂以象功天寶時好神仙製霓裳羽衣十二曲又製玄眞大羅紫清上聖諸曲分坐部

立部皆隸太常巳又選坐部子弟三百人教之梨園凡樂皆被以涼伊甘等州名後祿山反涼伊甘皆陷于吐蕃周世宗時詔王朴製樂朴依古法以秬黍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因以上下相生之法製爲十二管巳又依京房法準十三絃依柱以定聲于是十二律各爲均均各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音合之爲八十四調而樂成宋祖受命廷臣議朴所定雅樂聲巳高比哀思于中和不合天子乃詔和峴改定峴上言聖王作樂先定律呂尺寸三分損益上下以之相生但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黍爲之準若累黍不定則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可做朴嘗取彼所定尺比較短石尺四分聲之高益繇于此于是依石尺更造十二律而雅音以和于時峴又上言天子以禪讓有天下凡舞宜先文改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次以神武平海內請改武舞爲天下大定之舞而命樂曰大安本禮治世之音安以樂而名也諸凡南郊曰高安北郊曰靜安郊廟登歌曰嘉安俎豆入曰豐安酌獻祝嘏曰禧安皇帝臨軒曰隆安出入曰正安食舉曰和安元日冬至朝會曰永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曰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曰

良安祭文宣王武成王用永安耕籍先蠶用靜安于時又有瑞木成文騶象自至白烏白雀之祥並播管絃爲詩歌眞宗大中祥符間天子得天書別製天書樂章曰肯安瑞安靈文諸曲行焉仁宗景祐初詔李照等定樂照請依神瞽法編鐘一虡而請下潞州求上黨羊頭山秬黍以定廣容下懷州北河內葭莩灰以候氣鐘成巳又言太常鎛磬舊十六枚爲一虡而四清聲沿襲不擊益十二律聲巳備餘四聲則鄭衛之樂也聲哀思去之便于時學士馮元駁之曰周漢以來率以十二鐘配十二律又設黃鍾至夾鍾四清

聲附正聲之次原其意殆爲䕫則至應鍾四宮而設
益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凡聲重濁
者尊輕淸者卑卑不越尊則臣民相避故䕫則以下
設四淸聲調之益避黃鍾尊君也若去四淸聲則將
與黃鍾同尊臣民相越是爲凌犯不便旣而言人人
姝韓琦始奏詔太常仍和峴舊樂用焉迨皇祐二年
仁宗又詔太常官詳定樂驛召胡瑗阮逸房庶等與
議胡瑗議律一耴之秬黍阮逸議合度量衡以定之
當時言人人殊知諫院李兌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
舊樂參較取其諧和近雅者合用之考當時新樂律

下太常歌工病歌聲不協輒私賂鑄工減銅齊令可
調而時所鑄律鐘紐率下垂抑之聲掩鬱不揚其鎛
鐘又長甬而震掉著作郞劉羲叟謂人曰此聲于周
王無射鐘無異王其有憂乎亡何帝得風眩疾神宗
元豐時范鎭又請太府銅鑄鐘律逾年成較李炤樂
下一律有奇天子下太常太常言鎭樂自一家學難
施用于是樂如舊徽宗崇寧中天子惑志神仙蜀剩
員卒魏漢津嘗及事范鎭見鎭鑄鐘律紐通一班因
託言遊蜀得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本大禹
聲律身度之言請帝中指中寸以度律會端州上所

得朱成公所製鐘而天子起端王在位而時又有數
鶴從東北來度廣庭翔鳴帝大喜下詔言得隱逸之
士于草萊之賤獲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因改名樂
曰大晟以蔡攸提舉大晟府有田爲者善琵琶無行
攸乃奏爲大晟府典樂聲管高下皆不任律亡何金
入汴明興初大祀樂章皆御製已詔尚書詹同陶凱
及協律郞冷謙定雅樂學士宋濂爲樂章著令凡祀
有大樂大樂有四等若圜丘方澤祈穀大饗用九奏
神祇壇太歲壇先蠶高禖用八奏大社朝日夕月歷
代帝王廟用七奏宗廟時祭祫祭社稷用六奏而四

等樂皆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皆八佾佾有文有
舞名曰中和韶樂若大宴饗有大宴樂中宴饗有中
宴樂小宴饗有小宴樂殿中常用有丹陛樂若大朝
賀導駕仍用中和韶樂陞座行禮仍用丹陛大樂若
常膳食舉則有導膳樂進膳樂咸備其雅樂備八音
五聲十二律九奏萬舞之節俗樂有百戲隊舞謳歌
纓鞭之承應祭祀雅樂太常領之協律郞司樂考協
之凡淫聲凶聲過聲慢聲舞失節皆有糾禁而朝會
燕饗俗樂祇應奉鑾掌之樂成上謂侍臣曰禮以導
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古樂廢缺新聲代

變甚者飾古先帝王若祀典神祇爲舞隊悖褻殊甚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有和平廣大之意自是歷世循用雖嘉靖間略有損益顧亦止樂章若節奏器仗則皆與國初同按中和韶樂郊廟用之國初合祀迎神曲奏中和奠帛奏肅和進俎奏徵和初獻奏壽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寧和撤饌奏雍和送神奏安和望燎奏時和九奏中惟三獻有舞初獻舞武功亞獻終獻舞文德嘉靖中改分祀圜丘方丘樂章各不同而曲名文武兩舞皆不異宗廟迎神曲奏中和初獻奏壽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熙和撤

饌奏雍和還宮奏安和凡六奏亦惟三獻有舞初獻仍舞武功亞獻終獻仍舞文德通四等樂中凡八奏者闕奠俎七奏者闕奠俎奠帛六奏者奠俎奠帛望燎皆闕而堂上樂器有麾有編鐘有編磬有鼓有搏拊有柷有敔有琴有瑟有排簫有簫有笛有塤有篪堂下舞器有節有羽有籥有干有戚其所撰樂章郊廟曲名同而樂章皆異郎宗廟時祭祫祭列廟之樂曲名同奏數同而樂章亦異若大宴饗侑食之樂一奏炎精開運之曲無舞二奏皇風之曲武舞始入奏平定天下之舞樂章曰清海宇三奏眷皇明之曲撫

安四夷之舞樂章曰小將軍殿前歡慶新年過門子四奏天道傳之曲車書會同之舞樂章曰泰階平舞止此凡舞士或三十二人或十六人其所執或干戚或羽籥裝扮皆靑紅朱紫諸色羅或絹各飾以銷金每舞以舞師二人或執旌或執幢或執翻引之五奏振皇綱之曲六奏金陵之曲七奏長楊之曲自五奏至七奏皆百戲承應八奏芳醴之曲九奏駕六龍之曲自八奏至九奏皆隊舞承應嘉靖間續定大宴樂一奏上萬壽之曲平定天下之舞樂章曰四邊靜鳳鸞吟二奏仰天恩之曲黃童白叟鼓腹謳歌承應樂

章御鑾歌三奏感昊德之曲撫安四夷之舞樂章曰賀聖朝殿前歡慶豐年新水令太平令四奏民樂生之曲車書會同之舞樂章曰新水令水僊子五奏感皇恩之曲表正萬邦之舞樂章慶太平武士歡滾繡毬陣陣贏得勝回小梁州六奏慶豐年之曲七奏集禎應之曲八奏永皇圖之曲自六奏至八奏無武舞并無承應九奏樂太平之曲天命有德之舞樂章萬歲樂賀聖朝復奏纓鞭得勝隊舞承應樂章曰醉太平看花會天下樂清江引小宴樂侑食一奏本太初二奏仰大明三奏民初生四奏品物亨五奏御六龍

六奏泰階平七奏君德成八奏聖道行九奏樂淸寧自二奏至八奏皆百戲承應九奏魚躍于淵承應凡樂節奏疾徐皆視曲名而凡宴天子陞座百官行禮進湯進膳宴畢百官行禮天子還宮俱有樂若樂器大宴樂麾干一柷一敔一搏拊一琴四瑟二簫四笙四笛四塤二篪二排簫一鐘一磬一應鐘一小宴樂有箫有笙有笛外有戲竹頭管琵琶箏二十二絃方響鼓杖鼓板添減不等

聲論因以論觀律與曆同原而異名者也天地以一中分化制曆失中[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南猶有[illegible]陽斗既北猶有伏陰制樂失中氣大踰宮則傷于蹈厲細過羽則比于哀思故黃者中也律曆皆本于黃鍾者也昔者黃帝綜六術以治曆而伶倫協律呂與占日占月占星氣者同功誠以律曆同原天人合一也後世之學參天人者絕少惟濮頓丘京房近之房以一律生五音五音布于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一天之始數也五天之中數也十有二一歲之月數也六十則加于干支六甲之全數也歲凡六甲子積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音盎當期之數也凡四時之迭運二氣之消息百物之生成皆于此準焉房死而其學不傳後七百年至唐初得一祖孝孫盎聞而知之者也其他則得其一斑不能得其大全求之累黍累黍不合求之尺度尺度不合愈求愈失卽偶合亦弋獲也盎理失而求之數數失而求之器器失而流愈遠也而要之樂之器或有存闕樂之理未嘗一日不流行于天地之間人日升降于其中而不覺耳如明之樂說者謂國初定制以後卒無有修明之者論謂卽修明非聲音之謂也二祖之時其音爲宮在一中分化之始焉成弘之時則五音之相爲宮也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太和其在宇宙乎正嘉之變再鼓以著往隆萬之際則洋洋盈耳飾歸之時也啟禎之間全乎羽聲不亦變徵之音閭巷歌謠其聲細民將不堪事勤物匱所由來矣嗟夫此誰爲爲之其有容務而不覺吹息而不能自已者耶黃鍾動於子灰飛於室蕤賓動於午金躍於池時至氣應候轉機盡天人之間理不可誣也如此是故古者天子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記之而御聲必幾聲之上下盎淵乎深矣合天地之德體天地之撰神而明之以默孚于禮樂

刑政之間天得一中以清地得一中以寧王者得一中以爲天下正非甚盛德亦烏能當此者乎此向者京房図米之間也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二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三

黎水粲

兵部大政

軍制

按周軍制本田賦而夏官所職凡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各有長其在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

族師以時屬民而䡈登其夫家之多寡及其六畜車輦之數其在六遂亦如之若車徒起役方里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出車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天子畿內定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諸侯大國定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卿大夫之家定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其講武之法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凡坐作進退之法無不備頋是時民安于井無盜賊

興發諸侯各守境土無長征出塞之事若王親征則司馬太僕戎僕較人環人各致其事而挈壺氏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縣壺以序聚欜其預備如此秦幷天下分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于咸陽銷之凡戍卒取市籍贅壻已盡取閭左黔首愁苦而秦亡漢興于京師制南北兩軍南軍掌宮城門內之兵衛尉主之北軍掌京城門內之兵中尉主之兩軍各二萬人南軍以郡國新故番上北軍調之左右京輔其番上如之而諸郡國兵選能引關蹶張者爲輕車騎士材力武猛者爲材官常以秋後課試若川澤別選樓船其課試亦如之凡番上之兵月一更曰卒更卒貧願顧更得錢聽次直出錢顧之曰踐更而縣戍制天下人各三日勢不能人人行行者戍三日還往返亦勞苦因令一歲更令諸不行者輸三日錢于官給戍者曰過更當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獨調諸農而郡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則各隨其地猶有古之遺意焉若謫發克伍則有惡少亡命弛刑選募克伍則有勇敢鋒命伉健諸科而漢軍制盡此武帝欲威四裔增置期門羽林屬南軍衛宮掖增置中壘屯騎步騎越騎胡騎水長射聲虎

賁八校尉隸北軍而更名中尉爲執金吾以統之衛京師外又有城門校尉掌京城門屯按募兵始此而期門羽林之士皆家世爲之則長從也元狩後兵數動凡郡國之兵及發謫召募之兵皆從大將軍出塞不足又往往發民從軍而舊制大壞光武中興詔罷郡國都尉并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惟京師軍頗仍西漢若有征伐則調京師宿衛四出以定難安帝時始募民入穀充虎賁羽林衛士已又減虎賁羽林衛士半俸而京軍遂弱靈帝末黃巾蠭起輒召募增立陷陳義從積射各號率冗濫不可較至召發兵除官監而漢亡魏武帝當相漢時已立武衛營于相府置領軍主之文帝纂漢增置中壘營營各有中左右前後五軍軍各一帥而州郡兵則內屬都督而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司馬氏世柄之曹魏以亡晉京兵因魏制而州郡大郡止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厥後劉石羣起州郡不能戢而天下大亂元帝南渡後設刺史典兵而州鎮特重忠則爲陶侃溫嶠逆則爲王敦蘇峻蓋其勢也唐初置關中十二道道各置府府設將副各一人督耕戰以車騎統之貞觀中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在關中者即二百六十有

一以車重馭輕凡府三等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兵曹別將一人軍凡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乃免平日安居田畝折衝以農隙教戰陳番上制上下魚書國大師驗符發兵闔府盡發則折衝及果毅皆行次則果毅行小發則別將行至所期地而集聽所命將較閱兵不精罪折衝事竣解兵歸朝加士卒勳賞便道者從歸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而將不專兵兵無常將凡征行裝自具介胄戎器

藏於庫而時給若番上宿衛給弓矢橫刀而天子則自有禁軍按禁軍即元從高祖定天下願留宿衛者也後元從軍老不任軍以子弟代世號爲北衛軍而諸府兵番上宿衛者別爲南衙軍貞觀中擇北衛軍善射者百人於北門番上曰百騎已添選爲七營置左右屯武后時改百騎爲千騎睿宗又改萬騎玄宗用萬騎平韋亂又改龍武軍時府兵浸墮番上者衛將奴役之自劉仁軌鎮洮河又且久戍自牛僊客以積財媚上自邊將至宰相諸邊將皆效之輒擾戍卒錢求顯擢顧時猶不至外叛內訌以府衛法寖重惜

田園妻子故也久之軍貧多耗散而長征兵又無還期折衝諸府主無兵可較天寶時相李林甫遂停上下魚書凡宿衛一切召募更號彍騎當時卒不習兵又非土著不自重愛而兵制大壞及祿山反彍騎至不能受甲而兩都繼陷肅代以後武夫叛卒從賊來歸無慮除節鎮爲使相列侯王節帥病且死輒自立其子不則士卒共擁所私號留後天子亦順而從之而藩鎮之權遂重若禁兵當祿山反時多逃亡玄宗幸蜀從者僅千人肅宗留靈武從者不滿百人及即位稍調朔方軍補北軍曰北衛六軍又以洮西神策

軍留禁中使宦者將之軍數有功益怙寵橫肆即中書御史臺兵部不能歲比其數長安姦人宰詭名入籍而身不宿衛祗輸錢中人代番上而外憑軍籍爲暴即京尹亦令皆爲斂屈已內侍益崇重諸邊將輒詭自請願遙隸神策軍得自踞凡邊軍皆內統於中人而唐以亡五季歷年促無軍政至周世宗始制軍爲四一宿衛兵曰禁兵收天下勁兵列營畿內分隸殿前侍衛二司籍藏樞府諸軍政皆樞密掌之其親近扈從者曰班直其分營州郡聽挈家便廩食者曰就糧皆謂禁軍而諸征討戍守則自京師遣一州郡

兵曰廂兵凡州郡壯兵既揀隸宿衛餘留本鎮以分給輓漕畜牧繕修之役無戰鬬惟邊郡得更戍與禁兵出守者參屯一曰鄉兵視鄉大小爲多寡選土著以充有部伍無營壁所在團練爲防禦爲追胥然不得擅調一西北塞下內屬羌族曰蕃兵各有部落團練保塞爲藩籬宋興太祖平定天下實籍是時而天子時臨軒簡閱選驍勇者充上軍他或營伍錄子弟或凶歲募饑民或以有罪謫配隸按開寶中籍凡禁廂兵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即十九萬三千邊有事即發禁軍赴之有功頒賞格不吝一犯法立誅故兵約而能精太宗至道中凡禁廂兵增至六十六萬六千真宗天禧中增至九十一萬二千仁宗至和中增至一百二十五萬九千額籍中所編營伍子弟尚能挽弓罪謫配隸皆不堪嚴行陳即召募兵惟陝西河北京東西之兵稱驍勇善戰若川廂嶺表所募兵雖壯狡中格擢階悉非所長且不習水土當是時軍冗甚又驕惰國大賚輒費八九十萬江淮漕粟歲輓六百萬不廩給不繼乃裁汰八萬有奇然較太祖之時猶將四倍按河北兵屬皇祐中富鄭公弼所募饑民也弼時撫河東河北飢饑民

流入河東境內者將四十萬弼設法區處得全活因募其丁壯者爲廂兵揀其豪使教練之分隸諸州服征役已禁軍缺亦選補若陝西兵本鄉兵宋初已編趙元昊反時朝廷刺爲弓手與川湘兵同西征名保捷軍已師罷放還韓魏公琦當國慮禁廂兵弱獨招保捷軍放還者與河北之民募充義勇籍隸禁軍者亦時調遣禦邊厥後神宗熙寧中相王安石當國謂禁旅禦邊更戍煩擾且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緩急不可恃請部各置民兵兵各置將于是總天下凡置九十二將以分統之而所置兵倣古井賦法以十家爲保保有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有都保正副凡戶無問主客率三丁選一八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選一附之授之弓弩教之戰陳又時遣巡簡按行點視保長倚爲奸利民大擾已保甲罷行無常募兵衰民兵亦衰靖康之末金人南侵始倉皇召天下兵勤王宋南高宗建炎初招降盜及郡縣兵置御營司以宰相爲御營使時御營使張慤始議練三河民兵使著什伍而當時大將若宗澤若韓世忠若岳飛率藉是能以偏師抗方張之虜使江左得偏安亡何逆檜爲虜內間若岳飛諸將率鋤芟

殆盡兵皆解散終宋之世軍遂不振明興洪武初設都督府五親軍衛十有二而五府屬衛三十有四於各直省設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留守司二衛百九十一守禦屯牧千戶所二百十有一各設指揮使同知僉事千百戶等官各統其軍聽巡哨漕運京操守備征調之政令於西南荒服設宣慰安撫長官諸司九十五都司衛所百有七揩常受戎索國有師聽征調亦如之而五府之軍初倣漢取六郡良家子皆僉幼軍已調河南山東太寧中都四都司軍同春上輪操是爲五軍營永樂初又以龍旗下三千胡騎添立三

千營尋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又添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共軍二十五萬居常五軍營肄營陣三千營肄巡哨神機營肄鎗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外駐五軍營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三千營時巡哨以警不虞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不得出圍外景泰中以三大營軍分隸不一有調發特挑選湊撥以克兵將不相習始選諸營勝兵十五萬分十大營統以都督團操其法甚備是爲團營天順初罷至八年復置成化初又罷三年又復置尋又抽十營精兵爲十二營營設坐營把總若遇出

征量調而行其所存老弱名曰老家兒備營造差撥之用顧後承平久軍悉爲勢要占役且多命中貴典兵包班脫伍率如唐天寶與時正德中流寇擾畿輔驅勦至召邊兵嘉靖中虜犯都城復然于是復合十二營三分之如永樂初制天啓中中官創內操天子時自馳擊祇以爲戲崇禎時楚豫盜熾至命中使督之出勦皆罔效所過殘費芻茭外帑益困若上直親軍錦衣衛主禁廷侍從之事凡大朝常朝大慶賀陳鹵簿儀仗旗手衛主大駕出入之事凡臨御臨幸掌旗纛金鼓若宴享羣臣指揮而下得帶刀侍左右而

前後二金吾衛左右二羽林衛府軍中左右前後五衛與虎賁衛並爲親軍掌宮禁無隸屬若留守左衛瀋陽左右衛驍騎衛鎮南衛龍虎衛隸左府留守右衛虎賁右衛武德衛隸右府留守中衛神軍衛和陽衛應天衛牧馬千戶所隸中府留守前衛龍驤衛豹韜衛隸前府留守後衛武城中衛神策後衛忠義左衛忠義右衛忠義前衛忠義後衛義勇右衛大寧前衛大寧中衛蔚州左衛會州衛富峪衛寬河衛與武衛鷹揚衛神武左衛隸後府凡三十四衛各遵所隸府受戎索凡皇城四門日夜巡警之凡盜賊奸宄街

塗溝渠客緝而時省之衛京城惟武功左衛武功右衛屬匠軍隸工部統計并親軍其四十八衛永樂中徙都燕設五府各衛於北京如留都又改前燕府三護衛爲左右金吾衛及羽林前衛改北平都司爲燕山大興濟州通州左右騰驤左右武驤等衛並稱親軍正德中權璫用事諸衛厨中官嘉靖中用樞臣言改隸兵部若外衛所軍大率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人爲千戸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戸所所設總旗二人小旗十人歲輪京操守邊春秋番上名曰班軍歲輪漕運上京通諸倉名曰運軍惟近海地方防海者

免若國大帥聽調以行詔文官大臣總督而總兵官佩將印帥之事竣總兵官上所佩將印於朝歸第軍回衛所制武官非奉旨不得下符徵發而兵籍有五凡諸將素所帥之兵平定其地而因卽留戍爲從征軍凡自勝國若諸僭僞所部來歸者爲歸附軍而國初出令張赤白二幟令願爲兵立赤幟下願爲民立白幟下因著籍爲垜充軍若編遣罪犯著伍爲問發軍已以南人克北軍北人克南軍水土勾撫兩皆不便令就近衛所著伍爲改編軍凡軍戸正丁著伍餘丁編籍該管州縣軍籍餘丁凡年二十以上皆報五

年小造十年大造名曰軍黄兜底冊造訖該管州縣解府解道解院轉解兵部遇衛所缺伍本衛所官以缺伍上之部部乃移淸軍御史轉行本軍原籍州縣按籍行勾顧有軍丁盡絶而舊籍尚存行勾累及宗黨者有軍丁未絶而按籍起解軍裝妻妾所費不訾累及里鄰者更有州縣承淸軍御史風旨輒妄指民爲軍祈免罪戾者而地方大擾已著令凡餘丁盡絶之軍該管淸軍官審明里老排鄰卽于淸軍時開註兜底冊上之淸軍御史上之部雖伍缺不復行勾若軍餉國初屯田漕運兼行凡軍無屯田子粒者在京

邊月支米一石又加馬疋草料或衛在防海地方卽以地方應解漕米半給之而邊軍凡在伍屯操調之主兵召募應援謂之客兵天順以前主客兵月米取給鹽屯弘治五年以後商人不輸粟中鹽年例衣糧自戸部解鎭散給嘉靖以後多諱於伍始自福建旣及大同尋及甘肅至戕大帥殺巡撫朝廷每姑以撫諭結局萬曆之末東師日劇召募復煩崇禎之間盜賊蠭起更議操練顧所募之兵初募安家有給旣募年限有期至期操練方成變家圖者執照告歸願留伍者又加索安家無厭當是時邊方腹裏在在募兵

在在加餉而兵率驕恣巽懦不可用軍制大壞
釋論曰太易於地中有水之卦名之曰師以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論甞上下千古見制兵止有兩法一耕屯一召募而召募終不若耕屯爲善盖古者田賦出兵就農起役後世分兵于民而耕屯之兵伍著于農雖與民兩分似與古殊顧兵自餋兵不致大傷乎農此意猶與古丘賦不甚大遠三代而下唐之府兵明衛所兵近之顧兩朝之制其初善固相同而後來廢弛其弊亦未嘗有異嗟夫持戟之士不投石超距而爲私家畚土負薪不入

伍團操而籍中官閉門博塞至長征久戍三年負弩久羈絶塞狠胥而將官剝奪千里羸糧祇入建牙虎纛抑何若介符節一至此哉顧論尤有慨焉漢唐而後兵弱莫過於宋乃建炎之初若宗澤若韓世忠若岳飛猶能以忠憤感激三河之衆以一旅之羸師抗方張之勍敵明之諸邊主兵不足盖以客兵腹裏民兵不足繼以召募卒之邊城外墮郡邑内潰雖西北之兵古稱善戰求寸土如三河不可得豈非募兵止亂反以召亂又苦天下之民以養爲亂之兵也哉師之彖曰君子以容民畜衆然則國家制兵舍容民而言畜衆猶舍地而言治水不可得已甚矣本朝邢寧之説非老生迂談也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三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四

黎水黎 論孔璧甫著

兵部大政

邊防

按軒轅氏肇建區宇爲萬國東薄海西盡流沙北暨朔南抵蒼梧各奠封守自虞迄夏皆然商末周在西國邠接獯鬻始有狄患及周有天下都鎬四裔北有玁狁南有蠻東有萊東南有徐西有巴賨于時玁狁獨強設防止嚴于北至戰國玁狁改稱匈奴始有單于之號其諸小國若襜襤若東胡若林胡皆其屬鄰

趙時趙武靈王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遂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置雲中雁門代郡厥後趙將李牧守雁門匈奴不敢近塞按邊防始此燕東北鄰穢貉按穢貉即東胡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西諸郡秦東北鄰趙接匈奴西接蜀連巴賨巳孝公西并巴始皇帝收河南地薄匈奴及并天下循巴蜀而西開犍爲牂牁以備羌過蠻南置桂林南海象郡東極會稽以備百粤又以亡秦者胡之讖自臨洮迄遼東逶迤築長城萬里而民愁盜起漢興高帝時匈奴強帝嘗以兵十萬受困白登文帝時匈奴之

地東接穢貉朝鮮直上谷西接月氏氐羌直上郡其單于之庭正北直代雲中帝雖與和親不欲啟釁顧亦各因所値之地爲防他如隴西備羌蜀以南備僰徼會稽備東越南越皆肅制而當時西北邊主屯凡屯政屬邊郡太守國屬王相國急則下廷臣議條畫一上始詔中郎將將兵留屯審進止事巳隨罷而邊郡增置長吏異內地都尉將兵者給武庫兵又別置部塞尉司巡徼農都尉殖屯穀饟不足出少府錢或勸民入粟佐之而郡太守歲將萬騎出行邊有亡失遣廷尉史按驗治罪民從邊屯田給犂牛有能止胡

人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制天下中丁人戍三日雖丞相子壹不得復巳從晁錯言徙民實塞下而武帝時數遣大將軍出塞輒斬獲過當俘闕氏王子復西置武威酒泉張掖燉煌四郡以絕胡與羌相通之路巳又西南通滇通夜郎收冉駹邛筰東北築玄菟樂浪拔穢貉朝鮮皆以爲郡宣帝時五單于爭立匈奴始衰惟西羌罕幵先零相連結通匈奴叛漢從趙充國謀屯田金城氐羌幸服邊陲以靖東漢匈奴分南北兩單于明帝永平中復通西域斷其右臂匈奴益不振今考兩漢嚴邊盡在西北巳魏蜀吳三國分裂其

要害乃在荆襄而吳于魏尤在保淮以合肥濡須特爲鉅鎭東晉徙建康六代因之皆憑長江爲天塹于武昌江州壽春各宿重兵以爲防殆土日蹙則保淮亦非所及顔退保江而蹙蹙靡騁矣唐興幅幀最廣其北曰突厥曰回紇其西曰吐蕃東曰高麗南曰南詔並大國而突厥回紇皆匈奴部落相繼強盛改單于稱可汗唐先後妻以公主時又有薛延陀黠戛者並居朔方犯塞不已而當時制邊設朔方節度使治靈武安北都護府治榆林河東節度使治太原而太原朔代之間多置屯植穀歲收數十萬斛中宗時

張仁愿復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絶虜南寇之路而吐蕃即漢先零別部貞觀時臧吐谷渾盡有其地自號贊普請婚于唐天寶末乘安祿山反陷四鎭陷河湟南至隴西陷汾涇數爲內地患苦而當時制邊設鎭西節度使治安西北庭節度使治張掖安東都護府治西平劍南節度使治蜀郡而高麗國本扶餘別種其國東南薄海西北跨遼水接營州北際樂浪貞觀時太宗親征之不克而當時制邊設范陽節度使治幽州平盧節度使治柳城而南詔本古西南徼外國漢屬益州郡當時爲蒙氏所據其國西北連蜀東南

接羅施鬼德代時數爲吐蕃內甚吐蕃入寇率掎臂使而當時制邊在蜀統之劍南在廣統之嶺南其他瀕海州郡于閩設經畧福州領之于齊東設經畧萊州領之凡邊屯大曰軍次曰城曰鎭小曰守捉軍城鎭捉皆有使咸隸于節鎭宋興都汴其北曰契丹已改號曰遼其西曰拓拔夏契丹本古東胡裔保鮮卑山而居至阿保機幷諸小國遂強大號天皇帝拓拔夏本党項別種初歸唐賜姓李宋太宗時李繼捧數爲繼遷侵軼入朝宋復改賜姓趙名保忠已并賜繼遷名曰趙保吉顧保忠歸宋而繼遷猶侵軼不已保

忠以宋不足恃又附契丹宋怒其反覆執以歸而保吉遂乘機盡有保忠銀夏綏宥靜之地棄賜姓復姓李且窺邊陷靈武徙居之若契丹西南界即宋東北於時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一十六州之地先石晉時已畀契丹周世宗時雖復瀛莫二州顧古秦漢時塞垣之舊盡失太平興國中曹彬潘美田重進又有岐溝之敗當時制邊王全斌葺鎭州西山爲堡劉遇築保山威武靜戎平塞諸城潘美守榆次三交扼契丹咽喉之地凡各塞戍卒內屬羌國結曰蕃兵保塞曰熟戶餘曰生戶自內遣戍皆給

裝錢在軍給月米加薪水衣屨已太宗從張洎言于中山太原河間建三大鎭各統十萬之衆鼎峙爲策應已又從滄州守將何承矩於易河蒲口導水使東注海並順安高安之間並築堤爲瀦書溝洫列畦隴殖稻穀以外遏虜騎若防西夏則鄜延經畧使龐籍於橋子谷築招安砦又築龍安等十二城環慶經畧使范仲淹於慶州築大順城判鄜州軍事种世衡於延安東北築青澗城幷代都鈐轄張亢於麟州築東勝金城安定三堡閤門祗候劉滬於秦州築章川城而凡有水泉之地又皆設屯植穀歲各收數千百斛

以益軍條畫益亦詳備鎭西夏傳國與宋終始契丹中衰女直繼起國號金詒宋共滅契丹已滅契丹復侵宋始陷河北再陷河東尋陷汴而宋南徙臨安始復防淮防江防荊襄如東晉六代異時明與四裔之國東極日本朝鮮西極吐魯番哈密南極交趾占城北極韃靼兀良哈而東北極女直日本韃靼女直皆大國太祖都金陵距邊遼遠邊備已疏自成祖從都燕而北枕居庸凡一百八十里即近塞緣居庸左轉而東爲天壽山諸陵在焉又東爲古北口喜峯口皆岩疆並隸薊鎭按薊鎭舊在太寧靖難時以兀良哈

扈從有功遂捐其地酬之即朶顏福餘大寧三衞是也循喜峯而東徐中山王達沿故榆關地設山海關又循關而東設遼東鎭又東薄於海緣居庸右轉而西紫荆倒馬二關在焉關故舊松林地中獨有間道行止可容一騎又西爲宣府爲大同宣府大同則漢上谷雲中也而大同平川曠野虜患獨多復於保定設重兵以防內犯又西爲鴈門寧武偏頭三關東接大同西盡雍河而雁門稱絕險其地皆隸山西自偏頭踰河而西稍南爲陝右陝有三邊四鎭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故唐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

也在河北距榆林且千八百里成弘間韃靼吉囊子入套住牧廼延綏因前從榆林東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凡千有二百里連墩勾堡橫絕套口人呼爲橐駝城稱雄鎭又西有寧夏其鎭北倚賀蘭山而東南阻河守在花馬池而花馬池定邊營適中稍南有固原其治故開城縣地自虜入套南犯即當其衝弘治中始陞爲州設巨鎭西連寧夏東援榆林益亦犂然在山之勢矣又自賀蘭山直西至鎭番衞又西極甘肅而其地即漢河西四郡國初置甘州衞于張掖肅州衞于酒泉涼州衞于武威西寧衞于湟中而肅州

西七十里爲嘉峪關界哈密土魯番於其外此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爲徼者也自蘭州南抵岷洮階文界西番與四川接壤又西出爲雲南古稱滇南又南轉爲貴州又東南轉爲嶺表中包湘楚跨百粵而諸獠蠻僰猺獞苗猓黎蜑之屬各窟宅其中恃崇巖倚深箐然稍聽羈縻總轄於督撫而貶陽蒼梧南贛爲重鎮自京師東瀕海南際于閩粵滿洋萬里其倭倭別見海防此明幅幀邊圉設險守國之大畧也顧洪武時古北喜峯兩口之外有大寧以左連遼右連宣大而居庸之外有開平凡八百里南直獨石宣大之外有興和又數百里西接威寧三關榆林寧夏之外又有東勝憑城北望西蔽河南皆外邊包宣大三關榆林寧夏其中自永樂時棄大寧而遼左宣大之臂指不聯宣德時棄開平而居庸之肩背已薄正統來失興和而宣大之外垣既削成化時失東勝而河南之要害悉捐自是套虜入則東犯三關榆林西犯固原寧夏沿邊馳突且三千餘里守禦廣彌疎兵彌分彌少虜躪宣大薄都城地彌近禍廹寇彌入彌深而萬曆之末遼東一鎮開元鐵嶺無一堅城啟禎之間長驅如入無人之境經撫意見相左朝廷議論互滑功罪不明刑賞倒置邊事卒日壞云

魯論曰論稽古秦趙燕地率邊胡而三國之地埏袤各不滿三千里非若後世一統全盛之勢也乃塹山溝谷敵騎蹂躪之患卒鮮則民自爲守也後世制邊惟漢近古凡邊胡之郡獨重事權謹斥堠明烽火興屯植穀悉屬太守以故民鮮戍守轉運之勞唐初邊郡猶與漢不遠自宋懲節鎮之患凡郡牧守皆不得主兵柄沿邊經畧類別遣大臣而邊與郡兩分宋因以弱明興制邊大畧如宋東南轉漕民力卒殫益勢使之然矣顧洪武初置大寧一鎮居遼東宣大之間臂指相聯藩籬頗密自永樂時棄大寧徙都司于保定外邊開一罅釁然累朝威靈振賞罰明凡沿邊大臣猶得以才力自奮迨正嘉之時大璫權相濁亂國是萬曆啟禎之間南北分部噏訿孔亟此時即使余肅敏劉忠宣馬端肅相繼踵見亦且畏議論而墮武功況循資陞授事急強起者乎由此推之疆埸大計洵在朝廷自非羣言畫一政府虛公賞罰明信亦烏有當哉若棄大寧爲邊事大壞之始此又遡往事者追本之論已

海防

按東南海外之國倭爲大其國統五畿十道各以州轄郡郡小者百里大者四五百里戶口少者滿千多者滿萬而州郡之外更有附庸之國百餘其形勢西南阻海東北負山踰山而東歷毛人國抵文身國約七千餘里循境而西自躭羅渡抵樂浪凡一萬二千里而西南大海順東北風而左則指大小琉球入閩廣順東南風而右則指高麗入遼左登萊順東風橫海而西則浙之寧紹嘉湖南之瓜儀常鎮汪洋滇渤各數千里此天設之險也自東漢初始通中國率以

僧充貢使歷晉魏不絕唐貞觀初太宗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王爭禮不下乃附新羅高宗永徽初始有年號尋以國境近日所出更號日本復通中國宋雍熙而後貢使不絕元至元十八年世祖恃其兵威欲讋服海外諸國先遣趙良弼往覘隨發水師十餘萬襲之全師覆沒貢使遂絕然猶無入犯者明興繼元之後日本國未有通洪武二年始遣使趙秩往諭籩命僧九人偕秩入貢稱臣顧是時張士誠陳友諒餘孽往往竄伏海外誘倭時寇沿海州郡始犯浙繼犯閩已又犯山東上乃命信國公湯和自登萊東抵

浙凡築近海五十九城命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近海一十六城巳嚴勅大將時出汎嫂防絕其通貢今按沿海郡縣備倭大鎮東南有廣東有福建正東有浙江有江南有江北東北有山東有薊遼凡七而鎮各有巡撫重臣總軍務又有專勅臬臣備兵事有總鎮大帥職調度又有參遊備總等官司哨守凡所爲防禦者大備在廣東有東中西三路東路扼全粵之上游若柘林若碣石若惠潮皆設參總而南澳界閩廣之交特設潮漳副總以聯絡之中路防會省之大洋若虎頭若廣海皆設備總而廣州爲全廣之首郡

則又有參將以守之西路遏番寇之突入若陽電若白鴿門若瀾州若瓊崖皆設參總而雷廉爲古象郡地又特設副總以統之在福建有水寨五一曰漳州銅山寨玄鍾寨各設把總而聽節制于漳潮之總兵一曰泉州浯嶼寨一曰興化南日寨海壇遊一曰福州小埕寨一曰福寧州烽火門寨皆設把總而福州爲八閩會省又特設副總以轄之若中路北路參將皆隸焉在浙江有六總其屬溫處參將節制者曰金盤總中守海港者寨凡五守海岸者寨三十有二守海外小島者寨又五屬金臺參將節制者曰松海總

中守海港者寨凡七守陸路者寨凡八屬爭𦊅叅將節制者一曰昌國總中沿海設備者凡六海中駐防者十有五一曰定海總中沿海設備者凡九海外山島駐防者十有二一曰臨海總中守海岸者凡七守海港者凡八屬杭嘉湖叅將節制者曰海寧總中海岸設備者凡十海港設備者凡三六總地方自金鄉抵金山衛凡二千餘里各設把總分哨焉在江南蘇松專海防常鎮兼江防蘇浙而松乍浦以東則金山扼其衝而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窪賊嘗據以爲巢者則各設叅總以守之由蘇而松黃浦以北則吳

淞江口當其吭而太倉之劉家河崇明縣常熟之福山港爲賊舟可入之處則各設水兵領以把總以扼之在江北江海淮三者並防若蓼角嘴若狼山若周家橋若三江口若儀真皆設備總而總兵則駐於通州自海門而北爲掘港爲新插港爲鹽城爲廟灣又各設叅遊以備賊舟之登犯渡淮而東則東海守禦所在焉而揚州復設陸兵遊擊以待調遣在山東登萊三面瀕海防守爲難故於登州設營以控北海文登設營以控東海即墨設營以南望淮安而諸要害自贛榆而北若安東若靈山若大嵩若王徐皆設備

總以分守之而統節制於登萊之總兵在薊遼自天津東抵鴨綠沿海一千餘里並置守衛天津設巡撫大沽海口設總兵而寶坻之草頭沽豐潤之黑鷄沱灤州之蠶沙河山海之石河口各以營兵汛守而又有東西兩協之應援自山海關而外若芝麻灣若望虎臺口若杏山若錦州若松山若大陵若義州若椰河口各以屯兵汛守而又有寧前協守之叅將領左右翼爲應援若三岔以東海蓋金復信地分守各設營兵又南爲旅順口負遼面登跨海可五六百里則金復登萊兩崖相望遥爲犄角而防汛之期春夏則

三四五月秋冬則九十月七鎮大帥各出哨守加毖愼焉而倭寇自洪武而後永樂間寇望海正統間犯鄞正德間自桃渚入犯大嵩嘉靖間初犯浙東已而掠杭嘉湖掠江南北蘇松淮揚之間殺戮尤慘已寇福建破連江陷興化焚戮如江南北時經略督撫多以失機逮訊乃詔起復前叅政譚綸爲僉都御史提督福建同總兵俞大猷戚繼光都督劉顯協勦殲之而靖萬曆中寇朝鮮據八道擄王子時朝鮮請援朝議爲大發兵已遣使通封貢令解兵歸國倭酋驁不奉詔復議東征師大衂幸非久其酋平秀吉死厥醜

清正石曼子等東遁諸將乃大破之于錦山朝鮮復
安
犨論曰論遷閩時嘗出海大艘多致闌出物不
五六閱月輒贏巨萬而歸一遇哨卒爲其所獲則
悉輸之幕府而諸郡防掌籍亦得匿美自私以故
私通之禁雖嚴奉行不力及考史牒倭與中國陸
戰不能敵騎水戰不能敵舟故倭患從來未有惟
明獨多而又莫甚于嘉靖丙午以後焚擄殺掠沿
海郡縣凡十有七年江淮閩浙之間流血幾數千
里而究其禍始皆自奸商勢要一勾其來一婪其

貨使番船積怨盤據海洋而中國亡命竄入其中
導之倡亂禍遂大劇噫夫一海禁也奸商冐之勢
要竊之而地方當事者陽禁之未必不陰利之海
禁尚可嚴哉若朝鮮國東西南皆瀕海實中國東
北屏蔽萬曆中倭酋平秀吉入犯釜山閑山海東
要害俱失揚帆直可抵旅順抵天津使非天奪秀
吉之魄則不特朝鮮折入于倭東征一師不知將
何時結局甚矣釜山閑山一帶海防朝鮮既爲我
東藩亦不可不令其預講也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四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五

黎水犨 論孔璧甫著

兵部大政

馬政 職掌太僕寺

按周有國馬備軍與司馬掌之公馬備閑厩較人掌
之馬皆出井田惟公馬不足時買之民有餘賣之馬
質平其買凡息馬之法一牡三牝中春通淫執駒養
馬之法牧師掌牧地爲之厲禁而頒之以時其飼秣
校人爲春釁廄祭瘟疫夏治牙而禁之又爲設巫馬
以養其疾病其御馬之法二歲攻駒使無蹄齧三

歲教駣馬使習服御而惡馬則綱之以縶維狎其性
而用之凡受馬于有司書其齒毛與其買馬死旬之
內更爲受時馬既病非其罪也旬之外入馬耳辨其
毛燥與否以其物更其外不更爲馬不于厩病于既
受病也凡春祭天駟夏祭先牧秋祭厩神冬祭馬步
漢與令民出算賦以備車馬太僕掌之凡馬皆養于
官又制內郡民養馬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之
算以爲北軍騎士至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又
置苑三十六所苑置牧師分布北邊而馬大盛文帝
始詔太僕餘馬給傳置及武帝數遣將擊胡漢馬耗

乃令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差次出馬如匿馬腰斬於市後漢省約諸苑獨乘輿馬設太僕掌之戎馬之制不可考唐興得突厥馬二千隋馬三千設牧監並以太僕卿張萬歲領之而天子御馬倣周王馬之制分左右六閑總爲二廐已又於岐豳涇寧置八坊地袤廣千里爲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以給芻秣尋又分爲四十八監地猶狹不能容乃析布河西廣饒之野牧之凡監馬五千爲上三千爲中不及者爲下監皆有左右皆因地爲之名已又設四使統諸坊添設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師行務牧馬先強壯不

足乃取其次錄齒毛膚第印記主名送軍會其數上之省其後開元間馬稍耗命王毛仲領之毛仲能其職馬復蕃天寶末安祿山領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潛選良馬盡歸范陽因以反自是邊無良騎吐蕃陷隴右而苑監皆沒歲市吐蕃馬皆瘠脊薄蹄不可用代宗時至大括官民馬供戰陳憲宗伐蔡命中使以絹萬疋市馬於河曲終唐之世馬不復盛宋興立左右飛龍二院而諸州監牧亦廢馬不蕃息於是置養馬務始開牧園之地分遣中使諸邊州歲市馬及平太原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疋而國馬廼蕃

已擇諸州曠莽善水草地分置諸牧龍坊牧之景德中改爲監凡收市戎馬給錢千及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務馬其邊州置場市蕃漢馬赴闕分配諸軍曰省馬顧宋馬政因唐而唐時坊監善地如隴右金城平涼天水河曲岐豳涇寧夏樓煩諸處多沒於西夏即繫版圖亦業屬民田不復爲監苑所稱宜馬之地惟河東石嵐汾河之間仁宗時從歐陽修議詔所司相度水草謀孳息至治平中按籍天下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爲宋馬極盛迨熙寧新法行散國馬于編戶凡中戶養馬一疋

下戶朋養一疋若貲力高願養二疋者聽而監苑地咸畀與民而收其賦已而戶領一馬繫之維之離析牝牡生息不蕃土有肥瘠則水草不均馬多倒死而馬病水旱不時監苑地領賦卒不得蠲所司日嚴民無所訴民亦大病明興設太僕寺於滁州成祖定鼎於燕又設太僕寺于北京凡江南北馬政南太僕主之順天等府暨河南山東馬政北太僕主之已又添設府州縣佐貳官專民馬之政而山西陝西遼東復設行太僕寺苑馬寺各轄六監二十四苑惟遼東止一監二苑咸置卿貳焉凡馬政曰民牧曰衞牧曰京

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封表之而課駒之法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牝牡五歲徵一駒凡三徵駒乃免若草場歲徵租金觧寺而租金有恩蠲有災蠲惟馬有災蠲無恩蠲即災蠲亦必轉移相抵不使虧軍實凡三歲若民牧若衛牧若畿府寄牧寺卿必偕御史一人印烙選其良籍其肥瘠毛齒而登記之其錦衣旗手等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分置草場歲春杪夏初各營馬除存留聽用外其餘命坐營官一人領下場放牧凡草料各營存留馬自四月至九月有料而無草其下場馬草料皆不

給惟十月至三月入操給全料而時遣科道官點閘視馬倒死軍逃亡者揹實奏若行太僕職掌與僕卿不異凡該管監苑地方馬皆主印烙課孳牧而時督察之凡種馬上苑萬疋中苑七千疋下苑四千疋與諸番易馬於洮州河州西寧等衛各置茶馬司主之法上馬茶百觔中馬七十觔下馬五十觔計番族歲納馬一萬四千餘疋凡調馬兵部必先移牒到寺寺始馳檄監苑徵馬馬至點視乃牒呈兵部兌補京營及各邊備操邊馬足乃寄牧畿府覆馬政在江南者行六害國初論丁養馬即單丁下戶不免害一馬頭

羣長獸醫歲歛貼戶藥餌等錢害二官徵地租畝無隙地求牧與芻不得又歲派草料害三江南地卑馬性惡濕倒死賠償歲累不訾害四每歲印烙官有常例吏胥里老有紙劄供應害五觧寺馬疋費三十餘兩觧赴京者倍之害六在畿府者有三害下場放牧歲一舉行而草場善地皆歸勢要獨存低窪萑葦藪目人馬俱不可近害一人無廬次馬無廐庑人有疲厲之虞馬多露宿之患害二馬買草而飼人裹糧以從雖有下場之名竟無芻牧之實害三在監苑者有五害軍有強弱強軍狡猾畏歲徵駒賄監官吏止養

兒馬弱軍不善賣緣獨養種馬俵給不及其人徵駒歲倍其數害一軍有貧富富軍止養兒馬二三疋徵駒不及騎坐有餘貧軍養種馬一疋或帶駒一二疋倒死無繇買補苟覬恩貸害二草場止論丁給時報丁多者領田多而養馬或少報丁少者領田少而養馬或多害三監苑官吏位卑志下濳與通賄孳生虧耗莫聞害四茶易之馬良駑莫辨月費芻秣而馳突不堪害五且永樂至今馬政又且三變洪武初江南人以十戶養一馬江北人始戶養一馬已改五戶養一馬而戶給鈔三百貫優之永樂中馬大蕃息始倣

朱熙寧保馬法令民十五丁養種馬一疋立羣頭一人五十疋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草料之半凡種馬倒死及孳生不及數責之償遂世爲北畿患而馬政一變正統間馬大蕃息恐養戶不賠准以銀折馬而馬政又一變隆慶時種馬南直江南北地方盡行改折北直河南山東折色六分本色四分惟山西陝西遼東監苑之馬如故而馬政盡變自是之後太僕寺歲徵折馬銀四十二萬有奇轉發各鎮自行買馬名曰年例萬曆年間太僕寺積有羸餘一遇水旱年饑或軍興工興輒准借發天啟以後東師日劇閭藏枵然乃增派地畝而北直山東河南本色四分春秋兩運不過六千餘疋即兒補京營倚操不足而監苑之馬亦瘯蠡相尋馬政大壞

釋論曰論嘗聞之古戰陳之法巴蜀三河潁川諸郡國利用材官雲中上谷上郡隴西諸郡國利用車騎廬江潯陽會稽諸郡國利用樓船今明之畿疆皆在於北陝之臨洮即古隴西延安即古上郡山西之大同即古雲中北直之宣府即古上谷遼東即古營州九邊之大鎮在焉急須良騎豈俟問哉昔崇禎丁丑論受事於潁奉文濤馬江北馬久改折潁故無馬且乙亥春流寇陷潁馬籍蕩然而時院道嚴督不得已走滁請前太僕寺舊籍按式填上實處文計道里紙張之費皆出自百姓論心憐之且百姓更爲論言江北之地本不宜馬祇以太祖初都金陵大師四出平僭亂急須騎不得不于三輔近地寄牧頗正嘉間百姓殊苦甚論聞之因思穆廟時南馬改折之議亦未盡非且考舊牒當時四六本折亦惟行之山東河南北直所稱宜馬之地如山西陝西遼東監苑之馬固自在也藉得一心計之臣如唐之張萬歲王毛仲其人者爲之則孳生放牧之法攻駒調御之方自可循行亦何至芻牧不飽瘯蠡相尋置不問乎卒之牧圉之官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而印烙察視之虆差亦祇視爲故事以至富軍獨饒貧軍偏苦而軍病廄鮮良騎國望軍寔而國病甚且閭藏枵然馬盡而折馬之金並盡更增稅地畝而民亦病嗟夫馬力竭矣而求進不已善御者猶知其敗況民力卒瘅乎杞人之憂蓋不獨在馬矣

茶法 額觧上供茶屬光祿寺職掌者未載○按會典茶法本戶部職掌以法本爲易馬而設故附于馬政之後

按茶古未有稅唐德宗時立常平倉無錢本戶部侍
郎趙贊建議稅茶以充巳又從張滂請凡諸出茶州
縣皆什稅一而所得錢別貯爲水旱備益稅茶始此
後穆宗時王播爲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
十及播爲相又置榷使自領之宋太宗時陳恕拜鹽
鐵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
第爲三等曰下等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但可行
于商賈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交濟稍裁損之
可以經久巳于江陵等處置六務淮南等處置十三
場六務止收茶租凡江南兩浙荆湖福建諸稅並輸
之十三場督課并督園戶採茶凡茶先給茶戶本錢
而後收之課外有餘茶官悉爲市如匿不送官及私
販鬻者沒其茶論罪而諸商賈令入錢於京師榷貨
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若龑與更
令商入芻粟塞下酌地遠近爲之直給引以茶償天
聖中三司使李諮以官給本買茶賣茶費而利寡請
悉罷令商與園戶自相交易官止收其息時不行至
嘉祐中法益敝官所給本多靡于牙儈名爲市寔奪
之園戶率或逃或死于是著作郎何鬲三班奉職王
嘉麟復上書請罷給茶本錢聽園戶與商賈易官止

收稅如前李諮議時富鄭公弼韓魏公琦當國下三
司議行之弛禁通商歲收三十三萬八千緡而國與
民始交利熙寧中制條例司復經畫買茶于秦鳳熙
河以博馬于是趣水陸各運茶並赴河西時川蜀州
縣設官開場歲增課至四十萬法益峻園戶郎逃死
犍及鄰右蜀人至怨以爲地非產茶實產禍南渡建
炎初成都轉運使趙開始倫言官茶之害請依嘉祐
時罷官鬻通商便而以茶易馬必馬到京實數爲推
賞馬若道死及到京死郎降黜有差于是園戶獲避
茶課益倍馬益至比四年冬茶引收息凡百七十餘
萬緡又得國馬萬疋國用以饒明興茶課有二一上
供一西北茶馬司而茶馬司在四川者一在陝西者
四凡茶通商販而通商之法商人詣所在買茶先具
數赴官輸錢千文給引引百觔其畸零不及引者納
錢六百文給縣帖縣帖六十觔量地遠近以賣過關
津聽批驗所批驗放行歲遣行人齎榜所在州縣以
肅禁三歲則遣官選調邊軍賚金牌信符差發近邊
番族納馬而運四司茶于邊勞賞之歲有常數是時
法嚴歐陽駙馬倫尚安慶公主孝高皇后第四女婿
也倫使西域冐茶禁郎賜死因著令諸凡截角退引

一準鹽法以行永樂中始遣御史巡陝西茶馬正統中停金牌信符茶不易馬惟通商如故成化中凡通商批驗所不許茶商姓名貫址聽冒名給引得傳相販賣退引累催不繳爲影射而夾帶者衆又法商人詣批驗所買引而所獨在應天常州杭州三府于産茶地方違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道苦違多費而姓名貫址易欺于是王尚書恕言聽茶商于産茶府州納課具姓名貫址買引照茶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引繇造冊并收過紙鈔解部仍關領次年合用引繇各批驗所遇茶商經過皆如法批驗年終仍具

驗過客商盤詰私茶文冊申合于上司繳部而防私販之禁益備正德中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以行太僕苑馬兩寺馬政大壞自正統時停金牌信符而番族馬復不至馬大乏始奏言以茶易馬國初舊制不可廢乃復通市如故

魯論曰明通虜市凡二一在陝通西北諸國一在大同通北虜凡市虜皆以馬我一以茶一以繒幣顧大同之市嘉靖時一開而罷虜情叵測楊忠愍先事言之一一若合符節陝西茶馬市洪武初行之正統末中廢至正德間復行之行之獨久何也說者謂虜嗜乳酪腸底滯茶能滌蕩勢必資又謂國家處之有道虜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奉金牌差發其酬茶觔不曰易馬而曰勞賞諸酋體統尊皆是也顧不盡繇於此大凡中朝之於方國聲靈振先使彼畏我之威然後可情通始感我之德明西北之茶馬市大率皆哈密安定阿端赤斤蒙古曲先罕東之屬受我羈縻仰我鼻息者耳佻巒至以行之北虜則不揣之甚矣今勿論虜以駑馬相詒爲彼所欺且朝市于東暮寇于西并所市駑馬亦掠而去虜寧可恃耶若以茶易馬此唐于回紇已

然以採山之利易充廐之良虜得茶不能爲我害我得馬足爲我利明初已熟計而行之而給引通商成化時王尚書恕之法已備祗行法在人耳法固無煩更議也

驛傳

按周春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達天下之六節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達物而送迎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地官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而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

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委人掌薪芻候
人修道路館人戒垣墉燎人具膏燭而掌逆復以時
戒官毖勅焉漢承秦廢封建分天下爲十二州各置
郡縣凡監察御史若刺史得以考功之法治郡者行
部則續食有事則乘傳入奏他郡守亦如之若朝有
命使建節出關則特馳四乘傳蓋異數也而當時郡
國所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文學諸科計偕之士例
亦續食需皆出于縣官唐制仍漢凡委積薪芻膏燭
草乘之費取諸庸調名曰送使迨德宗貞元末諸軍
往來蕃國貢使日絡繹於道費不支憲宗承貞初凡
齎勅始罷遣中使祗郵傳省煩擾顧是時方鎮擅土
諸道觀察節度幸以送使錢自予耴民無限制相裴
垍乃請凡諸道送使錢皆公估準物貨有調賦祗耴
諸所治州不足乃于所屬州取之而送使之橫徵乃
减宋興設驛遞凡諸經畧安撫使乃提點刑獄公事
初受命皆得走馬承受既任無事歲一入奏四方動
靜有警卽馳驛上聞其他若朝廷命使若上供所過
之地仍有供應而郡縣巡馬遞鋪并掌巡邏譏察明
興制驛遞凡通都大邑沿河衝要之地六十里置一
驛或百里百二十里置一驛驛設丞一員主之又門

設遞運所所設大使一員主之若車馬廩給薪芻皆
耴給所在州縣顧初制兵部編填勘合內如奉勅公
差或大臣被特旨外如諸王府奏請若巡按御史若
巡撫都御史奏事行部始得請勘合馳驛非是者有
禁且勘合應付視官尊卑事大小爲差等事畢隨繳
兵部防詐冒若遞運所馬遞止以飛報軍情所夫止
以遞運上供物料給邊錢糧凡歲車馬廩給薪芻之
數在外按察司顓設道臣一員爲稽覈歲終上其數
於巡按御史若巡撫都御史轉上之戶兵兩部法甚
嚴厥後初制漸弛凡在京卿寺部屬郎得勘合而高
官顯宦馬動支六七十疋夫二三百名家人需索不
情凌辱尚不與焉若諸王府吏賫勘合搭馬長安道
上幾無不馳驛之人萬曆之末驛大疲困始爲調停
之策曰加增工食曰里甲幇貼曰官馬顧養曰外郡
協濟顧馬疋官養而草料仍科諸民里甲私幇而姦
棍恣其過索且他郡協濟又多有徵無解民與驛兩
病而調停之法窮已乃爲禁革之法曰查比勘合以
防冒濫嚴革需索以清冗費稽官假勘合家人需索
皆仕宦之強有力者撫按不肯爲小民破面過客州
縣又誰肯爲小民開罪上官致禎之間至屢申嚴旨

願止行于良涿良涿而外亦竟高閣禁革之法又竊彝論曰以論觀春秋之時盟會相尋諸侯之使轂擊于道于時主人授館具徒致餐獻餼織悉具脩鄭衛莊衛之國寬然用之有餘今天下一統幅幀萬里勅使過客一下郡縣驛遞不免騷然糗糧芻茭兩皆不足主政者必檄旁縣爲之協濟當論代之天長時于時池河紅心圓鋪諸驛日索幫貼不已致長民有牛爲馬走令代桃僵之訴若此者何也蓋嘗考漢制凡中朝官非建節出關奉使西南諸方國不得乘傳獨明京朝之官動得馳驛甚或勘合得以假人州縣多惜情面不敢稽覈獨不念此皆國家公帑生民膏血乎正德時尚寶崔璿以馳驛被譴當時以議出權璫中朝官多以竊擅朝權罪瑾顧亦未有以祖制告之者流瀰百年延及敝禎之間始嚴勅中外其如情面久習何哉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五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六

黎水彝 論孔璧甫著

兵部大政

懷方國 內宴享朝見陳設屬禮部勘合信符等屬兵部

按周禮夏官始設懷方氏掌來遠方之國致方貢遠物而當商末周猶在侯服鄰獯鬻數見侵太王事以皮幣犬馬珠玉卒不得免乃遷邠避之至幽王爲犬戎所殺漢初高帝受圍於白登高后臨朝又受嫚書之辱孝文時始約爲兄弟之國遺之書曰漢過不先漢武時數遣大將軍出塞多斬獲然中國亦內耗孝元時至以待詔掖廷王嬙下嫁巳單于遣伊邪莫演來朝既宴請降當時廷臣谷永杜欽議勿受謂單于來貢獻稱北籓受其逋逃則絕好若伊邪莫演受詐於單于姑以此生隙則曲在我邊境自此不得安已詰莫演果無降意自言病妄光武時南單于與北單于爭立南單于欲依漢自安願爲藩臣捍北虜詔中郎將屯河西擁護之巳北單于亦遣使和親時明帝在東宮奏曰南單于新附北單于懼見攻故陽歸義以傾之若受使南單于且有異志北單于亦不來帝然之詔勿受巳北單于又貢馬裘乞和親且請音樂

時從班彪議賞賜畧與所獻相當賜弓矢不與音樂
詔曰單于國尚不安方事武節笙竽之用不如弓劍
明帝時北單于數寇邊復請和親帝遣鄭衆往報使
單于傾倨傲趣衆拜衆不屈章帝時北單于請稱臣
與武威郡合市詔許之南單于始疑及北單于兄弟
爭立漢命竇憲與南單于共擊之乃憲復立其降者
爲北單于而南單于益携漢若西域故有三十六國
舊皆役屬匈奴武帝時欲滅匈奴遣張騫使彼絕匈
奴右臂于時烏孫等國各遣子入侍漢亦遣都護鎮
之又遣江都王女名公主妻其孫主死復遣楚王戊

女名公主繼之已烏孫既得兩公主又欲爲其子尚
主朝廷又遣楚王戊女弟名公主以往已而其子不
得立主亦恩愛不親乃召還而邊境卒無寧歲若康
居等國雖遣子入侍然亦時叛附匈奴光武即位閉
關謝使時莎車于闐復請附漢求都護帝報曰今使
者未能得出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章帝
時復通西域設都護顧亦叛服不常唐初高祖借兵
突厥辭頗畢後突厥時入寇厚賂不退時太宗爲秦
王乃發兵擊之始出塞求和親及太宗即位破滅來
降者悉以內地處之自幽州至靈州凡千里魏徵諫

不聽已突厥故地盡爲匈奴別部薛延陀所有延陀
滅又爲回紇所有按回紇亦匈奴別種時唐既滅薛
延陀回紇遣使獻見太宗爲幸靈州受其功回紇遂
奉鐵勒十一部來歸共上天子爲天可汗太宗各官
以都督刺史之職又設都護統之肅宗時安史之亂
回紇遣師入助復兩京顧擄掠不已父老相率致繒
帛師乃定已和親通市穆宗妻以太和公主至武宗
時回紇爲黠戛斯所破唐遣使賜以糧鎮撫之於時
李德裕曰回紇既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宜訪問
不則彼謂國家降公主如唾核既負公主又傷虜心

會公主在烏介可汗軍中唐擊破之得公主以歸在
西南有吐蕃數寇邊請婚不許已乃以雍王女爲金
城公主妻之時遣何矩送女吐蕃賂矩使求河曲地
許之唐失河曲地而虜益張又時通南詔爲惎間自
韋皐爲西川節度使通西南諸國斷吐蕃右臂而吐
蕃始創按南詔故烏蠻別種俗稱君長曰詔故曰南
詔高宗時入貢以破洱蠻有功冊封爲雲南國王開
元末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多忿怒雲南太守張
虔陀多求取南詔始反其王羅閣鳳大揭碑於國門
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祇以吏窘侮我至此後

世有唐使者至當指此被吾罪過也于是始附吐蕃
德宗時韋皐節度劍南威惠大行復奉職貢穆宗時
西川節度使治無狀復盜邊宣宗時安南經畧使苛
墨遂復叛攻殺都護宋東北爲契丹初太祖以石晋
以幽冀一十六州畀彼嘗置封椿庫有必歸我版圖
之志迨太宗平太原乘勝遂抵幽燕爲三耶律之師
所敗雍和三年復遣曹彬田重進潘美等伐之又大
敗于岐溝而契丹遂大爲邊患眞宗時契丹侵澶州
寇準請上親禦之而却巳議和歸歲幣通國書以宋
爲兄仁宗時契丹乘宋有西夏之憂來請割地宋使

富弼往議增歲幣于時契丹主責宋輸幣時富曰獻
弼不可巳言當曰納弼亦不可及弼還契丹復遣使
持誓書來朝廷竟以納字許之歲增銀絹各十萬時
契丹巳改國號曰遼徽宗宣和間遼之東北金復盛
來與宋約議伐遼議宋歲輸幣于金金割幽燕之地
歸宋巳滅遼而金欲背約不歸地遣使來索增幣時
王黼等欲得歸地功速成復遣趙良嗣往許于遼人
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加燕雲代稅銀一百萬緡巳
張𣪘叛金來歸王黼又勸帝納之金人以納叛來責
遂分道南侵宋南高宗時又聽秦檜主和議往來國

書宋主書名書再拜孝宗時魏杞使金金人脅宋國
書去大字杞拒之正敵國之禮而還寗宗時聽韓侂
胄伐金師大潰金遣使責首禍之人史彌遠遂殺侂
胄函其首畀金金師乃還理宗時金始衰元又起于
北來議同伐金議功成以河南地歸宋巳金滅而元
背約不欲歸河南地止畫陳蔡爲界宋憤遂起復三
京之議元大敗宋師于汴自是境土日蹙宋亡若西
夏其先本拓拔氏唐太宗時內附賜姓李宋太宗時
有李繼俸者嗣立數爲弟繼遷所攻乃入朝太宗賜
姓名趙保忠授夏銀等州觀察使巳保忠謬言繼遷

亦悔禍歸欵宋仍授遷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顧保吉攻保忠不巳保忠以宋爲不足恃又降契丹
宋怒其反覆遣師縛之以歸而保吉遂盡有銀夏綏
宥靜之地曩賜姓復姓李并宋朝所賜璽書委之郊
外出不孫語詬宋宋于是歲有西師明興東南若高
麗國洪武二年卽遣使表賀詔封爲高麗國王賜龜
紐金印巳李成桂代王氏有國始改國號曰朝鮮每
歲聖節千秋元旦皆入賀朝廷有大事則頒詔于其
國國王襲封亦遣使行禮貢道繇鴨綠江抵遼陽至
京師日本國洪武時以時寇海上絕其朝貢永樂後

復通貢道繇浙江寧波府嘉靖時入寇朝貢遂絕萬
曆中且犯朝鮮大琉球國洪武中數入貢王子陪臣
皆入太學二十五年賜閩人三十六姓爲操舟楫便
往來貢道繇閩縣安南國即古交阯洪武二年遣使
冊封其國陳姓爲王永樂中爲臣季犛所篡發兵討
擒之置郡縣未幾黎利復叛不得定宣德中乃宥而
封之朝貢如常嘉靖中黎氏又爲臣莫登庸所篡仍
發兵討之登庸謝罪奪王爵降封爲安南都統使貢
道繇廣西真臘國洪武中通貢貢道繇廣東後朝貢
不常暹羅國本暹與羅斛二國後并爲一洪武中即

通貢并獻其國地圖永樂中且乞頒量衡爲國中式
三年一貢貢道繇廣東占城國即古越裳氏洪武初
通貢已其臣弒立遂絕之永樂中復通三年一貢貢
道由廣東滿剌加國永樂中入貢且請其國同屬郡
又請封其國西山詔封其山爲鎮國之山九年率其
妻子官屬入朝上親御奉天門宴之率三年一貢爪
哇國即古闍婆有東西二王洪武初通貢并納元所
授勑已來貢携黑奴三百人遂絕之永樂中復通厥
後東王爲西王所滅正統間定三年一貢後不常孛
泥國本亦屬闍婆洪武初即通貢率其妃及宗屬陪

臣皆入朝上及中宮東宮皆有表箋上錫宴加厚未
幾王卒于會同館上爲輟朝三日賜祭賜諡賜葬于
京城外石子岡置守塚立祠時蘇祿國古麻剌國國
王亦率其妻子陪臣入貢未至京一卒德州一卒福
建上賜祭賜塋賜諡皆視孛泥而初封時各賜以誥
勑勘合鍍金銀印惟錫蘭山國永樂間遣使諭西洋
諸國歸由其境乃遣兵絕我歸路爲使者擒以歸上
釋之而更立其屬之賢者若呂宋國萬曆間且助討
有功按東北女直本古肅慎氏地在混同江東開元
城北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屬金裔北韃靼

從古名稱不一商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唐
曰突厥宋曰契丹即宋末元起自漠北亦韃靼別部
而其地東抵兀良哈西連脫忽麻及撒馬兒罕北極
沙漠明興順帝北遁而其裔皆內附太祖乃以兀良
哈之地封寧王權成祖靖難挾寧王俱南而兀良哈
護駕有功及即位遂捐寧王所封地酬之分朶顏福
餘太寧三衛各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兀剌地正北
居與和東勝兩邊塞外朝廷初封和寧王已分爲三
一封順寧王一封賢義王一封安樂王正統時順寧
王脫歡之子也先大舉入寇而兀良哈朶顏福餘太

寧三衛實爲鄉導英宗罹土木之變已也先爲哈剌所逐死自後其孽孛稱小王子敎塞顧貢使常至六千人朝廷限制止許五百人貢道皆繇大同正德時小王子強盛有阿著者生子三人一吉囊駐牧河套近延綏一俺答近大同一老把都近宣府時寇邊嘉靖時且犯都城求通貢隆慶時俺答之孫把漢那吉來降詔封爲順義王老把都之子黃台吉各授官有差每年一貢期以二月使止大同賞賜差官賚給許開市關市凡十有一處在大同者三在山西延綏者各一在寧夏者亦三在甘肅者二歲以爲常凡市二

日貢市人數限一百五十二名萬曆中稍增詔該鎭爲限制而哈密地在西北燉煌大磧外明初分西域諸國地近中國者皆爲衛一曰安定一曰阿端一曰赤斤蒙古一曰曲先一曰罕東一曰罕東左并哈密而七而哈密即古伊吾廬爲西域諸番入貢往來之地永樂二年封元孽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其頭目皆授指揮等官有差歲一貢定以八月初旬驗放入關赴京嘉靖四十二年改五年一貢并定前起貢回出關後起方許入關若安定衛屬韃靼別部洪武初分爲四部八年又于安定析阿端一衛共二衛分統四

部若罕東罕東左二衛木西戎部落洪武初官其酋指揮僉事永樂中陞指揮使若赤斤蒙古木古月氏國永樂中官其酋千戶尋陞指揮若曲先衛亦西戎部落永樂中亦官其酋爲指揮七衛之外別有三十八國皆比年一貢已改五年一貢而貢道皆繇哈密若土魯番本古車師地東首里爲栁陳城又東七十里爲火餙本三國永樂中入貢其後並稱土番成化間土番強侵陷哈密迄弘治間朝廷經畧始定顧叛服不常其外又有撒馬兒罕古罽賓國洪武中郞入貢若于闐國黑婁國天方國𪊲德那國魯迷等國嘉

靖中始入貢按烏思藏即古吐番地元時爲郡縣洪武初因其舊封闡教闡化輔教贊善四王俱賜銀印令間歲一貢并給勘合令闡教闡化輔教三王差人從四川布政司比號贊善王差人從陝西布政司比號查有印信番本批文方許入貢外近徼西南土司洪武初制三年朝覲一進貢貢人每司止許二人多不過三人俱本布政司起文限本年十二月到京若慶賀聖節無常期若番使到京陳設儀節按大明會典凡諸番國及西南土官朝貢到京會同館即將方物具呈到部主客司官赴館點驗遇有表箋移付儀

部後具手本關領內府勘合開寫方物見數及開報
門單於次日早朝紹進內府取于奉天華蓋等殿陳
設本部尚書奏啓進納若遇慶賀凡貢物初到即具
數目奏聞物候至日送進內府凡進馬贏到館即令
典牧所差獸醫辨驗兒騾毛色齒歲備寫手本付館
交收至期列于丹墀東伺候御前牽過該館同手本
交付御馬監收領如象送馴象所駱駝送御馬監如
虎豹麒麟獅子禽鳥之類各送所司若金銀器皿珍
寶緞疋會同館必先期一日開填勘合開報門單次
早于殿前陳設乃交付長隨該管內使收受如胡椒

蘇木香蠟藥材等物萬數以上者船至福建廣東等
處所在布政司同都按兩司點視封鮬聽候先將番
使起送到京呈報數目然後該司起解前來禮部乃
移戶部都察院各委官會同差督人夫運進承運等
庫禮部先開各庫該收貨物手本于午門關領勘合
填寫照進凡各番勘合洪武初始給初止暹羅已乃
各及諸國每國勘合二百道號簿四扇如暹羅國暹
字勘合一百號及暹羅二字底簿各一扇俱送內府
羅字勘合一百道發本國收填及羅字號簿二扇一
發本國收填一發廣東布政司收比餘國如之遇改

元則更造換領舊簿勘合隨貢使繳部貯庫計當時
所給凡十有五國若雲貴徼外土司永樂初別制信
符五面內陰文者一面陽文者四面皆鑄文行忠信
四字外別制批文勘合各一底簿一本其陽文信符
與批文皆藏內府陰文信符與勘合俱付土司底簿
一本付雲南布政司凡朝廷遣使則齎陽文信符及
批文各一至布政司比同底簿方遣人送使者以往
土官比同信符及勘合即如命奉行信符之發一次
文字次行次忠次信周而後始又置金牌勅書諭之
凡有調發及採辦事務須憑信符乃行外又別編勘

合一百道付各土司衙門底簿一本付本省布政司
如土司遇有水旱疾疫及奉信符辦過事務進貢方
物之類與邊境或有聲息該土司衙門並填勘合遣
人賫至布政司會都司遣官同賫奏聞若土人訐訟
已憑都布按三司議行者其填寫勘合奏聞亦如之
計當時給信符勘合者宣慰司凡六長官司凡四安
撫司一府五其後孟養等宣慰司威遠等州亦給而
勘合批文底簿如車里即編車字緬甸即編緬字法
甚備并嚴撫按三司及總兵官苛擾陵害之禁若朝
廷接待之禮遇有貢使到京主客司官赴會同館點

覶方物譏防出入貢使出京乃回部覶事弘治間貢使多又添設提督會同館主事一員專職在館提督凡使到館若房舍鋪陳下程茶飯各覶其官職高下差次待之洪永間其國王至上親御門宴待部貢使亦必命中使或禮部尚書宴待之凡有疾給醫藥有故給棺事畢領賞之後許於會同館開市三日除違禁器物各鋪行不許入館外其餘俱聽兩平交易若回差并勅經過巡撫衙門給與印信文憑令所過驛遞照貢使名數應付馬驢車輛廪給口糧若通言語俱譯字生而教習譯字生屬提督該館事務太常寺

少卿職掌

發論曰議者謂從古懷方惟周得上策漢得中策唐得下策若宋是爲無策此儒者尊古卑今之論也夫周會遷邠之後世有哲王王業肇與耳若事之不得而且言避避顧爲上策乎論謂懷方之策大要審時度勢總以安內爲上前後兩漢之初猶近之後漢光武閉關謝使曰今使者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此專主於吾固吾圉者也前漢孝文帝與匈奴結兄弟之國曰漢過不先此威信並行有師直爲壯之意焉若唐初借兵突厥已開門揖之太宗處突厥降人于內地不惟揖之且寢處之矣久之根株既蔓生息漸繁而同寢處欲無亂得乎至宋輸幣猶謂不得已與金甫盟旋納張敦之叛與元畫界又與三京之師是過且自我先于金元何尤哉論謂惟明太祖爲得之嘗考洪武初上諭諸邊將曰毋納降毋掠牲畜此漢過不先也凡諸國來貢獻禮待之從不遺一將設一都護東西南北自在之意與光武正合厥後邊陲國勢兩殊于昔非國初之策失也太宗棄九邊之臂指不聯阽簽師興三陲之藏關不

閉遼左一師供餽之擾卒生內變而楚豫謚讖謂之何哉若西南土司祇在撫之有道苟官其地者誠得其人未有不弭耳聽命者顧滇黔郡縣官皆以老疲劣轉以長鞭不及馬腹之地馭以日暮途遠之人其不倒行逆施者幾希矣若夫不貴遠物尚書旅獒眞足爲千古永鑑懷方之策周得其上或者其謂是歟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六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七

黎水　　　論孔壁甫著

刑部大政

刑法

按虞制五刑書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又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凡明刑祥刑之典畢備周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以糾惰農二曰軍刑以糾軍律三曰鄉刑以糾不孝四曰官刑以糾官守五曰國刑以糾暴民而大司寇建邦之三典一曰

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又設嘉石以平罷民罷民惰于農者也刑則已重不刑則敗俗傷化故寘諸圜土而收教之日夜施九職之工事以役之能改者復之三年不齒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按嘉石外朝之坐石今之械繫也凡坐以日斷役以月計又設肺石以達究民凡民惸獨老幼不能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躪聽之使易其長不聽使長得虐其下使立肺石三日而後聽其辭直則復于上而罪其長若獄疑必三刺三宥三赦按三刺者一刺之羣臣再刺之羣吏三刺之萬民蓋求其衷也凡要囚史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于棘木之下羣士咸在各麗于法以審蔽之大司寇乃以獄成告于王王復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司寇受中而協日刑殺焉肆之市三日他如八法以斷卿大夫之獄八成以弊萬民之獄兩造則入束矢兩劑則入鈞金諸法大備戰國時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賊二囚三捕四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蕩踰制諸雜律五加律六減律迨秦嚴誹謗偶語之令不二世秦亡漢興約法三章與天下更始罪惟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

及天下大定詔縣道官凡獄疑各讞所屬二千石二千石不能決移之廷尉廷尉不能決謹具爲奏傳所當比律以聞已丞相何依魏李悝所著法經攈摭秦法宜于今者益以三篇一曰擅興一曰廐戶一曰部主見知然三族之誅具五刑終襲秦故孝惠時制爵大夫吏六百石以上罪當械者皆頌繫及內外公孫耳孫罪當刑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民年六十以上若不滿十歲者皆完之文帝卽位除孥相坐法二年除誹謗之罪五年除肉刑已從張蒼馮敬議定律令凡諸當髡者完爲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爲城

且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即盜者已論復有笞罪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其逃亡及耐以上不用此令當時天下歲奏死刑幾四百幾刑措景帝時詔吏受所屬飲食計償勿論罪若他賤買貴賣皆坐贓為盜二年改死刑磔棄市勿復磔四年詔凡民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顧是時除肉刑改笞名輕實重笞者多死乃下詔定五

百者曰三百三百曰二百尚猶不全至中六年又詔當三百曰二百當二百曰一百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用而生刑又輕民益輕易犯法武帝時尊用酷吏張湯寗成義縱之流幸得增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民幸無所措手足起為盜後湯縱諸臣以次誅上亦中悔而靖宣帝素知獄吏之弊納路溫舒言更增廷平四人秩六百石專平刑獄於是選調者于定國為廷尉黃霸等為廷平當時民得以不冤地節四年詔除子匿

父母妻匿夫孫匿祖父母之律罪殊死廷尉當以聞是時西羌反乏軍興京兆尹張敞請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以次入粟隴西安定等八郡贖罪下有司議馮嫽蕭望之少府李強力爭若是民爭重利而輕犯法不便得不行元帝時有司奏省輕刑凡七十餘條東漢光武與詔前武帝時所置詔獄二十六條皆并省三年又下詔曰吏不滿六百石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問女徒月出錢得顧役歸家十八年詔

改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死之律同之內郡已又詔三公方春東作罪非殊死且勿案皆須麥秋已梁統上言元帝贖省輕刑致人輕犯法四表其害政者以奏帝下公卿議于時杜林議言高祖疏網海內歡欣其後滋章小事大戮至法不能行上下相遁如舊制便上始寢統議明帝時詔郡國死囚減死免笞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父母同產願從者聽死者賜父及妻男一人復其身顧此特邊防計是時天子尚明察尚書以下常見提曳楚王英一獄逮繫幾滿萬人會楚妖人顏忠王平引隊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

澤侯鄧鯉曲城侯劉建建等貲來昔與忠平相通侍御史寒朗當按獄以建等狀貌試物色忠平二人錯愕不能對朗心傷其寃乃上言建等無姦獨爲忠平所誣上詰朗曰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多虛引冀以自免帝怒朗反覆奏辨會大旱明德皇后爲言帝下楚郡守袁安覆按安分別奏上楚獄乃稍寬章帝時詔十一月十二月毋報囚會元和二年旱議者以爲斷獄不盡二冬陰氣發泄所致下公卿議尚書陳寵奏曰冬至之節是爲一陽陽氣始萌周以爲正二陽之月陽氣上通殷以爲正

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道水旱之患自有他應不以改律帝納之爲定制後寵子忠復爲尚書奏決事比三十二條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肉刑解并除贓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等毋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皆施行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赦前死罪減一等勿笞詣金城實邊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赦後捕獲甚衆廷尉郭躬上奏曰聖恩所以減死令戍邊者重人命也今諸亡命所犯皆在赦前宜皆勿笞發詣金城全其命詔從之和帝末有司率以麥秋按薄刑盛夏斷獄司徒魯恭上言上逆天時下傷農業非欽若昊天之意遂改立秋以爲斷漢末獻帝時鄭玄等咸議復古肉刑孔融議以肉刑止可行於古末世不當行事得寢魏時又議復肉刑以王朗持不可亦得不果行已詔司空陳羣刪約漢法時羣於漢律仍其五外增斧律賊律囚律各爲三廐律增爲二而盜律曰刦掠曰強曰分贓賊律曰詐曰毀亡受財枉法準賊曰請賕囚律曰告劾曰繫訊曰斷獄廐律曰郵騎其上變事曰警事若部主見知故縱三律省并爲一曰免坐凡十三篇合漢律五篇爲十八篇別有州郡令四十五篇

尚書令軍中令百八十餘篇晉纂魏命賈充更定律令凡律皆仍魏別增水火違制二律合二十篇分六百三十條當時明法掾張斐尚書郎杜預各爲注表上詔頒行按張斐之注其條曰知而犯者謂之故意不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慢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怒相梃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爲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陰害賭發謂之戕倡首先事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奪謂之掠三人謂之羣取非其

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而諸條中或隨事以盡情或眡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其推行化裁之變杜預之注其略曰律之文貴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期于刑措皆至言惠帝時刑法滋亂多不以律文爲斷劉頌上書言法理有窮塞故大臣釋其滯若公孫弘請族郭解是也事時有權宜故人主定其斷若漢高帝正丁公之刑是也自非斯格不得紬法請自今皆以律文爲斷若無正律依附名例名例不及皆勿論下詔申勅晉元東遷刑曹有拷

子証父死刑者有鞭父母問亡子所在者有舉家逃亡家長坐斬者大理衛展奏此傷順破教詔蠲除之其後南朝宋齊有繫囚不即承加測罰日一上起自晡至漏二鼓追梁武時分刻數日再上廷尉猶以爲過輕時尚書周弘正曰凡小大之獄必準五聽驗其虛寔豈可恣拷掠以判刑罪且囚立意亦有兩途貫高榜笞刺爇身無完膚戴就針熏並極困篤不移豈以測掠長短而能定其情實哉宜著令朝晡二時爲允從之北朝元魏孝文帝愼重刑罰大刑覆訊囚有繫至積年者羣臣以爲言帝曰滯禁誠非善治不猶

愈於倉卒而濫乎文帝崩武帝立又定枷杖之制當時惟重守宰貪殘之罰他吏民率從寬若南朝齊爲長鉗大鑊北周作霹靂車以威婦人隋煬帝行轘裂之法皆速亡唐興除隋苛法約定十二條已又頒新格五十三條惟吏受贓詐冒盜府庫物罪不原餘悉蠲已又詔裴寂更定律令本前代法爲書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鬭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一以漢九章爲守而其刑五一曰笞即書所謂扑二曰杖即書所謂鞭三曰徒即漢鬼薪

白粲隸臣妾四曰流即書流宥五刑五曰死即古大辟而笞刑五自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曰絞曰斬貞觀中又條令甲一千五百四十六事以爲令又刪武德以來勅三千餘條以爲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爲式凡囚京師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死囚流以御史金吾在外州上佐餘皆判官涖之若囚已刑無親屬將作匠給棺瘞之京城西七里外有甎銘上揭以榜令家人得收瘞凡府州縣長官五日一慮囚夏設漿飲月一沐

浴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拳梏家一人入侍若在京三品以上官在繫疾病婦女子孫各一人入侍已定杖杻鉗鎖之制凡杖長三尺五寸削去節訊杖大頭徑三分二氂小頭二分一氂常行杖大頭二分七氂小頭一分七氂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死罪枷而加杻若輕罪凡官品勳階七品以上與民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疾廢侏儒婦人懷姙者皆頌繫以待斷而罪人居作著鉗鈦隸將作女子隸少府縫作旬給假一日臘寒食二日流移人一道疾病婦人娩乳祖父母父母男女死皆給程糧非大逆無道役六歲縱之特恩三歲縱之又詔死罪令中書門下省僃五品以上及尚書平議若奏報疑獄法官得異議以爭即死刑雖即決仍三覆奏又除兄弟異居蔭不相及謀反連坐之律罪止沒官巳又詔五品以上官犯公罪流私罪徒皆別引奏罪死乘車就刑或賜死于家時有議殺罪贓死應斷右趾者帝曰肉刑廢久矣今復之吾不忍祇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于是定律爲五百條較隋律大省巳帝閱明堂鍼灸圖見人五臓皆附于背遂禁笞背之法于時天下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幾刑措焉天寶末安祿山反陷東京百官多

受祿山僞命肅宗復東京百官皆待罪闕下詔尚書李峴侍郎呂諲爲詳理使與御史大夫崔器條按以聞器言諸陷賊官罪皆死峴以賊陷兩京時上皇西狩獨人自救死無邪心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衆今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此適以堅其附賊而巳于是詔六等定罪惟佐逆有顯跡者死餘以次配流德宗貞元初趙縱爲奴所告縱止坐貶奴杖死暴其屍于是詔凡奴告主非謀反准自首法時有民徐元慶以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爲酒家保志復讎久之師韞舍亭下手刃之而自囚請死下廷議左拾遺陳子昂請誅之而旌其門從之爲著令其後柳宗元著論駁之曰誅與旌非並行者也獨論其父爽見殺爲有罪無罪耳若師韞以私怨奮吏氣殺爽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仇人之胸是守禮而行義者也其又何誅焉其或父爽不免于罪師韞不愆于法而元慶仇之是仇天子之法戕奉法之吏方當執而誅之其又何旌焉元慶守禮而行義議者反以爲戮不可以爲典時又有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復仇詣縣請罪下尚書議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子復父仇見于春秋于禮記于周禮不可勝

數未有非而罪之者宜莫詳于律而律無其文非闕也蓋以不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許復仇則人將倚法擅殺蓋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使法吏一斷于律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之周禮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則死明乎殺而非義者子得復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之相仇者也自今以後宜建制曰有復父仇者事發具其事尚書省集議其誅貸宋興開寳二年以盛暑申勅天下長吏督獄掾干獄囚五日一簡厲著令歲以爲常又于時大赦

民有以私怨殺一家十三口者帝曰是豈可赦命誅之開封婦人有殺夫前室之子者吏擬徒三年特命處死詔自今以後繼母殺夫前妻之子若婦以凡人論覺嚴各當太宗卽位以諸州多滯獄詔自今長吏凡聽獄大事限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稽限准官文書稽程律論嘗閱諸州禁囚簿有禁繫至三百人者乃詔諸縣囚五日一具禁放數月白州州獄別置曆長吏三日一引問疏理月具奏已又以宰臣每閱大理所奏案節目小未備必移文覆按動數千里獄久淹滯命自今凡非人命所繫卽量區分勿復

鞫隨詔刑部置詳覆官五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已又慮理官多舞文巧詆置審刑院於禁中讞之御史臺更置推勘院官二十員諸州有大獄往鞫訊而諸路提點刑獄司理官必親選用秩滿召問律令不明習予殿考眞宗咸平中以宋初律令因唐舊而制勅隨復更改故理官定罪言勅則故失殊條言罪則公私異坐凡入私則犯徒奪官入公則贖金絀過稱故則不得末減稱失則例止降差易於高下其手時宰執請定公私故失條件從之仁宗時修律令有曰勅曰令曰格曰式凡麗刑名輕重者皆爲勅約法禁止

者皆爲令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有體制模楷者皆爲式已又詔凡法司失入人罪者削籍不復叙于時又申勅告人赦前事反坐之令已又詔擒獲盜賊所司止依法處決除臠剮之刑及強盜不持杖不得財不傷人者得減死徒三年神宗初慮天下多滯獄嚴所司瘐死之罰嘗謂侍臣曰國家懸勅令格式蓋防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待彼之謂格行於此使人效之之謂式豈宜法哉于時省臣上刑名未安者五事其一強盜不問情犯輕重皆抵死可哀當如前代鈦右趾之法而逃軍非屬邊屯戍宜

寬挨獲之法其二折杖太寄過赦遁藏日月使改過自新其三刺配二百餘條俟再犯乃決其配隸並就本處惟凶頑自從舊科若編管人諸他所作役立時限無髡鉗其四令州縣有學行力田偶犯情輕議贖深害者如科其五請刪定科條上嘉納詔下編勅所詳議時韓絳請復肉刑中二欵一言軍士亡去應斬賊盜贓滿應絞則刖其足示懲一言以賤姦良法應死而情輕處宮刑痛之下廷議惟曾布是絳議已不果行厥後熙寧元豐間王安石當國羣邪用事多承詔制獄曰制勘院縣中書曰推勘院而大獄乃繁時餘杭王箴李逢以謗讟指斥坐謀反提點刑獄王廷筠按無反跡請編配中書劾廷筠筠自經死哲宗元祐初宣仁太后申熙豐寃濫置訴理所未幾宣仁崩熙豐小人復盛更置看詳局凡前訴理所所斷獄皆更定已又置同文館獄皇城司獄窮極慘毒而黨禍大熾徽宗崇寧中更嚴稽遲特勅之誅下詔言比降特旨處分而三省多沮格是以有司之守格人主之威也定自今以後凡格手勅一日者杖一百徒二年二日加一等三日以大不敬論而虐燄愈張南渡初李綱請申僭逆僞命之罪疏留中綱罷奏始詔張邦

昌王時雍等各安置有差亡何逆檜當國往往搆大獄以莫須有貢大臣于死而宋刑章悉紊初宋令甲審錄時令主者讀要辭令囚得自通重情以合欵乃獄吏憚平反摘畧疾讀造次而畢呼囚書字茫然引去指日聽刑明興太祖即置登聞鼓于午門外已設于長安門令科道官錦衣衛日守直通下情已制大明令百四十五條頒之下制曰古律至簡後滋煩多今所定大要芟就簡質使天下人易知而難犯已又詔頃因戡亂以軍律用刑自後務從中典重刑須秋後毋非時決已復命中書省詳定律法諭之曰律貴簡當若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奸吏得因緣爲姦害良善六年律成篇目一準唐舊中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爲三十卷已設六部復更定以吏戶禮兵刑工分六類析篇爲十九約條爲四百六十內析戶婚爲戶役婚姻分鬬訟爲鬬毆訴訟分廐庫爲廐牧倉庫廐牧隸兵倉庫隸戶分職制爲公式受贓公式屬吏受贓屬刑凡刑之名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死二等曰絞曰斬流三等一千里二千里三千里徒五等一年一年半

二年二年半三年笞五等自一十至五十杖五等自
六十至一百死刑最重者曰凌遲不常用徒流重者
曰遷徙曰充軍凡惡惡之戮十曰謀反曰大逆曰謀
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
曰亂凡貪墨之贓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
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名例雖沿唐而當定制時每
一篇成省臣輒繕寫上上親裁定故因時定制緣情
制典較唐宋爲尤簡當已建三法司于太平門鍾山
之陰命之曰貫城下勅言貫城七星如貫珠環而成
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中有星則刑繁有星而明爲

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制法司爾法官其法天道行
之已上念軍興時監元政弛多用重典十九年乃倣
周洪大誥治作大誥昭示禍福論所爲震刷刮磨之
意令天下誦習畏法勅刑曹凡庶獄論當訖因有能
誦大誥者減等貺更讀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
之之語惻然感復作續大誥三篇訓切之已焚錦衣
衛非法獄具凡衛繫囚悉送法司并論刑部論囚諸
武臣詎親審餘引奏請奉天門外令行人持訟理幡
出欲自理者聽入訴諸無罪者持平改幡諭釋之若
重辟令大九卿及詹事府雜聽有冤錄其狀以聞三

十年詔刑部以條令誥附刻大明律中并定枷杖厚
薄輕重大小之制已著祖訓言今後子孫止守律誥
並不許用黥闍劓刖之刑謂嗣君生長深宮之中人
情善惡未能悉知恐施用不當誤傷良善并嚴臣下
奏用法外非刑之禁故時用法雖嚴顧所施各當如
青州民江伯兒母病殺子禱神母病愈事聞上怒謂
父子天性何忍殺以徼名逮至京杖一百謫戍海南
又如麗水冨民爲貲卜者請闕告爲亂上遣錦衣跡
捕而麗水令偵知其誣令縣耆老上訴上即坐貲卜
者誅之永樂時分遣御史往十三布政司淸重囚枉

濫而親御奉天門錄囚命行人持節問冤抑具如洪
武時陳冤者命理官更詳慮十日奏奪仁宗即位隨
赦建文中死事諸臣族屬親戚聽寧家給還故產已
重囚特召大學士楊士奇等同法司府部六科于奉
天門會審宣德時遣官往十三布政司同三司巡按
御史及府州縣官公同詳審重囚如情可矜疑及審
異不服者具奏已又有擊登聞鼓者令都察院諭其
越訴別勅該司道官鋤強扶弱英宗始遣恤刑官恤
刑并勅原問官毋得預天順時更以錦衣按獄多虛
勅緹騎罷遣成化時設西廠宦官理廠事獄乃繁大

學士商輅同大九卿連疏奏乃革時臟臣于大明律後添刻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巡撫南直都御史王恕奏此不知何年會定請毀板從之并嚴誤依之禁孝宗尤慎刑獄當時刑官言宋人勅重于律斷獄多依勅昔賢病之國初刑用重典榜文紛紛下洪武末定大明律刑官始據律擬罪輕重畫一後又申明大誥減等累朝遵用而律所不及時推移損益而有例例非律所該而實不違于律乃中外巧法吏多引例便意而律寖不用于是命三法司會九卿查議條陳畫一下餘瑣冗盡革嘉靖時刑官言自弘治中考定

條例而後今五十年其間歷年來各衙門題准刑名事例情法適中經久可行者世變風移亦當斟酌損益從之書成命刊布萬曆時刑官亦以自嘉靖中定審條例以後其間更有傳例或差亦有近日題准而適中可久行者請更勅會議簡確刊布亦如議行

魯論曰法也者所以使民趨善而避咎也故立法貴嚴嚴則難犯難犯則民皆趨善約法貴簡簡則易見易見則民知避咎頓論作刑法考于歷代律例條件不及詳而獨於古來斟酌損益隨時增減之際紀載特備何也蓋著令在法行法在人昔周末魏李悝首製律六篇已具加減後三國魏陳羣著新律十八篇而晉張斐爲之注故失有別過誤有分唐貞觀中懸格式而憲宗時有子復父仇者韓愈謂律沒其文引經可議蓋不得其人則伯州犁之手可高可下得其人非齊惟齊有倫有要罔非在中耳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周禮曰刑以教中則民不越蓋中者法之衡禮之準也天下之人情有萬變時有推移而理之中惟一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用中于民而天下之理得矣明與制律篇凡十九條四百六十有奇簡矣懸之國門昭如

日月凜如冰霜又不啻嚴頒律之先有令律之後有例而化裁之變推行之通具焉議者猶謂有例法官得任意出入頗例以輔律變而通之者也違律而傳例則引例者失之耳例豈任受咎哉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此亦有何例可引心苟無疵則固有擇言獄成咸孚況引例乎若夫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則其人已非雖涓滴之水畫赤民不畏死固不可以死懼矣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刑期無刑止在得人不既信歟

上編卷之十七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八

黎水睿　論孔壁甫著

工部大政

屯田牛具農器屬工部屯糧子粒仍屬戶部分屯別伍調發則屬兵部

按周秦以後兵農兩分自漢文帝從晁錯議徙民實塞下後世因肇屯邊之策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疏請罷騎兵屯田朝議難之皇帝數詰問乃詔可其言屯耕八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諸騎就草而田收輸入金城多積穀可省大費又言乘塞列隊虜大攻不能害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溝塹可禦虜騎營壘足便休息而聯木爲柵時出遊兵又可以防寇掠策甚備漢末諸軍並起率乏糧穀曹操從棗祗請募民屯田許下歲得穀百萬斛自是諸軍不乏諸葛亮縣斜谷伐魏分兵屯田爲久駐計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司馬懿伐吳用鄧艾計且田且守歲入穀五百萬斛後羊祜鎮襄陽令軍士墾田八百餘頃平吳之後杜預復于南陽修召信臣遺跡激湍淸諸水浸原田萬餘頃軍益饒唐初苦突厥爲邊患并州長史竇靜請太原屯田省餽運僕射裴寂抑之靜入朝與公卿詰難不已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時太宗爲秦王更請于并州增置屯田及即位又從朔方刺史張儉請廣屯田而于時代州亦如之各歲收穀數十萬斛高宗永隆時吐蕃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嗣更廣烽戍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萬斛武后時郭元振督涼州墾屯田歲數登至縑易數十斛廩庾足支十年天寶中哥舒翰收九曲池故地置巨鎮凡七歲發山東丁壯屯田軍城戍邏萬里相望爲唐邊極盛憲宗時方鎮倔彊京邊皆弱李絳爲上規兵食奏振武天德軍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良吏開營田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耕具牛種凡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數千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萬緡宋太宗淳化中滄海將何承矩疏請決易河蒲口水使東注海而順安高安之間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並築堤爲瀦開屯田以外遏虜騎內播稻穀而滄海以饒仁宗康定中鄜州從事种世衡于故寬州地立靑澗城建營田三千頃歲收穀千萬斛縣是沿邊諸城不增兵不益餉而武力以振南宋孝宗時用張闡言詔兩淮歸正之民耕荊襄藝穀而軍實以克元初以廣集議于京東瀕海地方聽富

民受田能以萬夫耕者爲萬夫長千夫耕者爲千夫長百夫耕者爲百夫長十年不廢得世襲至正中汝穎蘄黃盜起東南漕運不至丞相脫脫猶以畿內近水地募南人耕種西至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東至遷民鎮皆給農器穀種立司農分司以督之歲收粟麥百萬石尋廢元亡明興凡內地衛所邊徼地方各制屯而內地衛屯洪武初以京軍百萬芻糧爲百姓累詔以屬官遠田三畝易金陵城外民田一畝爲屯田不足又分數衛于江浦六合以就田而凡省直地廣而衛去遠並設衛所准古營田法軍一

名受田三十六畝歲入糧十有二石其十石細粮子粒登戶部餘二石上所在倉若軍丁番上宿衛若防邊口粮郎于餘糧倉內支給牛具農器總于屯曹如田屬墾荒約軍一分百畝爲限歲止納粮六石恭恤其勞也已設風憲官督之稽國初止以開墾爲功凡有力之軍開三五百畝止稱一分而無力之軍開不及百畝亦稱一分而徵粮六石則同嘉隆之間貧軍轉相典賣甚至坐落失所而屯糧亦必取足軍丁或絕或逃遂有攤納逃糧之弊萬曆九年始議清丈不拘分數凡田俱開四址盡熔民田則例按定弓步計

畝派糧本折兼徵如條鞭例於是屯糧始清若塞下邊屯國初用宋訥議立法分屯布列邊徼凡乘塞列隧通溝殖畦設壘樹柵皆倣漢趙充國遺策邊境稍寧酌本鎮士卒三分守關七分屯田有警則各屯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已慮孤屯虜掠復勅諸邊于四五屯中擇一有水草善地浚濠廣丈有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城開八門駐各屯輜重糧草又遣大臣提督之于時山東沁州民多來應募受屯與軍士雜耕塞下朝廷並賞鈔錠疆理既定又令分屯之人各樹桑棗柿栗以盡地利而各運司鹽商赴邊入

粟給引以通有無其開墾荒屯詔免起科令軍士盡力墾無限數子粒多該管總鎮官各徵勅獎諭於時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各鎮歲入每豐國家歲省芻芟粟米數百萬永樂時又從黃福之請令遼陽烙各邊事例開屯官爲給牛鑄器益遼東故興水縣等處地肥美而瀋陽爲最故歲多得粟而海運亦省天順時葉盛巡撫宣府更修復官牛田法墾蓝廣積穀益多歲以餘粟易戰馬修城堡邊用以饒成化時余子俊巡撫延綏疏請沿邊一帶築墩臺空處築邊墻設柵建堡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

二千里凡邊內曠地皆墾田歲殖穀諸邊肥饒地歲獲粟數萬石已教屯卒藝蔬果盡地利自是榆林爲重鎭顧自大寧開平興和東勝相繼失虜數入塞諸外邊之屯不得耕弘治時葉淇奏鹽商中鹽改折不輸粟于邊塞下有無不通屯不能耕正德中中貴威畹沿成化時皇莊凡屬近邊腴田率奪歸盡更兼豪帥吞并所餘荒土草萊極目屯不可耕嗣後督屯之官足不必親履阡陌巡屯執使稽察止憑簿書甚或今日覈地明日徵糧據紙上之桑剏空屯之內而屯政盡廢

釋論曰以論觀明初屯田之制在內地卽唐府兵遺法寄過之故累朝雖有積弊署加釐剔便可持久若邊屯初倣漢趙充國金城屯種之法制加備厥後列宗申勅諸大臣經理而廢弛不旋踵說者皆謂鹽法改折皇莊豪帥侵奪之故論曰似也顧塞下之粟漸不可輸而後商乃規便惟塞下有不耕之田而後皇莊豪帥乃得影占是益其流弊耳豈盡繇于此哉竊謂疆場之間戰守屯三者闕一不可國家大寧之棄姑置勿論嗣後城獨石遂棄開平捐東勝遂棄河套失興和遂迫宣大邊墻居內可屯之田僅居外尋至弘治以後虜犯河曲則寧夏五衞之地不能耕南犯延綏則米脂魚河以內之地不能耕東犯三關則太原大同數郡內地不能耕又東犯遼東則與水瀋陽內地亦不能耕嗟夫內地且不能耕況在邊牆以外者乎甚矣戰守不可不議也必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屯乃可興也昔余肅敏撫延綏興屯殖穀而必先築堡固圉非以此歟雖然邊事得失總在朝廷當日城獨石誰爲此畫捐東勝孰主其謀此亦蹙國數百里彼亦蹙國數百里揆其時皆在明全盛之日

卒使外邊千里悉聽北騎南牧內邊千里極目一望萊蕪言往事不能不爲之三歎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八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九

黎水詹　諭孔璧甫著

工部大政

治河

按北條之水河爲大而雍州之地有渭有涇有汧有洧有豐有沮有漆冀州之地有汾有漳兗州之地有濟有漯有灘有沮有洸青州之地有濰有淄有汶有沂有泗豫州之地有伊有洛有澗有瀍此北條之水也而淮在徐州居江與河之間若漳水徑入海濰沮洸漯入於濟乃入海沂泗皆南流入淮乃入海餘皆

入于河入海此禹蹟之舊也而河水由來獨遠其源始於吐蕃朶甘思之西鄙四山中有水百泓滙爲澤若天列宿然曰星宿海其地在中國西南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里雲南麗江之西北千五百里寔中國山脊之所自起自星宿海而東合諸水而流漸大始曰黃河又東行岐爲九派于時尚清淺可涉又東行約五里許河始渾濁而流益大其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積雪名崑崙黃河遶崑崙東北流凡四千五百餘里歷西番至蘭州始入中國繞朔方上郡又東北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凡二千五百餘里始

轉河東又南流抵蒲州潼關凡千八百里益通計詰曲行凡九千餘里矣始出三門析津歷孟津虎牢而東奔放平壤吞納諸小水以百數勢益雄大顧自錫圭告成之後歷千七百餘年中國未有河患即殷世耿圯邢濫盤庚三遷亦以兩都廹河而畢之故迨周末諸侯競曲防病鄰國如秦决河灌魏决處不可復塞患乃多嗣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于齊則通于淄濟之間漸非禹舊漢初漕關東粟給關中悉從渭上凡九百里而遙度六月乃罷武帝時從大司農鄭當時言

引渭通河止三百里而近三月卽罷徑易漕巳又引褒水通沔斜水通渭作褒斜道五十里其後水湍石激不可漕然渭北通河南通沔自此始矣元光中河决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淮泗河移從梁楚之地被菑甚凡二十餘年天子始自臨决河沉白馬玉璧以塞之作宣房宮其上帝傷悼作瓠子之歌巳又决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淸河信都入渤海廣深與大河等時因自然不隄塞巳又决淸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復絶時淸河都尉馮逡言東郡承河上流土輕脃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分兩川釃其

疏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以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築隄防有如霖雨旬日不霽終必溢今九河故道既堙雖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官可濬以洩之事下丞相御史中格卒復決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溢兗豫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敗官民廬舍田園不可勝計而禹蹟始湮成帝時博求能濬川修河者時賈讓上三策一徙冀州當水衝之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堤使水不能有所泛溢朞月可定爲上策于冀州之地多穿漕渠分殺水怒又于淇水東擇堅地作石堤多張水門西

因山足諸渠設高門旱則開水門以溉冀州水則西開高門以分河流爲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是爲下策而時李尋又言恒欲索九河故跡而穿之宜有益今因河決可勿塞以觀水勢何趨俟稍定自成川然後因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顧是時言人人殊總之爲隄防壅塞者最闕于用言宜疏分復禹蹟者近之東漢明帝時修汴河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水門令更相廻注無潰漏雖簡省役費猶以百億計焉唐仍都關中漕東南粟率繇揚州斗門渡淮導汴入洛抵于

河轉入渭達京師于時惟三門爲險別鑿渠十八里以避之他皆通利益河自東漢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水以有所洩而力分偶合于禹功所以迄唐河水與穀渭伊汝雖間溢爲敗亦不至大橫決如異時宋都汴汴水亘國中凡江淮浙東西湖南北六路粟皆繇此入曰汴河陝西自三門白波入曰黄河陳潁許蔡光壽六州粟自石河沿蔡河入曰惠民河京東曹衛濟鄆遵五丈渠入曰廣濟河而仰江南粟爲重于時刺史曹濟以自淮至徐水悍急爲鑿渠十八里入清水便漕而潤州北距瓜步淤塞者凡六十

里舟多敗從繇京口埭治伊婁渠達揚子以歲無敗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招流人五百戶置明州安輯之漕以通已河決澶淵被數州官吏不以時上太祖震怒判州事者棄市餘坐免隨詔沿河州縣皆課民樹榆柳爲河防澶州修河卒歲加賜錢糧勞焉已又詔開封等十七府府置河防官一員佐使者治河已決濮陽決陽武遣潁州團練使曹翰治之詔薦紳草澤有習河渠知疏導經久之策者許詣闕附驛馳奏時有東彝逸人田詢者纂禹元經上之召授官辭賜勞有加太平興國中河大決滑州

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溢彭城界入淮太宗大憂之遣學士張齊賢乘傳行白馬津用太牢加璧祀之已乃塞又嚴長吏不以時行河堤經畫之罪咸平中决鄆河浮鉅野入淮泗命使者率諸州丁壯二萬人塞之踰月畢隨徙鄆州治城于東南五里陽鄉之高原是年又詔沿河官雖秩滿須水落迺聽代仁宗時决橫隴改而北流議者言當塞參政張齊賢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所趨導之可無澶濟滑濬壅之患而貝博諸州得在河之南于國便但當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已又大决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言請自

澶淵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丞相富弼主其畫下廷議學士歐陽修上議曰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而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故就上流低下處决此其常也夫避高就下水之性也故河流已棄之道復之寔難惟因水所在增其隄防疏其下流導以入海是智者之所擇也章再上不省已商胡塞而河力益壯六塔渠不能容一夕决溺民夫漂芻藁無算仲昌流英州初决恩州時有言當於魏州東開二股河至德滄使入海而北流悉宜閉者以是時瀛海以北皆契丹境河東徙不使北則

契丹境土皆在河外湯池之險我據之議始于都水監李昌言及內侍程昉主之則相安石也于時雖從昌言策猶謂必俟二股河東流及八分河漸深閉北流乃始可閉即司馬光亦兩持之一欲藉河限虜一又慮西北之水悉併山東則橫溢滋多迨光與安石忤而安石遂急閉北流已二股河不能勝數河之任自其南四十里東决溢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之境又明年决館陶溢曹村衛州下屬恩冀貫御河爲一帝憂之欲聽河所自趨乃安石堅執復聽李公義獻鐵龍爪揚泥之法使虞部員外郎范子淵尸其事未

幾河溢壞民田益甚程昉以憂死又明年大决澶淵河益南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灌郡縣凡四十五而濮濟鄆徐爲甚時雖捍築頗未幾而小吳埽暨內黄鄭州原武及永靜軍阜城埽先後皆决乃堕大吳埽以紓難已元祐間霖雨溢河北諸郡而東流之議復起自大臣文彥博呂大防皆主之獨中書舍人蘇轍謂河决而北必不可回右相范純仁謂聖人不敢爲天下先今河欲北而必使東是敢于爲先矣時文呂諸臣必執河不東失國之地險爲契丹利已遣范百祿相視百

祿具言河出大吳入界河水勢如建瓴古禦敵亦不以界河塘濼爲限乃罷其役水官吳安持王宗望復執東流之說築金堤凡七十里鄣北流而東方敘功而河決內黃東流遂絶安持等獲罪水竟北流就禹蹟云巳政和間徽宗從都水使孟昌齡議導冀州大伾山東西旋繞之水於山之東北徑分流而下歲省沿河修堤之費數十倍益亦以河北流而安故上流若斯之易也顧未幾宋南若冀州青州之境皆屬金迨元末至正中順帝以賈魯爲工部尚書克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

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岡西至陽青村凡二百里興工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顧時民飢未幾汝穎兵起明興成祖從都北平去江南遠凡給百官軍士皆仰漕時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元自須城縣安山湖西南行縣壽張東北至東昌又西北抵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絶濟屬之衛郎今御河也建閘三十一以時蓄洩名會通河時河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歲運不過數十萬石洪武初故道猶存迨決原武漫安山湖而南跡始湮今海陸費其故道淤者尚三之二宜可濬於漕便上從之命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董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十六萬五千役二十旬蠲租百十萬濬之于時又有老人白英者言南旺地漕與汶之脊也誠使于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築一壩遏汶勿東流令盡出南旺則得全汶而水益深廣分爲南北流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接臨清漕尤捷禮從之于是築壩截汶滙爲湖巳又相地勢自分水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自是漕運便利巳又從平江伯陳瑄言于東南瀕江設瓜州儀

眞二壩袪湖港之壅闢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于高郵鑿渠以便舟楫復築隄祉湖以蓄巨瀦于淸江浦導縣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避河淮風濤之險北鑿徐呂二洪之巨石以平水怒于沛縣昭陽濟寧以暨南旺各蓄水以防淺涸計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七自淮陸走抵北通州置廬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沿河堤岸種榆柳鑿井以待暍者凡四千里地方皆瑄所區畫而漕以通顧河先後決而所縣無常洪武中決原武經開封城北又南行至於項城縣穎州穎上至壽州正陽鎭而全入於淮永樂中河

南河數決上命工部侍郎張信往治之信時從王事藺芳言用木制囤如豕圈然下置水中以椿木釘之而實以石復以橫木貫於椿表牽築成堤討發河南丁夫十萬而河以安正統中決張秋河灣東流入海又決滎陽東過開封之西歷睢陽自亳入淮久治無功景泰中乃遣都御史徐有貞往有貞行汶濟踰沁及衛循河道往來相視者久之乃上疏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多方建閘壩以時節宣無溢涸而後河可以得安時有撓其議者謂不能塞河顧開河以爲患上遣中使卽問有貞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均注水並瀉之五竅者先涸於是使者曉然知疏策爲是廼報命而議決計當時所疏之水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沿李隺至蓮花池大瀦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淵接沁河凡河流之旁有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至萬丈鶩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以石而鍵以鐵曰合土木金火平水性也又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閘有八度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既成賜渠名曰廣濟閘名曰通源當是時趨瀕河牧馬庸役以專力于河役丁夫五萬八千又事不中制故有成弘治中

又決陽武支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長垣而下趨張秋衝衛通河而奔放于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考成歸德至宿州瀰漫四出不可禁議者至請遷河南行省以避害布政使徐恪持不可而止命戶部侍郎白昂往治之昂舉兵部郎中婁性偕往乃築陽武長堤防張秋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皆濬令深廣又疏月河以殺其勢而所疏月河凡十餘處計塞決口凡三十六于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長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益東北分治而王疏故功成七年復決金龍口潰張秋奪汶水以入海東昌臨淸流幾絕議者洶洶幸謂河不可治宜仍海運上廼命平江伯陳銳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悍甚決口至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先築長堤以防大名山東之患候河稍循軌而後決可塞也于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繇曹出徐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

餘里導使南行縣中牟至頴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
河縣陳留至歸德雕爲二一縣宿遷一縣亳州渦河
會于淮于是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聯巨
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石至決口去窒沉船壓以大埽
合且復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止決既塞繚以石堤
隱如長虹輔以洸柱森如列星又起南河經滑長垣
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堤亘三百六十里計
用軍民夫一十二萬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薪
芻不可計而張秋之決復塞賜名安平鎮嘉靖初河
決魚臺谷亭決單縣至十三年後丁夫十四萬三千

九百人濬之四月功始成而河忽縣蘭陽之趙皮寨
衝亳泗奔河口而谷亭之流遂絕已復決歸德開數
口北流經單縣入徐下二洪嗣是歲有決溢而所由
無常迨季年蕭碭徐邳之間漂城郭人民劇甚決而
南鳳泗廹祖陵抑而北會通阻運道下引而東則淮
河交注宿遷清河猥受其下流爲墊溺無極漕舟往
來每更歲卒事計三不幾致一石詔都御史朱衡往
治之衡乃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至留城凡一
百四十里因前獲罪總督河道盛應期所開河形鑿
使深廣引點思諸泉薛河諸水注之築壩于河口又

築馬家橋以遏河使不出飛雲橋盡入秦溝自留城
至赤龍津又五十三里凡爲閘八減水閘二十壩十
有二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堤二十里已
又鑿黃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浦口導沙河入
獨山湖爲支河八以備旱澇蓄洩八閱月而功成萬
曆初又決崔鎮決龍渦周營分決白洋河越歸仁集
徧泗州已淮水更破高家堰溢山陽高郵寶應興鹽
諸州縣河淮分決流沙淤于雲梯關入海之路遂阻
淮安墊爲巷災甚矣議者洶洶謂諸決當毋塞開支
河以殺水主濬海口以通之至七年巳卯用輔臣張

居正言從家起潘季馴爲都御史以督治之季馴行
相視議以爲海口潮汐往來之地也隨濬隨淤何可
濬惟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以導海也
然河未易以人力導惟繕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
益深則治防即以治河也今決上流固宜疏今決下
流也欲疾赴海而害袪豈必疏哉復岐分之則水力
益弱宜入海之滋不利也于是築堰起武家墩經大
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堤起清江浦沿鉢池
山栁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慮河衝壩餽漕嚴五壩
啟閉獨以待漕船鮮船他無敢干閘者于是自徐抵

淮亘六百里有奇皆畚埴土膠泥築南北兩堤蜿蜒相望如長山夾峙以束水諸縷堤廹河者率展築兩崖地窪下者各增築原堤短壓防護未周者連接築培薄增高如重門以待暴增纖以禦寒即有異常之水縷堤不支至遥堤而止勢固不能潰堤而出也于是淮畢趨淸口會大河入于海海口不濬而深通事畢省帑金二十四萬歸水衡自後督河都御史撤不設治河之責分屬各省直撫臣至萬曆丁亥河決開封儀即屬河南決東明長垣屬北直下流曹濮屬山東各巡撫事權不一決卒不治復設都御史如故天

啟中決魁山堤崇禎初決喇道口計從來治河歲役丁夫數萬卒無有一再世享其利者迨崇禎末寇決河灌大梁漫陳許諸州而南

魯論曰議者謂漢而後始事漕以今考禹貢首曰敷土終曰成賦中邦而九州貢道不曰入于河則曰至于河達于河以唐都冀冀三面距河也顧當時如潛與沔漢與洛各不相通而禹貢之文亦止曰逾于沔逾于洛初無鑿彼通此引此注彼之煩江淮河濟各得安其獨力入海之常即自漢而後河決常有漢武元光中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至

千餘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中決鄆河亦浮鉅野入淮泗于時類堅築決口皆疾驅之使北若明則不然河不入淮則會通河運道必阻河入淮鳳泗陵寢可虞昔漢賈讓三策以放河使北入海為上今上策萬不可行諸如近日治廣濟治陽武治安平治南陽皆主賈讓分疏之中策最後治崔鎮又不分不疏不濬而主束祇祖賈讓增卑培薄之下策顧當時功亦成則以時所決在下流耳嗟夫四瀆之水河為大即使河專入海尚能為瀕河州郡患况河淮既合濟漯沂泗會同如今日者哉甚矣治

河難治今日之河尤難也繇今考明治河之役自徐公有貞廣濟之功以主分疏而後如白公昂不分東北之水則陽武等決必不可治劉公大夏不濬賈魯舊河不濬孫家渡不釃陳留歸德之水則安平之績必不可奏朱公衡不鑿黃家等口為支河八而南陽之功亦不可成賈讓分疏之中策正今日治河之上策也雖然潘公季馴崔鎮之功亦豈偶哉嘗聞公受事不憚出舍河干戴星出入又且博咨羣策如當時有黃清者由吏員任宿遷主簿諸修堤築堰多其指畫公即題陞淮安府同知

及叙功而清殁公文爲疏請得加太僕寺少卿公之大畧何如哉抑論考穎乘穎李公學禮曾守膠州見膠萊間有元開運道曰新河南自麻灣北至海滄僅三百餘里中止有馬家壕石底三十餘里分水嶺百五十里宜費力開鑿若因其舊跡竟力開濬修岸立閘則海潮時入由淮五六日可達天津因附于末以告後來之當事者

治渠

按治渠全恃人力大率紓水患者十之四藉以灌溉者十之六如殷周之先畫井制田田間有遂遂通于溝十夫有溝溝通于洫百夫有洫洫通于澮千夫有澮澮通于川川隨其地通洛通汝通濟通汶通河通淮通泗以達于海凡畛廣四尺涂廣八尺道廣二仭路廣四仭而封樹之皆水坊也無所事堤以豬蓄水以坊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皆水治也無所事渠井邑丘甸夫各治水耳諸農隙無事力征嗣是而往魏文侯用吳起引漳水灌鄴而渠始與韓聞秦欲東伐遣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而情得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萬

世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而秦以富強并天下漢武太始時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白公渠而關中益饒故至今稱鄭白二渠云其後各郡國皆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溉田而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他小渠益不勝紀而西南在邛蜀有馬湖在滇有昆明東南在浙西有太湖豫章有鄱湖荆楚之南有洞庭吞納百川之水使不爲民田廬害且時得引以溉穀通舟楫雖非盡人力其間賢長吏因地盡利導泉引水爲塘爲濼以利其民者漢唐以後益亦不少然後知水不得其治則爲害大得其治則爲利多也明興洪武時都金陵東南之水江爲大顧東南多山江水以有所束而又洄瀦善容灝江之地泛溢時有而決則無之永樂初惟浙西大水上命夏原吉往治之原吉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縣溪澗之水散瀠山等湖遞入三泖頃爲浦港堙塞滙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要在濬滌吳松諸浦港洩其壅遏以入于海從之于是發卒民十餘萬浚吳松

南北兩崖安亭等浦引太湖水一自嘉定劉家港徑入海一自常熟縣白茆港直注于江復浚松江范家浦至南滄浦口上接大黃浦達泖湖之水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水道既通乃相地勢置石閘以時啟閉水患乃息史志原吉受事布衣徒步晝夜行經度疏濬築捍皆身先勞之故功成天順中一疏吳淞江弘治中一疏白茆益三江亦時濬云顧後總督官間有急功者自冬抵春即責成功乃亡何復塞則後事之鑒也其他若荊湖南北豫章閩粵之地或截水爲瀦或環堤爲灤或引水爲渠或導泉爲澗隨地制宜非

賢有司爲之相度則民自竭蹶亦無有或廢者

發論曰嘗考月令孟春之月王命田畯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遂仲春之月禁毋竭川澤毋漉陂池季春之月命司空周視原野修利水防導達溝瀆孟秋之月命百官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仲冬之月命有司祭大川名源淵澤井泉而歲十二月大蜡大合鬼神而索饗之若防若水庸皆並祭祝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繇是觀之古先帝王于水防水庸諸務若此其重也論嘗自長安歸繇姑蘇過浙見太湖引水故堤水門石閘隱若長虹

袤可數十里因歎當日築捍之勞工成不易明年受事于賴賴例歲造開溝冊報道論初以此故事爾或可已而賴人爲論言賴故非水鄉然河南開封所屬諸州縣河數決決則洪濤四溢賴亳屬其下流水且出榆柳杪而上水即從平地汙萊亦不能即耕故濬溝獨急論因思國家水利於省直特勅憲臣兼攝在郡縣則分責佐倅掌之蓋洪水墊溢則壞民廬舍旱潦不時則傷民禾黍居與食皆民生所急故重也論生于肝之黎西祇見截谷爲灤引水爲渠此固民自爲計初不知國家爲民生

已如此其切然則官南北地方者可不隨地爲之經理祇曰此故事奉行已哉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九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二十

黎水舂　論孔璧甫著

大政補遺

凡政皆分六部獨一政而條件各出所應職掌衙門亦分統記則混淆縷析則瑣屑故總歸之補遺

權稅 內權關屬工部餘俱屬戶部

按權關周官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所達貨賄以節出之諸稅入供王之膳服令無過適凶荒札喪則關市無征司門掌授管鑰以啟

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而後世門關之稅始此漢武帝時兵革數興作業劇而財匱始筭軺車令諸賈人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四千一筭若北邊騎士軺車一筭商賈軺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讁戍邊一歲沒其緡錢有能告捕者畀以半畀之唐武后時有司條關市之稅不限工商但人行輒稅而門關之權益繁宋興詔關津毋苛行旅凡行旅所齎資非貨幣當筭者毋發篋簡搜即當搜者亦毋擅增創收益藝祖之仁也按權市周官司市

以平賈禁譃止訟又設泉府之官掌市之征布斂布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其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從其地治之吏而與之其吉凶大故適空乏莫能自致爲之期而賒之至期而復之其終窶且貧者又從而貸之以國服爲之息迨齊管仲言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重輕而凡物多則賤少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于是覩時之羨不足而劑其贏覩物之輕重而定其準以佐齊與霸而後世平準之法始此漢元封中武帝用桑弘羊議立均輸法置大農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郡

縣各置均輸官令遠方各以其物爲賦已又行平準法凡天下之貨物盡籠於大農賤則買之貴則賣之抑萬物不騰踊而趨平益倣管仲輕重聚散之術而巧用之王莽篡漢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各置交易丞五人泉府五人凡能採取金銀銅錫登龜取貝及畜牧者若嬪婦桑蠶織紝工商醫卜及他伎能商販皆各自占所爲所在縣官記其本率十以一爲貢敢不自占占不寔盡沒入其採取已又倣周禮泉府斂賒之法令諸市常以四仲月平所掌物上中下之賈以周人用若不售者均官簡實從本賈買之適物

昂貴則以半買賣民有祭祀喪葬不能舉者泉府以所入工商之貢賒之祭無過旬日喪無過三月或乏絕欲貸以爲生者仍聽授之計得息無過什一唐德宗時又爲除陌法令公私給與若賀布帛什器香藥珍寶若牟畜他百物皆計錢筭緡一緡輸官錢五十廼聽斷給市牙印紙署記以待會隱錢百者没二千杖六十别責錢賞告者其販鬻不由官路冀逃免者捕論之已法既行牙市多隱盜縣官所入無幾而怨讟大作宋太宗淳化中詔諸路條所部州軍市征名品量減以利細民若販夫販婦瑣碎交易勿復筭已又詔官和買物非地所出產毋抑配擾民又懲唐貞元時中官充宮市使置白望數十百人爲百姓患苦特以京朝官主市務而內侍爲副皇祐中下詔言三司歲下諸路科買物出倉卒故物頓翔踴當先期度所當賦早戒諭得爲條若府庫有儲勿收市至熙寧初王安石當國創制置三司條例司立均輸法令周知六路財貨之有無凡諸稅貢上供之物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乃出內帑錢五百萬佐均輸以收輕重斂散之權已又立市易務召京師諸行戶令自實所有凡諸商貨不售者皆至務投賣牙行平其直官市

之願易官物者聽既收市視務所積物許請賒立限歸故直歲出息二分若民貧之欲貸於官度其田宅若金帛爲抵而與之定期責償半歲收息什一歲什二過期者月加錢四之一以謫之于是出內帑百萬緡及京東市稅錢八十七萬緡爲市易本已又取免行錢言官中宣索或非民間用物即用物或時缺少買爭騰倍蓰爲行戶苦乃立法計歲內官所合用之物令行戶醵錢預收之入官以待急歲中不用即出賣息毋過二分厥後市易苛細蔬果米鹽令諸小賈非出免行錢毋得賣而吏胥緣爲姦利剝小民已導洛通汴司復請置堆垛司于泗州官别以船運至京輸筭已詔非導洛船所載貨即自請稅皆如私載法且有遮攔赴務名驗寔寔盡抑買者商率逃徙物大踴商稅舊額大減而巡攔諸役務司官吏簿書廩給爲費已厚行之十有五年而前所出內帑錢僅復其本官民大病若榷酤之法自漢武帝時始至王莽時用魯匡議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場以賣于是置命士五均六幹郡數人而用商賈子乘傳行視之東漢建武初始罷并弛私禁唐初酒無榷者代宗廣德中始勅天下州縣各量地大小定酤酒戶

月納稅德宗時軍興乏更官市酒觧三千巳令天下置肆酤者斗百五十錢元和中勅榷酒錢隨兩稅據貫均納巳榷麴錢宋初三京皆官造麴許民納直聽釀在諸州軍亦如之神宗熈寧中三司使請酒麴坊場率千錢稅五十儲以禄吏而諸郡舊不釀者許以公使錢釀之崇寧中又令監酒務增酤錢上邑升五文次三文以贍學厥後有坊場巳廢而榷酤不減至攤之民抑配白納者若魚課亦自漢武帝始至宣帝時海租且增間架之稅自唐德宗始凡屋二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一千下五百敢匿一間者杖六十若

盧葦薪炭之稅自晉南渡始當時都建康沿江多蘆荻而新城宣城又多薪炭率錢十稅一若券稅亦自晉南渡始凡民貨賣奴婢若馬牛田宅諸有券契者皆稅之率錢萬輸四百自後遂相援以爲例明興初未榷關宣德中始令自南京至北京沿上新河歷淮揚山東臨清抵河西務於商所輳集處立鈔關遣御史及工部主事收船料鈔其隱匿及倚勢不納鈔者船沒入官惟運載食米薪芻及輸官物者免而榷鈔之法以船梁丈尺濶狹爲準自五尺以上至丈二尺乃榷以成尺爲度諸畸零不算凡折鈔準算槪法俱

三十稅一榷鈔訖閉收票付商放行隨將商所上銀登簿送所在府州縣庫收積至千兩傾銷成錠季終差官類觧巳上新河榷關徙蕪湖而御史歲代部主事三年代于差滿前題請更替主接管交代乃聽行景泰中又於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南直隷蘇州浙江杭州各設主事算船而廣東雷廉平江等處珠池遣內使趣蜑戶採珠供服御之用其後鈔關各停御史不遣止遣主事而主事率年一代他郡縣有商輳集處仍設關止以府佐領不設主事嘉靖中各鈔關出納官銀多隱爲以戶部言行巡按御史于府州縣

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廠爲之貳設號簿二扇幷立收料文票于所在官司編號用印鈐記票給商簿登記料鈔一扇主事收一扇委官收防姦弊而委官季代萬曆中以中官言令天下郡城各榷關凡地不百十里卽設一關而省會之地更差中使坐督率恣然橫肆自庚子迄庚戌凡十年官民大病巳乃罷惟舊所設關如故末年東師劇增各關稅銀天啟崇禎間凡屢增不一法遂苛商旅率避關繇間道闌出榷關官率別遣胥役四出緝之至仕客携一篋亦必開驗乃放行而行旅盡病若京師九門並有門禁而大明

門設宣課司以中官主之復差御史主事監收顧御史主事寬不得一與而中官校尉橫肆無忌凡商貨縣陸自盧溝橋入商船縣水自張家灣轉募車入各不數十里而榷之者再即仕客行李亦各税錢騎五十文車百文坐乘百五七十文不等類無得免者天啟崇禎之間權璫擅政厰禁尤厲九門皆設邏卒凡仕客携帶朝官家書外官爾刺率簡搜有犯即送厰具題起大獄一時惡少羣起尋風逐影名曰拏訛而長安大病若省直各府州縣洪武初設有税課司局河泊所歲辦商税魚課而税課司局諸商貨皆三十

税一凡官牙私牙並廢止取免牙錢一分而榷貨之法凡官合用之物税本色其餘民用之物率折收錢鈔惟酒課不設務不定額據所在收數起解已悉罷若五穀農器書籍紙札皆不税其課鈔該司局官各上所在州縣庫收類解布政司解京于時並勅凡軍民嫁娶喪祭伏臘追送儀物及自織作染練布帛及買已税之物若造作車船若細民挑蔬果魚肉非興販者毋得税宣德中令天下諸税課司所收課不及三萬貫河泊所課鈔不及萬貫俱革罷令所在州縣帶辦其他山澤池塘並均之里甲曰課程若間架初未税至天啟中京師始征據門定等曰門面錢已令天下府州縣凡居城市者計房征税曰房號錢上房三錢中房二錢下房一錢未幾隨罷若沿江蘆荻給國初功臣窰冶聽所在官征解本色折色視所出物如地方無窰冶免若券契止及田宅江以北午一税江以南十年一税而税百分取不過三分若他奴婢馬牛車船等券不税

魯論曰漢制山澤之末税歸之少府共天子膳羞今州縣課程牙行券契諸税是也而明則並畀歸之司農公而不私得王道之正其他奴婢馬牛車

船諸契盡革不税恕而不苛得王道之大明之慈仁誠出前代萬萬即關梁有榷自宣德來已久顧初亦三十税一商未大病即萬曆之末啟禎之間税節有增較之唐宋終猶有間若夫細大之務畢籌高估抑配繁苛簡搜爲厲于商非盡可歸咎于法蓋近日權關一差京朝官視爲金鑛爲錢囮得差不易在差不易回差更復不易時勢所迫踵事而趨司關之吏雖欲不爲後之所爲豈可得哉論嘗讀唐史劉晏掌鹽鐵所据庫陋飲食儉約室無媵婢米麥數斛外別無餘物又且職任最久勢軋

筭相猶于四方名士有口舌者率以名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又况權無劉晏之專身處易訾之地者哉明朝在外任事之臣大都類此蓋不特司關之吏爲然矣

土貢 内上供内庫光祿寺太常寺戶部兵部工部欽天監太醫院供有應解

按唐虞時土貢在冀若島夷皮服其他兖州漆絲織文青州鹽絺海物絲枲怪石檿絲徐州五色毛羽夏翟孤桐浮磬蠙珠魚玄纖縞揚州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卉服織貝橘柚荆州毛羽齒革金三品杶

榦栝柏礪砥砮丹箘簵菁茅玄纁璣組大龜豫州漆枲絺紵纖纊磬錯梁州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球琳琅玕顧猶分歲貢錫貢歲貢歲一貢錫貢必待命取乃貢迨周制九貢一祀貢二嬪貢三器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斿貢九物貢其他不中邦國之用者不入貢典漢興罷封建制郡縣凡山澤末稅輸入少府金帛貨幣皆與錢穀並輸大司農卿唐興制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若織縞織文之屬勑無過五十疋異物鷹犬之類非有詔不得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至天寶時始宣索無度宋興制東南雜運直抵京皆有額數至崇政和間置應奉司内天下貢物已設花石綱歲費至巨萬民間有文木怪石無敢有自匿者甚至發屋破壁挽之而出宋南

明興制天下府州縣于夏秋兩稅之外各貢其土之所有而貢額不過宗廟之薦新太常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光祿寺之厨料營繕司之材木顏料太醫院之藥材寶鈔司之桑穰寶源局之銅錫軍器局之生熟鐵翎毛筋角箭竹水膠油漆尚衣監之冠冕袍服履舄靴襪巾帽局針工局之皮張段疋内承運庫恩賞功賞之諸色表裏段疋皆本周官九貢遺意諸珍

奇玩好不與即有須用亦抵租爲市係京師近地出產者則以各處所解稅課錢收買之不坐派自後上共筍鮮楊梅鮮鱘魚鮮魚鮓黄魚之類歲解日增而蘇杭制帛龍衣宮衣浄衣且差中使監督織造蠙珠瓷器不時宜索内用蜀府扇段疋皮張白蠟之數至有十倍于洪永初時者若弓箭鎧甲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分歲發解錢募工造解而當發解時司府官吏匠役工價不足所造率多苦窳不中程度崇禎時設驗試廳詔主事一員嚴加察驗多剔還改造解官匠

役悉受累患苦惟銅鉛硃砂膽礬雄黃丹青綠毛纓
碧甸子鐘乳粉椶毛水銀之類皆于各稅課司局取
之
魯論曰先王不貴遠物慮勞民防侈德也若周官
九貢所載皆軍國急需自唐虞來已然亦何能闕
惟唐天寶時以一荔鮮擾動隴蜀宋政和間以花
石綱致浙西蘇湖諸郡大擾則爲厲于民爲千古
永鑑明初貢額何一非周官之舊即正統以後大
官之宣索中使之督造漸非初制萬曆中採卅之
使四出並爲厲於民顧較之唐天寶宋政和時寔

大有間則以祖宗節儉之訓由來遠也乃或者猶
曰天子玉食萬方不當以口體之奉累天下去泰
去甚諸鮮之數未必不可減督造之使未必不可
停論曰是也顧猶有進焉者大學傳平天下終於
理財而著理財之道不但曰生之者衆必曰食之
者寡不但曰爲之者疾必曰用之者舒今考明史
牒勿論其他即內府惜薪司巾帽局所需白蠟皮
張亦數十倍于前則土貢安得不敝揆其故總監
局官員冗所致然則爲國家者理財而不理人即
身衣再浣之衣口食監門之養烏有當哉崇禎癸

酉論客都門見禮部遴選內豎至滿數千夫此數
千之人皆待哺大官衣廄將作者也當事者獨不
爲民窮財盡之時一痛哭流涕言之耶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二十終

仕學全書下編自序

竊嘗聞之國與天地必有與立是故天立君君立相及肇有司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繇此推之凡百萬幾皆天工凡百庶官皆天職也論伏覩明官制喟然歎曰於都哉翕受敷施其古唐虞之盛際乎首內閣洪武中罷中書省不設頓宅揆之任何可廢也迨後永樂時始設閣臣國家機務一歸內閣于是閣權愈重階愈崇若中書舍人爲內閣辦事之官翰林院爲內閣需次之地故首內閣即以中書科翰林院若庶吉士附焉次吏戶禮

兵刑工六部次都察院次通政司次大理寺此國家所稱大九卿事事得達于天子耳上裁者蓋冢宰秉銓政司農主國計宗伯掌邦禮司馬筦中樞司寇明邦禁司空典邦事以暨御史大夫爲國持風紀納言爲國司喉舌廷尉爲國理寃獄皆崇秩次六科給事中給事傳綸音司封駁在唐宋爲門下省凡朝廷傳宣之職通政司主納給事中主出諸司有誤都察院主彈劾給事中主駁奏以一科兼數大權稱要秩次太常寺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司三禮次太僕寺掌馬政次光祿寺主上共共祀事職燕饗次尚寶司筦

符璽次鴻臚寺掌朝儀次行人司叙差遣次欽天監察禨祥次太醫院主醫藥至若宮詹若大司成本與翰林院叙遷轉階崇而體重實廷臣然于東宮成均各有專職故另揭詹事府國子監而順天府本古京兆上林苑監即古虞衡皆在王畿之內故于京朝官以次列焉若夫京師爲天下根本天府四塞居重馭輕勢不可不嚴嚴則不可無武故特揭五軍都督府次親軍衛京軍衛暨五城兵馬司若南京爲太祖大業始基之地與唐宋時陪京寘署備官亦自不同故又備列留都府部科道寺監衙門若省直則首撫按

凡撫按官副僉都御史若御史皆京秩然于外省直有專職故首之次布政使司布政使即古方伯次按察司按察使即宋廉訪使若布政司同堂官有參政有參議按察司同堂官有副使有僉事如糧儲屯田水利鹽法海防兵備驛傳提督學政則視勅行事其分駐外郡者曰分守曰分巡凡守巡官必別于駐劄所在設衙門雖屬兩司官而建牙隆重故次分守道分巡道而若府若州若縣則遞相承隸焉故次府州縣若鹽課爲國家足邊餉關國計故次都轉鹽運使司若廣文爲國家敦士習敷教化故次府州縣儒學

其掌案牘職奔走則有吏胥故次中外衙門吏書快手民壯牢頭門子皂隸而宣國威脩守禦聽調發則有武臣故特揭都指揮使司次外衛指揮使司千戶所百戶所暨西南土司其中外官朝廷皆有寵命有恩數故總列文武官爵品階勳祿米加官兼官廕中外百官主分猷宣力而提挈綱領總在一人非朝參無以通上下之情非章奏無以商可否之討故受之以朝儀批答若布政陳教發號施令雖在外庭而端本善則胥先宮壼三代而下明之家法較漢唐獨善故受之以掖庭諸官及外戚宗籓終焉猗歟休哉居中出治綏靖萬邦熈載亮工自洪永以來筌宰同心咸有一德不可誣也頋物積生蠹事久生弊承平日久上下相嬉一庭之上非分門立戶登仕宦之壟斷則模稜兩可爲持祿之穩局知有私情不知公道暈珥薇日隻手遮天誠可浩嘆于是作京朝省直文武職官及朝儀批答考俾綜覽治亂者有所鏡焉

崇禎癸未冬十二月甲子犛　論識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一

黎水犛　論孔璧甫著

京朝官總論

凡在廷諸臣僚班無問崇卑職不問繁簡皆朝官也凡在都城內諸臣僚事不問治軍職不問治民皆京官也亮工熈載咸一人之羽翼居中制外作萬國之綱維亦既尊卑有等大小相屬師師濟濟盛矣又且六官分職九執咸事彼此頡頏無敢相壓制不綦密乎顧揆明初所以設立庶官之意載觀累朝來流漸廢弛之因則國家治亂之故居然可覩矣

京朝文官考

內閣

按唐虞相曰宅揆殷曰阿衡周立三公三孤官不必備惟其人西漢倣秦舊制初置相國以御史大夫副之稱兩府孝惠改相國爲丞相武帝猜丞相以國柄自予設侍中待詔用分相權已以宦官主中書奏白上乃下兩府其後大司馬大將軍權重凡尚書事皆領之且逆駕丞相上成帝時以大司馬大司空並丞相爲三公哀帝時改丞相爲司徒置大司馬大司空

號三公如故然事皆白大將軍而相權益衰東漢罷西漢末設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名三公析一相而三而專事決于尚書已于三公之上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天子在諒陰加少傅于是三公權盡奪有災異即策免甚至令自裁寖天變曹操當國以大權自予復置丞相身都之凡尚書以下徧置其私人而漢亡唐仍隋初置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尚書省置尚書令中書省置中書令門下省置侍中凡軍國有大政中書令出命侍中平駁尚書令受而行之然三省隆重不時授獨以左右僕射長尚書省厥後三省濫觴

若唐事保傅皆進階稱同中書門下三品即實授三省大臣必加特進同平章事各銜始為真相肅代以後節鎭强盛並加三省平章以為榮寵則冒濫極矣宋仍唐制以同平章事領相職已設參知政事副之而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並列于外別于禁中置中書政事堂及樞密院為兩府析一相而二益以當時范質王溥猶周舊相別設政事堂于禁中益奪之也其後大臣節鎭諸軍亦有得帶平章樞密等銜稱使相者神宗時凡平章事參知政事皆不設獨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如唐然若令若侍中亦不時授仍如唐

故事設尚書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行中書令侍中之事長百僚南渡後仍尚書左右僕射又加平章事名銜如平章事請老三五日一至都堂治事者稱平章軍國重事仍以參知政事副之孝宗時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副以參知政事如舊明與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為左右丞相左右丞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副之已胡惟庸以反誅太祖御奉天殿勅文武羣臣言古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專權擅政今罷分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理天下庶務彼此頡

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并峻後代奏立丞相之令于是制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侍左右備顧問咨機務無定員無專授不置省已于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各設大學士顧皆不得平章軍國事至永樂時始開內閣于東角門簡諸翰林以院銜入直親密勿預機務恩數率與尚書並特授圖章曰文淵閣印章凡封進詔草章奏用之不得下諸司如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行諸司上內閣亦止稱翰林院官階止五品制三公三孤皆不以授仁宗即位始謂侍臣曰朕冲人歷天下事日淺無保

傳何望乃又設謹身殿大學士並武英華蓋兩殿大學士資深加三太三少已又設弘文閣大學士與文淵閣東閣皆稱內閣然閣學士不得旨雖入內閣不得預機務已弘文閣不時設景泰時都御史王文入內閣始兼尚書自是以後益隆重非鳳處禁林列吏禮者不得入嘉靖時改奉天殿爲皇極殿華蓋殿爲中極殿謹身殿爲建極殿而大學士亦隨所改殿署銜惟文淵閣東閣如故累朝來閣臣專掌出納上命奉陳規誨獻納謨猷六部百司諸題奏皆擬批答以請凡上所下詔誥制勅冊諭書符令檄皆審署申覆

調劑平允乃行凡下所上題奏表箋文冊制對露布皆審署申覆裁蓋平允乃下凡經筵則知其事東宮出閣講學則領其事凡宗室請名封諸大臣請諡恤並擬上凡郊祀巡狩扈行凡累朝寶冊寶訓玉牒皆籍而藏之凡修實錄若會試皆充總裁官凡廷試讀卷㬎宣時三楊以貢士入天順以後必進士處禁林者入嘉靖時亦有不必繇禁林而入者崇禎時不繇禁林入者獨多于時遼事孔棘流寇交訌閣臣亦有出督軍務者又有擢鼎甲不三年即大拜者

釋論曰宅揆之任唐虞已然明初遵太祖之令不立丞相止設閣臣然避其名不能不有其實凡六部百司章奏皆得擬古以行雖設御史臺不能如漢並丞相稱兩府雖有給事中不能如唐宋門下侍中並尚書令中書令稱三省國家有大政大獄大是非大賞罰若御史若給事中一時幸起釁陵蜩螗沸羹嶺喙喙爭鳴者未必不心心有主調停分袒總恃政府爲與援求一朋亡光大者似少顧累朝來相業亦不可諱也論嘗私論之自永樂中設閣臣以來諸如三楊尚矣英廟復辟以後隨事納忠弘典邦啟聖之謨孝廟臨御之時一德一心

追都俞吁咈之盛不誚無人乃若武宗爲羣小所惑梁文康公儲獨能爲婉爲直多所開導霽雷霆之威開重陰之蔽求之古名相豈易得哉至若萬曆初年冲主在上江陵相公居正以才力兩優之相居天下于泰山之安主德加修羣小不作河流安瀾土田疆理而且東征南伐邊威丕振聲靈赫濯乃身歿之後竟與嘉靖中分宜同敗雖怙勢作威在江陵不可謂無以取之顧諸臣當江陵在政譽之不無太過何獨于既歿之後攻之若此其甚曾不一顧惜耶卒致神廟中年煩言生厭久攝大

內宮府睽隔覵揆席亦無關重輕并疑在廷薦剡彈章頻聲聒耳盡言官毀譽失實追往事殊可浩歎易曰物不可久居其所若江陵者固已足爲後來政府寵盛難居之炯鑒已

中書科舍人

按中書之名昉自西漢顧其時以侍御史受公卿所上書而侍御史署居殿中故其職曰主中書蓋以事名以地名非官名並非署名也自後晉遂以中書令名官陳隋時更設中書舍人唐仍隋舊置中書省與尚書省門下省並列爲三而設舍人爲中書省隸屬

凡詔旨勅書皆令起草進畫相府分職之司也宋制如唐明興初設中書省省設中書科舍人仍唐宋職掌洪武十三年省罷不設獨所設舍人如故永樂中設內閣而中書舍人仍隸內閣辦事銜名職掌皆如前凡舍人繇進士選授者遇順天鄉試得充同考官歷事久得與考選給事中若御史其監生選授者仍得與順天鄉試如鄉會皆中式則照殿試甲第名次改授

魯論曰明初廢中書省不並廢舍人何也太祖固知政本之地不可無人也厥後置殿閣學士備顧問復命翰林官看詳奏疏蓋已見端於此矣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豈以開創之主而不慮及此乎累朝來平章之任卒歸內閣而舍人故爲清銜有以哉

翰林院

按周有內史掌諸侯孤卿大夫之策命及讀四方之書于王前外史掌書外令及司四方之志凡三皇五帝之書皆匱而藏之漢興武帝時始招選天下材俊之士令侍中待詔事至得舉白大臣有奏對輒令侍中待詔援古經義雜難之唐太宗貞觀中置史館于

門下省已徙中書掌國史與集賢弘文稱三館開元中置翰林待詔稱禁林掌四方奏疏批答應和文詞已又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館學士分掌內外制憲宗時增置翰林學士承旨與密勿謨猷若祕書省設監少監及丞領著作局奉詔撰碑志祭文宋初設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掌制誥赦勅圖書乘輿行幸備侍從神宗元豐新制行凡翰林官入院不即除學士謂之權直而翰林之屬初有侍講有侍讀有侍講學士有侍讀學士已廢學士即侍講侍讀祇爲兼官資淺者爲說書若殿閣學士初置文明殿

仁宗慶曆中改紫宸殿巳又改觀文殿並資政殿端
明殿爲三殿殿設大學士學士以龍舊相無顯設而
諸閣有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南渡後又有
煥章華文寶謨寶章顯文皆置學士待制按閣從奉
列宗御容御製文翰得名若秘書省設官領著作局
皆如唐與諸閣待制皆主著作明與翰林院設學士
掌院事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皆
從五品爲正官侍讀侍講各二人皆正六品五經博
士五人皆正八品典籍從八品侍書正九品待詔從
九品爲屬官修撰二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僉

討四人從七品爲史官而孔目爲幕官洪武十三年
罷中書省始命翰林官日看詳諸司奏啟駁正之平
允列名封進凡學士掌詞翰禮文誥勅詳訂圖籍考
議制度以備顧問若經筵日講修纂諸書則承受統
領焉講讀職掌經史五經博士業專經佐學士講讀
待詔主登對侍書郎唐供奉官以四體侍上書典籍
守古今書籍修撰編修檢討主修國史凡天文地理
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及上所下詔勅書檄謹籍而
藏之倫實錄爲上心簡注者得入內閣預機務凡兩
直隸鄉試充考試官禮部會試充同考試官萬曆中

凡江浙閩廣諸大省亦必命翰林官出典試事巳申
勅日講官從閣臣後記注起居及審勿謨議別簡史
官分曹纂諸司章奏月送內閣藏焉初洪永時翰林
院凡辟召鄉舉歲貢皆得入天順後必進士出身即
進士亦必鼎甲及選庶吉者乃得充當時修爲翰
林一清凡勅推閣臣非繇此不得與枚卜秩稱華要
厥後庶吉士解館必盡力爲留地至崇禎時始有由
在外推知入者又有即于候選進士中特簡入者幸
不無奔競

魯論曰翰林以文學得名自唐始著漢以前未有
也顧漢無翰林之名而諸文學之臣皆能以功名
自顯如陸賈司馬相如朱買臣終軍輩或使閩越
使尉陀解辮髮去黃屋六纛稱臣或使西南方國
使邛筰君長內屬或守會稽將兵出橫海破東越
或拜謁者擢諫議列侍從自願請長纓羈南越王
致闕下故文學士功名之盛莫如漢非唐以後所
及明仍唐以來之制設翰林官准周內外史不外
調非鼎甲庶常吉士不內入需次入內閣益清華
要地矣文章事業兩者相須求以功名自顯不欲
多讓漢諸文學于前論幾幾旦莫遇其人矣

庶吉士

按漢唐宋公署銜名皆未設明與庶吉士倣古庶常吉士得名洪武時開文華堂選天下舉人年少質美者擢翰林院編修詔大儒爲師教之上政服輒臨幸考業光祿給饌王以太子諸王兼賜白鏹鞍馬已又選成均之秀八武英殿習政事尋擢給事中永樂初仍選進士才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時入選者二十八人擬應二十八宿命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寺給朝暮膳禮部給膏燭工部擇近地居之于時又有進士周忱自陳年少願入進學上喜命增二十九人上

時臨館程課業召問經史每五日一休沐令校尉偹騶從比洪武時爲盛正統後每殿試訖別勅內閣選入命翰林學士等官即玉河橋公署教之與國初時文華堂文淵閣規稍不同惟給紙筆膏燭酒饌如故凡月有館試有閣試試則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以爲去留地萬曆中翰林官冗閣臣以庶吉士之選往每隔一科自丙戌來科皆選故壅滯請暫停如往例自是間有會試不選者按舊制館設簿稽覈勤惰後視爲故事將及解館亦必別計爲可留之地云

叅論曰國家中秘書盡在翰林三年制科之士抜其尤充庶常吉士得入讀當此者稱華選既留需次入內閣誠非他曹司可望若館閣月試命題多國家大政或有古疑義作疏有疑事作辨有故實作考有特解作論迴道術作原若時政艱大作議他若賦若頌若銘若贊若箴若奏若表若箋皆關切時務凡以務實學儲相才非苟然而已也傾士得此不易得留又不易使入館三年心志無別營有專用其德業文章豈不超軼唐宋遠追兩漢也哉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一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二

黎水釋　論孔璧甫著

京朝文官考

吏部

按吏部職掌銓選而銓選在唐虞總于宅揆在周屬天官冢宰在漢屬丞相御史大夫東漢始改常侍尚書爲吏曹尚書一稱選部魏始設吏部晉仍之其屬設兩郎中掌選事隋設吏部置尚書及侍郎凡一命而上皆銓于部凡州郡尉史不復聽太守自辟置如漢興時唐設吏部視晉魏部置尚書一人侍郎二人

其屬四曰吏部曰司封曰司勳曰考功各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凡中外文武職官命婦勳階皆差次叙之隸尚書省宋設吏部如唐部置尚書一人權尚書一人總文武選侍郎二人權侍郎二人分文武選凡四司皆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如唐官但宋初制本部官不署事別以兩制以上官一人判部事郎四司亦別設判如部若考核內外官殿最又別設差遣院已改審官院以御史知雜官充元豐新制行始以文選爲審官東院武選爲審官西院職掌始各如其官明與設吏部倣古天官冢宰置尚書一人正二品總天下官吏銓選推陞勳封考課之政令侍郎二人正三品爲之貳其屬清吏司四曰文選曰考功曰驗封曰稽勳司各置郎中一人正五品員外郎各一人從五品主事文選考功各二人驗封稽勳各一人正六品文選掌天下文職銓選推陞改調之事以六選叙新授以六推叙年勞以署職試職實授別年資以裁革兼攝添設別繁簡以薦舉徵召起復達賢俊以帶俸添註寄咨冗以降調除名駁罪過考功掌天下官吏給驗考察之事以初考再考通考覈給繇以京察考京官以大計考外職以降調革職開任留用明功罪驗

封掌封爵襲蔭褒贈及吏筭之事以須知課入官以蔭叙徵世爵以恩卹錄忠賢以進階貤封加贈追奪明功罪以土流馭徵外官以考撥差胥筭稽勳掌勳級名籍喪制之事以貼黃登內府以勳階叙百官以解職起復明喪制以更名復姓悉人情而司務二人從六品省署抄目受發文移

彝論曰漢選舉權歸兩府唐設吏部隸尚書省宋制吏部而判部必別勅行事皆無專權獨明上自九卿下至闕吏非吏部不得除授權特重而尚書非品望素著亦不能久安其位若敬腆之間文選

官多下吏考訊銓部之門邏卒日偵其側嘻殆矣哉今之爲銓部者顧亦有繇然也藉使拜官公朝不必謝恩私室天無二戴室嚴四知則山公之懷有敬事亦奚慮御史之袖有彈文哉

戸部

按唐虞有納總納銍納秸納粟納米之文而不詳其官若教稼穡屬稷周設司徒爲地官顧其職兼掌邦教古教養相須不分隷秦置治粟內史漢初仍之已吏爲大司農有卿有丞有部丞各一人其屬又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斡官鐵市兩長丞而

搜粟都尉屬軍官不常置又別仍秦設少府掌山海地澤之末稅給天子上共國用不足時發焉魏置度支隋置民部唐初仍隋高宗永徽中改戸部部設尚書一人左右侍郎二人總天下戸口土田賦役之政令其屬四仍稱部一曰戸部部置郎中員外郎各二人主事四人掌十道版籍租庸調及土貢之賦凡天下職田公廨田民業口分田若優免蠲復及山陵廟邑之守皆咨之一曰度支部部置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國用歲入歲出供御供軍之數及均劑和市和糴之事一曰金部部置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三人掌庫藏金寶財貨及權衡度量之制一曰倉部部置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三人掌收受租稅祿廩軍需及義倉常平倉諸署別設司農寺有卿有少卿有丞領上林太倉鈎盾導官四署上林署主苑囿蔬果太倉署主九穀廩藏鈎盾署主陂池薪芻課養鵝鴨導官署主擇九穀精鑿以備上共又設太府寺亦有卿有少卿有丞掌兩京都市左右藏其屬有常平七署署各有令丞宋戸部如唐但天下財賦于戸部之上別設三司使總之戸部雖以兩制以上官判部事顧不過受土貢會陳于廷而已及元豐

新制行始罷三司歸戸部其屬四仍分民度金倉而民部設二曹凡婚姻繼嗣券責之訟左曹主之常平義倉免役伍保農田水利之政右曹主之度支設郎二人主計度國用軍需金部設郎二人主錢幣征榷倉部郎二人主儲積漕運已皆名司又別設司農太府兩寺置卿少卿丞簿職掌皆如唐明興設戸部准古地官置尚書一人總天下戸口土田賦役經費之政令侍郎二人爲之貳其屬四曰民部主直省州縣之圖志以周知其地理古今沿革山川險易土田肥瘠寬狹戸口物產登耗之數曰度支主會計天下存

留起運若廪祿俸給之經費曰金部主天下魚鹽諸課若贓罰折收曰倉部主夏秋兩稅起運本色之委積已太祖念地曹事繁更定爲浙江等十三清吏司司理一布政司之事各分民度金倉四科而各司郎中員外郎主事視所司事繁簡添設不等若直隸州府之貢郎附于所司之簡者并理焉有司務照磨簡較爲首領其隸屬若寶鈔提舉司設提舉副提舉各一人若廣積庫廣盈庫廣惠庫承運庫節慎庫贓罰庫太倉銀庫甲乙丙丁戊字庫及外承運庫行用庫抄紙庫印鈔局寶盈局御馬倉軍儲倉張家灣簡較

批驗所各設大使副使不等其總督倉場別設侍郎或尚書一人堂屬官品皆如吏部

發論曰周以土地人民之政屬地官論讀易廣卦傳主坤爲地爲母爲吝嗇爲均喟然嘆曰嗟夫萬物資生皆本于地爲母爲均信矣而乃亦事吝嗇乎及觀土敝則草木不長物生必窮地道且然而況國家乎明太祖以兵革定天下著君道十八事首曰勤曰儉成祖臨御至衣敝衣宣宗御用從簡樸上共悉詔節省累朝恭儉以故閭閻之間家給人足雖有凶飢民不大病均矣致養之責克盡爲母應地无疆矣非慎乃儉德而能若是乎自是之後上共日侈內外文武之官日增皇賞功賞日繁甚至後廷監局員役二十倍于前傅湯小監皆衣履天下一有興發無慮皆加徵預徵迨萬曆之末啟禎之間飽者飽欲死民窮饑欲死怨積于下災見于上旱蝗相繼五穀不登民無從得食相率爲盜幾滿天下措地之卑益山之高是名爲剝戶部准古地官爲國家大臣厚下安宅之策當必有日夜于上前陳說者矣在昔殷冢宰于歲之秒視年豐儉制國用周制喪祭皆用一歲若三歲之仂他

如九式必先計所出產諸大僚皆學古入官獨未聞歎若夫持籌計多寡謹出內此一田舍翁能之稱爲王安援邦國而計不及此則或以官爲傳舍而遺艱于後人未可知耳故在廷諸官若戶部則久任之說不可不亟議也

禮部

按唐虞秩宗掌三禮列九官周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以佐王和邦國列六卿秦曰奉常漢因之已改太常有卿有丞其屬太樂掌伎樂太祝掌祝號太宰掌鼎俎太史掌星曆并太卜太醫爲六各有令丞

而諸園陵有上食官五時有尉別有博士教弟子秩
比六百石特重晉爲祠部後周禮部唐因之設尚書
一人侍郎一人總禮儀祭享貢舉之政令其屬四仍
名部部設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一曰禮部
掌禮樂學校衣冠符印表疏圖書冊命祥瑞鋪設之
事及百官宮人喪葬贈賻之名數一曰祠部掌祭
祀國忌廟諱天文刻漏醫卜僧尼之事一曰膳部掌
郊廟牲豆樽俎之品數廩犧之滌養及省閱大官上
共一曰主客部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貢燕享之事宋
制禮部同唐職司初制貲授者不領職別勅兩制以

上官判部事元豐新制行職掌始如其官其屬四署
名銜名職掌皆同唐巳改名司凡四司禮有因革詔
集百官定議以聞明興設禮部擬古春官置尚書一
人總天下祀典封建朝貢燕享貢舉之政令侍郎二
人爲之貳其屬司四司各設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
事二人一曰儀制司掌禮儀宗封學校貢舉之事凡
天子郎位若冠若大婚若冊立皇太子封諸王若上
慈宮徽號若朝賀朝見若大燕饗則舉諸儀制辨其
名數條上之凡侍制開讀表章若貢舉若官民服舍
皆辨其儀式而頒之諸司凡巡狩親征班師行賞第
禮儀上凡祥瑞辨其物名小瑞類奏大瑞特奏禁毋
請封禪若鄉飲酒禮旌賢表善養老恤貧之政皆司
之一曰祠祭司掌郊廟饗獻天文國恤廟諱之事辨
大祀中祀小祀之等第其牲帛配侑差其禮樂凡在
外王府省直郡縣祀典稽令甲而播之凡日月食起
止分預移諸司救護大災異即間次災異類聞並乞
修省凡國喪若品官喪庶人喪皆辨其同姓九族異
姓母族妻族親疎之等凡謚帝后妃太子妃親王及
郡王以字爲差次若勳戚大臣請祭葬贈謚移諸司
覈行能及勤勞死事之臣當得特謚者皆定議以聞

若列廟帝及帝后愍忌祭于陵請輟朝不廢政務若
醫卜師巫僧尼籍其人禁毋與妖妄一曰主客司掌
方國朝貢賓禮之事凡蕃國辨其五年三年比年年
至年再至之貢差其燕饗室廬帳幕牲牢薪芻之數
若蕃王嗣封爲請使頒冊于其國若諸大酋有保塞
功請授冊郊封亦如之一曰精膳司掌燕饗膳羞之
事凡光祿上共會其數程其出內凡馳燕辨職官品
秩之等凡蕃使下程燕饗差其多寡厚薄亦如之首
領官司務二人而堂屬官品並視吏部若鑄印局有
使有副使凡鑄印自一品以至九品皆九疊篆文惟

御史八豐篆文翰林篆玉箸篆文大將軍印柳葉篆文其厚薄濶狹皆視品若教坊司有奉鑾左右韶樂左右司樂凡燕饗大樂皆領之惟郊廟大樂屬太常寺提督會同館別設主事

釋論曰以論觀明置禮部治神人和上下准周宗伯與賢升俊育才養老又准周地官凡宗伯長若貳需次入內閣養端揆之望儀制諸郎俸滿外補得專勅操造士之權且其地事簡無風波他部曹或以事受譴責此獨无咎卽成化時英廟錢太后慈懿之稱嘉靖時睿宗升祔之議時幾聚訟顧批鱗直聲咸著于天下洵淸華美秩矣惟賓典大典國家氣運攸關而皆主自宗伯邇年來文體不正士風頹敗雖屢經題請釐革而險怪之習卒不衰止豈世運人心至此終不可易而國家黜陟賞罰之典亦不靈耶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二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三

黎水發　論孔壁甫著

京朝文官考

兵部

按虞廷有苗不服命禹徂征將禹以司空官揆領掌征伐周人司馬佐王平邦國然有命討王朝卿士皆得帥師未有專官秦屬太尉漢初因之已改大將軍又稱大司馬兼領尚書事則將且兼相而王氏以篡東漢曹操以丞相兼督中外諸軍而漢卒亡晉爲五兵隋兵部唐倂兵部如隋部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總天下軍衛武職卒伍鎭戍廐牧甲仗之政令隸尚書省其屬四仍稱部一曰兵部郎中二人一掌武官之勲祿品命一掌軍戎差遣之名數員外郎二人一掌武舉一掌武選主事四人各掌武職叙階一曰職方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天下地圖城隍鎭戍烽堠之數及辨道里遠邇凡地圖委諸州三年一造與版籍偕上方國客至鴻臚訊其山川風土而圖記焉一曰駕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邦國之法駕車乘及天下驛傳廐牧牛馬名數一曰庫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朝會儀仗及

邦國州軍器械若祭祠喪葬列儀別設衛尉卿岀少卿若丞掌之其屬有武庫武器守宮三署署各有令丞宋制兵部同唐職司初制實授者不領職別勅兩制以上官判部事元豐新制行職掌始如其官其屬四署名衛名職掌皆同唐但武選隸天官兵政隸樞密稍異明興設兵部准古夏官置尚書一人總天下武衛官軍選授簡練若鎭戍廄牧郵傳之政令侍郎二人爲之貳其屬司四一曰武選掌武官選授陞遷襲替功賞之事凡歲六選官二等曰舊官曰新官凡將材三歲武舉六歲會舉歲薦衆而考選以比試程

材力陞遷以積勞課功效凡襲替以誥勑徵初績以褒䘏勵死戰以優養恩故絕凡功賞以首功四戰功二辨武功以臧華通華淸冒濫以殺降失陷避敵激變嚴罪過一曰職方掌地圖軍政鎭戍簡練征討之事凡地圖令邊腹三年一造以辨道里遠近別山川險易凡軍政自在內五府在外都司衛所以達番國各統其官軍部落聽征調守衛凡鎭戍城堡池隍以時浚築修飭凡簡練令諸軍營汰老弱選精銳習弓矢劍戟肅隊伍凡征討請命將出師移所司調兵食軍有功按御史紀覈移武選陞賞一曰車駕掌乘輿

守衛廄牧郵傳之事凡大朝賀陳鹵簿若慈宮中宮之鹵簿東宮之儀仗亦如之凡守衛率親軍番上日夜巡警之殿陛全直常朝番直凡廄牧以印俵羣太僕馬以賦徵南徼馬以茶易西番馬以市通東陲馬凡郵傳曰驛曰遞運所在京曰會同館皆以符驗關券行之而貢馬快船致貢獻綀水軍一曰武庫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學薪隸之事凡戎器邊鎭有征行准諸司移工部請給火器請內府凡符勘使人出關必驗勘合凡制勑調邊兵必比勘合勘合皆出內府凡尺籍衛所上欵伍圖冊府州縣上軍戸文冊下諸省

直按勾衛所卽去本軍原籍州縣近不得輒相移凡武學教武職子弟未嗣官者歲終籍其行能以奏凡皂隸二等一直衛一供柴薪而名數多寡以各官品級爲差並顧後四司郎中員外郎主事視事繁簡爲添裁不等若郎中武選職方車駕各二人武庫一人員外郎均各一人若主事武選職方各五人車駕武庫各三人首領司務二人而山海關別設主事一人衛屬職方若堂屬官品同吏部所隸屬京衛武學有教授訓導會同館大勝關各有使有副使而提督京營戎政別設侍郎或尚書一人

睿論曰以論觀三代以後馭兵之制亦漸密矣漢初例太尉列三公無所隸唐兵部隸尚書省宋兵部隸樞密院大權皆不得自予明制五都督府不得擅兵徵發之令一歸兵部顧部權亦惟武選得自操若兵符則藏之內府將印則藏之內府即火藥亦藏之內府非有大徵發不得請而京營戎政別設提督若各邊督府經略聽吏部會九卿會推即諸大帥功罪亦聽御史奏劾兵部無有得自擅者議者謂國家設官防閑太密當事者反得卸責顧久安長治未必不繇于此所可太息者邊疆失事操自簡者左右分袒此功彼罪又倏功倏罪兵部賞罰總無從定此亦時勢相激使然矣

刑部

按唐虞刑官曰士列九官周爲大司寇屬秋官掌邦禁列六卿秦廷尉漢因之卿一人有正有左右監秩皆千石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復稱廷尉宣帝時置左右平秩六百石掌平獄奏當魏都官隋刑部唐因之設尚書一人侍郎一人總天下律令刑法徒隸讞禁之政令其屬四仍稱部部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名數添裁不等一曰刑部掌舉憲典而辨其輕重一曰都官掌配沒錄繫囚理訴競雪冤枉并主給囚衣糧藥餌一比部掌勾會贓贖徒役課程及器械和糴屯收之入一曰司門掌門關出入往來之籍而審其政令宋刑部職司同唐太宗淳化中增置審刑院又設詳議司真宗祥符中更置糾察在京刑獄司其知院事知司事皆以京朝兩制以上官充元豐新制行審刑詳議糾察諸司悉罷歸刑部其屬四署名銜名職掌並同唐惟孝宗隆興中省比部司門并入都官明與設刑部准古秋官置尚書一人以侍郎二人爲之貳分浙江等十三清吏司如戶曹掌兩直隸十三布政

司之讞獄首領司務二人十三清吏司司各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三人別設漕運理刑主事一人照磨所照磨簡較各一人司獄所司獄六人凡宗室勳戚官吏軍民罷法皆審實而奏讞之凡省直歲上死刑平之凡詔獄必傅例請上裁凡死刑即決若秋後決並三覆奏涖刑于市凡贖罪視罪輕重爲差准律納工價凡諸俘囚配沒納官奴婢必籍知之若贓計估入銀歲終類入內府凡獄成移大理寺讞評焉凡訴冤外內皆自下而上急者擊登聞鼓凡重囚歲霜降會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讞于朝是日吏部尚

書秉筆情真者決矜疑者戍邊有詞者調所司再問比律者監候凡五年請勅遣官出省䖍審釋冤濫凡夏月申勅諸司免笞刑減徒流以下刑凡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葺囹圄謹械繫而時其飲食有疾給醫藥凡官有過紀錄之歲終請勅滌除凡四方有大獄受命往成之歸報于朝若宗人不即市官人不即獄悼耄殘疾不即訊過大祭祀止刑而堂屬官品並如吏部

彜論曰虞制五刑書曰明刑弼教周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東漢陳寵曰刑與禮相輔而行

者也出于禮卽入于刑因著大刑三百以配禮儀三百小刑三千以配威儀三千從來帝王綱紀天下振厲風教皆恃于此使國家苟廢斧鉞則華袞亦不足爲榮顧刑官實難爲明刑官尤難在嘉靖之時上詔獄則主先入必曰宥之三朙得罪于天子在萬曆天啟之時若京師有大獄邊關有奏獄一時在廷諸大臣諸言官此曰可殺彼曰不可殺必曰殺之必曰宥之則得罪于朋友若崇禎之時上震厲多類嘉靖不得已一時刑官多持兩可爲瞻徇以冀自免噫誠難矣若夫寶獄貨府辜功則稍知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工部

按唐虞司空平水土共工若上下草木鳥獸並列九官周冬官掌邦事列六卿秦置將作少府漢因之景帝改將作大匠唐因隋制設工部部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總天下土田山澤河渠及官府營繕之政令其屬四各設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或三人一曰工部掌城池修濬土木營繕工匠程式之事別有將作少府兩監役與則下該監督焉一曰屯田掌天下屯田文武職田公廨田之事一曰虞部掌山林

川澤田獵辨其時禁及京城衢衖苑囿草木百官蕃客薪芻之事一曰水部掌天下川澤陂池舟楫灌溉之事別有都水監役興下該監督焉宋工部職掌同唐初以兩制以上官判部事元豐新制行職掌始歸本部其屬四署名銜名與四監署名銜名職掌並同唐明與設工部准古冬官猶尚書一人總工後農田山川藪澤河渠之政令侍郎二人爲之貳其屬司四官郎中員外郎主事視所司事繁簡添設不等一曰營繕司掌經營興造之事凡大內宮殿陵寢城壕郊社壇壝祠廟廨署倉庫若有營建皆以時督造王邸

亦如之凡鹵簿儀仗樂器移樂府繕修而時省之凡工匠二等曰輪班曰住坐凡工役二等曰正工曰雜工雜工三日准正工一日一曰虞衡司掌山澤採捕田獵抽分顏料及山陵墳墓陶冶軍器之事凡採取捕其骨革羽毛及供祭祀賓客膳羞而田獵必以其時凡抽分若龍江蕪湖蘇州杭州九江金沙洲河西務等關歲輪主事一員筭舟船榷鈔凡顏料徵土產非土產地方徵折色凡山陵及前代帝王先聖先賢祠墓時修之禁樵牧凡陶冶稽其年造之數計其入愼藏之戒毋毀壞若金牌信符鑄之內府凡軍器軍

裝移內府下所司製造程其堅緻給邊一曰都水司掌水利道路橋梁舟車織造券器衡量之事凡水利曰轉漕曰灌溉均歲儲金石竹木卷埽以時修隄防若鱗介萑蒲之利聽民取薄徵之凡道路若上巡幸及大喪大禮修理之以待凡橋梁曰舟梁曰石梁計工繕修若津大不能梁官給舟舟人量其力食之凡舟車曰大車曰小車曰戰車其等三曰糧船曰黃船曰馬快船曰海運船曰鮮船曰備倭船曰戰船其等七皆會其費下諸司造之凡織造若冕服祭服誥勅制帛淨衣幣布移內府下南直諸府及浙江諸省依

歲例造解周知其數而節愼之凡公侯誥劵差其高廣若祭器冊寶乘輿符牌會其則于內府若衡量謹較勘而頒之懸式于市一曰屯田司掌屯種墓碣抽分薪炭之事凡屯若邊腹公田開田沒官田給衛所耕而薄徵之若所屯在邊更給牛種凡抽分與虞衡司輪差已四司均差凡薪炭南取洲汀北取山麓徵諸民有本色有折色若伐薪轉柴皆顧役首領司務二人而堂屬官品並如吏部

魯論曰周禮以冬官爲土富邦國益天地之利藏山海顧非得人則所藏者不出是故蕃鳥獸毓

草木長地材治絲枲皆人也而採捕漁獵陶土莚金諸民用利焉上棟下宇綑閭刳舟重門擊柝弦弧剡矢制器備焉顧有宮室則有峻宇雕墻有衣服則有玄黃黼黻有鳥獸則有高臺深池踵事增華而民遂大厲明初洪永恭儉輒留有餘成弘以還國用日侈萬曆之間三殿既災庚申之年鼎湖繼泣大工陵工一時並亟當事者加稅不足至鬻庠序弟子員以助費古稱富國之任至以國貧餅罄壘恥冬官爲國大臣獨不可爲詞農一借箸耶歷觀往牒明之諸帝幸祖德亦無亭軒臺榭鳥

歟草木之奸而國用空虛至此嘗考萬曆末年東事孔棘致殺工部羡金二十萬同冏藏並發犒師而後廷冗官冗費卒不得減剜肉醫瘡捉襟肘見或以此歟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三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四

黎水稌 論孔壁甫著

京朝文官考

都察院

按秦制御史大夫漢因之並丞相稱兩府以御史中丞副之内領侍御史十五人掌蘭臺圖籍外督諸州刺史又別設治書侍御史承詔按郡國稱繡衣直指唐制御史臺設御史大夫一人掌刑憲典章之政令糾官邪肅朝列仍以中丞爲之試其屬三曰臺院曰殿院曰察院臺院侍御史六人掌糾舉百僚及入閣承詔殿院殿中侍御史九人掌殿廷供奉糾察朝儀分左右巡察京師察院監察御史十五人分十道巡察州縣若尚書省會議有過誤各御史皆得糾舉奏劾宋御史臺同唐初御史大夫不除正員爲加官元豐新制行罷不置止以中丞一人理臺事其屬臺院殿院察院銜名職掌並如唐但御史初入臺謂之裏行已又置推直官二人推勘官二人專獄事若祭祀朝賀禮儀別設五使糾之元豐新制行推直推勘五使等官皆罷不設並歸臺院殿院御史明與置都察院設左右都御史二人正二品准漢御史大夫設左

右副都御史二人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四人正四品准漢中丞浙江等十三道監察御史正七品准漢侍御史員視道繁簡爲多寡設不等左右都御史掌臺事副都御史僉都御史貳之凡朝臣姦邪百官貪猥皆舉劾如法若朝覲大計入天官臺同吏部尚書察賢否斷黜陟朝有大獄同刑部大理寺會鞫於外朝十三道監察御史主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凡在外十三省暨畿內若屬衡邊地聯數省及瀕海瀕河瀕江地方各設巡撫設提督設總督軍門皆特勅都御史若副僉都御史一人以

往銜或加尚書加侍郎亦必兼都御史便舉劾若在內畿府刷卷提督學政巡視光祿巡視太倉若節愼等庫巡城巡街巡靑在外若巡按巡鹽巡倉巡屯種巡江防淸軍印馬例差監察御史一人以往諸外差惟巡按特重准漢繡衣直指差滿回道仍聽都御史從公考覈凡監察御史在臺與都御史副僉都御史分堂屬南臺諸御史有封事奏上三日具揭帖呈堂北臺諸御史有封事奏上次日即具揭帖呈堂洪武中諸御史放濁都御史至有懲以杖者若有罪加三等有贓從重論而河南道御史獨長諸道凡諸御史

應差應外轉皆得擬定呈都御史移吏部具題其屬經歷正六品都事正七品照磨正八品簡較正九品司獄六人從九品隸焉

發論曰漢設御史大夫並相國厥後惟元制同漢若唐御史臺不得與三省並宋御史臺且出樞密院三司使下故考御史能揚風紀惟兩漢稱最自漢而後不多見明設都察院同六部通政司大理寺稱九卿有大獄同刑部大理寺會鞫又稱三法司三年計吏同入天官臺司黜陟有官邪得不時舉劾權特重顧風紀之司非他部寺可埒都御史

不當以階崇資望而諸御史論事不當以分袒起爭則庶言無喻詆之哀國是鮮築室之嘆卽互相違覆其於和衷豈剌謬哉

通政司

按唐虞納言主出納帝命周內史爲王受納訪凡諸侯及孤卿大夫封建賜勞則策命之凡四方之書事則讀之秦置尚書通禁中章奏少府令四人主殿中發文書漢與公卿因少府奏事故尚書與中書謁者黃門皆爲少府屬武帝時以中書通章奏而中書獨重顧當時幸以宦官領其職中朝大臣多爲所譏構

死戌帝時罷中書宦官置尚書五人尚書僕射一人始用士人迨東漢尚書得與人主参可否謀王國已詔尚書侍中黄門諸官不以職事出納王命賦政四海爲王喉舌比天北斗魏晋及唐皆屬門下中書兩省凡出納王命及露布奏彈書議表狀皆審署申覆然後行有違駁正其後兩省改東西臺改鳳閣鸞臺改紫微省黄門省又改侍中曰納言曰左相改中書令曰内史曰右相不一而給事中左右諫議大夫左右補闕左右拾遺皆隷焉宋門下中書兩省同唐添設通進司銀臺司掌通章奏又添進御院進奏院掌

制勅及百司符牒頒之隷給事中已又添設登聞簡院登聞鼓院簡院隷諫議大夫鼓院隷司諫正言明興初設察言司已革洪武十年復置已胡惟庸誅分一相而九始改通政司設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二人正四品左右叅議二人正五品主出納上命通達下情凡諸司出入移狀奏報四方臣民建言陳悃實封及軍情聲息災異皆審署叅覆而上下焉凡日常朝引奏凡事月類奏歲秒通奏凡四方水旱面奏凡錯誤設籍而類請之凡在京訟獄詞狀判送法司推問凡出入文移以驗正之記日照之記記之

其屬經歴知事各一人若謄黄別設右通政一人

啓論曰明初設通政司准古納言周内史漢尚書唐宋門下中書省出納帝命通章奏㕘分相權防壅蔽也嘗考往牒其後政府權獨重司使間有借審署叅覆之制凡諸司章奏有不便政府輒先通之使政府得預爲地者頋駁正之權盡歸給事中議論之權盡歸御史而司使祇養尊處優爲轉部堂御史臺之地恭朝廷之上大權盡歸政府言責盡屬兩衙門亦勢使之然矣

大理寺

按祥刑之官漢宣帝時始設廷平唐爲大理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六人主簿二人獄丞四人司直六人評事十二人宋大理寺同唐初制判寺事一人兼少卿事一人皆以京朝兩制以上官充詳斷官八人以京朝官充元豐新制行設卿一人少卿二人正四人推丞四人斷丞四人司直六人評事十有二人掌折獄祥刑之事凡天下奏劾命官將較及死囚以下以疑請讞覆讞左斷丞司直評事詳斷之推丞議之正審之在京百司事當推治或特旨委勘及官物應追究者隷右斷丞專推鞫以評事司直與正爲斷司以

推丞與長貳爲議司南渡後裁正丞以下諸員明興倣唐宋設大理寺寺設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丞五人正五品掌刑獄審讞允反之政令寺分左右置左右寺正正六品寺副從六品評事正七品初吳元年置洪武元年革十四年復置二十九年陞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爲大九卿寺署與刑部都察院並列稱三法司凡刑部都察院所移獄刑名本寺皆按律例慮而復問必因服乃准擬否駁再擬凡改正曰照駁三擬不當糾問官曰參駁循律究甚者移調問曰番異再異則請下九卿會問曰圓審已平允

慮未當移再問曰追駁屢駁不改者徑奏請上裁曰制決凡各省直諸死刑並讞已乃聽決凡歲秋後會九卿科道官朝審重囚

發論曰唐宋大理卽漢廷平也初漢設廷平時言者猶謂設廷平不如明律令顧考其時官廷平者如于定國黃霸皆能于其職史稱民以不冤爲漢循吏首稱然則廷平何可不設要在得人耳明初仍唐宋置大理寺且偕六部御史臺並列九卿受王嘉師爲冤民消六月之霜袪三年之旱厥任豈不鉅哉顧理大獄難理刑曹已定之獄尤難番異旣開水火圓審類起風波陶朱之子雖旣易生蘇章之天恩亦難任利人之死以自免咎者有之矣顧不識于定國黃霸何以能得于漢宣之世也史稱宣帝尚文法好以刑名繩下豈當時天子已改德耶抑嚴主在上擊下屏息故議論少議論少故刑罰淸耶緜今思古感慨係之湮波沸海必無恬鱗挈言不一蜩螗沸羹而欲祥刑刑其可得祥哉

六科給事中

按漢議郞以議論拾遺左右屬光祿勳東漢有常侍謁者給事謁者凡諸郡有災旱有大獄詔給事謁者

行視仍屬光祿勳考給事之名昉此在唐設給事中四人掌侍上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已讀而署之有違駁正屬門下省在宋仍唐設給事中四人分治六房凡日直與起居舍人記天子言動付史館中外出納稽違得糾治有違覆同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相駁正仍屬門下省明與設給事中分六科科設都給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給事中各一人從七品給事中吏科四人戸科八人禮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皆從七品凡視事繁簡爲制員不等初署列掖門內於禁廷特親已遷掖門之兩翼洪武

初名起居注已准周制名元士置八十一人又稱源士謂政事本源也後仍唐宋定今名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分察六部百司之事而糾其舛誤凡制勅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封還執奏凡六部百司軍民所上封事既上讀而署之駁正其違誤有旨發抄移該衙門欽遵日附科籍五日一銷注若事關王德百官回邪小許舉跪大許聯署奏聞凡日上御殿御門六科輪一人侍上左右珥筆記言并掌朝叅門籍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皆得與若內官傳旨必覆奏乃行凡會試得充同考在外鄉試如江浙閩廣皆出副翰林官充主考洪武初准漢給事謁者行視郡國故事命廵行省直後不常遣然邊關有大故省直有大災傷有大獄猶奉勅簡勘若廵視織內若太倉若節慎諸庫若光祿若皇城若廵青猶與御史並差不異

發論曰明初罷中書省設九卿分一相而九顧九卿中通政司即宋通進銀臺兩司喉舌之地出納已有其人乃又仍唐宋設六科給事中兼封駁注起居叅朝議權且出通政司上總之破雷同防壅蔽耳議者謂給事中諸御史皆言官不當隸吏部銓選良不誣也顧明臺省皆隸在內中行在外推知考選未有不隸吏部者當考選時慮非政府大僚援引不得入厥後朝廷之上噏訿孔哀祖分左右牛李之嫌既開洛朔蜀之目再見豈顧問哉迨崇禎之間致令主上特勅一不隸科目者厠于其間是襲之以破雷同防壅蔽者今且以雷同壅蔽見疑負塗之豕載鬼之車主心幾幾乎若或見之所貴誠能動物遇雨疑亡化釜鬵而爲巷遇是在諸給事中耳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四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五

黎水稃　論孔壁甫著

京朝文官考

太常寺

按唐虞典樂職教胄子周大司樂職成均之法治國之學政凡祭祀大喪大旅大饗賓射用樂皆司之秦其耩隸於春官秦奉常漢因之已改太常主郊廟禮樂職掌如周大司樂其屬五經博士教弟子員唐曰太常寺設卿一人少卿二人丞二人有主簿錄事其屬博士太祝廩犧奉禮郎協律大樂鼓吹領郊社太廟諸陵禮樂并太醫太卜共八署具如漢官顧博士祇領禮樂不兼教弟子與漢異宋太常寺同唐初以兩制以上官一人判寺事丞以禮官久次秩高者充元豐新制行設卿一人少卿一人丞二人其屬博士四人掌五禮之制度及樂律樂舞樂章協律一人掌大樂奉禮一人掌奉幣太祝一人掌讀冊郊社籍田大廟宮闈各有令丞而諸祭器什物庫教坊所諸陵祠所并太醫局皆隸焉南渡後省少卿博士改太醫局歸醫學明與設太常寺專主祭祀禮樂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提督會同館少卿一人品同

幕屬典簿二人博士二人神樂觀提點一人知觀一人協律郎二人贊禮郎九人司樂二十人天地壇及諸陵祠祭署各奉祀一人丞一人犧牲所吏目一人凡祀典之政令總率其屬以聽於禮部凡先歲孟冬進來歲祭日上御奉天殿受之頒諸司上親祭贊禮儀大臣攝亦如之祭先期請省牲進板銅人上殿奏齋戒凡國有冊封冠昏營繕出師歲有水旱有大災請遍告郊廟社稷凡親王之國若入朝告謁辭於廟凡祭張幄設位滌器司香燭玉帛司尊彝灌俎豆讀祝掌燎典儀通贊鄉飲若屬各供其事而提督會同館少卿掌譯字生之事聽於翰林

稃論曰漢奉常即古秩宗准周宗伯無別設其屬五經博士教弟子准古典樂教胄子周大樂正掌成均猶近古迨唐宋春官別設禮部而教弟子亦別設國子監太常祇專郊廟禮樂分漢一奉常而三似員冗顧嘗讀戴禮曰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蓋郊廟大禮陶匏繭栗藁鞂醴齊皆不敢用褻味用褻器至宗祝獨敢用巫史宮縣獨敢用俗樂乎明之太常寺設卿若少卿品秩尊而事簡尚矣厥後銓部郎秩五品掌六遞滿

若給事中若御史秩七品凡俸滿差滿皆得驟轉兩少繞入寺即請假爲需次轉開府之地從無有久於寺任實職者豈累朝來郊廟大禮惟於初登極時一舉行其他遣官代攝爲故事歟若太常誠可謂體優而事簡者矣

太僕寺 行太僕寺苑馬寺附

按周太僕掌王之服御出入王之大命及諸侯之復逆而祭僕御僕隸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若大馭較人趣馬巫馬牧師圉師皆備隸夏官漢太僕掌乘輿馬卿一人丞二人其屬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監各有長丞其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一人丞各二人又牧橐昆蹏亦有令丞若中太僕掌皇后乘輿不常置唐太僕寺領乘黃典廄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牧監設卿少卿丞簿各一人已諸牧監皆分左右設閑廄使四人分統之天寶末且設內外閑廄都使以安祿山領其事潛選良馬歸范陽因以及憲宗時軍興乏至遣中使市馬裁其命亂矣宋太僕寺初以京朝兩制以上官一人判寺事掌天子五輅屬車給大小中祀其邦國輿馬之政分隸于羣

牧司及騏驥院諸坊監元豐新制行設卿少卿丞簿各一人掌車輅廄牧之政令凡車輅院騏驥院天駟監鞍轡監養象所騏坊車營致遠務牧養監皆隸南渡後省寺歸兵部明與太僕寺初設於滁州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一人正四品丞三人正六品成祖定鼎于燕遂建寺于京而更設山西陝西遼東與滁並爲行太僕寺若苑馬寺而京寺卿總兖牧馬之政令少卿分督京營馬若畿馬丞分理京衛及山東河南六郡孳牧寄養馬以聽於兵部主簿一人勾省文書三年寺少卿一人偕御史一人往監苑地方印烙選其良自正統後南馬改折凡草場歲徵租金設常盈庫庫設大使一人凡各行太僕寺若苑馬寺主各該管地方孳牧俵餋給邊若折色仍解兵部移太僕寺貯焉在外苑馬寺設官與行太僕寺同監各有正錄事

簪論曰太僕古官名自周迄明未之有易而從來分職分牧之法亦既大備領稱職者不多見惟唐張萬歲王毛仲特闢其後天寶時內外閑廄都使之設致令祿山竊馬以去則以變亂初制不用士人之故宋則宜馬之地盡陷於契丹西夏官太僕司馬政者實難若明如營州并州隴右金城河曲

樓煩諸處皆入版圖宜馬之地多於宋而俵馬課
駒印烙差擇諸養馬之政又善於唐乃其後日敝
一壞於正統時之改折再壞於隆慶時之變賣顧
不識當時掌馬政者何見不及此不一力爭也豈
江南北之間俵養之法亦爲病於民有不得不變
者耶迨後萬曆中承平久常盈庫充溢年饑則借
發賑餉急則借犒師幷改折之金盡爲他曹所借
馬盡折馬之金並盡不得已而搜括場租加派地
畝雲錦之蘗既空於西北芻秣之徵又竭於東南
附臣日惴惴嚴危地堅軍實而貽艱於後人殆不

能不追咎於前時之當事者已

光祿寺

按周禮庖人膳夫諸職掌王之飲食膳羞以養王及
后世子隸天官泰置少府漢因之掌山海地澤之末
稅以給天子共養設卿一人丞一人其屬大官掌御
食湯官掌酒果導官擇米樂府掌脩食鄉宰屬皆隸
丞相御史大夫別有光祿勳初名郎中令宰其屬以
議論入補拾遺脩顧問階崇重古今有官名同而職
事不同者此類是也唐設光祿寺寺設卿若少卿若
丞皆二人總大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署各設令丞

宋光祿寺同唐初以京朝以上官一人判寺事元豐
新制行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掌祭祀朝會燕饗酒
醴膳羞之事其屬大官主剝烹苑林司主果茗醫藥
又有牛羊司乳酪院油醋庫法酒庫內酒坊大官物
料庫紹興中省并禮部初宋開國時於光祿寺之上
別設宣徽院院設南北兩使掌郊廟朝會燕會位尊
事簡皆以勳舊大臣罷政者領之元豐新制罷設并
歸光祿明興設光祿寺掌上共祭饗燕勞酒醴膳羞
之事辨其名數會其出入量其豐約以聽於禮部卿
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正五品丞二人從六品典簿

一人從七品錄事一人從八品大官珍羞良醞掌醢
四署署設署正一人署丞四人監事四人司牲司牧
各大使一人厨役久得移吏部授王國典膳吳元年
倣宋名宣徽院已改名光祿寺凡祭祀請賜牲進飲
福酒胙凡薦新供品物凡牲果嘉蔬移上林苑進供
如不給市諸民視時估什加一凡市直季支凡貢獻
果鮮厨料省視之凡器皿移工部或募工兼作之歲
省其成敗凡燕待蕃國貢使差其等供之凡傳奉宣
索籍記而覆奏之監以科道官各一人而大官署供
祭祀宮膳節筵給蕃使濟貧珍羞署供宮膳茶飯良

醞署供福酒真獻官膳及給內外官匠掌醢署供祭祀齋禱茶飯皆同唐而司牧司牲二局隸焉

舉論曰酒池肉林亡國大戒乃惟辟玉食見之尚書天官之屬庖人膳夫酒人醯人之類條載周禮少府光祿漢唐宋各有專官乃若節省之道亦有之嘗考明初內廷監局諸內官初有定額弘治時傳湯飯小監添至百員而諸內官之家坐家長隨又各添數百類叢食大官時劉大夏爲光祿言之孝宗立爲裁革歲省光祿錢八十萬又嘉靖時孫植爲光祿卿裁汰費歲減光祿錢二十萬諸中貴

需索悉絕時目之爲鐵人迨隆萬以後內廷官又增幾十倍至崇禎時上以盜賊四發省直旱蝗相繼宮中輒蔬食常不御酒肉與百姓同憂乃當時監局諸員冗卒不得減而大官窮於需索每問巧炊然則朝廷遇災修省減膳撤樂不如亟汰冗璫不然即忍中夜之饑同監門之養曷貴哉

鴻臚寺

按周司儀爲大行屬掌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隸秋官漢初名典客已改大鴻臚卿一人丞一人屬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丞武帝時添置典屬國專掌外國降人已廢并入鴻臚唐鴻臚寺設卿三人少卿二人丞二人領典客司儀二署掌方國君長朝見及職官喪葬之事宋鴻臚寺同唐初以京朝官以上一人判寺事元豐新制行設卿少卿丞簿各一人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送迎之事凡往來國信所同文館及勾館所禮賓院都亭西驛管幹所皆隸焉別有客省使引進使閤門使職掌皆與鴻臚同以武官充南渡後省鴻臚并入禮部明興設鴻臚寺專掌朝儀朝會賓客吉凶禮儀之事卿一人正四品少卿二人從五品丞二人從六品屬署二一司賓掌

方國來朝辨其等而教之以跪拜之節一司儀掌朝儀陳設引奏其鳴贊贊禮序班侍班

舉論曰漢起朝儀後世祗以漢高始知皇帝之貴一語遂譏叔孫通沿秦法阿當世顧秦去周未遠周自夷王下堂見諸侯王國寖弱春秋時列侯國卿大夫來聘折俎加豆之間猶煩置辨則當時拜呼之節既蔑可知況外國君長來見非有以竦其觀聽必且致輕中國啟戎心明之一切禮儀總於禮部若會同館提督則添設主客司主事添設太常寺少卿而朝儀又必問鴻臚禮繁重而不厭其

複若此者何也蓋體統正而後朝廷尊朝廷尊而後天下安四國順明仍唐宋設鴻臚品階隆重豈盡非與顧以貴郎領何也

尚寶司

按周典瑞隸春官漢符璽郎職在禁廷唐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隸門下省宋符寶郎職隸皆如唐明典設尚寶司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丞三人正六品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之事凡寶十四一奉天之寶以鎭萬國祀天地一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一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一天子之

寶以祭饗鬼神一天子行寶以封方國一天子信寶以調發蕃兵一制誥之寶以識貽封一勑命之寶以識勑諭一廣運之寶以識黃選一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一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一敬天勤民之寶以訓廸有司其厚載之寶屬皇后寶大本堂記屬皇太子寶中宮東宮或虛則兩寶仍貯尚寶待冊立授焉凡寶辨其所用既事藏之洗寶與內官印綬監俱凡扈守侍衛警夜巡徼以金牌爲號半字符契從事凡牙牌五察朝參祭牌三謹祭祀雙魚鑰牌肅宮衛而符驗有水馬通達信凡五給郵傳皆藏內府而辨其用則司之卿若少卿職焉官多恩蔭寄祿無常員

磐論曰周頒瑞諸侯來覲天子執瑁合五玉而賜賚存恤征徒繕旅王朝時遣卿士下侯國則以大圭後世文字與不以圭祗用璽符以示信故符璽郎其設已舊顧明玉寶暨符牌印章皆藏內府若辨其用辨其給發必問尚寶司卿若少卿一司其守一司其用制綦密矣蓋關防所繫萬一少疎則暮夜之間水火非常之際魏國卧內之符未必不與狐白之裘同一可竊國家盡制豈特爲天子備

官已哉

行人司

按周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而聘問歸賑慶賀致禬皆主之以小行人爲之貳其屬有司儀有行夫隸秋官漢行人隸大鴻臚唐宋行人官皆不設其職事皆歸禮部主客而出使外國別遣大臣明與設行人司正一人正七品副二人從七品行人二十六人正八品專職奉使之事凡頒詔赦冊立宗籓撫諭彝國徵聘才賢及賜賚存問賑濟弔賻祭祀軍旅序差焉國初上御門親審大獄囚有寃抑例遣行人持

傳敎旛令因詣上前辨訴若辨雪赦釋仍令持旛諭之凡法司讞戍囚徒送五府者塡精微冊繳內府已行人必甲榜始授爲需次考選給事中若御史之地亦有得銓部者萬曆乙酉以後凡命京朝官出典各省鄕試如雲貴廣西諸邊方行人例充副主考若兩畿充同考

釋論曰周大行隸秋官蓋除慝姦禁秋官之職也而行人掌焉明初錄囚上親臨必令行人傳諭蓋本周漢行人隸鴻臚凡聘問存恤適館郊勞類皆遣之故朝廷有恩典儀節禮部必以行人請蓋本

漢顧出使外國多別遣大臣如唐宋蓋國家大體必老成乃諳虎節龍節氣色必大臣乃壯若行人冏秩淸而事簡矣

欽天監

按曆官黃帝時設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筭數顓頊氏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時官羲和若羲仲羲叔主春夏和仲和叔主秋冬夏仍唐虞之舊商不可考或曰巫咸周設馮相氏保章氏隸春官按司馬遷史記屬太史漢因之隸太常唐改司天臺有監有少監有丞其屬春夏中秋冬五官官有正副又有保章正靈臺郎監候挈壺司曆司辰隸秘書省又隸禮部宋曰司天監初制判監事一人以五官正充元豐新制行罷監設太史局置太史令隸秘書省明與設欽天監主曆數天文星紀之事監有正一人正五品副二人正六品分春夏中秋冬五官官設正一人正六品專理曆法造曆司曆監候正九品佐之靈臺郎從七品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天文吉凶密疏聞保章正正八品佐之挈壺正考中星旦夜昏明之候而漏刻博士從九品佐之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

登觀象臺占焉臺四面面四人國有大營建師旅冠昏擇日營陵寢擇地凡立春先期候氣於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門樓及期擊焉凡日月交食先期筭分抄時刻起復方位以聞下禮部移諸司救護凡官皆世業立師教之乏人移禮部訪取試用

釋論曰粵稽古有唐工虞水火皆未設官特先羲和定時日正曆沿至有夏分茅土列諸侯日食失奏仲康即命徂征蓋重之也若漢太史司馬氏世領之傳談及遷著漢史後世司天監多同起居舍人著作郎並隸秘書省蓋本此乃明欽天監事雖

必移會禮部顧天文有變與得客疏啟不必遞歷
所屬差授人將大政也察禨祥幾事也考之前史
昌邑之廢宋祖之興時日之間星緯風雲徵變最
速使循隸屬必輾展乃得上聞趨避修省兩俱後
時勅天之命顧若是歟明太祖夙夜昭事呼吸上
通帝座郎於一欽天監之設具見之矣

太醫院

按周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
十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瘍醫下士八人
隸天官漢太醫令六人丞六人隸太常唐太醫署亦

隸太常宋太醫局初隸太常南渡後歸醫學明典設
太醫院院使一人正五品判二人正六品吏目一人
從九品御醫十人正八品主診視攻療調養之事科
凡十三醫生世專科習業而惠民藥局生藥庫各設
大使一人副使一人隸焉凡調御藥同內官監視合
二服爲一候熟均二器堂屬官遞嘗之內官又嘗之
以其一進御

魯論曰太醫之職漢唐宋率隸太常以黃鍾之律
爲天下萬事根本寒暑不時則疾三部九候常與
五行十二律相通乃若七情六慾不可壹也壹則

至尊之地卧榻之側愛惡相攻情僞相感內疾外
患生焉明太醫院制凡御藥必堂屬官內侍遞嘗
蓋言謹也顧諸臣政不可少此醫師術有工拙見
有違合十全失一苟借題文致當時在侍諸臣該
院堂屬要頂不足以任斧鑕故朝廷之制似多以
不肖之心待諸臣而諸臣卒得藉以預遠於不肖
若此類是也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五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六

黎水聲　論孔壁甫著

京朝東宮官考

詹事府春坊

按東宮官漢初爲太子置太傅顧太傅尊重不領官止設少傅領其屬而屬有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而別設詹事掌太子宮官比二千石有丞職率家令侍太子左右唐始制詹事府設太子詹事一人統東宮三寺十率之政令而少卿爲之貳有丞有簿有錄事又有司直掌糾劾左右春坊左右庶子左右諭德左

右贊善掌侍從贊相而司經局有洗馬掌經籍較書正字掌較讎宋東宮置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太子賓客以宰相兼其詹事少詹事執政兼若左右庶子左右論德不常設亦以他官兼自仁宗爲太子時創資善堂肄業諸兼官始備神宗升儲又設太子侍讀侍講天禧中置太子舍人而諸皇子就外傅更置翊善贊善直講紹興後皇子未出閤置說書小學教授等官以內侍充就東宮教讀明興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召四方名儒教皇太子諸王而皇太子居文華堂諸儒分番迭進專經教授而領其事

皆勳舊大臣不別設已乃設詹事院尋更名爲府設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府丞二人正六品幕屬有主簿從七品有錄事從九品又別署設春坊有左右春坊左右庶子皆正五品左右諭德從五品左右中允正六品左右司直郎左右贊善皆從六品左右清紀郎從八品左右司諫從九品而司經局有洗馬從五品較書正九品正字通事舍人皆從九品爲宮僚而詹事府詹事實總率焉凡日令春坊偕翰林院二人進講諸書必先述意撰次講說繕寫呈上御覽乃赴文華殿爲皇太子陳說而陳說之日

必太子三師三少詹事府鴻臚寺官各一人侍召則同入出則同出有留身獨進者給事中司直清紀郎奏劾而凡上日所處分府部軍國諸大政及撫諭外國貢使恩禮皆令坊局官日陳說於東宮已又選秀才隨宮僚分直文華殿侍讀畢進說民間疾苦田里稼穡古今孝弟文學諸賢故事凡東宮奏請啓箋左右春坊審愼而監省之庶子諭德贊善中允爲之貳凡東宮監國撫軍出狩凡朝會出入覆啓畫諾審署稜詹事凡祥眚啟告若伶人僕贅以姦聲淫色導逢非禮者申典制糾正之司直清紀專主彈劾宮僚

糾舉職事司諫掌拾遺補過洗馬掌典籍較書正字掌繕寫讎校調字音切自後勳舊不與講筵而太子三師三少皆不設爲廷臣文武加官累朝來承襲故事皇太子出閣凡詹事春坊論德贊翰林院官勸講如常惟萬曆中東宮之位久虛出閣之典並廢崇禎時特簡翰林官入教太子諸王編簡之員率多添設

睿論曰以論觀漢唐之主父子之間多有慚德其間或內變既多嫌隙易被或保傅之臣不能善處人骨肉之間亦以商山之英上不能致而博望之苑太子輒自開耳明太祖慮兩宮睽隔於太子不別設宮僚已念輔導當專責倣漢唐宋立詹事府顧官府事者其陞遷補授皆與廷臣一體無異同厥後嘉靖萬曆兩朝元良之建久虛出閣之典不舉即冠昏大禮遲遲不即行者有之幸之望歸之豈不作東海之封未聞父子之間終鮮遺憾元輔宮僚兩相調護其功不可誣也揆厥善終塗隙塞源蚤自太祖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其明太祖之謂與

京朝太學官考

國子監

按唐虞教胄子屬典樂周掌成均屬大樂正漢設五經博士隸太常唐始設國子監監設祭酒一人司業二人丞主簿各一人掌國子監經學訓導之事若國子若太學若廣文若四門若律若書若算凡七學隸焉而七學各設博士助教二人諸生皆勳戚大臣子弟若孫以祖父官品高下分隸各學若四門學則庶人之俊秀者咸在若律書算三學各視其所業宋國子監初置判監事二人以京朝官充直講八人丞簿各一人以京朝官或選人充元豐新制行設祭酒司業各一人丞簿各一人而太學武學律學隸焉學設博士掌其教令以聽於祭酒大觀中改辟雍置司成司業總國子監及內外學事南渡後并歸禮部未幾復設明興設國子監祭酒一人正四品以司業一人正六品爲之貳掌國學舉人貢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外國生幼勳臣教訓之事而監丞一人正八品坐繩愆廳參領監事諸生怠教不率教及廩膳不潔並糾懲書識之博士五人從八品坐博士廳分經教授而正義崇志廣業修道誠心率性六堂堂設助教一人從八品學政一人正九品學錄一人從九品專教誨嚴課程講說經旨書義典簿一人從八

品典出納文移受支金錢共諸生饌費及季課月課
貲錢典籍掌經史制書典僕掌師生飲食
釋論曰以論觀明初時制國學凡祭酒缺吏部必會九卿科道官廷推勳戚大臣子弟入學走班拜謁祭酒坐受南宮放榜諸進士臚傳之日赴國學行釋菜禮禮畢升彝倫堂拜謁祭酒亦坐受體隆重當時爲官擇人如太祖之於宋訥孝宗之於章懋競競乎其難之是以國學人才日出之地蓋重之也厥後納粟例開貲入于紛紛得以貲廁其側豈非謬哉議者皆援漢張釋之卜式爲解謂彼皆

入粟一以循卓一以佐天子之急且稱漢名臣詎知漢治近古力田之科與孝弟賢良方正並舉於時鄉三老之教化不可誣也後世教化不能如漢而開例必欲援漢亦未審其本矣

京朝畿府官考

順天府應天府

按周設內史掌治京師漢初仍周分爲左右內史已右內史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已又設右扶風分治右內史之地爲三輔而京兆所屬有長安市廚兩令丞都水鐵官雲壘長安四市四長丞馮翊扶風有掌畜令丞有都水鐵官廄廚四長丞而京兆尹若馮翊若扶風秩皆二千石唐京兆置牧尹少尹其屬有司錄參軍錄事功曹倉曹戶曹田曹兵曹法曹士曹而時河南太原兩府並稱京府與京兆爲三都設牧尹少尹曹屬皆同若京縣有令有丞有主簿錄事尉宋都汴開封府視古京兆置牧尹少尹其屬司錄參軍諸曹皆如唐初牧尹不常除置權知府一人以侍制以上充元豐新制行始置牧尹南渡後駐杭州改爲臨安府稱行京其設官視開封明興太祖定鼎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尹視九卿正

三品有丞正四品有治中正五品有通判正六品有推官正七品已成祖定都于燕改北平曰順天府置官視應天府惟通判以北畿劇要設六員而府尹掌京府之政令凡均貢賦節征徭謹祭祀閱實戶口糾治豪猾賑恤窮困清軍錄囚務察百姓之疾苦撫摩之歲攢赤曆十歲造黃冊凡賦役皆按冊丁產而均適之歲貢府學一人三歲合試畿府生而貢士焉月朔集坊廂老人聽宣諭歲立春迎春進春耕籍田春青箱播種以從耕勳戚家人季終造引帳上國有市易平其賈召商而時給之凡學校軍匠積貯牧馬柴

炭河渠隄涂僧道醫藥之事幸所屬而分理焉首領官經歷司經歷從七品典出入文移知事從八品佐之照磨所照磨從八品主磨勘卷宗簡較從九品佐之而京縣設官視外縣品加一級職掌同

彝論曰以論考漢京兆多以彊力著稱蓋帝城多近臣近親不可問者甚衆凡尹若少尹非持風力峻威稜則縱豪猾虐小民不可治明之應天順天稱首善如成化以後順天諸屬縣貴戚內臣往往有庄田膏地幸歸勢要民卒鮮衣食甚至放牧草場亦不得自予無所得芻牧太僕寄養馬多瘦死

五歲課駒輒鬻妻兒賠國馬民大病他徵發市易諸不便者類是故尹兩畿難尹順天尤難國家設尹視九卿崇其秩為彈壓觀肘掣者多矣自非剛柔吐茹兩相調劑亦烏有當哉

京府苑囿官考

上林苑監

按周天子諸侯各有苑囿備時蒐山衡川衡澤虞隸地官漢上林及中十池監隸少府唐上林主蔬果草木鈎盾主陂池畜養給薪芻隸司農寺宋有玉津瑞聖宜春瓊林四園園設署仍隸司農寺明與上林苑監主園池畜牧種樹之事正一人正五品左右副二人正六品左右監丞二人正七品又典簿一人督養戶栽戶謹畜植以時共祭祀賓客宮府之膳羞屬署四曰良牧主牧牛羊豕曰蕃育主畜雞鵝鴨皆籍而課其息曰林衡主果實卉木曰嘉蔬主瓜果皆籍而時進焉洪武初設以妨民業而止永樂中都燕設監於京師苑地東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西南至渾河禁圍獵焉隸光祿寺

彝論曰後世儒者輒謂朝廷大體不當奪園夫小民之利苑囿非所宜顧大官之共必紛紛與賣菜

傭交易與羊豕牙儈爭尺寸之利大體固如是乎明上林苑延袤二百里較前世特廣顧養戶栽戶雖主上共然分苑之利亦足給爨薪飽妻子與芻蕘雉兔得往何異囿未可與晉之華林隋之西苑共主遨遊者同類而共視之也

京朝宗正官考

宗人府

按秦始廢封建凡同姓非有功不屬籍設宗正掌之漢設宗正仍秦掌天子族親屬籍序王國嫡庶之次糺宗室賢能若犯法者當卿一人有丞其屬有司空

令丞內官長丞凡公主家令門尉皆隸焉唐室宗正
皆設寺但唐寺名存官制不可考宋初制判寺事一
人以宗姓兩制以上充元豐新制行宗正長貳不專
用國姓其設官曰卿曰少卿有丞有主簿景祐中改
名司司設知宗正事一人同知宗正事一人以皇族
賢者領之掌國姓教訓罪黜陟中添設丞及記室
一人教授十二人明興設宗人府置令一人以左右
宗正左右宗人爲之職俱正一品掌皇九族六親之
屬籍以時修其玉牒譜系辨昭穆親疏之數登記其
名封生卒婚嫁諡塋之奏請達材能錄罪過經歷司

經歷正五品主文移凡玉牒洪武時若東宮若親王
位下各派定二十字若生子若生孫即上聞下宗人
府依派立雙名每一世取一字爲上字如所派高聽
祁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毅廸先猷是也
其下一字從水木火土金字類聽臨時選擇已擇奏
上編入凡各王府子初生請名既長請婚請冠請封
請開祿既卒報喪乃除祿其女初生既嫁其請名請
封請開祿亦如之凡令洪武初定以親王行尊齒宿
者領宗正宗人皆以勳舊已令亦皆以勳舊爲之
後不常設

發論曰三代而後自秦漢迄唐宋宗正皆列卿寺
明特稱府品階出府部之上益爲宗社磐石計重
諸王不得不重宗正厥後諸藩國名封婚嫁諡塋
之請率歸禮部開祿移戶部護衛移兵部罪過移
刑部而宗人令不時授益勢使之然矣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六終

黎水稌　論孔壁甫著

京朝武官考

五軍都督府

按周文武未分天子六軍軍皆命卿漢始分文武制太尉掌南北軍得丞相御史爲三公而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比三公前後左右將軍次上卿其領軍皆置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置校尉軍司馬假司馬部下有曲曲置軍候假候曲下有屯屯置屯長唐制左右衛衛設上將軍一人大將軍一人將軍各

二人總諸曹職務凡親衛勳衛翊衛所隷皆正焉其屬有長史錄事叅軍各一人倉曹兵曹叅軍各一人騎曹胄曹叅軍各一人宋仍後周置殿前司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統制訓練番上戍守遷補賞罰之政令別有侍衛馬步兩軍司與殿前司號三衛馬軍司統衛凡二十三步軍司統衛凡四十四分布中外多者至百十餘員明興立大元帥府已改大都督府已又分大都督府爲左右中前後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使事不留壅權不專一府設左右都督各一人正一品都督同知各二人從一品都督僉事各二人正二品恩功寄祿無定員凡都督掌軍旅各領其所隷都司衛所以達于兵部都督員缺於公侯伯列爵中遴以充居曰軍政掌印出充總兵別請內府大將軍印掛以行凡總兵諸邊鎮叅將若遊擊諸裨將皆轄焉軍還上所掛印於內府其屬有經歷司經歷屬文官正五品掌受發文移

稌論曰國家分一都督爲府五而京營之政歸戎政尚書凡督府非內府給印不得總兵即諸邊鎮帶衛督府事竣即上所綰印解兵柄從無有得自擅者迨後都城有急本兵倉卒起故將請勅印授

之終不免有兵將不相識之患爲初制病然論考前史漢南北軍祿產得擅諸呂可王唐神策軍宦官久柄天子可挾繇此推之國家欲久安長治明太祖馭將之法盖未可盡更也

親軍衛京軍衛五城兵馬司諸陵衛

按周官正掌王宿衛虎賁氏旅賁氏王出則先後衛王夾車而趨王舍於外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秦設衛尉准古宮正漢因之掌宮門屯衛兵其屬公車司馬南宮衛北宮衛及賁旅各令丞諸屯候門司馬皆隷焉中尉亦秦官准古虎賁漢

仍因之掌巡徼京師宮外戒水火非常之事武帝時更名執金吾其屬有中壘兩尉左右中三候候丞左右都尉尉丞及緹騎二百人而衛尉分掌南軍中尉分掌北軍並隸太尉別設城門校尉掌門屯司隸察焉唐親軍衛稱府者五一曰親府一曰勳府一曰翊府而勳府翊府各二故稱五府府各有中郎將總府事貳以左右郎將而其屬諸曹各有參軍又別設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左右羽林衛爲禁軍已又添置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諸衛並番上宿衛宮禁皆隸左

右衛上將軍朱親軍衛初置武德司已改皇城司其屬設左右金吾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屯衛左右領軍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各有中郎將總衛事貳以郎將如唐仍分隸殿前侍衛司凡中郎將若郎將多以宗室領或爲武臣贈官無定員明興設錦衣衛旗手衛前後金吾衛左右羽林衛虎賁衛府軍左右中前後衛其十二衛掌宮禁爲親軍無隸屬又設留守左衛瀋陽左右衛驍騎衛鎮南衛龍虎衛隸左府留守右衛虎賁右衛武德衛隸右府留守中衛神軍衛和陽衛應天衛牧馬千戶所隸中府留守

前衛龍驤衛豹韜衛隸前府留守後衛武城中衛神策後衛忠義左衛忠義右衛忠義前衛忠義後衛義勇右衛大寧前衛大寧中衛蔚州左衛會州衛富峪衛寬河衛興武衛鷹揚衛神武左衛隸後府并武功左右衛屬匠軍隸工部者凡三十六衛各道所隸府部受戎索衛京城永樂中徙都燕改前親軍十二衛及隸五府若工部者三十六衛並設於北京又改前燕府三護衛爲金吾左右衛爲羽林前衛改北平都司爲燕山左右衛爲大興左衛爲濟州衛爲通州衛爲左右騰驤衛爲左右武驤衛又凡十二衛亦並稱

親軍皆分番上直護駕巡察凡大朝常朝駕出入陳鹵簿儀仗凡皇城四門日夜巡警之凡賊盜姦宄街涂溝渠審緝而時省之而錦衣衛權特重專詔獄擬成直達下法司覆其員多恩功寄祿無定額凡衛設指揮使正三品指揮同知從三品指揮僉事正四品鎮撫從四品千戶正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正六品而百戶有實授有試職凡領衛政曰掌印曰僉書凡分領屯田驗軍存恤營操守衛皆曰見任管事選同知僉事正千戶以充營官亦如之不任事入隊曰帶俸差操皆聽總理京營戎政大臣督理其東西中

南北五城兵馬指揮司各設指揮一人正六品副指揮一人正七品爲之就掌巡捕盜賊街道溝渠囚犯火禁之事各吏目一人受事展發皆文官隸五城察院別設守陵諸衛各有指揮鎭撫經歷不稱親軍亦不隸五府

僭論曰明初設錦衣等十二衛衛宮禁准漢衛尉設留守等三十六衛衛京城准漢中尉又設五城兵馬司掌譏察准漢城門校尉凡衛京城者隸督府衛宮禁者無隸屬掌訊察者隸五城察院又文官今考其制卒不盡歸五府權不盡予一司防微之意蓋客顧後積重者不免成偏積弛者不免成靡如錦衣衛得掌詔獄一奉詔則緹騎四出旣入獄斧鑕暴下凡罹此者皆朝廷大臣遂至令百官喪氣忠鯁含冤如此者失之積重乃若禁旅護宮城坐糜官餉名爲持戟實不能挽二石弓崇禎之末至令中使督勦楚豫轉予於逾旣興戈之歌河上逍遙旋有喪馬之懼卒之師出無功而州縣悉索已盡如此者失之積弛然要當定制時此兩者爲必至之獘謂之何哉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七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八

黎水穆　論孔璧甫著

南京考

各府部科道寺監錦衛門

按周武王有天下都鎬武王崩成王即位以洛爲天下土中四方侯國來覲道里均因營洛旣成王至於新邑蒸歲祭命作冊留周公治之王歸鎬漢起豐沛不置都獨都關中唐起太原有天下都京兆以太原爲發蹟之地並河南府爲三都宋起宋州有天下都開封以宋州爲興王之地河南洛陽爲土中陞河南府爲西京改宋州爲應天府陞南京又以大名府爲眞宗禦遼駐蹕之地亦陞北京并開封稱京者凡四凡唐設官太原河南皆視京兆宋設官凡南京西京北京皆視開封顧止設牧尹諸曹參軍錄事其他殿閣部寺監苑皆不設明興太祖都金陵成祖自燕入繼大統旣即位隨陞北平爲順天府詔稱北京越六年歲在戊子上北巡詔天下曰昔成王營洛肇建兩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祗率彝典馭統初已陞順天府爲北京今四海淸晏省方惟時將以歲二月巡行命皇太子監國凡天下文武官除拜四方朝貢邊

墝调發悉詣北京然於時猶稱行在十四年冬十月上還京師是年隨議營建北京越明年三月上復北巡十八年九月宮殿落成詔改行在稱京師召皇太子皇太孫俱赴北詔金陵曰南京南京設官具如北止內閣翰林院詹事府官不除其餘府部科道寺監等衙門皆設加舊員名裁減不等顧無事權惟兵部以防守祖宗根本重地特重操江都御史時一水操加恭焉若科道地方官員貪濁不職時得舉劾接得邸報朝政得失并得實封論奏而諸道御史其巡倉巡屯巡江皆奉特勑歲一巡視勑內所開該管地方

行事體統皆視巡按惟巡鹽督學兩臺例屬北臺差出南臺無得與者若諸部院寺監等官被特旨或廷推論薦亦隨擢轉北故南都之官人多視爲捘閒借徑之地云

彝論曰成王營洛史載以洛陽土中四方道里適均似也初命周公治之公薨繼命君陳君陳卒再命畢公今考三公命詞何鄭重也據書以殷民遷在洛邑當時劫訟不得不嚴亦似也顧自論虔之周都偏西數有外患變若遷邠遷岐足爲前鑑成王周公盖已并千萬世慮之豈尋常所可測哉明之大業始自金陵初滅僞漢次滅僞吳次取幽燕次定汴洛秦晉齊魯又次定閩越次蜀次滇南遂一天下當其時上以六朝皆都建業祚不永甫登極隨議定都初議汴梁詔已下上親行視謂汴梁爲四戰之地止不遷已議關中又以漕運艱而止隨議北平以修撰鮑頻言而止議中都已經度劉基又執陰陽家言亦止迨成祖龍飛而都燕之議始定其在留都府部諸司槩設官具如京師與唐宋諸陪京止設牧尹大異且江操之制掌以開府督以南樞至日舳艫相望旌旗蔽空萬砲齊鳴蛟

龍震動較周東郊之保釐抑又甚焉議者幸以爲重祖宗王業始基之地云論則謂此周之洛室也累朝以來毋遠天室具有深心官此者即周公留洛之任乃仕進之君子北廷名利罾弋縱橫遂視此爲翔集之地即江操之制祗爲故事竟與宋提舉宮觀之職同視從無一人爲國家牖戶桑土之計何也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八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九

黎水黎諭允甫著

省直官總論

凡署隸禁垣曰省元仍唐宋內設中書省爲政府而在外各路復置行中書省分治之即漢之十二州唐之十道是也明初未定十三布政司時先設行中書省仍元舊故省之名不易焉若直隸云者謂以地方職事直隸于天子明制畿輔諸郡皆不設籓司凡田賦刑獄郡守咸得如順應兩府自達部上于朝故直隸之稱與分省特異焉若撫按兩臺本出使官顧撫綏巡察皆于外有專職仍列于省直蓋以徵實也若西南土官凡六等其世修職貢供調發原與東北諸蕃國不同類得附滇黔粵蜀以上隸于天子皆王者要服荒服之臣也仍彙于末簡以見巡撫其地者懷柔之經不可不講云

省直文官考

巡撫都察院

按漢御史中丞屬御史臺職掌外督諸州刺史然時中丞止在臺不行部唐初于邊方戎馬之地置節度使得專節樹六纛總軍旅專誅入朝則置留後攝府事顧屬地方官非朝使巳天子非時遣使巡行方州有巡察安撫存撫之設亦不屬御史臺無常員宋初諸路置經畧掌一路邊防機速軍民刑賞便宜裁斷之事而河東陝西嶺南兼都總管綏御蠻戎南渡後添設招討使主招討盜賊制置使主經畫邊鄙鎮撫使主受歸正人民宣諭使主敵兵退問民疾苦條利害奏聞爲興革最後又選宗室親王忠幹大臣爲統制隨地隨事各開府則十有九牧矣明興設巡撫開府于十三省會城及直隸衛繁州郡命都察院副僉都御史出鎮掌通省大小官員舉劾綜覈刑賞撫勦修練儲備宣揚蠲恤之政令以舉劾勅吏治以綜覈稽將領以刑賞馭祇隸以撫勦弭盜賊以修練固城池以儲備裕軍國以宣揚壯國威以蠲郵救水旱凡地方有大故有大災皆給符繻遣吏乘傳奏聞凡地方利弊有應與有應革及歲時科舉不職不法亦如之三年大計會同巡按御史取布按兩司各郡縣賢否册察賞注考上吏部都察院聽黜陟凡地方缺官或就近題補或彼此改調皆與巡按御史會疏奏奪衙門宣德五年始建初皆命六部侍郎及左右通政或各寺卿丞無定員巳專都察院副僉都御史其署

銜凡腹裏地方曰巡撫兼軍務若近邊近海地方或以提督軍務叅贊軍務兼巡撫地聯數省曰總督如鄖陽始開設撫流移曰撫治而統名之曰軍門累朝來銜邊及腹裏險劇地方多添設不一云

發論曰明之巡撫專爲百姓設嘗考初設時宣宗御左順門諭侍臣曰郡縣守令國家所以寄安危者也賢不肖混則守令無所激勸于是始命于謙周忱等各擢侍郎出巡撫已專舉劾定差副僉都御史以行凡該管地方諸所爲興利除害宣德達情進賢黜不肖皆于巡撫是賴甚矣巡撫之所繫

重也蓋治天下有道百姓安則盜賊息守令得則百姓安厥後楚豫不靖潢池弄兵朝廷乃添設巡撫且復勅閣臣出督軍務權出巡撫提督上即使驅除已誅徙薪而功焦爛況燎原之勢莫或止乎嗟夫圖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各省並設巡撫全于未危未亂之時致圖治保邦之道而敉寧之間盜賊卒滿天下豈郡邑長令即舉大夫毀言未必不至阿大夫譽言未必不鬪乎甚矣巡撫所繫之重也

巡按察院

按秦始設監察御史漢因秦設治書侍御史隷御史大夫有詔出討諸州姦猾治大獄曰繡衣直指顧不常遣唐分天下爲十道道設監察御史一人糾治刑獄及審覈尹牧刺史令丞簿尉之不法者與安撫存撫等使並巡察方州宋設監察御史止在臺分察六曹不遣行州軍郡縣明興洪武十年始遣監察御史巡按郡縣已天下大定各省直歲命一人巡按掌諸郡縣察劾糾舉磨勘磨算綜覈清勾捕治審錄處決重囚之政令凡奉勅馳傳到任以察劾警官邪以糾舉勅吏治以磨勘刷卷宗以磨算清錢糧以綜覈稽

將領以清勾修軍政以捕治擊豪猾以審錄慮重囚凡秋後處決死刑皆主其事三年大計同巡撫都御史審覈司道郡縣大小官員賢否上吏部都察院聽黜陟凡各官給繇亦如之若貪酷或失事得不時舉劾歲賓興特監臨加愼焉若地方員缺或就近推補或彼此煩簡改調若地方有大盜或撫或勦有災傷議蠲議賑並偕巡撫都御史會題差滿回道臚列所察勘三司及郡縣官員稱職不稱職若貪若廉及境內人才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皆入奏按監察御史在臺中與副僉都御史分堂屬奉差則省直巡按遂

與均禮公見巡撫居左巡按居右若冬至元旦聖節千秋開讀詔赦皆不具朝服止本等冠帶露臺上行拜禮若公事設座三司官咸在巡按御史居中南向與司道絶席

發論曰明設巡按御史巡行該省直郡邑准漢直指益三代而下天子不巡狩閭閻疾苦無繇上聞觀風問俗舉劾貪廉以安兆庶在漢全恃直指顧漢直指不常遣若明巡按御史即巡歷已周必嗣命者馳而至乃聽代厥任視漢特重而歲遣有常視漢又且畢矣凡在內銓曹黜陟全憑在外巡按

復命一疏列彈章鞶帶終朝三褫入薦剡六翮立起青雲厥後巡按得吉初出都門梓里年家求情面庇二天者趾相錯一行郡縣長令競逢迎爲趨媚至成風俗幸笑守職爲愚賢夫國家安危全視生民生民安危全視守令守令賢否激濁揚清全在巡按御史繡衣持斧之任若斯之重當斯任者顧可忽歟

布政司　按察司

按漢初自畿輔外分天下爲十二州州設刺史詔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上兩府雜考郡國之計以聞已改刺史爲牧凡郡守長令皆隸唐分天下爲十道道置採訪處置使已改觀察使掌察所部善惡舉政綱度支使領租庸調鹽鐵轉運宋制諸路有轉運使掌經度一路財賦登耗足上供及郡縣經費有提點刑獄公事掌糾察所部獄訟舉刺官吏稱監司已改廉訪司無專歲一入奏四方動靜有警時馳驛上聞元制于諸路設行中書省總庶政置肅政廉訪司察吏治已又置宣慰司或兼治一城或分建各郡明興分天下爲十三省仍元各設行中書省于會城洪武九年始改爲十三布政司司設左右布政

使二人從二品左右參政二人從三品左右參議二人從四品布政使擬古方伯總一司所屬郡邑之政令凡所屬郡邑起解京邊各項錢糧到司驗收貯庫轉解戶部兵部工部及光祿寺太僕寺等衙門凡朝廷有恩詔禁令承流宣播以下于有司凡僚屬文武官給繇則覈其稱職不稱職上下其考報撫按以達于吏部兵部都察院三年率所屬府州縣正官朝覲于京師詳署其考如給繇上之部院聽察典十年會戶版登民數而歲定夏秋二稅之則下州縣責徵輸其或水旱疾疫則報于撫按具題請蠲免若鰥寡若

孤獨若廢疾免其徭役俾有司收養之凡諸郡學校三年大比則提調入棘試而貢舉之其或民有孝弟表著節義可風者上之撫按疏請表揚之凡宗室官吏師生祿米軍匠月米皆量其品級隨其勞逸而頒給之祀典神祇謹遵舊典而時祀之若國慶元旦冬至具表慶賀于朝輪道官一人齎捧以行若國哀弔祭亦如之若天子即位則布政使來見而糧儲屯田水利之政則參政參議分筦皆奉專勅首領官經歷司典文移經歷一人從六品都事一人從七品佐之照磨所理卷宗照磨一人從八品簡較一人從九品

佐之理問所典刑名理問一人從六品副理問一人從七品佐之倉庫局典出納各設大使一人從九品副使一人未入流佐之提刑按察司設按察使一人正三品副使正四品僉事正五品按察使掌所屬府州縣有司及刑名讞獄之政令凡官吏姦邪壞政貪酷害民罷軟不職職糾舉按治凡郡縣刑獄貪官汙吏故入故縱職覆讞翻異凡豪猾勢要鬻斷鄉曲賊害善良職擒詰勦除凡府州縣官給繇大計署考朝覲慶賀弔祭具如布政司若清軍驛傳兵備提學之政則副使僉事分掌皆奉專勅若瀕海防地方則

添設副使僉事其奉專勅亦如之首領官經歷司典文移經歷一人正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佐之照磨所理卷宗照磨一人正八品簡較一人正九品佐之

司獄司掌禁獄司獄一人未入流

釋論曰漢刺史掌諸州舉劾歲行郡國察治狀黜陟能否斷冤獄視今按察司已改爲牧兼土地人民之責視今布政司且職守疆圉視今都指揮使司以一刺史筦數職史稱漢官近古無冗員信哉唐初設採訪處置使已改觀察使主察覈一道官吏貪廉按治地方豪猾而土田戶口鹽鐵諸政領

于度支已皆歸于節度使而方鎮之權遂重宋設轉運使領一路田賦收支起運提點刑獄公事主讞決一路刑獄雪冤枉顧初懲五季藩鎮專土之患皆以京朝官出判使事崇寧中始罷判事不遣領使者始授實職明設布政使掌土地人民錢穀比古方伯漢刺史唐度支宋轉運而賦後歲派聽戶部水旱疾疫又必上撫按乃得奏聞所爲承宣不過奉部文下有司覈完欠筦收支按察使掌通省刑名司糾舉稱外臺比漢刺史唐觀察宋提點刑獄初制與內臺御史權相亞厥後大權盡歸撫

按所爲糾舉不過各屬給縣及大計得同布政司署考語上殿最讞決死刑不過敲刑書詳上條而又皆聽兩院方伯外臺稱籓臬大臣所職守僅若斯耶一方民命實賴生全三尺森嚴復持風紀禍星一路使朝廷無外顧憂端于是賴任受若斯之重所稱四國于籓四方于宣受王專師監茲祥刑者并耶今諸省郡縣民力竭矣豪猾骫法無辜罹羅者寔多百姓覘朝廷恩如望歲然若方伯若臬司當有以慰之矣

分守道分巡道

按守巡兩道唐宋俱無設不可考明與諸省直凡三五府即分一道道設分守衙門掌轄所屬府州縣本折錢糧勸農桑興水利兼理軍屯鹽法窰冶馬政申寃抑擊豪猾地方凶饑則請于撫按議蠲賑設分巡衙門掌巡察所屬府州縣地方兼備兵操練巡視倉場若地方近海及有軍屯牧與海防清軍諸道互相覺察盜賊起請于撫按定勦撫地方凶饑請議蠲賑亦如之並加勅行事分守專叅政叅議屬布政司分巡專副使僉事屬按察司間有分守帶按察司副使僉事分巡帶布政司叅政叅議銜者而行事一視勅書職掌凡初陞授先本司到任已乃赴駐劄衙門若巡按御史按行該道則守巡兩道與偕若國慶國哀元旦冬至慶賀弔祭具表則與在司諸道輪次以行

魯論曰漢設刺史唐設觀察宋觀察與轉運並設所號監司止此即元于諸路設行中書省別設肅政廉訪司及宣慰司于外府與行中書省不同城然亦統轄一路非于一路之中又別分各道也明省直凡三五府分一道道設分守分巡考其開設始自景泰時于時各郡邑凶饑盜賊凡相鄰郡邑率胡越視卒有謡發蠲賑不相爲使無定畫鮮成

功顧設分巡可也若賦後大政稟承已有籓司又設分守而地方凶飢盜賊諸所賑貸撫勦亦必請撫按乃行凡上下文移遞歷所司動多踰月不亦兼旬盜賊撫勦之機多失凶飢且索百姓于枯魚之肆矣竊嘗私論之兩道既奉專勅河內之粟汲黯可發邪支之首陳湯可縣苟利社稷矯制尚且可原況衙門相承之舊例乎且兩臺之權未嘗旁落事後仍得以考功之法行之公私得失薦劾彈章兩隨其後寛假轡策之說今日所宜亟陳于臺使之前者矣

下編卷之九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

黎水穆　論孔壁甫著

省直文官考

省直府州縣（瀕海省分市舶提舉司附）

拨秦罷封建置郡縣漢因之自京兆左馮翊右扶風而外凡州所監爲都郡置尹若郡置守尹若守秩皆二千石各有丞邊郡丞稱長史丞若長史秩皆比二千石尉一人佐守典武職甲卒景帝時更郡守曰太守郡尉曰都尉武帝時復郡置關都尉農都尉屬國都尉焉縣萬戶以上置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不萬戶以

下置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凡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嗇夫有遊徼三老掌教化嗇夫掌獄訟收賦稅遊徼巡盜賊唐改漢州爲道改漢都曰府外郡曰州而府首重三都若東都置京兆府西都置河南府北都置太原府府各置牧若鳳翔若成都若河中若江陵若興元若興德等府府各置尹其屬各有司錄叅軍功曹倉曹戶曹田曹兵曹法曹士曹叅軍其他爲州州有刺史有別駕其屬設諸曹如府益唐三都府牧即漢之京兆尹而他府尹暨州刺史則漢郡守也其倒縣仍首京畿凡在三都城內曰京縣城外縣曰畿縣京畿之外次望縣望縣云者言冠冕一路爲諸縣之望也望縣之外凡縣六千戶以上爲上縣三千戶以上爲中縣千戶爲中下不滿千戶爲下縣縣設令有丞有簿有尉其秩各以地爲差凡縣又設軍設鎮設關凡軍有將鎮有使關有令丞亦各以上中下爲差宋都汴汴京設開封府特置牧又置尹置少尹爲之貳而西京設河南府南京設應天府北京設大名府若南渡後以杭州爲行京設臨安府皆置牧尹少尹視開封稱上府若興元若河東若京兆若江陵等府稱次府各置牧尹視

上府其地方不及府者曰州州置判州事一人不及州者曰軍軍置判軍事一人上府牧尹初不常除獨以親王建節者領之設都督長史掌其事次府牧以諸皇子領尹以文臣充已各府皆置權知府事一人各州置權知州事一人各軍置權知軍事一人皆以侍制京朝官充而通判一人左右司馬各一人爲之貳其屬皆有錄事叅軍司戶司法司理司士其咨議軍事有叅謀叅議並以從官充崇寧中罷權知之稱實置牧尹少尹已又設總管鈐轄司及兵馬都監凡京畿四輔郡以牧爲都總管兼鈐轄若要郡帶鈐轄

次郡帶兵馬都監其副總管副鈐轄副都監以武臣充其制縣有三等凡在都城內縣曰赤縣都城外曰畿縣餘在京畿之外皆曰縣縣設令一人以總治民政各有丞爲之貳又設簿一人主出納銷註尉一人閱習弓手戢姦禁亂市集有監要害有砦聯界有巡簡司茶鹽酒稅冶鑄有場務皆設官各領所職以聽于縣令明與兩京府置尹外凡省直諸府各設知府一人正四品掌一府之政令凡勸學校均賦役隆祀典禁姦頑旌表良善賑救荒歲給養孤貧督理黃冊清勾軍匠督徵督解本折錢糧若驛傳廐牧河渠道

路勦捕盜賊雖有專官皆統領而總督焉所屬縣有大政皆聽制量于府三年大計上下其考上于藩臬撫按以達于吏部都察院凡各屬給繇亦如之三年朝覲率各縣正官以行國慶國哀慶賀弔祭省府達布政司直隸府得直達部按漢太守唐刺史之職而以同知通判推官爲之貳同知正五品清軍匠或兼巡捕瀕海瀕河地方兼海防河防通判正六品管部糧或兼捕盜勸農有河工寄牧地方兼修河牧馬推官理刑名按院出巡例委查覈外府錢糧刑獄訪察吏胥姦弊故推官之權較同知通判特重而推官府

止一人同知通判府大事繁則隨事添設無定員首領官經歷司經歷一人正八品知事一人正九品照磨所照磨一人正九品檢校一人未入流司獄司司獄一人未入流隸焉州設知州一人從五品掌一州之政令同知一人從六品判官一人從七品爲之貳凡州務直隸州上視府府屬州下視縣若州屬于府而所屬又有縣則在府視縣而在縣凡到任繳憑大計署考給繇署考又視府同知判官視事繁簡爲添裁無定員幕屬吏目一人從九品至本州城下無屬縣凡錢穀皆自理則直隸州屬府州一也諸縣設知

縣一人正七品掌一縣之政令縣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爲之貳凡縣務歲貢學生聽試于督學三歲貢士聽試于棘闈夏秋兩稅有粟米之賦有金錢之賦有布縷及諸材料本折之賦有力役有顧役及諸借倩不時之役皆視地產出否天時豐凶與民力貧富調劑而均節之若歲歉請于藩臬撫按酌分數而時蠲減焉若山林藪澤之產有資國用者亦按籍責供有常賦歲造赤曆貫徵冊使催徵十年造黃冊登民丁產之數上于朝凡詞訟杖決小罪自理若配遣以上若斬若絞則請于按察司撫按兩院得

乂乃行若祀神養老卹孤表民善通商賈弭盜賊靖地方則時省而敦行之縣丞職清軍主簿職督漕運或縣大事繁仍隨事添設無定員幕屬典史一人未入流若所設醫學府正科州典科縣訓科陰陽學府正術州典術縣訓術皆各一人若僧道府僧綱司有都綱副都綱道紀司有都紀副都紀州僧正司有僧正道正司有道正縣僧會司有僧會道會司有道會亦皆各一人而諸所屬雜職府有倉有稅課司有織染局各大使一人巡簡司巡簡一人皆從九品而諸州縣屬衝要通商漕運地方又有批驗茶鹽引所有遞運所有草場各大使一人水馬驛驛丞一人河泊所河泊一人壩閘閘官一人皆未入流若稅課府曰司縣曰局凡商賈居鬻雜市皆有常征以時榷而輸其直於府倉大使典倉廒凡常平穀罪贖積穀若軍屯穀皆主收若官俸米孤貧月米囚米軍士米皆主支如遇饑荒上臺行准賑貸則遵令而時發織染局凡歲幣有常數緞疋與練絲工費並給於府會其數而籍之幣成覆於府直隸府徑解京省府解布政司類納於內帑若宣索非局所織染者市以供巡簡控山川要害譏察非常姦宄竊發則應時緝捕三年計所獲僞印強竊盜逃軍逸囚以爲上下考批驗茶鹽引所典茶鹽引繇稽其姦冒而慎防之驛遞典傳郵迎送之事凡舟車夫馬廩餼帳薪皆取給于所在州縣而籍其出入之數河泊所典魚課草場大使受牧馬芻藁而瀕海地方別設提舉市舶司設提舉一人從五品同提舉一人正六品副提舉一人從六品掌海外朝貢市易之事所屬吏目一人典所納支移驛丞一人供外國各使餼廩帳幕不隸府直隸所在布政司

繹論曰三代而下久安長治莫過于漢考其時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爲三公九年考績百姓詣闕奏留得復任寬嚴惟所用無旁撓少伺察明自洪永歷成弘咸重守令宣德時嘗簡況鍾何文淵等以御史郎中等官擢蘇州諸劇府陛辭召見慰諭俾乘傳之任凡朝遣公差至郡害民詔貫封奏聞已當代吏民詣闕奏留仍復任尋超擢不次故明初吏治之盛幾與漢並厥後內重外輕權歸撫按監司郡縣所得專者止決杖小罪若刑稅催科而已地方大利害大興革多憚不敢行甚且莅司以意旨忤合爲賢否鄉紳以囑託從否爲毀譽淸如

伯夷才如管葛忽入白簡者有之郡縣守令誠恐以久任叢罪過而三年初考即奔競求別轉拯勢使之然矣

府州縣儒學

按周官黨正族師各掌其族黨之政令教治以聽于州長漢鄉三老掌教化厥後穎川蜀郡蒲亭諸守宰各立學興化然祇守宰自爲政自武帝時始令天下郡國倣蜀郡文翁之治詔皆立學宮至後南北朝惟元魏文帝能行之唐興循其制令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始設教授訓導宋仍唐天下府州軍學設教授一

人訓導二人以各掌學之教事明興洪武三年令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學皆設官府學官長曰教授州學官長曰學正縣學官長曰教諭貳俱曰訓導各掌一學之教事以聽于提學憲臣凡歲舉鄉飲酒禮月吉行香春秋二仲上丁祭祀先師皆率諸生以聽于郡邑守宰按明初法嚴三年大比視所教諸生中式多寡爲殿最若三科在學諸生率不中式教官論遣謫戍遠邊其或學行兩優諸生中式魁冠南宮則陞陟無等有縣教職立擢臺省入翰林者皆歲貢生授巳下第舉人多乞恩就教爲需次有司之地覩其職爲寄不任教事而後陞陟循資不復如初無等之舊若歲貢生授訓導三年考滿轉教諭教授間有入薦剡得轉縣正府佐者顧皆莫年志昏惰故學校之教率廢弛不振

魯論曰三代而下曰漢曰唐曰宋皆尚文學享國長久乃唐設學校而士習儇佻宋設學校而士氣巽懦事業文章皆不及漢何也嘗考漢鄉三老行教化士敦古誼崇實行而郡邑令長又往往同農桑勸課之有秀民輒給遣遊太學使成名然則學校非得循良守宰亦烏能自振乎國家設學校令

長實有提調之責卒未聞與起即有興起亦徒以其文耳偃室日至寔長華競又況學士之家離經叛道剽竊倖獲膠庠之地助工助餉雜而多端也哉若明經衰莫教事廢弛無足怪已

都轉鹽運使司 各鹽井提舉司附

按鹽法自漢武帝時始同鐵設官唐設鹽鐵使宋鹽法聽所在州縣給賣而統于轉運使無別設明興于産鹽地方設都轉鹽運使司設運使一人從三品領一司督灶戶煎辦鹽課給引通商之事以運同一人從四品運副一人正五品運判或一人或三四人從

五品爲之貳首領官經歷司經歷一人從七品知事一人從八品若鹽井地方止設提舉司提舉一人從五品同提舉一人正六品副提舉一人從六品而同提舉副提舉視事繁簡爲添裁無定員幕屬吏目一人從九品

發論曰論嘗讀唐史當肅宗至德乾元間劉晏掌鹽鐵于時安史繼亂鹽法廢弛計晏始受事鹽錢歲止四十萬緡及至代宗大曆之末歲增至六百餘萬雖其任實專且久顧史稱晏旃質明視事至夜分不止雖休澣不廢何其勤也所居庫陋飲食

儉約室無媵婢死之日止米麥數十斛以此思廉則廉可知卒之軍旅頻興國用僅定豈偶然哉明鹺司品秩雖尊司之上有道臣道臣之上有鹽院無晏之專且視爲商賈嚕沓之地運使嘗以闒茸補不三年多論罷又無晏之久雖然在其位謀其政商人守支壅積遂無調停之可議與灶戶貧苦煎辦不前遂無存䘏之可及與私鹽夾帶皆屬商人遂無威令之可申與卒之課虧致罰雖時使然顧以視劉晏則何如也

內外文武職官衙門吏胥民快門皂牢頭鋪遞

按周官有府史胥徒凡府主守藏史主文書胥主勾攝徒主奔走服役在漢府史曰掾曰史郡守令長皆自辟置往往緣此歷二千石躋卿貳兩府者若胥徒皆名甲卒唐制不可考宋在相堂樞密院有胥吏胥長胥佐典書楷書貼書之屬積勞得銓官仍有躋朝列者其在外府州軍及赤畿等縣有提控主辦公事有書主書寫文書有算主磨算出納有皂隸主奔走隨從有弓手壯丁主勾攝緝捕盜賊等以前凡皂隸之屬皆丁田力役元豐新制行皆顧役元祐間革顧役已復顧役如新制明興文武職官一品衙門設提

控一名典吏二名其在五軍都督府吏有掾史一名若典吏名數視事添裁不等二品衙門設都吏四名令史六名若典吏名數仍視事煩簡爲添裁如戶部各倉庫吏設攢典刑部司獄司設獄典三品衙門設令史典吏其在巡撫副僉都御史設令史各道巡按御史設書吏典吏若京畿道刷卷御史設人吏若大理寺又名胥吏不一在外衙門如布政司設都吏令史典吏承發按察司設書吏典吏承發而布政司守倉庫吏曰攢典按察司司獄司吏曰獄典在各府州縣仍設司吏典吏承發有稅課倉廠去處仍設攢典

水馬驛設驛吏巡檢司設司吏儒學設學吏凡僉充
吏役例于農民身家無過年三十以下能書者選用
嚴軍丁兗吏及冒籍之禁初僉雜役役滿參缺缺滿
轉撥兩考滿本衙門例給文赴吏部聽撥在京衙門
辦事辦事滿授冠帶歸省守三五年例得銓職初制
一品衙門提控令史得銓從七品二品衙門都吏令
史得銓正八品三品衙門令史得銓從八品四品衙
門典吏司吏得銓正九品五品衙門典吏司吏得銓
從九品六品至九品衙門典吏司吏皆雜職出身顧
後不爲例已吏典出身皆雜職遇開事例援例加納

視所加納爲銓官高不過府幕縣倅而止若書寫書
手熟文移得長子孫其主勾攝緝捕守禦曰快手曰
民壯若省直郡邑又有機兵捕兵弓兵精兵常兵門
夫防夫從步之類稱謂不一總皆快手民壯異名非
別設也若皂隸主行杖儀從門子主供侍從呼喚牢
頭主守禁獄鋪遞主郵傳文書其食于官皆沿顧役
法視事煩簡爲增減不等

發論曰論當謂選時見在京諸部寺衙門吏皆在
外兩考滿吏赴吏部轉撥謂之效勞最縣者得撥
吏部然未幾皆領選出惟書寫掌案書手得長子
孫在吏部尤爲要地文選郞掌六選滿即代去間
有不必滿六選隨以事論去者以故案籍蘊積前
後罔稽凡在外郡縣大小庶官應選應遷之序皆
任高下其手每日雞三號尚未辨色懷刺投匭者
趾錯其門論因嘆鈞者揭竿累趨灌瀆終日而不
獲一一日躋乎會稽之上一舉而連六鰲豈非操
得其要也哉一職掌案牘之人其權要如此天下
事槩可知已乃若在外司府州縣典吏各掌六曹
明初峻贓罰之法論淳嘆職分而事辦度悉而教
詳覈姦吏往往犯法計贓累千百何也今考漢制

曹椽皆守令自辟一犯法即誅無有得難者明制
郡縣吏皆布政司給劄叅撥爲呈司有罪應革必
詳司詳兩院乃得行慮蔑及畏反噬卒從姑息厥
後犯公私贓罪即竄入兩院充承舍兩司充令史
及歸里鮮衣肥馬親友過從置酒高會賦私發覺
而不必問皂隸勾攝而不敢入門慾家懷結而不
敢吐撫按藩臬且爲逋逃主謂之何哉若捕盜之
後又主使妄指害良民貪殘縣尉且故縱爲姦猾
百姓愁苦盜賊蠭起職此之繇良可痛已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一

黎水啓　論孔璧甫著

省直武官考

都指揮使司 中都鳳陽府湖廣承天府留守司附

按漢制惟三輔弘農三河諸郡置中護軍都尉都官徒朔廷時遣司隸較尉察畿輔姦猾得與備者他郡止設都尉而邊郡都尉卽典武職甲卒更設諸道道置團練防禦使主一道兵馬戎政而使府有副有屬宋止于諸京設留守仍有副有屬其側如漢中護軍都尉都官徒崇寧中又于畿輔設總管要郡設鈐轄其他郡設兵馬都監皆以府牧及知州軍者兼領而副總管副鈐轄副都監始以武臣克明興于各郡設元帥府左右翼已改爲行都督府後始定爲都指揮使司與布按兩司並建司于會城曰三司而各郡帥府俱廢司設都指揮使一人正二品掌司事都指揮同知二人從二品都指揮僉事四人正三品爲之貳總筦全省衞所戎政以隷于五府而聽于兵部歲聽考察于撫按五歲考選而廢置之其掌司事曰軍政掌印一練兵一廵捕曰軍政僉書其屯田漕運京操打造軍器分禦地方曰見任管事不管事曰帶俸諸

國慶國哀慶弔禮視布政司首領官經歷司經歷一人正六品都事一人正七品斷事司斷事一人正六品副斷事一人正七品吏目司獄各一人凡經歷都事斷事皆文官明初布按二司文移都使司曰咨呈都使司文移布政司止曰咨移按察司曰照會葢以都使品尊故也厥後武權衰使以品尊不時授止以僉書攝司事凡兩司文移止行經歷司呈堂而都使司有文移布按兩司亦如之若中都鳳陽府湖廣承天府爲太祖世宗湯沐重地皇陵顯陵在焉各設留守司防守司設留守一人正二品副留守二人正三品指揮同知二人從三品職掌體統設屬皆如都司

啓論曰漢官文武始分顧邊郡都尉典武職甲卒皆統于郡守有警無煩他調發卽他郡自都尉外亦無武官別設盜賊與發郡守多能設方畧擒渠魁散黨與益以朝廷䇿于郡守假便宜故也唐宋設團練留守等官武功終不及漢豈權旣分則事相諉耶抑當時右文詘武亦今若耶明初于各省設都指揮使司淸屯練兵司防禦備調遣制可謂密矣且省會有大政有大獄皆得同布按二司議擬以聞體隆重厥後承平日乂軍政墮壞省會大

權悉歸兩司司使品尊亦不常設祇設同知若僉
事領僉書攝司事諸公會及謁見兩臺皆得隨兩
司之後仍三司之舊而屯操之政皆視爲故事歲
不一舉盜賊時發輒召他兵援勦緩急不足恃益
武功盡矣

外衛所

按外衛所漢未設宋不可考唐府兵折衝果毅諸都
尉職掌近是明興外衛設指揮使司指揮使一人正
三品指揮同知二人從三品指揮僉事四人正四品
掌防禦屯漕番上之事凡要地領衛軍守禦凡可屯

地方領屯軍耕種凡漕米領旗軍兌運凡宿衛京操
若各邊防秋領班軍番上歲籓臬撫按察其賢否五
歲考選而廢置之皆世職其屬鎮撫司鎮撫一人從
五品經歷司經歷一人從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若
專城有學有驛有遞運所有陰陽學醫學僧綱司道
紀司設官皆視府千戶所正千戶一人正五品副千
戶一人從五品其屬鎮撫司鎮撫二人從六品百戶
十人正六品又總旗二人小旗二人吏目一人設官
皆視縣仍世職凡襲職之制洪武二十七年定凡內
外指揮千百戶子弟年未及二十准襲職至年二十

比試弓馬步箭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
再比中者食全俸如不中降充軍後比試祇故事弛
降充軍之例衛所職掌盡廢

魯論曰論在穎穎故有穎川衛同城領班軍中都
有鳳陽等衛領漕運隆萬間鳳陽衛運軍不足間
有題穎川衛軍代替者後遂爲例然諸衛軍屯腴
地爲豪右所奪致班軍番上衣糧不偹運軍到倉
掛少數多有經年繫囹圄者而諸指揮率受制于
府若隸屬與明初制大異嘗考唐天寶時府兵制
壞至召募爲彍騎而彍騎率不能受甲祇爲朝貴

豪有力者番上負薪折衝果毅諸職皆廢意從來
國家法久必敝軍政特其最歟

西南土司

按西南方國各自分土各主其地若非一大率皆負
山阻險周末楚國始西畧地至于滇池秦因置吏今
雲南是也顧徼外國盡未入中國自漢西入蜀開邛
筰西南入滇通夜郎南入黔控百粤西南方國諸部
落皆內附于是徼外之地始設土司迨唐天寶末南
詔蒙氏苦邊吏侵剋乃叛歷數姓鄭氏趙氏楊氏至
宋又爲段氏所據改國號曰大理前後傳世共五百

年若黔屬諸方國宋以前入中國者尚少及元誠段
氏始畏兵威各納款屬籍設土司並治如滇南諸方
國云明興西南方國凡居近徼習中國衣冠通言語
者設流官疆理其地若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山川險
遠者俾彼中大姓得世其官以守爲土司凡六等一
曰宣慰使司設宣慰使一人從三品同知一人正四
品副使一人從五品僉事一人正六品幕屬經歷司
經歷一人從七品都事一人正八品一曰宣撫司設
宣撫使一人從四品同知一人正五品副使一人從
五品僉事一人正六品幕屬經歷司經歷一人從八

品知事一人正九品照磨所照磨一人從九品一曰
安撫司設安撫使一人同知以下至幕屬視宣撫司
品遞降中有直隸者亦有隸宣慰司者一曰招討司
設招討使一人從五品副使一人正六品吏目一人
正九品一曰長官司設長官一人正六品副長官一
人從六品吏目一人一曰蠻夷長官司設長官一人
正七品副長官一人從七品六司之外又有曰府曰
州曰縣者其所設正試幕屬屬世官皆謂土官其中
或有屬流官者仍銓于吏部兵部皆主譏守疆土修
職貢聽調發其有相讐者聞于所在撫按官疏上聽

朝命凡司各有儒學制如府

詧論曰五方之人各有嗜欲不可推移其天性然
也如西南方國自爲族類各尊大姓自漢唐來並
設土司明因之其順俗安俗借彼籓彼馭徼外之
法甚善顧諸方多鬬訟邊方官失平允輒譁戕朝
廷有採取不用命輒藉口而興師討其罪輒相匿
甚且相勾引拒朝命蓋其地崇山深箐急峽驚流
人馬辟易不可近如正統時麓川之役徵發幾半
天下厥後累朝如岑楊安奢諸酋亦叛服不常朝
廷多以勦始以撫終惟楊應龍得就俘獻闕下乃

徵兵措餉騷動數省考前史亦無大得志于西南
方國者論嘗私論之西南方國并不可服者如蜀
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且能率其師會孟津
佐武王定天下漢武帝時西南方國欲與漢通朝
廷遣司馬相如持節往諭冉駹邛筰斯榆之君皆
解辮請爲臣妾爲今日計懷柔之策祗在擇官而
已誠使邊方之地開府建牙及一麾出守之吏盡
廉公有威則諸方國何患不服顧銓曹于沿徼持
斧秉鉞之任一槩循資而郡縣守令率以劣轉補
何也

下編卷之十一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二

黎水聲　論孔璧甫著

京朝省直文武官恩命總叙

一爵一號一品一階一勳一加官一兼官一祿米一贈蔭

按漢制百官有爵有職官有加官自公士至徹侯凡二十級曰爵自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而下凡中朝九卿外朝三輔及諸州刺史至守令丞曰職官二千石而上有中有眞有比中爲京朝官最貴眞則在外太守之類次之比又次之他官則有守有行有試守爲

實任責以見職行則權攝而非其官試則初授職任事者而若行若比皆加官兼官唐制文武官皆分九品有正有從自三省而下若三小省一臺九寺五監十二衛東宮官王府官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嶽瀆關津爲外職事官而京職外職皆分文武若開府儀同三司至文林將仕郎爲文散官鎮軍將軍而下爲武散官其後藩鎮強盛皆得以京朝僕射侍中同平章事爲名銜則冒濫極矣宋官九品同唐凡階文散官二十九級曰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光祿金紫光祿銀青光祿正奉中奉大中中中中散朝散朝請皆大夫朝奉承直奉直通直朝請宣德朝散宣奉給事承事承奉承務儒林登仕文林將仕皆郎武散官階三十一級驃騎輔國鎮國冠軍懷化皆大將軍雲麾歸德忠武壯武宣威明威定遠寧遠游騎游擊之類皆將軍若爵自王若郡王國公若郡公開國公若開國郡公縣公開國侯若伯若子若男凡十二若勳自上柱國若柱國自上護軍若護軍上輕車都尉若輕車都尉上騎都尉若騎都尉驍騎尉若飛騎尉雲騎尉武騎尉亦十二而皇子皇親文武大臣若功臣皆賜號如推忠佐理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之類初賜四字已

加兩字惟宰相初賜即六字若殿前諸班直將士有拱衛翊衛保順忠勇果毅等字凡加每兩字惟恩蔭漢唐宋特重制不可考明興制爵三等酬武功曰公曰侯曰伯賜鐵券券制如瓦面鑄誥文背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惟武臣得授若文官有武功亦如之如明初韓國公李善長誠意伯劉基靖難時榮國公姚廣孝是也各賜號洪武時開國武功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功臣文曰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永樂時靖難武功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功臣文曰奉天靖難推誠守正文臣厥後正統天順成化正德嘉靖

之時文武官亦多有得封爵者凡武功曰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功臣文曰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惟國初功臣生封公死進王爵凡六人靖難功臣生封公死進王爵凡二人此特典不著令若文武官品文職級凡九武職級凡六各有正從如唐宋若文武官階皆覩品文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從一品初授榮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正二品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從二品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正三品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加授正議大

夫從三品初授亞中大夫陞授中大夫加授大中大夫正四品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加授中議大夫從四品初授朝列大夫陞授朝議大夫加授朝請大夫正五品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從五品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正六品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郎從六品初授承務郎陞授儒林郎吏員材幹出身宣德郎正七品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吏員材幹出身宣議郎從七品初授從事郎陞授徵仕郎吏員材幹出身同正八品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郎從八品初授迪功佐郎陞授修職佐郎正九

品初授將仕郎陞授登仕郎從九品初授將仕佐郎陞授登仕佐郎其官散秩無階者曰未入流武官正一品從一品階同文官正二品初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從二品初授鎮國將軍陞授定國將軍加授奉國將軍正三品初授昭勇將軍陞授昭毅將軍加授昭武將軍從三品初授懷遠將軍陞授定遠將軍加授廣威將軍從四品初授宣武將軍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軍正五品初授武德將軍陞授武節將軍從五品初授武畧將軍陞授武毅將軍正六品初授昭信較尉陞授承信較尉階

止此凡初考曰初授再考稱職曰陞授三考曰加授若初入官初改官皆不授階若文武官勳亦覩品文武官正一品皆左右柱國從一品柱國二品以下文官正二品正治上卿從二品正治卿正三品資治尹從三品資治少尹正四品贊治尹從四品贊治少尹正五品修正庶尹從五品協正庶尹下無武官正二品上護軍從二品護軍正三品上輕車尉從三品輕車尉正四品上騎都尉從四品騎都尉正五品驍騎尉從五品飛騎尉正六品雲騎尉從六品武騎尉下無而勳文武皆再考乃授若加官太師太傅太保正

一品少師少傅少保從一品初制武官得授文官待贈已丙閣及六部尚書皆得進與初制異若兼官有三一如內閣兼六尚祗借名銜不治事一如六部侍郎若尚書出督軍務漕務河工兼都察院副僉都御史即掌察劾治都御史之事一如在外布政司參政兼按察司僉事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參議其治事則視勅書若文武祿米武職公侯伯爵者五千石少則七百石除三等試功外其餘給祿皆視品文武官正一品月支米八十七石從一品月支米七十四石正二品月支米六十一石從二品月支米四十八石

正三品月支米三十五石從三品月支米二十六石正四品月支米二十四石從四品月支米二十一石正五品月支米一十六石從五品月支米一十四石正六品月支米十石從六品月支米八石正七品月支米七石五斗從七品月支七石正八品月支米六石六斗從八品月支米六石正九品月支米五石五斗從九品月支米五石未入流月支米三石而所支米各官皆實支與折鈔相參在京一品至三品實支米十之三不等四品至五品實支米十之四不等六品至九品實支米十之六不等餘折鈔惟未入流及

職掌最淡薄者得全支若折絹折布之數亦視米凡內外文武官折絹每石皆六錢伍分折布每石皆三分凡武官給俸皆視文職惟本色米仍折銀每石止二錢五分若折絹折布皆與文職同若鈔初制每石二貫後廢不行皆不支若贈陞凡中外文武官初考無過即得賜璽書封贈其父母若妻三品以上得贈及祖父母蔭一子入監二品以上得得贈及曾祖父母仍蔭一子如前若功蔭則多寄祿錦衣無定制

魯論曰官爵者富貴之器也官不備則與富貴無人官不勅則馭富貴無術論伏覩明官制而深嘆

明制之盡善也府部臺省珠聯璧合如星辰麗天京朝省直脈貫精流如川嶽傅地以此待天下之賢人可謂備矣又且大小相維彼此相制拾級而上縱才力驅軀不能一日造極登峰俯屬而下即幕職卑官不能私爲權門倚指于恩施遍及之中即寓太阿罔倒之意有明三百年來在廷無叢假之姦在外絕營竊之獘法懸此故善也官尚敢有不勅者乎止制祿折鈔不免太薄致後來簠簋不餙之漸書曰既富方穀于茲益信已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二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三

黎水璐　論孔璧甫著

朝儀批答考

論作大政考既訖已又作京朝官文武官考蓋國家有一政即設一官有一官即治一政政無虛設臣不虛責也乃總攬則在天子古來聖帝明王宵衣旰食汲汲皇皇相與臣工咨度一堂豈好勞哉一日二日萬幾誠不敢自逸也作朝儀批答考

大朝常朝

按古者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治朝在

路門之外內朝在路門之內凡朝諸卿大夫辨色即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按路寢即治朝也若初嗣辟羣臣執贄奠以見則君答拜自秦以後君尊臣卑與古制遂遠漢高帝初即位禮制未定羣臣醉殿上讙呼爭功至拔劍砍柱叔孫通始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後置酒遂無有敢讙呼者顧于賜多秦制其法嚴羣臣上殿必脫舄若得賜始劍履上殿然與數也漢武帝東巡浮大海登岱宗聞山呼萬歲者三始制舞蹈之儀羣臣朝賀皆呼萬歲唐制大朝賀羣臣舞蹈呼萬歲並如漢復設殿院侍御史糾朝儀願常朝燕見率賜坐論自宋祖受周禪時宰范質王溥輩皆故等夷大朝賀入班拜舞如常儀若常朝燕見多避嫌執卑坐論之禮遂廢明興制朝儀凡大朝賀前期一日尚寶司設御座寶案香案于奉天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樂縣次日錦衣衛陳鹵簿設繖扇列車輅教坊司復陳丹陛大樂儀禮司設同文玉帛案金吾衛設護衛陳甲士錦衣衛復設將軍列旗幟與牧官陳仗馬犀象欽天監設定時鼓鳴鞭四人左右北向御史二人糾儀內贊外贊各二人及宣表傳制官

各東西向鼓三嚴鳴鐘皇帝具袞冕出御華蓋殿鐘聲止各執事官先行五拜三叩頭禮禮畢駕興教坊司奏中和韶樂導駕官前導御奉天殿扇開簾捲中和樂止欽天監報時衛士鳴鞭外贊唱排班班齊丹陛大樂作外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樂止宣表官詣表案前內贊唱跪宣表官跪外贊唱衆官皆跪宣表官取表宣讀宣畢內外贊皆唱俯伏興平身序班舁表案于殿東宣表官復位外贊唱跪代致詞官跪于丹陛中正旦致詞則云三陽開泰萬物咸新冬至則云律應黃鍾日當長至恭惟皇帝陛下

臚乾納祐奉天永昌賀畢樂作外贊唱拜興拜興拜
興拜興平身樂止傳制官詣御前跪奏傳制興由東
門東出至丹陛之東西向立稱有制外贊唱跪百
官皆跪宣制正旦則云履端之慶冬至則云履長之
慶與卿等同之宣畢樂作外贊唱俯伏興平身樂止
外贊唱搢笏鞠躬三舞蹈復唱跪唱山呼百官皆呼
萬歲又唱山呼曰萬歲唱再山呼曰萬萬歲唱出笏
俯伏興平身大樂作外贊唱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
身樂止儀禮司官跪奏禮畢駕興中和樂作尚寶司
官捧寶導駕至華蓋殿引禮官引百官以次出此洪

武初年禮後畧有增損顧大槩不異止山呼一節初
太祖以呼萬歲過謏命改山呼曰三呼初呼再呼三
呼各致詞不同已行而聲不齊一復山呼萬歲如舊
若常朝上御華蓋殿百官止行五拜三叩頭禮殿上
扇開簾捲鳴鞭報時如常不設鹵簿如午朝上御左
順門先期內官設御座于門之北設寶案香案稍南
文武執事奏事等官皆由左掖門入照班序立通政
司依常日例引奏事官以次進奏奏畢撤案如機密
事許奏事官直至御前密奏若上特旨召諸臣入既
入行一拜三叩頭禮或登答或敷陳必俯伏奏上奏

畢上入閤羣臣趨出顧二祖時日御殿成祖且諭羣
臣凡政務須急行者皆晚朝陳論每召對文官三品
以上武官二品以上皆賜坐賜茶有顧問起跪對對
畢復坐仁宗宣宗兩朝皆然英宗復辟以後間一行
之憲宗之時此禮遂廢孝宗憲章二祖幾復國初之
舊一日召劉大夏入對對稍久大夏不能起令內侍
掖之起武宗以後召對遂少即召對亦無有賜坐賜
茶者若視朝或再日一視或三五日一視世宗時官
中常設齋醮累月不視有之萬曆中上厭萬幾久不
御殿且踰二十年閣部大臣皆罕得召見崇禎時時

事孔棘間未辨色上已御殿令內侍鳴鐘羣臣聞鐘
聲至有倒屣入班者若平日朝參該科設門籍百官
在告先註籍

魯論曰論嘗讀天文書喟然嘆曰嗟夫人主代天
出治其于天道可或戾哉按天有三垣一曰紫微
在搖光之北即天子之宮寢位也一曰太微在紫
微之南天子出治之位也一曰天市象天子巡狩
明堂紫微朝夕在焉天市歲一臨之太微日一臨
之故諸星皆有隱有見獨微垣常見不隱二曜五
星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入微垣受事而出猶大

臣受天子之命于朝廷也若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星以其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人民以承天子者然昔仲尼之繫乾象曰天行健蓋天今日一周明日又一周使一刻不運太微或隱或見則日月失行星辰越次搖隕芒角陵犯之咎見矣遐哉明二祖宵衣旰食日臨寶位時引羣臣相見豈非憲天出治者哉當其時府部百司珠聯璧合如星辰麗天開數百年鴻基大業豈偶然哉故太微者上帝日臨之地也朝廷者天子日御之所也先儒鄒智曰三代而後人臣

不獲見君故事多苟且旨哉言乎今有田舍翁于此亦必晨起沐浴前至廳事安督其臧獲謹課其耕織日考其勤惰而後始不爲欺蔽不然深居高臥家人罕得面見奴之耕否彼不知婢之織否彼不知問之歲入彼不知問之歲出彼不知如此而家不隳壞未之有也宋儒陳澔曰天子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嗟夫此治亂之幾也微乎微乎觀之天象不思過半乎故人君不可不知天道

批答章奏

按古唐虞都俞吁咈皆面命三代而上獻可替否三公皆坐論自秦漢以後始上書言事然直言極諫猶有排闥折檻者當時人主往往虛懷受之而前席止輦遂爲帝王盛節即奏報可亦朝疏夕下無不省留中唐封事皆屬三省平章開元中設翰林待詔掌四方奏疏批答元和中更設學士承旨與密勿議猷掌與樞宋初章奏太祖太宗皆親御宸翰大臣奏章不獲報可至有補牘再奏侍立宮門候旨下者迨宣仁太后垂簾以巳女后不便數見羣臣凡諸章奏送宰相平章以聞後遂援以爲例而封事凡緘口懸納

言上者曰實封不緘口面奏者曰露章上槩置不覽曰不省已覽而不下曰留中唐宋季主多有之明典洪武六年定諸司題奏表箋式凡上皇上本曰奏曰題奏本式某衙門某官臣某等謹奏爲某事如係奉旨查詳覆議末寫今將原發事繇炤行事理備細開坐謹具奏聞伏候勅旨末又備寫某年某月某日某衙門某官臣某如係公本銜名又另行開寫其謹具奏聞前一行開寫以上某字起至某字止計字若干紙幾張其以字平謹字差小題本寫式同但奏本每幅六行每行二十四格擡頭二字平行寫二十二字

題本每幅六行每行二十格擡頭二字平行寫十八字其頭行銜門銜名或字多踰格或字少不及格疎密只作一行寫到脚不限字數其右謹奏聞四字右字平行謹字奏字各闊二字聞字過幅第一擡頭致皇太子本同但伏候勅旨改敬奉令旨表式若遇慶賀前寫某年某月某日某衙門某官臣某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云云中闊頌聖恭惟皇帝陛下云云末寫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賀皇后皇太子箋同但前無臣等誠懽誠忭一段中無頌聖末表字改箋字若謝表前寫

某年某月某日某衙門某官臣某如謝賜物寫欽蒙皇上給賜某物如謝召見賜坐賜茶寫欽蒙皇上召見某殿賜坐賜茶如謝陞遷寫欽蒙陞授某職謹奉表稱謝者臣某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云云中頌聖結語臣某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云云皆與賀表同但賀字改寫謝字若進表前寫某年某月某日某衙門某官臣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云云中頌聖結語皆與謝賀表同但激切屏營之至之下如進書要脩寫謹以某書若干卷隨表上進以聞中間表字謝賀進三字皆二擡頭皇帝字天字聖字闊字皆第一擡頭末仍闊寫年月日某衙門某官臣某等謹上表年月上用印表文前上面貼黃帖一方如印大如賀聖壽使寫進賀聖壽表文六字于黃帖上帖下用印封皮上仍用黃帖所書同前仍用印元旦冬至倣此而賀表文定以韓愈賀雨表爲式謝表文定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爲式禁四六文辭具有表式頒降欽遵若章奏洪武初于時中外所上上必日御會極門設寶座親御翰墨批答若大事待斷大疑待決必召諸臣面確可否始命翰林儒臣折衷古典及今可行者而後批允

行之永樂時多召內閣密議人不得與聞宣德時始命內閣楊士奇尚書蹇義夏元吉于凡中外奏章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亦御筆親書若遇大事仍命大臣會議議定即而傳旨不待批答自正統初英宗以冲年御極未能面決輔臣楊榮權創早朝事例凡章奏先期擬答進御臨朝據以傳旨後遂沿以爲例頃北狩復辟以後事多必內閣面確然後批行惟正統中璫振竊柄旨由中出者亦多憲宗時璫直復横旨多傳奉孝宗時上總攬乾綱凡內閣條旨定御筆親書中或更一二字或

删一二字至事重大必延見諸臣宣問賜坐賜茶從容擬議妥確然後批出正德時璿瑾横擬旨多出其手即下内閣亦伺瑾風旨乃票簫宗時凡奏疏必親裁决宸翰洒然顧上震厲羣臣多得罪譴于時元輔得君或他閣臣輪值票旨非後或有得失至有追咎得重辟者穆宗時多不視朝票旨不繇内閣者有之大率明自宣德以後諸司章奏一上即發閣臣票擬票擬不行又用揭帖覆請得旨下科臣抄出移該衙門欽遵神宗初年勵精圖治閣部大臣常得召見凡邊防漕運治河救荒諸大政面取旨者甚多迨中年以後頗厭外廷章奏留中不發票擬票擬不合又復留中至揭帖亦十九不報天啓時多類正德崇禎時上承萬曆末年積弛既又加以天啓時濁亂朝廷之上門戸之禍已成官無一定賢否事無一定是非上雖震厲前後旨亦不能不有自相違戾者

發論曰論旣以天喻朝廷請更以身喻天下蓋天積氣也天之氣一刻不運則七曜失次四時違序人身雖塊然形也而實氣也人之氣一刻不運則四肢不舉百骸不收故人身一小天地也今夫君心也相肺臓也六卿四肢也中外大小庶官百骸也人身所恃適飢飽通血脉則全在喉胃人主所恃通下情疏壅閉者則全在章奏故喉胃者人身傳送之官也章奏者人主與庶司百府上下關通之路也藉使喉胃之間食入即反是爲關格關格速亡之症也食入不化留積中脘是爲六鬱六鬱則諸病生焉人主剛愎則關格似已若乃優柔不斷奏疏留中利弊蘊積六鬱之症何以異是論不能不致慨于萬曆中年已夫人主之威天威也功有可賞華袞即被如甘雨忽至罪有可誅斧鉞旋加如雷霆在天用能使百志咸熙羣情慴慄神廟豈非寬仁大度之主哉然而六鬱之象不能不見于天下論深有懷于洪永之世矣百司章疏朝入夕下和風甘雨電掣雷轟不踰時輒至當其時有才者思奮有罪者畏威顛倒一世之豪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曾何有不舉不收之患哉君必寛爲主德之至論嘗上下千古三代而後賢主有三漢之孝文宋之仁宗及明之孝宗而已矣寛固難獨任也史稱漢元不斷孝宣之業遂衰豈非後世帝王之炯鑑哉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三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四

黎水發　論孔璧甫著

掖庭官考

內官

按周閹人掌王宮出入曰閹寺隸天官漢初宦官大秋長掌率諸閹豎守王宮司出入如周武帝時令掌中書奏白上乃下兩府權遂重元帝以後政事大小皆關決與謀議封列侯唐分殿中內侍兩省殿中省有監有少監其屬尚食尚衣尚樂尚舍尚輦尚乘及左右閑廄五坊監各有使內侍省有監有少監有內

常侍內給事內謁者寺人及宮教博士之官其屬曰掖庭曰宮闈曰奚官曰內僕曰內府曰內坊各有令丞凡六局局各有令丞而內坊局隸東宮肅代以後至得總禁旅稱觀軍容使稱上公宋制仍分殿中內侍兩省殿中省設六尚如唐而內侍省分兩院一曰高品班院一曰內班院已太宗改高品班院曰入內省改內班院仍內侍省並殿中省爲三省而入內省尤親近通禁中設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而東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黃門諸官皆其屬內侍省設左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而御藥院往來國信所後苑勾當造作所皆隸焉若分掌禁中宣索曰合同憑𩔖司掌禁中譏察出入曰東門司掌供奉便殿曰軍頭引見司掌天文書圖畫曰內翰林院皆設勾當官徽欽時皆干預政事宣和間至有封王爵者南渡後懲內侍用事之弊禁入內省內侍省諸宦官不得與兵將往來延見賓客已內侍省并歸入內省員稍減明興初設內使監有令有丞內倉監有令已定爲內官監及門司局庫分職于掖庭監十有一曰神宮監掌灑埽曰尚寶監掌寶璽符節勘合及將軍印信曰陵神宮監掌灑埽栽種曰尚膳監掌玉

膳及宮中食用催光祿造辦曰尚衣監掌御用冕服靴襪曰司設監掌車輦床帳被褥帷幔曰內官監掌成造儀仗鹽倉水窖婚禮粧奩并內官內使帖黃架閣文書曰司禮監掌冠婚喪祭禮儀制帛及御前勘合賞賜筆墨書畫管長隨內使人等出門馬牌併催光祿造辦曰御馬監掌御馬凡馬曰印綬監掌誥券帖黃印信遞簿勘合符驗曰直殿監掌殿庭樓閣灑掃監各有太監正四品左右少監從四品左右監丞正五品典簿從五品長隨奉御正六品而奉天門午門端門承天門各設門正正四品門副從四品掌晨

昏啟閉關防出入之事司凡二曰鐘鼓司掌奉先殿祭樂上御俻食樂宮中宴樂更漏朝鼓曰惜薪司掌宮內白蠟薪炭司各有正正五品副從五品局凡六曰兵仗局掌御用兵器及宮梳官篋針剪等事曰內織染局掌造上用段疋曰針工局掌成造衣服曰巾帽局掌造內官紗絹靴襪曰司苑局掌種蒔宮內蔬菜曰酒醋麪局掌宮中所用食品局各有大使正五品左右副使從五品庫凡三曰內承運庫掌段疋金銀珠玉象牙寶鈔曰司鑰庫掌鎖鑰收藏曰內府供應庫掌上用香米油燭庫各有大使正五品左右副

使從五品已又置金銀作局制既定隨制紅牌鐫戒諭懸宮中著宦官禁令又勅宦官不許讀書識字宣德中始令翰林一人入內監擇內官年少可讀書者使教之正統中始干預政事成化中典戎政出鎮省直置西厰俾刺事正德時置東厰與西厰並設又勅鎮守太監與所在刑名萬曆時督採礦榷商稅天啟時復置東厰崇禎時勅督禁旅勦捷豫流寇顧諸大璫不十年七八年三五年輒就誅滅若東宮宦官有典璽典樂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局有郎正五品有丞從五品各分掌東宮職事

尊論曰明之內官論伏覩明太祖定制時嘗謂侍臣曰朕觀周禮所記宮闈寺初不及百人後世乃至踰數千卒階禍亂今雖未能復古亦當預計防微御之之道要在使之畏法而不可使之有功大哉帝謨誠萬世之龜鑑矣其後不百年有振閹麓川之績未奏土木之難隨閗不特不可使有功倖功且以速敗又不二三十年閹直繼踵啟釁貪功不懲覆轍幾開禍端迨至正德之時有瑾天啟之時有忠賢兩閹初以青宮舊人導上狗馬角觝之戲遂至毒流縉紳禍及天下顧未幾皆伏斧鑕論

者私論之漢桓靈時十常侍之亂去之至召外兵唐敬文武宣諸宗去宦官幸藉宦官而後來宦官更甚于前之宦官若此者何也唐之諸宗多爲援立定策國老天子門生所自來矣乃若漢之十常侍亦然曹節初以迎靈帝功侯覽以誅梁冀功遂至盤據腹心禍流宗社乃明之瑾直輩一時氣焰非不甚張去之亂若棄孤雛擲腐鼠然後知太祖聰明神聖不可使有功一語眞預計防微之道也顧其要在不使典兵唐之宦官得將神策漢之宦官得入羽林故遺禍若斯之烈即天順時吉祥假

南宮迎復之說幾同曹節其姪曹欽亦掌邊兵乃不崇朝俘就誅滅則以南宮之功英宗丞燭其非若四十八衛親軍十大團營之兵皆非欽所得率耳然此皆紅牌之所鐫戒者明太祖之明德遠矣

內女官

按周禮天官有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典絲典枲內司服皆女官見之春官又有女府女史女奚皆屬世婦而世婦有卿有中大夫下大夫之稱或曰此卿大夫即女官以近于王故制官視卿大夫然周官之制間有不可解者後世亦不當附會強解漢法諸內

女官十四等唐設六局二十四司皆良家子克其職掌不可考宋制逸明興內女官太祖損益前代之制立六司六局司設宮正局曰尚宮曰尚儀曰尚服曰尚食曰尚寢曰尚功俱正六品而尚宮局二人掌引導中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闈之事其屬司紀二人掌印宮內諸司出入簿牒司言二人掌傳宣奏啟司簿二人掌宮女名籍廩賜司闈二人掌宮闈鎖鑰女史三人尚儀局二人掌禮儀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之事其屬司籍四人掌經籍圖書教授司樂三人掌音樂司賓四人掌朝見宴會司贊二人掌朝會贊引女史三人尚服局一人掌內服總司寶司衣司仗司飾之事其屬司寶二人掌寶璽符契司衣二人掌衣服首飾司仗二人掌羽旄儀仗司飾二人掌巾櫛梳洗尚食局一人掌內膳總司饌司醞司藥司供之事其屬司饌四人掌烹炮和調飲膳凡進食先嘗司醞二人掌菹醢酒醋司藥二人掌烹調湯藥司供二人掌給宮人廩餼薪炭尚寢局一人掌燕寢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之事其屬司設四人掌帷帳裀褥灑埽鋪陳司輿二人掌輿輦司苑二人掌蔬菜司燈二人掌燈燭尚功局一人掌女功總司製司珍司綵

司計之事其屬司製二人掌製衣服司珍二人掌寶貨司綵二人掌段疋司計二人掌度支各女史二人而尚宮實總六尚之事凡出納文移皆印署之如六尚有宣索尚宮取旨署牒印內使監受牒移外官而宮正掌戒令責罰以貽勅六尚之不率者已上念六局女官服勞乂命五六載得歸其父母聽婚嫁年高者許歸終天年願留者聽凡授職者家給祿視外官

贅論曰內女官周制也田舍翁多收數十斛麥奚童使女且數十人況天子乎顧自周以來前代皆設其員名職掌多不可考大率繁簡不等視主德

爲添裁明掖庭設六尚止八十二人省矣且五六年得歸其父母聽婚嫁悉人情昔周興王業始自太王孟軻誦古公之詩而贊曰內無怨女論伏覩明太祖女官之制而深歎明祚之所以長也若昔花隋宮幾滿萬人則當時女官之制必濫冗可知竟晉之禍不旋踵隋之世不再傳明之中業掖庭之官若寺人多添設獨女官之制未聞有易豈草野之臣宮庭遠隔萬里雖添裁不一亦無復得知耶然明之延祚將三百年卒不聞有長舌之潑長煽處之禍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外戚考

后妃家駙馬家

按周后妃多姜任姒子諸姓故皆侯國天子女下嫁亦皆侯國未嘗著戚畹之號漢興高祖同呂后起田間高祖崩太后稱制而呂祿呂產皆入將南北軍已並封王爲漢大臣誅死顧漢自是以後凡帝后諸父昆弟多封侯郎起細微亦例得封間亦有以功授如竇嬰衛青霍去病者至孝元王皇后家王鳳爲大將軍大司馬領尚書而庶弟譚根商立逢同日封世謂之五侯而音且以御史大夫列三公至王莽篡漢光武中興制多仍西漢之舊厥後外戚如竇憲梁冀皆以擅國相繼誅死唐外戚如長孫無忌以功封官尚書僕射知中書省兼門下省事厥後武韋楊張諸后妃相繼濁亂諸戚畹有生授王爵進上公者而唐亂日劇德代以後皆不立后僅所稱皇太后皆嗣主上尊號外戚少職宋外戚仍得推恩顧皆視其才品或列侍從或共平章或入宿衛或出判諸州間有進爵上公郡王者然稍不循法隨見削奪或不予官止領勅奉祠故外戚雖貴終無驕溢之患公主之稱自漢始凡公主之家以食邑稱置家令屬宗正而駙馬隸

司隷校尉東漢諸公主稍橫若頭有殺人者然雒陽令猶得捕治唐制皇姑曰大長公主皇姊妹曰長公主皇女曰公主凡尚主者皆稱駙馬而公主邑司置家令如漢貞觀時太宗女下嫁王珪子猶行婦禮中宗神龍間諸公主遂恣各開府設屬降墨勅授官預國政甚至謀廢立誅死宋公主駙馬制如唐凡主下嫁降舅姑爲婦叔行惟太宗女荊國公主下嫁李遵勗主謁見遵勗父執婦禮即他主亦並不得恣如唐異時若公主子乞恩皆得授官無定員則漢唐宋一也明興孝慈皇后同太祖起田間搬大業后父馬公

蚤世無嗣子上既定天下后正位中宮乃封馬公徐王立廟太廟東已上稽典禮無其文改就宿州王墓道南立廟著令歲春秋二仲月祀立祠祭署無嗣封仁孝皇后中山王長女家故以元勳封孝誠皇后父張麟后爲燕世子妃時授兵馬副指揮兒昶從靖難累陞都指揮永樂中調金吾再調錦衣后正位中宮進左都督宣宗即位以太后恩封彭城伯追封父麟彭城侯弟昇時亦累功官左都督至是亦旋封曰惠安伯皆予世券自是著例后冊立官其父都督繼世推母后恩乃得封侯若所稱舅氏封是也至當后在

中宮即封三等爵始自孝康敬皇后父張巒巒卒子鶴齡嗣侯次延齡亦以建昌伯進侯嘉靖中皆以罪誅國除已上以外戚無功皆不當世凡侯卒不嗣惟魏定兩國以元勳彭城惠安兩伯以軍功嗣封如故其後累朝冊立后必推恩其父三等爵諸昆弟寄祿五府若左右都督若都督同知僉事有差中賢愚謹肆雖不齊顧皆不得擅政如漢唐與時凡公主皇姑皇姊妹皇女稱謂皆與唐同凡尚主者仍官駙馬覲三等爵亞于侯高于伯服色儀仗視武階祿視郡王初尚主駙馬行四拜禮主坐受尚主之後命官教習顧駙馬無職事止奉朝賀若公主子乞恩例寄祿錦衣而公主府設中使司有司正有司副皆閹人洪武初法嚴時駙馬歐陽倫犯茶禁賜死即高皇后亦不爲請貸累朝來典章故在駙馬更無有敢肆者

彝論曰論觀外戚之禍漢唐烈矣而外戚得禍亦漢唐爲亟夫漢以和熹皇后之賢山陵甫爾鄧隲遽以讒死况祿產唐承嗣數輩乎而後乃知女后垂簾稱制實非外戚之幸也明孝慈皇后尚矣孝誠皇后保護冲人思斯勤斯而事必付內閣平章卒未嘗一日御正朝出中旨專決後戚畹侯輩不

嗣而彭城惠安兩伯獨延世有永豈偶然哉史稱明之家法嚴加戚畹以恩而終不使任事治民故多所保終誠哉是言也若駙馬後來皆以歐陽爲前鑑公主亦恪憲自守太祖立法垂乂誠度越千古矣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五

黎水稃　論孔壁甫著

宗籓考

親王郡王三將軍三中尉

按虞封弟象國有庳此爲封同姓之始顧貢賦天子使吏爲治象不得有爲于國周封同姓以公侯伯子男之國率視親疏爲隆殺卽勳在王室如公旦祇以禮樂尊崇之分地亦不過百里盖所重止在親親也厥後三叔啟武庚以惎間王室管叔致辟蔡叔囚霍叔降爲庶人已蔡叔之子仲克庸祗德王復命邦之

蔡周道親親如此戰國時列國諸公子皆得大邑如齊孟嘗魏信陵趙平原之屬率稱君惟秦凡同姓非有首功不屬籍漢初爲宗社磐石計且當時同姓少封諸庶孽皆爲王據要地而諸兄弟子並通侯文帝時吳王濞濟北興居淮南王長以次反皆國除當時賈誼上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之議謂力少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凡諸王所受地各分侯其子孫便顧未施行景帝時鼂錯議削諸侯王地于是吳王發使約楚趙膠東膠西濟南菑川七國反天子爲誅錯謝過兵不解賴條侯周亞夫始定初七國反時獨衡山王阜無貳心衆王以帝親弟且爲漢捍蔽按衡山王卽淮南王長次子也初文帝憐長失國阜同兄安弟賜皆封列侯已安進封淮南王阜封衡山王賜封城陽王而安喜流名譽招賓客時景帝未立太子聽武安侯田蚡佞語謂可因緣爲太子諸賓客又以厲王遷死之事激之曾以過削地遂偕衡山王約結反皆自殺國除梁孝王竇太后少子也寵而驕出入警蹕擬天子已太后以帝未立太子言之帝欲以王爲後時袁盎引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致五世禍亂以諫王嗾盎遂陰使羊勝公孫詭刺殺之漢捕勝詭急又

匿之王宮以抗漢賴帝念太后故得釋已發病薨武帝時從主父偃之議令天下諸侯王得分其地侯諸子于是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而大國之勢始弱按此卽賈生初議也顧當時朝廷嚴增律法約束諸侯諸侯率不得自伸中山王勝爲帝庶兄入朝因帝置酒言之帝惻然凡諸律若法並省宣帝時故昌邑王賀已廢在邑天子察知其不足忌下詔封爲海昏侯恩數有加元帝時帝弟淮南王欽有俊才王國舅張博盛稱之且爲王求死士而博婿京房素善易往往具說災異與博私記以示王會房爲石顯發

其事并傳徵下獄死帝遣使賜璽書諭王王免冠稽
首謝奉藩無狀而能時東平王宇亦數犯法事公孫
太后不謹太后上書求守園陵天子降璽書諭王具
言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別賜璽書諭東平太后引父
爲子隱之說言母子之間當隱小惡明年王來朝求
諸子及太史公書帝以問大將軍王鳳鳳對曰諸子
書或反經術或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詭
之謀漢興謀臣奇策及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
在諸侯王帝聞鳳對不許又時梁王立亦數驕慢犯
法相張禹奏立怨望有司按驗犇發立與姑姦事請

誅立辭不服大中大夫谷永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
不欲見外也故帝王不窺人閨門之私且春秋爲親
者諱宜及王辭不服別遣廷尉更審爲宗室刷汙亂
之恥帝于是寢其事已又殺中郎曹郎天子遣廷尉
大鴻臚卽訊王陽病抵讕丞相請收王璽綬送陳留
獄天子更加恩復遣廷臣雜問復賜璽書責以大義
王乃免冠謝過會赦不治光武中興封叔父良廣陽
王兄縯子章太原王興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皆列侯
淮陽王益更始也十五年封諸皇子初按古義帝王
皆天子稱號羣辟不敢干封諸子各爲公已乃復爲

王凡王支庶子爲侯疏屬爲鄉侯亭侯顯宗卽位以
東海王彊本太子讓國帝特優崇食祿二十九縣而
恭愛隆至時廣陵王荆方世祖崩時執喪不哀爲廷
臣所奏遂作飛書勸東海王舉事東海執使者上其
書顯宗以荆母弟秘之遣出止河南宮已荆復爲逆
詔長水較尉以外戚與羽林雜治獄具請誅帝不聽
已荆自殺國除楚王英自帝爲太子時親愛之英好
游俠交賓客喜學黃老浮屠法已造圖讖爲逆有司
請誅不許徙丹陽賜湯沐邑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伎
樂奴婢悉從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詔勿

上璽綬留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詔加贈賵以侯
禮葬于涇復詔慰安楚太后十五年皇子畢就封制
食邑僅王國之半明德皇后以爲言帝曰我子豈先
帝子等乎歲給二十萬足矣當是時東平憲王蒼留
輔政蒼恒內懼請歸職言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有
得在公卿位者帝優詔不聽已陳乞愈懇乃賜就國
後來朝帝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及
歸國帝臨送還宮悽然懷思復手詔賜列侯印九枚
令王諸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佩之肅宗卽位
待東平王尤恩王入朝帝親迎幸邸第預設帷帳特

留數月大鴻臚奏遣之國帝曰欲署鴻臚奏肇不忍下賛拜皆勿名在國中大夫常奉使存問嘗以光烈皇后衣物賜王因爲書曰共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至惟王孝友之德豈不其然王有疾帝輒遣小黃門侍疾置驛焉王薨詔中傳封上王自建武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集覽焉後東巡以大牢親拜祠哭泣盡哀掛劍于墓樹而後去章帝即位梁王暢驕貴不法爲梁相舉奏詔削二縣已暢悔過上書謝罪自奏再請削邑言臣常以公卿所奏臣罪惡及帝詔書置前晝夜誦讀臣實無顏以生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計節量所留于暢饒足章數上不許時齊王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更相誣告有司請正法詔貶晃爵蕪湖侯削剛三千戶別遣謁者收太姬璽綬阜陵王先以謀逆貶侯詔復王爵伯昇後歸太原王魯王以罪廢遵肅宗遺詔復封如故順帝時東海王臻事親盡孝送終盡哀詔增食邑五千戶考東漢諸宗待諸王隆之以恩節之以禮明德皇后諸子皆手授經學及永平就封歲祿不過三十萬無泰侈故東京諸王鮮禍敗而東平憲王蒼以驃騎將軍輔政居巢侯愷以太尉愷子茂以司空並列三公魏武建國初

欲立少子植後世子丕立忌惡之遂疎諸弟雖建爲王其制地各遠千里令毋得相通圍獵毋得過三十里又設監國之官伺察之比召入朝至鄴不得見及旣見如任城王彰且暴薨還國則令使者于路禁諸王不得同止宿而王妃妾家禁不得展問餽遺晉懲魏弊凡宣王子孫畢得王已從楊珧議凡諸王國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二千人小國一軍千二百人與異姓諸將參錯居邊惟帝母弟齊王攸以親賢輔政時幸臣荀勗馮紞楊珧諱惡之密言于帝謂公卿大臣無慮皆歸心齊王已而詔攸就國舉朝果爭請留帝以勗等之言爲信遂敦迫上道王發病薨惠帝即位賈后內亂弒楊太后殺太子爲縱淫趙王倫廢后殺三公遷帝金墉城遂篡天位而齊王冏成都王穎河澗王顒共舉兵討倫誅之已而諸王自相屠而淵曜乘釁入長安晉遂東唐與高祖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塡天下皇從弟姪得封郡王者數十人貞觀中始以服屬差次降郡公縣侯惟有功數人得王已又命皇弟荆王元景等爲諸州都督明年又命皇子出督諸州已定制皇兄弟皇子皆封國曰親王世嗣王府各置官屬皇太子諸子封郡王若親王諸

子或著功業亦封郡王次封公次郡公又次縣公縣侯縣伯縣子縣男凡九等無官土實封者以租調給曾皇子外督諸州者皆不任忩召還而是時魏王泰以好學有寵或言諸公卿大臣慢易之帝臨讓曰往隋文帝時大臣皆爲諸王所頓辱此今等所親見我稍縱之諸王獨不能折辱公等耶魏徵正色諫曰隋文帝驕諸子不足法聖明在上諸王必無折辱諸臣之理已又令三品以上官道遇諸王皆降乘王珪以爲不宜帝頗不然徵是珪議帝始從珪奏著令高宗時滕王元嬰驕不法帝降璽書督過之巳賜諸王帛

以元嬰及蔣王惲黷貨獨給麻二車助爲錢緡時諸王戲鬪鷄沛王命王勃爲檄檄傳入禁中帝見之怒曰此爭鬪端也斥勃不用及武后謀簒唐殺唐宗室多十百人許王素節與澤王同就逮途中聞喪死哭泣聲澤王太息曰病死何可得乃哭耶至龍門驛皆賜死王子九人亦皆死其後玄宗以臨淄王靖武韋之亂奉睿宗即位宋王成器當爲太子固讓不嗣玄宗得立以故與諸兄弟友愛及踐祚益親爲長枕大被與諸王共卧起于時劉廷琦張諤等坐私與岐王遊從嶺南帝遇諸王如初一日帝違豫薛王業妃弟

韋賢妄言休咎語上聞妃降服待罪會朝王不敢入帝遽召見爲燕飲盡歡而罷已命諸王循故事出刺諸州顧非久召還于時凡皇子幼居禁中既長附苑城作十王宅居之巳諸孫寖多又于宅外置百孫院皆不聽出閤惟侍讀入授書及安祿山反凡皇子在十王宅皇孫在百孫院者畢被害肅宗即位從相琯議令諸王分道節鎭募士馬自爲守得廣藉屏翰安祿山聞之拊席失聲曰誰爲上畫此吾不得天下矣于時永王璘節度江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地獨廣遂有晉元就江表承統之意引舟師趨廣陵反豐王

珙爲吐番所擁出語悖未幾璘破滅珙賜死賀蘭進明遂詆琯議爲失策自是宗属見疏禁防日峻宗室至班白不得出閤無慮同幽囚其後昭宗時詔通王滋等十一王分統禁軍韓建畏諸王典兵難制乘帝幸太原遂矯詔以兵攻諸王皆死及朱全忠弒帝邀諸王于九曲池飲酣皆殺之唐亡宗興太祖封皇弟光義爲晉王光美爲秦王以杜太后傳弟之命時元子德昭當嗣顧同次子德芳均爲防禦使秩從五及晉王即位始以德昭爲永興軍節度使爵武功郡王兼侍中德芳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與元尹德

昭子惟吉封安定郡公而惟吉邸第供給車服賜予得與諸王埒後德昭不得其死始追封燕王德芳卒封岐山其後秦王光美又得罪太祖之子孫屬益疎恩益殺仁宗時念皇族散處詔以玉清舊館作睦親宅廣親宅親賢宅以族屬親疎分處之時臨幸燕享又以聚居無教易縱亂置大宗正司使宗室主之司訓導糾過失初制皇子初封國公已進爵爲王王止其身長子封國公後子孫以次授郡公縣公官武階自節度觀察防禦等使至衛率有差帝子是修譜牒圖籍以別之一編年序帝系紀曆數曰皇帝玉牒一

序服屬遠近疏戚曰宗支屬籍一列族屬子孫名位品秩曰宗籓慶系錄一序男女婚姻功罪生死曰仙源類譜凡錄以一歲圖以三歲譜牒籍以十歲修纂而燕王德昭岐王德芳秦王廷美子孫畢得封神宗即位念國家創業本自太祖詔中書考太祖子孫名籍嗣王者俾世世爵毋降更詔自宣祖而下諸宗室無王爵者各立一嫡長子爲宗子封國公領時宗姓蕃廡賜不給相王安石議立宗人試法令入選序遷凡十錄五其他恩數以差次畢減是時諸宗人日伺安石出遮道訴言均宗室願相公覘祖宗面無奪恩

安石大聲曰即如祖宗功德服盡亦須祧況賢輩乎諸宗人語塞而罷碩宋宗室如唐不出閤凡近屬居睦親宅聚京師別于河南應天兩府各立敦宗院以處疎屬降爲同姓者故靖康之難凡太宗之子孫咸北遷後金主亮畢殲惟太祖之子孫以散處獲全南渡後又于江寧江西揚泰高郵泉福等州各置外敦宗院復詔有司求太祖之子燕懿王後襲封安定王而岐康王之後得育宮中嗣帝統是爲孝宗傳光寧再世絕理宗又以燕懿王後有天位焉孝宗時更諸宗人試官法凡獲文解兩次者得直入仕已仕者踰

千人未知所裁復鎖院試如舊必登第乃於原官上轉行一官其餘止視原官換授而黜陟與異姓不異明興洪武三年詔封皇子十人爲王成祖封燕天險地利甲天下而北平以東歷漁陽魏博出喜峰包大寧爲寧王度渝關跨遼東並海爲遼王北平以西接古北口瀕雍河歷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雁門爲代王沿雁門而南都太原爲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又踰河保寧夏倚賀蘭爲固爲慶王兼崤隴之險盡周秦之地抵金城爲秦王金城西領酒泉張掖諸郡西局嘉峪爲肅王皆傳以元侯擁以宿衛得專制其國中

以是時都金陵去塞遠虜出沒邊城下難制故酌漢
唐制封諸王亘匝三陲盤維宗社肇磐石也而周楚
齊潭魯蜀湘岷谷韓瀋安唐郢伊諸王以次畢封並
列內郡其專國擅兵皆如塞邊六王諸儀仗下天子
一等歲祿多者至五萬石金冊金寶嫡長襲衆子皆
封郡王郡王歲祿二千石塗金冊銀印亦嫡長襲若
郡王衆子爲鎮國將軍從一品祿千石孫輔國將軍
從二品祿八百石曾孫奉國將軍從三品祿六百石
玄孫鎮國中尉從四品祿四百石玄孫之子輔國中
尉從五品祿三百石玄孫之孫奉國中尉從六品祿

二百石至奉國之子若孫世得如祖父封祿如之若
皇女公主尚駙馬駙馬爵視侯伯祿二千石親王女
郡主選儀賓階中奉大夫從二品祿八百石郡王女
縣主儀賓階亞中大夫從三品祿六百石其將軍女
郡君中尉女縣君品階祿以次遞降而宮室婚姻喪
葬之費制皆仰給縣官時訓導葉居正上書言分封
太侈引漢晋往事以諫太祖大怒下獄死八年春定
諸王而下祿米及錦段絹布茶鹽歲賜之數凡王子
年十五賜田六十頃除其租并定王邸殿門各十年
以吳越財賦特饒之地不以封從吳王王周國開封

已立宗人府勅宗人有文武才堪任用者宗人府具
名上考驗陞轉如常選法宗人有犯宗人府即訊量
罪降爵重者奪爵不即刑顧當時待諸王雖隆重教
戒未嘗不嚴六年春賜諸王昭鑒錄已又賜祖訓二
十六年冬賜永鑑錄三十年稽古錄金石鑒論曰荒
是年又勅沿邊諸王凡孳牧毋得侵奪民田蓋惓惓
焉靖江王守謙者上長兄南昌王孫也父文正少孤
上撫愛之從渡江有功俾守南昌已怨望被讒謀
叛歸張士誠事覺上親臨南昌數以歸命南昌王不
忍寘法放桐城死及定天下賜其子鐵柱名守謙封

靖江王國桂林未幾守謙亦以淫虐廢七年復王國
雲南益驕暴乃召而錮之卒其子贊儀恭慎好學能
書上命爲靖江世子三十年遣省秦晋諸王令知親
親之誼已襲封齊王榑洪武三年封建文時下詔獄
成祖靖難師入出之復其爵已驕恣上戒諭益自疑
遂養刺客蓄亡命爲姦臣所奏榑厲聲曰姦臣喋喋
尚欲效建文時離間耶會當盡斬此輩上大怒廢居
廬州谷王橞建文時守金川門靖難師薄城以啟門
迎駕功邀寵賚甚厚封長沙之國驕謀不軌都督張
興懼禍及密告變上不聽時駕幸行在興過南京再

啟皇太子曰谷王事有端臣聞上上不信臣必死願殿下垂聽臣他日臣家族請無坐獨臣死不恨已穗謀益熾以蜀王賢爲衆心所歸爲隱語風之曰德著賭不可言桓文事桓文時不可言德若專蜀王責諭之穗不聽蜀王上變告上乃徵穗廢爲庶人已闔室自焚死與得無坐旣而代岷兩王皆以罪廢于是論天下諸司事關王府者啟王餘單馬錢糧諸務不許輿啟若王府事馳奏不待報輒行者罪之防稍峻仁宗時晉王濟熿奪其姪平陽王美圭田仁宗賜濟熿書言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咏感念無已

緬惟賢弟同吾此心田薄物其讓平陽王又別爲書諭美圭曰朕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一氣汝事叔盡恭朕又當憐汝調劑晉而晉安于時蜀王庶子悅燿謀奪嫡數構誣蜀世子上怒謂侍臣曰悅燿姦讒若留蜀必亂蜀徙武岡已又徙澧而蜀卒宣宗卽位漢王高煦反按高煦戍祖次子也季爲趙王高燧靖難時煦有功已與趙王同封國雲南怏怏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留京請天策衛得之喜曰唐太宗曾爲天策上將遂日夕與趙王比譖東宮上行在頗聞之南還得其實召繫西華門且行誅皇太子伏地

力救徙安樂州勒日卽行初徙煦時上顧東宮及太孫曰安樂近卽朝變可夕擒也及宣宗卽位煦以上新立衆心易搖遂反帝親征擒以歸廢爲庶人已及其子皆死于時有請移兵加趙王者按趙王高燧成祖季子也當成祖在御時亦數謀奪嫡一日上不豫皇太子希得見遂搆宦官黃儼江保羽林衛指揮陳旭鎮撫陳凱謀廢皇太子立已事覺上御右順門召皇太子文武大臣廷鞫之得所撰僞遺詔大震怒召燧詰責賴太子力救免至是聞上親征漢王日夜伺動靜事急卽自裁上納楊士奇王及形未露當曲全

之議乃封廷臣章及漢所連詞遣都御史觀及皇親廣平侯袁容開諭之王得璽書卽謝過請還三護衛及儀衛司而定非久亦甍惟晉王濟熿與漢王通有狀廢屏鳳陽天順時出建庶人于鳳陽按建庶人建文帝少子美圭也靖難師入幽中都英宗北狩時常念庶人及復辟命出之聽婚娶時有沮上者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聽計庶人入禁時纔二歲至是五十有七年出不辨牛馬無何卒于時襄王瞻墡當上北狩時上書慰安皇太后請命郕王監國輔皇太子務府庫募勇士圖迎復上復辟石亨等誣尚書于

謙等迎立襄籓王疑懼不自安會上于宮中得王所
上書大善之召入朝是時親王入朝事久廢及入見
上隆禮有加因問王所過地方官賢否時湖廣按察
使王槩賢以誣譴下獄王亟言之上立雪槩及歸國
上送左順門問王曰叔父欲何言王對曰萬方望治
如飢渴願陛下省刑薄斂上拱手曰敬受教四年再
召入朝御製峴山漢水賦襄陽四景詩賜焉薨諡曰
憲上自詠曹不後益仁厚因錦衣衛校弋陽王敗倫
鎭撫司覆臨川王與尼姦皆非實待宗室益寬孝宗
時以尚書馬文升言凡各王府內承奉司典寶等官

缺以時奏令司禮監于內官中擇老成知禮義者奏
補外長史紀善等官缺于國子監及在外有學行教
官陞授令導王于善有闕匡諫反覆不聽得密聞輕
則勑戒重則遣皇親內臣體勘處置無宜露養親親
恩外事遣法司勘寬王有罪罪輔導官若各將軍中
尉不法郡王自禁治聽鎭巡三司官糾以聞若妾媵
獨許于本府軍較家選用名數准事例無濫如樂婦
入侍王及將軍諸人誘王賭博爲非者事發謫戍遠
邊著爲令于時仁壽太后春秋高憐崇王少思一見
以禮部尚書倪岳言不果行汝王婚乞預支食鹽十

年助費上不許德王請業南莊湖嶽王請陞所居鈞
州爲府晉王請爲世子別設典膳尚書王恕執奏事
皆寢武宗時秦王請關以西鳳翔以東河堧地賂內
侍助爲言上許之廷臣執不可趣草勑皆引疾時梁
儲在內閣曰如皆引疾誰體國乃草制上制曰太祖
高皇帝著令此土不以畀籓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
饒籓封得之多蓄士馬將饒富而驕姦人因誘爲不
軌令王所請懇篤朕念親親故以畀王王得地務益
謹毋收聚外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姦人言爲不軌震
我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全親親之恩不可得矣

上覽草大驚事得寢于時庶人寘鐇者慶靖王曾孫
也襲封安化王以閹瑾毒天下又大理少卿周東度
田寧夏增頃畝民苦之因起爲亂乃爲檄誅瑾賊殺
東及巡撫總兵以寧夏反時遊擊仇鉞陷賊中稱病
臥不起聞大師四集而寘鐇所署大將軍何錦出抗
師副將周昂留守來問疾鉞延入伏蒼頭格殺之奪
其軍擒寘鐇送京師伏法寧庶人宸濠寧獻王權四
世孫也權初封大寧國喜峰口外靖難師起成祖慮
權議其後挾權俱南及即位以大寧畀虜改封雲南
權憤不肯行至南昌請留許之宣宗時權恃行尊頗

橫肆初奏討南昌附郭灌城田不許已以朝廷給宗祿各視品又疏親親不宜分品級更謂祖制郡王將軍中尉與羣臣相見皆行君臣禮不宜變宣宗以書諭之曰將軍中尉有品皆祖制若羣臣于將軍中尉皆行君臣禮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何天下紛紛多君也權得書而戢四傳至宸濠好弄兵初請瑠璃瓦覆殿以都御史林俊疏得寢已又請復故革護衛大臣持不可濠故善兵部尚書陸完館延試大臣皆入讀卷爲奏許之嗣以天子爲宰衮所蠱出幸宣府大同諸邊謂天下且亂遂引致仕都御史李仕實舉人劉養正密謀招江湖巨盜行劫日輦金寶賂朝貴主中官錢寧家伺朝廷動靜時按察使胡世寧密疏奏濠銜世寧賂權倖必寘之死會世寧以歷任歸閒道走京師下詔獄復從獄中再上書得減死戍遼于時江彬新得幸濠失賂而彬所善太監張忠與錢寧有郤發濠事上怒遣太監駙馬馳召濠濠懼遂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執巡按三司官皆下獄據南昌引兵攻安慶爲督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破之濠就擒廢爲庶人伏法死若裁咸宗祿永樂時親王歲祿五萬石者定支一萬石成

化時又定諸王祿萬石者實支米二千石石折銀一兩千石者寔支五百石石折銀八錢俸折鈔將軍以下皆米鈔各半兼支迨嘉靖時宗室日蕃祿益不給甚至有貧不能舉火男女班白不得婚嫁者往往譁有司于時襄陽王祐桔上書願准唐宋故事得應舉效用若力田自活免飢寒不敢煩歲祿霍韜上疏引太祖諭諸王子孫才堪出仕者令宗人府具名聞一欵請開仕進給事中桑鰲上疏言諸王府當限支媵嚴花生之禁歐陽德請中尉女不宜復封女止稱宗女婿稱宗婿隆慶初王世貞上議宗室當開四民之業止歐陽德一疏得行餘皆不行萬曆時楚府以宗祿不時給毆巡撫殺之坐辟者六人餘奪爵禁錮末年令宗室子弟聽所在提學官考選補弟子員天啟元年從御史李日宣議開科有宗籍者分各加中額一名已又加一名于是宗室子弟始有得入兩榜登仕路者崇禎間毋慮以恩歲貢授有司已又倣宋事例令宗中有才能可仕進者得換授宗祿入仕住支致仕復支

魯論曰議者謂明成祖之興肇于太祖不審所立初不知國家千萬世之計太祖已確審而預圖之

蓋社稷安危繫于國本而千萬世之計在創業垂統一人以太祖之神聖如成祖之神姿天挺日遊膝下必非人臣之料太祖豈不知之建文帝徽柔懿恭雖足守文然半邊月兒影落江湖之詠太祖又已為慮顧太孫之立猶亟蓋立孫之與仲尼著有明訓藉使太祖不循古訓令懿文太子之子而立懿文太子之弟在建文當必為宋之德昭德芳在晉齊𥌓谷諸王且為晉之倫類顧閣太祖所以寧以不可知之事聽之後來必不欲使樹兵之端開之自己厥後永樂時成祖幾于漢庶人有任城類已之惑列聖東宮久虛嫖孽者幾乘不知所立希圖定策之功者有之卒之元良定爲嫡長諸皇子率就藩封國家卒有磐石之安則太祖作法于先也議者又謂分封太侈不知太祖起自田間雖天下既定名分既明諸功臣若大臣必無非分之冀顧非分之事不必盡繇不臣國勢弱則人心生使藩屏一有不固則宮車晏駕之後又當國家新造之初設有苟圖富貴覬覦禮之臣何以待之故發立太孫爲社稷也分封過侈亦爲社稷也更考當時南昌王之子文正謀叛別歸其子守謙淫

虐世濟此即褫爵殄世罪固應爾而贊儀靖江之封與周蔡仲之命何異較之漢祖憂羹名侯何啻懸絕仁至義盡非大聖人而能若是乎若夫累朝來東宮之位既正諸藩就國之詔旋頒預遠唐宋不出閤之禍又孰謂聖人無身後之智乎惟天潢既衍宗祿太繁似少賈誼分侯子弟之策太祖亦曰此後人事也祇俟之後人而已矣且仕籍之開明初盖已著令考驗歷轉推當遴法爲慮已周于親親之殺之中通以尊賢之等以佐親親于不窮明太祖聰明睿知創業垂統誠無間然矣

宗藩文武官屬

按漢制諸侯王國有太傅輔王導王于善而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相統羣卿大夫如天子都官儀唐制親王府置傅一人主輔導咨議參軍一人主備咨謀納宮僚友一人主拾遺補闕文學一人典經籍侍讀一人勸講讀東西閤祭酒各一人賓見賢士又設長史司長史主記室錄事參軍掌簿書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各有參軍有典籤掌案牘親事府內府各置典軍副典軍掌護衛國令一人大農二人丞二人尉二人掌租調宋制親王府傅長史不除止

置諮議叅軍記室叅軍友而諮議記室皆兼南北宅教授明典初制親王府置左右相傅叅軍錄事如唐尋罷不設設長史司左右長史各一人正五品爲王相凡王府諸請名請封請婚請閒祿若陳謝進獻表啟書疏皆主之凡所官皆其屬若王有過朝廷以輔導無狀詰長史其屬審理所審理正一人正六品審理副一人正七品掌刑獄典膳所典膳正一人正八品典膳副一人從八品掌祭祀賓客及王若妃之膳羞奉祠所奉祠正一人正八品奉祠副一人從八品掌祭祀而典樂一人正九品掌祭祀鼓樂凡賀聖節

元旦冬至鼓樂亦如之典寶所典寶正一人正八品典寶副一人從八品掌金寶紀善所紀善二人皆正八品掌諷導王禮法開諭古誼良醫所良醫正一人正八品良醫副一人從八品掌療疾病典儀所典儀正一人正九品典儀副一人從九品掌朝賀儀節而引禮舍人未入流掌接對賓客而贊相其儀工正所工正一人正八品工副一人從八品掌營繕伴讀掌侍從勸講教授掌訓德義而教授郡王府亦如之皆從九品庫大使副使各一人未入流若武職親王府設三護衛一指揮司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有鎮撫一千戶所有正千戶有副千戶有鎮撫一百戶所有百戶有試百戶品級皆與在京衛所同皆掌王國捍防禦非常而儀衛司有正有副有典仗掌王侍衛儀仗其諸官亦略倣京朝凡五年一考察亦與京朝官同內官有承奉司有典寶典服典膳等所所各有正有副分司冠司珮司履司弓矢諸職掌其各門各有正有副皆聽在京司禮監奏補

聯論曰明親王府官初亦倣唐而隆重親王典禮賓多倣漢嘗考漢制中朝官輒出爲王國相傅而諸王國相傅亦常得召見立躋卿試一時文章事

業卓可表見而明厥後著令凡王國親人仕版不得內授而仕版屬王國官亦不外調獨與漢異顧明初楊公士奇以審理副歷官內閣周公忱亦自審理副累官尚書視厥後何懸殊也蓋明之典類漢故諸王藩封分地錫祿亦多類漢惟漢有七國之變而事不成故待諸王仍寬明有靖難之師而事成故待諸王不得不峻厥後銓曹于王國官屬率爲技畀貲郎及諸明經老罷闒茸之地蓋勢使之然矣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五終

仕學全書三十五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魯論撰論有四書通議已著錄是書初名聞見錄以明代官制法令仿周禮六官分類編載各附論斷蓋亦備場屋對策之用者分上下二編上編爲六部大政下編則自京朝直省各官職守終於掖庭宗藩

政學錄五卷

〔清〕鄭端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政學錄五卷》提要

自序

嘗讀左傳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學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又讀朱子語錄曰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細味兩賢之言無非於心術微密之地徹底打透學斯加彼推己及人此明德新民致知格物所以爲大學淺雖開於斯倘有毫髮之疑即不敢輕仕而況其他乎余未嘗學問即入通籍操刃使割懍懍危懼念以政學猶愈不學又恨學不知要未免玩物喪志昔在水部集有時務數卷又益以呂叔簡余健吾兩先生治譜政錄退食之暇不時捧閱就正先賢以求寡過但根本既闕徒滋枝蔓正朱子所謂今世人士開口便說利害把筆便述時政終濟得甚事者二十年來碌碌風塵日月蹉跎身世無補可不愧哉可不懼哉書之篇端以誌吾過棘津鄭端書

政學錄卷一

棗强鄭端[illegible]

內閣

今之內閣卽虞揆殷衡周宰之職也治亂安危恆係於斯我

世祖章皇帝時內院諸臣俱在內直辦事凡部院衙門啟奏本章卽日看詳票擬面賜裁決政本之地嚴密神速其意深矣而官職體統則因明制爲損益　按明初凡入內閣云直文淵閣得預機務點檢題奏擬議批答凡上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勅五曰册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啟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册七曰揭帖八曰會議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敘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稽寫讎校皆謀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應行凡畧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勅稽其由狀而敘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勅誥旨誥

命册表實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誥勅房書辦文官誥勅番譯勅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有罰

六部

督臣盧興祖疏曰法令煩多則內外衙門在大官則惟例是遵每多駁查之煩在有司惟功令是畏有不遑救過之慮豈能計及民生之休戚而施撫字之仁且因叢廹之際以致左右作奸則民生愈受其困夫滋弊緣於多法則救弊惟在減法有不辨而自明者矣今將六部見行事例令其逐件講求如書云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止將貪墨奸私明知故犯者按例處治其餘因功獲過之事概免瑣議減之又減至於必不可減而始存其大且要者是則法令簡明大官易於綜核有司得以展舒始能共識撫字之術以施膏澤於民　台臣田六善疏曰近日吏部用人行政或有偶出意見或有實係過誤得幸奉旨率皆循之爲例例既無所不有弊故無所不爲可重可輕可上可下皇上不得而詰之吏部曰有例在也科道不得而糾之吏部曰有例在也抑知其意欲如此則有此例意欲如彼則

有彼例戕且頭緒紛紜册擁充棟司官有時而忽堂官何
由而知日見處分究竟弊不可除請將從前諸例何件係
請
旨定者何件經部院科道條陳舉行者彙集一册其餘吏
部日行之事不得槩引為例堂官一覽可悉則弊端不禁
自清

吏部

選法　銓選舊例大選官員單月十五日投供點卯雙月
二十三日卽於點卯各官內論次序在先照缺分封缺簽
二十五日除選急選官員雙月十五日投供點卯單月二

十三日於點卯各官內論咨文到部為先後封缺封缺簽
二十五日補授俱親自領憑赴任順治十八年七月科臣
張松齡條陳以點卯候選旅寄京師資斧告竭安保其不
揭債濫後日取償於地方且聚各省之官既既候選必生
覬倖之心尤為不便遂改為在籍候選康熙二年五月科
臣于可託又條陳寄憑之法其弊百端諸如死者授生者
之銜進士除舉人之官以及革出復選冒名頂充種種舛
謬或人居數千里而選缺又居數千里發憑必到原籍然
後領憑再赴任所往返萬有餘里非經年跋涉不能到任
而地方已經年闕官再或丁憂事故則闕官當不止經年

卽云候選各官若有事故令該督撫隨時報部以憑扣選
保無報文甫去而選憑卽來者乎迨繳憑更選又遲延數
月矣奉有官員在籍候選每有事故遲久貽誤著照于可
託所奏行之
旨各省應選官員齊集赴部仍照前投供點卯四年正月
以直省候補及考定職銜官員俱令至京守候無期酌量
一年出缺之多少應徵留者留京其餘官員俱令回籍如
出缺多所留之人不足卽預行奏明將應選年分在前者
行文取來候選如有丁憂事故患病亡故者令其預先卽
取甘結報部六年五月吏部疏稱凡官員缺出無有定數

俱約略各取候選如缺出少者亦有不能就選以致年久
守候或出缺多者見在之人不足咨取之人又不及到以
致懸缺投供候選倘年分在前之人續到又照年分取選
其先到者反落於後除在京大小官員俱係以京官選補
仍令其赴京照例選補外嗣後凡初授並候補各項官員
俱令各留原籍其初授之官照依年分在前者挨選其候
補官員照文到先後挨次補授發憑原籍該撫遵限勒催
赴任候補各官文到先後補授之時仍隔五十五日選補
至初授候補各官如有丁憂患病等事該地方官隨申報
該撫該撫將本官遲悞情由報部以憑註册扣選如有遲

廷不報者以疎略之罪處分奉
旨依議隨復奇憑候選八年四月台臣戈英又疏稱選官亟宜察驗奇憑必不可行奉
旨仍令人文赴部候選吏部約略出缺多寡截取數目通判共一百五十四缺應截取三十名知縣共一千一百五十缺應截取五百四十名布政司經歷共十四缺應截取六名布政司理問共十三缺應截取六名鹽運司通判共九缺應截取五名州同共六十二缺應截取二十名州判共七十六缺應截取二十二名都司經歷等缺共九十二缺應截取二十三名縣丞共三百三十九缺應截取一百

五十名府經歷共一百六十缺應截取三十名正九品主簿等缺共八十五缺應截取二十三名從九品吏目等缺共一千二百五十二缺應截取三百名未入流典史等缺共一千九百三十缺應截取六百名則又改爲按年截留人文赴部候選此新舊選法之大略也

考課　考課之法原係六年京察三年大計五年軍政康熙元年七月因京察大計多有營求徇庇被處之官縱有屈抑不準申辨無罪被誣者甚多奉
上諭停止內外大小官員除議處罰俸實歷俸三年已滿者考滿分別去留以昭勸懲應列五等看語辦事一等稱職者加一級辦事二等稱職者紀錄一次辦事平常者仍留原任辦事不及者降一級調用不稱職者革衙門之職遇缺陞轉照考語次序一等者先用二年四月會覆科臣薛蔭生條議以部院各官未及三年陞轉者多不與考滿又增定一年考核三年四月部覆台臣張冲翼疏限定一二等員數不許額外冒濫奉
旨以一二等者甚多遂令部院督撫保奏事發一並治罪十一月又奉
上諭於四年內考起到任不及三月者不考以後三年一次彙考一年考核停止在內部院官員仍照前例每人一

本一齊具題在外一省文武官員一等者一疏二等者一疏平常者一疏辦事不及者一疏不稱職者一疏每省各彙齊具題其辦過事件功過亦造册與題疏一同移送部院仍照例覆考具題四年正月台臣季振宜條陳以部院大臣上疏自陳不過鋪張履歷表裏羊酒旋已盈門是以一篇之虛文而博
朝廷之實惠至於司屬各官全憑堂上官斟酌等第堂官屬官朝夕同事時時接見一旦盡破情面而皆出至公難乎易乎况一等二等卽可躐等陞轉人心既不淳朴仕進復慮艱難欲其息奔競安義命豈可得耶今年正月二十日

始迄四月終止此六七十日皆自陳考滿之日也一人一
本當以數千計臣思
朝廷一日萬幾六部覆奏殷煩倘亟亟皇皇日事考滿推
敲等第斷難草率滿漢章奏何等紛紜勢必諸務停閣臣
恐叢脞之虞反從此生而有用之精神徒耗於紙筆矣又
加縣官考滿一由廳二由府三由分守巡道四由按察五
由布政六由督撫是一縣官考滿所歷要緊衙門凡有六
處此六處者欲盡皆潔己奉公不受賄賂不聽情面一憑
公道猜議品隲優劣能乎不能乎既不能潔己奉公屑屑
剝削極於縣官而止縣官豈皆溫飽素封之家縱溫飽素

封又何肯捐己家貲奉媚上官勢必橫加征派侵欺錢糧
從知縣之考滿遞而數之凡府廳守巡道布按之考滿求
其出於公道清議也難矣揆厥由來總因考一等二等者
即得越俸陞轉故其奔競鑽刺如夜蛾之投火若恬憺無
華稍以百姓爲心稍以廉恥爲事則曲拄下考仰屋長嗟
又綠旂官兵如單丁一人每月所恃者三斗之米一二兩
之餉卽一家數口每月所恃者亦三斗之米一二兩之餉
全藉領兵官愛養調護按數給發以救其嗷嗷待哺之急
今副將參遊以及守備等官類皆考滿使總督提督一應
不染貪緣打點無從而入上下優劣等第盡憑公道斯亦

可矣若總督提督苟懷不肖借端需索副將以下各官復
圖一等二等以規功名推陞武職無錢糧之可侵欺百姓
之可魚肉勢必扣剋此窮兵三斗之米一二兩之餉倘起
意外之盜賊有需征剿而精神膂力消於飢寒盔甲刀槍
罄於典質貽悞封疆正不能無杞人之憂矣伏乞立停考滿
之法申飭羣工循名責實安心辦事歷俸深者自有應得
之陞轉歷俸淺者可息躁進之妄想省事清心莫大於此
矣隨經會議停止考滿復行京察奉
旨自康熙四年算起從今以後六年將內外官員俱行考
察五年正月以考期太遠恐爲積弛之患將考察年分改

於康熙元年起仍爲六年於康熙七年考察六年二月又
奉
上諭京察大計及軍政俱應於今歲舉行議照舊例滿漢
官員有公差丁憂養病侍親給假裁缺候補降調未補者
俱應見任衙門註考其陞遷降調已補官員在內離任半
年者於新任衙門考察離任不及半年者原任衙門考察
在外離任一年已上者不必原任註考應於新任註考不
及一年者仍應舊任註考俱照八法處分年老有疾者致
仕貪酷者革職提問罷輭無爲及素行不謹者俱革職浮
躁淺露才力不及者降級調外用外官卓異優遷賞服各

衙門註考如有徇情庇護者部院科道據實題參處分之官有妄行遵言奏告者量處武官龍鍾衰邁者照老疾例勒令休致輕躁率妄者照浮躁不及例降調庸懦無能者照罷軟例革職贓私狼籍者照貪例革職追擬酷而有教者革職提問恣雎虐下者照酷例罷職不敘至敗倫傷化行止有虧者照不謹例革職自此考核年分算起六年一次考察京官三年一次大計外官五年一次考選軍政則又變考滿之法而各復舊例矣

戶部

錢糧總歸戶部　康熙二年四月戶部會覆科臣吳國龍

條議將一應錢糧俱歸戶部總理責令各撫將府州縣衛所丁地各若干應徵本折錢糧各若干及不在丁地之內雜項租稅各若干分別起存將賦役全書訂後續增滲丁地錢糧數目一并算成總數每省各造一本簡明賦役之書明白刊送戶部覈對前項賦役全書以作查核之據諸凡內外催提徵解錢糧俱稱為丁地錢糧名色至於易知由單內止開丁地銀米各若干頒發民間其餘別項名色一槩停止外省兵餉戶部每年正月全撥餘賸全解戶部各部寺應用錢糧年前將銀兩物料等數目算明具題戶部照錢糧解到陸續給發仍令該部寺年終將收放細數查核明確題報

錢糧出入數目　康熙四年十一月戶部疏稱國家錢糧必量入為出始無匱乏之虞今將康熙四年出入數目通盤核算一本年入數直隸各省地方丁地雜項共銀二千九萬六千一百餘兩正雜鹽課等項共銀三百二萬六百餘兩各關稅銀六十二萬七千九百餘兩當稅錢息銀五萬三千九百餘兩如裁官經費師生空缺雜稅贓罰并各年各項未完又奏銷存賸等項原無定額俱俟年終報到查算今將已報到各項數目計算共銀一百四十二萬八千八百餘兩以上通共銀二千五百二十二萬七千三百

餘兩內除撥過各省各年兵餉并採買織造等項不敷銀共三百一萬四千八百餘兩尚該銀二千二百二十一萬二千五百餘兩此見在入數之大略也以本年出數計之一各省鎮十分兵餉據該督撫報到確數共該銀二千二百五十萬九千七百餘兩一諸王以下滿洲官員命婦俸餉約計該銀九十八萬二千餘兩一漢文武官員俸薪約計銀四萬餘兩一披甲兵餉并京營兵餉共該銀一百五十二萬二千二百餘兩一八旗射箭及差往公幹路費月費等約共五十萬一千八百餘兩一京通辦買豆草約計共二十餘萬兩一江南浙江織造採買紙布等物約計該

銀四十萬餘兩此本年出數之大略也錢糧所入不敷所
出奉
旨會議戶部再四思維並無另有充足之策但在外官兵
似屬甚多應照各省衛儕酌量裁減又將在省駐防官員
及滿洲漢軍官員等家口馬匹酌量裁減而冗兵冗費一
時裁汰殆盡從此量入為出永無匱乏之虞矣　按明季
正德年間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將軍中尉二千七百
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
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
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

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
各省缺俸廩極盛之時業已如此迨相沿既久文武官益
冗兵益寃名投占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日減
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民安得不窮
本朝有鑒於此蚤議撙節其思深哉
定限催征　催征之法明季萬厯以前俱係本年十月開
徵至次年歲終奏銷遇農忙之時則停催科以養民力不
使匱竭俾一年所積足完納國課不必稱貸於人不至變
產賠補是以下不迫而上有餘至明末兵興糧餉漸加遂
至預徵其後習以為常我

朝定鼎以來兵革未息餉不可廢故因循未改　康熙六
年五月順天府尹李天裕條陳疏稱征收錢糧正項之外
復有雜項雜項之外復多勒索如兵馬經臨除糧草供給
外有槽鍘人夫之派官寮過往除下程小飯外隨有公館
安置之派起解錢糧除額設水腳外復有幫貼盤費之派
差提兵餉除按數徵解外又有來差飲食之派諸如此者
無年不徵無月不派歲無寧日百姓困苦職此之由臣查
賦役全書有夏稅秋糧項款正項雜費皆在其中臣請夏
稅定於五六兩月秋糧定於九十兩月俱各照全書款項
納完其餘月分不許徵收限內如有不完即將里書里長

枷責示懲限外徵收即許小民訟告題參治罪庶開征有
不易之月分而民知有一定之輸將雖有墨吏亦無以肆
其奸矣部覆奉
旨這徵收錢糧著照李天裕所奏夏稅定於五六月秋糧
定於九十月　科臣姚文然隨又條陳以催徵兵餉舊例
四月內完三分之二八月內全完舊限完項在八月新限
開徵在九月相去時日不甚相遠或可隨收隨解不悞軍
需若明年兵餉開支在於正月而民糧開徵在於五六月
相去將及半年安能隨收隨解不悞軍需乎臣查每歲兵
餉約計二千餘萬以一季算之應得五百萬除今年各處

裁兵節餉定額未到難以預算約略計之則春一季餉銀
恐尚需四百萬也又查各省錢糧除地丁外其餘最多者
爲鹽課次則關稅又次則蘆課錢息當稅等項有定額之
銀每歲約共三百九十萬餘兩然或按季徵收或逐月收
取合之雜稅贓罰原無定額等項約略來春一季所入不
過百萬餘兩合計來春一季所入較一季所出約需預措
三百餘萬兩若待臨時督撫題請則軍需孔亟勢不能爲
無米之炊恐將
恩綸定限不得已又議變更豈不虛我
皇上愛民緩徵之良法美意乎請

勅部速行酌議但使來春兵餉措處有法則五六月內所
徵春季之銀便足以撥夏季之餉此後各季兵餉俱係先
徵後撥源源不匱可以行之永久而軍民咸賴矣　戶部
議覆查得康熙七年正月至五月約該餉銀七百五十餘
萬兩康熙六年各省減省錢糧有陸續報到者亦有節減
與例不合又經駁回者雖有查出各項存賸錢糧俱係零
星之欵止可補不敷之數萬不能得撥明年自正月至五
月七百五十餘萬兩之餉至於夏稅秋糧二項查賦役全
書內如江南之安慶徽州甯國池州太平廣德州鎮江等
府州湖廣廣東江西山西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俱不
分晰夏稅秋糧如江南之廬州鳳陽淮安揚州江甯蘇州
松江常州等府直隸浙江山東河南福建陝西雖分晰夏
稅秋糧其夏稅僅有十分之二三秋糧則有十分之七八
計算五六月所徵夏稅爲數甚少萬不能供上半年兵餉
之用此外雖有鹽課關稅等項亦須按季徵收贓罰雜稅
原無定額而兵餉係計口授食之需安能久待該臣酌議
得若仍前將錢糧定爲三分四月完二分八月內全完爲
限太迫小民未免受催科之苦今照錢糧考成則例俱以
五分爲率徵收錢糧亦以五分爲率不必分別夏稅秋糧
每年於四月內徵收二分五釐九月內徵收二分五釐全

完令有司將徵過錢糧如期起解以濟兵食如是則民之
催糧可寬而兵餉亦不致有悞矣奉
旨前因未收穫以前徵糧苦民故令俟其收穫將錢糧定
爲春秋二季徵收今爾部定分數徵收不合著仍遵前
旨行這撥春季兵餉著於裁扣節省錢糧及見在錢糧酌
撥　後戶部子恭請酌復舊章等事案內議覆夏稅五六
月始行徵完撥解雲南等省兵餉必需數月方到致悞半
年兵餉秋糧九十月內徵完起解亦需數月年終方到且
正月至六月難得此撥給錢糧兵餉關係重大徵糧之處
應照

世祖皇帝時定例行等因奉有
兪旨仍照舊催徵　九年閏二月科臣吳國龍條陳疏稱緩徵之所以難行者只在首年春季兵餉無從出耳臣查戶部疏內康熙九年兵餉歲需錢糧一千六百餘萬春季約需銀四百萬餘兩今酌撥九年兵餉疏內見撥八年以前存賸銀三百二十餘萬兩則是九年春季全餉所少者不過八十餘萬兩耳而八年錢糧除撥過九年兵餉外約尚存賸六七百萬九年錢糧除撥過九年兵餉外約尚存賸八九百萬而淮浙鹽課等項尚在外則及是時而行緩徵之仁政以大暢我
皇上愛民如子之盛心豈非萬世一時哉或以爲協餉與本省兵餉不同若遲至四月開徵恐於起解遲省夏季協餉反致有悞臣又查雲南貴州等處七省協餉共計三百七十六萬餘兩每季約協餉九十餘萬如十年分春季兵協二餉俱於九年分存賸銀兩撥給外仍將九年分存賸銀兩再撥九十萬兩與十年夏季協餉是合十年分春季兵協二餉及夏季協餉共撥九年分存賸銀不滿五百萬兩較之康熙九年分撥餉疏內所撥上年存賸之數止多一百八十萬兩而緩徵之法可行協餉之期亦不悞矣
戶部議覆查得各省兵餉一季需銀約三百六十七萬餘

兩并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四省所徵錢糧無多全資協餉若照有錢糧之省於四月內開徵解送必致耽悞不得不預撥春夏二季若預撥又需銀八十七萬餘兩若各省一季雲南等四省二季錢糧如此預撥共需銀四百五十四萬餘兩其康熙九年分撥賸銀九百餘萬兩旣足撥給十年分各省兵餉應準科臣條議但九年存賸銀兩雖有額數倘遇水旱災傷百姓拖欠缺額亦不可定且或有緊急事務則致耽悞今科臣條議不便遽行仍遵前
旨於錢糧充足之日奏請舉行可也奉
旨依議是緩徵之法尚有待而國計民情兩不相妨然後可以經久無弊酌盈濟虛是在持籌者加之意而已

漕糧　科臣徐惺疏稱明初漕運舊例俱民運交淮徐臨德四倉軍船接運入京通二倉名爲支運歲四運以抵通州至宣德時民運至淮安瓜州補給腳價等費兌與軍丁罷瓜淮兌運令裏河官軍駕江船於江南水次受兌長運而直隸各省軍各於附近水次領兌名爲兌運成化時復至通則今日見行之法也　按明季運法凡五變一海運二海陸兼運三支運四兌運五改兌其實運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已而漕運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遮洋一總猶海運但不

自太倉開洋逕出登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運至薊州耳轉運雖變爲兌運而淮徐臨德四倉尙存故兌卽改支兌者爲兌運其爲兌運一也非變也今考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歲糧俱輸納太倉由海道達直沽洪武中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永樂初平江伯陳瑄皆督海運及建北京江南糧一仍海運一渡江由淮入河抵陽武陸運至衞輝沿衞泝潞達通州永樂五年議者言北京軍餉河運不能給須兼海運今海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米設官專領事不歸一請於太倉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擇文武大臣中公勤廉幹者充使行移如布政司提調各衞所

海船幷出海官軍文皇令再議九年始命工部尙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十六萬五千人濬元會通河自濟甯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以通漕舟十年禮言海船造辦太迫請造淺船五百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諸郡糧百萬石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瑄等始議轉運蘇州等府幷兗州送濟甯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交收浙江幷直隸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衞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至通州名爲支運一年四轉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乃罷海運遮洋船兌三十萬石內六萬入天津倉二十四萬直沽渡海入薊州倉江南巡撫周文襄議

裏河民運多失農月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衞所出通關付繳宣德八年參將胡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就本司府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甯其餘水次倣此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交兌裏河官軍將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軍名爲改兌總漕林起龍疏稱東南歲漕四百萬石轉輸天庾關係軍

國大事凡在漕儲等官首計空船蚤回抵次修艌冬兌甫畢督閘關幫節節催趲處處鞭驅循環不斷方副一年定限以一歲言之北地風寒十一月結冰天津臨淸迤南一帶從無不凍之河到二月方開一歲之中止得八箇月工夫往返六七千里水程而逆風暴雨不能挽拽耽閣時日尙不與焉通漕計船約有六十餘隻少有稽阻到通必遲到通遲則回空必遲回空遲則歸衞必遲歸衞遲則修艌必遲修艌遲則赴次必遲赴次遲則受兌必遲受兌遲則開幇必遲卽使晝夜不停責以冬兌冬開之限五月間盡數過淮萬萬不能若一遇凍阻沿河敲冰費盡官民之力

終無濟於漕限蓋拘於有數之日月也　康熙五年起運漕糧數目山東省該運北正耗尖米二十四萬七千三百六十六石零河南省該運北正耗尖米一十九萬一千二百七石零浙江省該運北正耗尖米六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石零江南省除截留京口兵米五萬三百八十七石三巡撫所屬該運北正耗尖米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四百四十五石零江西省該運北正米四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二石零　六年十月台臣田六善條陳倉糧乃披甲兵丁計口授食之需米溼則虧損於挹爛米土則折耗於簸揚在富者已費支吾在貧者益滋困苦臣謂欲使倉糧

必潔必乾斷斷當自清理倉厫爲始臣請以漕運則例言之經紀運米至大通橋大通監督查驗米色除土溼不收外每船掣擊四袋如不足數照船算賠此責在經紀之當嚴也車戶運米至各倉各倉監督查驗米色除土溼不收外每車掣擊一袋如數不足照車算賠此責在車戶之當嚴也是溼米不得進倉矣卽偶不及察而有溼倉中定有三曬之例夫米果三曬豈得復溼是土米亦不得進倉矣卽果不及察而有土倉中定有三揚之例夫米果三揚豈得復土然揚曬終屬虛文食米究多土溼者則何也其一在厫貯不淸臣查循環册籍有此厫舊米尙存復入新收者有此厫未經放完又開彼厫者將責之前官乎則後官亦有新入矣將責之後官乎則前官亦有舊貯矣前後混牽歷年不明數且難明米之土溼從何考之臣謂一厫宜淸一厫之數臣查今歲京通兩倉約進米二百八十餘萬石臣查每年額支米約一百五六十萬石如放澇糧動到一二百萬石不等倘舊米挨次而出新米挨次而入前後膠那厫亦定用如放澇糧則一年所收米數一年可淸卽不放澇糧則一年所收米數二年可淸果如此行不惟米之土溼難掩且倉糧無日久短少之弊矣其一在責任不專臣見戶部題差監督丁憂事故旣不能定則前後差遣自

不能齊或有一年糧未收畢而已更者或有一年糧已收畢而未替者前官欲盡職乎後官若有懈弛未必不累前官矣後官欲盡職乎前官若有空隙未必不累後官矣交代難明遂生推諉推諉相沿米有土溼誰其問之臣謂一官宜淸一官之事京官差委不比外官朝受命而夕可受事矣一年之米卽宜責之一年之官卽有丁憂事故後官止應補足前官齊年之數如天字厫收米若干石卽註明經管官某人吏某人餘厫倣此造册達部如此厫有土卽責之此厫官吏彼厫有溼卽責之彼厫官吏果如此行不惟米之土溼有歸且各官無彼此推卸之地

矣抑臣更有請者積貯者所以備不虞也臣查前朝京倉實在廒一千四百五十四座我

朝京通二倉共計實在廒止四百餘座放常支則一年之米不足供二年之需放撈糧則一年之米止足數一年之用蓄積全無關係匪細此後應如何酌量節省伏祈

皇上一併勅部議覆施行　隨經部覆查經紀車戶運米橋倉監督掣掣短少照數算賠並米石曬揚乾潔進倉挨舊放完再收新米俱係臣部已定見行事例無庸查議至此廒未經收畢又開彼廒等語查放米之時每倉按字號照所放米數坐派廒座給放此廒米石未完之先不許再開彼廒並毋得揀越支領每放米之時給示禁約應移咨倉場再行嚴禁每廒收米若干註明經管官吏人役係現行則例其一官宜清一官之事查各倉之差定作三年之後更換一次今一年不能一清仍於差滿之日將存倉米石撤底清楚交與新任官如米內有攙土溼短少即將經管官吏人役議處已有定例應仍照前遵行其在差有丁憂事故新官替者亦止接管補足前官年限庶責任專而不致推諉至稱一年之米放常支不足供二年之需放撈糧止足數一年之用此後應如何酌量節省等因查漕米起運進倉俱有定數其一應官員俸米并披甲人役米石俱各照官員品級披甲人役數目支給無可另有節省者也

鹽課　四鹽差長蘆兼轄山東共課銀五十餘萬兩河東兼轄山陝共課銀三十餘萬兩兩淮共課銀二百餘萬兩兩浙兼轄江南四府共課銀四十餘萬兩廣東廣西福建三省鹽課共有二十餘萬兩

關稅　康熙八年關稅數目崇文門額稅八萬五千兩零左翼稅差六千兩右翼稅差六千兩張家口額稅一萬兩殺虎口一萬三千兩滸墅關額稅銀十四萬兩零蕪湖關額稅銀十二萬兩零北新關額稅銀九萬兩零九江關額稅銀九萬兩零淮安關額稅五萬兩零太平橋額稅併鹽利銀共四萬兩零揚州關額稅銀三萬兩零贛關橋額稅銀三萬兩零天津關額稅銀三萬兩零西新關額稅銀二萬兩零淮安倉徵收稅銀二萬兩零臨清關額稅銀二萬兩零鳳揚倉徵收稅銀二萬兩零宜運廳額稅銀六千兩零居庸關額稅銀三千兩零徐州倉徵收稅銀三千兩零德州倉徵收銀七百兩零

錢法　寶泉局每年各關解納銅觔計二百二十八萬五千有奇額銀一十六萬兩寶源局每年各關解納銅觔計一百二十萬額銀八萬四千兩每文鑄重一錢四分作銀

一鑪每銅百觔除去耗銅及抑給工料而外實繳青錢七千五百六十二文值銀七兩五錢六分二鑪每百觔除去銅本七兩止得三錢六分二鑪每計二局三百四十八萬五千銅觔之數僅得一萬二千餘金之息　科臣姚文然疏曰錢之爲物少則疏通多則壅滯何也曰貯之者少也官庫富室朝收夕放銀藏累代錢散目前此其一也曰運之者少也質重值微運艱腳費銀行萬里錢行百里又其一也曰用之者少也置産經商多處不用觔鹽斗米用處不多又其一也有此三少之故則其物不可以過多多則必滯乃自然之勢天也非人之所能强非法之所能通也

伏乞

勅部速議各省開鑄應停者停應減者減各從其便國計兵民俱有利益矣

禮部

祀典

國朝祀典大約因明制爲損益故儀節品數亦大槩可以參考按明初郊廟社稷先農爲大祀已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先師旗纛爲中祀諸神小祀後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爲中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祀有牲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尙騂或黝天地日月加玉焉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牲大祀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祀有帛大祀中祀京師用制帛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禮神曰展親曰報功小祀素帛禮佛帛王國司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否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奏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佾有文有武先師六佾佾去武小祀則否　南郊皇天上帝南向東一壇晝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北郊皇地祇北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西向西一壇中鎭東鎭南鎭西鎭北鎭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

大河大漢東向　東嶽泰山之神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致祭西嶽華山之神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致祭南嶽衡山之神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致祭北嶽恆山之神在山西渾源州致祭中嶽嵩山之神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致祭東鎭沂山之神在山東青州府致祭西鎭吳山之神在陝西鳳翔府隴州致祭南鎭會稽山之神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致祭北鎭醫巫閭山之神在遼東廣甯致祭中鎭霍山之神在山西平陽府霍州致祭東海之神在山東萊州府掖縣致祭西海之神在山西平陽府蒲州致祭南海之神在廣東廣州府致祭北海之神在河南懷慶府濟源

縣致祭河瀆之神在山西平陽府蒲州致祭江瀆之神在四川成都府致祭濟瀆之神在河南懷慶府致祭淮瀆之神在河南南陽府唐縣致祭　歷代帝王廟歲仲春秋遣大臣祭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皇帝漢光武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分五室室太牢一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從祀名臣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伯顏凡三十四人列兩廡廡二壇壇少牢一周文王唐高祖及守成賢君令所在有司歲春秋祭於陵嘉靖九年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邱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黜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棖二人存棖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眾盧植服虔范甯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別立祠祀齊公

叔梁紇稱啟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從祀明臣呂坤曰國之大事在祀而須知三十一款首曰祀神且學古入官惟有兩重夫非人民社稷乎若今之祀事不若不祀猶免禍於神明耳壇壝廟宇宿莽積塵神主龕籠傾欹破毀几案皆鳥鼠之蹤庭除有人畜之糞及祭祀屆期齋戒視爲虛文執事何嘗告戒拂拭者垢膩重重滌濯者污濁纍纍菹醢不問熟生犧粢未知精潔連泥帶草之菁芹含蛀蒙塵之栗棗凡百供陳盡託僕隸師生且不躬親有司安肯省視不過五鼓排班勉強一拜而已夫顯賞下人猶必有禮乃恭承大祭全不經心鬼神無知祭可已也鬼神有知甯不吐乎此與放而不祀謂祭無益者相去無幾矣夫尊崇功德以勸烝黎祈報春秋以福境土是有司一身神民所依也況修葺整飭爲費幾何歷覽嚴督爲勞幾何是可苟也甯有不苟者乎

士額　入學額數順治四年禮部酌定大學四十名中學二十五名小學十二名順治十五年會議照萬曆年間入學大府不過二十人大州縣不過十五人滿洲蒙古漢軍子弟有通漢文才優之士情愿作漢文考試者禮部移送順天學院將滿洲蒙古另編一號及漢軍額附下者與漢

人同場考試照文優卽入順天府漢人生員六十五名數內其鄉試時札行順天府將滿洲蒙古另編一號及漢軍額駙下者與漢人同場作漢文考試照文優卽入直隸舉人六十三名數內取中會試時亦將滿洲蒙古另編一號併漢軍各額駙下者與漢人同場作漢文考試康熙八年鄉試將滿洲蒙古編滿字號共取舉人十名漢軍額駙下子弟編合字號共取舉人十名會試時亦另編字號滿洲蒙古取進士四名漢軍及額駙下子弟亦另編字號取進士四名九年二月又議暫將八旗滿洲蒙古考取生員四十名如以後考試之人繁多另議增額　浙江督臣趙廷

臣疏曰國家舉興必由於作人王政開先務期於得士蓋天生人才原以供一代之用故凡小民中有才幹心思者古先聖王必取而養之學校課其德藝貢之於大廷此其意豈僅爲人才計功名哉誠以人生而有才幹心思者絛之以功名則念有所歸擲之於放棄閒散之地而外爲閭里所譏諸內爲飢寒所困遍求其不窮而走險者難矣乃知功名一途所以伸天下之士氣正以柔天下之士心也臣知
皇上廓清仕路深爈官方壅滯士數充塞故行嚴於取士之功令大縣十五名中縣十二名小縣七名此眞拔尤選俊甯簡無濫甚盛典也但念前此取士之額甚廣故盡人皆踴躍於功名之路而無踰弛佚駕之憂目今額數既少天下極大之縣生民不止數十萬中間有才幹心思者當止十五人七八人乎毋怪乎爲躍冶之民小之舞文健訟大之竊盜蓄奸日復一日有漸不可問者矣臣愚以爲取士之額關一人之功名小關天下之人心大敢請
皇上從治平起見勅部議增取士額數庶闕門之典廣而風動之休集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殆謂是與
風俗　康熙四年五月浙江督臣趙廷臣條陳疏稱古人有云奢侈之害甚於天災臣是以惕然於奢侈之不可爲

訓也天地雖有自然之利如百穀出自田野必得胼胝而後成百貨產自山澤必得採捕而後積諸如工賈雜作易米而食伐薪而炊無一不煩經營勤苦而後得財之生也如此其難若用之如泥沙可乎不可乎竊見邇來風俗奢侈一衣服也極其華美庶人僭比公卿僕隸亦衣紬帛亦曾念女紅機匠風雨寒暑一絲一縷之辛苦也一飲食也極其珍錯果殽非異品食物非滿案不敢會賓客亦曾念漁人牧豎寒江蔓草中飡風宿露之辛勤也一器具也極其精工不有奇技淫巧古董玩好人爭以爲鄙賤亦曾念竹頭木屑皆百工拮据手足而成之也一屋宇也極其精美

不論貴賤不分崇卑非裝飾過分人恥以爲簡陋亦曾念
破屋荒簷有臥溼眠霜而風雨莫蔽者也以及婚必稱貸
以求勝嫁必罄囊以飾妝葬竭中人之産傾上農之貲而
不足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百姓之才力無日不消是以
庶民尚此居鄉必盜士紳尚此居官必賄民習之所以日
壞官方之所以日貪率皆奢侈之故耳若不蚤爲之挽回
拯救則濫觴不已物力竭而凋敝乘之彼愚民何知俟其
窮困而議撙節晩矣明臣呂坤曰宋儒羅從彦云教化者
朝廷之先務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故上有教化則下有風
俗俗之美惡其機固不在民也予向巡東省徧訪民間有

憫老父孤寒冬月共榻煖足因妻不悅而遂出其妻者有
以二驢趕腳爲生忽被鄰人盜去後事發召之認乃曰渠
借吾驢久商不還非盜也而盜遂得免者至於貧家婦女
少年守節艱苦終身者往往有之此皆窮鄉遠鎭單族寒
丁在彼固不知何者爲名有司亦不知此人爲善及所稱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皆力足以致聲聞或城中之易知者
至於鄉飲所舉不論有德無德惟爵位是尊鄉賢所入不
論公是公非惟體面是重其樂善好義君子未聞奬賞一
人犯法警迹入戶未見示懲一人嗟夫何處無良民何民
無良心上不重德而望民之與行不亦難乎　趙季明族

葬圖說宗法之壞久矣人之族屬散無統紀雖奉先之祀
僅伸於四親而袒免以還不復相錄能知同享其所自出
者寡矣幸而周禮不泯族葬之類猶有一二存者如祖塋
拜掃疎遠咸集餕福祚相勞苦序問闊尚可見同宗之意
也但葬者藏於流俗困於拘忌冢墓叢雜昭穆淆亂使不
可辨識又或子孫豐顯恥葬下列別建兆域以違其祖是
皆可恨也已今取墓大夫冢人之義參酌時宜爲之圖說
藏於祠堂以遺宗人俾凡有喪按圖下葬無事紛紛之說
焉蓋家之祭止於高曾祖考親親也墓之葬則以造塋者
爲始祖謂從他處遷於此地沒則子孫始造塋而葬者也墓居塋之中央北首妻沒則祔其右有繼室則妻

居左而繼室居右二人以上則左右以次祔焉其有子之妻及居繼室之次亦皆與夫同封按禮雖以地道尊右而葬法周禮昭穆之制昭穆尚左故不得不遵用焉子不別嫡庶不分孰爲妻及繼室所出孰爲側室所出孫不敢即其父不分兄或弟所生及嫡庶貴賤也皆以齒列昭穆諸子葬祖之東南昭位北首並列以西爲上其正妻繼室有子之妻各祔其夫之東仍皆與夫同封諸孫葬祖之西南穆位北首並列以東爲上妻繼室有子之妻各祔其夫之西餘與昭同凡昭穆之墓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相去各九步法陽數也每列東西則不可預分蓋其所葬人數多寡難於前定也若夫貴之與襲碑表存焉爲人子弟者不可以此而不序天倫也尊尊也知有其祖而不敢私祔其父也曾玄而下左右祔諸曾孫不分何房所出皆序齒列葬子之南玄孫序齒列葬孫之南以其班也左皆曰昭右皆曰穆昭與昭併穆與穆併兄弟同列祖孫同班在昭位則用昭制在穆位則用穆制也百世可行也六世孫在曾孫之南七世孫在玄孫之南八世孫在六世之南九世孫在七世之南雖至百世亦皆可祔焉昭尚

左穆尚右貴近尊也以近祖墓爲上北首詣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崇正體也妾從祔妻曰合妾曰從母以子貴也有子則然降女君明貴賤也按韓魏公葬所生母胡氏其柩退適夫人之地尺許故今謂凡妾之柩當北正妻繼室祔南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其黜與嫁離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絕也男子長殤居成人之位十有六爲父之道也中下之殤處祖後示未成人也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凡已婚娶卽爲成人故今以長殤居成人之位中殤已娶亦然其未娶者與下殤葬祖之北伯東殤女葬祖之北祔西祖墓正北不可下穴其地東西空三步象三才也凡殤是祖之子與女其墓去祖北六步若孫則在子之北孫女在女之北曾玄而下皆重行南首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亦相去六步法陰數也蓋昭穆前引用陽數殤後引用陰數凡葬此者男子先歿則居西後歿者次其序東女子先歿則居東後歿者次其西皆不以齒爲序

不以齒不期夭也如弟先葬而留兄之穴則是預期其兄夭殤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男居祖北之東女居祖北之西而昭穆必以班不可亂也男女雖異位而二位東西相照必使每行共爲一列祖北不墓避其正也嫌其當祖之首葬後者皆南首辟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按程子曰葬女還家以殤穴葬之故今啟穴在殤女位妾無子猶陪葬以慰終也如祖之妾無子者亦陪葬女之西稍北南首子之妻與諸女相直而在祖妾之北孫之妻與孫女相直在子妻之北曾玄以下每列豐墊南皆南首先葬者居東後葬者次其西不以婦姒年齒爲序按禮古之公卿大夫爲貴妾服緦士妾有子亦服之則公卿貴妾無子猶服也今之妾其無所出者生卒諸母之尊沒與路人不異溝壑擲棄竊所未安故列諸塋內以廣愛親之意焉族葬者所以尊遠祖辨昭穆親逖屬宗法之遺意也爲子孫而葬其親苟非貧乏之途遠不祔於祖與祔而

不以其倫則覩死者爲不物矣其如焚屍扰骨委之烏鳶孰不可忍也尙何望其能事祖與宗人哉嗚呼去順效逆葬不以禮繩以春秋誅心之法其亦難乎免矣

兵部

兵制　順治十三年十月科臣王益朋條陳疏稱我

朝八旗兵制統以固山分隸牛彔有事抽調無事歸旗兵無定籍將無專統法善而詳考諸前代卽唐府兵制也明初自山海以及邊腹建設衞所每省設都司各邊設行都司統設衞所內則總隸五軍都督府五府有掌印有僉書蒞以勳舊重臣各鎭總兵皆帶府衞五府左右僉書或奉

勅出鎭各鎭總兵官征勦有功則內陞五府以示優異至於京城設十二團營以侯伯及戎政尙書領之居重馭輕內外維繫幾三百年無尾大不掉之患我

朝定鼎止設八旗而五府之制遂廢夫今日八旗之兵卽當日十二團營也團營之提督協理卽今日之固山梅勒也故京營所領與八旗之兵俱爲

朝廷禁旅而五府之設實國家優理武臣內外互用之權今各鎭勤勞於外披堅執銳爲

本朝除暴靖亂久而不遷非所以慰勞臣之心而兵柄太隆亦非所以成臂指之勢莫如倣明舊制復設五府或以

內臣出鎮或以外臣內監使各鎮總兵官咸有優壓五府之重勢必自愛其功名體統監而權漸消亦未太祖杯酒釋兵權之意也　按明初立大都督府以姪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因其權太重尋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又以其權統於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役以公侯伯及三等眞署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又京營操練之法洪武時止爲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外城內操練永樂初分爲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教

陣法曰神機營皆步隊肄習火器曰三千營皆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纛等事每營以公侯伯三人充提督某營總兵官景泰三年于謙建議於五軍神機三千營中選健銳者合營團操曰團營而原營之名終不改如軍遷自三千營團操於立威營卽名爲立威三千營五軍神機亦如之是三營之有團營卽選鋒也蓋兵柄不宜輕假武臣不宜偏重是以明初兵制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開設衙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常行政務至於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二營職掌不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名位謀勇相等者參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賊等印或將軍或副將軍或大將軍隨時酌與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干預事平之日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可知矣

屯田　康熙六年九月台臣蕭震條陳疏稱臣聞宇宙之內有本富焉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辨其原隰伏野之宜以收五穀六畜之用則就地生財藉田養兵之說也然從古之帝王當爭戰之後卽定兵制於禍亂始平之日蓋以其生齒減少土田拋荒可以相度經營爲開疆守土之謀儻遲數十年之役則地盡有主民難數動遂致於煩重扞格而不能行是屯貴及時而定時者難得而易失

者矣臣以今之時度今之地其可屯田者莫如黔蜀蜀爲上黔次之蜀撫疏有遍野皆荒之語黔省查有荒田八千餘頃倘不及今之時蚤爲區畫則以中土之力而奉一隅之區以一百二十餘萬而營地丁三萬餘金之蜀以六十餘萬而營地丁五萬餘金之黔當承平之際年年餽餉月月運糧尙有外省轉輸之苦本省匱乏之憂設遇水旱之災不時之警則民力大詘邊疆騷動將以何者爲先事之圖使之有備無患耶又曰天下戶口經明季凋殘之餘至今未復故各省荒田尙有四百餘萬頃之多豈可行之於兵獨不可行之於投誠乎以每兵五十畝計之如河南荒

地五十萬六千五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一千八百八十七名應給田九百四十三頃五十畝歲省俸餉銀二萬七千五百餘兩米七千餘石山東荒地三十四萬四千三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二千六百三十四名應給田一千三百一十七頃歲省俸餉銀四萬一千一百餘兩米九千六百餘石山西荒地一十五萬二千六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一千一十二名應給田五百六頃歲省俸餉銀一萬三千三百餘兩米三千七百餘石江南荒地一十三萬九千一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二千一百八十八名應給田一千九十四頃歲省俸餉銀三萬二千四百餘兩米七千六

百餘石江西荒地二萬二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二千六百二十八名應給田一千三百一十四頃歲省俸餉銀三萬五千一百餘兩米九千一百餘石浙江荒地七千八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一千六百名應給田八百頃歲省俸餉銀三萬一千二百兩米六千二百餘石以上六省共荒地一百一十七萬餘頃投誠官兵一萬一千九百四十九名應給田五千九百七十四頃五十畝歲省俸餉銀一十八萬餘兩米四萬三千餘石至於福建憑山負海土狹人稠投誠最多米粟最少欲入伍則驟難補完欲墾荒則無地可屯應否再照前例調撥於多荒省分俾得徹一視之

仁以益堅其依戴之念合聽該部斟酌至當以爲經久之計隨經部覆自康熙七年起每名給荒田地五十畝自撥給之日爲始各將本官兵年額俸餉盡行預支以爲牛種自次年將餉銀停其支給仍以三年之後照民例起科闔省既無荒田應移駐河南山東所駐地方房屋行令各該省督撫酌定分駐處所預先備辦俟到各該省之日卽行安插經過各該省督撫遇水路撥船遇陸路給夫選委能幹官將船夫預行催備跟隨送出該省交界卽將日期開明報部至於投誠官家口衆多每五口加田一倍陞選技勇者留爲入伍其餘悉令種田州縣官誠能勸墾照民例

加級紀錄如調劑無能聽督撫叅奏　九年正月又覆祿撫鄖廷相疏稱各兵餉已用盡地尚未熟不惟來春東作無力抑且目前枵腹難堪應將各投誠墾荒官兵以到汛日爲始將所給俸餉按月扣算至年終止其次年正月起算給全年俸餉庶可以不悞其墾荒俱奉

俞旨而台臣熊焯又疏稱近見卽報墾荒兵丁脫逃不可勝舉臣思逃亡不可漸長鬪釁必期鬪成彼投誠而來本無生業地與餉卽其生業主帥領餉給兵有無侵扣不可知也給兵矣恐此輩閒曠素慣主帥稽察不力或安坐而費之衣食艱難止有一逃耳大抵新移之民難在創始及

此時而極力開墾數年後生理可復彼自不逃矣不然恐
逃之無已也
縴夫　科臣徐惺疏曰奉差官船往來兵船督撫一準部
文即行道府州縣派之民間僱覓縴夫每名數兩所費不
貲因而貪官蠹役借名加派肥己行私且恐其應付不足
甯多勿少以一派十動輒萬有餘人大約一月以前即赴
交界之地恐其脫逃閉之寺廟斷其出入在各夫攜帶之
口糧有限而差船之到日無期縱有賢令安能一一而飲
食之以至飢餓而死者不可勝計此縴夫之一大害也又
祁寒暑雨之際或鶉衣號泣僵仆於途又或酷日炎蒸癘

疫遍作誰爲療救倒斃殆半間有忍死以得生全者及至
船到之日趕縴則有鞭扑需索則勒常例晝夜不息衣食
不充每至前途不能接替一日而馳數百里一人而越數
百里以至死於道路者不知凡幾此縴夫之又一大害也
　康熙五年八月兵部議得自北往南駐防官兵家口與
大兵調防乘坐回空糧船止照依本船水手縴夫每名每
日給米八合三勺如本船水手縴夫不足動用該驛額設
驛夫果係緊急軍務仍行酌量僱覓事完報銷其自京各
處差遣官人臣部於勘合火牌內將船數塡給此有定例
毋庸再議其自南往北駐防官兵家口回京大兵調防兵

丁乘坐船隻如逆水頭號船隻坐五十人給縴夫十五名
二號船隻乘坐四十人給縴夫十二名三號船乘坐三十
人給縴夫九名如順水頭號船給縴夫八名二號船給縴
夫六名三號船給縴夫四名除定此三等船隻外如小船
儘量乘坐逆水縴夫不過五六名順水不過二三名酌量
撥給若小河水順急溜無用縴夫之處仍不準給其該將
軍都統將大兵起行日期及官兵家口實數移送該督撫
乘坐頭二三號船隻小船若干縴夫若干即行僱覓逐站
接替額外多索強行越站併不肯有司私派累民該督撫
即行指名題參重處如該督撫徇隱不舉或被人首告或

科道糾參事發將該督撫一併議處　六年七月兵部議
得嗣後官兵駐防往來公都統兼將軍一百四十名口都
統一百二十名口精奇尼哈番副都統及閒散一品官八
十名口阿思哈尼哈番固山大參領及閒散二品官五十
名口阿達哈哈番及閒散三品官佐領拜塔喇布勒番閒
散四品官三十名口拖沙喇哈番二十名口分得撥什庫
六品七品官十五名口八品九品等官十二名口撥什庫
仍十名口披甲仍八名口照臣部定例撥給船隻車輛其
駐防省分官兵家口俱照此定例如有於定數多帶者止
照此定數撥給如有少帶者照報數撥給如有家口分留

欲後帶去者將現在定數內人減留後帶去之時撥給驛
站如將現數不減將家口遺留後欲帶去者不準給驛站
其用車船之時將家口細數咨部併報該地方官該管官
查核報送如知多報徇隱不舉者或臣部查出或督撫題
叅將該管官一併議處　七年六月兵部議得除出征滿
洲大兵遵
旨下水仍給縴夫外其一應旗下駐防往回官兵及移駐
綠旗投誠官兵併所帶家口無論往南往北陸路及下水
仍應照舊遵行其上水本船雖有水手若全不給夫恐難
行走多給又恐累民其夫役酌減一半頭號船給夫八名

二號船給夫六名三號船給夫四名至各官兵恐有沿途
遲留糜費錢糧擾累地方相應酌定限期自京起程者臣
部定限自外起行者該督撫定限報部違者臣部叅處併
請
嚴飭自南往北大兵併移駐官兵嗣後各遵照定例及原
報人數帶往如有於定例原報之外多帶人數併一應往
回官兵鎮挐拷打越站等情弊者該督撫查叅將該管官
從重治罪　本年七月戶兵二部查得順治十七年兵部
定例內雖一千名以上者每夫一名給銀三錢千名以下
者每夫一名給銀一錢五分並未議及一百里作何支給

二百里三百里作何分晰支給今臣等會議得嗣後論其
里數一百里作為一站計算如用夫千名以下者仍照舊
每夫一名每站給銀一錢五分用夫一千一百名者每夫
一名每站給銀一錢六分用夫一千二百名者每夫一名
每站給銀一錢七分每多用夫一百名即多增銀一分至
三錢止庶錢糧不致加增而夫役不苦偏累矣多十里者
按其分數增加少十里者按其分數減價如該撫多報冒
銷及少算苦民查出從重處俱奉
俞旨欽遵在案河濱窮黎從此永免縴夫之累矣
逃人　督捕查得自康熙六年四月初一日起至康熙七

年三月三十日止八旗共逃過逃人一萬一千二百二十
六名口此內未獲馬兵六十七名步兵四十六名漢子四
千四百九十七名婦人四百一十四口小子一千一百四
十四名丫頭一百二十九口共未獲逃人六千二百九十
七名口其獲過節年逃走之逃人併一年內逃走之逃人
馬兵三十六名步兵四十四名漢子七千二百二十五名
婦人七百九十七口小子三百九十九名丫頭一百六十
二口共獲過逃人八千六百六十三名口直隸撫臣王登
聯疏曰犯逃之令嚴窩主嚴兩鄰十家長地方遵行以來
而人猶有犯者良由逃人蹤跡詭祕或居停之倔覓之瞬

息十日遂羅於法臣屬密遍各旗脫逃之衆以一歲計算
不下一二千起以一二千窩逃之人累及十家長兩鄰地
方人口多寡不等合而計算歲不下數千計本是州縣賦
稅力役之赤子出而爲顚沛流離之罪人本籍之戶口已
見消乏流徙之地方未必盈滿或畢命於長途或棄塡於
溝壑離鄉背井夢魂難返地方官卽欲爲之矜憐但森森
逃例孰敢瞻徇由直隸而推之別省甚足爲蚩蚩之民惜
矣　欽天監監正楊光先疏曰欲有益於旗下而無累於
百姓當先辨逃情之眞僞有主人無恩令男僕趁工婦僕
針線逐日歸納例錢稍不如數則毒打不給衣食不能度

日不得不逃者有思念父母鄉土而逃者此二者迫於情
而逃者也有主人貧苦串通夜僕故作逃人騙害百姓以
養家者有不肖外官齎銀央挽旗友各令頑僕逃往因之
詐騙百姓一二年湊足三十逃人不論俸滿卽陞者此二
者迫於有所爲而故逃者也有奸惡光棍本非旗人充作
逃人展轉詐害奪人妻子者有光棍與人有讎來京投旗
惡尋一無賴認作逃人稱爲報信及審無逃檔則曰逃時
我小或稱我父在屯未遞逃檔者有地方光棍爲非事犯
恐受官刑則曰我是某旗逃人官不敢問乃解到部尋一
遞檔旗人認以爲主及審姓名不對則曰原在我家是某

姓名逃去改了姓名今某人卽某人者此三者假逃人名
色詐害百姓者也臣姑舉其七項以告
皇上其餘種種詐害之法不能盡書
　刑部
失出　康熙四年三月刑部尚書龔鼎孳疏稱查大淸律
開載若斷罪失於入者各減三等失於出者各減五等則
是失出之罪原輕於失入也今承問各官引律未協擬罪
稍輕一經駁查卽行叅處承問者惕於功令一切畏縮甯
從重擬以作自全之計但求免於駁叅於一己之功名無
礙而他人之性命不暇顧矣昔人云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非虛語也隨經議覆如徇私枉法故出故入者法司指名
叅處至於擬罪稍輕引律稍有未協遺漏失過等項查明
免其究叅卽行改正
秋審　康熙七年六月刑部查得朝審日期例應霜降後
十日舉行該吏部尚書主筆會審矜疑緩決情眞三項具
題候
命下之日矜疑者減等具題緩決者仍行監候情眞者刑
科照舊三覆具奏候
命下又開花名本上候
御筆勾除方行處決未經勾除者仍行監候其外省秋決

重犯各省督撫同司道等官會審具題應矜疑緩決情眞者開列三項具題臣等三法司照例覆奏施行　刑部尚書龔鼎孳疏曰同一情眞而有輕重之別其情重者如律文所載立決等項窮兇極惡則當亟正典刑以雪神人之忿若按法難貸論情較輕者如律文所載監候秋後等項則不憚反覆周詳留待秋審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之且恐法司之耳目有限而必質之多官之廷議以明至公俟之刑科之覆奏以昭至愼古帝王重惜民命於情眞之中尤必委曲分別若此

結案　康熙六年二月刑部覆廣西巡撫金光祖疏稱州縣官審重案時務必詳審確擬招解推官推官詳審情罪不符者始駁州縣官如州縣官復審不明混解推官推官卽行審明招解臬司臬司詳審情罪不符者亦駁推官推官復審不明混解臬司臬司卽行審明詳報督撫督撫細核如有情罪不合者不必駁推官州縣止駁臬司臬司復審不明混報督撫督撫卽行審明確擬如有草率游移引律不合者開列承問各官職名一併題參如有徇庇賄託等弊另行糾參　本年六月刑部疏稱直隸各省民間首告事件凡關强盜人命重情者以首告到官之日爲始定限一年務要具題結案如案內或因正犯及要證未獲情事未得眞確者該督撫題明寬限若並無可候之處復因有一年之限遷延日期以致遲久者從重治罪各省府州縣併推官自理事件俱限一箇月內審明結案若案內隔地提人行查俟人文到日爲始再限二十日審明結案至於該督撫批審事件限一箇月審明詳報若案內提人行查以人文到日爲始再限一箇月審明詳報該督撫察明速結俟年終該督撫將府州縣併推官審結事件查明若有遲延隱瞞情弊借端違限者題參議處

工部

河道　漕事莫多於東南東南數千漕艘僅取道於淮之運河其爲河也兩岸相距至寬不過十餘丈窄處僅橫一舟而已　康熙五年正月台臣李宗孔疏稱漕河自淮安山陽縣至江都邵伯鎭二百六十餘里河東有堤與河俱長卽現在鳩工修補之漕堤也堤之東係高郵江都興化寶應泰州鹽城山陽各州縣民田地形低窪如在釜中全恃此堤護七邑之居民障二百餘里之湖水水漲堤潰則糧艘有傾阻之虞居民有淹沒之患　六年九月台臣徐越疏稱黃河自北而東淮水自西而東淮安府清江浦地方夾於兩水之間緊貼郡城卽是運河臣見此地形勢自奶奶廟至天妃閘約三里而遙其北岸名爲天妃壩內爲

運河外爲滔天之黃河內外相距不足二三丈也其南岸
名爲邋灣即文華寺一帶地方內爲運河外爲滔天之淮
河內外相距亦僅數里耳此兩處稍有疎虞則黃淮合而
爲一無所謂天妃閘矣無天妃閘則無運道並不能保有
淮郡民生蕩溺又不必言也　又查天妃閘之內舊有五
閘蓋恐黃淮二水沖入內河沙重流緩勢必淤塞運道爲
害非輕故前明臣平江伯陳瑄特建五閘啟閉以時鎖鑰
掌於漕臣啟閉屬之分司過淮將畢即行固封所以謹防
泥沙之灌入也又慮水發溜急閘門啟閉難施乃就閘築
壩以遏水沖一應官民兵船悉令車壩年年水發恆在六

月下旬漕運限期又定在六月前盡報過淮所以舊例築
壩自六月下旬以至九月秋深霜降不過三箇月之期其
餘月時即去壩用閘啟閉如常是不便於民船之直達者
無幾時而大益於漕政之疏通者則永遠也　六年六月
通政司經歷王明德疏稱漕河一線從前定制沿河額設
淺夫嚴飭限程惟令濬河使深幫堤闊厚不許堤上加高
致令運河受水無地不知孰淺孰深至明末法制浸徹濁
水直入內河全河盡淤新舊相承遂忘漕規定制嗣後一
切管河官吏又復止知增堤並不濬淺殊不知漕堤日增
而日高則漕河日淤而日淺　八年正月戸部會議看得
運河自高郵州所屬清水潭起至天妃閘止處處淺窄堤
岸亦處處矮薄應該大挑修理堤岸自高郵至江都河身
雖深其矮薄之堤岸總應交與總河確估需用錢糧具題
興修
康熙七年十一月科臣李宗孔疏稱淮水舊由鳳泗自老
子山北直出清口與黃水會流入海此歷年北流之利安
瀾便漕之故道也自老子山南周橋閘翟家壩一帶注射
高郵寶應邵伯諸湖而下流阻於漕堤曾無入海之路以
致每年潰決此南流之害淮揚七邑被災之由也　台臣
徐越疏稱黃河水勢本強淮河水力原弱前人借兩水以

濟運必欲助淮力得北而與河爭先防阻淮水趨南而與
湖會何也近黃河者有睢水埠子湖等水其勢甚大且遇
黃水一漲則能與此水相聯倘使此水無堤以擋之直下
而東則中阻淮水北行之道淮水半趨而南而奔入清口
與黃河相難距者非全力矣其北道者無全力則爲黃水
所阻不能入河濟運其南趨者且匯諸湖之水漫溢於周
家橋一帶爲高郵寶應山陽各地方肆其淪胥之患　九
年三月總河督臣羅多親至歸仁堤勘閱石工長四十餘
里北面甃石盡已崩頹八鋪決口一處計六十三丈深二
丈有奇本堤所以捍禦黃水睢水湖水使不得南射泗水

幷攻高堰而叉遏睢水湖水使之幷入黃河益助衝刷關
係最爲重大自堤決之後水與洪澤湖相連一望汪洋由
翟家壩漫流於高寶諸湖揚屬下流各州縣被災尤甚此
堤誠宜修復　科臣李宗孔隨條陳疏稱歸仁堤與高堰
相爲表裏原爲濟運道而救水災今本堤不塞不能刷黃
河之沙以濟運道勢必年年挑濬上費帑金下勞民力其
害一也本堤不塞水與洪澤湖水相通淮揚兩府州縣必
被水災田禾不收屋廬倒壞勢必風餐露宿兒啼女號坐
塡溝壑其害二也本堤不塞兩府州縣錢糧難完屢荷
皇上有議蠲議賑之仁終無補百姓益深益溺之苦其害

三也本堤不塞今八鋪一處已崩決六十餘丈矣年復一
年日有毀壞決口日大水勢日狂倘遇大水驟發高堰翟
壩必不能保高堰翟壩若有疎虞淮安一帶地方勢必盡
爲魚鼈而運道阻矣其害四也　戶部會同總河總漕等
親到淮安鹽城縣地方看得石礎天妃二口所出之水
俱由新洋港流入於海此二口原係洩水之處今此河四
十里之外被沙土淤塞浮面仍有微水徐流此處挑挖則
水可以盡行放出若於原河淺處挑挖紆細遙遠故對直
丈量計長五里共九百丈面闊四丈五尺底闊一丈五尺
深一丈五尺每日挑挖用夫一萬八百名大約十五日可

以完工每夫每日給工食銀三分計需銀共四千八百六
十兩務將積水放出俟水出完之日將挑挖盡頭之處卽
行堵塞嗣後若遇大水將此堵塞之處查看放出俟出完
之日仍行照舊塡塞可也　戶部又會同總河總漕等親
到揚州府屬興化縣白駒場地方看有閘口四座此口所
出之水俱由斗灣河流入於海原係洩水之處因康熙二
年禁海遂用土塡塞今若將此四口開放再於三十里之
外所有高埂寬闊挑開則此水可以出去俟水出完之日
將此所挑埂口照舊塡塞至此四閘不可永遠堵塞嗣後
應照前例閘口置板欄擋若遇水發卽行放開如無水時

則行關閉如此卽偶遇水發亦不致淹沒矣
順治十七年十月合臣余縉疏稱大禹治水首稽疏瀹決
排而未嘗有修堤築塘之事况河自滎澤以下土疏善潰
苟不順其性而利導之則雖築堤如山終不免潰決之患
蓋河流冬春之交大抵歸灣洄溜侵刷堤根其水勢行緩
之處必淤成灘洲灘南則水射北灘北則水射南勢使然
也及夏秋水至河勢高於平地前此侵刷之處竟成頂沖
其悍浩湧洶之勢如以鐵騎擣孤虛焉有不克所賴先期
相度於水汛未發時鳩集丁眾豫鑿灘洲壅阻之區引爲
支流俾水勢漸從始可於受沖之處下埽加土以圖堅完

但挖河之工尤貴迅速非蚤爲估計則河水一發無從措手請
勅河臣每歲於水落之後先議疏濬後估堤工則緩急有序必收事半功倍之效矣　康熙七年六月總河楊茂勳疏稱黃河禹積原北入海自南徙以後始東行而入安東之海元明以來藉爲運道其經由河南山東以訖江南水源既高而且沙水相半奔騰洶湧常苦於決以爲城郭民生運道之患故前人做禹貢九澤既陂之法每年頂冲切埽緊急危險之處估辦夫料搶救名曰歲修而此外於近河則築縷堤稍退則築月堤離河三五里又築遙堤更遠爲重門禦暴之防則築大行堤附近城郭則築護城堤猶恐水勢橫暴中間又作格堤及相有洩水處所即築減水石壩以殺其怒載在紀志班班可考歷年以來止於緊急工程估計歲修而於沿河上下遙月等堤壩悉未議及修葺良以歲修之外人力惟艱故遂有所不暇也年深歲久所有堤壩十不存一二甚有蕩然圮廢僅存其名者一經水發遍地汪洋無所底止即
本朝開國以來亦屢見衝決既決之後水不歸漕四散漫衍以致河身益復墊高問諸長年故老向之舟行河內桅在堤下者今且徑直浮於岸上是黃河高下今昔情形不

同如此臣思所以長治之策舍前人築堤束水之外別無良法蓋底墊乃潰決之由而所以潰決實堤壩毀壞之由及今不治爲患滋大今除每年照例歲修外必於黃河之南北兩岸凡舊有堤壩處所槩加繕治應幫厚者幫厚應加高者加高應增築者增築各於農隙之時責成各該地方印官量起民夫交付河官分別緩急按境修理一遇農忙仍各散歸則於使民以時之中計其成功自收河道安瀾之效誠目下舉行吃緊之要著也若董口爲黃河入口之所亦以河身墊高水一略長即被倒灌又舊有直河一堤欄截黃水者亦久圮廢以故黃水從旁肋內灌人董口每歲淤墊必須挑浚但直河一堤長五十里徑行侵灌日夜無已欲築則工大而堤難即立欲待黃水消落展轉需時且一口豈勝兩處倒灌將來勢不全淤不止則董家一口似難復用而入口要路豈容中阻查董家口右相連河道處所有駱馬湖去直河頗遠河大水深止因內無縴道是以向來置而不用今若於湖內添築堤岸一道則縴挽有路空重可行即黃水漲來清水可以平抵而遠運可無淺澀之事更免年年動夫挑挖之勞此議通變而酌董口之一著也　九年二月工部議得總河羅多會同總漕帥顏保疏稱臣等踏勘駱馬湖水勢浩大縴道爲難挑築至

董口故道止因黃水倒灌遂致淤塞條堤俱已圮廢今將此處覆行挑修但工程一時難完明歲重運已迫暫將駱馬湖東邊挑河一道接濟來春行運所用錢糧無多且可以剋日告成應如該督所請

康熙五年四月總漕林起龍疏稱濟甯至臨清四百餘里地勢雖係建瓴查東平濟汶之間有諸湖瀦蓄之水櫃滂則引水入湖以預瀦蓄旱則開湖入運以通漕舟如安山湖明萬厤十七年題修土堤共長四千三百二十丈又於似蛇溝八里灣建閘二座以便蓄洩此湖若得預爲收蓄即可緩急利涉不愁天旱矣又馬踏湖萬厤十七年挑築

土堤自弘仁橋至禹王廟止共長三千二百一十三丈以便存蓄濟運又南旺湖萬厤年間開濬湖中渠道加築南西北三面舊堤長一萬二千六百丈又添築東面子堤長七千一百八十八丈又於五里鋪建石壩一座長五丈以便存蓄濟運又蜀山湖萬厤年間修築舊堤自馮家壩起至蘇魯橋止共長三千五百一十丈東北納水之處密栽水柳以爲界限免致奸民侵占以便存蓄濟運至於馬場湖萬厤十七年題修東面新舊堤共長一千六百二十丈西北受水之處栽植封界高柳以便存蓄濟運更有各湖高下相承之地當年築有東湖子堤堤以內永爲水櫃堤

以外方作湖田限界分明內外有辨奸民難於侵占官司易於稽察大抵子堤之設不惟豪民不得私占而堤高則水深緩急亦可恃以無恐此設立水櫃之舊義也又有二百五十餘泉爲之接濟諸泉之責成則在各有司管理查坎河泉起至列泉止共十七泉屬之東平州漾濇等三泉屬之汶上縣柳青一泉屬之平陰縣開河等九泉屬之肥城縣柳泉等十二泉屬之甯陽縣黃溝等三十八泉屬之太安州小龍灣等十六泉屬之萊蕪縣和莊等十四泉屬之新太縣兗州府滋陽縣則有紙房等九泉矣鄒縣則有三角灣等十三泉矣曲阜縣則有近溫等二十泉矣泗水

縣則有魏莊等五十八泉矣濟甯州則有馬陵等三泉矣魚台縣則有中溢等十四泉矣滕縣則有三里等十八泉矣嶧縣則有搬井等五泉矣此外仍有支分之泉處處皆有濟運之水濬則通不濬則不通此定然之理之勢也奈何近日湖泉之地多被勢豪土棍兼併耕種既種其地安亨膏腴之利必思所以據而有之於是或旁阻水渠而不容入或暗決河岸而使之出或陰壅水埂不濟漕而灌田敢於扼漕河之吭而斷其咽喉以致年來水櫃日小泉流日微無水濟漕則當日特議設此水櫃何爲也哉所以昔人濬泉之令不在春而在冬者水歸冬旺

也藏潴之役不嚴於夏而嚴於秋者收水之時也夫秋雨
滂之年閘河如此艱難若遇大旱不知更當何如是此閘
河旱潦皆爲無用之物矣無窮大水涓滴不收止靠一綫
河源兩不以時則又歸咎天旱竟不尋原問委不幾坐誤
儲稽乎且京師億萬滿漢官民皆仰給於東南漕糧關係
何等重大則濬泉濬湖之議何可時刻緩乎泉一濬湖一
濬不惟可濟目前之運更可以裕千百年之利賴矣

科道

康熙七年四月吏部議得行取官員停其定數不論中進
士舉人與否有卓異薦舉無錢糧盜案者開列職名咨送

若無將歷俸三年無錢糧盜案才能夙著者開列職名咨
送到部詳核具題行取來京候
皇上考選註册候缺照名次題補　吏部爲請
旨事奉
旨董漢策著以科道員缺試用台臣甯爾講叅疏曰臣入
署辦事人言嘖嘖咸云有原任浙江湖州府烏程縣後潘
村巡檢陳其忠將董漢策具告通政衙門狀稱董漢策曾
改名董人傑謀充原任江南提督梁化鳳標官又稱於康
熙二年董人傑卽董漢策與陳應龍互相叩
閽會經鎭浙將軍等將漢策夾審禁獄擬漢策越行叩

閽之罪責四十板具題結案刑部有卷可查其事之眞贋
臣亦不敢遽定但臣愚以爲所謂隱逸者懷才抱德之士
伏處巖穴從未肯輕至公庭干預外事若董漢策果卽董
人傑則是前日之董人傑更名易姓奔走於提督之門者
卽今日之董漢策明目張膽濫厠於臺省之列者也况曾
經夾審會經擬罪而乃謂之山林隱逸甚足羞當世辱士
林矣且我
朝定鼎以來應山林隱逸之
詔者獨董漢策一人若使可否莫辨賢愚溷淆垂諸史册
又何足以光大典乎今陳其忠董漢策俱在京師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勅部密拏陳其忠併董漢策嚴加察審如
果董漢策出身不正
立賜斥逐庶不至以求賢盛典爲奸邪倖進之階倘陳其
忠妄言生事卽加以誣告之罪明正典刑不特人心大快
亦且
國法攸彰矣後經部覆察處董漢策遂不復用　科臣楊
雍建疏曰臣見台臣胡疏稱言官糾劾照依督撫按之例
務須明開係某處某人揭報等語隨經部議覆準臣愚以
爲布揭斷宜嚴禁而據揭未爲定論也蓋言官與督撫按
異督撫按之舉劾可以據揭而言官之糾叅不可以據揭

也督撫按身歷地方所據以舉劾者由司道府廳之揭報是官揭也若在京科道從無據揭糾參之例今日明開某人揭報其人非謀詐即挾仇大約光棍居多耳奈何以言官而據光棍之揭耶吏治之壞由官邪也或其人果不肖乃以無人據揭而不敢斥其非未免阻言者之氣否則彼具一揭焉據之而指參此具一揭焉據之而彈劾草野刁頑進而淆是非之柄豈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哉夫借端誣陷揑造事款㝗奉

諭禁炳若日星臣恐據揭糾參其端一開而誣陷之風揑造之術自茲不可窮詰矣雖曰出名具揭與匿名不同然

奸民何知自愛既欲乘機而肆害不難舍己以陷人匿名之計不遂勢必出名具揭公行無忌迨審明而後治罪亦已晚矣

政學錄卷一終

政學錄卷二

棗強鄭端輯

直省

直隸　遼東不隸山東蓋有深意遼山多苦無布山東登萊宜木緜少五穀又海道至遼一日耳故明時令登萊諸處田賦止從海運運布遼東無水陸舟車之勞遼兵喜得布回舟又得販遼貨兩便之後以夾帶私貨故禁止海船遂廢布運者又不得由遼洋運船海道須經京東出山海關入遼苦勞視登萊海道何啻百倍此以人事言若論地利遼東須直隸京師爲東輔　科臣袁懋德疏稱眞定一

府五州二十六縣東齊魯西晉陽北上谷南界邢襄當日設有巡撫總兵坐鎭郡城而兵備道一官獨設於萬山中獲鹿縣蓋以南北東三面率皆平原卒有事故則鐵騎朝發而夕至惟西面州縣多在崇山峻嶺不法之徒每每棲遲彼地故特設道臣駐劄此縣以爲控禦　直隸撫臣王登聯疏稱眞定之阜平縣僻居山麓界在邊隅實爲三關鎖鑰燕晉咽喉彈丸小邑而封疆之扼要存焉前之會議裁併者以其地薄民稀錢糧僅三千有奇起運不滿千兩又因其相連曲陽行唐兩縣故割隸怡理分收正賦省一邑官役俸食之費部議復允在案然以今之地理揆度與

切鄰晉省之時勢言之則當有可議者夫該邑離晉之鰲峙崞縣較近而離曲陽則有一百六十餘里離行唐則有二百餘里稽查保甲在官耳目不能周知輸納錢糧與控訴事宜在民朝夕疲於奔逐一遇盜賊劫掠即星夜馳報賊已消遁復無濟事且其地錯居晉界昔年高三倡亂時切震鄰今則饑民竊藏防禦未遑況其邑非始於明季自古至今張官置吏度地建城用資彈壓深切綢繆以臣之管見亟宜議復此邑上有裨於封疆下有益於民生良非淺鮮

江南　江南巡撫韓世琦疏稱今以財賦而論天下之最

稱繁重者莫若江南而江南一省之中分隸三撫其間相去又有不同如每歲額征本折之數安徽撫臣所屬五府一州則共條銀三十十萬七千有奇共漕米一十六萬八千有奇而鳳陽撫臣所屬四府三州則共條銀六十一萬二千有奇共漕米二十九萬三千有奇而臣屬蘇松五府則條銀獨多至一百七十五萬七千有奇漕米則多至一百六十六萬四千有奇更有白糧二十七萬七百有奇此一歲起運之大較而存留歲用尚不與焉故臣屬州縣分而計之其糧額至多者則有三四十萬少者亦不下一二十萬是以有一邑之徵輸近可比於上江數府之額賦遠

可比於他處通省之歲供兼之節年壓欠新舊帶徵催呼日迫民力日疲逋負便那千頭萬緒雜出而不可悉數

又疏稱江南蘇松在禹貢本屬下下之壤厥後地窄人稠小民勤於耕作漸輸上上之賦今上古井田之制不可復論自秦而降率皆稅畝漢初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東漢初行什一之稅後亦三十而稅一由晉迄唐至天寶以後兵革四起東南之稅始增五代之間畝收增減不一至宋而更定江浙稅法每畝不出一斗之外考之郡誌宋代之徵於蘇州者夏稅科錢秋糧科米約其稅額共計不過三十餘萬徵於松江者科則亦同於蘇州共計歲

輸不過二十餘萬其後因行公田賦法雜亂元初仍宋之舊至延祐中增定賦額蘇州徵至八十餘萬松江徵至七十餘萬及於元末有張士誠者竊據姑蘇取民無藝蘇州增至一百萬松江亦於舊額有加迨明洪武初克士誠怒民之附寇乃取豪族所收佃戶租入之私簿付諸有司令如其數以定田稅遂一時驟加有一畝徵糧七斗以上者自此蘇州多至三百萬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餘萬石於是民困勿堪連歲逋負至洪武十三年知取民之不均命稍減其額自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自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自三斗四升以下

者各如其舊及建文二年下詔有云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頑民耳豈可為定則以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未幾而永樂奪位乃盡革建文之政蘇松之民復罹重賦之厄至宣德正統間民之逋賦日甚特遣侍郎周忱巡撫其地清追不能屢議蠲免蘇州得減秋糧七十餘萬石松江得減秋糧三十餘萬石然十分止輕其二三存額尚屬繁重不惟與他處稅畝之例相去猶若天淵即與同省連壤之常州起科亦是不侔從茲以後主計者但曰東南財賦之鄉減之則國用不足勿可易也自萬厤迄於明末惟有不時額外之浮增而無復

寬省之恩澤矣雖然明之科徵懸有其額而民之實完於官者歲不過十分之五六故彼時殿最蘇松之有司終明之世以完及七分者即為上考徒擔重斂之名原無輸將之實今凡故明弊政莫不犁然革除而田賦則一照萬厤年間之則例以為準其末季冒濫浮加之項固已一切刪去第所照萬厤年間應徵之數載今新訂全書者蘇州則共平米二百五十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七升與三斗四升不等松江則共平米一百二十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六升五合不等竊觀疆域田土古今止有此數與宋元之先無異也而賦稅之輸即不能逮比有宋以前

之太輕獨奈何三倍於元時乎在故明有虛額而不責其實完民力難支已不可言今也司農握算但按全書所載有一項之編徵即有一項之撥解定限考成必責十分全完否則參罰隨之是故順治二年以至康熙元年歲歲歷欠積逋之數動盈千萬守令之銓授斯土往往席未暇煖褫削旋加日懷參奏處分之懼莫展催科撫字之長百姓之生於其地者煢煢皮骨僅存衣食不謀慘受追呼敲扑之苦而無安土樂生之心即今康熙二三兩年臣竭盡心力多方勸徵雖僅能如額措完斯實迫於功令不得不令民挖肉醫瘡論之考成雖可免過揆諸撫字負罪實深竊

恐繼此而往日甚一日民髓愈枯民力愈詘若終欲取盈而不亟圖變計則鳩形鵠面啼飢號寒之遺黎不胥填於溝壑必流散於四方　江南總督郎廷佐疏稱臣查直隸錢糧每年共九十二萬餘兩福建省錢糧每年共九十二萬餘兩湖廣通省錢糧每年共一百二十餘萬兩廣西省錢糧每年僅六萬餘兩而蘇州一府錢糧每年共銀一百一十八萬餘兩尚有米麥豆一百五萬餘石松江一府錢糧每年共銀六十三萬餘兩米四十三萬餘石常州鎮江二府每年銀米亦不下數十萬是一府錢糧之數可比於一省一省之州縣官不知凡幾猶恐催解不前而蘇州一

府不過一州七縣松常鎮三府所屬之縣亦寥寥無幾每
縣之錢糧多者有數十萬少者不下十數萬較各省州縣
官煩簡難易相去豈不遠哉
河南　順治十八年二月台臣劉源濬疏稱河南爲九省
通衢自滋州而下由開歸一路達於江浙閩粤諸省由懷
慶一路達於秦晉蜀諸省自許州而南一由南陽之葉裕
等州縣一由汝甯之西遂等州縣以達楚粤滇黔諸省
又疏稱中州之患最重大者莫如河工而最艱難者莫如
河夫每歲大工興作勢不得不按地分派督催修築然派
夫之苦有不可言者雖從前有額解河夫銀兩些須實難

足用更待估計開銷終成望梅畫餅況河干之拮据歲月
難計道路之奔馳費出不貲及至工所星眠露立櫛風餐
雨囊空無從告貸枵腹又難荷插每每逃亡行縣勾攝本
人畏罪流離於近鄉妻孥瓜葛遺累平經年
山東　康熙三年十二月山東巡撫周有德疏稱山左爲
九省通衢水陸交衝陸路有東中二路東路則由德州平
原禹城齊河長清泰安萊蕪新太蒙陰沂州郯城中路則
由德州恩縣高唐茌平東阿東平汶上滋陽鄒縣滕縣水
路則由德州武城清平臨清聊城陽穀濟甯汶上東平魚
台嶧縣凡各省緊急軍務征剿官兵齎奏差使與夫遞解

逃人護送銀鞘重犯等項皆由此三路經過夫馬車輛船
隻縴夫晝夜應付不絕雖陸路止分五省而水路實兼九
省最稱煩劇　四年正月又疏稱青登萊三郡僻處極東
三面臨海地皆斥鹵其所恃者稍有魚鹽之利昔管仲招
致商賈齊國以富元時始行海運東南百萬之糧皆由登
萊海道直達天津明時海運雖罷而南商由淮徐之廟灣
以至膠萊北商由天津以至登州又由登州以至遼東商
賈往來不絕當登州大荒之年曾販遼東之米以賑濟之
此古今之事歷歷可考者也
山西　山西巡撫楊熙疏稱山西一省地砂土瘠原非財

賦豐厚之區既無江湖水利之饒亦無沃野平原之廣又
無雜產樹木之利加以天氣苦寒嚴霜蚤隕縱使豐年上
地所收每畝不過數斗稍歉則擁糧不足解部錢糧約計
一百七十餘萬
陝西　陝西督臣白如梅疏稱陝西一省東西四千里南
北三千餘里計四圍則萬餘里矣省會之大未有過於秦
者且三面逼鄰番夷止間一牆省分之要又未有過於秦
者原設西安延綏甯夏甘肅巡撫四員康熙二年延綏巡
撫林天擎疏請裁併延綏一員歸併省撫蓋以榆林外部
落效順且距西安止一千三百餘里事屬遙制已可寒心

至於甯撫駐劄甯夏距省一千四百五十里逼近套夷甘
撫駐劄凉州距省二千五百里逼近海夷甘甯二撫各相
距又千里山隔河阻勢不相通此秦省形勢之逺大較然
也　康熙四年甯撫奉
旨裁併一切事務歸甘撫管轄督臣白如梅議令駐劄蘭
州離甯夏一千四百餘里離肅州一千五百餘里實爲甯
甘適中之地　按明時北邊有戎警則設總制大臣或都
御史或尚書侍郎兼憲職自巡撫以下皆稟受節度東路
宣府大同一員西路陝西延綏甯夏甘肅一員蓋黄河自
金城出中國經夷地東行南入中國在大同西界偏頭河

曲延綏東界府谷神木之間故西路有警則宣大遊兵駐
河東濱東路有警則延甯遊兵駐河西濱夷入套則西路
之警出套則東路之警西路總制治固原在延慶凉洮之
中東路則往來於宣大

浙江　康熙四年四月浙江撫臣蔣國柱疏稱浙江駐防
滿營兵丁遠離聳轂防守海邦有事藉其征勦無事需其
彈壓臣涖任以來目擊兵丁艱苦每月僅給餉銀二兩而
器械衣食之費悉借此餉銀製備實苦不敷又有最不可
缺者莫如燒柴一項在西北各省地廣人稀有荒蕪處所
可供樵採惟浙江杭嘉湖紹等府一片水鄉地狹民稠無
尺土不輸將
國課非禾苗遍野即植桑麻山間茶桔樹木皆有業主
終歲勤劬以資完賦謀生之計若經其樵採必致妨礙生
息實滋擾累之處若禁其樵採則燒柴無措又將何以度
日非如在京披甲有原撥莊屯可以運送柴草又非如緑
旗之兵家口原少可以隨時即辦臣再四思維此誠情勢
之兩難者也臣請於額餉之外每月加給燒柴銀一兩令
兵丁自行覓買應用不許採民間柴木則兵丁之艱苦可
蘇而百姓得以樂業於田畝矣　九年正月浙江撫臣范
承謨疏稱甯台溫三府經前撫臣蔣國柱題伏巡海道一

員駐劄台州府第甯之蛟關爲浙省門戸則是海防重務
莫如甯波今以道員駐劄台郡中隔數百餘里難以兼顧
甯郡自台至溫亦隔數百餘里洋難兼顧溫郡議於甯波
府請復巡道一員兼轄處州府至嘉屬之海鹽平湖二縣
乍浦澉浦二處皆通鄰大洋杭屬之海甯縣赭山等處亦
屬濱海爲水寇嘯聚之藪議復守道一員駐劄嘉興兼轄
杭湖二府再査金衢嚴三府雖係腹裏地方然接壤江南
江西福建三省山寇伏莽易於出沒而衢州坐落三省適
中之地往江西者於常山登陸往福建者於江山登陸是
為水陸要衝一應皇華之使征調之師所需船隻夫馬皆

衢屬供應亦請復守道一員駐劄衢州兼轄金嚴二府則浙省十一府皆有道員統轄矣部覆如其所請　科臣惟赤疏稱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皆瀕於海民之不爲魚鼈田土廬舍之不蕩爲波臣者以海塘之捍其外也查此塘築自唐開元中至明始易以石編立字號蓋因七郡地勢窪下易於淹没故沿海郡縣皆有築塘至海鹽一處兩山夾峙潮勢尤爲洶湧昔之縣治已没海中蓋嚙而進者已七十餘里矣明萬厤十七年衝決一次七邑之廬舍人民又遭漂没此時旋即估修已費金錢十餘萬兩大約逐年修理則易爲力俟其大壞而後修則民受害而爲費滋大

自明末以及我
朝十六年來并未修築此塘被水衝嚙基址盡行圮壞縣治百步外已有坍口倘一旦風濤大作徑從坍口深入則滔天之勢潰於蟻穴將見七郡烟火之墟財賦之地盡付之浩渺之鄉矣

福建　康熙七年候補參議黃元驥疏稱臺灣方域北望浙南望廣地非小也阿蘭夷據時流寓民已數萬人非寡也其土沃衍多水泉禾稼豐登食非乏也欲入其國者必循臺灣港六耳門諸港而進苟不由其道非石能觸舟則沙能膠舟其舟扁小能支風破浪名曰艍其地止產穀食竹木等物其絲紬油釘藥材茶紙則皆仰給於內地

廣西　廣西總督于時躍疏稱粵西遐荒僻處萬山之中接壤滇黔毘連交海而幅幀寥闊且係猺獞雜處之鄉誠與腹裏省郡有間也通省所轄九郡設巡道五員桂巡道所轄九屬州縣猺獞不時出沒其府江險要之區延袤甚遠接連懷賀八排素稱賊藪必資專設巡道以重彈壓梧巡駐節鬱林兼制北傳與陸地方枕近東甌奸宄易伏勢必專賴控制以時消弭至左江巡道駐劄南甯兼轄四郡而夷情叵測土司雜處實猶戸樞之扃鑰右江巡道駐劄賓州兼轄三郡而狼獞伺隙最難馴治洵屬邊境之屏藩

廣東　康熙四年廣東總督盧崇峻疏稱粵東山川形勢大約窄於南北而長於東西其東西延袤殆四千里而羅北一帶山縣土瘠向少稻粱之田靠南一帶水沃田腴兼有魚鹽之利故粵邊素號殷富者資於南之海濱而不在北之山陬也

江西　順治十八年八月兵部議得南贛窮辯遼廓奸宄易匿歷代以來相繼作祟誠欲弭盜安民莫善於把守險要瑞金縣之羅漢岩甯都縣之小田贛縣之曲村均村雩都之石含崗平頭砦龍南縣之東桃營石城縣長甯縣興國縣之蓮塘營前地方白羊坳上游縣之營前以上十三

處調防官兵事宜均應如該撫所議　按南贛與湖廣福建廣東相連鄖陽與陝西四川河南相界南界南贛山深而人狡鄖陽土曠而民貧奸宄易聚故江西湖廣既有撫憲此則又設提軍撫治之官也

湖廣　順治十七年科臣成肇毅疏稱湖廣鄖陽一府界巴蜀之門戶扼全楚之上游房竹一帶接四川之太昌巫山連陝西之興安泝江而下直達荊湘地形便利四出可以窺伺兼之山險不平人獷難理自前朝以來常多盜賊故特設鄖陽撫治一員駐劄郡城所以彈壓鎮撫責以除盜安民任至專也　康熙九年吏部議得湖廣巡撫林天擎疏稱武漢黃三府地濱長江議復守武昌道一員兼管武漢黃三府事務駐劄蘄州使之上下兼顧再荊安德三府議復巡上荊南一道駐劄荊州兼管土司屯民人等而鄖陽襄陽數省交界兵民雜處之區亦應復守道一員駐劄鄖郡兼管襄陽凡地方一切緊要機務俱責成道員就近整飭　又偏撫盧震疏稱如岳屬之澧州逼近湖山今應設一道管岳常二府所屬地方仍駐澧州如辰州沅靖界接川蜀黔粵地稱極邊宜設道一員駐劄沅州統管辰州沅靖所屬地方再若衡永郴接連兩粵遐荒僻野應設道一員駐劄永州管理衡永郴州所屬地方以上三道俱

係要隘急需實裨益於衝邊等語均應如其所請

四川　康熙七年十二月川撫張尙賢疏稱查故明時成稱成龍並嶠聯絡威茂左近卽係西番牟力隴木等處蒙古夷蠻雜居委係邊疆緊要之地見設有松潘漳臘疊溪等協營羅列邊防至於建昌各衛孤懸番蠻之外嘉眉邛雅敘馬瀘永甯一帶皆係崎嶇高叢之山接壤天全烏蒙打箭爐諸是蒙古部落設有建昌水甯沈邊馬邊黎雅各鎮營羅布邊防其重慶遵義接壤滇黔環統皆係土司猓蠻內多改土設流尤爲力疆要區設有重夔巫山黔彭各鎮營以資彈壓而保順潼等處山棧雲連土司環峙東南界入際平西北直底金川壩底設有一鎮數營各防其地昔稱蠶叢鳥道一夫當關之要隘是全川處處實屬急邊在在皆係要疆

貴州　康熙四年五月平定水西奏捷疏稱南方蠻種惟滇黔最多而貴筑土司獨水西最大按水西古號羅甸鬼國相傳始自唐堯明臣王守仁辨爲傲象遺裔雖未詳孰是大都享有茲土傳襲已深生聚相沿至漢侵大歷唐宋元明之世日益以蕃緣其地廣族多遂得雄長諸郡遡稽往代叛服無常三省接壤苗蠻莫不懍承頤指此於滇爲咽喉之痾於蜀爲戶牖之狠於黔爲盤結腹心之蠹毒也

先是故明天啟年間蠻長安邦彥搆發難端致困黔一城城中殺人爲食市街壘骨如山酋首西寇馬龍志欲洗兵滇海東抄遵永更圖牧馬成都是時六詔如坐井中聲氣經年阻絕滇人不得已之計乃請開間道粵西往事之害如此顧當年曾調六七省士馬費千百萬金錢以剿矣先後二十年竟未能克邊臣失策始以撫終以狃馴致釀餘滋長養成驕大由此負尉陀王粵之志懷夜郎小漢之心蔑視紀綱全無顧忌至我

朝開拓黔地安坤荷寵獨優詎期吠堯之狗頓生變志謀禍封疆在事諸臣奉張天討之靈直踏老狐之窟渠魁斯

戮黨羽全殳是役也告成事於一年銷釁危於三省宣以凶蠻餘孽至安坤而罪始盈科顧如屢代難除從我

后而功收伐暴惟是武功已奏京觀已成土其土而人其人斯盛世開疆常典設流之制請得而陳之全黔十郡提封要不過中通一綫此外則皆生苗部落是故有常之賦無多誠以水西截長補短較之約畝全黔十分之六今裂其土以爲郡撫其民以供耕可增如許單糧聊佐公家萬一之計即黔之爲省亦得稍展幅幀是向之禍黔者今且以益黔矣此則全盤形勢之概也查水西地有十一則溪度量延袤之形其地可置四府州縣但恐大創之後人民死損甚多兼値草昧之初一切尚難臆揣今應先設三府以試其治可耳擬將隴胯的都垛你阿架四則溪設爲一府建府治於大方將以著則窩雄所三則溪設爲一府建府治於水西城各領以流官知府悉隸貴州布政使司倘後地廣人多三府難治或應再爲添設當另議具題此則創制設流之概也若夫應設官員與其冗也甯簡但期足供職事而已除原設分巡畢節道原以控制土司今水西已平應將該道改爲整飭三府分巡貴甯道兼管永甯赤畢等衛駐劄比喇外其三府謹擬每府各設知府一員通判一員經歷一員司獄一員儒學教授一員內比喇一府

再設推官一員承理三府刑名大案俾有責成庶綱舉目張事無缺略於是乎列郡之制以成至於酌時宜以定賦因地利以科糧與夫衙門經費之需郵驛夫馬之額此當徐爲措置次第奏聞此則建官分治之概也　又疏稱水西平定設流惟是猓苗未降者尚多非恃兵威何從懾服擬將比喇大方水西各設一鎮每鎮設兵一千四百名共用兵七千二百名俱從局內通融爲數亦簡是黔土加舊而兵馬未增此措置之計也　後以比喇爲平遠府以大方爲大定府以水西爲黔西府新設三鎮亦照府名設立分巡畢節道改爲整飭三府分巡貴甯道後又改爲分守

平大黔威道專轄平遠大定黔西威甯四府烏撒畢節赤水永甯四衛所兼制四川鎮雄烏蒙東川三土府駐劄平遠府　六年十月查新設平大黔威四府共八民一萬六千一百四十七戸田十萬二千三百九十七畝零地六萬六千四百一十畝零該征米三萬七百十九石二斗零蕎五千三百十二石八斗零又平大黔西三府每年約征稅銀八百五十六兩零　貴州督臣楊茂勳疏稱貴州一省設在萬山之中惟有官道一帶爲設立府州縣衛民居之所此外悉係深岩大箐苗蠻穴據有名無姓言語不通罔識彜倫不知理義凡有怨忿爭競不知前赴衙門告理少

一不遂卽父子兄弟婚姻立便持戈相殺彼此子孫報復不已今使苗民爭殺一體追究此自
國法當然但在零星散苗既無定所若在頭目懼事恐怕官府追論縱容殺人之罪必且逃躲深山潛匿不出若果抗違至此勢難姑容必須遣發兵馬搜捕師旅一動窮日累月展轉追尋未有甯止臣愚以爲黔地苗蠻委與腹裏地方百姓不同則治之之道不得不異果爲哨聚劫殺侵犯地方者一面發兵勦除一面據報具題外其餘苗民與各苗在山箐之中自相仇殺死傷未嘗敢有侵犯地方者合無許照歷來治苗舊例令該管頭目講明曲直或願抵命或願賠償牛羊人口處置輸服申報該管衙門存案蓋苗人重視貨物輕視性命只此分斷亦足以懲而坐收不治之道

雲南　雲南巡撫袁懋功疏稱滇省九井年該正課銀一十四萬四千八百零九兩二錢六分內除小盡無徵銀六百四十八兩一錢零實徵銀一十四萬四千一百六十一兩二錢零又各井公費商稅雜款實徵銀二千二百一十九兩四錢零共銀一十四萬六千三百八十兩七錢零

督撫

呂坤曰一省民物分治於州縣總治於府監臨於守巡道

統屬於布政司彈壓於按察司而督撫則捎殺之者也樹畜不教荒蕪不闢流移不復衣食不足煢獨不收寇盜不息奸暴不戢衙蠹不除諸弊不革積衰不振教化不行邪民不禁流民不察游民不業量衡不式學政不嚴地土不均賦役不平雜累不蠲山澤不殖訟獄不清倉庫不慎僭奢不約積貯不充錢糧不急道途不治商旅不集鄉甲不聯貪酷不斥昏庸不戒勢豪不斂餽遺不省驛遞不節虛糜不去幽隱不燭有如此者一省司府責有攸歸而倡率無道驅策難前致吏治不修而民生不遂督撫安所歸咎耶

布政司

呂坤曰行中書省與中書省分表裏秩皆二品至崇重也爲外僚領袖爲朝政橐籥表率吏治通達民情至樞要也其司名曰承宣布政蓋政者天子之恵澤使臣承其流而宣布於一省俾一省之政教號令雷厲風行一民一物無不得其所一政一事無不得其宜者也協分守四道督郡邑百司盡地力以開利源戒侈靡以節耗費課桑麻以詰惰農通商販以裕財用引水利以備旱潦驅遊民以著生業禁異端以息煽誘均地糧以蘇偏累定徵收以杜侵牟嚴起解以足國用罪包攬以重錢糧善催科以革積弊停濫役以息民肩懲衙蠹以除民害清苛稅以恤民貧定斗秤以息奸僞訪把持以通市情興禮教以端士習定社學以正蒙養重鄉約以善風俗崇節孝以興行誼嚴保甲以弭竊劫簡詞訟以省勞費修祀典以事鬼神嚴鄉飲以示觀感廣收鰥寡孤獨疲癃殘疾而設法存活以哀煢民各道不率循者規正之有司不奉行者督責之虛文罔上生弊擾下者叅治之全省之民庶幾其得所乎

按察司

呂坤曰古者御史大夫掌西臺行秋令蓋肅蒸氤氳之氣至秋始清發生長養之機至秋始肅察奸刑罪蓋癉惡之司也後以中臺不便於察外吏乃設按察司爲外臺彈壓百僚震懾羣吏藩司以下皆得覺舉實與御史大夫表裏均權厥後和同溺職乃事權歸兩院而體統屬三司矣所可嘆者司曰按察司官曰按察使按察謂何但以刑名爲職掌人亦以刑名吏目之棄其尤重而獨任兼銜可謂之提刑司提刑使乎今內外詳皆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爲刑曹奈何按察司獨謂刑名乎

提學道

呂坤曰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耕織處海宇其衣食處也廟堂海宇之所羅列社稷蒼生之所付託其施設措置都是一夥秀才不知在學士習但看居官仕風官之無良學之無政爲之也是學政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不任其咎百司庶府不任其咎督學使君又將誰歸咎哉論取士者有曰當兼鄉舉里選之法夫鄉舉里選之法至今未嘗不在曰何在保結是已夫保者事發連坐結者要以終身立法至嚴也書一名畫一押用印而附之卷干係至重也其責保人曰如虛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並無違礙夫不遵理道曰違犯於過惡曰礙身有違礙棄之可也其家亦須並無違礙里老鄰佑保結

撫之可也又取師生縣州府司保結祖宗時數以盜保役人矣故所保結者皆身家無礙者也士而至於身家無違礙之事保結惟取身家無違礙之人不謂鄉舉里選可乎已入仕途丁憂養病起服補官仍取保結則終身雖欲不勉爲善强寡過得乎士而至於勉爲善强寡過則保結法嚴之效也

守巡道

呂坤曰守巡兩道非爲陪巡設亦非止爲理詞設也一省之內凡戸婚田土賦役農桑悉總之布政司凡劫竊鬬殺貪酷奸暴悉總之按察司兩司堂上官勢難出巡力難兼

理故每省四面計近遠分守巡令之督察料理所分者總司之事所專者一路之責凡一路之官吏不職士民不法冤枉不伸奸蠹不除廢墜不舉地糧不均差役偏累衣食不足寇盜不息邪教不衰土地不闢流移不復樹畜不蕃武備不修城池不飭積貯不豐詞訟不息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游民不業鰥寡孤獨疲癃殘疾之人不得其所凡接於目者皆得舉行聽於耳者皆得便宜應呈請者呈請兩院施行應牌劄者牌劄各州縣條議督責守令詳密如主婆守令奉法恐懼如嚴師務使一路風清弊絕所部事理民安人其疆無愁嘆之聲見其民無憔悴之色然後謂之稱職 吏部疏稱各道之設因布政按察管理一省事務地方遼闊其府州縣有錢糧宜清察詞訟宜詳讞以及鹽法水利屯衛錢糧等事勢難兼顧故設有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分守分巡駐於各府後因地方多故兼領官兵於是巡道有整飭兵備之名今詳閱勅書底稿及缺册所開載巡道之責除管兵職掌不開外尙有招撫盜賊勸墾荒蕪嚴禁濫征侵佔詳核荒糧逃丁察報官員賢否催發糧餉修濬城池積聚糧草問理刑名禁革奸弊飭核驛遞事務其近邊處所修繕關營墩臺整頓器械修蓋營房倉庫等項職掌非僅管兵一事也 督

捕理事官郭廷祚疏曰我世祖章皇帝定制以來文武並重而事權宜一故令文統乎武其寓意良深近奉新令文武不相統屬其優武之意可云甚盛然其中不能無弊者武臣職司兵馬而兵馬驕悍易至害民向屬文臣統轄畏其糾察猶必申嚴紀律若不相統轄則司文者止得理民雖兵爲民害亦不能禁司武者惟知愛兵雖民受其擾亦不加恤以致大盜橫行劫財傷人民生不安武臣有捕盜之責諱而不肯言文臣無兼轄之權知而不敢問縱容隱忍患將日甚

鹽運司

呂坤曰鹽運之職上不病國下不病民中不病商而後爲良法近者運司所行於商未嘗不惡於國未嘗不急而於民似不暇及矣　明時派引之法無鹽州縣槩派商鹽不許產鹽地方越境私販產鹽州縣先儘土鹽如果不足民食量派商鹽蓋天時有旱潦而地土有燥溼如果土鹽缺乏民用不足許鹽商不到地方各產土鹽州縣自相通融

知府

呂坤曰一尺之地不屬某州某里則屬某縣某里未有曰屬某府地土者一丁之民不屬某州民籍則屬某縣軍籍未有曰屬某府人民者然則府不虛設而無用乎曰無用

而爲有用之資者府是已何者府非州非縣而州縣之政無一不與相干府官非知州知縣而知州知縣之事無一不與相同是知府一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督也今之爲知府者廉愛嚴明公誠勤慎便自謂好官而謀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好官稱之矣不知此八字者知州知縣之職而非知府之職也知府無此八字固爲不肖僅有此八字是增一好知州知縣耳設府治建府官之意豈謂是哉爲知府者或奉院司之科條董督僚屬或酌郡邑之利病䌷與興除所屬州縣掌印正官及佐領合屬一切大小官員有用刑不當者持己不廉者政不宜民者怠不

修政者昏不察奸者塗飾耳目者虛文搪塞者前件廢格者阿徇權勢者差糧不均者催科無法者收解累民者竊劫公行者奸暴爲害者風俗無良者教化不行者倉庫不慎者獄因失所者老幼殘疾失養者聽訟淹濫者橋梁道路不修者荒蕪不治流移不招者衙役縱橫不禁者屬官如是知府亦得以師帥之師帥不從知府得以讓責之讓責不改知府得以提問其首領吏書提問不悛知府得以指事申呈於兩院該道辟之一人一肢病不得謂之完身辟之一裘一幅斜不得謂之完衣所屬州縣有一不肖之吏有一失所之民有一不安之事不能安輯而措置之向

得謂之完府乎務俾所屬之吏廉愛嚴明公誠勤慎如我一身所屬之政廢興墜舉弊革奸除如我一堂所屬之民無一不得其所所屬之物無一不得其理循良者署以上考無論卑微不肖者署以下考無附炎熱使屬吏知有府之可畏不敢不守官知有府之可服不思不共命如是而千里之封疆凜凜風生萬井之黎民瀼瀼雨潤知府之職不當如是乎

同知通判推官

呂坤曰府總州縣之政事務繁多又設佐貳以分之同知通判之職掌不同大率淸軍捕盜水利驛法管糧管馬而

推官則專理刑名者也

知州知縣

科臣吳國龍疏稱今天下州縣分有四項有地土原荒蕪人戶原逃亡謂之荒殘有兵馬常經過差使常往來逃人餉銀常應解謂之衝疲有地土原成熟戶口原加額謂之充實有不近大路從未殘破謂之簡易四項之中有司之賢否難易判如天淵矣事跡考語必須開註四項如荒殘者先開舊有荒地若干頃逃亡若干丁自本官到任三年內墾荒若干頃增人若干丁衝疲者必開自本官到任三年內支應過幾次兵馬差使不曾擾民遞解過幾次逃人

護過幾次餉銀不曾失事其充實簡易者雖中材亦可臥理地無可墾止有人丁當增則以操守廉靜爲先必開自本官到任三年內錢糧有無加耗行戶有無騷擾刑名有無苛罰除弊政幾件揭送衙蠹幾人修理水利幾次尤當嚴爲斟酌如此則按册而四方之利病可以周知觀政而有司之賢否可以細辨核實政以爲優劣論地方以爲陞遷　大理寺少卿上官鉉疏稱臣以爲百姓苦矣而與百姓最相親切者莫如守令乃守令之苦與百姓無二也一守令耳府廳轄之司道轄之督撫又轄之層層管轄之人大半皆層層剝削之人守令之層層受其剝削者卽百姓

之層層受其剝削也官民交困事非得已而受病之根總不離私徵私派之一節前此言路諸臣未嘗不極力指陳而究不能革其萬一所以然者以上司派之州縣州縣派之百姓州縣不敢言區區百姓又誰敢與上司州縣抗而輕發一語以招尤上下相朦入於膏肓諸謂此耳　明臣呂坤曰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百矣而惟守令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養我者也稱我以父母望其生我養我者也故地土不均我爲均之差糧不明我爲明之樹木不植我爲植之荒蕪不墾我爲墾之逃亡不復我爲復之山林川澤果否有利我爲興之訟獄

不平我爲平之兇豪肆逞良善含冤我爲除之狡詐百端愚朴受害我爲翦之嫖風賭博扛幫凝幼我爲刑之寡婦孤兒族屬侮奪我爲鎮之盜賊刼竊民不安生我爲弭之老幼殘疾鰥寡孤獨我爲收之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我爲正之蒞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爲教之倉廩不實民命所關我爲積之獄中囚犯果否得所我爲恤之斛斗秤尺市鎮爲奸我爲一之貧民交易稅課濫征我爲省之衙門積蠹狼虎吾民我爲逐之吏書需索刁勒吾民我爲禁之徵收無法起解困民我爲處之遊手閒民蕩產廢業我爲懲之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爲驅之庸醫亂行民命枉死我爲

訓之士風學政頹敗廢極我爲興之市豪集覇專利虐民我爲治之揑空造虛起禍誣人我爲杜之聚衆黨惡主謀唆訟我爲殄之火甲負累鄉夫騷擾我爲安之某事久廢當舉我爲舉之某事及時當修我爲修之民情所好如己之欲我爲聚之民情所惡如己之讎我爲去之使四境之內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得其所深山窮谷之中無隱弗達婦人孺子之情無微不照是謂知此州是謂知此縣俾一郡邑愛戴吾身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一時不可離一日不可少是謂眞父母

州縣佐貳

呂坤曰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分守令之政其州縣之民者也官雖有正副而權不輕位雖有尊卑而事不異管糧者當思如何恤民如何足國奸頑富勢如何催徵負累荒逃如何處置簿籍之清查欲明欠少欠多不要胡敲亂打比較之規則要定正名正戶不許代納陰倢里書之弊不妨察見淵魚早快之奸切莫縱令吃飯須是常例革而後法令行要知分別明而後鞭扑少清軍者須清本戶莫寬放本戶卻著隔里同姓含冤巡捕者須獲眞賊莫漏網眞賊卻將無辜良民受拷率堂官批詞不分貧富俱分有力稍力以奉承受富勢囑託不問曲直只是要打要錢以出氣

耳輭聽早快攴使一吞其餌則猫鼠同眠性懦任左右通同一入其籠則雖大受害至於私接呈狀濫罰紙紅揑作威福重用拷掠署印則隨事科差營差則所至煤利此皆不肖常態而有志向上者之所恥也

教官

呂坤曰國初以學校爲首善之地教職爲風化之官每選上舍俾爲郡邑師考其立身端謹學政精嚴作養人材堪爲世用則行取爲編修檢討御史給事中後爲大臣皆有建樹當時以起家教官爲第一榮進今也無論教以修己治人之術望其成德達材之效卽以舉業講課者幾人昔曹月川先生端曾爲霍州學正規言矩行崇德尙賢士皆濯心礪志恥其生平期年之間意氣交爭而聲容半似後調蒲州學正兩學諸生上疏爭之嗟嗟月川何修得此彼其探沈有養澹泊無營故親炙者悅服觀感者愧訟非科條所約而話言所詔也今居是官者能知學校非愛老憐貧之地教官是正己率物之身養賢待用作人有功方免素餐夫乘田委吏須稱牛羊會計之職擊柝抱關當盡譏察啟閉之事教職雖微豈擁虛文而備冗員耶

弟子

呂坤曰舉世衣冠往往通用惟有生員衣冠皇祖特爲留

意襴衫之制中用玉色比德於玉也外有靑邊立素自閑
也四面攢闌欲其規言矩行範圍於道義之中而不敢過
也束以靑絲欲其制節謹度收斂於禮法之內而不敢縱
也緋穗下垂緇者條也心中事事有條理也團領官服以
官望士貴之也惟有頭巾制度未定一日皇祖微行見士
戴一巾問此何巾曰四方平定巾皇祖曰四方平定必須
民安乃將巾前面按一掌作民字樣遂爲儒巾曰朝廷養
士本爲安民以作元服首重之也故今時儒巾倒過來看
隱然是一民字其兩飄帶則頭角未至崢嶸羽翼未至展
布欲其柔順下垂不敢凌傲之意云　公論出於學校古

人稱學校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淸苦正直也近
日學校豈無公論之人但有一種浮薄之習以愛憎爲毀
譽以口舌代戈矛意所不快造作謗言寫帖匿名或無水
而起風波或因小而張重大或聚談人家是非或編起同
庠綽號此等士風最壞心術　士平日自愛重人未有先
侮士者卽士爲人侮一士之口足以訟一人卽其人該滅
族之罪一士之力足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明正典刑況
天下處處衙門自有重士體面乃借斯文之名倡義氣之
說或一士見陵於鄉黨則通學攘臂爭告於有司或一士
見辱於有司則通學抱冤奔訴於院道不知經史果有此

道律令果有此法否乎夫斯世之人未有孤立而無類者
一民被刑則百姓聚擾於公庭一卒當誅則三軍聚擾於
帥府下至於工商吏卒里老無不各有同衣無不各垂同
儕勢必至於私黨橫行紀法盡廢此大亂之道也

科甲

呂坤曰世俗談榮貴無不豔羨科甲中人而科甲中人亦
以此自豔羨小而郡邑肯造福於萬民何事不可行大而
臺省肯建白於天下何志不得遂極之而八座九列肯留
心於社稷蒼生何功不可樹嗟夫扶世運者吾黨壞世道
者亦吾黨也夫賢者樹名節礪行檢彬彬有人至於藉地

步之榮遑恣睢之欲有奧援者三窟之免恃廣輿者百足
之蟲爲守令則泰然肆於民上而安養教化全不舉行爲
監司則安然渾似閒身而民生吏治略不關情惟奔走俗
塵僅了簿書以塞目前之責爲撫按則侈然惟知尊崇而
官常民隱漫不精察但交結律要收恩避事以保富貴之
身皆巧習成當嫌怨雖係天下國家之安危忍於推諉虛
彌歲熟思得失雖論至愚不肖之流品謬謂賢良立朝既
已無聞居鄉又復多羿或强買田宅或陵逼債息或囑託
官府或把持市行或縱子弟僕隸橫於鄉鄰或恃知舊衙
門快心讎敵或阻抗錢糧或濫希優免或多役人夫或討

占便宜州縣畏其憑社莫敢誰何監司恥其負途無能拂逆昔人云士君子在朝美政居鄉善俗又云出爲名宦入爲鄉賢彼衣冠名器豈爲惡之資耶

貢士

呂坤曰國家恩典惟養士爲最隆一入庠序便自淸高鄉黨敬重不敢欺淩官府優崇不肯辱賤及至廩膳年深貢之國學旗牌路費半於科甲平日養育是朝廷耕鑿時今日選用是朝廷飲食時不信國家養賢用人以爲豢養我七尺之軀爲士優我以廩餼作官食我以俸祿始終只爲我身哉一生有負於黎庶百歲無功於朝廷蠅營狗苟只爲身家有道者必不然

官恩例貢

呂坤曰昔者汲黯以父任霍光以兄任卽今官恩生也張釋之以入貲卜式以入粟卽今例貢士也此四公者入品何如近世詆以廕得官者爲豢養之子以粟拜爵者爲銅臭之夫不論作人何如但以出身相訾何見之俗也抑此兩人者不自愛耳藉門戶之光幸冠裳之易華衣鮮食佚遊宴樂田宅亭榭是貪珍異器物是好安富尊榮坐銷日月文學政事漫不留心及授之政帶富貴氣習者偏强不諳世務而恣意見以亂官常念程路無多者闒茸不奮精神而縱貪婪以詿吏議則誰之咎哉

庫官

呂坤曰庫官吏之弊有三重收以苦納戶輕放以苦支人暗盜以虧公帑故收受時打點重則收輕打點輕則收重出放時打點重則折少打點輕則折多甚者打點不到見三五次不收候十數日不放當事者坐轎出入盲然無見伺候者道傍號呼褻瀆不聞如此下情似當念及且收放重輕關係甚大我平收則在下者不得借口而萬姓省一分半分之財我重收則在下者幸其有名而萬姓多加二加三之費我得幾何而大家所得者皆我之財彼罪幾何

而衆人剝削者皆我之罪且我旣借左右以行私左右亦借我以請託非分之恩只得從其所欲難開之例無能拒其所求法蕩廢令難行職此之故至於庫官庫吏侵盜官銀倘若無所狎昵何敢遽萌邪念皆緣在下者借公帑以奉承在上者借公名以支取黏帶含糊乘機作弊倘官若廉正則關檢自嚴左右自畏安敢行私向見一府收銀堂下多樹木樁繫以橫繩解戶投到公文卽時堂下伺候各將銀囊搭掛樁頭繩上挨名點近天平鑿鏨喚吏監兌聽令解戶自合天平自敲針管監吏報足便令收封如兩有爭親下審視一面卽塡庫收一面卽押印信秤兌旣畢當

時領文至於出放錢糧亦令解人自兌彼雖官吏雖怨而無辭蠶小欲希恩而不敢衙門之內稟稟風生故曰廉生威正大者必光明光明則吐氣揚眉令行禁止何利不興而何害不除

司獄司

呂坤曰牢頭獄霸行暴毆人當衣奪食當錢實飯或因飯入門而本囚未得入口或因糧到獄而本囚未得霑恩穢汙不肯掃除病疾不報調理忍寒受熱叫號不徹於公堂抱屈含冤心事難白於官府女監縱吏卒姦淫輕犯將重桎凌虐如此作官必有天禍

稅課司

呂坤曰夫百工之事百貨之通以有易無本為民便故古者譏而不征今稅課設官一則收餘利以充國家之用一則徵商賈以抑逐末之人雖非正大公平猶不苛刻纖細近日巡攔及集頭老人抽稅將小民窮漢賣雞鴨攜者帶匹布上街擔筐入市無不抽稅油行既稅店又稅油磨行既稅生又稅死有司官指此為科斂之媒巡稅官指此為攘奪之具鍼頭削鐵所餘幾何樹剝重皮豈能堪命如此刻剝貧民何異盜賊搶奪且稅課原無定數稅錢豈盡報官割眾家之肉安自己之身天災人禍豈肯寬饒

驛丞

呂坤曰做驛丞大使的重索馬頭常例一不遂心便派苦差遍取徒夫面銀一不如意便加凌虐以官錢放債領銀則加倍扣還致貧夫常受飢寒指過客為名開銷則半屬冒破而站錢多入囊橐徒夫有錢者賣放有力者保放紀法蕩然馬騾無錢者多差有勢者不差公道滅矣

巡檢

呂坤曰巡檢之設原為盤詰奸細查問逃亡緝捕盜賊關防詐偽弓兵要選精壯槍刀要常演習山川險隘到處巡邏村落居民全無騷擾使軍民商販得以自在通行盜賊

奸徒不敢公然來往如此三年方為稱職

倉官

呂坤曰倉中之地務使乾燥上防雨漏下防水浸曉窗常要透風又要編竹小孔以防雀入牆壁常要堅塞又要鋪板糯灰以防鼠盜盛暑連陰之月稟討官鑰將穀翻上倒下務使薰蒸溼熱之氣得以宣洩每歲如此三番米穀自不紅腐至出放之時升合不欠出納之數冊籍要明如此做官人人都作頌聲事事都顯能幹上司自然喜悅前程自然遠大

吏品

明臣呂坤憲約　一朝廷設官本以我從民非強民從我
故曰從欲以治又曰同民心而出治道一切舉動須先謀
及士夫謀及閭閻必衆謂當爲然後修舉必衆謂當革然
後改圖又權利害之大小念興廢之始終若意雖愛民而
不合人情拂衆以始禍心實爲善而不諳事勢妄動以擾
民或信堪輿禍福輒興不急土木罔恤從事之勞或因一
二詭隨便欲槩縣清均又滋無窮之弊諸如此類不可殫
述雖於品格無虧實於生民有損是曰害事之吏
一政體主於寬厚政令全要嚴明故君子之德風坐於一
堂而四境之內善良氣伸奸暴股慄四境之外盜不入疆

民皆復業者風之謂也今吏之貪鄙者姑無論卽有存長
厚之心鞭扑不事嚴猾介之守苞苴不通豈不仁廉君子
哉然而吏書爲奸弊端叢出皁快肆虐詐索公行指賊者
拷掠徧於閭閻行暴者毆奪橫於市井剽竊滿路雞犬不
甯追呼盈庭農桑盡廢如彼木偶在堂既不能爲柔良出
一冤氣又不敢爲奸宄發一惡聲堂下諠譁無復一毫之
懼案邊撥置不殊衆楚之咻郡邑安用此人爲哉是曰昏
庸之吏
一近日民窮財盡百姓但存皮骨苟軫飢寒困苦之念自
無豪奢愉快之心彼俘奪者酒席欲其豐美又好張筵下

程極其整齊又濫餽送金鼓旌旗滿路詫兒女之懽聲絲
竹劇戲諠筵競俗人之好尚或爲身家之奉自事求精不
遂則恣行捶楚民有困坐磚圍褓而賣兒女者或徇耳目
之欲動輒修造不足則橫肆科罰民有困建館修亭而喪
性命者古帝王露臺惜金蒸羊念費孰非百姓膏脂乃欲
悅吾耳目誇張侈大縱欲殃民是曰耗蠹之吏
一朝廷張官置吏凡以安民且環郡邑士民無貴賤大小
婦人孺子皆稱之曰父母公祖謂其子孫我也爲有司者
果能視小民如兒女知癢知痛見飢寒困苦者酸鼻痛心
如自家子孫失所見昏愚兇悍者撫摩頓足如自家子弟

顓蒙汲汲皇皇既有此美意晝思夜想何患無良法書云
心誠求之不中不遠雖曰才短不短於婦人事卽難知不
難於赤子但問此心誠與不誠耳近日有司見百姓困窮
肓爾全不動色聞民間抑鬱褎然了不關心所謂君民一
體好惡同情者豈徒泰然尊於民上而已哉是曰木痺之
吏
一廟堂之事備於郡邑故一日常萃百貫萬姓賴我一身
卽日宣上德不無戴盆之民日達下情猶有向隅之泣縱
使政簡地僻豈皆事理民安夫怠心一生則無所不已留
心一想則何事皆行乃有心不關民社飲酒賦詩口不問

農桑飽食高臥斛斗秤尺任民大小輕重文移簿書任吏沈閣耽延上官之牌票屢催常不入目下民之案牘累月多不當家惡綱呈送所以驗政績也何曾體認惡綱而前件項下不曰見今則曰並無須知領來所以示法守也何曾細看須知及大察到時或揑遁行或揑完報百事無成四境不治是曰惰慢之吏

一有司冷面冰心正大公平然後上可以對天日下可以信士民今也加派窮民便宜豪猾催科寬士夫之包占聽斷受貴達之囑託甚者以勢力之大小為曲直以人情之炎凉為出入使柔直抱冤貧賤負屈藉法市恩離俾人心

之服徇情報怨益傷天理之公故顧忌以保官民抑鬱而受誣豈容於堯舜之世哉是曰柔邪之吏

一郡縣之政非為國則為民監司於郡縣無非督以為國為民之事其貴心實政有司上之所責成正彼之所欲自盡者也見合則意氣相孚共求底績見不合則反覆呈請務俾宜民彼粉飾彌縫者則不然文移隨故套申呈意念不及簿籍任吏胥塡造耳目不經操持本有玷也而報十一羨餘以明厤政事本不修也而借三五條陳以塞責謂翦民作頌不足以當一二者之失懽也惟於津要傾心卽怨讟載道豈能徹於九重謂一意忠誠不足以致當事者之見悅也惟於聲華極意卽實政不修誰曾綜核一事肩端敗東文采燦然可觀口語安排應對犁然可聽公差人一至庭除無不厚結而生者入其闘市戒勿容留甚者偽開政績令父老遂之鹽司嚴守街衢禁諸人不許建白日夜苦心積慮全與百姓無干下民怨不敢言上官稱不虛口朝廷安賴此人為哉是曰狡偽之吏

一士君子生天地間七尺之軀等於二大六合之事任於兩肩須有正大胸襟勁直骨力禮節所在不亢亦不足恭議論所及不激亦不詭隨此非以干名犯分傲物陵人持己之道當如是耳若奔走以為恭奉承以取悅觀眉睫為

應對不顧是非探意指為從違惟御喜怒鑽刺勢力門牆闢創污等徑竇富貴利達豈不坐致而品格最卑卑矣是曰諂諛之吏

一自教化陵夷頑悍成俗衣食缺乏姦盜滋多此不獨百姓之罪也故為民父母之道不曰樂只則曰豈弟不曰慈眾則曰親民蓋雷霆霜雪在法司而雨露陽春在守令如有異常奸暴四境寒心久慣刁頑萬民切齒者間用重法以懲首惡甚者申呈遣戍益見法紀嚴明有何不可至於常犯自有常刑要在以刑罰為教化於撫字寓嚴威而已彼尚苛政者性既善怒心不耐煩常事拶攢動輒夾扛一

出門外不似人形一入獄中或登鬼籙是曰酷暴之吏

一一塵不染廉士所難予不敢以苦節望天下但念一切公用既有綱銀加以額設之餘截長補短無礙之費送往迎來苟不私諸囊橐尚無玷於簠簋惟是犯人本無力也而强問有力賣兒女以完單問罪既納銀也而分外罰銀變產業以銷票王密之金託腹心過送貧而理直者吞聲處叔之璧借題目索求富而身卑者重足條編款款議銀既徵銀矣又分外有里甲之費怨徹閭閻夫馬日日供役既力役矣而僱募無給領之時謗聞驛遞官價買物明旨屢禁也既減値而又賒之甚者分文不給無異明誆貧者寶貨所賺幾文也既應行而又稅之甚者权帶亦抽何殊白奪蓋眈眈人目而事事垂涎有不屑道者是曰貪鄙之吏

官評

余自强曰衙門中置有官評底本其底本自太府而下人各二葉小官各半葉凡所聞見或從招詳中得者或從賓客士紳中言者或從百姓與隸中得者有好事即註之有錯事亦註之日訪月積不半年而盡是新聞矣　廉訪官評無他妙法只是以無所不問爲主近而鄉紳遠而過客下而百姓又下而衙役與卒皆可訪之人可問之處也但問百姓恐防仇口問衙役恐防私請問鄉紳士夫又恐其非端人正士須要兼聽而博訪之　州縣官開報雜職官評不但事實考語多所混揞即年貌一節亦有註不肖似者故凡遇雜職來見即刻在所遞脚色內註定年貌務要遇脊途中迎接遞手本時即問以數語或問以一二事細觀其人之小心能幹與否亦可得其大槩隨將年貌才品筆註手本上候到署即載之底本中其才守又加細訪如此則人人不差　凡遇兩院用人須是預先萬分廉訪如眞不可容者方不得已而用之如尙有一事足取便未可草草送揭蓋人之功名即己之功名甯失出毋失入可也

豈惟州縣正官而上即下至倉巡河驛彼雖以幺麽出身亦從辛苦得來閒關至此故開註小官劣考須要查其某項出身某省路程遠近若其官冷淡便未可輕開劣考恐彼盤費不足或爲他鄉流離之鬼則吾輩積孽造殃無毒於此筆鋒者矣楊子坡嘗令家人易一倉官考語家人倦之子坡曰爾勿以此人爲倉官此人一家妻子望之僮僕衣食倚之乃彼家所視爲吏部尙書者也嗚呼先賢之言如是操官評者思之　人以品爲上守次之才又次之品不必言矣若才守俱全上焉者也儻有守而才不全與有才而不傷守者此皆實樸之士功名之人亦上焉者若有

守而全無才此雖非卓異之品亦當憐而獎之開而導之若才守俱無此雖非頁吏然尚當視其害民之淺深橐厘之多寡而斟酌之何者無才之人毒民未必太甚只衙役為害耳惟無守有才奸貪棍猾此等取盡錙銖敲盡骨髓民間蠹賊不可不除

衙役

科臣胡悉甯疏稱在京各衙門在外各總督巡撫織造鹽倉茶馬司道府廳鈔關倉廠抽分河道部差總副參遊文武等衙門書吏承舍門皁壯快以及聽用材官軍牢等役併各衙門經制之外投掛衙役名色串同招搖倚借勢力挾制官府反嚇小民抗糧免差惡習種種難述且凡衙役之兄弟宗族親戚又莫不倚借衙役包攬其一切糧差亦復公然抗免殆非一朝夕之故矣茲當新例森嚴之日錢糧紳衿不敢復欠在衙役未有不欠者差徭紳衿不敢復免在衙役未有不免者衙役名不入紳衿之列而實混雜於小民之林其用勢過於紳衿其急公遠不逮小民州縣各官非不知此輩積惡上虧

國課下累窮黎而卒不聞有以三尺治之者謂以上各衙門皆係統轄上司恐治一上司之衙役威不加等而重獲罪於上司則禍患可立傾也是以有司畏上司之威權不

得不曲徇上司之衙役從來州縣等官敢揭參抗免包攬之衙役者曾幾人幾疏豈本官盡皆執法衙役盡皆守法無非上下和同彼此未便之故耳

兵部員外郞蔡兆豐疏稱民窮由於官貪官貪由於吏蠹故除蠹為懲貪之源而懲貪卽安民之本近見督撫司道府廳不論錢糧詞訟大小事件動輒差役到縣在督撫則謂之承差在司道則謂之差舍在府廳則謂之快役總名曰守提而本縣奸惡經承互相關串提錢糧則勒拷里長提詞訟則鎖禁犯人為事之家未及見官而身家已喪矣蠹橐已盈又橫加支派不曰打點衙門則曰齋送官府貪官受其穿鼻視同腹心小民受其魚肉畏如豺虎縣官心知而莫可誰何百姓飲恨而無由申訴邇來直省生民無不失業而此輩席重勢擁厚貲莫不皆然及至稔惡已極積怨已深遂皆逃匿京師竄入各部院充當書吏甚至於援例納銀希圖官職者此等不除接踵而至欲民之得遂其生豈可乎

明臣呂坤曰衙門及鎮店鄉村各色人役皆食民以自饜虐民以自逞者也多一人則民受一人之害減一人未見廢一人之事被其憑城勢假虎威小民豈敢與角卽有被其害發其奸有司豈肯與直哉一失衙門之心終身之懼

但傷一人之體衆人之俾此牢不可破之弊也爲民父母果欲子惠烝黎則清理衙門書爲首政信崇左右是曰極昏且如阜隸止爲行杖把門執父清道稱訴正須不爲不多掛搭綽攬可不嚴禁快手僅促急事防護遞行足用而止至於青夫提鎖接遞老人聽事陰陽之類各查其事僉果否相當勞逸有無均適門庭倉獄守夜巡風應否添撥火夫公事差發公館修葺曾否類及街民充者應革則革累者應優則優務令無偷安肆志之人無獨苦重勞之嘆此衙門之淸也各里既有老人里長又有地方保伍又有總甲小甲又有遞官堡官又有集頭老人一家而數人管

束一事而亂接單票雖末之過張聲勢而詐錢財瓶備之家指呈報而嚇酒食懦夫貧民望公門如隔九關衙虎里豺通氣息如出一鼻豈無抱屈鳴冤不過賠錢受辱蓋護庇衙門者庸吏常情壅蔽有司者奸黨積習故與其防之也不如省至如約正副保正副往年皆用貧無賴者故屢犯屢應僅同僕隸今選保正副皆殷實自愛者爲之選約正副皆老成有德者爲之得人誠難是在賢明有司經目留心鄉甲百姓連名公舉耳舊堡官貿卿以堡官爲保正舊總甲可卽以總甲爲甲長惟居之遠近是便惟人之賢能是求公事不必排班聽委朔望不必作揖升堂無事不必同呈遞結此閭閻之淸也中外若此肅淸而賢守令總理於上時稽其奸弊常振其廢弛又禁巡邏兵壯一切擾民攔路槍夫百凡動衆如此而小民得一日息肩則得一日奔走衣食而差糧亦易以辦納矣

政學錄卷二終

政學錄卷三

梁溪鄭端輯

初任事宜

戒營求　臨選時垂涎膻地營求打點到任後爲債所逼凡事掣肘卽時物議遂至削籍者可戒已

謹貸負　選時有負貸難已者借之戒畢竟妙借之行戶並治下富商納粟監生萬萬不可大都錢債一節得已不借不得已少借若過多爲債所逼欲潔不可欲清不得最苦莫大於此

問民情　選後遇前官或本處士夫及鄰封遊宦者須細問民情吏弊一一記之卽我師也

講律招　選後須討問刑條例及招議請熟於律令招情者將律意招體一一講過將來庶不至差誤

見上司　選後有上司在京候見迎送俱不可少但送禮不必出格

防嫌疑　選後有治下納粟在京卽有先容亦不可受餽赴席恐卽借此愚鄉人肆行無忌然中有豪俊待之不可無禮

處交際　選後治下士夫送下程一槩不受此省事法也然其中有誼不可卻者亦須擇米菜受一二件幣禮則一辭不可受也請酒赴席不可醉亦不可多言自犯

勿干求　出京時或本處上司有至親鄉里切不可妄求先容蓋發書者自以爲功未必無責望之心或不如意又未免有後言彼上司以我爲倚賴人也心竊鄙之矣

待祖餞　臨行親友有祖餞者卽事煩亦不可使生厭倦使親友無色如量不勝酒須留後步

止人役　衙門積役希圖照顧每求接新官新官上任便自稱長行嚇詐無所不至科斂幫貼猶其小者此等人役宜託便預票止之惟路遠地方無可寄票則在人駕馭之耳

愼關防　衙役接到家人沿途不無往來且衙役必密致慇懃以爲之地宜時常關防毋使面熟致此後關節相通

覓內書　凡套啟套書俱發禮房謄寫若密稟密事全在內書新官赴任如有僕從善書通文義又可託腹心者此爲最上若有不通文義而善書者次之本家原無須兹覓之此兩項人以多帶入衙爲妙若曾入衙門或心術傾險狀貌光棍皆不可帶內門轉桶處須要兩層封鎖若一層恐內書有鑰私開便可內外交通亦可隔門說話若不細心防閑未有不滋弊者　內衙中有託心算手更好如無算手算亦易學可買算法一本教家僕之稍明者不過一

月盡通矣

造履歷　將到地方須預造各士夫詳細履歷一冊以便查覽心記上司同寅亦照例細開

答迎接　路上士夫來腸差人迎接預查舊規將回帖寫下以便臨時回答有迎接該下轎不該下轎者入公館後士紳相見地方儀注有不同者俱開寫明白預先斟酌乃不失己失人一切祭門謝恩上任升堂禮儀亦令開寫明白

住公館　本治境內若無公館卽討民房切不可住宦宅恐主人有酌飲之非禮不飲非情若民家治具卽賞之亦

不必問其姓名恐小人以此假詐也

辭禮物　士夫相見有在未到任之先者有在既到任之後者風俗不同俱照開報禮數斟酌相待至送禮則一毫不可受交禮貼時卽云心領士夫行後便粘寫壁謝切不可令禮房暫收恐一時多家混錯又恐禮房抵換士夫難言大不便

謁聖廟　次日行香請生講書後量獎紙筆卽語之以勸學勉勵

拜士夫　行香回退食畢卽回拜各士夫與士夫相見便問民疾苦雖冷落士夫亦須面拜訪問

會賓客　賓館會客佐日卓隸把門不許一人潛入其已藏在內者俱逐出門子捧茶訖卽行遠站蓋衙門多人在側鄉紳每不得進機密之言談衙門鄉里中事

安窮苦　凡選窮疲刁苦地方切要安心人生食祿有方固非圖度可得且作事必精神結聚積漸有成今若有覬盧鍼氈不能久安之意則訪問必不真懇經理必不周密意氣必不鼓舞故選得此方卽矢志以宅家視此方漸漬淪洽極疲者可使改觀極刁者可使若家人父子方知此言之有味也

圖地理　凡一邑地理所當周知到任之初令四鄉里長

將本管地面山川寺觀田土溝渠津塘橋道鋪舍公所壇社大小村房市鎮各畫一圖務期詳細周遍更令善畫者以縣治為主自近而遠集為一總圖如山川之險隘衝要之縣紆人烟之疎密村鎮之大小鋪舍橋梁之修廢某處當防盜賊之出入某處當防水潦之不時某地為膏腴瘠薄某方為僻靜繁衝按圖備觀易如指掌非惟句攝征輸限期可定而興利除害亦將次第而行矣

貴有恆　凡革弊安民不數日而頽弊大作矣然使後來漸不如初謂之有頭無尾又在有恆

尚節儉　我輩矢志安民既不科派里甲又不苛罰重秤

則衙中費用便難望之地方初赴任者第一要節儉莫謂官爲錢樹便可取給

發行價　本衙自用者先發銀與買辦快手註銀數在簿上簿上不用珠紅只用墨字逐日所用一切飲食衣服器皿之類俱逐日塡在簿上下註實價平買若干仍出示曉諭各行本官俱係預先現給絲銀平價和買不許買辦快手指官強買如違許不時稟究至於上司按臨一切碎細之物恐倉忙不能現買用墨印紙條塡註所買不時稟點取用每月逢五逢十俟堂事畢銷算當堂給價不可遲

慎起居　往見各上司或以公事出不論遠中城內若有

郵鋪衙門寺觀可住不必民家尤不可茶房酒肆部民各役之家若士夫花園亭榭多而花木盛亦不可屏去左右與主人深夜對酌又無故不可微行瓜李風波恐從此起慎之

養性情　新官性情要把持得定但精神閒雅器度豁然心小而慮言簡而當即事體未必盡通才識未必盡到人亦自然相諒反是雖小有才人且求多小有才之人爲才所使麤浮之人爲氣所使自家辜負自家不住狂暴躁急僨事害民者皆由於此

示信行　見各上司後且遲遲放告先將衙門應行事體再三斟酌言必求其可踐事必求其可行如責六房完前件及差人勾攝限期當寬違限者打數甯少毫不失信則令不褻而法自行

謹衙門　新官凡事當謹之於始能先謹衙門有令無赦吏書以下無一人不懍懍無一人不守法又不過責鄉民則小民脩誦俱知防閑體恤至意自不爲衙門人騙害若初至時少假衙門人詞色若輩便彈冠相慶詐索鄉民此風一傳即後來著意收拾亦費許多心力

擇各役　買辦差遣必擇平時老練及有身家者爲之使徒誘之少年能事者恐其以無行敗事也　答應上司須

擇厚重有才者不厚重則上司有問必信口胡應無才則手足無措皆爲不可　衙門人見利不顧死生一得寵則不計利害正官待士夫有禮待衙門極嚴若輩稍斂不嚴即進一步然亦不敢與士夫抗若官有心裁抑士夫又假若輩詞色便到處騙人其門如市假勢橫行四民畏之如虎親戚亦氣焰逼人凡有身家之念者俱禮之爲上賓大家宦族俱畏之如蛇蝎而若輩揚揚自得目中且不知有天日又焉知有法紀士民切齒人言鼎沸不可不切戒也

通鄉音　一各處鄉音不同初到未必通曉如遇僻地但令各寫情節參之詞狀又令從容言之不能說官話不妨

當堂寫答問語或亦不甚相遠切不可令門子等解說一
恐其因而說謊一恐觀者不察以州縣之權盡在若輩也
然我輩吩附下人亦須從容明白使聽者易解

訪事實　凡欲喚某人訪某事宜先將不要緊事喚不要緊之人進來密吩附之使人聞之以為此不要緊者也而如此常常做去要緊事卻吩附之矣仍示以洩漏打詐斷斷加等重究總之以不動聲色不容詐騙為妙　凡輿卒之旁道路之口有入耳者切勿遽行語一稟即行則知言自何人聞自何處以後欲進言者未免避怨相戒不敢輕稟而稟者或自伐其有進言之能又招權索賄皆不便也

但聽而存之於心俟久久覆查經月後發則人不知其所自

記手摺　凡有欲行欲問事即記之袖中手摺俟明日查行所謂廣記不如淡墨也

置行箱　大拜匣一箇每行即置各冊在內隨身帶行遇迎送出門上船有空閒時即可取查有急緊文卷宜看宜做者亦可帶行務要筆墨紙硯俱全無虛暇刻

備火食　凡出外火食務預備隨行此雖瑣事然迎送謁見事煩有終日不得食者宜縱備餅粥或藥餌補中湯之類庶不至積勞成疾

日行規則

催底簿　上司來文號簿各一扇詞狀號簿各一扇各上司比較前件簿一扇各房吏書年貌籍貫腳色冊一扇門子民壯皂隸陰陽生各役一扇緊要在上司比較前件簿之外又置一上司前件底本簿往時亦有置上司前件底本簿者然多只寫奉行原文一兩行次行即橫排寫前件二字又次行即寫第二件奉行事又次行即寫前件二字如此密排橫寫一片模糊雖有前件之名難查完否之實及至用印時不過又呈一冊總計某日用印共幾百幾十幾顆謂之印單籠統計數亦不知印在何票何事上去也

官府雖欲精明其道無由是以間有行過一次而以後再無從查覈停閣經年幾年者甚矣書手之愧偏官長也今後置前件底本簿要一板只寫一事多留空白如云一件為某事某年月日奉某衙門憲票或告詞次開憲票所催之事或狀詞所告之人一一摘要開列明白然後纔寫前件二字其空白多行處但凡票行到日或票差催提時即隨標日月於此第二次再催亦即在此標過日月後第二行再標記之雖十次亦復如是每一事止此一板更不另載別處亦不必別用印單催完詳允者硃紅勾之大寫一完字未完者照此簿比較房科差人如此則頭緒不紛醒

目易查且每一事只一板則催提次序之多寡一總謚在上面凡所提人犯有係書手欲沈閣者瞭然不能沈閣又不能抽扯狀紙最簡最妙法也至若到任以前未完係舊前件到任以後未完係新前件一一承行房科又要另立册籍勿混爲妙再照吏書皁快各役姓名册往時俱係接連編寫無空行可書前件以故勤怠難考作弊停閣今宜除點卯册外另立各役册每人各一葉其拘喚承行事件卽註在本人空行處則奸頑可一查而知差遣亦公平矣

查房科　衙門自吏書而下無一事不欲得錢無一人不欲作弊者老成者見得事體明白禁之使不得行便是革

弊若各項事體通不明白空空只言革弊恐徒爲吏書笑耳要緊在識房科事體事體有極瑣者一毫不知便爲所賣待其犯而治之亦已晚矣不若將各房事體或刻作條約或刻作告示令人人知所遵守甚便卽此便是堂規

一革各房停閣之弊吏書將上司前件不完非止習懶留此未完一次行提便有一番打點今後上司公文承發房已登號簿註定承行每三日僉押畢六房吏書卽至後堂查對號簿酌量事體難易限定日期申繳註銷每三日晚堂畢喚吏書上堂將號簿查比過期不完者責則事可計日而完也若在赦前便不時申繳一事完卽查號簿在原號上貼一浮簽註申繳二字同僉押用印公文投入以便註銷遺誤一日打若干

一革各房盜用印信之弊盜印之法不同有乘混盜用去者有乘混盜用官府忽覺卽藏在各處者有假稱結狀未塡以白紙用印而後改寫所欲行事者有故將不要緊文書用印其用印處挖作一孔而印卻在下層者有一層應印文書套一層白紙應印處以水氣潤透將朦朧印色印過並下層俱印者若知僉押畏法則此弊易革矣

一革各房抽扯詞狀挪移起數沈匿牌票之弊凡收詞狀卽時數過登記號簿一有遺失便責經管者應問詞狀投文後卽註定起數用片紙寫在牌上

號簿一淸凡有未完俱責原差人役則作弊者自少

一革吏書嘗試之弊吏書嘗官其術極巧彼見上官懔懔便不敢犯漸漸熟些便將黠猾能事者先以一二不緊要事來稟略有間可入便漸漸以有理事來稟又漸漸以無理事來稟假一二得志彼之計行矣欲革此弊凡吏書只許傳事其閒行止官自裁決

一革各房指稱誆騙之弊凡各房吏書或指稱囑託或指稱過送誆騙鄉人非平時得上官親信彼自不敢鄉人亦不之聽誠平時待吏書衙役極嚴堂上無一人稟事差遣跟隨意不偏在一人有犯責治小民聞知此風斷不肯墮彼之求也

一革各房懞朧

誤事之弊各處鄉音不同或有緊要事吩咐吏書須令同答一一如我言然後遣去每每吏書聽見上官吩咐應答如響及復問之則懵然不知草草遣去或遲悞公事失悞接送關係亦不小也　一革各房武斷鄉曲之弊吏書若以公事被鄉人毆辱則重責鄉人如以私事爭鬥俱平等問理有假衙門之勢以凌人者責無赦然刁悍地方亦不可太有成心以傷衙門之體　一革各房冒破紙張之弊紙張在南方不難北方額派銀兩既少紙價又貴一年用紙又多決不可聽書手冒破須令各房各置一簿每上司公文一件每招詳一起用紙若干俱係承行吏照數發之每

十日官府一驗支發數目硃書一支字若有錯落改換係書手賠補柬帖副啟註册悉皆如是不許亂費暴殄

謹僉押　凡次日應申文書應行牌票與夫一切應僉應押應標判用印者俱要頭一日申時候晚堂事畢傳進蓋吏書作弊有不宜行而行者多乘官府不查又詭稟官府舊規蚤堂僉押事平出堂相沿遂爲常規不知蚤最出堂能有幾時可以詳細查問臨時人衆事冗逐一細問殊非事體各房科用印後每將各項文票大家翻折或捎手中或入封筒奔走擠擁更不便於觀瞻若新官顧惜體面怯口羞問止聽書手點標其中弊病多矣若新官瑣碎能一

一問之爲時已久伺候者多又嗔新官出堂太晏無不竊笑才短此無他只未先期料理僉押故也今後先期所送僉押每房各用護書別之每一票於日下寫承行書手姓名每一文票用一小帖將應行之故寫貼在本文本票上新官在衙中將原故看過即出坐後堂傳各承行吏書立案前應小僉者即小僉應大小押者大小押應標者標應印者用印其理有可疑者照承行姓名摘問凡理不應行有弊者即量責無赦講得是者隨標隨印然後各入封筒護書如此則次日絕孫再一檢點即可坐大堂文書既無隱弊官府又朝氣清明而伺候拜謁者又服其敏速此新

官第一宜知者　按僉押用印其弊不止一端在新任時尤宜謹愼或有吏書侵用銀兩假作前官支用補卷補領者有事情難處前官不敢主張因得錢乘機申繳者有以不緊要事體妄出牌票打網者有以契書或各項執照文書盜用印信者有關係滯礙文書通不送稿稟改徑自寫完乘事冗插入用印者有該申請上司裁奪係應照詳文書卻改作照驗混繳者有書手因用印忙迫丟下上司官銜不寫或字句錯落未正或洗補字紙未乾留下空塊未填者或有將撫院文書放在按院筒內各衙門文書放在撫院筒內者或申文上司未黏原行牌票及硃語與號簿

不同者甚至吏書愚弄官府將自理紙牘册票入上司封
筒者詰如此類非弊卽錯也新官但遇此類卽查問責治
又須要先設長條櫈二張令承行者仔細查對務令纖毫
不錯方許入筒封口　逐日六房照依隔日所開公文件
數挨次僉押先儘上司申呈次及本衙門牌票一有發行
卽時立案毋得後時攙補虛擡月日非惟悞事且以長奸
其僉押時須將原來文移查對應否施行及應僉押者仍
令高唱僉押明說此起文書爲某事該如何區處略節情
由幷指出緊關詞語以便簡閱一應來文須親手開拆先
看封筒上開件數及封內文移年月硃語應留看者留看

應發房者發房過有機密重情卽袖進衙待計定而後發
行愼毋輕泄以致敗事其發行文書當令吏人對面黏封
以防夾帶洗改情弊嘗聞奸吏有將本不差字樣故爲洗
改眩惑上人如來文原是甲字改作乙字乃又改乙爲甲
雖明辨者卻於甲字生疑而不知來文是甲固已中其奸
矣如緊關文書不宜入遞或密差人或親齋投遞以防停
閣開拆之患不可不察
理堂事　每日艳蚤出後堂卽小開門上宿者放出衙門
人放進僉押畢卽升大堂同風䨱卽放領文牌發鋪遞公
文將標準印票令原告原差唱名給領訖放投文牌先收

各處公文然後呼昨夜巡風不到及犯夜者當時責發隨
喚上司批行投到訴狀人犯應保者當堂卽時發保註簿
又喚差人原告改限改差及拏到人犯發落又喚上批自
理聽審訴告人犯俱伺候側邊且勿跪此日如遇客少除
聽審者發出聽審外餘訴告之人不妨逐名細審一人持
狀跪下直堂吏接上聽審完或準或否又令一人跪下執
狀聽審後做此如係多紳衙地又遇事冗客多卽總收記
數人匣暫發諸人出去分附聽審者候午堂審投告應準
者候次日領票分附訖卽至賓館賓館之客不論寒暑切
須耐煩勿生厭棄客會完訖然後上堂上堂要極嚴肅一

切吏書應稟事宜須在後堂內預先稟明一坐大堂雖係
公事亦不許吏書稟事須是無一人亂上堂無一人亂進
門無一人亂穿道班役鵠立以俟人犯魚貫而行方於體
統觀瞻肅然難犯若有閑人闖進則門者縱之入也重責
門役其弊自革　按閑人混進多係門者縱之官府不知
此等公堂有同兒戲非官府明白撊或親搜房科其弊不
察係待其擁集始拏閑人光棍必藏房裏扯出必屬無干
止在衙內時偶出一搜尤妙　凡在內班者每人給一小
牌牌上寫內班用花押出班繳入上班者領去無此牌者
非呼喚不入二門違者照閑人並責　投文後便預定先

後交序將聽審人犯掛審日雖短力雖勞亦必將投到者
郎速審完毋使在城耽閣使費且圖饋刺蓋事有頭緒聽
斷自有餘閒況自理詞狀若不苛求問罪可一刻而發十
數起事畢標封回衙做大招審語又看明日僉押用印此
一日之規則也

居官立政

服官　持身欲清事體欲練處世欲平必平時躬率妻孥
祟尚儉朴則貪於官者少凡事關吏治民生一一留心則
得之聞見者素又隨事反觀變化氣質然後能清能練能
平

守謙　傲爲凶德人不可有今人有自恃才能而慢上官
自矜清廉而傲同列自恃甲科而輕士夫有一於此皆足
以喪名敗德故居官者必虛以受人示其能聽卑以下人
示其能容朊滿盈則思抑損聞譽言則思謙降無驕心無
傲色無矜辭民安而視之若傷政成而視之若罷頌作而
視之若謗終日兢兢不萌怠荒庶可以從政矣

果斷　需者事之賊也故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
不斷之意者啟猶豫之門況居官守百責所萃自非果決
惡能有成非惟曠悞事機抑且致生奸巧或聽吏書之曲
稟或入門隸之冷言荏苒拘攣竟成闒茸上官惡其廢事

小民病其牽延妨政損名率由於此故事在詳審斷在必
行其有擬議未決者不宜先露其端以爲吏卒要索之地
可也

祟默　言者吉凶榮辱之樞機也爲官常默最妙使下人
不能窺測是非曲直止以數言剖之故萬言萬中不如一
默方喜方怒尤宜訒言蓋輕諾招尤漏言僨事一詞輕發
駟馬難追故寡言者存心養氣修德蓄威之助也三緘之
喻君子愼之

立信　信者居官立事之本與民信則不疑而事可集矣
期會必如其約無因冗暫違告諭必如其言無因事暫改

行之始必要之終責諸人必先責己待士夫尤宜以信處
之雖以事相託勢不可行必巽言開譬明示其所以不可
行之由毋面諾而背違毋陰非而陽是處同僚亦然有言
必踐久久自然孚洽苟一時欺誑則終身見疑矣

遠嫌　嫌疑之事易生讒謗當防於未然雜流之人不可
交嫌疑之地不可往非禮之餽不可受內言不可出外言
不可入宮戸非優不宜私見門隸下人不宜私語蓋一涉
嫌疑則奸詭者得以指名誆索仇嫉者得以造言嫁禍矣
愼之

謹始　事必謀始蒞事之初士民觀聽所係廉污賢否所

甚作事務須詳審未可輕立新法恐不宜人情後難更改持身務須點檢淸白切不可輕與人交恐一有濡染動遭鉗制不但賄賂可以汚人而已如好技藝則星算醫卜者投之如好奇玩則古書奇畫者入之如好花卉則或以奇花異草中之嗜好一偏便投機弄雖詩文之交亦有移情敗事者不可不謹主於到任之始有送吏書門皁者尤宜謝絕

居敬　昔賢云持已得一敬字敬者修身立政之本也衣冠必正言動必端凡一毫謔褻之語絕口不談一毫輕褻之事絕戒不爲非禮嫌疑之地絕足不至雖對門吏亦如嚴賓則心志自定瞻望自尊可以遠慢辱可以杜謗譏所謂不怒而民威矣

克偏　偏最害事人之材質不同而溺於意向所便已不自覺人亦將以偏處乘之投吾所喜激吾所怒敗官敗事恆必由之如弛緩必克之以敏多言須克之以默悍躁須克之以莊煩苛須克之以大體隨吾氣質所偏意向所溺即爲病痛有覺便當力治亦古人弦韋之義也

懲忿　七情所偏惟怒爲甚怒如救焚制之在忍苟不能忍非徒害人忤物抑且僨事傷生故居官者遷怒於刑則酷而寃發怒於事則舛而亂遷怒於人則怨而叛矣務須涵養其氣質廣大其心胸非禮之觸必思明哲所容無故之加必慮禍機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怒已則如風恬浪靜非惟善政亦可養生

戒獨任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此常理也吏書巧猾先意窺伺苟樂其便於使令少加辭色則爲下民耳目所擊狐假鼠偷奸欺萬狀矣故必六房吏典直日輪流門隸䡖入隨便差遣小事呼喚不必專名公務往來動宜稽察當堂問斷勿許假公咨稟私衙封閉勿令無故擅入到家迎接者尤宜遠嫌出路跟隨者務嚴約束如此則止聽不偏而愚民無惑矣

去先意　凡居官雖欲興利除害與民造福俱要渾厚深沉隨機順應無爲眩露使人窺測如知我欲抑豪强則牽涉土豪名色知我欲淸賦額則巧誣詭寄田糧變換情詞投吾意向啟釁實多矣如欲作一事申呈上官先府後司不可攙越其呈稟之詞亦宜謙愼詳確功歸於上使其孚信不猜則事行無阻矣雖旁縣同僚亦不可眩暴已長致生嫌妒事成之後視爲分所當然韜晦不矜可也

四事箴

律已以廉　眞德秀云宋時人字景元號西山　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

自賜故以此為四字之首　王邁云（字君實號臞軒）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一毫之點污為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為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撫民以仁　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古者於民飢溺猶己飢溺心誠求之若保赤子於戲入室笑語飲醲嚥肥出則敲扑曾痛癢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

人而不為君子

存心以公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蝕之大道康莊偏見窒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生闇

莅事以勤　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游宴則謂之風流閒雅此政之所以疵民之所以受害也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秩絲與顆粟皆民力乎爾供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浹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為我師一范一韓

十害箴

斷獄不公　眞德秀云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小有私曲

劉宣云（字伯宣官中丞）刑獄之事暖昧未明情態千變苟不以至公無私之心詳察其間差之毫釐人命死生繫焉公心識獄尚有不周如或畏權勢而變亂是非徇親故而交通賄賂好惡喜怒私意一萌斷無平允明有官刑陰遭譴責可不愼歟

聽訟不審　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江南珥筆之俗最為不法有一等豪滑稅戶罷吏鄉老把柄官府鄉曲少有忤己者使人飾詞陳訴及兩訟在庭辨口利舌其被誣者往往愚懦訥不能言或引人强證是非顚倒不可不詳切須受狀之時再三引審先責誣告反坐之狀然後施行其間或有懦善之民含冤赴訴畏怕官司不能盡情者宜溫言詢問庶得眞情若事不干己而訴者屏絕不受如此自然訟簡

淹禁囚繫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可

久淹乎　諺云畫地爲牢誓不可入牢中苦楚與鬼爲鄰
且囚初到官晝時公廳研問所犯大情驗輕重收繫干連
無事者責保隨衙供定招款引審無差輕者量情處斷重
者結案待報無得專委吏曹推鞫變亂是非蔓引平民爲
巧取之地又囚人在禁寒暑切身飲食不時人氣充牣多
生疾疫醫藥飯食常加省視死於非命咎將誰歸公吏承
人不稟官長擅監繫者尤當禁絕仍加懲戒
慘酷用刑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卽已之體膚也
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爲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
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

忿行私者乎　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刑者國之
典憲安容自已酷虐殘人肢體損人肌膚以爲能吏若縱
吏推勘法外棚弔大棒拷訊如此違犯明有常刑
泛濫追呼　一夫被追舉家遑擾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
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可濫乎　訟者元競
本一二人初又詞類攀競人兄弟父子親鄰動輒數十甚
至與夫相毆而攀其妻與父相爭而引其女意在牽聯淩
辱婦女若官不詳究點緊關人三二名而追問一付吏手
視爲奇貨必據狀悉追無一人得免走卒之執判在手引
帶惡少嚇取無已未至官府其家已破故必量事之緩急

如殺人劫盜必須差人掩捕餘如婚田鬭毆錢穀交關之
訟止令告人自齎判狀信牌責付鄉都保正勾解庶免民
害
招引告訐　告訐乃敗俗亂化之源一有所犯自當痛懲
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
罪犯皆係非法　珥筆健訟之徒官司當取具籍姓名如
遇訴訟到官少有無理比之常人痛加懲治若有卑幼訴
尊長奴婢告主人自非謀反大逆之事不得受理宜加懲
戒此厚風俗之一端也
賦役不均　科罰取財今無此事代以賦役不均　甚矣

賦役不均之弊深爲害民之事竊謂租稅科敷姦狡稅家
將已產稅苗折作詭名挾戶豈止十百如遇科役倒在小
戶潛匿苟免又豪戶買田不行過割只令業主代輸苗稅
交結縣道知而不問蠹損消良役消差設鄉都保正等役
縣道多憑猾吏鄉司接受貨賄放富差貧定一賣百弊倖
無窮充役者以被縣吏生事追呼愚善之人畏避不敢出
官陰納貨財百色追求數月破產爲人上者奈何不矜
重疊催科　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
稅而不輸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之輸是誰之罪乎今
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銷再追至

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至有鈔不理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産鬻妻賣子往往由之切宜深戒　呂舍人云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際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眞格言也合將本縣稅戶等第置簿開寫某鄉都保花名租稅數目於縣廳置匱收藏另置各鄉都銷簿將納戶官鈔每日抹銷縣官點檢不銷簿書不給戶鈔重併追催者徵戒吏人坐廳追問欠多頑戶對衆科決餘戶自畏依限可辦何必官吏引帶人衆下鄉恣其需索比之官租費用數倍此今日之通病一犯到官決無輕恕

吏輩下鄉　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土軍尤當禁戢　今之爲民害者莫甚於遣人下鄉比來官員多帶人從既無本業又無請給縱令於案分根趁催科勾攝文帖路家者下縣追鎖吏人鄉都執事縣家者下鄉追擾稅戶引帖到手重若天符勢如狼虎所遇雞犬一空酒食無算動輒鎖索打遏錢物乞取不滿枝蔓鄉鄰往往破産犯者痛治奈何不悛府縣官僚苟有愛民革弊之人用心究治庶得肅淸

低價買物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凡官司敷買視市直每減十之二三或不卽還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　上司行移收買軍需諸物須要照依時直無致損民今府州司縣官吏不體所行不問有無一槩科買甚者減損價直又不壹時給價動輒經年及入主典之手恣意破除虛作領狀雖爲和買過於白奪敗獲者豈勝追斷又有官吏差人於鄉都收買布疋木緜芝蔴之類妄作威福損價害民及傳言於大家稅戶收糴米穀名爲給價實作饋送取之姦巧民畏氣勢不敢告言此等之事速宜改革一朝敗露何異受贓

戒石銘

五代時蜀主孟昶頒令箴於諸邑其文曰朕念赤子旰食

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所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宋太宗刪煩取簡摘其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一十六字頒行天下至高宗紹興間復以黃庭堅所書命州縣長吏刻銘座右至今官府存焉至元癸巳浙西廉司移治錢塘司官大使吝齋徐參政改書其銘曰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

事上接下

待上司　一見上司須將各批來詞狀等項一一理會過
或上司問及便隨事問答其事體有難處者便委曲商量
若一槩事體都不經心問事如夢使平恕上司或不過詰
然亦已念非老成若遇操切者賢否從此定矣　一上司
待坐時雖極謙抑假之詞色切不可因而豪放卽抵掌論
事傾懷論人上司雖不言已竊異其爲輕躁矣又應對時
凡事體有不知不可强辯有差誤不可遮飾上人自能見
諒若鑿空湊合取便一時久久爲人識破不値一文戒之
　一上司吩咐事體如聽不明不妨再問不可草草答應
待出後問人恐人以事不干已忽之將復問乎抑置其事

不行乎關係不小愼之　一上司卽係親友切不可狎恩
恃愛大堂衆目所在固當收斂卽在私衙亦忌放恣蓋末
世人情一自崇高便欲以禮法繩人多有生平莫逆仕路
芥蒂搆成大釁者職此故也　一上司係同年親識在衆
中切不可掛之齒牙人有託爲先容者亦從容謝去切不
可鹵莽應承甯可極力爲彼游揚不使知也若揚揚自任
凡託則應之如響不惟不能一一皆效後來有爲上司不
喜者必以爲我實謗之　一上司雖有甚不協人心處我
輩若可進言不妨委曲開導切不可對人便歎其短此不
惟上司知之於我有損恐衆人欲結上司之歡且以吾言

爲奇貨此當第一戒也　一上司既與我親識凡事要避
嫌疑非同衆人不私見卽有請不可頻赴若終日聚談衆
人畏我如虎凡可中我處無所不至矣
待同寅　一人心不同調停亦不易有事體極綠又開心
見誠此上品也處之甚易又有才華極美而凡事深邃實
無他腸亦上品也處之又易又有才高而喜執已見者處
之稍不易又有才高而傲者有無才而喜自用且好傷害
人物處之俱不易總之以赤心相與忠信可行於蠻貊也
若小人惡人雖不可待之無術要之含忍委曲盡之矣
一附郭卽是同年至親我輩以公事去亦不可太以宴飲

累主人致廢時失事恐主人不好客或好客而偶有心事
我輩酣飲終日彼且如坐鍼氈且由此生嫌費財猶其小
者　按在外州縣以附郭者爲耳目喉舌若結交不深則
上下之情終隔而不通須凡事虛心久久自然契合卽附
郭者未必爲人所信任亦不可草草忽略邇來上司各官
言人之長未必見信一或言人之短便深信不疑我豈亦
何故爲同寮所短上人所疑乎　一處同寮彼此相敬自
愈久愈深嘗見對客如處子見者自然收斂若疎狂自放
每每以言語相調此示人可侮之色也且啟釁始禍語云
禮者人之藩籬藩籬撤而盜賊乘之至言也　一仕途眞

畏逸材品聲名等者相忌不及者亦相忌智巧者能是非人愚拙者亦能是非人既相忌便自有是非既有是非便自可畏我輩善用其材又善處漸雖不能保人之不忌甘心於我者或少矣　一士夫識見要大一善片長不足以當太倉一粟若沾沾自喜旁若無人便是斗筲之器每見前輩胸中了了容貌若愚惟後生新進每每向人數盡生平所長大爲有識所笑高明宜三復斯言　一人各有好如飲酒然甘苦惟其所嗜必欲以人之甘從我之苦以人之苦從我之甘即父母不能得之子況同儕乎久於涉世者嘗以我從人必不拂人以從我不然一步不可行也

待前官　一前官行事即有一二不當人心處我輩當隱惡揚善縱或狼狽切不可自我發之　一前官老成練達任事多年民情土俗經歷已久處置悉當我輩能守規矩便可不勞而治如有一二事士夫衙門以爲未當我輩且未可輕改須是再三審處果是不當不妨改弦易轍如便於小民不便於士夫衙門前官已甘心任怨我輩忍借此爲名乎

待佐貳　我輩既欲盡革濫觴須大家以名節自礪凡佐貳餽遺不但幣帛即一菜不可受若因其意之誠求之懇也量收數種豈惟此後不遂所欲退後有言責人以清而居己於清濁之間似亦不恕況若輩官卑俸薄出此甚難不惟授受即酒席亦不可輕赴每遇佳節當自辦一卓邀飲可也　佐貳或有意外如死葬等事當盡心處置不可付之不知蓋我輩平時之嚴爲公也今日之厚恤私也若此之秦越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待學博　學博有孝廉有歲薦雖屬州縣提調實則賓客待之自有一定之禮如其人志行不苟又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此上品也即禮文有不及處可以情恕蓋有志之士俛首一氈其中抑鬱無聊之狀未可言語形容我輩可復責之苛禮乎

待士夫　一士夫自有定禮傲慢不可亦不可過於卑遜足恭不可亦不可過於直遂大都委曲謙恭嚬笑俱不苟者謂之內不失己外不失人　一士夫有據要津者若有心傲慢以博名高不但買禍抑亦非禮然奔走門牆聽其指使或殺人媚人徇情納賄丈夫能無愧乎況時事轉盼不常尤宜切忌　一士夫雖有大小我輩精神要一一貫洽若一坐中惟擇顯奕者奉承之略不及於衆人大無顏色議論嫌隙或從此萌須之　一有司之在地方全在節制士夫使小民有所恃而無恐若唯唯諾諾惟士夫是聽赤子其魚肉矣然所以節制之者只在無偏無黨端毅廉

平使一念至誠爲士夫所信服至甯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此爲最上其次則隨事斟酌久久自然相諒切不可先橫一不畏強禦之心一有此心便以裁抑士夫爲公道事事必不得其平非所以服爲紳之心也　一士夫橫行不顧魚肉小民官司略以三尺繩之便誹謗訐害理不可諭法不可行此最難處然亦吾儕之疢疾也吾儕自守一不正處事一不當便示人以短安得不制於人乎若有趙清獻之清操包孝肅之嚴毅彼雖巧言如簧讒言如蒲將安用之又須處之有道凡彼與人角是非曲直一秉至公久之自然畏服若因其素行之不端欲借一事以示法

更不察其是非彼且有詞於我待小人者不可不知　一士夫或被人牽告止許家人代理票中不得開士夫姓名若係上司詞狀開而不點倘令士夫褻衣小帽出入衙門豈獨同鄉士夫有狐兔之恨即我輩亦當設身處地也蓋士夫即有罪大惡極問明後自有三尺在又必於其中常存不得已之心委曲處置此仁人君子之心忠厚長者之道也

山人星相　山人星相之類撮善持人長短稍不如意即含沙射人士夫中有極不喜此輩者或同年親友書至者一槩屏去非情也甯與之數金辭之去但不轉薦此輩自不來矣

上司差人　上司各役有索賞者勿以爲異多寡在人斟酌與之若各役求多可以理遣一毫動念便不雅觀　附郭縣處上司衙門人最難蓋衙門人多是本縣子民然此幺麼者憑依城社略不以縣令爲意即木石亦不能堪但要處之有法周鶴陽令海甯有本道兩人頗無理後因上司之交代也責其人更易之因密以諸本道此一法也上司差人但持片紙至便當堂悻悻鎖拏吏書甚非所以令眾庶見也若以尋生意氣行之即得而食之不厭但投鼠忌器姑以理遣去不妨萬一出言不遜隱忍不較所損

多矣怒而撻之或有不測之禍不可不思　上司公差倨傲有司求索財貨此十人而十者有司懼其譖毀含忍奉承似損正直之氣以後但有如此者不必加責即申原差衙門聽其分處果上官偏聽生嫌是自處於不肖爲左右所驅使也於有司何損　上司及各州縣或有差役提人關人便將差人安留另差人拘喚勿令原差下鄉打擾又有假牌白捕嚇詐平民者爲害不小須預先出示曉諭如有不將印文先通本州縣徑自下鄉騷擾百姓者即係白捕詐冒許地方人等扭送到官以憑申請　上司批發前件不著人催則州縣褻如充耳若差役往催彼不但害遍

稟內人家且做訪官評積年狀貌每一差未有不以數十金或百金歸者州縣觀如虎狼怨聲從此載道不可不戒也催之之法不若即用各州縣本處循環快手二名此去彼來又一月一換如急緊前件不至即用此聽差快手催之如此則以州縣催州縣既無嚇詐之患而每月一換本役又不得作慣熟通家法之善者也

淸均地土

明臣呂坤曰州縣之弊莫甚於差糧而差糧之奸皆生於地土故地土不淸則奸豪遂欺詭之謀良弱受包賠之累有司之政莫急於淸均亦莫難於淸均今撮其大略於左

一均丈之法亦多端矣舊以沿坵履畝爲詳余以爲惟沿坵履畝爲拙即使掌印官步步追隨尺尺量度左手操筆右手執算不能淸一區姑以平原之地言之繩纜之緊鬆區角之斜正地勢之高卑宅圍之阻礙持尺者之前卻操筆者之增減執算者之含糊報數者之多寡分區者之出沒平原之地已自難精況夫山嶺之崎嶇段落之細碎形體之參差而以一令耳目關百種之奸頑未有不窮者故事有愈密而愈疎者此類是已

一法莫良於自報自家之地惟自家知之爲其所難者使之實報耳故惟至公至明之官知均丈亦惟至嚴至信之

官能均丈令先裁二寸寬八寸長綿紙條萬餘印就○里○甲趙甲共地○十○頃○十○畝○分此帖只令里長十排領去分散有地戶人責令親手自塡不識字者令至親代塡莫令疎人僱人故意增減如平日欺隱詭寄不妨改正類入本身之下一寫不實萬悔難改又帖告示挨里順甲某日某里某里投地數某日某里某里投地數務如科場收卷規矩令十吏臨收大率一日收帖不過十里仍令本都挨里順甲每一里一線拴在一處完日又帖一告示云各里老人里長排年書手於某日前赴某處聽審至期掌印官吩咐云本里花戶地土本里里長老人排年書手人人盡知我今未行均丈先要覈實每里四人共棹一張筆硯一付將一里地帖盡付與你要你四人商量細看且如趙甲地數果實每人書一是字你一筆寫定如果丈量不同你與犯人同罪如地畝不實即於帖上旁書云共少報地若干日後查明與你無累且有重賞查訖喚各里算手某里共地若干又算某縣共地若干果否合總或多若干或少若干算完仍將某縣所報地帖鈔謄一冊

一下自首之令凡欺隱田糧者詭寄地畝者一人兩名者買地而不過割者買地糧多而過割糧少者俱准首正以後照數納糧舊罪免問舊糧免追

一報地既完大都可知又刻備細單一張爲方格眼方各二寸上書某里趙甲上地若干段中地若干段下地若干段共若干頃畝某地方上地一段幾十幾畝幾分東鄰某西鄰某南鄰某北鄰某格俱照此填其單印賣聽其自買

一出告示云某日本縣先查第一里地土親自丈量但少報三分以上者重打八十枷號一個月全段入官四鄰有能訐舉得實者卽以訐舉之地充賞給與印照永遠爲業

一第一里備細單填完投遞在官掌印官於地里相近者任點幾段仍出一牌云某日本縣親查趙甲某一段錢乙某一段先寫牌橛四至呼喚四鄰伺候至日縣官帶扯繩

二人書手二人算手二人親到本段逐一細量仍令地主步步親自看詳有無虧誣但懷懼心者躲左右而前移懷讎心者恨地主而後卻丈量之時掌印官步步跟隨端端凝視但有弊態卽加重刑既用重法須存慎念不則有含冤抱屈之民須用仁術不則有事勢難盡之法

一尺式不可不預示官民尺不可不畫一必如此而後丈量始眞

一舉大事興動大衆事體相同夾不得一毫私心容不得一毫假借富者以財行人不肯發貴者以勢行人不敢發衙門人以術行自不能發百姓只是製丈此三家者必須徧丈但有多餘地畝與初報再報不同者一例重處地土入官應參奏者卽行參奏

一製丈之法先第一里以示嚴須多丈幾處以示密旣嚴且密足以令衆又丈大段欺隱之罰以示悔如是而民不犯乎未可必也民情以爲銳於始者怠於終第二三里定是苟且又當製查幾段遠地末里更是苟且定要多製嚴查大端製查百段而奸欺者必少矣

一小心之民恐懼重法每段多報三五分以防製查不足之數如果丈出仍坐原數虛報多餘卽與除減

一丈量地土比原額有餘者將下地糧差攤於額外之地

不得槩縣通減額糧

一貧民坎荒山斷古嶺雖有三五畝新開之地然石根土薄旱則先枯澇則雨衝一時雖有苛苗久後仍成廢棄只可每年每畝納租一升充鰥寡孤獨之用原非正額決不可攤派糧差萬一人逃地變糧累里長包賠

安徽巡撫張朝珍疏曰清丈田土一案有司紛紛呈請皆云因地土錯雜圻塊頗多必欲逐畝丈量數年不能完結夫印官親履踏丈須用弓正弓副量書書算跟隨丈量相爲終始者也如到一里必里長隨之到一啚啚首亦隨之又須清察坵段四至而徐戶亦隨之且一啚之中而民田

軍田牙錯其間縣官只丈民田衛官只丈軍田縣官方去衛官又來一日之中所丈幾何若夫青苗在地弗能丈也縣官非忙弗能丈也一月之日所丈幾何故數年不能丈完之說誠然也然一日不完則前項里民伺候一日嗟彼小民各有其業語云費了工夫便是錢況乎印官在鄉經承皁役與差人夫自不能免供應酒飯勢必出之里長衙役故智能保無乘機需索之弊乎且攢造魚鱗册籍逐畝繪圖按戶編籍每册大縣不止數萬紙張書寫工費動經千餘金止造送部册一本藩司存查册一本以臣合屬計之約費數萬金奸胥猾吏又能保其無用一科二之弊乎

改復過割

呂坤曰大誥有云凡買地賣地務要過割不許寄莊又云移坵換段者全家化外過割寄莊移坵換段此八字者講求分明而後知祖宗過割之法曰過割者謂北里趙甲買南里錢乙之地錢乙割地過於趙甲名下非謂割錢乙之南里過於趙甲之北里也曰不許寄莊者錢乙之地錢乙爲業仍在錢乙名下納糧謂之寄莊言仍寄錢乙以爲莊而避地多家富之門戶也曰移坵換段則今日之過割是已蓋大坵爲坵小塊爲段謂錢乙之坵段本在南里今從趙甲走入北里謂之移坵錢乙有地一段不便耕種與趙甲相換本自不妨今將錢乙之南段換入北里趙甲之北段換入南里總之亂版斷失原額開影射之端成飛跳之弊歲去年來糧虧地少不可究詰聖王惡之故重其罪然則海內皆以移坵換段爲過割不亦迷謬之甚乎自以移坵換段爲過割而其弊始不可勝道矣地籍里定多寡不勝絕懸今則有東里一百頃西里五百頃矣有一甲三百頃二甲三十頃矣里甲偏累弊一版者一片之名圖者方正之意今不以人隨地乃引地就人烏隨樹棲會見樹隨鳥走乎變亂版圖弊二地不分明當求之地中今乃求地於紙上何以清白弊三一里之地滿縣分飛滿縣之田皆

無定處謂欒縣只一里可也是以一里催科四境尋人多里老之奔馳成輸納之逋負弊四今日均丈方清明日過割又亂十年册籍半不相同沿舊稽新漫無可考弊五糧隨地定有成規矣賣主利於多價應帶糧十石者止帶五石契既可據誰復生疑地不失額而糧已失額弊六過割之日賣主中人不同到官任從買主通同書手或有開無收或多開少收糧既失額而地亦失額弊七西里孫丙有地一頃賣與北里李丁二十畝賣與東里周戊三十畝賣與南里吳己二十五畝此三人者又轉賣與東里三家此三家者俱賣與西里一人數年之間地分幾里賣經幾人

矣及查孫丙失額之地須從三人推算三家以及一人瑣
碎曲折如理亂絲令人目炫心煩竟不淸白弊八均丈區
册收之架閣非告狀稟官用財求吏誰與揭查稽遲刁措
愚民受殃弊九書手得財洗改册籍有司厭繁往往廝閙
弊十本身之地鬼分數名僱頭執名尋覔終日對而相逢
竟不知此名爲何人此人在何處是以差糧不是拖欠卽
與包賠弊十一本民地也子粒輕則詭爲子粒屯糧輕則
詭爲屯糧實與子粒屯糧之家通同影射全無糧差弊十
二一將上作中將中作下問其段落則指一中下者相欺竟
不知此段是否原段弊十三書手受賄隱漏錢糧加合增

升槩縣撒派小民以升合之故誰去告官及至被發覺之
時但云誤筆弊十四有司詞訟十狀五差糧官多拘問之
煩民多牽連之累弊十五夫復國初之田里遵時制之過
割革詭隱之巨奸寬善良之賠累淸郡邑之繁訟便里老
之催科省永遠之均丈便頃刻之淸查此法謂之萬年淸
留心世道者其三復之

一國初州縣盡地分鄉均齊方正謂之圖其圖魚鱗相次
各有坐落今邊界無存而地名猶在州縣官選委公正陰
醫省義等官暇同各里軍民知識省事之人先算頃畝後
分界限將槩縣地土十字剛界如棋盤樣照依原設里名

分若干段還其若干里其分內山河多者除外假如槩縣
原係一百里除軍匠子粒外有地二萬五千頃每里二百
五十頃里內十甲每甲二十五頃如地勢不便難均分者
大約多少不得過數頃界用繩直卽一家之地適値界角
分入四里亦所不恤疆界既定換賣各從其便

一各里分訖再與分甲每甲地若干如地勢不便難均分
者大約多少不得過三二頃

一里量分定各里中之人各報地土如趙甲民上地若干
錢乙民中地若干孫丙民下地若干李丁屯地若干周戊
子粒地若干吳己匠地若干自量自報但有隱漏一分者

從重問罪地土不分頃畝全段入官報完不差除軍屯匠
子粒外其餘民地定爲甲總選甲中殷實識字者掌之謂
之甲正

一各甲報完類在一處總造一册謂之里總送與委官覈
實不差此總付里中之殷實識字者掌之謂之里正

一各里將各甲所類甲總類送一册縣官用書手算手磨
對不差地糧無失將此册收入架閣庫謂之縣總有司用
印鈐蓋封鎖在衙付架閣吏掌之

一以地爲主不以人爲主人係名於地不許地係畝於人
蓋里甲有定而人無定地常爲古里甲之地人者隨時買

賣之人故不以人爲主

一甲總每段之後空一行爲前件假如北里趙甲有地一頃十年之內如賣與南里錢乙五十畝則前件之下註云某年月賣與南里錢乙五十畝如全賣則註云全賣與某里某人訖

一州縣置一過割簿每里空餘三五張凡買地賣地交價已完買主賣主甲正同到縣堂稅契訖縣官即將買地里分註云某年月某里某人買本里幾甲地若干割趙甲之地過與錢乙名下趙甲仍在該里納糧不許收入自己里中違者以移坵論不許仍在賣主名下納糧違者以寄莊

論

一每里立石碣一通上書某里十甲除軍屯子粒等地不開外本縣民地共幾百幾十幾頃幾十幾畝共該夏糧幾百幾十幾石幾斗幾升幾合秋糧幾百幾十幾石幾斗幾升幾合人許入里地不出圖如違以變亂成法論大書深鐫樹之里中

一糧在各里上納斷不收入本身則上戶大差得以逃躲是滋奸民之弊也大凡審戶必用戶長每戶戶長各置開收簿一扇假如北里趙甲買南里錢乙之地書契之日眼同兩家戶長如無戶長以里長代之與賣里甲正書云南

里錢乙因某事將本里第一甲上中下地一段一頃原糧若干同本家戶長錢子伊家戶長趙丑本甲甲正王辛受價若干賣與北里趙甲訖當日過割並無寄莊移坵情弊如違甘罪書訖錢子將錢乙名下除去一頃趙丑將趙甲名下增入一頃王辛將錢乙前件名下註賣訖一行當稅契之日三人同買賣主執簿與册各用印鈐數以防奸弊如趙甲再買東里馮壬地若干西里陳癸地若干俱照前法登記二年審戶編差趙丑將趙甲原業續買房地類在一處便知應陞幾則應坐重差錢子將錢乙原業歷賣房地類在一處便知應擦幾則應坐輕差凡買賣地土不同戶長或里長與甲正者不準過割重加究治

一有人戶之里有地土之里人戶之里所謂以籍爲定某里某甲之人也地土之里所謂畫野分郊某里某甲之地也蓋古者人里居田井授故人地合而爲一今也地在此居在彼故人地分而爲二契書所寫賣主之里甲地里甲也買主之里甲人里甲也此處不可不辯

一各里里長排年移住本里便於催科無論上門討要地步無多但登高鳴鑼一里可知何煩四境奔馳之苦至於數年之後本里本甲某段軍屯某段子粒某段張三某段李四如數黑白只得何人種地就向何人要糧雖欲詭隱

其道無由弊何能生耶

一往日地土不明槩縣均丈今里圖既明不於紙上求地只於地中求地某里少地止査某里某甲少糧止查某甲不必稟官求吏庫中査冊但査甲總里總新舊自有根因一人少糧一甲難包衆人自然發覺誰能放過詭隱之人哉

一里正甲正只掌冊總不管催糧買賣地土註冊既畢甲正持甲總向里正說知本甲某人賣地合將里總改註里正照甲總將里總改註不許里正干與買賣地土之事以起揹索之端其里正甲正事故或衆所不服者里中甲中

衆人推舉將冊總交代明白如有弊端仍行追究

一丁糧里長排年老人不是兩項管本里之丁者此里老排年管本里之地者亦此里老排年特別里買本里之地者屬之催科耳或曰各里納糧屬各里里排不勝催科之擾矣曰不然所貴乎催以速其延緩耳若開倉卽納雖百里排何害或曰各櫃納糧屬各櫃收頭不勝稱兌之煩矣曰不然二門之外各櫃相去不及一步耳種地時不憚各里之奔走納糧時獨憚咫尺之往來哉特赤歷多寫幾個名字費幾錢銀紙張耳餘無苦也

編審均徭

呂坤曰民間累苦莫重於力役而編審力役名之曰均徭欲其貧富得所無不均之嘆也乃有司不失之疎則失之暗不失之偏則失之私大都公易而明難明易而虛難本以虛明持以公道編審其庶幾矣

一精細有司平日事事留心一年之內民間虛實可知其半執其半以得其半無不了然此難以語言盡也

一有消乏之名有消乏之實有增盛之名有增盛之實不可不察也假如趙甲有薄地數十頃無力耕種歲歲荒閒有樓房數十間先人所遺今已破壞房地欲賣買者無人用度缺乏揭借不出此眞有消乏之實而無其名者也舊

在上則卽當大擦錢乙地無數畝房無數間而放債爲商家累千百此眞有增盛之實而無其名者也舊在下則不妨大陞有消乏之勢雖未消乏而勢已入衰如上戶多人不妨擦一二則有增盛之勢雖未富厚而勢已漸豐非上戶缺人不可輕易驟陞蓋漸衰者須節其財以培舊損方盛者須輕其力以養新萌此父母之道

一九則之法約世大都耳其實貧富之等奚啻十百千萬哉故自九錢以至一錢謂之丁銀母銀也上上戶雖萬金不得過九倍加九倍則八兩一錢下中戶雖不甚貧不得過一倍加一倍則四錢無非寸土無根椽者不準下戶蓋

極貧而無以加者也每見貧窮州縣下下戶有納三五錢者奈之何其不逃哉雖差多丁少之處下下戶加銀但以分毫計可也倘逼之使逃一錢豈可得哉差重州縣萬不得已丁地相兼可也

一豐縣差徭槩縣人當故有貧里視富里不啻十倍者若以里差還本里戶差還本戶貧里貧戶俱逃其差有不派於槩縣者乎故自審則以各里之丁分各里之差通編則以富里之丁攤貧里之役非攤貧里之役富里自應重差貧里自應輕差何嘗有定哉照丁照產盈縮消息非耐煩明敏之官不能也

一六十以上例應除丁十五以下例未成丁但有地糧之家不以丁力辦差似難遽豁若極貧下戶年老自當除丁年幼不可報派聞各州縣有女頂男丁懷抱即攀成丁者其官可知矣

一貧窮老漢守寡婦人家無事產止有一男者例應免丁侍養待親終之日補差

一條編發行富商大賈不置土田糧無分毫差止一丁甚非審戶本意只看黃册事產不專在於土田各州縣查有地土少而家業豐者一體編僉上戶均坐重差庶智巧者不得獨遂其計矣

一寄居年久原籍既無丁糧此處又無差役借本處以求衣食亦當出些須以資本處除置地者隨地納糧當差外如無地土而家道殷實者亦定等則每歲納銀多不過九錢少不下二錢另作客丁一册以充本縣孤寡殘疾養贍之用其僅能糊口者雖兩在無丁不許一槩科擾違者以打詐坐罪

徵收錢糧

錢糧刻册　每州縣額派錢糧必有布政司頒刻賦役全書然吏胥往往侵匿鄉紳士民不得一見若逐一了了分明刻出共見自知一分額編必有一分支派而比較全完

非官府之得已矣人各有心違負者誰

刻册字分大小　錢糧全書條款有多年一定不移更無增減者只用如常大字刻云該實徵銀若干倘有某年奉文更改增減若干者當以更改之故分刻小字兩行而兩行下共計實徵之數則用大字刻之其分刻小字使更改之故可查總刻大字使實徵之數易見也

刻册總徵數　刻徵各項既逐欵刻明册後宜刻某年分共計實徵銀幾萬幾千總數若干以便照糧起科

刻册分上下兩截　吏胥造册每用長勾格式册寫某項倉口若干第二勾則寫前件二字以註完欠平排長寫一

片模糊殊不耀目今當用上下兩截法如講章集註相似上截刻定額派錢糧數目如此項起解則於此項下半截親註云某年某月某日批差某人赴解批銷不到者則查比之既解明製批回銷則又於下註云某月某日批銷訖而又硃筆大大註一完字其或有領係領工食填註亦然如此則解否一目了然其未支未解者下面明明然一片白紙也不但可免洞滑且欠數亦可觸目警心

刻冊行數之殊　錢糧支發不同如鄉飲只春秋二季耳刻止用二勾民壯一項有總領者有獨遣行單支些須者有追此與彼臨時酌發者支發零頓難以預定上下兩截

須多留空幾勾恐勾少後無註處也如發其人多少即刻註明多少以後總算找發極便如錢糧一總起解隨上面字行爲則不必多留空勾

印冊　刻冊成每年用好紙刷印連總印印過三本一存房一存庫一存箚存箚者隨時可查不靠戸書矣戸房使收批過可耳

一條鞭　隆慶前差役煩瑣至張居正當國改用條鞭除漕南二米不折外凡一切應徵應役等項盡折銀一起徵收此外別無雜派故謂之一條鞭此極簡極便之法也故凡有應納舊例新例正數雜數俱宜合併而使歸於一一則使小民明白易知一則使收頭箇省農民不至失時費錢

用算法　有司中有自嫺算法者極便若不知自算則呼算手四人各閉一處使不相通然後發錢糧之數與之算待彼呈起科數來互證之異者即係有弊同者即係無弊此不知算而用算之道也　徑以總數與之算猶恐若輩已經算就大家和同爲奸若任意劈開截半與之同算則無所用其奸矣此最妙訣

厫經流水　厫經所載乃花戸田糧撒數及錢糧應納撒數乘積如厫故曰厫經流水者每日登記所完不論里中

次序只論上櫃次序故曰流水此兩項支冊人皆知之然厫經不但要開某家糧幾多該銀幾多即父子兄弟亦要分開明白以便雕拏花戸不得逃躲勿謂造冊之煩事未有不煩而得簡者一煩即永簡矣且此冊一明不止完欠可查凡以後審盜審惡看係何里何甲之民一查間刁頑力木貧富强弱皆可立見妙不可言　按厫經花戸錢糧撒數合來要與一戸總數相同各戸厫經總數合來要與比較里甲數相同各里甲數合來要與一縣總數相同

比較刻冊　州縣比較冊多係書手自填其弊最多有錢者錢櫃雖多寫少納數雖欠寫完無錢者錢櫃雖少寫多

納數雖完寫欠甚至塗改錯亂茫無的據官府稍明不許塗改實塡之數則臨比又用浮簽註完法便於臨時更改有錢者換完數無錢者換欠數問以何故不實塡用浮簽則應云恐有臨時上納者又或云適纔完過幾多者猾口相機千弊萬弊故比較刻册此爲緊欠淸弊安民便已之第一要務其竅最細逐款分註於後

每甲總數　刻册中先列各甲糧石總數後列起科糧銀總數當開云某里某甲田糧若干石共該徵銀若干此爲每甲總數各甲可通用字用刻不同之數只用大字楷書塡寫寫完封明白無增減便可用印若字字用刻需板太

多且屬迂瑣

刻册限數　册中宜刻所定之限如此縣舊規原係四限則定作四限或六限八限則定作六限八限如係農時放假則農隙時方定某時某限

限數塡明　辟如糧銀一十二兩三錢四分分作六限則刻第一限該四字空處註寫二兩五分六釐六毫四絲六刻第二限合該五字下註寫四兩一錢一分三釐二毫八絲三限後以次漸加刻合該做此合該之意何也蓋預先合註分曉庶便臨比時明白易看如一比所完合一限二比所完合二限可以不問書算而知其完否即是欠也量所欠多寡責治誰有逃者　按錢糧分限固也然所謂分限當酌量土俗除去農蠶之時就農事中南北遲蚤不同又當酌量閒忙之時先時細問風俗務與人情相便且田中有出産之時方可定限催完不然則許子之齊物貫法之取盈不但失時且恐揭債難完也

應註比數　限數註明則應註比數然刻册中頭一行只刻第一比完過五字次行要刻第二比合完過六字第三行要刻第三比合完過六字下面空處待塡完數餘做此夫二比後必要合完二字者以便合完數好對前合該數一覽易明故也以上二項妙竅皆在合字每比下要刻差

快手三字差快手三字用刻餘空處候挐排年花戸時硃筆註之於此姓名註在册中非挐到責銷訖不能沒此硃字最簡最要之法今居官挐人往往有製簽行票竟不銷者無册易涸事多易忘故也

比分完欠　今人比較一槩都赴衙門聽比非也鄉人廢農上街一日有一日之費已當體恤且催完者安逸自在負欠者刑責難逃勸懲明白方肯上納今若一槩比較又兼差人里長保歇都到大縣中當有數千人擁擠堂上如市大不雅觀刑煩日短人多難認懲責亦不明白以故有包收錢糧臨時出錢僱人來比同家不催如故者有此人

替打十數次徒使奸棍賺錢者有皁隸得錢刑輕刑重者
有更深事混方打而潛逃者有左手持銀右手去衣官府
見其手中有銀輒行饒打令堂吏收庥及至人混又私持
銀而逃且復東入而騙比者如此混亂官府視同兒戲比
較猶如赶場而戶書因緣爲奸乘此亂綠場中正好百般
作弊以故那移浮簽洗改數目如此比法雖使日打千萬
人何益於事故比較第一要分完欠分完欠之法何如辟
如初五日當比則隔二十日前卽大張告示示以初一日
封櫃不收錢糧如有上納錢糧者俱於前一日內投櫃違
示者不收至初一日卽用封條封櫃令收頭稽查流水收

過若干又令戶書稽查厫經比較册某甲某戶完若干欠
若干造清徹簡明一單同流水於初一日午時送衙稽查
稽查無異卽於是日晚堂大張告示云某縣爲摘比事照
得本月初五日合應比較除將巳完合限者免比歸農外
今將拖欠排年姓名開列於後至期務要親身赴比毋違
如此分別完者十去六七矣又不用差人保歇堂下人少
何等淸楚易查唱名跪下細問不完之故猶如鞠訟者然
排年不催責排年花戶豪富奸頑不肯開銷當時將厫經
查明卽拏一二豪富花戶完糧之家高枕安臥雞犬不驚
抗拒之家排年報出一審卽到誰人不完誰人不相勸早

完豪戶拏到不但要查他本年錢糧連以前一連幾年俱
追票查考如幾年不完一一俱要監追完明方許釋放其
本年分者作本年錢糧以前年分者作帶徵錢糧如此追
帶徵是從豪惡中追解又不用別排年又不平頭起賬連
累了窮民何等妙絕至若討錢替打光棍細考錢糧多寡
完欠根由不能答對便知是假且打過一次必有棒痕西
出復進一看卽見過此等人當用粗板打五十板用枷枷
了草紙封皮封上仍提偏人排年本身與不到排年同補
比至差人雖欲受賄不提乃差人名字與所拏排年花戶
名字巳硃字註在第幾比之下誰敢漏了一人如此而糧

不完者未之有也
細審排年　今人只爲完欠不淸比較混雜遂使堂上之
事萬頭千緖打發不開纔打幾千萬板何時得將排年一
審惟完者去而欠者比堂上聽比之人多不過百餘人少
不過四五十人耳由是逐人叫過跪下可以用審耋刑杖
臨身彼只得眞實細說或係收頭匿帖私收或係積保下
鄉包攬或係豪民學霸拒遁或係衙門人役作奸舉數十
年不能查不及查之弊一一盡行供出若係排年作弊又
有拏到花戶對理雖一家中父子兄弟不能相知之弊漸
可合盤託出而就排年之口供或某處地肥某處地瘠某

方米貴某方米賤某處民淯某處民刁一一皆可洞了如
排年係善弱貧窮之人又可清查出豪强雄役者爲之均
其勞逸如排年係慣刑受係之人御貲如前以後再不敢
賄入騙比矣

摘差總差之殊　吏書斯官討錢每於開徵之日一甲寫
一催票謂之押差或謂之總催每一快手一二十兩賄買
戸書寫就官府聽說催糧不知其奸輒從而行之錢糧反
從此不完官聲亦從此大壞矣夫催糧而糧反不完何也
蓋快手借票催糧原非爲催糧計不過借印票在手無端
索害鄉人農民多不識字又多良善之人彼卽有完票在

家快手欲無端害之幾十里外向誰分訴況票中原係籠
統囫圇總催一甲之數又不曾分趙甲錢乙某欠某完如
何不可家家嚇詐是以欠者催完者亦催今年催明年後
年還催需索打發魚肉無厭一張票乃一快手幾年生活
也最可恨者刁悍之風凡遇鄉民有喜慶事則三五成羣
袖藏鐵鎖叫出門外嚇以鎖去縣門喜慶時誰敢抗拒只
得用屈錢誆買尤可恨者替人報復私仇俟鄉民上街拳
提揪扯說你家不完錢糧又說某起來你家時毆打公差
鄉民慌怕只得整酒送錢受害無極如此之類不可勝數
鄉民覩差人如虎狼所以人人不敢上街多將錢糧交與

差人收戸保歇替納諸人通同入手與戸糧房一體朦朧
花費官府比併又捉拏百姓重賠縣中册籍不明又加差
人口嘴卽來辯官亦不信及至到官監禁多時事亂如麻
又不過作一弊寶保出放出錢糧依舊不得到官百姓如
此受苦如此怨官而錢糧仍不完者職此故也夫差人之
害如此而今每比又摘差快手何也蓋害鄉民之差人不
可有拏奸民之差人不可無若排年誤比案家抗令不舉
則惡人易做良民難做矣且票用摘比小票止可用之一
比不可用之他比止可用之一人不可用之他人非若一
甲總催之數無姓名無完欠可以家家嚇詐且拏到卽毀

之不留日後作弊故有宜用票差不宜用票差不可不知
也

摘拏票式　某縣爲拏比事照得某月某日某甲排年某
人恢第幾比或排年某人供報某人通賦合行差拏限某
日到不許替身代比如違查出與差人同究此票比後卽
繳不用毋得嚇詐他家須票

二比卽拏花戸　或曰二比拏花戸不太驟乎曰我未開
徵時已將完欠淸楚之法及豪家違限卽拏之故已明明
張告示矣且拏及貧寒則人心憤拏及屢年不完豪富則
人心快況亦非盡人而拏之也責問排年待排年報此人

出須要將歷經查明果係糧多果係分文不開銷或太不
合眼者然後擇其一二而警之催徵若不拏花戸遇排年
善弱者必不能催豪惡再無完日矣善弱排年百姓中最
可憐者也反替豪惡者代受刑責有是理乎若見事不透
必俟歲杪方行槩拏則民間平日不知官府着落花戸之
意徒虛度有秋之時而臨年快手四出家家捉拏反假官
府之酷虐故隨時查限嚴拏此為催徵閒褻之忙著世未
有不催花戸而排年能稍總者也依此法行一二比民間
自知册限分明勢難逃躱富者自蚤蚤上納貧者亦趁收
成後自然營糶全完反免後來拖欠之害但青黃不接與

農急時不可比拏耳以上意告示內要明說

民自投櫃之弊　小民自秤自封自投櫃名非不美但溫
厚之家只圖清吉自在不樂差人呼喚往往於本額外任
意增加在不肖之官欣然自謂得計而民間曖昧營我我
遂陽怨受之於背天白日謂何且一時一事雖假得策若
牠事有曖昧嫌疑則河水難洗矣士君子兢兢不苟豈情
與人殊誠存此皎然心事欲留之以有待衆曖昧而不疑
當瓜李而不懼此也故陰取富室之資一不便也一邑中
富人本分人愛自在人恆少愛小便宜之窮人愚人及刁
棍人恆多萬一窮人愚人棍人輕少將拏之乎抑置之乎
置貧愚猶可恕光棍非法差人拏之即不加責罰而打發
差人之費已數十倍於短數矣且富家一鬧差拏短少以
後上納益重名色益稱窮人愚人棍人一鬧差拏短少流
謗道路千萬譁然始而告示自秤本屬極美之名繼而道
路流傳反屬敗名之陋昔一令甚慧竟以此敗官二不便
也

掛牌之非　每戸設一牌依糧數多寡序列姓名在上先
掛在第一門上如完則掛在第二門第二門不完則第二
門聽比下做此謂之掛牌此法言之似便行之則煩何也
天下糧多者未必盡富糧少者或反易完今若勒完後牌

方得去則在頭者獨苦矣萬一第一門完過交第二門時
即已臨比牌到即比人情乎且牌到未完臨限誤比彼此
決有推諉勢必差人查拏查拏則差人從此得志家家擾
到又落衙門圈套中矣細思之

分頭總催之未善　一戸中將糧分作幾分每一分查糧
多者開在眾前謂之分頭此一分頭即催此一分各甲錢
糧不用里排等項夫以本戸催本戸豈不似便況歷經當
堂查點假亦法之最公者但點人之討偏詭彼知我用分
頭之法多將已糧詭名散作數門而遠鄉癡愚不知打聽
者則錢糧翹然多於眾人矣或無此多糧人家又將兄弟

叔姪合作一門使之糧多官府不知其奸以爲當堂查點
之至公而不知乃黠猾之傀儡也黠猾者脚手已自如此
癡愚者能催之乎不聽其訴恐不能也訴而改之又不勝
其煩凡事不細思到底其法必敝
小民不自納之故　人情誰不願自納錢糧所以然者有
故耳一則白衣帽不便出入衙門二則收頭重秤欺善苛
索銀匠傾銷打印勒銀不少三則豪民後到即便秤收善
良先到終日伺候尤可恨者積年包攬不喜人戶自納則
密令衙門人或街市光棍平空扯住輒說某人爲某事脫
逃要伊名下跟要或搜索納糧人往年陳事或尋本里本

戶別人官事及別人拖欠事或拖赴縣官佐貳或私牢在
保家甚有官府不察輒責而置之獄者虐焰四間小民始
以城市爲阱矣光棍見小民之怕上街也則又至鄉誆民
替渠完納以免鄉下排年街上諸事之苦愚民如何不從
故前項須一一痛懲又時曉諭小民令如赤子之於慈母
可以人人盡言而城中積年猶敢阻小民之自納致有包
攬使分羣帖私收之弊者無是理也
禁擡銀之害　刁黠排年往往不肯涉遠零催花戶惟於
將比先期向富家總借銀兩以完官府限數謂之擡銀及
比過則一一向花戶加利科索指一科十魚肉無厭此有
三不便焉窮民賠利一也排年遂科索二也以催收國課
之故開豪富放債之門三也有司於此宜出示嚴禁須要
散催花戶務令小民自納如仍前者重處
比較分合之殊　比較欠糧排年我之欠數既清而縣又
小則聽比之人亦更少矣午堂審事後一日總比如州縣
極煩聽比之人尚多則初一日比幾里初二日比幾里初
三日又比幾里在排年輪流按日伺候在官府亦從容不
勞但須要告示明白耳
查散由票　給過收頭由票一要掛逐起總數恐收頭藏
匿私收民糧一要不論已收未收多收少收給則一齊俱

給俟拆封日交堂總算除拆過幾多封用過幾多張遺失
者查追不遺者又用作第二次平給每發幾多張要不多
不少如此則可以革收頭買票之弊　按收頭多有私流
水若不數票查其在否則納戶得票但見其上私流水即
回不知其未上官流水也故查侵欺在數票
比較紳士　所任地方風俗淳厚紳士俱肯完糧此善地
也用前法一槩比較足矣若風俗不然須單造士夫錢糧
文冊待百姓錢糧將完士紳之家纔去催通人有良心我
復像異有法如此而不完者無是理也今有司身先不淨
又無刻冊及至臨比多聽積詐之言說某紳不完某紳詭

寄疑怒交集誰肯平心夫詭寄收籍諸弊海內巨家難謂盡無然我已將挑出另册明白優其禮貌則詭寄太多在本紳名下彼心亦自難安其不在挑出之數者盡法比較彼亦無以置謗若富民將糧收入紳戸前後俱免不得上納彼何苦以賄寄之況富戸寄籍宦家亦祇恐官府不明差役相害耳我法簡便萬戸安枕何須寄頓且我徵法明白易簡工夫多暇即有詭寄亦可一一查出誰敢欺瞞今人百般致疑動變飛詭多由處之未善此竅未透故耳凡天下至妙之法未有不出於至簡者也

秤收　立意重秤世固有若人亦有忠厚之人不能察弊

利歸各役名歸官府者立法之始凡遇出門拜客即停車於各街行市中親取戥子多把到後堂喚匠依式造定大約戥子一兩準準一百分者拆零碎封合之一兩必有餘銀三分惟總錠完者則無此數若拆封後算不合數即弊也百姓完糧宜隨其便只用一塊不許添搭若有小塊添搭收頭易於侵匿二弊也或塊或錠俱要毛邊不要鏇邊收頭重秤在櫃入去後私地夾去又鏇邊使不見迹三弊也良善之家分外重秤多取或係親知或係光棍上納則一錢寫作一兩此雖貨實不偷銀而已暗將重秤良善之銀盡作光棍人情矣官名日穢收頭暗地偷笑四弊也納銀入櫃原有次序官府不察不能使之登時依序入櫃而聽其優游顛倒起封暗換五弊也釐弊之法無他只是要公平秤收足數不重不輕又要便錠梗塊不許添搭又要毛邊不許鏇邊又要一封一封細拆過不許重科良民替光棍蓋腳又要知趙甲上櫃須將趙甲封登時索穿入櫃然後秤錢乙一封穿索登時入櫃錢乙入櫃然後秤孫丙李丁不論審事喫酒在外在衙忽然發一封條封櫃有一封不入櫃者責有一封倒了次序者責則百弊皆清窮民受福矣不知此訣雖懸十鑼誰人敢敲　秤收之處大張告示不許潛藏私釘大戥鑿子夾剪有人首出者重懲若

同家收銀倍責若干

櫃式　櫃底釘鐵圈一箇牢繫長細索一根將索頭從櫃面眼口度出櫃面眼口又將一小木梆橫安塞住可翻可滾翻梆肚在上則銀納肚中一翻一滾銀封即翻在梆下不復能取出封漸多自然擠到底矣櫃面眼口大約横二寸長三寸夜間用鐵轉皮蓋鎖仍固封至櫃側開口處常常固封拆封方啟

收糧時刻　凡收糧每日自天明起至未時止皆是收糧之時不可使收頭一步擅離以至百姓等候然過未即止不收使下半時閒暇方便收頭戸書將每日流水收數同

登厥經明白如此則不惟比較册限完欠分明而厥經家家限數完欠亦自分明無絲毫之淆亂矣　收頭要換替箇箇守櫃

拆封收支册　此册刻法至易只在册邊刻收數支數二字便是凡拆封一次在收數册第一行上寫某年分糧某月某日第一起拆封收數次行落一字寫一收某里某甲銀若干又次行平頭寫一收某里某甲銀若干照里甲之序寫載後煞一次總數謂之拆封收數册支過解過者一一登記在支數册上第一行寫某年分糧銀支數第二行落一字寫一支某項第三行平頭寫一解某項謂之拆封

支數册　一起收數與各甲比較册一比數對二起收數與各甲比較册二比數對已解支數與錢糧總刻清册下一一截已登記數對

拆封　拆封不可在後堂當出堂開大門關上二門一切閒人俱趕出只用戶書算手二人用刑皁隸四人立堂下有司官陞大堂高公座以便四望堂上用桌左右各若干張都要近中順列各里各櫃順桌擺下每一里桌與櫃離第二桌與櫃各三尺每一櫃選各房科中一忠實者監秤櫃頭只許取封不許秤銀監秤者要先看銀封數放定戥陀在星上方許放銀在盤平準不差公座上自見如有輕重或既放銀又將戥陀游移不定不是重定是輕此處便有弊吩咐眾人一齊都止行開將此人所秤銀自家秤兌如果有情弊監秤者不言同責有司官或細驗銀封次序或抽驗銀封次序或時多暇則一里單秤或堂寬時忙則諸里同秤總只要封封秤過處處留心諸弊自絕

支發錢糧　收頭於拆封數日前報過收數若干則拆封前一日即在衙中查刻册要緊者開一單某幾多某幾多所支所發如各收頭報收之數而止蓋纔收即發庫中無多積不至有盜賊之憂此妙法也應支應解數既定俟拆封總合後即照應支之數照數封在條臺上再俟封完然

後擊鼓升堂開門一一唱名當堂面散庶無庫吏豬油打糊起封侵取之弊矣再照一兩平秤亦有三分贏餘此自然長物也如有公費應用應賞處則用之如不用宜再酌量餘數支發別項臨時補記單上存衙所發之數在所收之外即餘銀也俟他日拆封算出除用便是　按解發錢糧不可不慎恐眾人紛擾或至重發發過一封即註一封發完本項即註發訖二字凡一切秤兌之時各役俱要脫去長衣小袖高找偷銀之法萬千非可一端盡也再照支發錢糧或按季或先期俱不容聽人情支發一聽情則滿盤俱亂有許多不好出來須預先吩咐戶糧房毋徇情到

以致難處

傾錠起解　每一錠五十兩須要足數恐各處銀色不同多有鉛氣且司府法馬必重於民間市戥仍宜於餘銀內每錠再加五錢傾錠訖出示傾銷錠加添俱出本縣凡官銀匠不得幫扯各銀匠如是則我所賠者不多而欲弊被道所得者倍蓰矣至若起解不可令窮民賠苦致派里甲宜以官吏起解但給之盤費便是亦取之餘銀中

查比批迴　錢糧起解按日計程嚮寬四五日遲久不到者比家屬務以批到為率然須預吩咐之不然彼以為勞苦遠方而家屬受比非情也批迴到縣日仔細磨對恐有

洗改之弊此等亦要預先吩咐以伐其謀

兌支不便　各役工食官給由票令其各里兌支當事者每行之為其菽粟布縷皆可作數便民故也不知刁悍之地虎快下鄉無端且索人銀誰肯以雞鴨布縷抵數政恐有比七糧吏苦者且吏書作弊或將一戶錢糧分派四五處彼去此來供給騷擾更多則反不若不兌支之為愈也

查扣空役　縣學各官或有陞遷丁艱事故省退革一切各役或有空日工食者俱宜登冊扣算查出候解候用勿為書手所竊

銀庫防閑　銀庫第一要緊事一有損壞務即修葺極堅重門鎖鍊層層鐵裹竹紙方做封皮麵糊切防油蠟快手中尤須揀聰明武藝者十數人時加訓練俾之不時在堂以防不虞

錢糧不可借解　到任後以前拖欠未解錢糧必是催檄如雨此雖是上司來文亦由本縣吏書通同發下官府不從源頭處清理見吏書來稟當借卯年某項錢糧急解寅年丑年某項若依從一次此後滿盤俱亂年年月月再不得清楚吏書乘亂絲中方好作弊恐貽害官守釀成大禍有不可言者不知任前錢糧雖係帶徵該催然係前人手內未完就令代人參罰以後正徵清楚年年全完自可徐

徐開條郎不然設法追徵舊欠至誠勸化頑民除窮家糧少者免問外查出富室拖欠者使酌納起解再則查庫中歷年弊竇細心搜尋上司緊緊來催只將此等姑解以塞其口謁見時仍備陳我立法要清一年解完一年之故如此則上司亦未有不俯從者故凡在我手內本年錢糧只解本年正徵切不可輕信吏書致滋弊竇

殘年錢糧　假如到任在八月十月以後謂之殘年錢糧恐署官徵收將完而急緊正項未解又屬我任後錢糧此項最為難處亦勿輕信吏書預支來年之銀以解此項當細查此項糧銀係何年何項借支乃查此年拖欠設法追

納大都州縣辛苦只在第一年若肯克己賠情又細心補解第二年無難處之事矣　接舊欠未完未必皆小民拖欠或係戶長保甲收用或係戶糧庫吏同侵其中弊難縷數到任後精思細查惟有事關挪借或借而又借者弊正在此可單作舊欠册一年一年査之勿混入自我立法新糧內恐攪亂不明又不可違提挪年花戶比較則欠未追而民先擾也

透支　辟如寅年公費只該二百四十兩前官支過五百兩則多支過二百六十兩曰透支謂透過去支也此等若是有吏書作弊侵費官銀者追出補足大幸若無此等此

居官第一難處須要細心設法補明再不可得則無他說有賠而已勿見初任之苦輒有挪移第一年賠過以後一釘一眼不賠分毫矣年年清楚不怕人非不愁後患高明思之

兌量漕米

糧長載漕米赴水次旗甲船到兌之旗甲謂之兌米各處規矩不同有委糧廳者有委刑廳者亦有州縣自兌者

一要知烤炕火力几寸如糧長既將水入米中又將炕米竹笆多用鹹水浸透以圖火烤不折而旗甲兇橫又用大火烤炕甚至四邊承笆瓢石之高下亦爭競不休者總之火力大小酌量得中其次訪問舊規每解折幾多以軍民各不偏徇為主　一要知製籤挨幫吏書得錢多將豪猾者幫在安穩無風浪好處忠厚者派在不好處宜公平製籤定之某糧單小糧船幫某旗甲大糧船如此庶不致多弊　一要禁旗甲多索儿糧民雖豪然赴水次則勢亦孤矣旗甲一船上父子兄弟親戚及預備投河刎頸圖賴人皆在焉其需索之名除正米耗米外仍有零尖踢斛無算灑介之費今後宜請詳糧道預定之每正米一斛加耗米若干其餘務要一切釐革　一要一齊開兌不許混亂糧船民船各挨幫花兌米官須要三令五申圖賴者責混猾

者責不公道者責不一齊者責每鳴鑼三聲岸上令一人大叫開兌第一回使各船皆兌第一回一回兌盡訖然後又兌第二回如此則不惟過數清楚亦可釐革稽留勒措之弊　一州縣簡僻米可親收民得省費此快事也煩劇之地勢不得不因土俗委之糧官戶吏印官無法稽查量之不能不量又有折乾侵耗之弊及監兌少米罪在印官為之奈何曰法莫妙於置小倉每一大倉厫看係幾十間每一間註定收米人役姓名在大倉而上不許將米亂收亂囤每甲該上之米卽堆在該入某間之外逶迤堆積其大倉厫每間四五尺外各放小倉一箇此小倉大約以裝

五十石爲率用烙烙過收米或示雙日或示單日使小民上納本日公事少畢州縣印官不拘時候那開至倉小倉已裝滿者一齊令收米人役卽刻撤進大倉內不問而知其爲足數五十石也撤後卽加封鎖有餘者再堆倂下次入大倉不足者不開大倉仍俱卽刻記號簿明白稽查片刻可了叉升合雜混此至簡至便之良法也不則收米之人弊病無窮　再照各省規矩不同如楚省每米一石徵水脚三分蓋以爲運米船錢水脚之費也然此項銀多係糧官戶吏侵費大半能查其餘賸不但可以置小倉且可甃大倉不累里甲矣

查盤倉庫

查盤官不在嚴而在知嚴則徒爲吏書討錢之資知則事體不至爲若輩所賣何以明其然也蓋今查盤州縣文册原非州縣出入底本皆係州縣吏書新造之册凡有弊不可見天日者皆盡行删除極其清楚矣縱有借支透支犯那移之律者彼必有伺候答應之語以待查盤官之駁問其實眞正弊病則不在乎此也查盤官不知往往於新造册中備極推敲反覆駁問而本官吏書誆哄官府不肯實稟故意徹夜打算及曉則出極嚴駁條多係難爲官吏之語在查盤官方以爲自已風力不知已之吏書乃借此以索錢及滿所願則以州縣所囘答者稟曰此項委係無弊但可問那移之罪是一查盤官徒爲書役州縣之傀儡而一番查盤徒爲書役賺錢之騙局也眞弊病何如曰方今拖欠弊竇萬種皆起於查盤從新造册查盤必新造册皆由庫簿流水不可查盤庫簿流水不可查盤皆由於完數多支解少完數多支解少故不得不以完作欠而牽合以就支解之數又不得不假稱緊急以借解巧立名色以透支而借亂絲塲中庶可掩以完作欠之弊凡今起解不足竟成中飽者職此故也然則查之之法何如曰欲查眞弊先弔州縣流水庫簿底本凡眞底本斷未有與新册合者

也此爲查法之一新册與眞本不合看其新册欠數之多與眞本欠數之少所爭若何此卽侵欺關鍵處此爲查法之二州縣既稱拖欠若干卽應拘排年欠戶聽審聽比如欠戶排年不到卽係已完在官吏書以完作欠此爲查法之三州縣錢糧額編之數雖係守道覈實方刻由票然覈實發下誰人將由票討守道册一查官府知算者少吏書作弊者多試將由票卯科之數一算不知浮派多少此爲查法之四錢糧除透支外凡借解者每年每項必有額派今但云借卯年銀解寅年某倉日不知寅年某項額銀固原有額編也卽弔寅年比較底册查之果係民欠否而弔

寅年流水查之其中收數果一一盡解盡合否盡弔歷年流水來再將前錢糧刻册法使某年收數盡歸在某年某款下某年收數又歸在某年某款下收數解數必是參差一毫難掩矣此爲查法之五有此五查法則千瘡百孔一齊畢出庶謂之真查盤然此法上司往往未嘗一行欲行之必上司初到毅然任怨即將查盤舊套抹煞另刻錢糧清册如前州縣刻册法乃可徹底清查耳而不然也則將奈何曰無嚴出駁條以受書役之騙使無枉作威嚴以供州縣之揶揄但就新造册中之數查其批迴之真假領狀之有無及責備吏書勉搜夾等弊竇以報命如是而已矣

若於新造册中求之愈苛則騙錢之吏書愈喜而查盤官受愚弄之名愈不佳故曰查盤不在嚴不可不知也倘上司同心聿釐俗弊以肩莫大之怨則有真查盤法在矣

凡州縣庫貯秤盤之銀多有官吏侵借庫本無銀暫於富家挪來以瞞查盤官而隨即舉出者凡遇秤兌過宜即查某項錢糧要緊即時批差起解限解過日將批迴赴查盤官註銷　倉穀之弊每每將穀盤積在一二大倉內使查盤官不能盤發牌之日即票行州縣要每倉分裝編定字號待到縣日抽量又諸倉中惟冷漢汙濕處倉其中必不足宜查之若齊整則必量足者也然亦須開倉一看

政學錄卷三終

政學錄卷四

積貯倉庾

東强鄭端撰

呂坤曰大凡建倉擇於城中最高處所院中地基務須鏉背院墻水道務須多留凡鄰倉庾居民不許挑坑聚水違者罰修倉厫

倉屋根基須掘地實築有石者石爲根脚無石者用熟透大磚磨過對縫務極嚴匝厚須三尺丁橫俱用交磚做成一家以防地震房須寬則積不蒸須高高則氣得洩仰覆瓦須用白礬水浸雖連陰彌月亦不滲漏梁棟椽柱務極

粗大應費十金者費十五二十金一時無處因利於苟完數年郎更實貽之倍費故善事者一勞永逸一費永省究竟較多寡一費之所省爲多也

風窗本爲積熱壞穀而不知雀之爲害也既耗我穀而又遺之糞食者甚不宜人今擬風窗之內障以竹篾編孔僅可容指則雀不能入倉墻成後洞開門窗過秋始得乾透其地先鋪煤灰五寸加鋪麥糠五寸上墁大磚一重糯米雜信浸和石灰稠粘對合磚縫如木有餘再加木板一週缺木處所釘席一週可也假如倉厫五間東西稍間各用板隔斷與門摺齊穀止積於四間留板隔東一間如常開空值六七月久陰氣溼或新收穀石生性未除倘不發洩必生內熱州縣官責令管倉人役將穀自東第二間起倒入東一間開空之處一間倒一間是滿倉翻轉一過熱氣盡洩本味自全何紅腐之有

太倉禁用燈火今各倉積柴安竈全無禁約萬一火起何以救之以後不許仍用官吏以下飯食外面喫來不得已者送飯冬月但用湯壺如違重治

積穀有四贖罰糴勸勸借之法非凶年決不可行蓋民之好義由戚不由刼官之借民可一不可再故留富者之力與情用之凶年最爲喫緊至於律雖禁罰蓋罪外加罰耳

果不問罪而罰穀不折銀而納穀懲罪人寬重法以備萬民救死之資誰以科罰罪之哉

州縣上中下不等每年各有月報額數多者數百金極少亦百餘金一半春夏積銀一半秋冬積穀凡州縣之可以罰人銀穀者皆爲朝廷有備賑之政額定月報故可因之罰人也

積貯係民間生死當務之急有急於是者乎今預備等倉無郡邑不設矣蓋凶年以備賑貸兵年以佐軍興何者師行無餉則刼城守無食則變故米粟之積府五萬州三萬縣一萬五千歲歲出息而不貸凶歲出貸而不賑可當孤

城三月之糧可支三軍十日之穀甚常變者不可必之事饑饉者雖多備之物倉廩之設不獨爲歲也今欲備荒莫如貴粟欲貴粟莫如一切之政皆以粟然而事權有在守令有不得專者惟是廣豐年之糴酌隨年之散凡官銀除正項起存外其餘新舊貯寄在庫各色銀錢但遇穀賤之年盡數糴買每年春散分爲三等極貧平借至秋抵斗還倉次貧息借至秋加二還倉稍貧賒借以春放之直收秋成之穀其三借多寡之數悉令鄉甲長保催以防逋負其倉分立於鄉村遠近之間以便出納不五年而粟倍倍則以額粟還官倉以倍粟爲社本凶則當年緩三借之征大凶則極貧免還寡婦孤兒之貧者免還流移者免還息借賒借者待豐而還名曰兩利倉(此兼義倉常平二法)　自邪教盛行民間修寺觀崇鑄塑進香建醮無論富貧隨社錢者十九可痛加省諭改此錢爲救命會錢一月兩會各量其力多者一會錢百或五十以次差減極貧者錢一十立爲簿以約中之殷實公平者掌之不許放借以起爭端須穀賤之年盡數糴買露囤一處不必斂散以防侵冒至大凶之年晉紳報官照本分給各救身家好義之人不願分領者官給旌獎其不積者不必督責另造名册報官凶年公私俱不准賑名曰鄉會倉(此卽社倉之法但不出息)　中人以上之產每歲

所入分爲四項先計糧差之用幾何次計凶荒之備幾何次計衣食之資幾何次計應酬之費幾何歲有餘則增凶荒之備歲不足則損應酬之費甚者甯減衣食之資而凶荒之備勿減分毫蓋一日一食猶不至死十日無食必不可生此民間第一要務鄉約報其數目鄰佑稽其虛實積多者另加優奬浪費者罰穀入官名曰自救倉(此倣周禮耕餘之法)

古人積穀大都有四法其一爲黃承之事平糴每歲於禾麥熟時以錢販糴至新陳不接時照原價糶出價值不增升斗如故此種德善事也其次爲耿壽昌之常平倉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無歲不糴無歲不糶新陳互易出入常平又官民交利一法也如遇豐年或於田畝正稅外勸諭每畝一升入倉備荒或有人願捐積者聽其捐入專用備荒謂之義倉此亦一法也宋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朱文公請於本府得常平米六百石夏間給與人戸冬間納還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則蠲之至十有四年將原米六百石納還本府遂儲息米三千一百石將來依前斂散可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此社倉法也

呂叔簡救命會勸語　天地間有第一件要緊事我說與

百姓們知道且如今百姓們過日子有地土的人家一年
收三二百石糧喫穿使用潑手大脚也只夠過了一年明
年收百五十石或百石喫穿使用那上攢下也少不得過
了一年試想那上攢下時也不曾少了喫穿也不曾缺了
使用只是不得風光寬綽耳昔將那收三二百石時留下
一半入倉下窖防備凶年只當作今年少收了百石百五
十石有何不可那窮漢就要積攢那裏得來果以性命爲
重自個窮算計你就有窮時也少不得一日喫兩頓飯有
一時也買一壺酒一斤肉喫或一人帶累到官也有費一
二百錢時或隨會進香蓋廟也有費三五百錢時我勸你

一日應喫十文錢只喫九文便餓不死每日攢得一文一
年可攢三百六十文遇著穀賤時可糴兩石恐上三年可
攢五六石穀再養雞猪或攢糠菜或與人家做工喫了飽
飯又得幾文工錢多少隨時積攢不消十年永無恐飢受
凍之理想那萬厤九年十年連年天旱說起那箇光景人
人流泪平凉固原城外掘萬人大坑三五十處處處都滿
有一富家女子父母都餓死了頭插草標上街自賣被一
箇外來男子調戲一言卻又羞慚兩頭撞死有一大家少
婦見他丈夫飢餓將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留遮身小衣
又將頭髮剪了沿街叫賣通沒人買其夫餓死官差人拉

在萬人坑中這少婦叫喚一聲投入坑裏時當六月滿坑
臭爛韓王念他節義將妝花紗衣一套要救他出來他說
我夫身已餓死我何忍在世間喫飽飯晝夜哭三日而死
同州朝邑一帶拖男領女幾萬人半是不慣辛苦婦人又
兼兒女連累困餓無力宿在一箇廟中哄得兒女睡著五
更裏抛撇偷去有醒了赶著啼哭的都著帶子綑在樹上
也有將毒藥藥死了的慟哭流泪豈是狠心也是没奈如
此又有一男子將他妻賣錢一百文離別時夫妻回頭相
看慟哭難分一齊投在河中淹死萬厤十四年邯鄲路上
有一婦人帶三個小兒女路上帶累走步難前其夫勸妻

捨棄孩兒夫人慟哭不忍其夫賭氣兒先走了數十里又
心上不忍回來一看這婦人與三箇孩兒吊死在樹其夫
慟哭幾聲也自吊死又有一男子同一無目老母與一婦
人抱箇十數月孩兒同行老母飢餓不堪這男子先到前
村乞食供母這婦人口中還喫著沙土仰卧而死老母叫
呼不應摸著兒婦知是死了也就吊死道傍這男子回來
見他母親吊死又見那兒女看看將死還斜靠著死娘身
上咬奶也就撞頭身死西安府城外有大村千餘家居住
一時都要逃走那知府慌忙親來勸留說道我就放賑濟
這百姓滿街跪下訴說多費爺爺好心念我飢寒就是每

家與了三二斗穀子能喫幾日怎麽捱到熟頭趁我走得動時還鬧掙到那豐收地面且救性命大家叩頭哭聲動天那知府也慟哭放他散了走到北直河南處處都是饑荒那大家少婦那受的這飢餓奔走都穿著紗緞衣服死在路上當此之時慈母顧不得嬌兒孝子救不得親父眼睁睁餓死溝中路上狗喫狠餐沒人收屍朝廷也差官將四五十萬銀子放賑濟一箇人分得一錢半錢怎救得一家飢官府也開倉散穀子一箇人得一斗半斗能喫得幾日儘想你平日空蓋了許多寺廟塑畫了許多神像打了許多醮事燒了許多金銀那個神靈救得你想那好年成

時胡使亂費只嫌窄紬衣布裳只嫌醜吹笛打鼓還嫌不中聽好酒好肉只嫌不中喫卻將那平日吊下的留在這時用怎到的喫榆皮草根還餓死了俗語說爺有不如孃有孃有不如在手只望百姓們口那肚攢隨貧隨富除納糧當差外甯好少使儉用甯好撥飯麤衣好歹多積些救命穀多攢些救命錢甯為樂歲恐飢人休做凶年餓死鬼且如老鼠盜雜糧積在穴中沒時備用烏鵲銜梂子藏在樹裏冬月防飢你曾見荒年餓死了多少烏鼠人生過日到不如烏鼠見識可嘆可嘆昔時有箇唐修脚他兩腿雙瘸家有老母沒人挣錢養活他學了箇修脚生藝每日喫

了人家飯食還落的幾文工錢養他母親又將瓶子一個埋在地中川竹筒一箇通入瓶口每日投錢一文年終取出來與他母親買件衣服你這窮百姓眼明手快一日那攢一文錢也不打緊鄉約中發箇願心隨個窮漢會兒窮漢攢錢多的我查出來分外賞你假如凶荒之年家有積穀一石者官加賑三斗有積錢三百者官加賑一百家無分文升合者不准賑濟百姓自家有得一半官再助些可以接濟熟頭捱出性命若赤手空拳便與他三五斗穀一二錢銀終來也要餓死不如那將來救那一半的性命我和你先說明白到那時候百姓們休後悔

糴穀條約

呂坤曰年豐積貯為急穀賤糶賣為難聽民納穀抵銀似為妥便果納者無人用官銀糴買出糶之後將本銀歸庫公私兩利緩急足恃合立款項徧行曉諭

一在庫各項銀兩除見在起運者難以動支外其餘本色解臉及一切無礙及待支緩解官銀不分已未報部盡數糴穀收貯在倉待明春出糶以為餘利作倉積以其原銀還庫藏以其每遇穀賤之年再借以糴再糶以還總之有穀在倉即有銀在庫要在轉移以廣儲蓄耳

一小民糶穀納官不免火耗添搭銀匠傾銷起解不免折

耗補賠官派人夫糴粟不免衙市騷煩今行簡易便民之
法凡於民糶賣不便者儘本身差糧銀數照價納穀務要
極乾極淨納九斗者準一石其情願納銀不領穀票者聽
從民便
一收穀之法州縣倉用佐貳官一員大戶二名一同監收
務照市斗除蓋取平不許重收一合價照市價不許少算
一糶穀到即收不許延挨半日登記須明不許錯上一人
該州縣務照發去簿票格式掌印官先將簿票塡註花戶
銀數簿送與收官票給花戶花戶納穀到倉倉中照穀算
銀於納戶票上印納訖二字納戶執票到櫃該櫃收頭即

與勾銷赤歷票仍花戶收照其穀溼而多糠粃者徑不准
收穀果乾潔而經收人故爲刁難及重收遲收者許鳴鑼
聲冤當堂驗實經收人重責究罪
一遠鄉之民赴州縣納穀不便各鎭店城堡有乾靜寺廟
處所即於該年大戶擇選公正能幹者二名領官銀置買
麻草將附近願納穀石之人照依本州縣時估收受亦照
州縣倉收之法如價隨時貴賤者務要記日明白與縣對
日驗價其納戶票上亦印納訖二字納戶將票總付里長
到櫃勾銷亦歷里長將票帶回隨便給與納戶存照穀收
完日用心積貯不許雨地溼浥鳥鼠作踐待明年糶放穀

石仍用原買之人分毫不差者經收人役重加獎賞如有
徇情濫收溼粃及捏數妄報虛出完票者坐贓問罪
一納穀之法全爲便於貧民其上中人戶仍令盡數納銀
以備緩急起解尤不許富勢人家及衙門積役囑託濫惡
短少違者一體重究
一收穀以黃色爲上能耐久放故也如黃色少處亦收白
穀但黃白不可混雜須各另分收混雜者罪坐經收之人
一倉中量斗用斗級各鎭店量斗用斗行不許打討牙用
盡斗行應是給帖納穀之人果有其納穀即令收穀之時
各鎭量斗一時亦不爲累如不肯伺候者重責革役使納

戶自量收者監之尤好
一民果不願納穀者官選大戶給與官銀務收乾潔價值
隨時糶買隨便亦九斗算一石其一斗算腳價偏覔之費
不許刁難小民諸凡禁約悉如上法
一境內災傷野無靑草將議賑濟則恐官府之囷廩有限
議勸借則恐地方之富戶無多最妙之策只發官帑銀兩
若干委用忠厚吏農富戶轉糴於境外豐熟之處歸而減
價平糶於民委用員役分頭往糴如發官銀一千兩先糴
五百兩至而糶與飢民即發後五百兩往糴先五百兩糶
完而後五百兩纔至後五百兩將盡而先五百兩復來如

此轉運無窮循環不已則百姓雖丁凶年之甚而常食豐年之糶積穀之家豈無忍念貪志然官府平糶之權日日在市彼卽欲獨高其價勢必不能漸近有秋閉藏無用則亦不得不平價而出糶矣如他處米穀不足則雜買豆粟蕎萁麥蕎麩粉之類亦足充飢民恃無恐况豐熟而還糴官銀不虧那移以遲民民飢獲濟若委用得人必無他虞此最妙之策也若附近州郡無豐熟之處不妨稍遠所以費見災而懼先事預圖也

一禁人卽吾人何忍使我飽彼飢四布遏糴之禁但別境之米商惟知逐利不顧我國嗷嗷之難本地之囤戶惟知

賺錢不管民窮受飢之苦而窮民一時緊急不暇慮後至有傾儲而糶轉盼穀貴價高艱食坐斃者官府若不一禁則市鎮且爲之一空常有飢民鼓噪釀成大禍者但禁之須要有法一法立一弊卽生官府若不知流弊只言禁革則無賴刁民千百成羣處處挐訛處處嚇詐漸漸久之淸濁不分不但嚇其銀且搶其米不但搶遠商大糶之米或搶及本地官民自運之米又不但搶及船中之米一切客船皆肆行搶奪藉稱私運穀米利之所在勢重難返禍不可言尤可恨者囤戶刁商暗將船泊他所却分布多人市鎮反混雜於禁米刁民之中與禁糴之人同禁同搶凡糴

米一斗糶米數升者到市亦執而拷之官府不悉其奸或將糶米者一責則流言相傳以後市中自此無米不過半月營工買米窮民無所得食營辦賣米窮民無所得錢千萬人必羣然起而嗟怨官府問其如是又見搶奪不止又或有受囑賓客及乘機思糶與不逞士紳坐而見聞評或謂穀賤傷農或謂沿江漸下之米不宜流通疏塞不宜太嚴滋弊以致官府誤聽以爲禁革之不便如此輒試而開之則向日所泊之船源源而至市鎮又爲之一空矣此等弊病事雖甚粗其竅甚細凡官府禁革須禁大糴大糶不禁小糴小糶須禁夥糴夥糶不禁零糴零糶斯弊革民安

兩全無害矣雖然尤有機焉官府若不禁其要縱能禁大糶於白晝能禁大糶於黑夜乎且大糶原非鄉下之窮民乃市鎮之富囤囤戶卽令本家未有積米然一家分布五十人百家卽可分布五千人彼零糴市米不可頃刻零收而立送客載乎况遠商預將無數銀兩時對囤家囤家於未糶收成之先卽已分散於各村之民彼村民蚤已得銀雖官府禁之而彼反暗地挑送慣尖信於客主然則富囤之暗地大糶負而用巧與窮民之暗地小糶情願受愚者同官雖有法亦且無如勢之不得不然何矣然則禁終不可行歟曰禁有二法其在已然而禁之者不許百姓自禁

以致搶擄本郡縣自撥兵快於總扼處所晝夜巡邏凡米船偷過關者拏獲拴繫卽限在本地發糶拏獲人役於經紀實戶名下追償其在未然而禁之者州縣一到卽將防饑禁糶之意明示米戶不許私閉厚利遺害窮民每小圖戶數十家在某大圖戶名下取結每大圖戶及經紀在本郡縣取結剴曉赴官投遞其弓兵快手不時巡緝於經紀米戶之門如有一人蹤跡可疑假是買米客商如有裝米空船躲泊鄰近及米價翔貴窮民艱糴者卽將本圖經紀鋪拏究審除重責外重罰米穀上倉備賑遣商亟責逐回此意仍於境外四路告示此則伐謀獵家之道較之鄉民

已領客銀及客人已落圖家而與之力爭者難易萬倍也米鋪有大圖戶有小圖戶小圖戶收鄉民之米大圖戶收小圖戶之米有經紀自經紀者有經紀又做圖戶者凡取結須要預訪士紳使之姓名無遺恐戶房爲之隱蔽

放收倉穀

積貯倉穀每年放與貧民至秋薄息入倉比借之富家利輕數倍官又得息以備荒此兩利之道也但收放之際弊孔有八放糧時書手開報人戶未必當差百姓一弊也冒名代領不可勝計二弊也窮民來借書手不肯開名里長不肯保認需索多端三弊也放無的日枉費盤回反要歇錢四弊也催糧時差役到鄉酒食之外又要打發五弊也富者借穀一槩不催貧民之家打擾不甯六弊也收糧時倉斗收糧先收親識富家窮民坐守不得上納七弊也或倉役折乾或親識減少取償貧民滿尖踢斛八弊也有此八弊較之生借富家尤爲不便是以薄息還倉固不來卽抵斗還倉亦不願靑苗之法害正坐此

放借倉穀賢者事事留心人人藉惠不肖者賑繁惡勢聽憑左右或主守私抑以肥家或奸民販糴而專利或吏皂門快多討而重擔或里長名下總領回家升合不分或有力囑託報名極貧餓死不得至於量穀之人以厚薄爲升

合之高下攔門之卒以需索爲出入之速遲有乘機盜穀而不知者有分名重領而不覺者有一家父子兄弟領幾分者甚者出倉一千而册報一千二三百石多開之數扣入私囊者每里多造三五人每花戶名下多造一二斗比至追穀懇告殺微停徵挨過一年歲復一歲衙改人亡莫可考核

一二三四五月此正靑黃不接之時五穀俱貴之日但借糶太早不能接新借糶太晚民困已久大率不出三四月每當此時行糶賒一次存留底簿原票以備査驗但有借賒而難還者除嚴追外再次不準借賒

一各約先選手本某人極貧應借某人次貧應放某人中貧應糴某人次中貧應賒分爲四等各開于本掌印官將各約手本其算可賒若干人用穀若干石可放若干人用穀若干石可借若干人用穀若干石可糴若干人用穀若干石如數不足而人有餘者量減斗數人不足而穀有餘者甯糴勿賒甯賒勿借每異姓十人用一連名保結如不應與而與者甲長約正及連名人代保拖欠者甲長約正及連名人包賠名數已定先印小票發各鄉約人給一張某人賒放借糴若干數上關書印蓋各約正領散訖次出榜文挨約順序某約某人某人以上俱限某日到倉某約

某人某人以上俱限某日到倉其序一賒二放三借四糴一日只限五百人賒者完挨序候放放者完挨序候借借者完挨序候糴將榜張掛訖仍做籤一百枝上寫照支二字仍用二簿一扇佐貳官坐於頭門照約次序點名散籤一起二十人一扇選委公正官一員親坐倉中點名照籤給穀其斗數照票驗給領穀人得穀銷票於委官二十人出倉又點二十人進穀不足數者許花戶口稟亂進爭入者責二十不給穀各色人等俱要東進西出出倉之人仍將籤至頭門交與佐貳官以便後番人領四等領穀人數俱照此行五百人盡雖有餘時不可接放恐人難伺候

一法預先刻平糶單每分幾百張平給收銀富民俟交銀已完之人執憑支穀每倉置木籌三十根每根長三尺方一寸二分以天地人字編號自天一號歷至天十號止地人俱照此編之幷發委官收掌候給糶穀人執照出入各富民於倉外擇一近便空處專收價銀經收倉役在倉發穀州縣官選謹愼吏役四名赴糶穀倉聽用一名掌簿傳送一名在東邊門外查驗單票號籌放人入倉二名在西邊門內一收單驗穀一收籌放穀出門倉內用大銅鑼一面東邊門外置鼓一面凡有保甲人民持銀赴糶富民即時將銀秤收明白備將保甲人民銀數並應與穀數登記

號簿及塡單付糶穀人執候類有十人先將天字號籌十根散各執單持籌從東邊聽吏查明擊鼓三聲放入如糶穀二石或一石五斗者必數人交領單上明註幾人進倉領籌幾根即一人止糶穀五斗亦准領籌一根蓋有一人即執一籌人方便查考也十人糶完發穀之人將單即註發訖二字鳴鑼一聲十人負穀齊行從西邊聽吏收單穀穀交籌放出必倉內鳴鑼放穀出然後門人擊鼓放人入廒倉內不致壅雜若散天字號籌已盡即散地字號籌地字號籌已盡即散人字號籌計散人字號籌時而送天字號籌之吏已至矣相繼輪轉周流不窮如東無單籌執照

而入與西無單籌負穀而出者及有單無籌有籌無單幷穀比單數多者許各吏一體拏送究治至晚收單吏將單類送委官查銷委官將銀封貯縣庫守令印官仍不時親臨倉所查驗或又曰限以五斗恐貧民銀少聽其散糴恐人衆擁擠富民收銀不及宜另擇空處每晨領穀數石或以升糴或以斗糴此不論保甲不用單籌不拘銀錢聽其便宜零糴至晚交價還官此亦一法也但此法略恐奸儈詐糴不已以不論保甲故也然小民既有平糴之利或奸儈亦無所用之乎留心者酌之

一領穀出倉有債主指欠本利店家指欠酒飯里長指欠糧差名色侵奪一合者許巡視拏獲每一升罰穀十石仍枷號十日

一掌印官雖有十分忙迫不係疾病不許輕委佐貳致令領穀之人在城久住務使如歸市然本日到倉本日回家若召號多人擁擠城市十數日不得領穀衙門人百計刁難致所領之穀不足盤費本官之才短虐民即此可見矣

一斗行人等開倉之日每日報價價長則糴增價退則糴減斗行如有扶同虛揑重則枷號革役

一收放之日掌印官或不得下倉選委富家公直百姓每日四人一人監看斗斛一人掌管簿籍二人收看銀錢每

日每人給銀四分仍與寫字二人登名收票每日每人給銀二分撥與阜隸二人以禁諠譁但有違犯者許其稟堂懲治

一在倉量斗不須另外雇人致費工食只以在官空閒青白夫皁快人等充量半日一換帶飯在倉不許往來仍出入搽檢以防夾帶或用下班斗行輪流在倉伺候每日給燒餅十箇亦可

一入倉領穀之人但有大門二門倉門索要分文者倉中量斗人等故減升合及越籔亂支刁難一刻者重責枷號

一還穀與放穀一般斛斗一樣平量不許分毫多收分毫低放倉門置鼓一面州縣二門置鼓一面違者許花戶擊鼓聲冤以憑拏問

一借穀之人身死妻孤或無子孫或子不滿十五而無地者其穀免追若以生作死以有子爲無子以有地爲無地者許甲長及連名訐舉到官除重責外每一斗罰穀一石

一倉穀不及三千石者不許糶賑以防急用其三千石以上者存五出五以爲定規所存五分明年再出不可徇人無厭之求致有無及之悔

一糶穀比市價每石減銀一分放者每石加二出息若稍紅浥者不許糶放牽搭但令出借抵斗還倉

一糶賒二法惟有遠鄉之民來往艱難不得霑恩以後穀多每集鎮一處積穀三五百石設立殷實富家倉正倉副各一人擇於大寺廟中或有司設處一房或義民願施一房者於内盛放掌印官發簿二扇一紀見在數一紀收放數每年正二月州縣呈詳院道每年三四月糶賒一次務要年年增益不及十年可增二倍而一鎮之民生命有賴矣

一九月初一開倉收穀仍選前役坐收給與工食放者加二還倉借者抵斗還倉賒者照賒日價值還倉俱要乾淨不許溼秕違者管收之人坐贓重究仍令補數

一花戸納穀亦照前揪約順甲之法以次還倉即遲不許過十月三十亦不許零星二斗五斗上倉致難勾銷出簿違者重責不準再行賒借

一過年前冬三月無雪麥根不得深入過年春三月無雨麥苗不見發旺又秋禾土乾不得下種者止於飢民借十分之一糶十分之二留七分在倉以防凶荒其三分賒價愼勿輕行蓋飢民無以為生不得不借糶賣有銀在庫尚可賑民若賒多而秋禾不收雖明年民亦不能還而今秋何以救急蓋三法併行為豐年計也且有司每歲斟酌行之

一社倉老人一年一換一換一交須舊役收完之時方可交代其不完者還責成舊役則人不敢作弊矣

賑濟饑荒

凡水旱須要及早申明以便題請若遲延不申過了七月題請不得又須盡水旱之處一一報去若聽書手或以多作少以重作輕儻一以災不及數不准蠲免未免失士民之心　水旱之後百姓饑荒尤當申請即刻停徵不可聽吏胥曲稟　市井鄉曲有等年老棍徒指告緩徵停徵與傷蠲免等項科斂錢財赴上司投狀槩縣觀望俱不納糧以後如有應緩應停止許掌印官具申以憑酌處但有仍

前赴告者遞解原籍坐贓究罪仍查主使之人一體同坐

一賑濟者聚濟不如散濟零濟不如頓濟何為聚濟不如散濟聚數千萬人於一處而為之給散上之給散難遍有守候之苦下之喧溷日積有蹂踏之患夏則熱氣薰蒸疾疫易作冬則羣居露宿栖泊無廬為害不淺必也委賢能僚屬及鄉官之良富民之有德者分頭給散而正官為之總管稽查可也何為零濟不如頓濟如一人日給糧一升一月應得三斗令飢民僕僕奔走日領一日之糧既費且勞得不償失不如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一月一月糧盡後復赴領官不瑣煩而民得安逸為

利吏多　賑濟飢民往往不能霑實惠者其弊有二一曰有司憚勞二曰吏胥之爲奸也夫顛連無告之民城市尙少村落爲多有司賑濟往往彌縫於城市而疎脫於鄉村僻野窮鄉橫道路塡坑谷者不知其幾矣至若賑濟之時當其吏胥之發糧也則既偷竊於吏胥及其委役之散糧也則又尅減於委役竊與尅者十恆得其七八而飢且死者十不能得其二三故事支吾虛文搪塞如朝廷德意何必也四境之內照東西南北分日擇地諭集該境飢民躬親査給勿委人悞事萬一地廣人稠一身不能遍歷則委廉能員役分頭管散親給告示簿籍明註某一處飢民若干糧食若干每名給與糧食若干逐一曉示使飢民了然知數如有管散人役尅減短少許飢民卽時首告以憑坐贓究問正官仍出其不意時一親到彼處驗查則人役斷不敢作弊而窮民沾恩矣

一廣煑粥之地査得飢民無定方而煑粥有定處若不多設處所以粥就民而圖我近便以民就粥恐奔食於場歸宿於家或朝食一來暮食一來十里之外不勝奔疲不便一也壯丁就粥便可隨在歇止而老病之父母幼弱之小兒羞怯之婦女餓死於家其雖看管不便二也乞粥以歸不惟道遠難攜亦且妄費難査三也不如十里之內就近村落寺廟之處各設一場庶於人情爲便

一擇煑粥之人無迫切之心則痛癢不關而事必苟無天理之念則出納無據而利必專無綜理之才則點査失當而事不詳無鎭壓之力則强者多暴者先而惠不均無耐煩之意則費雖多而惠不及飢民故定煑粥之法卽選煑粥之人而令之講求講求既明掌印官親與問難如於立法之外另有良法者卽行獎賞則人人各奏其能而仁術湧出矣

一行勸義之令善不獨行當與善者共之掌印官執一簿籍少帶人數各裹餱糧徧到鄉村看得衣食豐足房舍齊整之家便入其門親與講說或願捨米糧若干石或願煑粥若干石飼養若干人務盡懲勸之言無定難從之數如有所許卽令自登簿籍待年豐少寬歲月或官或民照數補還仍送牌獎勵但有司多不肯徧歷鄉村夫代我見女乞食苟有父母之心雖欲不往不可得已

一別食粥之人凡來食粥者報名在官立簿二扇分爲三等六班老者不耐餓另爲一等粥先給稍加稠病者不可羣另爲一等粥先給稠稀從便少壯另爲一等最後給粥勻和在稠稀之間此謂三等造次顛沛之時男女不可無辨男三等在一邊女三等在一邊是爲六班

一定散粥之法擂鼓一通食粥之人男坐左邊以老病壯爲序女坐右邊亦然竈頭將煮熟粥稠者一桶勻者一桶向兩邊面前各照盌數每人一滿盌周而復始大率止於兩盌老病者加半盌一盌可也每日夕人給炒豆一盌

一法令飢民至者隨其先後來一人則坐一人後至者坐先至之下但已坐者卽不許再起一行坐盡又坐一行以面相對以背相倚空其中街可容擔粥人役行走坐至正午官擊梆一聲唱給一次食卽令兩人擡粥桶兩人執瓢杓照飢民各拚盌輪散之其有速食先畢者亦不得卽與以致混亂須將第一盌盡散訖然後擊第二梆高唱給

二次食從頭又散散訖至三遍亦如之三食已畢縱能食者亦止蓋久飢之民腸胃枯細恐其驟飽卽死故也惟飢民中稱有父母妻子餓病在家者量行給與與之攜歸如此處分已訖方令飢民起行庶乎周遍均勻而人無不食之嘆矣又當多置缸桶瓢杓鐵鍋等項柴取於官不取於保甲方免科派之害惟盌筋則令飢民自備水則令保甲編戶挑之又禁管粥者剋米粥內將生水攙稀致久飢者食後暴死嗚呼給粥者本以救民之生也而用心不到反以速民之死爲民父母者不可以不愼也

一分管粥之役大粥場立總管一人掌簿二人司積二人管米豆俱以廉幹者爲之每鍋竈頭一人炊手一人柴夫一人桶夫二人水夫總十人皆以食粥中之少壯者爲之但有情慢及作弊者卽時杖逐

一計煮粥之費凡在倉有米者掌印官差在官夫役車載驢馱十日一發積在粥場嚴密之處司積者自帶鎖鑰管總判封條每日每人以三合爲率食粥之人每日增減不同掌簿先一夕日落報名數於司積司積先將各鍋編爲字號某鍋煮米若干某竈頭管某鍋定有姓名斗數貼一單於面前每日平明司積照序點名照數領米司積冒破米豆者每一升罰一石竈頭剋減米豆者不論多少重責

革出

一查盈縮之數不分軍民良賤不論本土流來除強壯充實男女不可輕收外其餘但係面黃肌瘦之人尫羸襤褸之狀卽準收簿每簿分男女二扇每班常餘紙數葉以備早晚續到之人其人以日爲序如正月初一日趙甲某府某縣人見在何處居住有子無子初二初三以次登記

一酌給粥之節久餓之人乍飽卽死總管查有曾經久餓者另作一等姑與稀粥少食一日當四五次待氣息少復十數日後方補六班

一備粥場之藥瘟疫頗多若不早治漸致死亡每場設醫

生一人製藥二人預備時病湯散卽與調理不惟救濟一
人恐傷傳染多命仁人不可不加之意也
一遇饑饉之時在倉穀石早發行戸糶米每石納米五斗
五升卽以碎米餘糠充爲工食
一佩病之人坐臥無所亦易生疾州縣將穀稻藁稭用麻
織爲草薦令之鋪地庶不受溼
存恤煢獨
呂坤曰加意窮民帝王首政留心風化有司先圖律云凡
鰥寡孤獨及篤廢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
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六十夫鰥寡孤獨古稱無告

之民言顚連苦楚無人可告訴者也此四者雖云無告然
眼目明手足便老婦與人執爨抱兒老夫與人看門守戸
猶可收留縱使行乞猶得方便至於篤廢之人手足單損
眼目雙亡又加之以鰥寡孤獨做活則手眼傷殘乞食則
坑塹傾跌此非無告中之尤無告者乎若盡數收養一人
歲費米布可得銀三兩若棄而不收使其叫爺呼娘之聲
徹於里巷而爲民父母如罔聽聞決且不言情將安忍至
於學習彈唱說書一節不惟此等窮民賴以餬口又欲愚
頑百姓聽之囘心蓋自古聖王以强壯丁男歸四民之業
以殘廢貧民專一藝之能當是時鄉國歌樂皆用工師瞽

瞽則矇瞍奏公卿詩則瞽瞍諷誦不惟因材就業矜不成
人亦且移俗化民皆知禮義但恐習學淫詞反壞人心而
勸世名言無人著作
一時調新曲百姓喜聽但邪語淫聲甚壞民俗如有老師
宿儒詞人詩客能將古人好事如殺狗勸夫埋兒孝母管
鮑分金宋郊渡蟻一切有關風化者作爲鼓板平話彈唱
說書半說半唱極淺極俗不用一字文言婦人童子都省又
親切痛快感動民心使人點頭讚嘆流涙悲傷者卽行優奬
一勸化題目要擇民間易犯者如做賊告狀打人喫酒宿
倡教唆搶奪姦拐賴地騙財說荒撒潑詭隱地土不納差

糧游手好閒驕奢放肆白蓮無爲等事民間當行者如孝
弟忠信禮義廉恥謙默忍讓陰隲慈悲平等方便等事以
上善惡不止一端任作套詞小曲其曾目教導淫詞者重
責逐出習學者永不救濟
一關廂處所修蓋環房十五間或二十間坯牆瓦蓋前面
是牆中留大門上題冬生院三字貼後牆接連皆砌火炕
炕闊八尺外面接連皆用短牆一丈留一炕口炕上纖大
草苫可五寸厚裏外貼牆捲苫作枕人皆橫睡上用極粗
縣布套以淨花數斤照炕多作廣被一被可容一二十人
四邊線捺三寸遠務要堅固庶難折揩勤移每年十月初

一日起至三月初一日止凡本處或迷鄉六十以下五十以上無目殘疾之人不必給穀皆令止宿其中男在一處女在一處每十人用一有目孤寡之人料理眾務即於關廂設老人一名火夫三名掌管此院每早每人可費米一盌日可費豆一盌甕鍋盌箸照人備辦即令老人督率煮粥炒豆米豆官倉支銷柴薪有司設處但有亂羣爭攘者老人稟官即日逐出放院之日老人將被收捲門戶鎖封不許閒人在內作踐開院之時如有目壯男希望食宿在此攙混者老人報官重責枷號院前其老人火夫事完紀善另行獎賞

一緜襖用極粗緜布染以淺藍每件表裏二丈五尺淨緜二斤每件可費三錢五分冬生所養料無百人二年一給每年所費不及銀二十兩掌印官或罰或處似亦無難

鄉甲至要

呂坤曰勸善懲惡法本相因鄉約保甲原非兩事但約主勸善以化導爲先保主懲惡以究詰爲重議將鄉約保甲總一條鞭在城在鎮以百家爲率孤莊村落以一里爲率各立約正一人約副一人選公道正直者充之以統一約之人約講一人約史一人選善書能勸者充之以辦一約之事十家內選九家所推者一人爲甲長每一家又以前後左右所居者爲四鄰一人有過四鄰勸化不從則告於甲長轉告於約正書之紀惡簿一人有善四鄰查訪的實則告於甲長轉告於約正書之紀善簿其輕事小事許本約和處以息訟端大善大惡仍季終聞官以憑獎戒如惡有顯跡四鄰知而不報者甲長舉之罪坐四鄰四鄰舉之而甲長不報者罪坐甲長甲長舉之而約正副不書掌印官別有見聞者罪坐約正副如此嚴行則一人罪犯九十九家之責也九十九家耳目一人善惡之鏡也平居無事則互相叮嚀一有過惡則彼此詰責邪教妖術奸宄兇民何所容其身出境爲賊在家窩盜何所遁其迹地方安得

不輯甯百姓安得不寡過刑清政簡之效可以漸臻知體畏義之風可以日長此目前第一急務也

一鄉約原爲勸民保甲原爲安民行之而善則民樂於行行之擾民不惟無益而又害之如約長保長不許用無身家棍徒使挾倚需索一不擾約保不許出一里之外其人不許拘數惟令一處住居者行之則近便易行二不擾不許令鄉保長等打卯接官及派應夫役三不擾掌印官自己抽查不許委佐貳首領及快壯查點巡邏四不擾鄉甲中有事係賊盜人命方許呈報如鬭毆小事等項聽民自便不許呈報五不擾去此五擾而後良法不失美意民自

樂行矣
一選約正約副約講約史須百家箇箇情願選甲長須九家箇箇推服及常不出外者如扶同濫舉非人許不願者舉出但全人難得或舊過而改新或善多而過少或口毒而心善者情願從今學好不妨準收
一甲長不服人許九家同稟於約正副如果不稱九家另舉一人更之不許輪流攀當約正副不服人許九十八家同稟於官如果不稱眾人另舉一人更之不許一人私告中間如有以曲為直將善作惡向親識受買囑報私讎欺貧賤大傷公論者亦許同約公報到官小者本約除名紀

惡於申明亭大者比眾加倍究處如無大過及三五人私怨者不許輕更約正副致有投充推諉以生奸弊
一州縣正官先將各約為善為惡之人密細訪察要見某約某人某日為某善事某約某人某日為某惡事恰將各約善惡兩簿及作善作惡之人拘查或隨便親到本約呼與審問如果善惡是真而本約不曾書寫者除當面獎戒外約正副講史各重責紀過甲長四鄰隱匿不報者與作惡之人一體重究
一旌善申明二亭國初設老人二名以佐州縣之政但老人名色近皆歸於里甲催科及僕隷頂當韜揀尋趁人皆恥為今選槧州縣殷實有德二人另名公正總理城中鄉約四鄉再選公正八人分理各鄉鄉約各約正副講史不公不法聽其糾舉應更換者聽其保舉
一約正副講史止為管教一約之人不許接送官員及州縣一切差委接遞聽事朔望升堂及不干本約事情無故騷擾拘喚無罪輕加凌辱以傷優禮良民之體
一約正副講史除正項親朋禮節往來外如有處分本約事情因而受人隻雞杯酒斗穀分銀者卽係不立行止無恥之人被本約訐出枷號紀惡
一鄉約呈報善惡及條陳利害者不分是何衙門俱用連

七粗紙手本封袋縫上寫某州縣某字約約正副某人某人封若係槧約公報則寫某州縣某字約約正某人等同封不許用細紙以生科派之端
一大奸大惡久慣行兇報惡紀惡動輒與人為讎者許同約百家連名指實用手本封固差約中一人密稟州縣掌印正官差的當兵快當時鎖拏
一鄉約之中不怕豪強惡棍只怕浮薄少年此等浮薄之子或係大家貴族倚託門第錢財將欲不編入約此人置之何地將欲編之約內彼傲氣雄心輕口薄舌無恂恂鄉黨之謙懷卑卑貧賤之意甲中不敢舉過約中不敢紀惡

或逞言捏事或搆怨生讎其明理父兄當思共守聖諭科
條督伊教誨子弟不護短不尤人不明理者或到約中發
怒令長少難堪或向州縣遞呈託守令處置彼庸懦有司
挪分皂白約中一鬨平民何苦與人鬭氣從此而一約壞
矣一約壞而各約皆壞矣以後約中少年務要低心下氣
一遵條款不許傲慢掌印官時時另行體察但有擾混一
約不成者另申施行
一約中除業戸家奴及傭工佃戸各屬房主地主挨查管
束不許收入鄉甲外其餘不分匠作裁縫廚役皂隸快手
門禁馬夫但係本縣老戸人家或客商經年久住情願入

約者俱許編入鄉甲以鄉黨論數齒序不許作踐
一鄉約有犯除徒流以上自有應得罪名外其餘紀惡呈
報訪知等事不係告發者只是扑責重者枷號不許問罪
一各約紀善紀惡紀和紀改四簿有司終日查考假如一
百二十約每日照依約號次序初一日某字號等四約講
史送簿來看掌印官細查善有可賞者批獎三二句惡有
當懲者批戒三二句其和處不當者即與更正罪惡大而
和不足以盡法貧者拘來責治不貧者罰穀多不過五石
少不下一石註於簿上責令甲長催完不又查簿即於罰
穀項下註某月日納訖其穀即貯本倉散賑之家以備本

約社師束脩及孤老殘疾賑濟或本約不得已公用俱約
正呈知掌印官方准動支不許有司將穀入倉邀者以科
罰坐罪其批查約簿俱以紅筆大約每日查數本一月查
一週
一每約百家選保正一人百五十家量加選保正副各一
人鄉甲之內屬本縣者聽其挨查出入鄉甲之外屬房主
地主者聽其訪問但有為盜窩盜聽其舉報到官但有失
盜聽其率領各甲救護其甲中人等除六十歲以上十八
歲以下免其救護外其餘壯丁十月後秋收已畢三月前
農工未動各家所備槍刀弓箭短棍繩鞭等器一百家或

二百家內共覓教士一人令其習學武藝一年覓一人習
一藝不及五年而各藝皆熟矣又以本甲教本甲不及五
年而各人皆熟矣一甲共置鑼一面保正副各置銃三杆
遇有盜賊打劫甲中鳴鑼保中放銃一擁救護但於盜所
生獲或扎死强賊一名者州縣官花紅鼓樂迎至公堂鍍
杯遞酒三杯當時賞銀十兩仍給貼一張免其本身差役
如果賊見救護人多要殺失主解圍失主見賊要殺罵人
不許救護保甲人等一味上前捉賊不許因而解散蓋盜
賊殺人與救護者無干盜賊走脫則救護者何用況賊見
失主罵人而救護者不散彼何讎於失主而殺之哉

一保正副須選家道殷實力量強壯行止服人者爲之如有優占卽令其子男弟姪爲之不許掌印官聽囑徇情巡捕官受賄賣放卻爲無徳貧棍頂充蓋盜賊打劫不尋窮漢而棍徒保正豈能率人借保甲之法率百人之眾代富勢者看守家財何負於彼而推諉以圖苟免哉

一鄉甲之約良民分理於下有司總理於上提綱挈領政教易行日考月稽奸弊自革若掌印官視爲虛文如醉如夢則約正副以爲奇貨通賄通情是良法反爲弊政鄉約保甲果弊政乎何不將周官法度一說也故得千良民不如得一賢守令嗚呼吾輩讀聖賢書受民社寄終日抗塵

走俗身教既不脩言教又不舉上負朝廷下慚士庶子夜深思當不汗背

余自強曰稽察災荒莫善於保甲之法有司印官宜於秋收畢日特委廉能佐貳官一員專董編審但不許藉此騷擾其法先將城內以治所爲中央餘分爲東西南北四方如東坊以東一保東二保東三保等爲號每保統十甲設保正副各一人每甲統十戶設甲長一人南西北坊亦如之東坊自北編起南坊自東編起西坊自南編起北坊自西編起至東北而合坊不可易而序不可亂大約倣後天八卦流行之序自東方之震起馴由南方之離西方之兌北方之坎至東方之艮止次將境內以城郭爲中央餘外鄉村亦分東西南北四方各就山川道里卽令在城四坊保正副分方下鄉會同該鄉保正副量村莊爲界編之其編亦如在城法大村分爲數保中村自爲一保小村合鄰近數處共爲一保一保十甲聽自增減甲數因民居也一甲十戶不可增減戶數便官查也或餘賸幾戶總附一保之後名曰奇零此皆不分土著流寓而一體編之者也其在鄉四方保正俱以在城保正副分坊統之如在城東一保統東鄉幾保在城東二保統東鄉幾保以至南與西北莫不皆然如此則計坊分統內外相維久之周知其地里

熟察其人民凡在鄉戶口眞僞盜賊有無饑饉輕重在城皆得與聞或有在鄉保長抗令者或差人役或卽使在城保長拏治之亦無不可此法行不煩青衣下鄉而公事自辦矣有司惟就近隨事覺察在城保長使不爲鄉村害耳此蓋居重馭輕強幹弱枝身使臂臂使指之意亦待發世之微權也而於弭盜賑饑尤爲切要編完以在城四坊保數及所統在鄉保數明白造册地方姓名俱要的確不差一樣造完數本以便查考稽覈或曰往歲賑饑皆領於里甲而今欲編保甲以代之不亦迂乎不知國初之里甲卽今之保甲也初以相鄰相近故編爲一里今年代久遠里

甲人戶皆以別買田別賣田之故散居他里他甲寖失國
初之意矣窮則變變則通至今倘不一更可乎每見里甲
領賑輒自使鄰甲首往居窮遠難以周知及至知而來來
而取取而訟訟而追追而得所得不足以償所失甚有鰥
寡孤獨被里甲之欺騙使其轉徙溝壑無與控訴者有之
故不如立爲畫一之法俱歸保甲爲便蓋凡編甲之民萃
集一處貴之查稽其呼喚爲易集其貧富爲易知其使隣
爲易察其取計爲易得也昔熙甯就村賑濟彊承照保鄰
來徐甯孫逐鎭分散朱文公分都支給皆用此法何爲迂
哉況此保甲也爲弭盜而設是以治之之道編之也民情

或欲偷安故其成也難爲賑濟而設是以養之之道編之
也人情靡不樂從則其成也易如之何其不可行也
王守仁十家牌法　父老子弟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
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
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
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
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父老子弟其勉體吾
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
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
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
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卽行報
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戸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下
匠戸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戸則云原籍某處某里
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有寄莊田在本
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識保住人某某若官戸則云某
衙門某官下舍人舍餘
若客戸不報寫莊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莊田皆不准
不報寫原籍里甲卽係來歷不明卽須查究
男子幾丁
某 某項官見任致仕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 某處生員吏典
某 治何生業成丁未成丁或往何處經營　　某 見當某差役

某 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某
某　　某
見在家幾丁若人丁多者牌許增闊量添行格填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 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 某人係某處人例此作何生理一名名間寫寄宿帖客丈則開寫無則云無
每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戸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
住暫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十家爲
一牌開列各戸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
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疎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卽行報官

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縱惡而奸僞
無所潛形爲此行各屬府縣著落各掌印官照依頒去牌
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了事仍令各將編
置過人戸姓名造册繳院以憑查考　凡置十家牌須先
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
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
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戸籍錢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
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册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
及差調等項按册處分更無躱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
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唬教唆等

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
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
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卽令此輩自相挨緝若
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
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卽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
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
勸解恃强淩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
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
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
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

知爭鬬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
治甚廣有司果能著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
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
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
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
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
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異可
以不勞而致今特略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
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
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　編置十家牌式

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
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眾志齊一爲
此備行所屬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爲眾信服者
一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
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即仰保長統率各
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
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即登樓擊鼓一
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
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
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

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爲
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之內　十家牌諭誠
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
推求舉行雖已造册繳報而尙不知其間所屬何意誠使
此法一行則不待訓練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
兵不待誓發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
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
　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闒戍以興師豈以一
州八府之地遂無鷙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爲
此仰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

羣膂力出眾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
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
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別選素有膽略屬員分隊統押教習
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
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
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賫裝素具聞警即發聲東擊西舉動
由己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
護防守截而兵備召募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
所畏而格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
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習戰之方莫要於行

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眾之法莫先於分數原選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陣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眾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眾如寡庶幾有制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執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事完備造花名手册送院以憑查考發遣

保甲器械如無銛利可用者不如一味鐵釘悶棍極便易製若銃砲必須如法方可適用

製銃藥法

銃鐵每毛鐵十斤只煉二斤半方不炸每燒一火打百餘鎚又入在稀黃泥內又燒又搥燒搥無數此爲煉鐵法

一銃筒合縫處要卷得極融極牢極相生恐防炸開初卷筒筒內不可太大卷就後內有木不用天車架就細纖攪扯將純鋼舞鑽(聲去)從筒孔中一直生活鑽下則筒內光而前後大小一樣以後入藥火藥不滯筒不發熱可速放數銃不炸

一銃底有平底有螺絲底平底者打就平底同筒尾一齊燒紅將筒尾略分開安入用鎚鎚融爲力雖易而銃底藥銹不便剷洗螺絲底者底雖平而底身斜濟週身圍繞而下如螺絲然待倒整絲路停勻便將冷鹽水激之俟筒尾燒紅分開後即以冷螺絲底安入用鎚鎚櫳則此底與筒

身不相融合可旋(聲去)進亦可旋出磨洗藥銹極便但非良工不可爲耳

一火線眼要平平恰在底上不可高了一分如高了一分便有十分氣力倒退不惟有坐底之害且向前無力

一銃身要長長則去遠但長又要直耳

一鉛彈子用模子鑄就將細瓷瓦和合碓舂後又用粗糠和合碓舂期於極光極圓然銃口有大小鉛彈亦有大小須要不鬆不緊預先分配明白緊則炮炸鬆則去無力不得遠

一銃藥用柳柴灰務取二三月間柳枝此時生意正吐力量方大銃筒之藥利在直去一切彎枝橫節俱棄不用只取直而光者仍去其皮用皮則多烟每截尺許先挖

地坑一箇週圍二尺寬三四尺深用大火燒紅卽將去皮端直柳枝架入火既乘待通身皆紅無烟卽用石閉之如燒炭者然此謂存性柳灰方有氣力 一火線藥灰和在迅急隱閉用酇燒酒噴之方閉 一焰硝性本鹹易回潮煉硝者先將生白蘿蔔截碎入井水同下鍋不次煮之以去其鹹只用鍋上浮面白花自不怕回潮濕下作鹹去其鹹去其下白者也 銃藥方 每硝一兩 黃八分 灰三錢二分 遇逆風量加猪骨灰 藥線方 每硝一兩 燒酒噴之三錢 不用黃 藥要極細方速 一和合火藥不妨數千杵爲杵更佳但用鐵杵恐易生火只

用石臼木杵爲妙 一火藥合成矣若散放在大罈裏久久性重者盡沈下灰盡浮上今人製藥日久便放不盡著此故也既成之後須用清水調和泥如豆大曬乾閉暗方將長鐵搠杖搗碎在銃筒裏則日久藥性常勻不致悞事 一每銃該用藥若干彈若干大須一一預先試過務期停當得力可用不可拘定凡每銃該藥如何倉忙難用等秤但用一撮藥竹筒恰好不多不少者繫在此銃上不可混蓋銃大藥少不行銃小藥多有害故銃與藥藥與彈不可不預試也 一銃製要打多人及遠者百子銃爲上稍近則三眼槍爲妙每一木柄頭上箍三銃筒其中心木各

環抱隔之使鐵筒不相鄰則筒不易熱可連放連裝不秘如再近則雙鋒槍爲妙其製銃筒左右各安鋒利槍二管看之似雙槍也而中實藏銃筒有一器二用之妙至於專取一人則用鳥銃其身須五尺長天車要一丈五尺高鋼鑽去聲帶柄亦如之此三倍法也不如此不得筒直不得及遠取鳥故曰鳥銃至若盜到城下出頭攻之懼其戕害不出頭又無奈彼何則用鈎頭銃其製如木匠曲尺樣柄長銃短柄身之側順釘鐵圈十餘箇到柄底用極長火線從圈內度到柄尾處盜至則以柄橫放牆上銃口卽垂下在牆內點火自滅盜矣下雨則火線用白礬紙裹之不滅

三眼等銃練習之法切不可朝天上放打須要橫打笆子使手脚慣熟其法用一木板浮在河裏上插長窄一笆彈子中著則笆動此一法也 銃大須設銃架架上用活套圓鐵圈承銃在內左右高下任意安置打去極便而不勞 打銃要中用眼看銃尾及銃頭首尾眼一直在的上卽中法曰前對心後對門 銃曰放銃猶如放箭之義取其相的而放也眼的手的方是放手一人專管放銃裝藥運銃換銃點火每一人須八九人扶事方可源源打去銃銃不差

分派夜巡

呂坤曰取民之制不出於糧則出於差城市火夫閭閻鄉夫則差外之差也民間苦累莫甚於斯若不秉公持正嚴禁清查小民含冤何所赴訴今開條款於後一體遵行

一府州縣治倉庫獄囚干繫匪細而以市井無賴之人充之可乎今將在官人役酌量工食多寡差役重輕共算內巡每夜若干人在官人役若干人計若干日可輪一轉至於該班有疾許借同事之人稟官暫代彼係官人關防必愼有司又易責成決不可令市民雜入致有疎虞

一鼓樓直更定用陰陽官生給與工食責令習學不可濫用市民以亂天時

一城市及四關夜巡查其街巷長短關係緩急除巷口各立欄柵晨開夕閉外欄柵之內各量長短以定更夫之數除一更五更外其餘三更只用三人梆鈴往來仍與所在居民商搉城中共用若干人關外用若干人不可濫派貧民亦不可疎防失事

一大市鬧街壟斷之地定爲上衙雖係四門大街而生藝稀少者定爲中衙小巷全無生藝者定爲僻處其派夫役定以三等以是爲差

一近日夜巡俱係貧民小戸或每夜旋雇積年更夫或使令自家雇工僮僕此等之人不惟不能防奸又且乘機爲盜以後既更房號照其房稅編給由帖每歲工食沿門打討某州某縣通融計算不可以欄柵之內所居各雇夜巡之人致令不均至於房號之家共遞保狀要見雇得某人年力精強平日本分如有濫覓面生可疑之人願甘同罪

一街巷既有欄柵每於發鼓一更三點之初巡夜人卽時下鎖但有閒人卽時繫於冷鋪係士夫者繫其跟從一人如有恃勢不服或毆罵夜巡之人者跟從之人究治枷號

一每鋪置急事牌一面腰鈴一箇如夜有急病尋醫及婦人產難者先於本鋪領取牌鈴前路前鋪闞鈴驗牌卽與作急開鎖仍守候回還但有刁難過一時者稟知該管衙

門究治其牌一面看急事二大字一面分巡道畫押粉牌墨書用油油之

一將起鼓時譙樓先放三銃使人知所歸還大端兩院三司席不秉燭士民安得爲長夜之飲如事不得已甯止宿人家可也

一夜巡人役每夜不分冬夏給銀一分晝則聽其生理如迎接上官偶用人多者輪班伺候一日其餘但有興作每日給米二升

一城門守衛之人官小役卑往往富勢在外輒爲留門久者二三更如有奸細疎虞誰任其咎其士夫有萬不得已

事情必欲留門者稟知掌印官差的當人員牢鎖守候先
問人數然後開門照燭驗入

弭捕盜賊

康熙六年五月左副都董篤行疏稱頻歲以來每遇盜警
失主未經首告文武各官輒扶同欺隱仍有失主首告而
有司卽脅之以刑不曰慢藏所致則曰讎怨相尋甚且指
爲失主之親族僕役日日拖累不獲甯家諱則僅失其財
物不諱則並蕩業產諱則死者固不得其死不諱則生者
並不得其生是明示以威而挾以不得不然之勢使之吞
聲而忍氣者無他法太密則羣下畏威責過嚴則職司避

罪諱固處分不諱亦不免於處分疇不自愛功名故甯百
方彌縫幾倖於萬一之或免而卒至甘諱盜之吏議也官
之諱盜見諸章奏者指不勝屈民之諱盜如輦轂重地賊
遺衣物而不敢認任使暴客當前道路以目究竟莫敢誰
何自是橫肆劫掠搶奪財物知有爲盜之利而無爲盜之
害則不惟慣於盜者不改其面目而從未爲盜者亦變其
心術日甚一日勢不至燎原不止臣且憂之臣以爲今後
有地方城守之責及駐劄同城者仍照定例議處外其有
鞭長不及及非本管專司甚遠一二於局外以嚴責其申
報有一不報及報而不實宜嚴加處分如州縣失事府官
不報責在府官府城失事守巡不報責在守巡州縣道府
不報責在督撫督撫不報科道得而糾參之武職亦如此
例如是則官知隱諱之無由靡不盡心於消弭盜知天網
之不漏亦且漸易其肺腸至於失主既報之後勿得濫留
拖累使之失業庶幾民不諱盜而盜無漏網於以弭盜安
民未必無小補云

明臣呂坤曰盜非人乎曰人也知爲盜之必死乎曰奚而
不知知而爲盜何也蓋有六流焉饑饉之民苦於飢寒無
識之民惑於脅誘游惰之民習於自奉强悍之民敢於爲
惡賭博之民迫於空乏武藝之民倜乘便利盜不出此六

流矣弭盜有四法焉曰化盜禮義素明鄉約是已曰恤盜
生理有資足四民之業是已曰防盜盤詰有術保甲是已
曰捕盜緝捉有木相識是已弭盜不出此四法矣既化既
恤不迫於飢寒不陷於無識矣而猶有盜乎曰有堯舜之
時尙有寇賊奸宄何況後世是不令之民也如是而殺之
吾亦無矜心無媿色矣

盜賊源委不可不知酒肆娼門賭室其招聚之由窩場寺
廟孤莊其隱窩之處壯年僧道乞兒其窺探之人各處閒
懶游民其合夥之輩夫盜也豈從天降地出眞無奈彼何
矣彼其能不與人同里而居朝夕相見乎彼其生理經營

里人當不問乎所與交游姓名而親里人當不識乎縱令孤雁彼甚無親戚宗族友朋之往來其行蹤能盡諳人之耳目乎至貧至富潛出潛歸或消沮閉藏或恣雄自詫言動不同狀貌自別盡誰爲盜誰不爲盜里人辨若白黑日蹤足附耳談之矣然而不以聞官者何彼爲盜與我分毫無干我發盜其禍旦夕立至者也故上之責成也嚴則里人畏吾法而不畏盜盜雖讎里人而不敢讎法里人不畏盜則盜無所容盜雖讎里人豈能盡讎一里之人哉只是知令鄉甲法雖聖人無弭盜之術矣

强盜情狀不同有極富之家身自爲盜者或窩盜分賊者

在別處爲盜至本地方輕財好施爲鄉里所推重者又有別處大盜挾重貲至此假作客商者情形自是不同或往來之人出入之迹驕奢之態主僕之間終是令人可疑其無故而暴富者尤可疑也付託得人細心譏察則人無遁情矣

少年不事家人生業恣意賭博又三五成羣好爭使氣皆爲盜之漸也禁戒賭博散惡少之黨嚴連坐之法皆所以杜其漸也

士大夫子弟亦有爲盜者或窺人子女或殺人報仇或嫖賭無賴皆自士大夫身後爲之亦有當其身爲之者且所劫者多親屬其原皆自棍徒引誘始蓋棍徒欲引之入夥以自爲地其始也多誘之以子女癡兒無識偶一爲之一入其術中便爲其所脅矣此須辨之於早嘗賭博時即先治其棍黨若必待其犯縱之非法殺之可憐然或知而未行亦可稍寬也

北方響馬操兵居半南方水賊哨船居半知其爲盜盜可得矣

三界首間民同里而分屬彼詰則竄名於此郡此拘則逃身於彼邑三處之法不得加焉而守令互私其奸究以讎鄰此盜藪也凡係邊境兩下共立鄉甲彼此合行法令倍

設保正凡有盜發即許所在鄉耆徑送所在有司但有迴護留難者申呈合干上司官吏提究叅治

强盜打劫必有弔線之人或本家人或親戚其打劫之前一二日其人必以他事往來探其動定言語面目多是可疑即平日相認者來往頻數瞻覷不常亦是打聽消息細索失主果有前項蹤跡即令捕人物色之盜可得矣

盜有遠近窩家近多不出五里外遠至十五里二十里極矣蓋强盜行劫勢不能遠涉一恐服飢力盡二恐天明事露凡盜發後鄉約人等密訪附近地方往時豪惡形迹可疑者亦可得其十之七八

士夫之家告失狀果贓明賊現盡法行之可也若贓證一
無可據切不可追風捕影波及無辜往時某州有一士夫
被盜鄉鄰被繫者數十人久之知其爲妾子竊出也無辜
者乃得釋遭門辱罵有司亦不能制矣

地方有世盜有大盜有智盜此但未可草草完也而智盜
尤難處如往時悍地盜家令其子弟分布打防捕廳捕衙
事未發而彼之布置已定矣此一狡也又或有數省數州
縣人合爲一纂其贓即當夜傳送不數日已在數百里外
矣此又一狡也此等盜非計定後行如鷙爲之無虛發不
可

強盜劫人多是出其不意欺其無備又恐業已進門主人
爲盜所執則家人不敢喊叫鄉里不敢動手誠平時有禁
令各家修理牆垣籬塹又於二十三四至初六七夜躬率
男女紡織稍有響動即令人上屋屋上多辦瓦石又地方
人等互相救護則盜自有畏而不敢近也此語近迂然每
試每驗　按莛諺云二十七八九家家打鋪守直待初十
後看家交與狗蓋盜賊動手多在無月光之日與一更以
後睡靜之時至雞鳴則止矣自二十以至於廿八九或二
更無月可慮一夜無月可虞故云惟初十日以後月光四
散方沒故俏可稍也

救護之法一家被盜守更者以速放三銃爲號各家齊起
吶喊勢可向前即向前撲殺如不可向前止於要路上截
殺本村救護人多不用別村如本村人少別村同救以一
二里爲率其餘聽見銃響俱在各要路上等候古人弭盜
有教民家家藏鼓者一處盜發處處鼓響不頃刻而一二
十里皆鼓舉盜無得走者此最妙法但要行之力耳

地方報盜捕盜須是鬼神不知風雷迅速方可捕得眞盜
搜得眞贓一毫漏泄連䌫則盜與贓俱不可得即能得盜
亦未必得眞贓也捕得眞盜考贓之法雖不可聽之捕人
若待到官審贓無及矣亦聽其順便起贓但不許逼令妄
攀並剋落抵換　再照捕人之慘甚於強盜臨事時須再
三戒諭毋令賣盜栽贓逐家嚇盜違者重處庶可革積弊
於萬一

番快無不知賊者但利於賊之供給且代賊過贓於捕官
是賊者巡捕員役之外戶也員役者分贓寄贓之人也大
盜安肯發覺止將犯竊小賊遁指認劫或先透消息令之
脫逃今只嚴逼積年番快令之供報賊家不則加以重刑
大盜聞之自然遠遁不然密誘番快許以重賞令其報賊
或令其與賊通言暗伏兵壯擒之倘彼不輸心於我凡地
方失事一面將番快家屬送監一面嚴逼捕盜但有以書

竊及雜入抵盜者無論詐財與否盡法重刑有被冤而死
者徑坐抵償
有人贓一時俱獲者幸也不然有跡可疑可以因緣根究
亦幸也若失盜之後全無影響從何處下手乎曰捕役盜
之窩穴也每一積年捕役諸盜必有月錢凡屬眞正慣盜
此輩豈惟不拏且從而庇護之養爲賺錢之資不止洩機
而使遠逃甚至有潛蹤於城而落捕家者地方大盜生發
失財果多待失主遞失狀後有司宜差著實人乘夜呼喚
積年老捕老捕家如有蹤跡可疑之人一便擒來審問天
網奇幸甚至有隨身之贓一時並獲者若恐所差之人賣

放仍再添人蹤跡之不可延遲立等回話如捕役之家果
無別人卽乘夜曉諭捕役若不獲眞盜每三日一比如拏
獲眞盜起獲眞贓卽將失主獲贓分半給賞吩咐諄切著
實力行至二三比後眞盜未有不出者然拏眞盜又須以
人贓俱獲爲主贓獲多賞亦與之俱多贓獲眞而少記下
該賞俟多起出日多行給賞若無贓及贓可疑雖獲人猶
賣若係仇拏問明之後抓等重處一一吩咐要明且要一
片至誠心勸懲鼓舞他眞盜眞贓必得　强盜打劫情實
若有寸絲卽眞贓也若必得多贓定罪則大盜不死蓋求
贓之意只借以證其盜之眞耳非爲其多贓而罪之也

審察盜情
失主被盜後有不首贓者有不告失狀者一恐負累日久
一恐强盜報復失主不告官司不知盜賊肆行無忌矣須
出示云凡一村之內有一家被盜保正人等星夜報官失
主卽補失狀保正補呈或失主係寡婦孤兒被盜殺傷不
能出告戶長人等代呈將入門出門形狀劫去贓物一一
開寫明白金銀首飾須開式樣衣服器皿須開顏色新舊
務要的確以便日後對贓銀子或大小錠或碎塊分兩俱
要的開不許以少開多如預捏多數希圖扳騙雖係失主
亦不寬假

地方失盜保甲人等負疎虞之罪快壯人等懼比較之嚴
彼此扶同胡疑妄指卽將平人及曾爲竊盜及乞食平民
巧拏怪綁異拷嚴鞫手執失單逼之招認不合則棰楚亂
加偶合則令招夥盜既招則押吏同拏仍照前法榜掠致
之展轉相誣甚者授之口詞使之攀鹼夫眞盜不苦訊固
不招承冤民受非形何所不認然則壯快之言何可據哉
以後快壯拏賊除眞盜拒捕傷毆公差許其打傷不罪外
其餘止許綁縛到官掌印官先驗傷痕如拷打骨肉有傷
者快壯重懲革役有致命重傷者不分盜之眞假限內身
死者許家屬告發定疑償命　眞盜所招夥盜須差快壯

訪拏此輩一執紅票闖闘所至驚擾賊未獲則拳其旁親遠族同緝或誣其妻父母舅窩藏索足則貨酒食仍令遠近跟捉拋家廢業騷擾多端賊既獲則令其攀黻富家寄贓盈其谿壑之欲或指授讎人同盜使受敲扑之苦株連蔓引人人自危及至定告官而昏庸有司私其快壯仍罪告人深可痛恨以後快壯訪知眞賊所在卽稟所在正官同所在地方保甲協力捕捉所在官不從致令賊逃者申究但不許牽累以上無干平民　賊犯到官便須親審近見幾處掌印官憚於任事懶於推鞫輒批佐貳首領等官令之摘訊具獄彼官小而不擔當識庸而不精細惟快壯

爲指揮以夾打爲上策况審賊而原捕在旁但問一語稱冤快壯且喝且稟甚者恨其反覆詰出外面從新拷掠具招上堂彼數經殘創已自消魂非係潑耐之人誰敢堅執辯訴掌印官十九鈔其原供通詳院道如祁縣黃典史情未問眞腿已夾折深可痛恨以後掌印官自不親問只批佐貳者卽係不肖官員以才力不及參究　掌印官審盜惟在隔別細心察其情狀蓋眞僞之情辭色自別虛湿之語辯問則窮我多方以辯之則掩護之術不及卒備無備之言不及會同往復參錯眞情自見至於隔別之報盜數同贓數同期會同事跡同卽無贓而盜可知矣或言人人

殊不可驟加嚴刑亦當耐心細鞫或設法密訪人命之疑獄亦然仁人心苦智者識精當必自有妙法但問刑謂之審其招謂之詳詳審二字此盟主治獄之精意也今之訊獄者幸於此兩字留心焉無以夾棍等酷刑爲第一審法則冤獄必少矣　失主遞失狀未必一一皆眞誇張甚多多而貪冒者居半起贓之時快壯通同有將本人之物勁指爲贓者有比照失狀取一二於典當鋪以作贓者有獲眞贓而快狀先搜其細輭入己者有疑似之物失主記不眞而錯認者有爲快壯所逼不得不認者蒼南呂公云余巡海右時有一寡婦被劫獲盜十人搜贓俱在內有女鞋

一對快壯過寡婦家謂之曰鞋當有樣從之及縣官審贓寡婦一一俱認問鞋曰我女之鞋也問大小幾何曰有樣索家中樣比之不爽毫髮十人者無一語辨臨刑不數日矣而眞盜悉獲眞贓悉出十人者乃得釋前贓蓋十人家物也近日有將良民爲盜搜其家黃裙指爲失主物者失主認之太原毛通判取當鋪黃裙數條雜置堂上失主莫知所認妄取不一呼良民至則應手而得曰此吾裙也失主無辭而良民遂釋以後有司審贓不可草率但失主贓物無記驗者不可輒坐眞贓蓋指一物殺一人可不愼歟

　近日治盜有情未眞贓未獲而死於板下者有供招未

具而死於獄中者招中泛稱陞斃監故天道有知人之子
不可獨殺今後除眞賊贓眞詳允奉決者不拘刑死病死
聽其領埋外其贓仗無指及情節可疑而死於獄者許屍
親告發官卽係昏庸酷暴定擬故勘平人之律決不輕縱
首盜之人不可盡信有首夥盜而誣一二讎人稱爲同
盜者有本身非盜而受奸人買囑假稱首盜妄攀平人者
問官傾信其言盡拘苦審往往搜贓不獲死於嚴刑今後
首賊但有一人不眞者審有誣陷別情不準出首之律仍
問死罪　眞盜脫逃攀家屬送監盡其妻子平日享爲盜
之利無勸救之言無首報之舉卽使監追亦不爲過至於

眞盜所報夥賊縱使脫逃原無贓物亦將家屬送監已欠
分曉甚有將父母兄長送監者古者罪人不孥況尊長乎
有將翁婿姑舅送監者彼且忘其骨肉況疎薄乎此皆殃
及無辜拾獄之惡政也以後攀報在官而贓物無指者但
許案候從容訪拏不許將家屬送監卽係眞盜脫逃不許
拏尊屬遣屬送監倘眞盜妻子監死獄中卽準抵罪不許
更監別屬逼要眞賊邁者以酷論　世無窩主則盜無措
蹤盜無定在而窩主有定在盜難知而窩主不難知有司
肯嚴保甲鄉約之法或行密訪首訐之令但拏眞正窩主
一名者卽於本犯名下追銀五十兩充賞自首改過者免

罪以後本州縣窩主別州縣事發者卽將窩主所在掌印
官以昏庸叅罷
獄情之難察惟盜爲最人情所深恨亦惟盜爲最故人命
據證佐其事易明驗屍傷其跡易見卽有買證相誣未必
嚴刑暴加情可緩推冤終見白盜賊則不然問官以盜不
嚴刑必不肯認乃推殘肢體傷折肌骨苟緩一時遑恤後
日眞盜固不輕招而招者未必眞盜也買贓寄贓雖不知
情而問罪入官且苦連累是寄買之家固不肯招贓而所
稱寄賣亦未必眞贓也一被招攀身家無主財物濫索
拷掠雜加非緩者猶得辨脫傷重者死於牢獄不若暫避

以待事寧是眞盜閙犯固逃而逃者未必皆盜也諺云指
贓殺賊今招稱某所分贓賣與不知名人矣稱花費無存
矣眞贓固有賣與不知名人及花費無存者而無贓坐盜
其誰不曰賣與不知名人及花費無存耶至於有贓亦難
信盜何也快壯欲獲盜以要功善於僞贓守令欲成獄以
彌罪喜於得贓失主貪現在之財厭日久之累利於認贓
有此三念何贓不眞每見招中盜數多者十五二十人甚
者三十人某人分某物若干某人分某物若干一一分明
種種招獲未嘗不再三太息而悵惕獄者之忍於殺人也
今有雜物數十以二十人分之數日問所分物此二十人

者各自道其所分能不爽矣以一人而道十九人之所分能一一不爽非筆劄備記則聰明過人者也盜也烏合之衆皆愚蠢之人當昏夜之際懷恐懼之心作倉皇之非能以一人徧記某人分某衣某色樣某布帛若干丈尺某人分銀幾兩幾錢錢幾千幾百乎恐聰明不至此也果人各給一單備載某人分某物以爲犯後招承之據乎恐從容不至此也奈之何偶獲一盜令招十九人之贓一一皆失主之物又於某人家起某物某人家起某物悉與初招合又某月獲某盜某日獲某盜各招所分贓物亦悉與初招合乎此其故可知矣蓋失主報盜原有粘單快壯執此以

審賊曰某物某人分去盜曰某人某物某人分去盜曰某人口詞具矣而解之捕官捕官不過指名問贓稱說一番令之招服而已捕官解之正官正官亦不過指名問贓稱說一番令之招服而已且初獲之盜不論果否是眞而所招入贓惟恐當堂忘記忘記則箠楚即加扶同則頃刻綴死彼何暇顧所招之非盜指贓之非眞哉嗟夫捕盜者快壯爲盜者亦快壯眞盜非快壯不能容平人非快壯不能誣眞贓非快壯不能得假贓非快壯不能爲眞贓失主固認假贓失主亦認失主即不願認快壯亦逼使認故盜賊之獄十九成於嚴刑嚴刑之獄十五類非眞盜然則招贓

者尙未可信有贓者尙未必眞況所稱賣與不知名人及花費無存者乎不過爲應捕免比較爲有司了前件而已或曰世果無盜與盜果無眞與曰盜何嘗無眞可恨守令抵死不嚴鄉約保甲耳鄉約保甲嚴則朝稽其生理暮考其出入萬一被誣但審本保本甲某人以何爲生與誰往來某夜果否在家某家失盜以來此人一向何往素日有無非爲近日如何度日是否與某有讎家中器用及男女衣服首飾曾否見伊常穿曾係某鋪買來何人所做家有銀錢係何物所賣何人所與如果非盜仍取保甲里鄰宗族保結其平日交游賭博棍徒者四肢惰慢而自奉豐者

夜去明來者招搖穀黍者往來面生可疑者神色恍惚蹤跡詭祕言語支吾者所得非其所有而不知所從來者聞盜犯而攜家以逃者（良民無慮防攀故十九先獲眞盜留心探聽故聞信即逃良民懼攀而逃者十一眞盜聞犯而逃者十九）來路不明而潛寄寺觀窩窠者胡傭工於此而尋竄身於彼者鄉甲里鄰定不保結世豈有縱人逃世之人乎不得不接屋而居比肩而行世豈有眯目塞耳之人乎誰之是非不見誰之動靜不聞惟鄉甲廢而盜賊敢公行惟鄉甲廢而盜賊有淵藪惟鄉甲廢而被劫無聲援惟鄉甲廢而眞盜不敢執惟鄉甲廢而誣盜不敢救言及於此則昏庸荒怠不肖官長眞難容於堯舜之世矣鄉

印果嚴豈有爲盜之人豈有被劫之家乎
一切事雖極重大皆易訊審惟事關強盜得情最難蓋強盜鐵口非用刑不吐而一味用刑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強盜未必輸情仇扳之民往往怕刑甘認覆盆黑天者有之矣問官於此或粗心浮氣或心事擁胸昔不耐煩輒便嚴刑嚴刑所供必多片㘣問官久不知落筆附案之書據彼信口一篇我卽信手胡寫一單招房利於害人概粘連附卷用印鈐合以圖勾攝取錢之利官府忠厚如欲帶進衙內則誑稟此係當堂口詞不便更改以至問官嫌疑只得照單寫票斯差虎捕此票一到鄉下口稱拏盜誰家不害誰敢向邇此單一印粘卷有姓名人便謂之卷盜就令他日辨出身家妻子必不保矣故凡審盜之日先在衙中一一彙輯各犯節略擇其情較眞而狀較惡者隔別眾犯先拷之拷之之法既不可不用夾又不可很用夾如彼不認及認而不像務要時緊時鬆緊之以迫其吐鬆之以誘其言反覆折問如有隙可入有端可猜及有情節可據便須耐煩著意加工細拷得此一人的是眞盜然後再拷夥黨一總其幾多人夥黨姓名既得然後逐名拷其年紀拷其狀貌拷其住址拷其何人主謀何人爲首何人在外把風何人入門明火及劫財傷人等項供寫畢又從中抽問或從後倒問翻來覆去如其一毫不差此是眞正情節無疑矣再弔諸犯對審果的此等單方可同審語印過附卷若是覆答差謬此中必有仇扳之人或有眞夥未出情節未眞者或再拷此盜或別拷供眞之盜俟的而後存之切不可遽以參差供單胡亂附卷也如此訊盜眞盜出則假盜者盡可釋放除惡安民一舉而兩得之矣

凡拏盜之票不可未得眞盜混混差拏卽已得眞盜紐拏餘黨亦不可不寫名字住址年貌明白若糊塗混拏家家可累䝉矣宜云爲拏盜事照得某盜供某人同夥合行拏審眞僞除本犯外不許差人妄至鄰家使害詐嚇如違重究計開拏盜一名年幾十歲貌有鬚無鬚而白面黑住居某處賊若干以下卽硃標票字如此則嚇人之弊少矣
強盜扳人有捕人主使者有爲利者滿其欲卽止有報怨者若係睚眦之忿得利亦止若深仇大怨則以死爭如詳刑錄中所載少年自誣以誣人之事可知已近時強盜扳人必待招首改口然後釋放此大謬也招首亦何厭之有但戶長鄉約保結平素便當釋放何必假口於招首哉然亦恐眞盜借親戚以爲地方鄉約則保結亦不可不察
招帖最可惡者極不欲將眞僞分別明白綱紀嚇索之路而官府筆下不淸又有拖泥帶水之病又或審斷無術遲

猾不明雖有欲釋求生之心終無執筆如刀之意以是扳
扯姓名一入招册能出牢籠者鮮矣卽勉強出脫終有糊
塗假放之根或已出而復拏審者有之矣故大盜招情先
敘過盜情處又在後面敘云此盜某又不合因仇誣扳某
人某人若干如係駁問之招則云盜某又不合誣扳某人
某人或因中證仇口或因本盜仇害以致某衙門問擬如
何至招後接審語處當云今蒙某縣某官將一干人犯細
審出某某眞僞如何此下方接勘得審看審語後又開一
何云為此除將無辜某人審釋或候詳外今將眞盜某某
等取問罪犯

一照出之後開列審明釋放幾名某人某人俱名犯某死
罪盜犯幾名某人某人
一照提一名某人年幾十歲身長身短有鬚無鬚面黑面
白某縣某地方人
一名某人年幾十歲身肥身瘦有鬚無鬚面黃面麻某州
某地方人
以上照提共計幾名如此則眞僞了然盜無不除民無
不安而上司亦不駁卽駁亦不過云事關大獄不厭詳
愼且照提某人等未經拏獲仰某官星速再緝仍將招
內人犯再一研審確報繳亦不至有徇縱之語及問官

矣
獲盜須晝夜隄防作速招解切不可因循釀禍蓋強盜初
獲未必甘心就死餘黨尙多恐有反盜越獄之事至強盜
解審差人每每受餌令其過家或夥盜劫去或用計脫逃
卽不然而一方平民亦不勝其擾竊盜亦然蓋強盜竊盜
無論親戚仇家俱畏其仇扳防其暗害無不極意奉承者
差人亦利此一行故往往賣盜賊之術非辦之於早禁之
極嚴不足以革此弊也
拏獲大盜或在別州縣地方常有彼處捕人奪去爭功者
正官亦自以為功執留不放使我輩處之稍有形迹卽不

妙但申詳云大盜某已在某處拏獲卽可杜前卷矣　捉
強盜在別州縣地方必待行關則機洩徑自撲捉或至拒
捕且恐彼處當事護短反致多事不如一面行關一面撲
捉關上卽云若待貴縣差人恐漏洩不便除已差人緝捕
外煩爲添差協拏此兩便也
別州縣來關本處小民指稱爲盜須先拘鄰佑細審如眞
不守分方可發去若係平民鄰佑俱爲之稱冤若輕易發
去使彼處正官果賢所費亦不少如未必賢則平民因此
斃於囹圄未可知也
政學錄卷四終

政學錄卷五

棗強鄭端輯

聽訟

民淳事簡之地初二十六放告此正理也然州縣繁劇無日無之正不必不準以滋越訴以添纏擾蓋朝廷設立官府之意原為民間分憂息爭使之一一和解今人不知設官之意止知準狀為取錢之媒故以多準為諱百姓走闕無地只得褁糧奔告上司既添府城歇觧之費批行到縣又指自己一番審斷且上司事又難徑逕空回問罪取保費民有不小者

越訴有在未經州縣之先者有在既經州縣之後者詞內或告及衙門甚之有直詆州縣又有本縣民告狀反願批他處者此俱不足介意萬一事虛又素犯刁惡則借一人以示法可也　按刁民越訴情雖可惡然亦有冤實未伸而上訴者禁之非理也若惡其越訴而過懲之恐上司聞之必加深恨且以後聞風越訴者必揑毀州縣或割髮刎頸甯死不願批本州縣是導之謗也

上司詞狀多有打網游棍將平日仇人不論事之相干無干一槩俱入在狀內甚至有一張狀罪款紛紛牽連數十人者上司不察信手準行有司畏不加意輒憑吏書一槩鈔寫此票一行加以虎快作梟不論被告干證不論曲直真偽動稱上司人犯恐民懼怕每一名字要銀幾兩方肯銷除若係破解索銀尤狠在被告者一家尚未被害而波連無辜各家已受無窮打網之害矣

刁民或報仇或害人每每假人名字捏告上司衙門提解原被告俱受害或被害者指名告係某人為之亦不必準理直將原詞申繳官民俱省便然亦不可不默記其人俟其再犯而治之

各處多有匿名文書毀謗縣官得失若從封筒中來封筒中去此鋪遞為梟也諭令總鋪司傳知各鋪以後須要認

明送文書者方許收傳登記赤歷若係不相識人即將原文原人送至衙門審問仍不許鋪司閑游令婦人小子攙遞其弊自革若係當堂投文告狀一總畢收中有匿名者多係收狀吏收狀快手為之若將狀紙摺小又有摺痕必收狀者出之袖中無疑也查名懲之若頻頻疊見宜偶一日逐名零收匿名者自出

州縣棍徒或二三十人一夥結為生死兄弟如趙甲告狀則以錢乙孫丙作證錢乙孫丙告狀亦以趙甲作證總之結聯死黨交口硬證不得氣不已如此情弊細查果實須盡法行之必使棍徒計無所用閭閻乃得安枕

上司批別州縣人詞狀至願先回者準回另行關取如不願回者俟人犯至日除招卷多者進一日問招卷少者本日即問審問明白應入者入應出者出應輕重者輕重之有難處者委曲處之必使事理人情毫無拂礙內有牽連干證一一省發止留緊要者一二人作速成招招多兩日寫完少限一日不許遲留需索如遲許犯人稟究仍嚴諭皂快獄家不得需索磨睃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至於別州縣來關提縣民若隔府謊狀道路又遠或同關文請改批不妨若同府近便即一發之或有彼處獄家陷害則以密啟囑之使無受虐方可

本州縣民與別處人訟經兩處會問者但求其當情罪而止若徇本州縣以買外縣之譽固非人情若偏爲本州縣之民使外屬人無辜受枉亦傷天理

愚民對理不得意於官多出不遜語其凶悖之狀初聽殊可駭久之知其常事也此可談笑聽過切不可動氣動氣而言者不已則將立斃杖下乎

問事絕不可有成心又不可執拗到底如其素惡所犯者輕卽從輕問若以平日不善遂羅織成罪恐罪未必成奸人反得以假口且使上司見之以我輩爲不諳事體也

刁民告狀訐人生平過惡使其一一皆實則數十年之事積在一時其誰無過況未必實乎聽訟者因衆口之交證也遂信以爲然不知原告旣欲舍抄則此中證非原告之死黨則被害之仇讎也且無賴者因而爲利原告買囑則執以爲有被告買囑則執以爲無被告家貧不足以厭買人之欲則衆口鑠金或至忘家喪命治獄者但問狀內事情可矣切不可墮奸人之計也

凡問事但憑中證之言酌之已意終不如衆耳衆目聞見之爲眞若犯人極不輸服或地方鄰佑又極口爲之稱冤再察而改易之方是虛公無我若徒執已見豈惟小民受害且未免爲白璧之瑕

有事情可惡法所不容中證若齊便一問而決使之放心便無他事若重責其人又繫之獄經久不斷彼且張皇失措以我輩爲有意也衙門人又因而挾騙內外傳誦且被暮夜之名不則營求請託或破人之家所喪多矣

審獄之法要虛要公要明要斷而其最要者則在化大事爲小事化有事爲無事是以從古論獄者曰寧失出毋失入又曰罪疑惟輕此臨民上者之第一緊要事知此法雖極刁頑極煩難之地可迎刃而解一掃葛藤冤結矣

投文掛出起數不論上司自理當日問完不是強盜人命中證卽有二三不到不必等齊問理後應解人犯僉原差

起解應申候詳者發歇家認保無罪者盡發回一日呈稿
一日謄眞一日起解荳鄉民往城一日未免妨工費錢又
富家刁難貧者買囑解人故意遲延使貧者坐困如犯前
弊該役重究
民間苦事莫甚於株連健訟刁民往往一詞牽告三二十
人報讎圖利中間緊關犯證十無二三此等奸頑豈宜聽
信各掌印官凡遇受詞日期俱要當堂審問無干者卽與
勾除毋得一槩發房出票累苦小民
勾攝犯人動差皁快此庸吏之套習實小民之大殃也近
日革弊愛民之官多用原告自拘夫兩讎相見勢必起爭

政學錄卷五　五

妄稱抗違以激官怒亦有添差地方保伍同拘者此是換
名之皁快需求凌虐與皁快同至於原告係是婦人自拘
尤爲不便若止以原狀或紅票付告人令其遞與干證干
證持之呼喚被告約會同來果係冤誣聽從被告訴狀至
日同理則干証者事內之人畢竟不免到官彼若有所需
求自是有人買囑亦不恃勾攝之勢矣是閭閻省一皁快
之害而公堂餘一差遣之人也賢者試一思之
上司批詞果係徒罪以上方許差人勾攝凡公差勾攝往
反百里者不得限過三日若第五日不投到者計日加責
仍問犯人有無需索凌虐或用十數手牌上書公差有無

需索凌虐七字其有無二字令犯人自塡聽審之時執進
庶限近不得久行吞噬防嚴不得大肆貪殘卽不能盡革
奸弊然省一分一分受賜省一人一人免害矣
皁快拘人到城引領相識飯店任情破費酒食招包娼婦
心滿意足纔來投到或妄稟人犯不齊或指稱關卷未到
有司不察或令各討保人或令原差帶押甚者扭搭輪押
經年累月放趙甲而留錢乙賣正犯而拘家屬種種擾民
皆問官惰慢之罪
吏書騷擾科索全憑牌票有司硃押牌票多不經心彼或
乘忙倦之時或當微曖之會便將一二百張只稱未完前

政學錄卷五　六

件用印判日中間言語輕重任其亂寫事體緩急任其報
票紅單一出打點卽來遂意則將票停閣不足則再三寫
催有司信實何曾查某事曾催幾次某票有無回銷哉監
司騷擾郡邑守令騷擾閭閻此居其半掌印官將一切前
件到日分急中緩三等爲三袖摺責令該房自限某事何
日可完卽註摺上難完者許其稟官易完者照限督催分
別旣明方準出票有司每日看摺勾銷前件一事完卽勾
一事違限者計日加責是官逸而吏鑒也彼且辦事之不
暇而何暇愚我以行私哉
問事以投到先後爲序不許吏書以受財多寡爲後先但

本日投到者本日卽問雖極忙不可過二日其狀內情節罪名未問之先預爲料理一問之後卽時晝供人犯有識得字者當堂將口詞發下與看如不通文義只當堂吩咐某人應徒幾年某人應杖幾十審力有無塡寫印票無力者卽時杖釋有力者令其自限何日完納卽將發落單票付與干證令其催納如果難完干證至日懇請改限蓋干證住居多與犯人相近押保催納最爲便宜不猶愈於阜快乎

凡審贓審力先看犯人力量如果力量不堪干證不肯保押者多係貧難棍徒入官給主之贓不宜多坐仍不宜逼認有力以致追迫太苦前件雖完上下俱不便也

小事不宜輕問罪明初教民榜文云戶婚田土鬬毆相爭一切小事須要經由本里老人里長斷決若係奸盜詐僞人命重罪方許赴官陳告無非省事便民之意問刑者審係輕小事情便與發落不必取供問罪止將原詞立案而已雖不專用里老剖斷猶不失恤民初意奈何在外有司官員不論事情大小槩引不應得爲而爲又只用事理重者及至審力又不論其人貧富槩坐有力稍有力雖贖鍰止三兩一兩有奇官之所得甚不豐而自貧民當之至有鬻妻子以完官損身命於一訟者豈不痛哉至於下不合二字全不照管律條如鬬毆傍人則曰不合不行勸阻徒夫在逃則曰不合鎖押乞食告找田地價則曰不合勒措不與如此類甚多皆是律外生法科索無罪上司官當嚴爲申飭

已問罪者不許重科每見民間有事到官已經論斷決贖訖或原或被意不甘服仍赴上司衙門告準發問問官又重科罪此大失律意而上司亦無查駁非必盡利贖鍰蓋亦習而不察耳名例律云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罪各等者從一科斷輕罪先發已經論決重罪後發通計前罪以充後數蓋一人之力量幾何豈堪罪而又罪體恤至此

仁之至也假如十罪俱發亦止科一罪而乃於一罪再三科之豈律意哉爲上司官者遇有此等申詳到日須査前此已未發落已發落者準其免科未發落者方行決贖亦省刑便民之一事也

凡問事畢係申詳上司者除擺站以上拘禁候詳發落外其餘卽日釋放止令歇家報名聽候詳允之日將發落單票給與歇家轉付干證計限完納不許一槩羈留其事在別州縣者移文別州縣催納實收卽令申繳如有遲延者許問事衙門呈究

革前應赦罪犯被人告發者或財物當給主或地宅當還

人依律處斷重加責治可矣近見各衙門往往以已前事犯擬罪而更犯赦前過名依舊降格甚悖明詔司刑衙門不可不知

原被赴審必各有一番話說成誦在心聽之皆是無可置曲直於其間矣須吩咐原被不許開口待將狀詞情節年月或於當中插問一二句或於當中頭尾反折一二句欲問牛先問馬欲問趙甲先問錢乙欲順問反倒問不問不言有問方答總之欲易他準備之話吐他眞實之詞如此錯綜參伍或用威嚇或用婉探推之以情度之以理天下無不可決之訟無不可得之情所謂眞情假不得假情眞不得也　按詞狀情節喫緊關竅多在年月日時上仔細查之思之即可得其十之七八勿忽

問事不必遲疑太過亦不必太恃聰明尤不可粗心浮氣凡小事無大關係可數言而決若優游不斷使人終日伺候則官之材力可知又人情不甚相遠即聰明過人凡事止能了其大意其中委曲安能一一知之且天下有理外之事一一以意見揣摩失之遠矣又如趙甲告錢乙田土事又詠之打搶事虛即並其田土不問可乎此粗浮之過也

事情重大者自有理法在事情若小又須少順人情若槩只理法行之則刁薄之鄉或至告縣不已非所以省事也

狀內事情既審明白便取口詞如某一事原是如何起釁如何爭論某是某非即照犯人情節直書不妨嘗見初仕難於下筆爲其不文不知其不必文也

招擬之訣招不離審審不離情情者人犯曲直之情也審者問官口詞審語也招者招書據問官口詞衍之而爲犯人自招之語如一問得某某不合之類是也上司駁問多係招詞與審語矛盾書手得錢或將年月以後改前以前改後情節以輕改重以重改輕字句之間動關顚倒官府一時不察輒令謄寫上司見之前後參差如何不駁故凡

審語既定須令招書照依審語節節衍長雖文可衍而意則不可改故曰招不離審也聽審人犯其理或屈或直其罪或重或輕其情或大或小其故或明白敗露或跡不可見而理則可知所謂情也問官聽訟業已得情而或下筆不達或尙未得情而輒爾臆寫此等矛盾之處所謂審離情也官府審語須一一將犯人情狀描寫如畫方可謂審不離情然有司知此旣要合律又要全情則不但審不離情而尤妙於移情就律若情不移則律不合圜土皆死囚矣至於移情最妙之處又不但移犯人之情而且移閱者之情就我作者之情所謂智者識精仁者心苦擬心抽筆

及不耐煩人不可語此陰騭解網之道也　招書呈招稿
進衙仔細參伍細改如審語當堂未審不妨並改穩之以
停當精細為主
口詞中有審語參語不同如審得某以何事起釁遂至忿
爭各敘始末此審語也案也審語後又參看得某某誰曲
誰直或用駢麗語此參語也斷也有前面審語內即兼用
斷案不復用參語者有不用審語招敘明徑用參語者有
參語或對偶或不對偶者活變在人不可執一
參語不可不留心如問某罪即詳其所以得罪者為何問
某罪即詳其所以應釋者為何固不可草草不文又不可

浮泛而不切於事情序事簡而明議罪確而當此老吏深
文可與知者道也
經由上司大事若強盜人命侵欺錢糧之類此等審語須
在退堂靜坐時用心仔細查做如其未妥遲二三日不妨
所謂擔遲不擔錯也若雖係上司事而不甚關係又事無
可疑則據案成之立使犯人共曉若雖係本縣事而到底
經由上司恐係才棍必有後言仍宜退堂做若不必經上
司而事關兩家錢糧利害視官筆跡以為斷令者宜當堂
書審語立案若事小擇緊關情節批一二句在原狀上便
是不必審語事更小貴而逐之便是雖批亦不必矣

小民有事既告在衙門斷令便須要了劄近日州縣但追
完紙贖原斷過田地人口等項通不照管任其仍舊不識
何心以此待民而告爭者猶未已甚矣民之愚也
取供書手多是欺官不諳事體若平時已講過律令習過
招議此輩自無所容其奸若平時於招體通未留心其法
亦易試取房科已允招二三篇細看招議之體即不難曉
合者該也不合者不該也不該而為之即是罪故凡招中
有罪處始稱不合辟如強盜招則稱云某人就不合如何
劈門把風等語或有山轄人重定罪在重處者則初稱云
某人不合專一交結賊黨或嫖博非為及至犯事情重處

則復稱云某月某日某人又不合故違某律明火持槍劫
財殺人等語此招擬一人之體也如輕重混雜多人共總
一招則於情重者稱云某人就不合如何如何情輕者則
稱云某人亦不合如何如何前分輕重本情後分輕重本
律此招議多犯之體也如均係重罪有罪而駁問之後有
生死不同者則於先存今故某犯名下但敘其罪惡之狀
不必亦稱不合以既死無可罪矣惟現存聽審犯人名下
始稱不合以便閱招者醒眼或有係駁問數內而今死
者或因先死之人而關係現存聽審者皆稱不合亦無妨
此招擬生死各犯之體也　按敘不合處各係情罪重大

事關死與遣者卽在此處貼律例如云某人就不合故遣某律某例一語與後面擬罪處相同則前後首尾相應關招者殊覺醒眼事小在徒杖以下者只稱不合不必貼律

凡論串招招首先將罪重一人作招頭如事內有應議之人共犯則以罪重者爲招首　京官與外官共犯如俱是應奏請者則罪重者爲首　京官雖僧道官若與在外六品以下官共犯亦必以京官爲首（應議者是朝廷勳舊大臣京官無大小皆在輦轂之下外官五品以上卽古諸侯大夫之列體統秩尊皆須論功定議奏請聞者示不敢於擅專也）致仕官與見役吏共犯則以官爲首　罷閑官及生儒與吏承共犯以吏承爲首　內臣與京官共犯則用官爲首若與

在外六品以下官共犯則內臣爲首（爲其應奏提也）　有職役人與白丁共犯必以有職役之人爲首　婦人與男子共犯婦罪雖重必用男子爲首　僧道與里老共犯僧道爲首

軍與民共犯及共餘人相等者悉以罪重之人爲首遁將各人事情招出已獲者稱在官未獲者稱未到官脫逃者稱在逃定罪全憑招眼最要明白　如竊盜則云是某竊見某人家有財物或某物不合輒起盜心與某人商謀某亦不合聽從於某日某時分潛到某人家門首剜開牆壁進入房內偷出某物或某分某物如銀錢各分若干用訖　如強盜則云訪得某人家積有財物不合糾同某人

某人各不合依允各持槍棍於某月某日幾更時分到於某人家門首用某物打開大門一齊入內或將主事某殺傷燒傷劫出某物或在某窩家分散某分得見起某物或未起某物　如故殺則云因與某人爭論何事厮打不合用某物故向某人某處狠打幾下當時氣絕或某月某日身死當有某人見證或某人不合不行勸阻　如誤殺則云某與某人各不合用某物鬬打誤將某人某處誤打一下因傷身故　若謀殺則云某向與某人有仇意欲謀害不合與某人相商某亦不合殺計在心於某月某日某時分探得某人獨身在於某處某叫同某人某執某物某執

某物潛到某處等候某人不來是某爲首令某向伊某處用某物或戳訖或砍幾下不死某又向頭上用某物砍幾下或當時氣絕或某月某日身死某人當場未曾動手

若同謀共毆人則云某一時被某人欺負或交易不明欲洩已忿不合與某人相同前去某亦不合依允云云餘做此　不拘事情輕重多少須以年月順序遥串招出年月多者則云節蒙　議頭項下仍依罪重在前斬絞徒流笞杖依序擬科重者在前輕者在後各等贓物先順事主所失之贓次序所分之物

小詞訟只看他投到狀詞對他原告狀詞有同處此卽眞

情也又看原被詞告訴相角之處此亦可揣得眞情將筆
點出查問此處每每片言而服其餘皆批草淡盜事也若
夫强盜大招其中有眞盜有假盜有眞賊有假賊有久拳
有新拳有陣獲有扳扯有盜口供有捕役供有某衙門入
某衙門出如此之類猶如亂麻新任當之有脚慌手亂而
已此等大招若止據卷混審縱審十次何能碧水分魚令
此心快慊須要吩附招書將文卷預送呈覽其上司新駁
詞語聽審人犯名字則大字寫貼單上衙中用一紙順序
橫寫各犯姓名每一姓名要隔四五寸然後自家從招頭
細看到招尾如遇某處某人陣獲即將此某處陣獲要緊

情節年月摘寫在某人姓名下如遇某人某處起贓即將
此某處起贓要緊情節年月摘寫在某人姓名下或係年
月可疑或係供扳可疑或係贓證記號可疑或係前後矛
盾可疑某衙門如何出某衙門如何入一一將此眞假要
緊關係情節詳細分款各書在姓名下且細加硃圈以便
查閱如此則招中情節既一一無漏而緊關肯綮又一一
分明出堂時逐一喚審只問此摘出情節一單別將新供
者據案錄出一紙回衙又將上司新駁情節再想再審罔
土始無冤民且上司亦見吾輩心苦此審大招最妙最要
法也

詞狀中有一事而撫按同准者撫按批允後係兩院分贖
有一事而撫按鹽漕屯河諸衙門同准者看係何衙門同
准即係幾衙門分贖詞與道亦然惟司道則不與各院分
贖雖同有狀不過院允後報之耳書手粗心最易忽略遺
忘大計中如有此等分贖衙門須要剔明一句云除將本
招通詳某院某院候詳外今具招詳文册伏候本院照詳
施行若遺此句則他衙門允後幾處俱不準分贖須州縣
代賠不可不知
刁悍之地多有保歇詐騙私向人犯稱云我能打點衙門
我能關通相公掌稿令之封銀若干俟事定後收用者凡

事出直必有勝負負家原銀雖還勝家則被此輩哄去矣
此等到處多有之蜀滇黔謂之順風旗中州吳楚謂之撞
太歲都中近日謂之擡木鐘故凡保歇有此者務明示嚴
禁若衙門人做保歇尤於官府不便須時差人密訪或時
問聽審人犯遇者加等重處
有請託者須處之以理初聽時切不可輕諾又不可輕拽
之人又不可因請託而處之太過使人難堪
阻請託者當慎之於始但能禁止一二人則此風自息凡
人之所畏而不爲者爲有理法在倘有力之家不復爲禮
法所縛亦何求而不得哉　請託之事所在恆有然未必

不自當官者致之是非倒置則人得假公以濟私聽信權豪則人得望風而比例優游不斷則人得乘間以請求責罰太苛則人得百計以求免誠主之以正大出之以精明持之以廉平濟之以果決則人且服吾之寬諒吾之公懼吾之嚴請託何自而來　士夫請託未必一一皆是徇私其中亦有激於公義或迫於情之不容已者我輩亦不可執一果所言是便虛心改正詐得而議其私果爲至親若事無關係姑少免其責末減其贓庶乎情法兩盡也　凡請託不惟衆人之言當裁之以理卽正人君子其言亦不可不察其是非蓋君子固不肯欺人或每每爲人所欺爾

一令極信一鄉先生一孝廉遂假館於鄉先生凡有請託者俱以大義言之鄉先生便揮筆一書令聽之如響在言者以爲至公不知實墮孝廉術也又請託中有極狡者一令方正有某姓者常以事干令每事必反之後某氏欲爲原告則以被告爲名令便重怒被告原告遂得氣其爲被告亦然通縣俱以令厚故人不知實爲彼所賣也我輩遇此但據理原情不主一偏則彼自無所措手矣　理直何用請託理曲自有法度今受人央囑勢必顚錯事理拂逆人情王法無論天理何安且受囑本意不過要譽長人發覺其短耳所在郡邑豈能人人受其囑卽一人豈能事事受其囑乎得罪一人便足造謗但遂一事亦自失檢奈何徇私廢法惟高明之是擇乎

人命

殺人之獄謀故者少鬬毆者多而鬬毆之律重在保辜謂以毆傷之人責付毆者調理醫療照律立限限滿之日定罪發落蓋毆傷者之親屬自非慈視孝子鮮不利其死以爲索詐財物之地而毆人者惟恐其死要已命抵償則凡可以生全之者無所不至是一件相打公事活得兩人性命乃律之良法美意也毎見有司官員凡遇此等狀詞多視爲末務不卽拘審相驗傷痕卽已相驗亦不責付被告

調理恣原告之所爲之故被傷者十死八九既死之後知法者赴官陳告而已玩法者擡屍上門聚衆打搶囊篋一空門窗盡碎然後告官官府又不卽時相驗雖卽時相驗又往往差委佐貳首領官員其可信任者已少矣及至簡驗之時簡官嫌其凶穢不肯近屍又犯人扭鎖跪棚多不同看惟有屍親作作喝報屍傷或多增分寸或亂報靑紅間有犯人與屍親爭傷而簡官竟不經目止報一傘爲仵作將錄了及再更簡官再更仵作或賄賣屍格約與帶同分寸或意欲輕重多增疑似傷痕駁而又駁簡而又簡是死者既以挺刃喪命於生前又以蒸煮分屍於身後何其

酷哉今勸寧州縣者著爲挈令凡有鬪毆傷重者地方即時首報若陳告者已至而地方未報即重責之人命屍親不是父兄伯叔便是弟姪妻子被毆之日即自解衣服同見證要見被毆之人年若干歲某月某日某時被某人某人用何兇器毆打某處見今某處斜傷長若干闊若干某處圓傷橫若干闊若干紅色青色有腫無腫符否皮破骨裂某某見證即照狀式告宰到官審地方果係重傷即不許損擡到城恐破傷處中風致殞即時親行或委廉明佐領匹馬肩輿少帶人從督同折傷科醫士攜帶合用膏散詣彼相驗登記傷痕令醫敷貼整理限以保辜日期責

令兇犯領至家中用心調治案候在官身死之日即照狀式告簡官照辜狀原供傷痕依法簡驗平時常讀洗冤等錄臨期務須親驗致命等傷稍有疑似即加審覆耐煩一刻即可爲他日干連人等全活數命果係裝誣明立文案以杜後端果係眞犯即取具供招以憑求請仍嚴責吏作眼同原被干證取四不扶同甘結定招擬罪之時更須萬分詳審務使情節了然明白此心確然痛快庶生死兩不含冤亦省後來屢駁屢勘耽延屢歲累苦多人耳如被毆不告辜限者除登時打死及在三日之內者姑準簡究外其餘死後告人命者俱以假傷騙詐及自毆誣人論不準

眞正人命若人命不先告官而乘機糾眾擡屍上門搶財傷人者縱是眞的抵命之外亦須引例問遣其辜限之日係隔月者要查大建小建此生死出入之界不可不愼也大抵屍當速相而不可輕簡骸可詳簡而不可輕拆凡上司官招擬批駁情節不明者止審情節屍傷欠確者方簡屍傷不得一槩煩擾以致生死苦累獄情盡地人命關天爲民父母者念之哉念之哉

有致命之處有致命之傷頂心顖門耳根咽喉心坎腰眼小腹腎囊此速死之處腦後額角胸膛背後脇肋此必死之處肉青黑皮破肉綻骨裂腦出血流此致命之傷致命

之傷當速死之處不得過三日當必死之處不得過十日若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極重之傷而非致命之處雖死於限內當推別情不可一槩坐死况死於限外乎致命重傷當致命要處死於登時或三日之內原告干證定執某物毆某處只宜於所毆之處簡驗傷痕既免死者翻屍又免生者冤誣何者人生一世自少至壯或失足磕跌或疾病摔按或生瘡被擊或負重著堅血不流行傷輕與新傷著骨則紅日久則消重傷與久傷著骨則青終身不散試將病死之人細一蒸刷果全身一副白骨則簡驗眞足憑信近日問官全不理會原告誣人本說耳根一下打死而

渾身簡驗動數十處傷痕上司以傷痕不對爲駁詰問官增毆打情節爲比對有左右傷痕尺寸青紅不差分毫者如以爲毆豈兩手執一般兇器而對擊乎有昏夜醉後羣毆而定執某人打某處者雖毆者亦不能自知其所毆之處不能自記其所毆之數而兇証人乎大抵其毆只坐毆人因由簡傷只重原傷的處慎毋刻舟膠柱致有冤情慎勿含糊模棱致多駁案

上司數批簡問非以求同正謂恐有冤抑前與平反耳每見承委官員不以人命爲重或恐前官怨恨不敢異同或因犯者富豪不肯開釋或覬望上司之批語以爲從違或描寫歷來之成案以了己事如此存心公耶私耶倘有毫髮冤情其罪重於初審何者獄情不始於我而死刑實成於我也天地神明豈無知哉以後委勘人命重事務責正直仁厚官員持虛秉公細加鞫審或前官怨我互異或後官與我不同總付之無心蓋衆官同勘一事原爲此事虛實同勘一人原爲此人生死豈以求媚人求勝人哉此心不克人品可知矣

昏夜被殺見證無人及屍無下落者只宜案候密訪不可妄聽執猜鍛錬成獄近世恥無摘伏之明多成附會之罪書曰罪疑惟輕又曰甯失不經夫以臯陶爲士安有罪疑

不經之人何可甯失古人猶過慎如此吾人未必過臯陶奈何必欲牽合羅織以成人之死耶

屍親遞攔詞除卑幼於尊長須要根究明白斟酌準理外其親祖父母之於子孫夫之於妻但遞攔詞免問者果非致命破損重傷死於當日不必過於搜求即與準理立案備照其人命事情屍親未曾造出不當年告發而告於一年之外及不係有服之親而傍人訐告及不係正告事情而繫於切思之下開於粘單之中者不問虛實俱不準理如有妄準以興大獄援多人者其人之不肖可知矣

有等奸民買屍做傷妄告人命訪得人家新葬問其是女是男多者數十金少者十數金貪財奸民不顧血屬情願賣與簡驗自己投作證人又買仵作以阜礬五棓蘇木等製造淺淡青紅等傷任口喝報簡官既不經目即看亦不細察曾有誣成大獄者此係法外之奸故無擬罪之律以後問官審出眞情買屍賣屍俱引開棺見屍律問以死罪其賣者仍分有服無服卑幼尊長依律定擬決不可止擬誣告徒罪既不得律意且無以懲大奸也

北地人命眞者固多假亦不少蓋北方獷栥多用礮信殺蟲匹夫匹婦與人打罵氣不可忍輒服信以死初時脣膀多黑口出黃水遍身或發泡初簡手足指骨節俱紅久則

俱黑遍身色俱慘黯骨節亦有黑者初仕不知作作知者亦少即知之不得錢又不䋲故一槩抵償一或簡出服毒上司又批駁云倉卒之際毒自何來先某官簡無毒今簡稱有毒何也一駁再駁冤者甚衆可爲痛心然作作爲兇手買囑者多每將礮信置死者口鼻中或置洗屍水内骨色亦多黑又不可不防

老幼人命不眞係圖賴者老之傷多在頭腦則撞磕之故也幼之傷多在一邊則抛擲之故也有踩死者傷在腹背其傷必闊大散漫老幼在衆中被人推跌踐踏死者其傷亦然

貧民相毆或激於一時之忿打死婦人義女義男其常也然亦有圖賴者若兩家相持貧與富鬬或貧民爲富家所逼其中婦人義男義女死者多是圖賴其傷多在頭腦且極慘毒若横身一傷至無完膚皆圖賴者也蓋毆人者原無殺人之心其傷必不重若重必非毆死之傷也

凡民行兇打人見人傷重兇手懼而自盡每每有被打人不死而兇手死者兇手之家反來脅告立案勿開僥被打者既愈酌審若兇手因相打者身死又因屍親威逼不論眞僞懼而自盡若被打身死者有傷準抵以兇手有應抵之罪也若無傷仍治屍親威逼之罪

自盡人命若有重傷又曾鬬毆者俱有律例在若未鬬毆一旦殺妻子或自殺以賴人此騙局也死不足惜然人誰不愛其身及妻子哉其情亦可憐已且愚人不知律往哀死之心與圖利之心交戰胸中求之未免太過即其人可恨其事可惡不治被告者之罪足矣

人命行財即實固也然亦不可執一小人無知見彼家人死便倉卒不知所出而棍徒搬弄彼小心淺見者希圖了事誰知告者執此爲左券乎故人命但求眞傷行財非所論也　按刁黠之民遇官府好察多有原告之家扮作被告之人行賄使官府之懵闇者官府不肖則原告扮作被告欲賄之狀又竟不賄以激怒官府者在廉官只不聽之惟細審眞僞可耳

毆人至死及殺人者抵償此重律也雖經相毆而以他故自盡死不係眞正打死者擬威逼此輕律也然勢豪凶悍魚肉平民聽其威逼而止擬杖可乎故例中雖係自盡而有重傷者必擬軍此不重亦不輕之例也　按人命曾相毆及相駡者即是病死不妨均擬威逼不必用强及自盡也觀例有威逼祖父母之文可知若必用强子孫豈能威行祖父母乎

人命全在初簡然辨血屍傷痕易辨枯骨傷痕難辨腐爛

傷痕尤難蓋透骨之傷必須棍棒鐵石手足之傷止及皮
肉其入骨者必淺惟初死皮肉上血暈朗然至腐爛時傷
處不傷處俱是一片青黑卽細辨亦未必真今後人命若
初打時未及告明驗過則告狀時須一面遞狀一面卽扛
屍至城外相驗若早不扛屍待皮肉臭爛不便相驗者先
責屍親若干

朝廷自有法律一省多衙門果負冤屈大則進本小則告
狀何氣不出何冤不伸有等愚民受氣不過服毒跳崖自
縊自刎不知自殺人命只該杖罪追棺木銀三兩告狀牽
連數月所追不敷盤費將一箇死身子換了別人一頓杖

條有何便宜以後自死人命有司衙門休與準理向居父
母伯叔兄弟妻子見死不救者仍以重利輕倫不孝不義
重責枷號

人誰不愛其生乃至輕生自盡無聊之人冀有以利之耳
官府遇此不斷埋葬此心不安若斷埋葬再稍慫恿利之
者衆死者亦衆矣猜㢘陰鷙之吏遇此等輕生地方宜書
府置棺材數十付衣服數十領審出圖賴真情分文不斷
徑將官置衣棺卽刻押埋百姓聞風毫無所利不一月而
圖賴之風絕矣

人命自盡卽在平民止問威逼況尊長之於卑幼家長之

於家人又有體統乎刁民往往以此挾騙問官亦不察而
過計之是導之刁誘之死也今後凡媳婦因公姑打駡使
女家人因家長打駡遂致自盡者先報知鄰佑後告明本
縣無他重情押出卽便深埋如有刁民欲圖挾騙或揑別
故審出各責若干

刁民告人命多牽告婦人或作因姦或作見證大意欲敗
人閨門又以有力之家難於婦人一出便與買和今後人
命狀內不許牽告婦人卽果與婦人相關有體面之家初
問亦不必出如有原告差人因而挾騙者責若干直待審
後果是相干然後出理

人命多係棍徒起滅硬證人命若假止罪原告若輩亦何
所懲今後凡告人命不實者原告反坐中證以起滅詞訟
論枷號若干月

人命定主使必其人果與某爭果喝令子弟家人毆打至
死方可謂之主使邇來家人毆死人則訟者舍少賤而告
尊長其實家長父兄一面未見大都皆騙局也若家長父
兄不在家人子弟自以私忿爭打便可當時開釋卽所爭
者爲家長父兄之事家長父兄果在彼時實未主使此亦
可當時開釋也若未主使但袖手旁觀此不能無罪

人命狐疑或黑夜殺死無據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苟以

意見羅織成獄恐後有不勝悔者京師一家被盜殺其命家止婢子荷花獲免法司以荷花同姦夫殺之也坐凌遲處決後盜出問官皆得罪夫一身榮辱不足計但死者抱冤受慘惜哉　按疑難人命切不可信中證一面之詞蓋中證多係買求又有親識死黨一護其言生死俱冤又不必差人採訪致起奸弊但忽至原日相毆地方鄰佑老弱皆目擊者細審數人眞僞自見

投河自縊之辨已死人方投之河則腦髓中不藏沙泥爲其氣不足以呼吸故也若活人投河則呼吸泥沙皆宿於腦用微水洗淨腦外將清水一大盆細細盪之泥沙自出

且奔命之時兩手指扒泥扒石其指縫必有血蔭死人入河則不然此投河之辨也人死後用索絞之其跡白而不紫紅活人自縊者其痕紅紫易認至於用索絞死人則腦後八字痕不分了俱在頸上周圍如一圈然自縊者腦後分了而不周圍此自縊之辨也　按上二說辨之明矣若本係謀殺而又以自縊之法令之死則難辨矣此須細問而察其情思其故未可草草

人命不論眞僞俱要作速完緻人齊即問屍到即簡簡驗一眞即取定口詞立地成招三日後即解合干上司若假即令埋葬不必申但立案以杜後詞蓋人命事大觀望者衆若未經問明即將兇手重責送監優游不斷精託打點此不必言或愚民以不肖之心窺我衙門人又因而誆騙官聲且從此敗戒之

婚姻

呂坤曰男女婚姻有下過聘禮又將女別聘若媒證明白自宜斷還前夫若已經過門則落花覆水自是棄物倘無大關係只在父母處倍斷財禮更便若婦家不願尤不宜强之恐生變也

姦情

呂坤曰姦情原無證見易誣而難明故律稱非姦所捕獲

勿論姦婦有孕罪坐本婦者蓋愼之也以後凡告姦情即本婦招承亦勿準理安知非本夫逼使騙賴又安知非本婦有所希圖乎且婦女不至有孕即姦亦勿問姦亦所以全婦女之名節而免凌逼之性命爲人父母不當如是耶

若淫奔在逃及被人捉獲則無詞矣

强姦不分已成未成致逼婦女自盡身死指證若眞法宜坐抵何者强姦已嘗問絞況因姦致死是二辟也何可輕縱若婦人及年十三歲以上女子姦雖已成而婦女無慙又不聲說則强和皆未可知有情雖和而事發激羞因而變怒者有因他事失好因而誣姦者有因至其室迹不別

嫌報讎貪利而誣姦者至於晦夜不識面目而止據音聲衣帽得於竊取而指稱姦獲皆不可草率坐姦以後問官凡婦女以和姦發覺激羞自盡或被父母本夫毆打因而自盡身死者還非姦夫又無威狀難以因姦威逼致死坐姦夫之罪蓋和姦之罪兩杖彼姦婦事發逼於別人姦夫自有應得罪名耳

上無教化則下無見聞如兄收弟妻弟收兄嫂及雇工人姦家長妻者於法合死愚民皆不知也乃有兄弟亡而收其妻謂之就和父母主婚親戚道喜者世道不明罪豈專在百姓哉凡遇此等獄情有司自當審處何人主婚有何

證驗仍先將律法徧曉愚民有改正離異者免究勿聽訐告之言輕成大獄也

貧家男女易雜小民名節多輕非若士夫之家嚴內外以遠別有禮義以養心故愚民貧民不可遽責以聖賢之道凡決此輩姦情不可覉拘文法當有法外之精意焉

田土

呂坤曰田土一事有因疆界爭者有因買賣爭者有因推收爭者有因價值爭者有因回贖爭者俱不可不為之處如疆界不明但查原丈弓口令中人鄰佑處分又不明則親往看之徑自委官未免多事如係爭買一僕本家二僕業主三僕近鄰如本家業主近鄰必欲減價則聽其別賣糧米不明則查戶首糧數及當日原丈弓口又恐有豪強飛詭小民懦弱田盡賣而米尚存者價值多寡則問之民風土俗證之中證交單至應贖與否則有原契原中在如原契已改原中已故但驗之筆跡若賣主力不能贖又赴告者多是意在加添假名回贖耳須是斟酌加添之例固不可開虧折之事亦不謂無審處而詳問其風俗可也

按四方則例不同典田典屋又不同如典田者典主已有籽粒之利五年減半贖取十年洗手交還典屋獲佃金同此如無佃金典主亦已住居可以作利還本便當退還雖

風俗不同天理人情大約所爭不遠在人審酌之耳

狀式

呂坤曰古者以金矢聽辭皆懸式於象魏不者有誅惡無情也邇习風日甚狀中敘事僅數語而形容彼罪張大我冤常居十六衰駁問一受耳不知波及蔓引則無辜者為殃此多贖之藉而小民之憂也今定為式各衙門一體遵行倘違式濫準官可知矣　凡各府州縣受詞衙門責令代書人等俱照後式填寫如不合式者將代書人重責枷號所告不許準理

人命告辜式（不許多報一處不許妄增一分違者看明重究路遠告辜不得過五日）　本縣

某里某人爲毆傷事有某父伯叔姪兄弟妻子年若干歲本月某日
某時與某人爲某事多不過四字相爭被某執拳靴不金刃他物或用拳脚
將某父伯叔姪兄弟妻子頂心打有斜傷一處青紅色長若干闊若干
耳根打有圓傷一處青紅色有無骨破圍若干橫若干見今着牀不
食某人某人見證爲此擡扶到官伏乞相看案候保辜責
令本犯尋醫調治上告
人命告檢式　本縣某里某人爲人命事某月某日有某
父伯叔姪兄弟妻子被某人毆打傷重某醫調治不痊至某日某時
身死除傷痕已經報官案候外伏乞檢驗施行上告
告盜情狀式不許多開一物不許多報一盜違者重究仍不準理　某州某縣人某

人爲盜情事某月日某更時分不知名强竊盜約有幾名各
持兇器竊透牆房暗偷出或打開門窗將某拏住用刀扎火燒劫去某物某物若干件
係甚花樣有何記號銀鏤若干數整錠散碎或人口俱驚散或輪姦某婦女保甲人等俱來
不通救護或追趕不前或不知去向伏乞案候嚴拏上告
告辯盜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辯冤事某平日作何生
理原因某事不過四字與見獲盜犯某人有讎某人某人知證
某日某夜某實在某處何幹某人某人見證今被某賊攀
誣同盜況某見在某鄉約保甲管教乞批本約查訪平日
果否非爲容其保救庶不苦死黑獄上告
告姦情狀式　某府某縣某人爲姦情事財娶到妻兒婦某

氏或妹女某名年若干歲被某人誘姦日久拐帶財物若干到某地方潛住或云強姦
不從見打傷某處傷痕或強姦已成見扯破何衣奪下何物氏喊叫何人聽證或不惧羞忿某日某時自縊自刎投
井身死　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打詐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打詐事某月日某人某
人指稱衙門指拏盜情將某拏住指何情由用何兇器在某處拷
打見有某傷詐去財物若干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地土狀式田宅同賣過十年者不準　某府某縣人某人爲地土事
某年月同中某人某人買到某人民地若干價銀若干已未
經過割被某人侵占自量得幾十幾畝幾分幾釐鄰佑某
人某人證上告

告婚姻狀式　某府某縣人爲婚姻事某年月日同媒某
人將第幾男某人用財禮或聘禮若干定某人第幾女小
名爲妻一向未曾行禮行禮幾次至某年月某日不行卻會用某人某
人爲媒改定與某人爲妻未曾已經成婚上告
告賭博狀式自告者不準　某府某縣某人爲賭博事某月日
某人某人幫某弟姪子孫陸續贏去錢若干物若干買房地若
干某人開場見奪攤場某物上告
告陵奪狀式孤幼被人陵奪同此式　某府某縣某人爲陵奪事某氏
某年月喪夫有子女無子女遺下房若干地若干頭畜若干糧食若干衣服若干情願守
節被某伯叔兄弟上門打幾次罵幾次奪賣某物又將氏暗許

某人強來逼取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保盜狀式(不在鄉約保甲者卽係奸民犯盜不準保救) 某府某縣鄉約保甲鄰佑某人等共 百 十 人爲冤枉事本約幾甲某人平日作何生理本分善良並無非爲等事委與某有讎或係快壯某人詐財唆咬伏乞審明保在倘有徇情懼張妄保眞賊者事發某等同罪脫逃某等訪拏結狀情願入招粘卷所保是實上告

告貪汚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貪汚事某年月日爲何緣故被某(官吏)某人詐(某銀某物)若干某人過付可審上告

告故勘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故勘事某年月日被某(官吏)挾讎詐財故將某人拘拏(監禁拷打)身死指某人證上告

告科斂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科斂事某年月日被某人某人指稱何項名色科派某人某人(銀物)若干某人審證上告

告侵欺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侵欺事某年月日被(庫吏斗級大戶屯頭)某人收掌某項(銀物)某人侵盜或於內侵欺若干指某人某簿審證上告

告窩訪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窩訪事被某人專一窠捏無影事蹟交結訪事人役某年月日挾騙某人(銀物)若干指憑某人證上告

告土豪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土豪事某年月日有某缺(用食)向某借(銀若干兩粟若干石)算利過本幾倍伊將某私家拷打逼將(妻妾子女房地頭畜)準折指某人證上告

告財產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財產事某(祖父)某故遺下(房幾所地若干畝資本銀若干兩首飾衣服若干件)應該某與某(伯叔或兄)照支派均分今某某倚恃尊長盡行霸去不分指遺約或親鄰某人證上告

告錢債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錢債事某人因缺用於某年月日向某借去(銀若干兩粟若干石)加三出利指中人某人幷借約證今某人至今幾年本利分文不還或止還本利若

干尙欠若干屢討延調不與上告

告欺害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欺害事被某與某素有某隙今某倚恃豪强於某月日將某無故羅毆指某人證又至某月日暗將某成熟田苗用棍撲倒約有幾畝上告

告唆誣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唆誣事某里某人與某或(地土相爭酒醉互嚷)以此結讎指某人證今某(或因盜賊或因人命)事犯被某唆某將某掛告同(盜夥)乞準審豁上告

告詭隱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詭隱事被某里某人將自己地土(詭寄欺隱)若干(躲避重差減損額糧)某人或(黃審)冊證上告

告抗糧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抗糧事某人見種地若

干犯石至今卅令不納詭作流逃致某受此賄賂乞準拘究仍將揭過銀兩責令本犯起利上告

告重收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重收事庫吏大戶某人徵收某項錢糧不遵部司法馬大收高稱每兩加耗若干某人某人證上告

刑具

呂坤曰衙門刑具載在條律其數有六笞杖訊枷杻鐐無論笞杖即訊亦號爲極重矣大頭止徑四分三釐其用止於重罪不服其法止於臀腿分受至於笞杖止加於臀而已不及腿也近日各衙門用重大竹篦不去棱節聽從惡

卒任責腿彎多者三五十或內潰割肉或筋傷殘廢此惟法司懲創極惡大奸百一用之郡邑職在牧民常刑當如是耶但竹篦通行已久不能遽革以肆奸頑亦當分爲輕重三等每板臀腿分受十板以上兩腿分受何處非肌膚何肌膚不痛楚而必欲殘民以逞哉如不係極惡大奸萬民所恨而仍前槩用重大及數多加力又蹙於一處擅及於腿彎者無問曾否傷人定以酷刑叅罷　枷有三等死罪重不過二十三斤徒流二十斤杖十五斤夫枷非令食重止彰罪名於上號令示衆而已故曰枷號至於一百斤一百二十斤大枷於例雖有用亦不常今後各府州縣百斤重枷不得輕用應枷號者照律俱爲三等仍俱日枷夜放不許一槩輒用大枷晝夜不放違者以違制論因而死者以酷刑叅處

人身之用手居其九若僅有疎虞大鐐嚴鎖牢拌兩足可矣至於木杻惟死罪男子始用充軍以下例不械其兩手念人情之便也婦人雖死罪不杻謂飲食便溺不可託之他人重男女之別也以後各有司衙門非犯死罪男子不得一槩用杻以傷朝廷體恤人情至意　夾棍扛子腦箍桚指攢板原非應有刑具近日問官有心不精細性不耐煩者盜不分強竊人命不分真僞一入衙門只靠夾拶酷

烈之狀不可盡述以後衆證明白事情端的而展轉不肯招承者間有此等刑具夾不得過一次扛不得過三十拶指不得對兩頭夾拶不得過二時腦箍定不許用如違不分有無傷人定以酷刑署考情重者叅究拏問

刑戒

五不打　老不打　血氣已衰打必致死　幼不打　血氣未全打必致命且老幼不拷訊已載律文　病不打　血氣未平復打則病劇必死　衣食不繼不打　如乞兒窮漢飢寒切身打後無人將養必死　人打我不打　或與人鬭毆而來或經別官已打重又行加打則打死之名

獨坐於我

五莫輕打　宗室莫輕打　天潢之派干係甚大卽無名封者亦勿輕打　官莫輕打　卽倉巡驛遞陰醫等官亦勿輕打彼旣爲官妻子僕從相對赧顏亦多殞命况其體多脆薄有司不宜擅刑　生員莫輕打　干係諸生體面有事輕則行學責戒重則申究如律彼自無詞　上司差人莫輕打　非惟此輩投鼠忌器打雖理直亦損上司體面有犯宜盡書犯狀密申上司彼自有處若投勢忿怒又關茸非體矣　婦人莫輕打　羞愧輕生因人恥笑必自殞命

五勿就打　人急勿就打　彼方急迫無聊打則適速其死　人忿勿就打　愚民自執已見方以理直自負打則其忿愈甚死亦不服氣逆傷心易於殞命宜多方譬喻待其自知理虧雖打不怨　人醉勿就打　俗云三盲避酒客沈醉之人不曉天地高知禮法打亦不痛倘醉語侵官亦失體統宜暫監候酒醒懲戒其收監亦勿鎖匣冷地寒氣入心亦足致命　人隨行遠路勿輕打　被打之人若在家自能將息遠路隨行日逐跋涉辛苦又要跟上程途亦多致命待其回後數日懲之　人跑來喘急勿就打　捉拿人犯從遠路跑來六脈奔騰喘息未定卽乘怒用刑血逆攻心未有不死者宜待其喘定用刑

五且緩打　我怒且緩打　有怒不遷大賢者事盛怒之下刑必失中待已氣平徐加責問試於怒定之後詳觀怒時之刑未有不過者　我醉且緩打　酒能令人氣暴心粗刑必不當卽當人亦有議當檢點强制之　我病且緩打　病中用刑多帶火性不惟施之不當亦恐用刑致怒人已俱損　我見不眞且緩打　事機入手未見是非邇爾用刑倘細審本情與刑不對其曲在乙已刑甲矣知甲爲直又復刑乙不特甲刑稱冤顚倒周章亦爲可笑　我不能處分且緩打　遇有難處之事難犯之人必先慮其所終作何結局方好加刑若浮氣粗心先卽刑責倘終難了結反費區處曾見有打人役又陪事人者只爲從前慌張耳

三莫又打　已拶莫又打　語曰十指連心肝拶重之人血方奔心又復用刑心慌血入必致殞命常見人曾受拶者每風雨之夕叫楚不甯爲其已傷骨故嗟乎均是皮骨何忍至此　已夾莫又打　夾棍重刑人所難受四肢血脈奔逸潰亂又加刑責豈有不死且夾棍不列五刑豈可輕用下人以力爲食一受夾棍終成廢疾決難忍食切宜念之人謂審强盜宜用余謂强盜因夾招承此心終放不下惟多方設法隔別細審令其自吐眞情於心始安此等

刑終不用可也　要枷莫又打　先打後枷屈伸不便[illegible]
潰難調足以致命待放枷時責之未晩
三憐不打　盛寒酷暑憐不打　遇有盛寒酷暑令人無處躱藏擁氈圍爐散髮披襟猶不能堪此時豈宜用刑蓋彼方墮指裂膚爍筋蒸骨而復被刑責未有不死者　佳晨令節憐不打　如元旦冬至人人喜慶此時曲體人願順養天和卽有違犯當憐而恕之　人方傷心憐不打　問理時如知其人或新喪父母喪妻喪子彼哀氣傷心正値不幸再加刑責鮮不喪生卽有應刑宜姑恕之
三應打不打　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　嘗見尊長

與卑幼訟官亦分曲直用刑不知卑幼訟尊長尊長準自首卑幼問干名犯義遇有此等卽尊長萬分不是亦宜寬恕卽言語觸官亦不宜用刑人終以爲因卑幼而刑尊長也大關倫理世教　百姓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　卽衙門人理直百姓亦宜從寬否則不惟我有護衙門人之名後卽衙門人理屈亦不敢告矣　工役鋪行該打爲修私衙或買辦自用物不打　卽其人十分可惡亦姑恕之不則人有辭不服而我之用刑亦欠光明
三禁拷　禁重杖打　五刑輕重律有定式大杖一足當中杖三小杖五官之用刑只見太過未見太少若用輕杖則多加數杖亦不傷生且我見責之多怒亦息而杖可已若重杖只見數少而不知其人已負重傷矣　禁從下打
　卑隸求索不遂每重打腿彎致其斷筋而死或打在一塊同一被刑而死生異則貧富不同耳貧者何辜而令其受此　禁佐貳非刑打　夾棍重刑不許佐貳首領衙私置卽正官亦止備一二副候不常之用各衙遇有不得已而用赴堂稟請聽正官猶有忖量而佐貳首領倚勢要送來百姓私衙任意酷打替人出氣正官全然不知凡各衙人犯令其一一過堂庶知收斂
　鄭南皋曰余奉上恩兩入南比部於職事毫無裨補獨

部同僚誼甚篤至忘余不肖時有敎督余亦自忘其不肖譊譊以古道相期益信吾輩在宇宙內惟有此善與人同之一路別無功課而比部之善則莫大於用刑余敬列余友呂叔簡氏所寄刑戒者刻於石俾同寅暇時省覽在內則廣欽恤之仁在外則流愷悌之澤以此律已以此淑人余雖無用於世諸君子之善卽我善也夫求生不得然後殺之求出不得然後入之刑措不能不得已而後刑之必如是而後爲無負我國家仁厚至意凡我同寅念之哉聞昔時晋人者必曰願爾世世爲刑官余竊謂心存生生之心卽世爲刑官其德滋大無傷

也嗚呼天道好生神明臨汝一念慘酷殃流後裔登茲
堂者無覩爲厄言

監禁

囚犯奉有決單自當明正典刑是以未決之先貧者有囚糧病者有醫藥夏則洒掃以防瘟冬常溫煥以禦寒聖王豈不知其人之當誅哉以爲既有臨時之死且延一日之生故曲加體恤如此耳近日有司疎於治獄有獄卒要索不遂凌虐致死者有讎家買求獄卒設計致死者有夥盜通同獄卒致死首犯以滅口者有無錢通賄斷其供給有病不報待其垂死而遞病呈或死後而補病呈者俱係情

眞罪當之囚頻死猶可中間有抱冤待辯之人株連未結之罪一槩死於獄中所傷天理不細以後獄囚有病先取囚親告治結狀調治不痊後取屍親告領結狀一併粘連申詳上司方準開除無親人者以里長甲首鄰佑代之其强盜失迷鄉貫原無親族里長者取刑房吏告治病呈及醫生病案粘申如無以凌虐罪囚論

有司錢糧原不寬綽若囚糧一槩全給豈能人人均霑年年常糧今擬分爲三等除罪大惡極死有餘辜者不準給家不甚貧有人供給者不準給外有情稍輕而家極貧或無家供應者給與全糧情稍輕而家次貧日用不足者給與半糧至於新獲賊盜眞假未分果無供給亦當有處若監故未成之囚甚於奉單之罪倘被告發定擬故勘

一朝之忿幾人於頃刻百年之悔無由而改圖此等死囚情尤可憫有一入獄而父母妻子不復得見者有送飯到而不知誰接誰食者昔人有念囚無嗣不禁妻子出入而令其有子者此雖不可爲常至於應聽家人入覩而不聽律有明條今三法司重囚每月令家屬一對面任從談敘家常待其辭畢方許收監婦人臨決將產滿月而後行刑聖王仁及囹圄蓋如此有司若懷泣罪之心行哀矜之政使法不疎縱而情不鬱抑豈患無術哉第恐念不及此耳

有司習於故套拘攝人犯動送監倉不知一人在禁一家憂忙或有老親而無妻室者或有少婦而無子姪者或家貧路遠不能供給者或家有病人或身自抱病者或冬寒而身無緜衣者或空手枵腹無錢打點牢獄者即使其人當死亦應曲體其心況於輕小事情豈宜泛繫之獄爲民父母亟宜念茲各該府州衛縣衙門除死罪及充軍擺站人犯及入官還官贓物俱應收禁追比外其有力徒罪及杖一百以下贖決等犯止令干證保領聽其寄家楱辦限期完納雖係院司各道紙贖俱不許介拘正犯及濫將家屬監追

監倉二簿只宜掌印官一本其佐貳首領官應送監倉犯
人供票稟白堂上同簿附名掌印官每遇票日便將二簿
查閱一遍某人某日監倉係何事情有無得所應否釋放
何以處分往見一縣令惘於問辭輕於聽信拘到人犯阜
快稟收倉監佐貳首領各自監倉簿籍要送監倉即送監
倉甚者監倉皆滿而送之冷鋪者有控節酧爭至除日猶
縶獄者緣二簿經年不一過目吏卒因循不肯稟白甚者
假此錢櫳花戶坐看以數百不知令何人較辦也可可恨
哉賢有司試一思之

司獄官刑房吏禁子等役不稟白掌印官而擅打監倉人
犯者擧問重治

獄中之弊無窮最可惡者獄中多年惡囚智力足以制服
羣囚或黨與足以煉聾衆囚者不論幾人牢中名之曰牢
頭禁子與之通同每一日使一牢頭值日有新犯進監則
與之接風設酒費一錢要還數兩一不遂意百拷千磨異
常慘毒新犯如係犯盜則牢頭教之以供報平日仇家或
一方家溫食厚之人官府不察提拏到監則此輩之魚肉
無所不至在誣扳者破家亡身在犯盜人監者得計改口
而牢頭則從獄中放賬禁子得牢頭之利則必愛之惜之
週睨繇刑且使之身藏利刃出入無禁公然擁妾私家者

往時反獄之弊患正坐此小民犯法即情節重大亦未必
有甚機械自有牢頭教引一入監後即便爲鐵口百舌究
使變詐反覆大惡漏網牢頭在監日久其心思別無他用
往往某官某官性情一一探討在胸是以發因爲人作一
訴詞或告一打網抑狀或做一截招訴狀無不能顚倒是
非害遍一方牢頭身在獄中每每使子弟親戚將遠年田
地無干事情彼害一方人衆一方人畏之如虎多送月錢
至於江洋大盜黨與夥劫賄救纍囚千百弊端未有能殫
數者

反獄越獄惟強盜爲然而夜防尤要近日有司常不下監

牢頭禁卒日久情熟安常心怠夜間囚犯既不入櫃牀又
不上鎖鐐彼賊無一年生理心懷百計脫逃虎兕出柙非
掌印官之過與若使手足不得利便精力不得壯强出不
測而夜查監牢過一疎而重懲典守時刻兢兢豈有反獄
越獄之變哉　因犯有詐死者陝西耀州重犯邵於賢因
署冢不嘗遂作死密令其子挾魚置臥內時方盛暑不數
日而蟲出臭穢不可近獄卒俱以爲眞死委官相驗亦不
復近前因席捲而出越數月始事敗不可不知　囚犯生
心多在新官交代之際尤宜隄防初仕者不知竟致失事
他如迎春操演之類亦不可不戒嚴

因犯無供送者不但要區處飯食寒天亦宜區處衣觧鹿不至促死以干天和凡贓贜無主衣服皆可給之如此加意則禁子自不敢凌死矣

獄房大抵多狹故盛暑牢瘟可慮除另造病房兩間添設炕竈以便病者（必以發熱不食氣色異常醫生稱病者方準出柵）移房調理外自四月以後九月以前每三日一掃除房中但有腥臊蒸穢之氣查係何人所作便加懲治房牆近簷之處多加小孔數十以引清風以泄濁氣軍徒等罪足脛亦繫短鍊活鐲夏月與禁子聽其露偃（惟直宿禁子不許出監）至於溷廁亦須五日放門一次令圍丁打掃或時爇蒼朮以避邪惡多備天水

散等藥以防暑濕

婦人勿輕繫獄蓋男女有別廉恥為重皁快一拘婦人無窮之利婦人一入公門無限之辱搊摸戲狎無所不至有因之而喪名節者居官誰無婦女豈應獨忽民情　凡婦女有犯姦及應該死罪者此皆刑吏禁卒之妻妾也死生自有常刑男女豈得無別但監守從來無人致關防不能無弊今擬另設女監於養濟院中老婦擇其稍精壯者二人作為伴婆其犯婦接送飯食及門前呼喚應答皆以伴婆代之女監中水火鍋竈及宿止之處亦須事事處分紡花作履聽從其便伴婆除月糧布花照院支給外每人每季再加鹽菜銀五錢其門戶關閉仍以刑吏夜巡仍屬大監豈能必無邪行要以成男女之體而已

古者罪人無閒坐之理城旦則令之修築鬼薪則令之劈柴倉庾則令之舂米今以罪人拘繫在倉猶有古之遺意但倉犯原非重罪充軍發站人犯雖送監不妨笞杖及贖徒令里族之長鄉甲之人保領在外至聽訟之日不悞聽問申詳之後不悞贖決可也惟是隔縣關提又當解審無人保領及監追還官錢糧家屬不當保領者然後送倉能幾何人哉近查幾處州縣專聽皁快說有錢討保在外無錢者不論罪情輕重一槩送監至於婦人收監惟有犯姦

死罪兩條餘俱責付本夫收管無夫者責付有服親屬鄰里保管隨衙聽候並無雜犯送監倉之文其監追錢糧家屬併無婦女雖盜賊捕限亦無監禁家屬之文果其夫其父盜情已真倉禁妻子猶可如招攀在逃無贓無證之人而濫禁妻子已屬糊塗甚者監其父母兄長不亦孟浪之甚乎

七十以上老人十五以下小兒及身有疾病新遭重喪不係謀反大逆同居親屬俱不許擅拘倉禁

拖欠錢糧止令限辦入官財物止令限納給主財物止令限還紙贖罪贖止令限完各令保人領催不則稟拘責治

如家貧無辦討保無人卽令倉死何益如可以經營有人保領倉之反妨措處至於審罪之時便問干證人等本犯果否有力能否完納方擬罪名若果身家貧無虧兌自當減贓銀註無力既省比銷未完亦免累年倉比其罪深惡重之人審陸續多責及枷號示衆亦足示懲

州縣監倉切近掌印正官下情既易通關猾小猶知忌憚驛遞之設半不同城官與吏卒情同猫鼠不惟禁約爲難亦且貪虐同衛顧天之聲何由上達又朝夕在其掌握有冤亦不敢鬧以後發驛徒夫除驛夫半頭不許擅自毆打外其驛官以法鈐束應得責治者不得過十板如有需索

見面節儀賣歇等錢及私下非禮淩虐奉承不到將徒夫擅行敲扑者許被害之人指實陳告以憑重究

發配名輕於充軍而實等於死罪彼慣奸積猾或買命驛吏或挾制驛丞或尋情囑託公然在家覓人點卯不待言矣其窮苦老疾及家中無供之人乞食不前坐臥溼地或官吏要索橫肆淩虐至於傷命只報相埋情甚可恨此後驛官如遇病因卽申州縣調理或掌印官驗明姑令保放調養或收入州縣調養病痊照日補役但有不呈州縣而報死者該驛官吏以淩虐致死提問罷斥果係別情者定擬抵罪

公差人等拷嚇錢財土豪棍徒誆騙良弱及誣告重情分毫無實等犯非徒罪不足示懲其餘需索科斂須審十分端的如賈分已滿未滿便有應杖應徒所爭不過一錢半錢耳原告之言豈得分毫不爽告稱全誣輕誣便有加罪免罪豈無一實半實乎干證之語安知一字無欺低昂伸縮問是在取供時斟酌之耳至於一事告實或重事告實或輕事告實或反坐所贖或未決收贖或徒該罪止自有應得正條豈容一槩重擬近有因指稱告助坐贓問徒者不知婚喪等事原有相助之文宴會設席豈無一錢之費又有誣告人杖一百而加三等徒二年者不看事情輕重

槩與擬死同科驛中徒犯甚多皆緣問擬太易不知納贖每傾人家發驛或傷人命今驛遞徒犯所在充溢無容身處矣如果情有可恨法所當懲需多責枷號可也

犯人發驛原爲工作如京師炒鐵運炭之類近日恐其逃走止令押鎖乞食甚失本意以後徒罪人等有做一切官工者官給飯食一日準一日自備飯食一日準二日有情願驛中奔走效勞者與做工同申準原批司道折限滿日釋放

政學錄卷五終

政學錄五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鄭端撰端字司直棗强人順治巳亥進士官至江南巡撫是編原本吕坤余自强兩家之書而參酌之內而閣部科道外而督撫司道守令應行事宜咸載利獘

爲政第一篇八卷

〔清〕孫鋐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爲政第一編八卷》提要

為政第一編序

孫子可菴負經濟才讀經濟書論經濟事慱孜泛問目窮手詣寒暑不間者二十餘季矣遊京都名日益起晷晉閒豫之當事無不延為上賓一日語余曰世之政事書緜者支而不經簡者略而鮮當將欲酌今斟古核實採華舉凡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效者以為仕學津梁命曰為政第一編其中節目肯綮誠有未協幸先生有以教之余細閱之竊喜其年未卅然緜簡適

當纖屑之間無不合宜知不特可以貽臨民者之氷鑑且可以輔律例之大成殆經國嘉謨而救時盛軌也世之每貽服官以重累者良由其不知為政太體此書出而人扶一冊以從事於政仲見家弦户誦在在武城稱循吏而膺上考者孫子之功諒匪淺鮮因商校之而從史以梓

康熙壬午欽天左監邵泰衢謹序

爲政第一卷之一目錄

查各項文代冊

爲政第一卷之一

錢塘邢泰衡鶴亭父鑒定
西湖孫　鋐可菴氏手輯

可菴曰昔軒轅作指南元公亦作指南無非指行路者之迷也仕途非行路比南面堂堂何迷可指然萬里前程由於發軔正未可茫然而蔵道也集中備載事宜如未任之候掣赴任之論示臨任之齋宿到任之受印繳憑僉押審事和紳衿者必以此爲一步一趨倘誤學邯鄲未能諧肆夏而中求

齊將飛舄一雙何以騰霄達漢乎誠以集中所載爲馳驅之範則棹武陵者得此漁人一指而前津自可無迷矣

候任

候選

凡候選人員例先截取截取之咨文必由銓曹以須各省起送之冊結隨從各省以達銓曹而一切應選人員則盡歸之雙月此無論祖籍王畿者須親投銓部以候銓期郎散居各省者亦必公車早發有如待

詒金門但京城本珠薪桂百務俱難舉動斷宜斟酌用度切勿奢靡凡有見聞慎毋奔競雖通變達權亦未可過於膠柱而歷缺提缺等弊豈能屢試屢神縱欲隨時必須妥酌萬勿墮辭君之誘術信繹反之神誤以致花銷浪費枝胎悞進之譏也

候補

雖考虛銜而未經實授者為候選已離舊任而又望新銓者為便補補者即現開之空缺以補我原有之職司也或起復或降調或扣截補員亦自不一而候之者則盡歸於單月然候選必俟截留候補惟憑印結人文赴部之日俱於雙月廿八日驗到隔一選掣簽天曹以文到之後先為補銓之次序故其投文必須親身到部方不自悞功名如人到文不到文到人不到者俱入扣選之例惟願候補諸公於人文到部四字萬勿參差致胎悔悞

投供

候選官應於單月廿八日赴部投供以便銓司查核而供狀之外又有結狀蓋供則本人之自供親填一

紙結則同選之互結例用五名其互結之五名亦須稍加慎擇庶免意外干連更不可以事例甚紛人員又衆臆度未能選到因而稍懈投供倘上首亦因此故未來或遇有意外之事而不投供設此選出缺頗多往往以最後之人一投即選是先鞭不着致嘆積薪而後來者竟居其上矣可見終南捷徑未必不在投供人亦何憚而不勤投供狀也

分缺

二八分缺之例耑為大選人員而設如一月有十缺出以八缺分歸應選以二缺分屬應陞蓋應選多而應陞少不分則不得其平也雖其間有科目應選幾人有事例應選幾人有邊腹俸滿較升之員有不論俸滿即月之員尚須各照各項於所分二缺八缺中另自分缺分選而即此二八之數以論分缺其成例固已一定而不可移矣但一月十缺二八可分一月九缺十一缺或多或寡則二八難以適均故應選應升雖有分缺之定例而上月下月又有接算之現行銓法至公於此可以益見其閏月扣選之例則選補

無不從同恐月分參差紊亂成規故也

過堂

大選急選各項大小人員於雙月單月掣籤之前一日俱應照例赴部齊集聽候逐一唱名過堂蓋掣選之前一日必先之以過堂猶朔祭之前一日必先之以習儀所以肅銓員而謹銓法耳故登其堂也儼對臨軒之榮唱爾名也如傳雷陛之臚行止應答之間貴乎不疾不徐應得中規中矩至曉示進朝掣籤之處更須細心理會荀能致謹於齊宿之前而後辦色入朝往無不利耳

掣籤

選補人員俱在天安門金水橋外于步廊文東武西掣籤選補者各有覦掣推陞者司官代掣其將掣也司官取所封之籤攬入其筒其既掣也吏書取已掣之籤公拆其紙其某掣某籤也而書照所報之籤親填其簿銓法至公毫無一弊若以筒內封籤或可講求試思以最高之案置再高之筒而籤之在筒較筒轉猶數寸跂足垂手僅及筒籤亦豈所容其摸索況尚待之咸嚴在上司官之覺察在傍唤名掣籤之時補一遲迴咤聲立至故打點營謀之說一切都無所用也其掣若應該迴避之缺必須回堂或打換或另掣亦憑至公昔人云食祿有方良非虛語也

命下

掣籤後大部例應題請俟有依議之
旨乃爲
命下之期近日府道以上類多引見保舉等事故有選未必盡保無虞若州縣請員有題即允 命下之日問有變更似亦偶然之事然拜客設筵諸凡不宜太早必待 命下而行如籤雖掣而 命未下勿得預作張皇過爲舉動也

畫憑

命下後吏部查寫文憑於五日內移送於科吏科填寫期限亦於五日內仍送於部照地方之遠近定滋任之遲早是到任日期實爲吏科職掌欲寬限者必於科是求矣然畫憑之限或向科內求寬而赴任之憑原向部中領給權固莫重於部堂也

發諭單

諭單必俟命下之後方可照式封寫附發郵筒其論內所重者在全書會計須知等冊必令中途呈遞以便預行查覽至衙署之量修人夫之量備或仍舊套或飾新詞要亦無關輕重

發稟啓

發諭單即封發布按道府運糧驛稟啓掌即候書或亦稟啓俱着該房投送上司大小啓各一脚色一俱用紅手本共三件或加宮銜手本共用四件內寫新

選官銜謹稟候老大人台禧萬安平交用紅副啓今極用恭惟小啓數聯後即如書柬寫去末語用臨啓可勝云云稟啓精工固屬美事然亦全在檢點忌犯及差落等字樣爲要緊也

錄全書 委節冊吏單

欲矩境治大小地方衙門以及科則之重輕錢糧之多寡出產之豐嗇政事之繁簡莫如全書全書雖己諭書吏於中途送閱然遥遥數月何所憑查須向戶部衙門覓取不治達部全書抄錄一本以備不時觀覽則此地之大槩可得矣

備律例

昔人以不讀律爲無致君之術深明律例乃士大夫所必講也未選之前尚空預加流覽既選之後豈容再緩搜求益律者一代之典章例者一時之損益也本律原難參贊而頗有條註之詳定例雖在現行而時有新增之令必須購買精工以備在前之覽在內之查

訪吏治

舊政賢否新令之從違係焉遇本處士夫或隣近熟悉者須細詢前任政聲若何以何事得上臺獎薦何事得百姓謳歌善者因之不善者易之

察民風

民情上俗各有不齊如起科有論畝論石之殊地土有值多值少之别出產有土肥土瘠之異人日有價多價少之分一嫁娶也有數十金不能得有數金即可得者一耕種也有稱庄家如同奴僕有稱佃戶竟似友朋者至於一應風俗或奢或儉或刁或淳若非

預爲體訪一番。恐莅任時。立法斷事。多執己見。面無權宜於其間也。

遇上司

選後有上司在京。即行稟謁。隨詢地方大槩。送禮不必過盛。其同選上司。亦宜稟謁修好。在京之情誼。一投到任之交關。自令虛文實意遇之。要在不亢不卑。

接紳士

治下士夫請酒。及送下程者。誼不可却。或領酒。或收一二件米菜。若套禮餽送。斷不可收受。無大小一也。

領酒時。除詢地方風俗外。不可多言自抑。

領憑

對月領憑之說。此人人所共曉。而亦有雙月領憑之時。其領憑也。必寫領狀一。脚色二。向選司投遞。憑上須細看有無污損洗補。恐到任繳憑。致煩駁議。未便。用油紙襯絹包好。外用密實緞子做囊掛帶。更須時時隄防意外之虞。

辭朝

辭朝雖屬故事。而實臣子事　君之禮。若聽長班以故事行之。而不必親往。不惟失禮。且恐有意外之失。須是逢五寫脚色。投鴻臚寺報名辭朝　逢十引入朝內謝　恩而出。

別親知

臨行赴任。有餽送者。有祖餞者。事雖煩冗。切不可生厭惡之心。削人顏色。其一切餽餞親知。俱宜開單登記。以便任後致書答謝。如京宦及治紳。凡有委囑。無論應否遵從。亦須單開登記。臨任酌量可否。從後具覆。即不能從。亦宜緩詞覆之。

勞接役

地方離京不遠。俱有長接到京。惟極遠者。迎至中途。長接即是頭接。凡頭接賞有紅批。批內開有接役幾名。見接役時。須以溫言勞之。見過諭令安息。次日量路遠近。以爲犒賞之厚薄。犒後不妨於喚問之下。詢以地方一切利弊。若赴任限期尚遠。或欲便道歸家。論頭接先回。於某處伺候。頭接之外。途次再有接役。量賞酒食。隨赴新任可也。

示任期

將到任所應發紅紙告示一張示以到任吉期臨明應用槓轎夫馬另僉一牌以便伺候其員至告示者牌者者字下空處例用硃標一空字惟上任吉事俱填一實字餘判行點直皆照常人如係附郭應將上任之期預稟同城廳府其稟帖同紅示夫牌一併差接役於任前三五日發行投遞牌示稟式載後

覽冊籍

全書交盤等冊送至京印者少迎遞中途者多前諭帖中仍經諭令造送該於送覽時須查其賦役全書果是刻木會計交盤併各房須知等冊各項有無缺略否則責令星夜趕回補造補投至上任儀注及謁上司侍僚屬紳衿儀注將任之前恐須細覽庶不致臨時舛錯

上任

新官赴任乃士民觀聽之始百凡舉動不可不慎或先一日或三日由吉門至城隍廟齋戒安歇謂之宿三次日上任俱依禮房儀注施行但各處風俗不同不可專執次早祭城隍廟畢穿紅進縣祭儀門向止

拜　闕與僚屬拱手上堂着吏禮二房分付諸色人等各於儀門外伺候揖同僚學官後堂坐乃升座排衙畢晝卯直印吏開印呈驗轉堂進衙祭土地畢出堂上就座諸色人等參謁吏房先取到任公文僉押須吏典逐一指點值印吏報開印就將所僉公文用印分付該吏各將倉庫獄囚門禁等鑰匙文案逐一交割散堂公宴

候選以執照為據赴任以文憑為據州為九牧之長縣亦百里之侯躬桓蒲穀是即今日之銅符故服官之日則以印信為據至上任時必先知印在何處或在本府之庫或在署篆之廳有須親往府廳領取或接受前官或交代員屬若非送之途次即為交自當堂接印之時理應細驗明白驗明後受從此固扃然肘後黃金矣印有損缺篩不能追咎前官文太模糊亦不便因循本任須詳明上臺轉咨禮部部費不過四五十金另為新鑄一印得新繳舊亦自不難也

祭謁

同城上司。一到任。即照往例叅謁。其不同城之府道三日後。次第晉謁。拜事舅姑。不待廟謁之後。問安師長。理宜舍館之先。其職分固然耳。至於院司駐省路遠者。其謁見亦宜在三月之內。而蒞任時。先須修發稟帖。稟知任事日期。申明職守。鞠躬未遂趨承之意。居官全在上臺相得。即此叅謁舊規。能使上臺刮目。則政事未窺全豹而才具已見一班矣。

行香

到任三日。詣學行香畢。陞明倫堂。諸生叅見後。抽籤

講書賞紙筆訖。即回拜學官。出文廟後。遍往各壇行香畢。回答鄉官寅僚。并看養濟院。查點監倉。

繳憑 式附詳文內

到任三日。例繳文憑。務須細加檢點。備文申府。轉繳藩司。

書銘

廉潔以守自己

勤慎以事上司

謙和以待士大

忠厚以處僚友

慈祥以撫百姓

明慎以審獄囚

清謹以臨倉庫

慎密以防奸詐

嚴限以銷未定

節用以備不虞

須大書座右出入警心

僉押

凡文移牌票。俱於先一日呈稿。酌奪放行。次日寫清。連原行送進。以便查僉。各房分別簽書。準於每日申刻。一總送衙。每一清文。某處該小押。即貼小押二字浮簽於側。某處該照。即貼小紅簽以便照。某處該用印。即貼一簽寫應正印。斜印。半印。背印。上印。中印。下印。官府將粘貼原放看過。應小簽者即小簽。應大小押者大小押。應標者標。應印者印。應放行者放行。必須登號明白。毋致失落攪補。不惟誤事。亦且長奸蠹。僉押之弊。皆因署內頭緒不清。登記不楚。以致將不

應行之事混行請稟犯者即究責不饒

用印

擇衙内可託之人於僉押時令其細心用印初印命各房於應印處票明久之自能領會其非僉押之項亦有用印之時進出不時稽防何法須置小銀牌一面印藏於内牌與開匣之匙並藏於官牌進印出印進牌出以便稽防亦有至親好友藏印用印俱託此人者非信之有素不得假手於人至於印雖有匣藏之不必定於匣内巧於密護以備不虞設有意外急

須取印護持印即是官所關匪細故内用印併及之

號簿

爲政毋分巨細各宜立簿稽查一應正雜錢糧文移牌票俱要登記明白庶綱領清而條目楚謹小慎微不可忽也倘各地方有應增減處幸勿膠泥

地丁條銀支解簿　雜項錢糧支解簿　内總簿
串簿　批迴簿　税契簿　罰贖簿　驛站簿
鹽引簿　院司各道公文簿　本府公文簿
各上司批詞簿　差簿　堂簿　書役卯簿
監犯簿　交接簿　閱移簿

號簿清則稽查不混故諸事之有頭有緒實准號簿總攬其綱向來以掛號一事視爲末節非委之童稚即寄之閑散之人來往文移徒有其簿而不知六房緩急何事命行牌票雖發其號而不查各差拘否何人遂致書役得以混朦而號簿竟同故紙此由於忽不加察也號爲刑名錢谷之總令後宜用精細之人登記必明稽查必楚何文不覆何項不銷應催應比書役從此警心而政聲未必不在司號之得其人矣

轉斗

宅門俱用封鎖併示關防不得已而穴牆以爲轉箭識慎之也故司轉斗者非親屬即家人須要知人善任又要刻檢時防不許與外人交頭接耳及私出宅門庶内外肅清而漏泄之弊亦少矣有不時輪管者其法亦佳蓋轉斗之關係甚鉅宜加意防範焉

堂規

堂規大同小異原之新奇但大邦與小邑政事有煩簡之殊堂規亦有增刪之別其投文放告一切事宜

集中無不備悉到在日即令該房擬一堂規於僉坐內送奪或量加增損或另行改削即於稿後放行令謄作大張條示實貼大堂

告示

蒞任之初必有告示面告示隨時隨地斷須出自新裁勿以故套行之使人亦以故套視之也不但除奸剔弊之詞責在警心觸目即曉諭於戶嚴飭關防等尋常告約亦互立意精嚴數詞痛切俾父老扶杖來觀如讀漢廷告諭感泣數行思見德化之成則虛文皆實政矣其初任併常行告示式輯載於後

堂事

早堂投文放告午堂審事晚堂比較一日三堂此常規也雖每日無晝坐之堂而三升公座其通行固非一日矣梆隨點發每堂三擊其梆推比較一堂不宜太晚總在早堂極早則午堂未午晚堂未晚遂因之而俱早矣黎明即擊頭梆發出城門鑰匙隨擊二梆發出各房護書三梆後傳點開門各役齊進內衙棒印服事升堂止用值堂一吏門子一名站立案傍餘役不許站近暖閣回風放風後先收公文次收詞狀詞狀面數點封同公文於轉堂時帶進此早堂事也至午堂聽斷晚堂比較發梆擊鼓不異早堂規則其聽斷之法既見於本卷之各條復詳於刑名之各案比較則錢谷卷中法無不備是在當事者之留心而貫串也

一去無論地方之衝僻總宜分作兩堂者以地處衝煩非坐三堂不可勢必暮餘比較諸弊叢生故宜於投文放告之後即以聽斷繼之則午堂一審併入早堂不獨比較之堂可早設有趨承迎送等事亦得乘空紛馳而簿書可無致遠之色矣如早堂或有同城上司傳喚不及聽斷則回縣可以續審明早可以補審早堂一經努力終朝 事從容此僻邑宜定兩堂衙都大邑亦必定以兩堂庶忙裏有閑而冗餘無錯也

一日兩堂其發梆應與三堂者小異黎明即發頭梆傳出城門鑰匙各吏護書二梆即坐早堂投文放告後回堂早膳隨發三梆出堂審事者遇傳喚送迎不

必發捌。俟應酬回縣。補發三捌。升堂以完審斷之案可也。

收文

鋪司及一應來差。投遞公文。俱令在早堂放告之前。或在當堂拆看或於轉堂之後帶進內衙開閱。若來差有緊急公務則當堂看之而決行止如遇疑難及機密事情。則袖入內衙。商定後行。愼勿先自泄露。但公文之來不能拘定早堂。有隨到隨收者。經令掣捌一下。從轉斗投進。其拆看來文。先看封套。而上所開

件數發行月日。至來文內年月。殊語。併畧節。照所立號簿。分門登記明白。隨行承發房。分發該房。

發文

凡係上司詳驗文書。及命盜等大招。俱須仔細對讀。差字票出該房改正。上司官銜。尤須加愼。勿錯年月。件數。亦不可差。遇有差悞太多者。申飭該房。或一二字一板。五字一板。積算累決法。在必行。則差錯自少矣。臨封發時。當令吏人對面點封。以防夾帶洗補情弊。如應釘封文書釘粘。上申用正。下行用斜。若恐用細長麻線。引針度釘封之眼。打開偷看。須用封紙兩層。則無此弊矣。至緊關文書。不宜入遞。或密差人或差家人投遞。以絕停閣開拆之患。愼之愼之。

閱狀

呈狀進衙。先查若干數目。拆開點查如數。然後細看。看時須要心氣和平。固不可一味濫准。尤不可執意少准。蓋小民之冤抑。無從申訴。始行呈告於官。爲民上者。不剖其是非。辨其曲直。伸其冤枉。則小民訴冤無地。不得不奔告上司。反開百姓越告之門。若慮地

方刁頑。只須嚴誣告之罪。痛懲一二刁控。以儆其餘可耳。

事情要審者。即批拘審。詐狀批附審。若細小之事。批着親族。或甲隣。或中証處覆。或批一二開諭之言。以平其情。總在批者摘伏如神。則善批勝於善斷矣。其批語。尤貴渾融。不可太露圭角。恐我意反爲原被所窺。得以准備辨詞也。

准者在准理詞訟簿內。將殊語原被干証批語。摘開情節後列前件二字。多留空白。以便續寫歸結。其不

准者亦將原被殊語批語掛在不准詞訟簿內另作一捲同准理呈狀發令該房各謄一紙實貼曉示仍將不准原詞繳進上寫某月日不准呈狀以便日後查其另換情節疊告健訟之弊且防在別衙門告理亦可查駁其互異處准與不准呈狀總在次早同簽套發出

投詞

原詞駕揑甚大後來投到極小此譏誣之風宜在初任時嚴行禁止者也投詞中之小事往往即是真情故審問宜視其原詞中有情節與投詞無異處查審即可得其槩矣一告一訴之外不許再投一詞此法亦良在當事者酌而行之

批詞

批詞斷宜早為審覆上司見其勤敏是即才能之一端也聽審牌上憲詞宜列自理之前不但尊視憲件且憲詞先審則精神聚川聽斷自明原告雖虛只宜詳處不便擅自加刑要犯不獲亦責聲明恐致久稽見罪總之憲詞較自理加意為是欽部件更宜早結四月之限易逾如

應覺限早宜詳請但須掛牌尚審不得與憲詞自理同一審期然自理詞狀主張在我惟上司詞狀多有打網訟棍將平日仇人不論事之相干無干一槩牽在狀內甚至有牟欵紛紛牽至數十人者上司未及細察或至准行有司慢不加意輒憑吏書一槩抄入牌票又甚有本縣吏書私添暗入者此票一行加以虎快作祟動輒上司人犯愚民懼怕每一名字詐贓滿欲方可銷名在被告一家固已被害而波累無辜更受無窮之害矣故有司於上司尚未相信宜審其情形酌量拘審若上司留心地方或已蒙信愛當直陳地方打網之害懇上司批撥詞狀時將無辜之人或嬰兒婦女量行塗抹若上司肯聽塗抹更可從中排解陰隲所及不淺

自理

邑有大小訟有簡煩簡者二日五日審理一番煩者逐日審理猶恐不給然狀無論煩簡不准則已准則斷宜速審速結免致妨農歇業花費酒飯閑錢而房差亦得少其需索也先一日呈遞到牟唱名之下如有要犯不到立即責差補拘其點過人犯臨審不

到雖非要犯亦必重懲原差以絶賣放等弊次早懸牌示以某堂聽審凡審皆在某堂不可衆前落後致聽審者難於趨候且牌上既定本日某堂不得改移另日法無畫一大不便民掛牌後詳閱原被情詞將要緊情節或圈或點單筆標出再加虛心詳論則未審已曉二三及至堂審之時或單問或互質聽言辨色必有破綻可窺先以婉探繼以威嚇任他刁詐必露真情但讞者不必多詞只於要處冷擊徧敲既得兩造之情便折片言之獄所錄各供問過一件即取口供親看一遍硃點束封轉堂帶進則諸弊自不能生其間理人犯或當時發落或覆審定奪重則收監或取的保一切無辜者總空閒釋免致牽連神君慈父亦安有不須適一時者耶

承行

承行吏書凡奉欽部憲件自有一定之執掌不得紊亂致生推諉外本衙門呈狀斷宜秉公輪值法宜置吏書簽筒掣派輪承將姓名註於狀尾週而復始公派公承若有羈遲案卷預先抽出停承以儆其情牌

票上着令用一小木印刻木人承行名字印於角末以便查喚至將點畫之際屈指挨到刁猾之弊不可不防又當稍變其法於掣籤輪點之中有能奉公守法案件清結者不妨重點以示不測或下次扣除亦可

一件有一承行原無舛越倘有初起原是兩宗後來合成一件者須併與從重之承行或歸與幹敏者承結着令開造細冊一件爲某事自何年月日起至某月日奉併卷案數目一一細開交盤明白具有付子政狀呈驗判日存查

拘提牌票着承行將原詞於護書内送僉倘增減人犯或不送牌票隱匿原詞及批理處者受賄翻牌之類查出必究

出差

人命盜逃土豪勢棍及一應重大事件必須差拏者法置皂快民壯一總籤筒遇票掣差不可聽信承行票稟以滋鑽賣諸弊將掣過之籤另置一筒差完復起如有長差告假及過犯怠玩者勿入現差籤筒如

承行法其餘准理一切詞訟拘審者不可即差皂快牌給原告着交該里總甲或鄉保拘喚計其遠近限以時日務令拘到不許串通原告駕詞誣聳或稱此家土豪不敢上門或稱藐視不來或稱拘喚被打官府不察遂即差拿差者一人從者數人再一通同又遍毆差識狀與原告鐵口硬証窮民覆盆有死而已不可不知也近日州縣差總甲者甚多亦要嚴以期限禁其需索不然總甲即皂快也而遲玩更有甚焉是在爲宜者無黨無偏且精嚴以御之則隨所用皆當矣

差票自有限期置民壯皂快花名於一冊差拘一事則於花名下註某日差限某日銷已結者銷號未結一件者立限比之數件者必究責之仍着承行於違限後具摺稟明酌奪若係衙內查出承行一併究治

稟事

問刑之時一切吏書皂快庫子俱不得假稱稟事上堂說話如近前稟一句者即係公事亦必責治以杜指官誑騙之弊如真係緊急公事過往差使須大聲

朗稟令原被合堂俱知蓋衙役騙人每每托稟他事使小民遥見之以爲屬稟官府故也甚至差人公然代稟或代荅一語成敗禍福立刻判若丘山訴告之民非買之使言則買之不言公然以官府爲市畧無顧忌有犯必究何待煩言

傳話

各處土音不同未能通曉者如福建等但令各寫情節叅之詞狀又令從容言之不能說官話不妨當堂寫荅問語或亦不甚相遠切不可專令門子等解說一恐因而譏弊一恐觀者不察以州縣之權盡在若輩也倘遇不能寫者擇老成謹厚之吏從容言說可耳

慎刑

刑者先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即法當其辜猶惻然有隱況濫及無辜乎少年意氣之士或因地方素有刁薄之名或乘前官縱弛之後有心振刷不問老幼不分男女不問是非槩以箠楚加之無罪而死者有之矣且用刑太苛官民俱存不便小民知官府之不

可犯也。人懷必死之憂。事無大小。寧破家不肯見官衙門諸人。因而為利。名以此。敗一也。上司士民見我淫刑以逞。以為酷虐。二也。有愛民自愛之心者。可不悚然懼乎。

緩訊

或遇醉怒後。切不可問刑。恐餘怒宿酒尚在。一觸性發。民將不堪。且帶酒問事。刁民反得藉口。非美名也

刁控 附和息

詞訟到官。類多虛捏。被毆曰殺。爭財曰劫。入家謂行竊。使界為發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兄子弟。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怨。一齊扯入。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耗其錢物。辱其婦女。以息已忿。不知反坐之法。甚嚴。果涉虛妄。即以其罪罪之。并究教唆

且有未遂詐心。則虛詞聳告。詐心已遂。則又捏息勸和。故凡遞息呈。須原被及干証當堂稟息。問其果否情愿。有無強壓。無則准息。有必究懲。如此則起滅詞訟之風。俱應消阻矣

維風

初政以風化為先。而廉恥實風化之本。若婦人到官。出乖露醜。遂使臉皮一老。將來無所不為。況皂隸拘喚婦人。實為利藪。而婦人匍匐公庭。難描窘狀。有因之而敗名喪節者。有因之而負慚畢命者。不可不慎也。故一應事切勿拘喚。止拘抱呈。若事關姦盜不孝應出等項重情。必待審質者。始行拘喚。

交盤

可卷曰交盤莫重於錢糧然錢糧之任前官既卸刑名之責後官已承在前任即不必以刑名為交割乃欽部憲件等如山之案卷接任者安得視同膜外而痛癢竟自無關故錢糧之交盤雖重而刑名亦不得不附載交盤也至於錢糧之交盤又莫重於地丁然地丁之交盤最難清徹雜項之授受尤易混淆雖交盤原不必分雜項為另事乃指納河工等不齊之公務接任者每覺紛如亂絲而眉目為之不楚故地丁之交盤既重則雜項又不得不分列交盤也今篇中分雜項於正項之後附刑名於錢穀之餘庶使從來之夾襍者頭緒畢清滲漏者補遺獨備云

正項交盤

一論難易

交盤限期例止兩月而查交盤者不無遲速之分以難易分焉也交盤之易者何待兩月難者雖逾兩月猶費推敲蓋前官之卸擔全以後官之出結為憑前官原無侵欠出結自然容易一經缺額不但交盤之冊查對倍難而瞻前顧後其間不少調停或郡守同寅肯為湊楚或田園故舊確可補償或上手之交代居然郡佐或前官之囑託出自上臺非不知兩月之限甚嚴若絕不周全徑行揭報夫亦大非人情矣故除缺額無抵早行詳報外惟此出結不可不出結亦未為可善處之法最為極難總之接任者如遇此等細查之下倘有着落出結亦自無妨否則寧為强項未敢狥人此今日交盤第一要訣也特首及之

一取書冊

陞選後已發諭帖取本治賦役全書會稽冊併着該房造須知冊俱於未到任之前先行送閱蓋歷年定額載在全書每年奉文增減列在會計有無民欠開在須知書冊先已了然然後到任之日再與所送交盤冊籍逐年逐項一一細心查核可耳

一查全書

地丁各有應徵之細則而賦役總屬條鞭然亦有不入條鞭者則牙當等之襍稅是也部寺各有應解之

分項而本折無　起運然又有不盡起運者則經費等之支銷是也其徵數解數給數一定之額開載原是極明先查地丁應徵收共若干次查項下本折應解支各若干則錢糧之額款瞭然矣

全書必憑刻本不得以抄本混投

一查會計

歷年之款額刊定全書每歲之減增開明會計不查會計冊逐年之新增若干奉減若干何從而知如前任第一年某項新增某項奉減則第一年交盤冊內

必核查其孰增孰減第二年某項奉減某項新增則第二年交盤冊內必核查其孰減孰增全書額款有定會計增減無常此會計之所以必查也

一查原文

會計冊惟江南州縣皆有他省不同然奉本府頒發來文

新例增減知照文卷存戶糧房可以吊查及原非奉部經費上憲權宜借辦用後咨部開銷者亦須吊取上司原行併查部文有無准銷方可作正項開銷是

原文非獨無會計冊之州縣必據此查對交盤即有會計冊之州縣或會計冊增減之外別有動那亦須查取奉某衙門原文與交盤冊確對始免駁查貽悞

錢糧悉登計冊全書亦有書冊中所不載者或係奉文加派或係清出田產或係發追銀兩如此之類尚多款項總須吊查各項原行併原卷細加核考庶無遺漏耳

一查須知

每年完欠之細底必驗批驗領併確查各里有無民

欠始知完欠之不爽似須知未足盡憑然須知冊中完欠大槩逐年開列一覽無餘以云簡便莫簡便於此未查之先既可藉須知而懸燭清查之際復可憑須知以對勘且須知冊實又查駁經承之定案也

一查四柱

四柱冊即前官所送交盤之冊也此冊接官到任後方行送閱式分管收除在逐年各造一冊其第一年之舊管即前任上手交下存庫存倉之銀米也前任第一年經徵者則為第一年之新收前任第一年解

支。者則為第一年之開除。前任第一年存留在庫在倉之銀米則為第一年之實在而前任第一年之實在又即下年之舊管矣逐年逐開逓查至交代之年實此一年之實在則為水落石出之實在接任者必一一實收之以為本任之舊管倘盤庫缺銀盤倉缺米一是前官交付之實在已有不在者矣豈得輕為授受但管在易查而收除必須細核蓋冊中之新收即逐年之徵收冊中之開除即逐年之解給故管收除在為交盤之四柱而徵收解給又管收除在之四柱此查管收除在者又必查徵收解給也

一查實徵

某田徵若干某地徵若干某山蕩等徵若干某人丁徵若干此應徵之細數宜查也田地山蕩人丁通共該徵若干此應徵之總數宜查也凡此應徵之數惟憑全書會計所開定額及新增奉減之數以為一年之實徵查之者不但十百千萬之整數須清即微塵渺漠之零數亦不可忽蓋收之數憑此應徵之數以足其額解給存留之數亦憑此應徵之數以合其款

徵數一差便差到底故逐年應徵之數必取全書會封先為查對明白也查冊內逐年所徵果與應徵之數絲毫不爽則明加暗加多派少派等弊俱無可容矣

一查實收

應徵雖自有數而有實徵必有實收查徵數而不查收數則民欠侵欺之弊不出惟是大縣則取日報拆封二簿查之小縣則取流水總撒簿查之若冊開民欠取花户實欠冊併原比簿存衙一而即着里書具

該啚民欠實數甘結送查一而將欠户姓名按啚甲大張告示於通衢限某日追比倘有以完作欠者許即告理民欠則比民役侵則比役凡里書歇家包頭催差侵蝕在腹或已徵在官而房庫櫃各吏書通同作弊者至此則水清而魚見矣更有前官脫卸吏書吏書推托前官惟催比吏書役侵則句應吐補官侵則役決不甘心句與前官清算着落此查收數中欠侵之最善法也

一查實解

徵收在庫者。照全書會計項下。分款。及奉撥之數。解過者。查其有無批廻可驗。須。逐。年。逐。項。細。細。磨對。嘗見有縣簿解數。與批廻不合者。有批廻數目。與四柱不對者。有洗補改竄其數目者。甚至有起解業登縣簿。而批廻沉匿無蹤者。清查駁出。或官解。或吏解。或本州縣家丁解。令該經承即時登答。立行查覈。如有朦蔽。詳明嚴究。或官侵。或吏蝕。庶銀有着落。責有攸歸矣。

批廻之弊甚多。但。印。信。年。月。數。目。三。處。尤。爲。要。緊。須逐項逐張懸照磨勘。

或已經解到而掛欠未清。或本無銀解而空批混出。或發解之後。解役及經承。通同侵蝕。凡此皆屬未得批廻。然經承解役侵蝕者。應。於。經。承。解。役。名。下。追。補。無銀空批混解者。應。於。或。官。或。役。名。下。追。補。至於掛欠未清者。應。將。解。到。銀。兩。詳。請。批。示。歸。款。作。完。其掛欠之數。合。即。追。徼。覈。取。批。廻。

一查實給

各官俸薪師生廩糧。各驛驛站。各役工食。及一切供應祭祀等項。將印領支單。併領給總簿。四柱冊。與全書會計細加查對。務使支給數目相符。不致有會計書未編而故增其款。與款項已定而放過乎額。或奉已裁而擅借冒領。以致正額損虧。或撥款已定而擅自挪移。以致錢糧混淆。甚且有領無給。有給無領者。查駁必須明白。

俸工廩糧等項支給。俱係存留項下之銀。此項不時裁減。應宜緩給。或按季按月給發。庶免給後追賠。且先給俸工。而起解反爲延緩。乖謬因之矣。乃前任往往貪利扣頭。預行給發。後官適奉減裁。領狀盡同故紙。此項若非向前官名下認追。將來作向着落。甚且有正項額缺。指稱預放俸工。查無領狀。或虛捏領狀者。斷須責取領狀。及確查支領人員。果否支領。各取不扶甘結。勿任官吏混朦。雖存留之銀。不比正項。而交盤踈忽。賠補已在後官。此固不可不知也。

又有無欵支銷一項。若爲地方公事。歷來舉行。而又無碍於正額者。應與開銷。若係前官私用。即是冒遮前任理應賠補。否則追比衙役。自有着落。

又有撮用無補者造冊時只得上下通同或將各役工食重開放給或將上司供應料豆等項多開價值或另立紅簿糧票紙張名色拉作放數者種種情弊均必確查

一查遞交

前官或係精明或係昏聵交代時宜加察詢若精明而久任者止查本任否則吊查上下手交盤底冊庶幾一悞不致再悞

一查撮借

交盤冊內有開撮借若干者要查奉何明文吏須命庫吏將前項撮借錢糧及有借動在庫官銀必另造清冊明註借作何項公用將何項抵補或有憲行來文准與開銷亦當申文再行詳請果准開銷存案後算若憲批不准即將經承追比補項甚至有院批准而藩司不肯准行者任下屬百般求懇上憲不過虛文答應究於實濟無補非舊官則新官惟有賠補而已矣

撮借之名江南甚多大抵十賠其九二憲明知縣橐豐厚勉其急公不肯開銷正項也更有吏書因而侵蝕那移亦曰撮借公與私查核難清是在精明以察之

又有將別項錢糧那借撤前錢糧及那解上司罪贖者此乃萬難催徵之銀斷不可准仍速關前任補還庫項

一查未完

徵收中有未完或逐年之壓欠或本歲之現逋此未完之在民者也解給中有未完或應解給而不解給

或已解給而無批領或借解借給而不還本項之未完之不在官即在役者也在民者則為民欠在役者則為侵欺故下條又分民欠侵欺二項其實有欠有侵即於正項有未完而交盤者於此不但查之而已也民欠則追民官侵役侵則追官役未完者始有著落耳

一查民欠

前條實收中已詳查欠之法總之民欠易查惟民本不欠或民欠已完而為官吏人等侵蝕者查後獨難

追補耳凡此查非民欠者不得仍開民欠應入侵欺之數以便於官吏人等名下追償蓋交盤最怕缺額果有民欠以抵缺額則又缺額中之猶幸矣前官之民欠即為後官之帶徵此固職不容辭然前實收中既有查民欠之善法後徵此中又有清舊通之善圖以視缺額而無民欠者正不必以民欠為總總矣

一查侵欺

民欠之外皆侵欺此誠破的之至言也徵糧自有定額非欠在里民即侵在官役侵欺之弊罄竹難書而

查侵欺者不必於侵欺但先查有無民欠而已民欠足抵缺額者自無侵欺缺額多民欠少或有缺額無民欠者即是侵欺無論透付冒銷及有解無批有支無領等項弊在侵欺即以此項之緩那應彼項以此年之急借用彼年一切有那借而無抵銷者皆屬侵欺也其侵欺者確查應於前官名下追補若干前官任內某役名下追補若干務令絲毫俱有着落則接任自無賠累矣

一查存留

存留一項例解本府然自解給之餘幷一切雜兌州縣亦有庫存須取貼封冊落庫一一點封稱兌兌過將銀封固逐筆僉押即入原匣封鎖仍貯庫中須防其那湊掩西移花接木之弊蓋新舊相接易於竊取故也然今時交盤前官未有不竭澤而漁者正額固自無餘而一切雜稅哺之殆盡又何所貯庫以為舊管乎且近時州縣與先代不同當時皆封庫內近皆收入署中隨收隨析隨析隨傾隨傾隨解求其額無所缺亦厚幸矣又安得盈餘以為後官地乎

一查扣空

是年有無缺官俸銀及罰俸降俸師生缺廩驛役等項看該經承造各年已未完清冊上下司并本衙門空俸空役小建日期下即註明該銀若干此扣空一項自康熙六年分部議嚴催之後奉有新例遵行

一查蠲免

查各年有無蠲免錢糧看方造被災分數及奉蠲免分數清冊查核倘水旱災荒雖已題報而未經大部覆准蠲免應否尚未可定前官每每藉口而部

責後官交代時凡有此等情事須吊部覆原案查其曾否准蠲分數慎勿草率

一查開

開墾地畝本人呈首到官本年即起科徵收錢糧而州縣失報者新例處分甚重若前任設有冐昧未報當溫言密詢經承使其吐露

一查漕糧

若到任正在徵收漕米時須查其已徵若干未徵若干抽倉量驗虛實燥然蓋新舊相接倉役易於侵蝕

故也舊管既清則新收自楚無他葛藤矣

一查兵糧

南秋二糧係運解省城以爲滿漢官兵糧餉按月給發豈容遲緩但解糧之人皆係積奸大蠹打點通同耽延遲悞指稱米已交倉因便費不足是以批迴倉收未發未獲殊不知奸胥往往見省城米價稱貴私糶經營查前任果否已經起解應於官役名下追取批收庶軍需不致有遲誤之愆

一查稅課

漁有課而牛馬驢騾各有稅稅課名色甚多各處有無不等而契稅當稅牙稅等項則處處從同也凡此課項俱載全書每項應徵之數必照數以足其額全書應解之款必照數以核其批或完或欠解過有無批迴或經奉文抽扣一一查之無忽也

一查鹽課

鹽課一項接徵接催官到任日即算限期如不完題參仍照初次分數處分其帶銷之引一年內不完者

例載甚嚴其法先查本縣每年額銷引若干逐年有無帶銷及壅滯奉撥之處再查本年內已銷若干未銷若干曾否繳截角引其引要藏內衙不可發房備前任係存在經承者必須吊進存貯收貯則以新換舊冒頂影射諸弊可次第除矣

一查蘆課

沿江州縣皆有蘆課但緣水勢流注不常因而岸形消長亦異查核每年各額課若干有無未完逐年分晰開造清冊并稽新坍者若干新漲者若干庶無隱

匿逋負之弊。然亦不可過於吹求多事。止核其應徵若干。未完若干而已。

一查捐納

名省州縣。如有各項事例及常平倉捐納者。須要細心。查核有冊開人員若干。而或繳銀繳米繳谷。未經上足者。有已經上足。而前任那借者。有先給實收。而未經詳咨者。種種弊端。不堪枚舉。更查某年月日。爲奉某項捐納事例起。至某年月日報滿。或奉文停止。凡捐納職銜。或先用。或加級。或免保舉。或還職贖罪。

沒貢監俊秀等項。每項人員各若干。納銀納水納谷各若干。通計共若干。某庫實在銀共若干。某倉某廠實在米谷共若干。或奉文動支。已經開除過若干。實在存貯若干。先估盤驗。俱要與正項條糧一樣細核。

一查積穀

常平廣濟里社等倉。先查冊開各款項共若干。再查某年某項捐納俊秀各若干。及各項先用還職等事例各若干。奉文勸輸共若干。某倉某廠收貯若干。各倉各廠共收貯若干。眼同佐貳逐廠盤驗。若有缺少。

及朽爛者。詳請原任賠補。若開民借等項。亦如前查民欠。條銀次同盤後封倉。看其封固。仍取各倉書斗級甘結存案。倉穀若有價銀寄庫。尚未買谷者。吏書。吏易侵欺。亦須慎之。

一查雜解

牙茶白蠟黃絹顏料等項。限三月起解到府轉解。新任。適當其時。即行起解。上臺自見我之勤敏。其餘起解款項。要分付各房。將應起解各款項限期。開明某項。限於某月解司。某項限於某月解道。某項限於某

月解。凡有一切款項。限某月。解赴某衙門之類。各房逐一開造清冊。若有內衙查出。必究。仍取各房開呈起解款項限期。不致遺漏。連名各結存案。

一查庫藏

倉庫中。凡有存貯銀物等項。盤查日。即要分付設置如法。牒掠以時。庶無損壞之虞。雖律坐主守之人。然待其已損壞而罪之。何如先慎重以警之。盤倉庫時。亦是一看要緊事。

一查驛站

驛站錢糧。新例歸正印官。恐驛丞有侵扣之弊也。分馬驛水驛。東西南北皆有也。東南亦有馬驛。西亦有水驛。馬驛須查額設馬匹。車輛數目。令馬夫逐一騎試。限同獸醫看視。馬分上中下三等。上中尤為要緊。點試時。即用火烙印。仍取馬夫獸醫。各不扶甘結存案。水驛須查額設船隻若干。人夫若干。一一驗明。其所報郵憲文冊。有一月一報者。有按季一報者。除查核已報清冊外。有近日未足一月一季者。前任適遇供應繁多。實無預備款項。只得動支別項錢糧。須查。其曾否。詳請。及奉。上臺。批准。何項。抵銷。達部。若。未。經。詳請。及雖。已。詳請而無批准抵銷之處。應於前任官役名下追賠。

地方衙要不無供應之繁。如前任有一切供應。過往官兵糧料。貯積所在。須查前官係向年奉文。名。買。曾否。部允。開銷。及價值。有無。於減之處。關除數目。奉何衙門支給。有無清檔。為憑。如未蒙部允。并無。憑。據者。及雖有憑據。而部文未到者。應詳明候批定奪。

一查荒限

到任。日。適值。災荒之時。查前官曾否報災。如正在應報之時。急宜。確查。速報。或已逾應報之限。則詳內必聲明。報遲。緣由。蓋報災之限甚嚴。新任易於失誤。且夏災不出六月終。秋災不出九月終。此題報被災分數之限也。人但知例限皆在夏秋之杪。而不知詳報夏災情形。要在五月二十日前。秋災情形。要在八月二十日前。豈得匆匆於接任之際。而漫不加察也。

一查河工

凡臨黃運兩河州縣。特設河衙。以司其事。責甚鉅也。所有該管欽工搶工。一應清冊。俱要細核。同河官親詣查勘。有無未完。及坍塌狼窩等項。及時修葺。毋致疎虞。既有河工。必有柳株。須查官柳舊數若干株。新栽若干。存活若干。通共計若干株。查冊後。亦同河官親詣查驗。倘有不足。須及時補種。若值春天更好。向附有將官柳園。河衙竟作地畝耕種者。不特來有緊要用處。必致悞事。設上臺查工之時。并查及。不知將何以答也。

一查軍器火藥

軍器大藥等項原備意外之虞更時若不盤試備一時緊要必致貽誤若係上司及該管官封貯者細看其封皮完固否則申明查驗如係前任封者一一起封點試切不可以其未用而忽之亦未雨綢繆之意也

一查修造

前任有修造城郭樓臺房寨邊墩等項雖偶一為之之事倘新任適遇其時而又無持設之員係關前任責成者要查其曾否報完已未銷算及目今有無坍塌之處倘未完工者須查明期限遠近若何上緊修造以防意外之虞

刑名交盤

一查未結

凡一應未結 欽部憲件分附該經承各關清冊上列某年月日一件某事為何未結緣由前任有無參罰否任督結限期細列明白各房彙訂一冊繳查若事關人命盜案逃人及妖言惑眾等重大事情據冊摘由大字書貼壁上出入警心仍取不致隱漏各甘存案

一查已結

歷年已結案件俱係各經承收管無論重大案件不許遺失以防日後弔查即一應戶婚等事凡有前任發房存案者亦須逐年逐件收藏櫃架以備目後或有查弔之時誠恐該吏疎防遺失或受賄推諉萬一上司弔取或接任後舊案翻新豈得任其抹煞造冊存案不可畧也至於竊賊之案初犯再犯更關任後稽防留冊存銜亦可藉為清盜張本凡照提案候諭其事或已完究其人則未獲仍屬未結之案也總須開冊備查

一查監獄

查監時照監簿點查須吩咐提牢吏獄卒務要每早打掃潔淨恐有穢氣逼人致成瘟疫女監房須另分一處不可接近男監重罪扭鐐婦人女子不加手扭為其飲食使溺不可假手於人也死罪姓名刑房已有要吩咐將軍罪以下者一名某人何年月日為某

事門罪或追贓已完未完未及發遣或原無贓罪未及發落或新送犯人未及問理一一開造清冊以便見上司後查明審理應釋放者釋放應保領者保領應銷註者銷註應發遣者發遣

內外周圍墻垣要細加巡視如不堅固者立行修葺加高加厚墻頭更要多加棘茨門户鎖鑰一一俱要查驗蓋交代之際因犯每易生心必須隄防嚴察初任者不細心一番必致失事

凡軍流徒犯限兩月內起解接任忽忙最易失查況新例開　犯限內不取供逾限取供不結限內取供之牽連人致有監斃及久羈平人因而致死者凡此處分甚嚴接任者當之必須查明限期早為解結他如前官承審接官尤宜查結以遲延例最重也

一查各項交代冊

為政必憑圖籍而州縣之職掌於簿書為尤甚況新舊交代之時令各房科造送細冊則前官之首尾無從而見本任之頭緒何自而清特為開列於後庶知各冊各有分任六房設有未經造送不難按此而吊查也

吏房　合屬官吏冊　缺官罰俸冊

戶房　各項正雜總冊　經制冊　商稅課程冊　稅契冊　漁課冊　雜稅冊　各櫃收書甘結冊

糧房　開墾荒田頃畝冊　名買草豆冊　漕白二糧冊　南糧秩米冊

倉房　積過穀石冊　孤貧男女見在名數冊

禮房　憲綱冊　藥材銀兩冊　貢監納粟冊

兵房　驛站錢糧冊　牧馬草場冊

刑房　各憲贓罰冊　拟獲過強竊盜冊　問過罪人招由罪名冊　充警人犯起數冊　見監人犯重輕冊

工房　河工冊　修造冊　煤窯稅糧冊　匠役匠價冊　山蕩地租冊

承發房　上司一應未完冊

鋪長科　鋪司弓兵冊

可菴曰論交盤者皆謂前官之交不過交銀交米

後官之盤不過盤庫盤倉不知一縮銅符四境皆吾分內。若以四柱一冊可畢交盤則各房科何煩吏造須知各冊而僅令之政不必告之新令矣篇中正雜刑名備列交盤正欲接任者知一切政務俱宜盤詰盤查庶可補前官之不逮又可清書吏之作奸蠹凡所交代之事俱應交盤之事豈出一張印結遂完兩月交盤而其餘可盡置而不問耶

爲政第一卷之二目錄

時宜

立政

脩文廟
立義學
講聖諭
脩城垣
革火耗
免行戶
重斯文
隆鄉飲
巡鄉約
圖地理
編保甲
課農桑
勸開墾
通水利
弭火災

待人

爲政第一卷之二

錢塘邵泰衢鶴亭父鑒定
西湖孫　鋐可菴氏手輯

立政

可菴曰圖治者必圖其大端大端進何政與人而已矣前卷授任及交盤諸項尚未詳及於政政者舉而措之上裨國計下益民生者也而新令之政非先有以立之不可集中修文廟葺火耗等皆爲政之宏綱以此數十條立筮仕規模何一非爲將來薦舉立脚跟譬植樹者必立其本本立則枝自榮周書言立政立之義蓋甚深且遠也夫周書言立政必言任人今之州縣不此單父之琴可以任人自逸故集中不言任人而言待人如上之憲臺次之寅屬紳衿下之房科各役對已而言皆人也蓋憲臺課吾之政者也寅屬輔吾之政者也紳衿議吾之政者也房科各役又多害吾之政者也立政雖有其法待人不得其方以云圖治治可圖歟雖然言人何以不及我百姓者立政無非爲百姓

不言待百姓而其待之也亦已至矣

修文廟

學校實生才之地有關文運匪輕津宮為起化之原所係民風不淺尚宮懸如故而廟貌不鮮則采芹釋菜之下俎豆無光即是斯文掃地司其士者不但貽羞名教誠恐士習由斯不振官聲亦由此不揚一旦上臺欲加薦舉採風及於文廟將何詞以列薦章也故如蒞任後加意宮牆正見留心學校士心得民心即得而卓舉循聲遠某於此凡任內文廟領者修之舊者新之費少則勉捐已俸費多則告助於同僚勸輸於紳士或積有罰穀或竟令罰修總在隨宜措辦務使人心鼓舞不致以斂修者斂怨則頌碑必在衆口而今日之載道路者即他日之載薦章矣其祭器樂器必致整齊春饗秋饗必致豐潔舞生禮生必羽手嫻熟宣贊雍容而廟中片碑隻字必為整頓如新凡關文廟咸振飭之此固為政第一事幸毋泛泛為

立義學

自國學而外在府則有府學在縣則有縣學國家之

作養人才亦云至矣然名列兩庠者歲有幾人其孤寒淪落之子讀書有志燈火無資不惟采芹莫望柳且貧窶奚從則家有子弟不學而荒雖父兄之過是亦為民父母者之責也故於州學縣學之外建立義學選本庠宿學貧衿或經或蒙不妨延設兩座招致孤寒子弟師給以館金弟給以經書紙筆降以禮貌嚴以課程即子弟之優劣別本師之惰勤惰者時加申飭勤者格外作興務以實意行之勿等具文故事則不特孤寒有雲路之望即貧衿亦得藉以窮經藉以餬口而培植人才正以第一經濟傳第一名聲初任者皆當以此等作跟脚也如義學舊址湫狹灘頽務必弘其規制整飭一新此等費實有限而政聲洋溢獲益正自無窮耳

講聖諭

聖諭十六條頒行已久代民成俗莫切於此果能家喻而戶曉之二帝三王之治不難再見於今但恨陽奉陰違視為故事非不遵判亦嘗宣講試問鄉城士庶誰其見之誰其聞之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夫勉其

婦者果人人以聖諭爲朔勸暮懲乎凡此皆由奉行
不實遂使煌煌實訓竟托空言有志於循良卓異之
政者任後即將聖諭刊单遍示市鎮鄉村附以簡括
講解或每户分給一張淺譬曲喻務使無人不曉無
處不知更於每月朔望印官親詣鄉約公所定於辰
卯時候誦講八條一月兩次分講一十六條令該地
方傳集約所相近人民聚聽無譁其教官猗官亦各
於朔望分泒鄉城公所照式力行至於長官不及親
到之處飭令約長傳唤居民講於社廟寬閑之地而

朔望所講另刊詳明詮說頒付屬員鄉約然末講必
須該保鳴鑼傳喚聽講主者必恭必謹毋得怠泄從
事講後再加勸諭提警一番如此力行不倦官府認
真小民自然警覺薫陶之下必有感興其各鄉各保
士民尚有違犯聖諭者除大事官法處究外一切細
事俱着約長勸處以平時宣講之人爲一旦排解之
語雖甚無良自能感輯凡該約中訟簡民淳果有實
効於月終查計即出獎語以勞之則鄉約愈知勸與
士庶咸知感化國多良民官亦良吏上司自有耳目

不但平日刮目相加而他日薦疏中必爲首置一座
矣

修城垣

州縣之城垣即爲州縣之藩蔽不特禦盜賊扞奸宄
爲斯民作保障即庫倉監獄亦皆藉此以免疎虞外
侮不能入内寇不能出此金湯之所以不可不固也
惟省城郡城各有泒官附郭州縣無煩顧慮若專城
州縣無論百雉都城不宜任其傾塌即三里七里彈
丸小邑亦須整破修頹以盡封疆之責無論衝繁要

害務必壯其崇墉即僻居山處屬在荒涼亦須補灘
直躋以圖盤石之安身膺民社不能自固其屏藩似
亦有國者之恥也入其疆而城郭依然不同荆棘即
此外觀之壯麗以卜內政之精勤上臺留心以察吏
治見其弘綱獨舉定屬才能今日之屏之翰既能不
愧百里賢侯他日北門鎖鑰東閣金剛山此其選矣
有不爲之報最者乎除向無城垣不能創築外其新
難舊塌者自應修葺勿任因循舊過良鄉見其倒壞
不堪他州外縣尚宜整修畿輔相隣豈容瘺漏雖勞

覺不警未易輕言舉動究亦守土者彼此因循視為傳舍以至此也至於此等公事或可酌量支銷或須究轉捐助果能振作圖維固自不難是在當事者勉之。

革火耗

近今州縣於火耗一節俱遵 功令不敢重加夫薪蔬日用以及公私應酬薄俸詎足養廉火耗加重固自不可若將火耗盡行革免無米之粥巧婦亦恐難炊故盡除火耗之說誠何容易但一處地方必有一

處之出息除火耗外豈乏生機苟有志於第一官評即飲水茹蘗亦將學步古人况有里封疆定有源頭活水肯甘淡薄火耗亦可無庸况不取火耗此不取詞訟等項更易博取清名士庶之歡聲一播上司之採聽復真則無愆自剛一切應酬俱可不事條交相諒憲役相欽各上台愛其操守不但諸事無苛即一舉一動亦必其信其無他考語優填薦疏指屈是免火耗正是容易做官且免火耗更是容易陞官勿謂火耗萬不可革也然火耗革矣而里書櫃吏歇店包頭不無明革暗敢及格外需索等弊斷須大張告示曉諭納戶併痛禁書吏人等勿令此清而彼渾則清中帶濁仍得官聲而反為此輩作生涯矣。

免行戶

擅取鋪戶不即給價及短價致令虧苦皆新例所禁犯者即列貪婪而名登薦本者必關不虧行戶是鋪戶行家實官評所係正不得濫取一絲短發一價也任後先發告示示式附後使鋪戶知我廉謹書役畏我清操行戶之名何出而立然買辦日用簿官必逐

日硃點清查內循自用食物俱令聽事人役現買庶絕取賒紬布等件取看即給價銀或官自面給或硃點銀封轉斗親付不得假手衙役致生奸弊其本州縣公費及上司過往一應鋪陳支應等項該房開等各鋪具領當即給發勿以遲延取誚此公平交易官與平民無異將見鋪戶歡騰官獲清廉之譽矣

重斯文

士為四民之首原宜刮目相看重之者非獨貢監青衿即赴考儒童潛修墨士凡平時接見或訟案干連

皆須寬容培護勿得槩以凌賤加之優之以禮貌徒拖要結之文或紳士幾種催徵得體或屢空學究周濟無虛季考觀風花紅不吝丁憂事故勸捐無加凡可作興之處無不盡情當理身受者既感隆恩聞風者亦御雅意平時隆重門色咸知一且有抗糧玩法及把持官府起滅訟詞等一切不肖劣行盡法申究絕不容情以向來之雨露爲此際之雷霆雖遭僇辱摘戴思勸矣萬勿因一二豪紳劣士遂謂此輩不堪作養令其怨望騰作謗聲學校之口甚於沒字之碑傳聞不憲有碍官箴不淺況文運盛衰關係地方隆替重斯文正所以培國運又烏得視同末節而不急爲留意乎待學校另有數條有後此益統言之而後復分列之也

隆鄉飲

鄉飲者於一邑之中擇鄉里年的有德之人而享以大烹恭長盛典也今皆視爲不急之務以故事行之殊虧國家尚齒養賢長意且何以爲斯民觀感乎又其皇者所擇皆殷實當戶索以禮物派以使用未叨

三爾之榮先踞多金之費遂使登斯席者如入畏途奉行不善弊至於斯法宜諭令鄉保憑公舉報齒德果係兼優平日果爲鄉里上林推重仍須學優生員保舉萬勿狥情亦無抑勒苛索等弊然後命禮房繕用啓牒茶自敦請選州行禮悉照往例一正一副以先盛典行古之道以化今之俗此正敎化大端倘以此等爲具文而泛泛從事是爲政爾不知大體者矣

選鄉約

鄉約者以其人堪約束一鄉而爲一鄉之長也亦必以年高有德者當之鄉飲乃一國之尊鄉約則一鄉之長必須該里公舉然後選充此任但其人必素行端方一鄉中士民向皆推服不待鄉愿勿容濫冒且凡豪強地棍妄舉賄充者皆不得與於此選蓋一鄉之表既正則一鄉之影自直倘鄉約選非其人或助強黨惡或欺懦唆良小而武斷大而扛幫是養虎以庇民民不蒙其福而羣受其殃者有之誠能慎之以選不使濫報濫充優以待之免其擢差一鄉之中善惡得而舉報一鄉之外利病得而敷陳凡地方有匿

逃寓盜及不法大事舉報皆責成鄉約其鮮雀角如故抵令調處則有此鄉約一鄉自鮮芬民再命其平時開請聖諭勸導居民則雖有秀民亦皆化而爲良庶不虛此鄉約一選也今皆有約之虛名而絕無約之實効雖將是選者未能不員此任抑亦當事者怏選之而又不實用之人既不堪約束一鄉亦爲用此鄉約爲耶

圖地里

凡一邑他理所當周知任後卽令四鄉鄉保將木管地而由川寺觀田中溝渠陂塘橋道鋪舍公廨壇祖大小村坊市鎮各畫一圖務期詳悉周遍使令書畫者以縣治爲十自近迤遠集爲一總門如此則由川之險隘湖蕩之綿紆人烟之疎密村鎮之天小鋪舍橋梁之修廢某處當防盜賊之出入某處當防水潦之不晴其地爲膏腴瘠薄某方爲僻靜紫衝按圖偷觀坊如指掌非惟勾攝征輸限間可定而典利除害亦將矢第可行若夫四正至河州門離至何縣凡接壤處各立碑坊多種樹木則此疆彼界柯有混淆而

僻封自無互倭之弊矣

編保甲

人但知保甲行則盜逃自絕不知保甲行則私鑄私鹽寓娼寓賭一切爲非作歹俱令保甲不時查首而比户皆良民矣保甲行而百政舉保甲之法誠屬要圖今皆格而不行者官病其煩而民若其擾也其實不煩不擾官民兩利亦惟行之得其法耳十家爲甲甲設一牌上填十户姓名男婦丁口作何生理牌存甲長之家而甲長則逐月輪值十甲立一保長十保舉一鄉約一家或有而生可疑及踪跡叵測併盜之等項九家無隱卽行呈首以免連坐大事首後查究其平常構訟發鄉保調處倘有盜逃諸不法事鄉保查報失查及容隱併治鄉保逐甲牌面彙交里書里書繳縣縣自發房類造成卽官給紙筆不累該房又何秋毫累民既令呈首則一家不法九家不容不必更用互結徒滋紛擾且一家被賊被盜九家鳴鑼喊救各甲羣起應之力能追擒者送官之日給以重賞如不追擒但須觀望賊盜所過之地卽賊卽鑼其賊

盜不過地方但喊不鑼則聞喊賊知有俻不敢前進
聞鑼則知賊所向便可邀爲阻擋是不煩捕獲而訖
無可過矣故各甲但設金鑼而不必更置器械吏練
鄉勇反致騷民廢業甲內設有撤移人丁添退月終
鄉保查報官自改註原冊甲民不必親報官役無侯
挨查夜巡兵鋪巷柵橋欄卽非保甲亦宜建置是一
牌之外毫無所事保甲之行如此其易而官民俱無
煩擾有益無損誠良法也總之保甲非止稽察盜逃
果能力行不倦則轉隣睦族雖教化由此可成亦何

憚而不行保甲予嘗見談保甲之條陳累頁告約連
篇徒驚耳目反致不行以此知不行保甲又皆高談
保甲者之過也

課農桑

農桑爲衣食之源課之者劝能履畝而勸之耕挨家
而勸之樹身居南而日事簿書不過當戴芰之日不
奪其民時當執筐之時令妨其蠶務爲之蠶忙停訟
農忙亦停訟蠶忙停徵農怕復停徵曲體農桑之若
而俾得盡力於農桑是不啻命彼館人 里言

親爲之課矣然又未可漫然無以課之也邑有流亡
則招撫之以復農桑之舊土有開曠則勸墾之以廣
農桑之功有水利則均其溉濟遇蝗蝻以督其撲滅
所以普農桑之利而袪農桑之害者又如是其有條
而有理然則招流亡勸開墾救災荒通水利等請大
政事皆所以課農桑勿謂農桑不可課也且州縣爲
親民之官當農桑時公務之暇單騎村鄉親爲勸課
或五畝有未種之桑則令其補栽百畝有未糞之田
則令其培壅或養蠶無水而播種無資則出我陳陳

之穀令其春貸秋還如社倉法見一村之中勤者勞
之惰者誨之稅駕桑田之下使父老子弟無不歡欣
鼓舞以感吾之化而誦吾之恩庶衣租食稅無愧斯
民耳此固宰僻小者可以方行卽大邦劇邑亦不難
撥冗下鄉以課之此等最得聲名毋以迂疎爲不足
法也

勸開墾

地廣人稀之處必有未開生土久廢荒田爲之牧者
務在勸興有法使開曠福慣盡登版籍不獨地方獲

以富庶之休而種壖丁亦漸繁滋裕民生而弘國計之要圖也此非有以勸之不可三年起科之例原以示勸而印官尤必廣行勸墾之令庶開荒土者如就樂如耳勸之者不但本州縣人民許其先報後開坐觀成効即有別州他縣願來耕闢者亦令安心樂業鼓舞以落其成其自備入工種本者示諭豪強毋得阻即有願耕無力之人或為措本僱工不妨權宜租息墾後取償勸之得法無土不耕民之利即官之而厲紀自可捺券以十之矣然開時報名墾復據實報數必查勘無虛勿使有名無實有開無報併開多報少等弊以致朦混取咎是勸之於前者必查之於後庶足民足國兩獲其庥萬不可指墓作新或過空捏報希圖優異貽害將來且出首查參併自貽伊戚不淺也

通水利

西北之禾苗皆仰滋於雨露益岸田多而水田少故講水利於西北亦自無幾然高田雖無水澤而多開土井如灌菜園之法以灌其田高田未必無水調之

資南田一人止耕十畝二十畝猶胼手胝足終歲細勤北土一人勤耕頃計秧不栽而水不審其逆轉倍於南豈北土易於耕耨亦止入不盡人力而惟靠天工故天一不雨盡成赤土盡屬焦禾設以桔槔而代水車一夫雖不能百畝而十畝二十畝所獲不已歲歲有捻無荒乎果肯以十畝二十畝竭灌溉之力餘八九十畝望沛甘霖則水利不在河而在井而高田亦享有水利矣且有高田必有窪地若平日於窪下之處疏通溝澮蓄之以備挹注之用則可蓄即可洩而窪地既多水利又可不罹水災他如近山則山有水利近河則河有水利惟在公水公利不使豪右編專儒良莫墾耕令山近而遠利在周流而水利已無不通矣至於南上之川其蓄洩向有成規無煩興創閒有可疏可濬之水必為之審地勢驗民情商於紳士請之上臺而後可行之而無害若蓄洩不公強爭弱奪以致訟計無休通南上之水利較北為難而要在處之以至公而已矣然所謂通水利正不獨因功一事即商賈可通之路或淤而不通亦必疏之築之

以利舟楫往來以備焚燒汲救此無非水利無非司牧者所當通導者也

弭火災

火災南北皆有欲除其害莫若導以清溝之利諭以出烟之法爲善也東南如杭戰等屋瓦盡覩綫筆夫災變之勢皆起於細微或供被服或失火星而一點可以燎原者火性次上雖遂門總而其勢未烈若及於第一延數椽再延莫救清溝則椽離數寸難以延燒且烟即是火烟盛則少烈清溝一遇火發急撥通

其瓦烟出火解易於救援況用筆則有鼠穴蛇窩瓦疽惡物致多翻蓋換筆之工清溝絕無是患世之迷而不悟者皆由泥作之聳慣而往往墮其術中使北戶目睹一放火之具矣西北無茸筆如京城牆皆實砌瓦下用灰泥勾捉火發亦致難救者又因火遇烟盛面東西莫別便救者難以爲功故遇火起急用力撥通星瓦一二處使烟一出而即可救矣至於飛搭簷蓬毋論南北斷須除盡此皆平時之晚諭宜嚴也若火已漫延須拆下風房屋風狂弄折斷倘近轉角

之利人人知出

修倉厫

倉厫不獨社義常平等數有之兵石南狄之米漕有收兌之糧其貯之也亦自各有倉厫但兵漕不必所在皆有惟積谷一項在在皆然耳修則無倉不修固不得修此而遺彼也然向有之倉壞而復整謂之修倘其地有未無倉併無舊址可修將奈之何夫壞者尚宜修葺豈積貯無從之處不爲設法建倉而顧可

坐視其紅朽乎言修則造在其山總須當事者爲加意可也倉厫第一怕地濕屋漏第二怕雀入鼠穿其地址宜高厫皆院牆多留水道臨倉居民不許挑坑聚水其築基宜厚或石或磚隨其地方所有務須厚實堅固其間架須寬寬則其積不蒸其樂柱宜峻峻則其氣得洩其風總內障竹篾編孔僅可容指則雀不能入其牆垣堅厚聳高毋便奸究得肆覬覦又如倉厫五間用板隔斷四間堆米留邊一間或時當陰黔之月或新收性濕之米令倉役一間倒入一間

熙熱氣薰洩保無紅腐之虞而倉廒又不宜建在一處以防意外且偹賑者以便臨時分賑特因修倉而偹及之而倉廒之制併無遺議矣

飭舖遞

舖遞自有額設每舖司兵一名舖兵四名於附近有力之家點充選必少壯役必正身免其祼差以供急遞每舖設赤曆二本官爲用印每日令將接到入遞一應公文俱挨日順時抄塡於曆簿之內不許遺漏以便挨查如有稽遲時刻或如兩院文書一號至兩三號事來者查二號不到係何舖司係何緣故究出必須重處總之公文無論衙門大小事件緩急凡入遞者俱屬公務遲必究查庶使舖司知警而往來文移不致躭延悞慢也至於夾板黃包郵鈴旗傘應用物件置辦無難固無俟瑣瑣云

褒節孝

地方往往有節婦孝子幽隱不能上達皆由於士紳不舉鄉保不言諸凡不之公呈此事竟無公道而印官耳目安得周知遂使彤管無輝青藜失照湮没而

不得其傳者不知凡幾矣卽或紳衿保約有意表彰而層層需索處處留難節孝之家多有不願又誰肯轉舉妄動以致多事乎且公懇欽褒者類多狥私受賄貫不稱者是節孝雖有褒嘉之例非匿不報閘卽濫行薦舉言之殊可浩嘆也法宜卽官於宣講聖諭之時每爲親訪士紳而平日舉報則責之鄉約其節孝合例應請旌褒者卽爲詳請建坊給匾必須着意表揚凡地方有貞女烈婦義夫善士爲一鄉所推服而有裨於激勸者亦須亟爲旌表或免之以褾徨揚善之文卽寓勸善之術此正敎化之大端而不得以迂闊視之也

恤孤貧

孤貧例有口糧此所謂孤貧不獨列名養濟者歲支月給以全無告之民凡干林中覓牖鶉衣貧難度日及在鄉在城有嫠婦無依獨夫無靠者皆許學技公呈約長公報照依孤矜量給衣糧至僵臥高人義宜周恤難歸遠客詣必安全或力難養親或累及妻子每失業喪家其情景實有可矜者薄俸詎能遍給法

宜躬先倡導勸諭樂輸務必善爲安頓不令流離失所古人以一夫不獲引爲予辜身爲民上邑有仳脩而不知及知而不爲之措置不但有虛父母之稱且恐敎化有虧而頌聲不作也

禁訟師

小民之心多不願訟一經訟師之手而訟乃成小民之訟原無飾詞一經訟師之手而詞乃逞潑天誅語多由借命居奇滿紙冤情不怕問官不准時而小題大做時而舊案新翻時而藉訟以詐財財得而講息時而託勢以銷狀狀滅而復興公呈倶是揑名干證無非黨羽解鈴繫鈴弄愚民於掌上生人殺人舞性命於筆端訟而有師訟乃終凶矣欲破神奸斷須犀照或喚問於放告之時原詞必對原狀或推敲於臨審之際告證必攸坐證原狀不符追查刀筆坐誣既實究及主唆先之以示禁繼之以法懲如此則訟源一塞訟案自清揮絃以登上理不難也

處衛蠹

官有蠹役如書之有蟫木之有蛀殘蝕既久書破木

空一官而遺孽盡其官箴有不速壞者乎書役之弊卷內諸條言之極詳其弊也皆其蠹也知其弊而救之以法弊無由而生蠹亦何由而入誠恐奸胥滑吏或蠹我國或蠹我民平時不覺受其欺構一旦上臺風聞或被告發則投鼠而碎其器拔枝而動其根蠹雖萬死何足爲惜大之連累本官小之亦必受上臺之戒飭百口謝過難爲失察之愆故平日之待此輩於趨承奔走之下孰爲老成而謹飭孰爲少壯而殷勤孰爲似信實奸孰爲大憝積猾其敗乃公事者固必鋤而去之即有惡貫未盈蠹形未著或親有所試或別有所聞亦必先之以戒詞繼之以革役不待上憲訪拿士民越控以幾先之哲而免事後之嗟幸毋明知故縱養虎以自害也愼之愼之

救災荒

災在水旱則半日之蓄洩必得其法臨時之祈禱必竭其誠災在蝗蝻則令民齊心各聚村衆發喊趕撲撒坑焚燎盡人力以禦天災於災民不無小補若夏麥秋糧已成災患實無良法挽回則一面據狀以災

一而查勘四鄉或迪縣被災或其鄉全荒或其鄉荒僅幾分細勘情形成荒者照律題疏蠲免而緩征一一請尤必先行此將荒已荒補救之法也至於無荒有熟之年則必預籌備荒良策而策之最良者莫如積穀積穀之法有四爲之抹古以濟今固有歷歷可行者其一每歲於禾麥收熟時發價糴之至新陳不接之候耶原價出糶此黃永事平糶之法也其一谷賤增價而糴以利農谷貴減價而糶以利民歲糴歲糶其價常平此耿壽昌常平之法也其一如遇豐年或於止稅外勸輸每畝升合入倉或有願捐嘉其捐積專用備荒此固義倉法也其一請將常平米給借貧戶夏給冬還每石收息二斗小歉蠲息之半大饑則盡蠲其息行久則息米足充斂散原米可以繳還免息收栽每有三升此又社倉法也四法俱在實係備荒經濟切得視爲土飯塵羹而救急之法又莫善於發帑若王安用忠厚吏農富戶轉糴於境外豐熟之處歸而平糶於民糴糶如環以濟民食則國戶不能高其價而官銀無損民獲保全如附近米貴不妨稍遠又如米谷不足則雜賣荳粟萬葛麥蕎菽等類並可充饑或勸富民以已資往米糴糶助官濟民以上諸法實皆可行古人謂救荒無奇策此葛策亦畧備擇而行之必非空言無補也

善賑濟

前法果行則救荒有策民自不饑又何賑濟之有然或天災流行人謀莫救又或法勿施而災已至又或賑濟之法與救荒之法一時並舉則講賑濟者又安得不善其圖乎夫賑濟不過請平時之積穀以克目前之饑民所患者有賑法而無賑人官不能分身以賑則必假手於人一經假手必多中飽故必擇人得當然後分賑無虞選委廉員選委鄉約各令誠實本役供應分賑之勞而不專司其任則人無可弊簿籍之外給以告示開明某處饑民若干糧食若干每名口給與糧食若干饑民曉然知數則人亦不能作弊印官仍出不意時一親詣賑所驗查有弊卽許饑民告究人卽欲弊弊何敢生賑濟之法莫善於此然賑濟之弊在侵蝕造報之弊尤在虛開散給之弊又在

張名李頂弱肉強食弊竇多端斷須察核以期實政實惠至於委人分給既知聚濟不如散濟而日給數合徒使饑民僕僕餓莫若旬給數升饑者得逸而賑者亦自不勞是零濟不如整濟其法更為盡善也講賑濟者知之

招流亡

或遭兵火家室流離或遇旱潦人民散逸是流亡原不得已也但一經流亡之後田土荒蕪歸里必無生氣況逃荒不免逃糧恐致追呼愈難返國是其初因師旅饑饉而流亡其繼也因流亡之故而終於流亡此豈猶不得已而然乎要皆地方官於民戶流亡之後無以招之且不能實心設法以招之之故也仕優如見邑有流亡須知民為邦本無民則財用何由而生國非其國矣故急宜實心設法以招之查按實徵底冊凡不納錢糧者或係流亡責令里保挨查或區或族或親每戶況流何處其本戶田產有無代管取具報呈併令該里造册開明去住緣由送核隨發告示實貼鄉城諭令流亡親族人等無論遠近速行通

知招歸原籍本州縣現在詳請設法因籍之民先為安插住室日糧再給耕牛籽粒等語示後近處流民聞風必自歸里歸即取親鄰里保不扶甘結安插如法其遠寓他邦或年久難歸者查確本戶姓名丁口及現寓何州何縣或隔屬竟自關查或隔省詳院咨查查果實在即量給路費移送所在州縣想其遠僱回籍如此則遠近流民得歸故土親族重逢坟廬重守田園重整不獨流者感戴生全即居者亦頌揚盛德新例既准議叙而官聲上達優擢又復不難況流民復業則丁糧自然如舊民生有益國課無虧雖百載而下修邑誌者猶將嘆為良有司也

侍人

承上司

一見上司須將各批來詞狀等項一一理會過或上司詢及便隨事問答事體有難處者須委曲商量若一禀事體都不經心問事如慶平恕上司或不過計然亦非老成練達倘遇操切者賢否從此定矣

一上司待坐時上司雖極謙抑假之詞色我輩切不可因之豪放即抵掌論事傾懷論人上司雖不言已窮異其為輕牒矣又應對時凡事體有不知不可强辯有差謬不可遮飾上人自能見諒若鑿空湊合取便一時入之識破自取所輕戒之

一上司留坐須察言觀色或情思不快語言無次非有別事則有拂意在懷也一茶使退恐久坐生厭若論事不合宜姑置勿論從容乘間言之若强辯不已事體雖明恐生荆棘

上司留酒飯力能勝酒多飲不妨然不可過亦不可多言蔬食菜羹使須盡飽若撿擇去取驕貴豪侈之態見之眉睫恐為識者所窺

上司吩咐事體如聽不明不妨再問不可草草答應待出後問人爲一人亦不外或知而不詳將復問乎抑置其事不行乎關係不小慎之

一上司即係親友切不可狎恩恃愛大堂衆目所在固當收斂即在私衙亦忌狡恣蓋末世人情一自崇高便欲以禮法繩人多有生平莫逆些須介蒂搆成大釁者職此故也

一上司係同年親戚在衆中切不可掛之齒牙人有託為先容者亦從容謝去切不可滿荅應承寧可極力為彼游揚不使知也若揚揚自任凡託則應之如響不惟不能一一皆效後來有為上司不喜者必以為我實譖之

一上司或有不協人心處我輩若可進言不妨委曲開導切不可對人便數其短此不惟上司知之于我有損恐衆人欲結上司之歡且以吾言為奇貨此居官更宜戒也

上司訪賢否如蔣對有不肖者直以常套開去即再問亦不可草草說人之短或上司與其人有舊

黃蒲言。爲害不小。況賢否得自耳目。未必一一皆實。或賢而被訪。如此心何。

待二府三府

二府三府。負氣者往往忽之。不肯執下司禮。不知過于分别。既非君子之道。且彼亦寧無著數操。宦雖時上司當道焉。知其無他處相知寄之耳目乎。即以俗情論之。亦不宜爾。

凡州縣送禮。各廳多差人打聽。一有厚薄。便生嫌疑。此不但相見之禮。當與上司無異。即凡所送禮文。亦

不可過於分别

屬州之縣

一縣既屬州。州官便是上司。敬之當與上司等。若有公會。或在酒筵公所。須是謙退。切不可同各州縣笑言嬉戲。使褊心處之。即成嫌隙。然深目謀抑彼。此皆宜交勉。

附郭待各州縣

一附郭令。上司所以寄耳目。亦各州縣之耳目也。使與各州縣血脉不貫。則才品可知。然上司問及。賢者須極力游揚。其餘亦多方培植。其一切公事。須約會各州縣。毋令以遲悞廢事。往來禮文。切不可擇人而敬。凡上司云各州縣其事不妥。意在使之間之。不妨直說。如有未便輕泄。寧隱勿宣。恐其人事辦上司以我爲不寬。此后不與計事矣。

州縣于附郭

一附郭令。即是同年至親。我以公事去。亦不可太以宴飲累主人。致廢時失事。恐主人不好客。或有心事。我若酣飲。彼且如坐鍼直。出此生嫌。費財猶其小者。

按在外州縣。以附郭者爲耳目喉舌。若結交不深。則上下之情隔而不通。須凡事虛心。久久自然契合。即附郭者未必爲人所信任。亦不可草草終畧。恐各上司於言人之長。未必見信。言人之短。深信不疑。我何苦以同寮之短。取上司之疑乎。

待同寅

一凡同事州縣。人心不同。調停亦不易。有事體極練。又聞心見誠。此上品也。處之甚易。又才華極美。而凡事深邃。實無他腸。亦上品也。處之亦易。又有才高而

喜執己見者處之稍不易又有才高而傲者有無才而喜自用且好傷害人物者處之俱不易總之以亦心相與忠信可行于天下若小人悪人雖不可待之無術要之含忍委曲盡之矣

一同寮中過失相規使其能受豈惟自益于官亦且有益于民但乖督相與號稱莫逆者一闕藥石之言尚者難受見萍水相逢即若情不容已但借他事反覆開悟之則善矣

處同寮彼此相敬自然愈久愈深若疎狂自放每

每以言語相謔不俱不人以可悔之端掉且啓釁胎禍率由于此

谷州縣會問事

與各州縣會問公事各人意見往往不同此須平先定氣處之即彼足此非亦須委開從容俟其自悟若彼執迷不返目商之谷州縣記之開導或不得懐則以我之冊見成招叅語中不可大說出前問之失如入某人罪須照前招說他可憐之情然后從容說同該問罪處如山某人罪須照前招說本犯可悪之狀然后從容說到可憐處大說實子又出入不得隨時轉移妙用任人不能悉見之紙筆也

待前官

一前官行事即有一二不當人心處當隱悪揚善縱或復損切不可自我發之其有壞事人役亦假別事革退不但仁人之心宜爾其恐前官聞之加怨于我

一前官或有錢糧不明入數有庫簿出數有領狀有批迴此不難查止借用者稍難核然公川者亦有領狀或入數多出數少必庫吏虛報以愚前官前官不

及察也若係私川前官雖有筆跡斷無此理必不可信便在庫吏名下追補然亦不可過求但補足銀兩不必復開侵欺又冲路襍支銀兩不足每每多用過下年錢糧或至千兩以外有相傳至十數年者此極難處須令庫吏支應吏造一清册某年多用過若干某年多用過若下令佐貳儒學眼同質對明白上列各官市街人用一押毋令上司謂自我指濫用也此后屢年節省如可補前借數大妙不然則我不多支足矣然上司有必欲處補前欠者不可不從容圖之

也此當與交盤錢糧同看
一前官老成練達任事多年民情上俗經歷已久處置妥當宜守前規便可不勞而治如百未當未可輕改須再三審度果是不當始爲改茲易轍如便千小民不便千士夫衙門前官已甘心任怨我怨借此爲名乎
一前官果有美政地方頼爲立碑建祠我當從恵其成若人品行坚公論所棄但因其赫奕我爲之首倡祿建日前雖爲奇貨恐日後因之爲累

待佐貳

一我既欲駕馭佐貳盡革濫觴須大家以名節自礪用佐貳餽遺不值弊帛即一菜不可受若因其意之誠求之覩也量收數種倘不遂所欲退后有言責人以倩而居己于清濁之間似亦不恕況官卑俸薄出乾甚難不惟投受即酒席亦不可輕赴每遇佳節寧自備一攜邀飲可也
一佐貳南面治人供有體面迎送起坐言語之間亦不可過于居傲君子無大小敢慢況寮屬乎

一佐貳既守法度毫髮不苟便當極力維持贊揚使得更進一步彼自知前日之嚴正以成今日之美也不惟可以寡怨亦可以堅佐貳爲善之心
一佐貳或有意外如死葬等事當盡心處置不可自之不知益平時之嚴爲公也今日之厚恤私也若北之秦越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我輩存心積行收拾人心俱在于此真之

待學博

一學博有孝廉有歲薦雖屬州縣提課實則賓客待之自有一定之禮如其人志行不苟又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此上品也即視文有不及處可以情恕蓋有志之士俛首一氊其中抑鬱無聊之狀未可言語形容我輩可復責之苛禮乎又其中有好剛使氣日暮途遠者以請託爲事以傲物爲奇以挾持爲主待之不可無術處之亦不可大過至於庇護諸生未必皆私一爲通學體面一爲師弟至情又或諸生曉曉禍且不測從中以調停之未可知也我輩須裁之以理知所言是便虛公從之即未必是切不可拒絕大過

恐傷學博之心栝尤未必不始於此

侍鄉紳

一侍鄉紳自有定禮。傲慢不可。亦不可過於卑遜。足恭不可。亦不可過於直遂。大都委曲謙恭頻笑俱自惜者。踐之內不失已外不失人。

一鄉紳有據要津者。若有心傲慢。以博名高。不但賈禍。抑亦非禮。然奔走門牆。聽其指使。或殺人媚人。趨承納賄。丈夫豈無愧乎。況時事轉眄不常。尤宜切忌。

一鄉紳雖有大小。我輩精神要一一貫洽。若一坐中

惟擇顯奕者親厚之。畧不及於衆人。議論嫌隙。或從此始。慎之。

一鄉紳喜屬託自尊大者。此不難處。惟橫行不顧。魚肉小民。官司畧以三尺繩之。便誹謗訐書。理不可論。法不可行。前官被其媒孽不止一人。此便難處。然亦吾儕之疚疾也。吾儕自守一不正。處事一不當。便示人以短。安得不制於人乎。若有趙清獻之清操。包孝肅之嚴毅。彼雖巧言如簧。讒言如毒。將安用之。又須處之有道。凡彼與人角是非曲直。一秉至公。又稍加

曲全。久之自然畏服。若因其素行之不端。欲借一事以示法。更不察其是非。彼且有詞於我。待小人者不可不知。

一縉紳之家。往往有投獻之事。各處不同。其害不可縷舉。然十步之內。必有豐草。恐小民刁告。切不可逞謂不分。使賢者含忿。且移風易俗。必以其漸。若任一時意氣。卽將以前者一一退出。恐刁風四起。清濁不分。無益有損。

一鄉紳與小民訟。其中果無大關係。鄉紳無大失理。

寧使鄉紳得幾分便宜。小民乃能安分。一有偏重小民之意。便失鄉紳之心。而反致多事矣。

一鄉紳被人牽告。許家人代理。票中不得開鄉紳姓者。若係上司批理。開而不點。毋令藐身公座之下。或抗語訟庭之前。彼此俱不雅觀。卽其罪大惡極。問明後自有三尺在。固不必當堂出醜。遂可以洩公私之忿也。

侍學較

一印官在此方。要使此方文風士習。煥然聿新。饒厲。

賞實經濟然則興起學較安可視為第二義乎毋見任特州縣惟恐諸生之紛擾也無賢不肖一槩以塵文籠絡之寬假之或拒絕之皆非也我既為士民父母則子弟之不肖皆父母之責成一念惓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培養教訓當如父兄之于子弟將見真材輩出必能受養士之報矣諸生捷化又何足慮乎

一諸生季考到任三月須即為之閱文不可執一又不可聽人囑託蓋諸生苦心極力豈無知己之思若便與或白者㕔行於依私心能無剌繆乎此任興諸

生之首務也

一待諸生須是謹之於始禮貌極恭然不以言笑假人事體極寬然不以三尺假人使諸生知我輩之可親而不可犯也各以禮法自守自然上下相安若初下車時假借太過則諸生未免以我輩之易與也各欲行其胸臆侍其己肆而後以禮法收拾之是斂怨也。

一諸生事一槩不理非也一一准理則好事者終日纏擾亦非也惟諸生有切己事將原狀牒送儒學擇其可准者送縣准行如事情可已面諭諸生令其以禮自愛毋得混擾。

一諸生即有一二不肖須為衆人惜體面切不可窘辱太過波及父兄妻子此不惟全斯文之體面收一時之人心亦可見我輩之加意斯文

一諸生為他人言事此是無恥若父兄子弟之事亦是至情還須委曲凡事從寬若假父兄子弟之勢以凌人不可不使知官法難撓至諸生之父非大故不可加刑亦惜植斯文之厚意耳

一地方有刁惡生員積習已久羽翼已成斷不肯俛首三尺處之則不可無術須平時行士有體擇其文行俱優禮為上賓則人人知感無賴者自無與為黨凡諸生有事須設身處地畧加優異不可借此示公即犯不赦之條未經學道黜革者便未可加刑我之待以禮者無所不至而後有時督過彼始無辭若一味裁抑太過其勢必至上告下訴不惟體面不便且我反無辭於彼

一諸生少有進取之望者必自愛惜其出入衙門武

斷鄉曲脅制有司者非日暮途遠之人則惡少不通之輩耳既不事詩書無心進取但三五成群打街罵巷揑造歌謠習以成風此風不止何以敎士習安民生乎宜當堂面試如文理不通將始末事情同原作申詳學憲

一地方習俗多有躍冶青衿拜認門生者其始不過持菓果土物以漸相嘗而後遂至於夤緣關說以濫詐騙又甚有往來隣邑搬唆是非以致開釁同寅上司者不知我為一方父母則一方子衿皆門生也何

故獨私此輩凡遇此等宜一切謝絕文諛佞之輩多有串通衙役抄訪州縣行過好事斂刻德政錄或與誦歌者未刻則訪而寢之已刻則酬而火之盖凡士之能譽人者即其能毀人者也若不透此情弊槪爲禮遇作興不但接風四起有過不聞且士夫上司有識者必笑我之孟浪輕浮非黃鍾大器而此輩詐騙之害亦不可言矣

敘房科

衙門自吏書而下無一事不要得錢無一人不要作弊敘之使不得行其弊始革但各項事體通不明白空空只言革弊徒恐爲吏書竊笑耳昔一令頗嚴六房畏之一日無故喚吏書至責之云爾等作弊可惡吏書叩首云不知所作何弊願得一言而死令無以應此後反窺其淺深而作弊者衆矣故有司要緊在識房科事體事體有極瑣者倘一毫不如便爲所賣故惟深悉乎房科之弊者乃可敘房科

吏房

吏房之弊是不應起送而起送或遲延需索及差遣

不平吞房越矣諸弊嗣後凡有聽選起復起京者自監生以下查其有無過犯留否被人訐告一一無礙方准起送其條告納吏農查本身未曾犯徒罪以上父兄未犯軍罪以上又無倡優冒籍等弊方准起送又轉考給孫有曾經問革而未追劄付者有工罪未納及海件未完併違限匿喪等項非經山請俱不許朦朧起送應察缺者須照至公格眼簿不許鑽營越次凡有差遣不許偏累一人應起送者兩目叩送文書用印違者各加責治

户房

户房又分糧房。户房止是分派錢糧。放解俱是糧房。各處成規。或不盡同。然。分派。有分派之弊。徵收。有徵收之弊。起解支領有起解支領之弊。詳在錢糧各條內。而吃緊根本。在飛洒暗派。緩急倒置。透冒朦混。其法須到任後。盡一日之力。喚總管書手。取本年派徵底冊。賦役全書。或布政司派單。務令即時查出。并本州縣田地若干。錢糧若干丁若干。雜差銀若干。凡有免無免。是如何派臨。別書手一一查算問明。仍吩附隔別覆出草冊。候衙查核。務令毫厘無錯。錯處即是弊處。言賦間遺。若各項起解支領限期。不開列清楚者。一并嚴究不饒。

禮房

禮房最稱清閒。亦有宜知之弊。如囘拜拜帖。不得用殘柬破柬。草字裁答。書柬不得差錯。顛倒遺失。又如上司過客。頭行牌到日。須將迎送遠近。應送下程等項。要照舊規開出。歲考科舉年分。不許買濫惡紙筆花紅布匹冒破。苛索童儒及得人財物。改換卷面等

項。至於遇祭祀。不許苛索舖户。減送胙肉。上司票行送禮。不許隱匿來文。並將低假銀抵換。科舉起貢會試納監文書。不許需索措遲。請過耆老。不許需索送禮。新中兩榜。不許索取喜錢。及將不堪旗匾剋減行價。至孝子節婦送匾。尤不許借官嚇錢。鄉飲大典。更不許苛索鄉賓扣尅價值。以濫惡之物塞責。并禁以造冊爲名。需索孫老常例。以整酒扮戲爲名。向樂户當舖。取衣服等件。整酒厨子。派定名數。週而復始。不許偏累一人。整酒銀數不足。須而稟本州縣加足。不許藉口價少。令厨子行户出辦燒腊等項。此禮房之弊所當革也

兵房

兵房吏書凡接應夫馬。不許多派一名。折乾分用。若夫拔上司過客夫馬者。責若下火牌勘合。掛號不許刁措。近留驛遞夫馬支領錢糧。不許需索陋規。臨時僱募人夫。地方不許以安作多。冒支銀兩。以上死者。計賦間遺。

刑房

刑房監房上官最為緊要若不得其人或次身替代禍不可測非再三戒諭又法令素行不足革弊至人命強盜承行吏書不許需索常例并指稱打點誆騙人命簡屍不許多開什物強盜打劫每失狀到節申報上司其已經問過強盜人命依限成招即申該管衙門如取供房遲慢詐口稟重責凡經上司批駁審語不許遺落一字若宿監不嚴扶同禁子擅黙刑具凌虐獄囚違者重責

工房

工房吏書凡城垣城門及各處舖舍有應葺者即便禀知委佐貳佐許及時修理凡上司住坐察院不時年月遠近但去頂搭紙一一細看有滲漏處即便簡益溝渠小道俱要不時疏濬牆垣毋令攤塌門戶務令究問其他床帳桌倚鋪程之類俱要齊整鮮明至友上司按臨或取槓取繩取大竹轎杆之類宜防不虞俱要先期置辦然不許借端科派行戶

取供房

供房書手每每先事哄嚇愚民不論曲直兩邊置酒醜送官府未審而彼之腹已飽矣然亦官府不明不斷不公不早致之若審斷限期口調招擬一一有法彼何能為

庫房

庫吏書之弊總之重秤竊取侵欺盡之矣凡一應在庫錢糧係以前交盤者照交盤冊再開一簿內開前件空紙數行以便塡註支銷下落如係帶徵以前各年分錢糧亦將收過銀數另開一冊空下前件開支解數目以便稽查其入庫錢糧不論帶徵新收止許

吏書上過庫簿不許一毫經手

庫吏欺官害民奸詐百出收頭重秤皆庫吏主之每見官禁大戥或納戶進禀官取各反北收銀者吏重叅此各舖之戥乃庫吏預設以行幾急者官欲較時又以節節高戥收銀至折封口服合竊取反合總不足便歸之戥小官遂臨其術中至於各項銀兩非剋減則抵換其弊甚多皆因有司不實從父母二字起見較戥革弊皆屬虛文是誰之過歟

承發房

承發房吏書凡過上司公文到日卽便稟呈本縣屬其日奉到仍卽登記號簿輪序信手分發各房不許分難易肥瘠仍于事件下開承行書手某以便查覈其各房應定事件已有限期過限不完者承發房卽開號稟官奏比違者並責

架閣庫

架閣庫一應文冊交代時須要數目明白承許短少牛時務要同心收拾庫房廚櫃俱及時簡蓋修理鎖鑰俱要堅固敢有因循致損失册籍並將册籍與人私查者責無貸

鋪長司

鋪長司吏書敢有指稱申繳赤曆簿需索鋪兵者除追補外仍計贓問罪平時須將赤曆簿細查比上下往來文書有遲延時日者稟明究治

各房停劉之弊

吏書將上司前件不完非此習懶留此未完一次行提便有一番打點今後上司公文承發房已登號簿註定承行官限申繳日期將號簿查比過期不完者責則事可計日而完也若在赦前使不時申繳一事完卽查號簿在原號上貼一浮簽註申繳二字同僉押用印公文與人以便註銷違悞一日打若干

推調之弊

上司行文承行吏或不同如僱禮房事來文用戶房承行則戶禮二房便互相推調須用禮房承行他做此戶糧房每於錢糧將完時已完者俱作水房未完者付在各房碑提此萬不可聽須立定成規錢糧不完責在戶糧房各房但承行應解錢糧庶使者成並於各房職掌之事或係上司來文或係告訴詞狀俱只責之本管房科又各院止較臨時規過者極多須擇承行事多及前件不完者輪流赴比事有遠年難完者不在此限如此則勞逸目均

欺瞞之弊

吏部柱技者或一事已稟宜行受賄買囑卽束之高閣迨官府尋起便執死不認須吩附各房有欲稟事者開明某房吏書稟某事密存備查其餘面稟事有

緊要者亦密記之手摺有犯時重懲一二自不敢欺

混亂之弊

各房有混中文書。亂寫牌票之弊。不該中者。即便塗抹。上註不中二字。用印文書及已寫牌票。不可行者。亦即塗抹若姑存其稿或姑用印待其裁。奪吏書遂。因而作弊矣。

巧試之弊

吏書嘗官。其術其工。彼見本官凜凜。便不敢犯。漸漸熟步。便便點。揩能事者。先以一二不緊要事來稟畧

有間可入便漸漸以有理事來稟又漸漸以無理事來稟假一二得意彼之計行矣。欲革此弊。凡吏書只許傳事其間行止。官自裁決。

營求之弊

各役討缺。望有所利也。所求之缺。非庫吏庫書。則戶書糧書。直堂吏與供房也。若正堂精明。錢糧出入。不經庫吏各役工食起解銀兩。俱當堂驗發。則庫吏庫書。無所事事。各山錢糧不必書手分會比簿如法。塡註。則戶糧吏書。無所事事。口詞當堂念過拾誤親

自裁決則招房無所事事營求之心少矣

誆騙之弊

凡各房吏書。武指稱囑托。或指科過送。誆騙鄉人。非平時得上官親信。彼自不敢。鄉人亦不之聽。誠平時待吏書衙役極嚴。堂上無一人稟事差遣跟隨意不。偏在一人。有犯責治小民聞知此風。斷不宜墮其誆騙也。

朦朧之弊

各處鄉談不同。倘有緊要事。吩咐吏書。須即令回答。

一一如我之言然。復遣去每異吏書聽見上官吩咐應答如響。及復問之。則惰然不知草草遣去。或遲悞公事。失悞接送。關係亦不小也。

待上司各役

上司各役。多有索賞者。勿以為異。多寡在人。須預先封定。每行與之一封。不來財已。若各役求多。可以理遣。一毫動念。便不雅觀。

待各役事

已叅吏。俱在房辦事。候缺吏。未經告假者。俱大門

外伺候差撥其撥定直堂及催各房事者俱清晨入
衙門每日家人送飯至晚堂畢方出置簽筒假簿如
前告假太頻者不准
一前置各房吏書姓名各役簿一扇除完過及未完
數多簿上可考或有微勞可紀或其事遲悞欺騙俱
填註在另簿上使知警戒
一查盤送審各有承行吏吏係勒參責之書手但令
該吏催促此須預催於早
一買辦差遣必擇平時老練及有身家者為之史從

倖之少年能事者恐其以無行敗事也
一答應上司須擇厚重有才者不厚重則上司有問
必信口胡應無才則手足無措皆為不可
一衙門人見利不顧死生一得寵則不計利害正官
待士夫有禮待衙門極嚴者輩稍斂不嚴即進一步
然亦不收與士夫抗者官有心裁抑士夫又假若輩
詞色便到處騙人其門知市假勢橫行四民畏之如
虎親戚亦氣焰逼人凡有身家之念者俱禮之為上
賓大家官族俱畏之如蛇蝎而若輩揚揚自得目中

且不知有天日又烏知有法紀士民切齒人言鼎沸
當事者不可不切戒也

錢唐邵泰衢鶴亭父鑒定

西湖孫　鋐可菴氏手輯

刑獄

可菴曰五刑之名倣自虞廷然虞廷之五刑爲墨劓剕宮大辟今之五刑則爲笞杖徒流絞斬且今之刑又不止於五也如凌遲戮屍極邊邊外附近安置等名色何莫非刑而乃以五統之以五刑外皆閏刑爾夫有刑必有獄刑不得已獄亦不得已

乃獄因往往不死於刑而死於獄慎刑者又烏得不慎獄歟至招議卽明刑折獄之爰書也附於刑獄正欲刑名家並爲留意焉耳

笞刑五

笞者耻也薄懲示辱所以發耻心也其刑輕故數止五而不滿百倘罪重於笞五十則從乎杖矣

一十折五板　二十折五板　三十折十板

四十折十五板　五十折二十板

杖刑五

杖重於笞兩笞折一杖所犯重於笞五十卽出笞入杖而自六十始不更從一十以爲科者頑梗之徒耻心已冥非笞可以動必杖以示其警若仍自一十爲科則反輕於笞五十矣不與不杖無異乎

六十折二十板　七十折二十五板　八十折三十板

九十折三十五板　一百折四十板

徒刑五 詳臬司驛遞定驛取該管官收管申覆

徒者卽古之城旦舂也杖至一百無可加矣故設此減杖加徒之法以配發於衝僻水陸郵驛中一聽驛

吏驅使乃所以加夫罪浮於杖一百應各爲遞加以甚其罪者然而役滿可歸也更有重焉則流之而不返矣更有甚焉則有所謂閏徒者三流則總徒四年雜犯斬絞准徒五年遷徙則比流減半而杖一百徒二年矣

一年杖六十 枷二十日 鞭六十

一年半杖七十 枷二十五日 鞭七十

二年杖八十 枷三十日 鞭八十

二年半杖九十 枷三十五日 鞭九十

三年杖一百（枷四十日 鞭一百）

流刑三（詳撫院達部取該 官回文申覆）

舜流共工於幽州流之刑有自來也其以二千里爲始者侯甸要荒各以五百里爲限流二千里則要服矣二千五百里則荒服矣三千里則荒服之外投諸四裔不與同中國矣蓋三流者自五徒之上加而重之係一去不返之徒非止遣之遠去已也徒滿回籍充警三流則無籍可回即於流所充警夜則巡警日則跡賊此起除剌字條內有該流者於流所充警之說也故流罪並無年限

二千里杖一百（枷五十日即一個月二十日 鞭一百）

二千五百里杖一百（枷五十五日即一個月二十五日 鞭一百）

三千里杖一百（枷六十日即兩個月 鞭一百）

旗人用杖旗人用鞭犯笞杖罪鞭責如笞杖數犯徒流軍雜犯死罪易之以枷枷滿日鞭月日數目細列于前充軍枷三個月雜犯死罪枷一百零五日

死刑二

刑至於死刑居其極矣洪範六極之凶短折也五罰之極曰死死刑二曰絞曰斬二死科條雖殊於死則一故遇援減二死同爲一減也

凌遲

凌遲者極刑外之極刑也不獨名例五刑中未列即上古五刑中亦所未見其法寸磔體無餘臠然後男割其勢女幽其閉剖其腹出其腸仍支分殖骨而後已說者謂此刑本之漢制漢令曰當三族者先黥劓斬左右趾割其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謂之五刑具備今之凌遲其五刑具備之謂歟其條目載在正律卷首可備查也

梟示

斬其首懸其罪著其名標之以竿即其地而懸之用以示衆故曰梟示蓋禽獸敗類唯梟獍居最獍食父梟食母母不能避唯緊噣木枝任其食盡而斃其不盡者唯餘一首空懸於木枝之上人主即其義以警衆立此梟示之法其條唯戶兵刑律有之計條一十有九

戮屍

氣散曰死形存曰屍定例罪犯身死已服天刑不復更爲推訊矣其罪大惡極情同梟獍罰服人刑而法有不容於不盡者則仍即其屍而戮之所以盡法之極而又極也惟刑律有四餘俱無也

不杖流

流從徒增流必加杖定律也故凡屬流罪必先之以杖一百乃復有止曰流若干里並不先以杖若干者此其爲不杖而流也惟吏刑二律八條而已蓋罪緣緣坐罪非其罪無應杖之情故也

安置

安置者置之于彼不得他適名雖流而實古之所謂放也然置而曰安必與三流之法有別或有傳舍口糧以自遂始得曰安若杖流之人實徒四年莫得其安矣此則不復役而落之止禁其不他適而已以是爲置即以是爲安也律中安置條止四

遷徙

挈此置彼曰遷舍此之彼曰徙五徒條配近在隣封不出五百里之外流則出本省而越他省矣若遷徙則止以千里爲限雖係遠遣實仍在本省鄉貫之中得毋取死徒無出鄉之義乎所遷之地較之于徒則倍增而較之一等流則倍減而其[illegible]不遠也又與流同則遷徙者徒流之界既非三流又非五徒特列之曰遷徙其條止三

邊外爲民邊遠爲民

邊者九邊也燕及秦晉各居其三合而計之共成爲九邊以外則從無際矣而其中樵蘇而耕牧者則仍我民人也故曰邊外爲民律條十有四至邊遠爲民如秦之甘肅寧夏臨洮遼之金復海蓋開原鐵嶺之類總以邊爲界以遠爲限然斷不出乎邊之外不則竟與邊外無異也矣邊遠者在邊之內邊外者出邊之外

原籍爲民

輿圖冊版古人以竹爲之曰籍本犯生成之初報名於官入於圖冊是爲籍中之民矣凡係在官人役以及赴選出仕必乘原籍印文爲憑而後隸之以職役

如有所犯押發歸原生之籍以付其該管官司發落
原日所應當徭役而役遣之故曰原籍爲民其條一
十有一

黜革爲民

舉貢生監文武職官以及吏農承辦向皆民也此則
或黜或革仍同乎其爲民故曰黜革爲民然亦止於
黜革其職役聽其自回原籍而已不復押發與原籍
爲民者有異其條有五

充軍

軍者分屯各隘荷戈執殳之行列充即充此逃故傷
亡之什五也然同一充軍而輕重實有迥乎不同者
如例內無永遠字樣者遇有頂替止及其隨行之子
充役所生之子若孫不復於原籍再爲清勾惟罪至
永遠則世世子孫承之矣或逃或故或絕皆於原籍
清勾其嫡長子孫以實之如無嫡長查本犯親支子
孫內以次子孫清察而勾補之至於充發中之最重
者又莫如烟瘴永遠烟瘴者蠻烟瘴癘之地川廣黔
粵是也次之則極邊邊遠邊衛以及沿海邊外再次
則附近充軍其中各有或及於原籍之子孫者故各
冠以永遠二字若罷職充軍降罰充軍二項單指武
職總小旗以上者言罷其現職而其本來一定之職
則仍在也降其現在之尊職及現在之頭目等職掌
罰而充之而其所原授之尊職以及拔留之總小旗
等項則仍可復也暫入行伍之列立有功績仍爲不
次擢用如遇赦遇恩遇宥皆得復還可知匪但不永
遠亦豈以一軍終其身耶其收籍充軍收該衛充軍
例皆同於罷職降罰之充法而並可望夫赦宥豁除

者也收籍者收冒替之人於出征之兵籍非收入軍
籍也收該衛者雖與冒替似同然此乃本衛舍餘人
等代替正軍倫宗以衛代衛不過替之而已雖冒非
冒也故但收充而不及杖也此兩項或終其身或不
盡終其身而要非永遠者比也律云殺正伍充軍者
依律處死仍將正犯條丁抵數充軍是又所謂抵數
充軍也所抵充人死後即於原被殺軍人戶內勾補
但終充抵者之一身而止充後所生之子若孫已在
聽還之列矣乃更有所謂抵罪充軍者抵所責放充

軍人罪斯以權宜其軍也如抵罪人身死仍勾原犯應替子孫補伍設原犯得獲又當爲之豁除以仍從本枉法計贓之科而併不得終其身以充之矣外此又有誣告充軍一項凡誣律內充軍者方引此條其誣例內充軍者不得以充軍論也蓋律內問擬充軍不過數條餘皆例內充軍以是知充軍不但輕重各有不同而又當分律與例以看之矣

夾棍

刑具中莫殘於夾棍於至變之事存以至仁之心則殺人者皆可生人其具用木或柳或松長短尺寸悉照臬司衙門式樣如命盜等案木犯堅不承招者不得不用然可緩用而不可急用可一用而不可再用新例甚嚴慎毋恣用蓋夾棍之得力處全在將收未收之時此時招爲強盜即是真強盜招爲人命即是真人命若待收攏又加扛子此時供出之言便難盡信還須放鬆再訊以定其真偽常有一夾不招而至再夾再夾不招而至三夾者卻徵滿口供承總難據此定案非惟有傷實稱倘遇慈祥之上臺解網意恍部齊翻訊勿吐其情則已定之案不免可翻而可致夾至於非人命非強盜及非謀故重情此等峻法嚴刑即終身不用亦未爲不可

拶

用拶子者最宜禁用囊核稽拶兩頭小而中間大如囊核者是也用十指連心不宜久拶恐損傷腐爛壞人支體於婦尤甚

古人設枷之意不過辱之而已蓋頭以木榜其罪名動本犯羞恥之心令其悔過亦使遠近爲惡者見而知警法止此矣原非令之負戴而行何必過於厚重長濶俾兩巡遵圖制爲是然此制爲無頓者設畧有顏面身家者寧置他法勿用此刑蓋以痛可忍羞不可忍血可滌恥不可滌也官府一念之轉移繫百姓終身之榮辱愼之識

杻鐐

杻以攣手鐐以拘足皆所以防閑罪人慮其竄逸也苟非大辟則當存憐去杻以遂人情之便有杻人身之用足居其一手居其九非此則五官不能自遂誠不置之死地則當遂其生機使活潑有用之人而爲行屍坐肉不但非情并且非法至於婦人女子雖犯死罪例不加杻爲其飲食便溺不可假手於人矣盤監獄條已詳言之矣

少送監

有司習於故套拘拏人犯動送監倉不知一人奪禁一家憂惱或有老親而無童室者或有少婦而無子孫者或家貧路遠不能供給者或家有病人或身自抱病者或冬寒而身無絮衣者或空手拐騙無幾打點半獄者即使其人當死亦應曲體其心况於輕小罪犯豈宜繫之獄地爲民父母亟宜念哉

多查監

監內一切要犯俱宜防範若盜犯更宜加謹然於鐵防尤須巡察或本官或捕官於戳上宿突亂所倘有重犯不上鎖鐐禁卒聽賄賣響進每遇節更要小心如此則越獄反獄之事可免矣況查監不但防閑意外凡獄囚不能鳴鑼喊禀者於查監時喊訴受害冤情則獄卒牢頭等亦將從此斂迹矣

恤獄囚

獄中囚犯貧者有衣被病者有醫藥夏則洒掃以防瘟冬則溫煖以禦寒凡以恤罪囚也乃狠心獄卒不但不體恤囚之意往往有詐索不遂發虐致死者有仇家買求獄卒設計致死者有夥盜通同獄卒致死首犯以滅口者有獄霸放債逞兇滿監盡其驅使尋利坑貪因而致死者有無錢賄賂斷其供給有病

不報待其垂死而遞病呈或死後而補病呈者俱屬
有移上高樓絲項百般標尾若非嚴加禁察不特其
惟囚本意有違且於煌煌新例亦有礙矣獄內懸設
大鑼一面許受害本犯立時鳴鑼喊稟以憑究處

醫病囚

凡遇獄囚有病責令即具病呈撥醫調治取醫生結
狀如無故卒死者務問重究如係治死必按律問擬
如果係醫治不痊別無事故者相埋申報上司

給衣糧

因犯無供送者不但要區處飯食寒天亦要區處衣
綿庶不促死以干天和凡賊贓無主衣服酌量給之
如此加意則禁子自不敢凌死矣

慎搜檢

凡囚一切不可令其自獘曾有數囚反獄或在柴束
內夾或在魚腹內帶入兇器此自獘之隱禍也然衣被
等項亦所當防但於送飯及凡事搜檢則無此患矣
糕餅果之類尤要禁之其患更大

監盜犯

初獲繼獲盜犯未經審確成招者勿令共繫一處防
其串改口供或謀叛反覆以致難於隔別研訊須各
令監開毋使見面餘犯亦不得代為心腹

消疫氣

一監房獄卒不時打掃刑具[illegible]則穢氣退
人易成瘟疫雨濕時尤須多燒蒼朮[illegible]犯不病有
病撥醫調治移置別所毋令傳染違者查出責革

慎女監

婦人非犯死罪不得繫獄者蓋婦人幽繫一宵則終
身不能自白無論鄰里街巷交議即至親如父
母恩愛若良人亦難深信其無他而公姑姊娌又可
知矣此種不白之羞雖有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滌洗
常見有婦人犯罪不死於拘攣桎梏之時而死於羞
慚悔恨之後者職此故也為民上者皆當以此存心
一念稍寬保全幾許節操一時[illegible]刻[illegible]時無限聲名
萬勿視為細事有必不可寬之罪者當隱要看守或
發親屬保回可耳至於死罪發監亦須男女分禁不
得混作一處

招議案式
假如某縣據白一告原係河南里人有父白大某
年將帯當房家小前去某衛充軍將房屋二間田
二頃棗一百株桑二百株典與同里袁五暫行住
種書寫合同文約各執爲照待後取贖不期父於
某年身故令已回還取贖原業供給正軍袁五因
見白大及原保証人俱故執稱已業不曾典到白
大產業亦無合同契書不肯放還令思業產桑棗
俱報在官各有稅額都被昏賴情實不甘來告到
縣作何理斷
前件河南南陽府南陽縣爲昏賴田屋業產事據
河南里民人白一告前事行據該都里老某等呈
送犯人袁五到縣立案推問明白取訖各犯招供
官州無餘問事理理合依律擬議照例發落爲
此
一問得
一名袁五年七十五歲本縣河南里民狀招先於
某年八月內有同里民人李在官白一父白大蒙

本縣清解某衛補伊叔白貴軍役將帯當房家小
起程間有大將元原三間田二頃棗一百株桑三
百株憑已故民人高仁作保得典價[illegible]十兩典
與袁五住種議定三年爲滿該徵稅糧[illegible]伍辦納
寫立合同契書各執爲照後典限已滿之時白大
在衛因爲窵遠又兼無錢不曾取贖某年間白大
病故伊長男白一與補役訖某年二月內白一給本
衛文引到縣回取贖田業供贍正軍是五明知有例
典田宅年限已滿業主無力取贖典主仍種一年
准折典主不將田宅退還業主自合依例退還都
不合故違不行退還及因見伊父白大并保証人
等俱故要得昏賴又不合妄稱已業亦不放贖致
被白乙不甘前情告蒙本縣行據里長某人等體
勘得與白一告同及該徵稅糧逐年俱已納足並
無拖欠連人繳送到縣仍行執稱已業不肯將出
原立契書又拘鄰佑年高人趙大奇到官被
訴出前情方纔不能隱諱將原立合同契書比對
字跡各各相同取問罪犯外給得房屋桑棗樹株

俱無砍折年高趙大奇者發寧家去訖招結是實
一名白乙年二十歲本縣河南里軍籍供與袁五
相同
一議得袁五所犯除典田宅園林年限已滿業主
取贖若典主不肯放贖等輕罪外合依允奉
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律杖一百遇
赦減等杖九十係本犯招年七十以上依律收贖與
告實白乙各供發寧家
一照出袁五取贖罪鈔若干移付戶房發庫收貯

取實收附卷原典田地房屋桑棗合令袁五退還
白乙佃種辦納稅糧田屋典價并袁五限外所得
花利各照律例袁五原當田地該徵稅糧俱已辦
足趙大奇等無干不提追合同契書二紙俱塗抹
附卷
一帖下河南里除將贖罪并告實人白乙及袁五
等着令寧家外合行帖仰各役遇到收發寧家郎
令袁五將原典田地房屋桑棗退還白乙佃種辦
納稅糧取具退還日期繳報

招體

招有招體居官而不諳練取供書手遂得作弊欺瞞
若平時已講過律令習過招議此輩自無所容其奸
倘於招體從未留心可取房科大卷宗二三案細細
看過招議之體即不難曉

招擬妙法

招擬之訣招不離審審不離情情者人犯曲直之情
也審者問官口詞審語也招者招書據問官口詞衍
之而為犯人自招之語如一問得某某不合之類是

也上司駁問多係招詞與審語矛盾書手得錢或將
年月以後斷前以前改後情節以輕改重以重改輕
舞文弄法全在字句之間官將一時不察輒令謄寫
上詳鬼之前後參差如何不駁故凡審語既定須令
招書照依審語飾節衍長雖文可衍而意不可改故
自招不離審也聽審人犯其理或曲或直其罪或重
或輕其情或大或小其故或明白敗露或跡不可見
而理則可知所謂情也問官業已得情而或下筆不
逹或尚未得情輒自聽寫此等矛盾之處所謂離情

也審語須一一將犯人情狀描寫如畫方可謂審不離情然有司知此既要合律又要全情不但審不離情而尤妙于移情就律若情不移則律不合至于移情最妙之處不但移犯人之情而且移閱者之情矣我作者之情文章至此一字一思一句一功所謂智者識精仁者心苦方得善心損筆及不耐煩人不可語此陰陽經緯之道也○招書呈招稱進衙仔細察細細改變情節未嘗不斟酌改纔妙入情合律爲要法也

大招看卷精要法

小詞訟只看他投到狀詞對他原告狀詞有同處此即真情也又看原被詞告訴相角之處此亦可揣得真情將筆點出查問此處每每片言而服其餘皆拙草率藍事也若夫強盜大招其中有真盜有假盜有真賊有假賊盜久拿有新拿有陣獲有扳扯有盜戶供有捕役供有某衙門入某衙門出如此之類都如亂麻新任官之惟手忙脚亂而已此等大招若非撥雲洗霧發番十次何能碧水分魚令此心惶然須要

吩咐將詳將文卷俱送呈覽其上司新駁詞語聽審人犯名字則大書寫貼單上衙中用一單順序橫寫各犯姓名每一名要闊四五寸然後自家從招頭細看到招尾如遇某處某人陣獲即將此某處陣獲要緊情節年月摘寫在某人名下如遇某人某處起贓即將此某處起贓要緊情節年月摘寫在某人名下或係年月可疑或係供扳可疑或係贓証記號可疑或係前後矛盾可疑某衙門如何出某衙門如何入一一將此真假要緊關係情節詳細分款各書在姓

名下臚細加硃圈以便查閱如此則招中情節既一一無漏而緊關肯綮又一一分明出堂時逐一喚審只問此摘出情節一單別將新供者據案錄出一紙同衙又將上司新駁情節再想再審圖土始無冤民且上司亦見吾輩心苦此審大招最妙最要法也

供招

作招意貴詳明詞貴簡切曰招曰議曰照欲其相應前無遺漏若情若律若例欲其相合而無牽強用字不可太俗亦不可太文須求法家本色序事不可太

繫亦不可太畧須識犯人本情有始有卒務順理而成章一語一言必徵文而隱惡

招內事法須以罪重者一人爲招首如事內有應議之人共犯則以罪重者爲首京官與外官共犯如俱是應奏請者亦以罪重者爲首京官與僧道官若與在外六品以下官共犯則以京官爲首應議書是彌廷勳舊大臣京官無大小皆在議之下外官五品以上卽古諸侯大夫之列體統稍尊皆須論功定議奏請闘問者示不敢于擅專也致仕官與見役吏共犯則以官爲首罷閑官及生儒與吏承共犯則以吏承爲首

內臣與京官共犯則以官爲首若與在外六品以下官共犯則以內臣爲首爲其應奏題也有職役人與白丁共犯則以有職役之人爲首婦人與男子共犯婦罪雖重必以男子爲首僧道與里老共犯僧道爲首軍與民共犯及其餘人相等者悉以罪重之人爲首通將各人事情招出已就拘執者稱已獲未獲者稱未獲犯死罪而被囚禁者稱見監未到官而先逃者稱在逃已到官而後逃者稱令脫逃其餘流徒以致供明但在官者皆稱在官其不在官者有罪稱未到官照出提問歸結無罪稱不在官照出免提別案問罪人犯未論決者稱在官已問結稱已問結不在官照出聽別案發落有罪已到官稱犯人未到官稱罪人已論決者軍罪稱已發遣犯罪稱已發配徒杖笞罪稱已發落不必再照已成擬禁者稱獄囚未成招禁者稱罪囚犯罪隨生存事後病死遇者稱先存今故其死亡在先事犯發覺及者稱已故在監死者稱監故連坐父母者稱家口連坐妻子者稱家小照提者稱前案或別卷其犯死罪分已未決辨犯死罪徒以下納贖者稱問結杖決者稱省發供明者稱省令俱置姓名之上後莫重用其年歲貫址之下有職者序履歷吏序參充僧序剃髮道序簪冠該還俗者法名下卽要出俗家姓名尊卑訐告照服序宗支定加減八議之人按秩開寫以便議擬然招內犯人已死者已問結者無復議罪不可槩用不合字以濫招眼蓋不合者卽招眼也招內有不合者議罪須要照應其重者擬罪其輕者等者除罪庶招眼不空但不合故違充軍爲民枷號等例者識後照例發遣

發配枷號是以用其招眼識罪後不可復作除罪
犯死罪者招內不必引充軍爲民等例既議死矣安
得復充軍爲民哉
計贓科罪係一主者即於招內計之係各主者須於
招後結之庶不遺漏
前案問結後該再問者其前案事情只宜撮其緊要
隱括數語不可全錄以致繁瑣前案稱未到脫逃者
今已到官當變者變之前案稱不合者今已問罪應
去者去之前案問罪人衆今數內一人應辯者止取

應辯之人招情議罪餘人情罪已見前案不必併議
餘人情事串入招內年甲籍貫總於招後見之謂之
小招有罪者類爲一處稱日各招與某人招同供明
者類爲一處稱日各供與某人招同惟省發者不用
小招即於招內明開除將某人省發將某取問罪犯
招內事情須循年順月以次序之彼此相關先後相
承者斷而貫連者碎而實備遇招中由年月多者則
云節家用年不用月者稱某年間用月不用日者稱
某月內若強竊盜被盜事發之日人命被傷身死之

日以及各項緊關事情其日不可不備
招內如竊盜則云某窺得某人家有財物或某物不
合輒起盜心於某日某時分潛到某人家門首剜開
墻壁進入房內偷出某物
如強盜須云訪得某人家積有財物某不合糾同某
人某人各不合依允各持鎗棍於某月某日幾更時
分到某人家門首用某物打開某處一齊入內劫出
財物或在某窩家分散某分得某物
如故殺須云因與某人爭論何事厮打不合用某物

毆向某人某處很打幾下當時氣絕
如誤殺須云某與某人各不合用某物鬬打誤將某
人某處誤打一下因傷身故
若謀殺須云某向與某人有仇意欲謀害不合與某
人相商某亦不合設計在心於某月某日某時分探
得某人獨身在於某處某叫同某人各執某械潛到
某處等候向伊某處用某械戳斫幾下或當時氣絕
或於某月某日身死或某人當場未曾動手
若同謀共毆人須云某一時因某人欺負或交易不

明欲溲已忿不合與某人相同前去某亦不合依允
云云餘做此
一各等贓物先順事主所失之贓次序另分之物若
少則就將內序出多則於將後續開所值銀數計贓
定罪若將首無贓要另言結得某人等某某財物若
干不可混序
議罪所犯姓名雖多以將首一人爲議頭以提其綱
以下輕重依罪各循次第先凌遲次斬絞次流徒杖
笞其律條各別而罪相同者併擬之贓貫相同者亦

併言之不必重述
除罪先笞杖次徒流從輕人重各循次第或一人該
除數罪或數人共除一罪須云某人除某罪某人又
與某人俱除某罪各不坐外人各罪名不可重出
引用律文可摘字不可添字可減句不可倒句若律
文未備該貫用別條或本條者各依律貫引不在添
字例何之限
引用律條雖曰萬變無窮大抵多係六贓之罪七殺
之刑然名例律有犯二罪以上者從重論罪輕不坐是謂除

也各等者從一科斷是謂去彼存此也數事共條止引所犯
是謂摘引應坐也必須體認得清方能情與罪當如云某人
除某律輕罪或某律若等罪名不坐外合應非因事
受財坐贓致罪各主通算折半科罪幾十兩律某某
俱依竊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以一主爲重併贓論罪
幾十兩律又云某依官受財不枉法各主者折半科
罪又云某某俱依常人盜倉糧等物不分首從併贓
論罪幾十兩律又云某某依吏受財枉法各主者通算
全科又云某某俱依監守自盜庫錢等物不分首從

併贓論罪幾十兩律[illegible]絞斬者俱雜犯照例
准徒五年六律之內猶有恐嚇求索等項稱以准各
贓者科罪做此如七殺內某某俱依謀殺人因而得
財同强盜已行但得財不分首從律皆斬俱決不待
時又云某某俱依謀殺人某造意者律斬某從而加
功助力下手之人也者律絞某不加功者律杖一百流三千
里又云某依故殺者斬又云某依鬬毆殺人者律絞
又云某某俱依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以致命傷爲
重某下手者律絞元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餘人

者律杖一百。又云某依因戲而殺人。以鬬殺論。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律絞。又云某依因鬬而誤殺旁人。以鬬殺論。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律絞。又云某依因謀殺或故殺人而誤殺傷人者。以故殺律斬。又云某依過失殺人者。准鬬殺人論。律絞。依律收贖。自謀故以下。該斬絞俱秋後處決。其餘凡人親屬有犯六律。稱以。准與鬬毆傷論者。亦倣此。各照律例先審有力次稍有力再次無力。至發遣發驛之罪。犯在京送兵部。定發爲民者。送戶部編發。徒罪者在京送工部做工。在外役發驛擺站運炭墩瞭哨細按律例自無遺誤

照出

照出者。如火之照物。蓋前招議內。各犯贓贖還官入官給主之類。不可遺漏。議所謂總結上文之意也。若被此俱罪之贓及犯應禁之物。則入官。取與不和用強生事逼取求索之類。則給主。弔來卷冊發回備照。責收領狀收管。如還官入官之贓米穀取倉收。錢帛銀兩等物取庫收。該兩處者則總言取倉庫實收。給主取領狀。充軍爲民擺站瞭哨取收管通云繳照。未到人犯。查無罪者。稱供狀人。與証告贓物俱稱。並免追提。若有罪者與應參委官員之類。則稱合問。其人。俱另行提問。無干供狀人。免科人供狀人俱免提。有干碍脫逃人。另行失出入官吏。另行究許土盜器械。收庫備照。屍棺已責屍親領埋。不須再照。別無定奪。發回備照。責限保辜。辜限滿日監候呈詳待報。免刺。依律收贖。

一照出之後。開列審明釋放幾名。某人某人。犯某死罪。流犯幾名。某人某人。

一照提一名某人。年幾十歲。身長身短。有鬚無鬚。面黑面白。某縣某地方人。

一名某人。年幾十歲。身肥身瘦。有鬚無鬚。面黄面麻。某州某地方人。

以上照提共計幾名。如此則雖極大之招極重之案。如獄抽繭。不亂一絲。上司不致多駁。而此判亦自不可動矣。

聽訟

供招之弊甚多。須一一細心研究

〔人命〕

可檢曰人命當分應檢不應檢不應檢者止於驗埋應檢者始行詳擬而應檢不應檢何以分則全係於告後之一問未問以前應檢不應檢未定既問以後應檢不應檢始分即問一項乃人命關鍵處故倒於不應檢之屍亦難究問明確其應檢之屍尤須詳鞫初供也問前之稟報呈詞不應檢之人命從同問後之詳審招擬惟應檢之人命所獨夫人命至於詳審招擬然後爲剖晰所有事否則止一驗埋而已斷無所事審勘也

即報

稟報乃地方之責宜速不宜遲乎日須曉諭地方遇有人命即刻速行稟報若苦主之狀先至而地方之報後來者雖無隱匿情弊必將該地方責懲示儆蓋必報則有命自不能諱而即報則打詐私和諸弊亦自不作而命案張本已於倉皇稟報中先識其情形矣

即呈

報不宜遲呈亦宜速速則謀詐之情卒然未起虛誕之詞陡然難興設有刁徒以命居奇然倉皇具控眞者固不暇諱之爲假假者亦不暇飾之爲眞否則人心詭變百出不窮不獨苦主之命狀掩其實情兇身亦或賄買逃匿而命案因之難定矣故人命有過三日不准之說此其意亦恐其遲而生詐也若人命果眞雖過三日豈容不准但須覈示地方卸責人命有苦主者苦主無苦主者鄰佑俱不得過三日具呈遲者先責後准或准後即責庶鄰佑自不敢以遲復稽耳

附狀式

某縣　都　苦主　爲　人命事本年
　月　日　時有身　被
因　起釁用　致傷　處于
月　日　時身死　見証　保事
　狀詞在案如虛甘坐

命狀內必確填起釁根由及謀害故毆戲殺過
失賊盜因姦等殺實情或當日或過後身死月

目證據有無保辜一一塡註明白如不合者不
准
年　月　日具
背面塡式
兇身　年　歲身面　鬚髮　縣　都　圖　籍
本屍　年　歲身面　鬚髮　縣　都　圖　籍
屍親　年　歲身面　鬚髮係本屍何親
干証　年　歲身面　鬚髮　縣　都　圖　籍
即拘

地方之禀報雖至苦主之呈狀未來此際或宜查而不宜拘查者恐其諱命拘則開以多事之門若苦主之狀既至倘不速行票拘則前此速報速呈謂何而顧悠緩以從事也且拘之不速又何以爲速檢地故呈後即拘者不但拘兇身使之不致逃避其見証人等亦須一併拘齊以候詳鞫

屍貴速檢非勒限嚴拘難免屍變之虞然差使乘飽人犯決不到官凡差俱然人命亦是爾爾故本官平日必嚴令肅有限必遵則命犯刻時可以剋官即拘赴縣之法可行如其不然惟有一面票拘一面近於本日遠於次日隨詣屍所當場喚問人犯自不得不拘齊候檢庶於即檢之中有當也否則雖拘不即則誤檢驗屍傷不少矣

即問

不先究問而槩檢者以遵制論故未檢之先有即詳鞫之例今日即問正遵例而詳鞫也欲檢死者之屍首先問活者之口供蓋此際供詞必多真實所謂獄貴初情初其初於此際矣據狀逐一取供命該吏一

一錄出既可以參勘原狀又可以比對屍傷即問之爲功不小也致死何因致命何處致傷何物下手謀助何人以確供爲檢驗之據真情已得真傷自無不得矣應問諸項約開于後

一問屍親與死者何屬
一問兇犯與死者何讎
一問死者生前有無疾病
一問致死根因
一問傷痕

一問兇器

一問行兇畢命時日

一問何人下手

一問有無主謀加功

一問干証

問屍親何屬者。恐奸徒冒認屍親。駕命紮詐也。問兇犯何稱者。恐係親屬。比凡人罪有加減也。問生前有無疾病者。恐借病死之屍誣指詐害也。雖屍親未必肯供病死。依法檢驗。何所不得。若堅供無

病。而檢驗委係病死。誣詐自難逭罪矣。問致死根因者。人命除病死外。皆有根因。如謀財爭產報仇雪憤。因盜因姦之類。雖戲誤過失。亦有致此之因。抵命不抵命。全在究問根因明確。若誣指或不確。吐其何以爲信案乎。問傷痕者。傷之輕重關係致命不致命。尚須檢驗。而傷有幾處。何處先傷。何處後傷。則可預問而知也。問兇器者。先問有無。次問是否此器。兇器未獲。必須當時追出。即有矣而未必是。何以比對傷痕。除手足外。其餘金刀磚石棍

棒之類。皆爲他物。即是兇器。問時。即行追取傷痕。若對則兇器眞矣。問時日者。自晝竟夜。各有罪名。而保辜又有限內限外之分。其[illegible]或在當時。或逾幾日。蓋論罪每關乎時日[illegible]致死。二人以上。須分下手先後。[illegible]問必宜眞確也。前既問傷痕幾處矣。此則再問某處係何人下手。某處係何人下手。先後不須再問。而首從因之可見矣。除戲殺等皆無謀助。如謀殺及同謀共毆人。則有造意加功元謀之人。况條例內如謀

殺則云凡謀殺人犯。果有詭計陰謀者。方以造意論。幫助毆重傷者。方以加功論。綫謀而已行。人贓見獲者。方與強盜同罪。毋得據一言爲造謀。指聯勢爲加功。坐虛贓爲得財。一概擬死。致傷多命。如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條例內則云。除下手擬絞外。必眞係造意首禍之人。方以元謀擬流。毆有重傷而又持有兇器者。方以合例問擬。其但曾與謀而未造意。并有重傷而無兇器。有兇器而無重傷者。毋得概擬流戍之類。問亦胡可少也。倉皇

一問雖日未遽招承然責耳責日之下或亦稍露情形耳若干証者必親見其人行兇目擊其人下手實覩其人加功助力起釁何由致死何事干証必有所知雖其間或知而不見或見而不知或知之既真見之又確鞫問之下度非佐口察非買求則前此諸項何一不當惟干証是問也

即檢

律雖不即檢所以防屍變也而即檢之為初檢也亦甚明矣人命全憑初檢初檢即須定執要害此時若一粗忽則何處致命何人抵償不但將來研訊之下徒多拷掠且開後此以覆檢之端夫人命至覆檢生口游移死屍發變拆骸蒸肉慘淡横加寃不如初檢時真情易得真傷易辨也除自縊自殘及病死等照例不檢外凡謀故毆毒等屍俱於問供之後帶領件作親詣屍所或打量四至掛出新搭棚廠令仵作將原控原供傷處檢明喝報檢官弗避臭穢親為逐一檢驗傷痕逐一比對兇器逐一責認下手必須傷真器對下手無疑方用硃筆將致命傷痕親填屍格備

傷痕稍有參差尚宜細心檢確此際若肯細心細檢者却日後多少推敲原傷既檢得實而原傷之外如頂心穀道等處亦須檢報有無他故後開屍格登填勿致遺錯從來獄貴初情檢驗之初不得其情將何以定其獄乎甚矣初檢之不可忽也

今之論檢驗者皆奉狀至即先驗勘其大畧逾日方檢勘其詳稱其於律文條例有未合者律嚴初檢故未檢之先有詳覈不聞未檢之先有勘驗若以先驗為初檢先驗何不即勘詳確若以先驗不筭作檢何必多此一番查看况律於初檢尤嚴即檢若先之以驗後之以檢曠延時日非即檢之謂矣夫檢而曰即此檢已居最初安得更有所謂勘其大畧者以居此初檢之先若曰姑且驗之以待檢是不顧致令屍變之律文姑且待屍變而後檢矣律文不即檢驗之即字專訓初檢即字之義貴在速檢可知至條例中隨即親詣屍所此即詣之時正即檢之時條例亦貴速檢可與律例俱貴速檢又安可多為此先驗後檢之層次而姑徐徐

云耳耶凡律言初檢復檢單舉檢字處包有驗字在內驗不在檢之外又豈得居檢之先如去檢報後繼以細驗亦檢之時用驗非驗之後則檢藉曰殘縊病溺等屍雖有不檢免檢之例夫檢則已矣而人命關天豈有不爲一驗然於不檢之屍慎之以驗則可於應檢之屍先之以驗則不可也先驗後檢之說不但炎天屍肉易爛難檢卽非炎熱速檢之傷痕與緩檢之傷色遲早終有不同況檢速則人心雖曰易變而一時莫掩迅雷之耳卽檢之下所得皆直後來平反總不能逃此初檢屍單此其所以重卽檢此其所以慎初檢也初檢尚須卽檢又何先驗後檢之姑徐徐云耳哉先行相驗驗後另示檢期誠不知律例爲何物矣讞獄君子幸勿蹈之

俗皆錯認檢字爲檢骨之檢故於人命不敢輕易用檢而因有先驗之說殊不知屍久無肉可檢然後不得已而檢其骨若照律不待屍變而卽檢則屍皆肉屍何至有檢骨之慘卽或日久枯骨僅存

檢骨亦有之矣然此固偶然之檢而不常與平常檢驗肉屍一概論也平常檢驗肉屍不過檢照其傷之幾處檢查其傷之要害凡檢照檢查卽是檢也豈必檢骨而後謂之檢況檢字與簡字通用書曰簡在帝心簡閱也字義原無差別不得作折骨之折字解也又何得單指折骨言乎檢字右半爲同檢字俱有僉字義僉字本無深文刻義而必認檢字爲檢骨乎乃不明律義復不明字義錯認檢爲檢骨條法不忍遽加遂必以驗先之而以檢後之夫檢卽後於驗究有不能廢檢之處則何不究問明確應檢者趁其屍色未變而卽檢之之爲愈也檢驗果速則屍傷未變條法自可不加速檢正欲不致條檢耳由此觀之檢原非條先驗以至遲久屍變而後檢蒸煮等法不得不叠施互用乃其所以條也向來將檢字錯認是不知不卽檢驗致令屍變之律文與律義也願仁人君子於此入字深思而得之則檢字自不致錯認矣至於人命非身首異處肢體割裂者不檢不償之說尤屬荒謬

不經設所告原誣及雖嚴無致命傷死因別有若
其狀供鑿鑿不容不檢檢後方知不然此豈皆檢
後必償者歟且有如立斃身死之類身首不異處
肢體不割裂者償乎不償檢乎不檢錯認檢字創
爲此說不知本自何典自誤誤人貴爲不淺矣

附覆檢

人命重初檢初檢詳慎屍傷得實則自不致再煩
覆檢設或原被嘵嘵或要害未經定執或奉上司
駁檢不得已而加之以覆更須其詳其慎另換仵
作細心檢驗務求真確以定從前之案倘有毫髮
究情其咎重於初審蓋獄情不始於覆檢而死刑
更定於復檢也況人命不許三檢檢至於覆已到
盡頭亦安可不用心確檢耶

屍格

某府某縣　年　月　日檢驗到　屍形

一仰面

頂心（防有釘）　偏左右　顖門 [illegible]
額顱　兩額角　兩太陽穴
兩眉　兩眉叢　兩眼胞
兩眼睛（開閉全不全）　兩腮頰　兩耳
兩耳輪　兩耳垂　兩耳竅（內看孔）
鼻梁　鼻準　兩鼻竅（內看竅）
人中　上下唇吻　上下齒
舌（如自縊有無抵齒吐露）　頷頦　咽喉（有物無物）
食氣顙　兩缺盆骨　兩肩甲
兩腋胑　兩胳膊　兩腑脥
兩手腕　兩手心　十指
十指肚　十指甲縫（防有甲縫泥沙有物）
胸膛　兩乳（女人乳下乳旁）　心坎
肚腹　兩肋　兩脇
肚臍　兩胯（男莖物腎囊女陰戶）　兩腿

兩膝　兩膁肋　兩腿腕
兩腳面　十趾　十趾甲
一合面
腦後致命　髮際防有物傷　耳跟防有物傷
項頸　兩臂膊　兩肐肘
兩手腕　兩手背　十指
十指甲　脊背　兩脊膂
兩後肋　兩後脇　兩腰眼
兩臀　穀道內有無物　兩腿
兩腿䐐　兩腿肚　兩腳踝
兩腿跟　兩腳心　十趾
十趾肚　十趾甲縫

一致命傷痕幾處
某處方圓斜長若干分某物傷　某處　云云
一對衆定驗得某人委因被某物於某處重傷致命
一行兇器仗若干件
某物現有某處或已丟棄無存　某物　云云
一檢屍人等

正犯
干犯
干證
隣佑
保長
屍親
仵作
右件前項致命根因中間但有脫漏不實扶同捏
合增減屍傷檢驗官吏人等情甘罪責無辭保結

具實
年　月　日司吏某
首領官某
檢屍官某各押

一將屍仰面驗得某人年約若干歲量得身長若干
尺寸面體肉色如何脂肉陷與不陷頂心并水道
頭髮緊慢髻採長若干用手分開驗得顖門有無
他故
如頂上有夾𤺓瘢痕頂心或偏左偏右有傷一處

皮破血出流盡或青紫色或腫或浮皮破或骨損・與不損量得長闊淺深圓匾幾寸分寸或係手足・或他物或磕擦隱痕所致各各詳說・
檢得頭額兩額角兩太陽穴兩眉叢兩眼微合用手分開驗得雙睛有無他故・
兩頰腮一鼻梁兩鼻竅外唇上髮長若干口角近上相連唇鬚各長若干唇上下微開舌出與不出・或舌出若干分寸有無涎沫用手擘開口揣捏得舌齒有無他故・

遂用銀釵探入咽喉良久取出見得有無變色頦上鬚長若干如無鬚鬢亦須聲說頦上下連項至咽喉揣捏食氣系塌與不塌兩缺盆有無他故・
兩肩裏兩腋裏兩膊裏兩肘裏兩臂裏兩手腕兩手掌十手指并肚有無他故・
兩肋裏兩脇裏胸堂兩乳至前心肚臍上下至陰囊用手揣捏得兩外腎子并莖物（婦人陰門）有無他故・
兩胯裏兩大腿兩膝蓋兩臁肕兩腳腕裏兩踝兩腳兩十指甲有傷依上聲說如無即云無他故・

一將屍合面檢得腦後髮角散與不散用手解開量得是何頭縫長若干用手分開揣捏有無他故・
兩耳後髮際至項兩肩外兩腋外兩膊外兩手腕後兩手背十指甲有無他故・
至脊兩胛兩肋外兩脇外至腰兩胯片至穀道有無他故・
兩胯外兩腿外兩腘瞅兩腿肚兩腳腕外兩踝外兩腳跟兩腳板十趾并肚有無他故・（如弔縊者驗至項後云其痕匝與不匝如不匝聲說不匝分寸驗至穀道有無糞出腸凸不凸）

一定驗得本屍公身上下所傷除不係致命輕傷外（面色微黃脂肉不脂之類）據某處有傷一處何物損傷長闊各若干分寸淺若干分寸骨損與不損有無血癊・
或驗得無傷止有青腫係是重委是此處係要害虛怯如何致命仍指定是與不是要害去處・
若係數處被傷中風身死即指定端的因是何傷處致命・
若因別病及他故死者即指定的確致命根因備細聲說・

一將追到行兇致命器使比對傷處定驗有無相同
開說名件並得大小長短丈尺分寸辨得係是應
用筆罷或金刃及他物之類封記貯庫

一檢驗到屍身脫下衣服物件於後如有血污或割
衣服上有血污及扎破某處長闊分寸係某物所
破比對在身痕跡有無相同檢官將名件登記發
付合屬官司收管其無照用
衣服就便責付合干人收管

有照用衣服開名件

無照用衣服開名件

年 月 日

一 即詳

未檢之前尚無真確情由不必一概詳報以滋多事
檢後傷真抵確難免具詳即傷未真抵未確苟屬疑
難亦須詳報緣由以俟審定蓋初詳不敘供招不議
罪名惟具由申報而已先敘地方稟報云云次敘苦
主具控原詞云云據此該卑職立拘一干人犯詳鞫
致命情由隨帶仵作親詣屍所檢驗屍傷俟審確招
詳辦事關人命理合備由報明云云至報告等日期
逐一敘明勿得遺錯此命案之第一詳所謂由詳是
也止須輕描淡寫勿致說煞為妙

一 即審

即審者檢後即掛牌聽審也前問雖明前檢雖確而
致死根因傷痕証佐一有未合則何以成招定罪為
生死無冤之案故檢後即須確審審與問有不同問
者來檢之先令其實供據供驗傷而屍傷乃實審則
俯供之外或有未盡之情必須研訊其細微曲折以
便於成招定罪或便於原情免擬而是非始定故必
於是處審其至是而無非非處審其果非而無是如

同謀共毆而不知誰是下手重者有同謀殺人而莫
定誰為初造意者有甲行兇苦主與乙仇隙而妄執
乙行兇者有乙行兇而令在下之人承當者種種未
易枚舉豈得不細審前後而一一明允無異乎此處
畧有異同即是矛盾務期於此番一審辨駁明白庶
於生死兩不含冤

一 招詳 招詳後如奉駁檢又須覆檢覆詳

招詳者所犯之事已經承認敘其承認之招勘以應
得之罪而詳請於上臺也招詳與由詳不同由詳止

報事犯緣由而輸情服罪全定於審後之招彼招曰謀則罪在謀殺彼招曰毆則罪在鬬毆因招而詳議其罪名是人之生死出入惟視此招後一詳矣豈得與由詳並論乎招由招眼凡敘招之法非獨人命為然故招式另行刪載但詳內之勘乃勘此招也招不妥不確則南山可移此勘亦終可易據招加勘招較勘為獨重故不惟言勘而獨言招耳加勘止期明白敘招最要乾淨詳以招名讞獄者其深思之

駁審

招詳後必有一駁或不止一駁駁非上臺之刻凡讞罪大案動關生死斷無一詳遽允之理即使招議萬妥無可乘之隙而亦逐層駁出者非故開人以疑竇也欲塞疑竇以成信案正不得不為此駁語耳有駁不可無審而駁審之審與檢後之審又自不同止須將奉駁處情節逐為審正其前招內所不駁者固不必重加問理也

駁覆 駁覆後設有再駁則又須兩審兩覆

審照駁處審覆亦照駁處覆須將所駁滲漏處研取確供復具簡明切實看語詳覆嘗見有將上司批駁情節及置不論仍將前供前勘朦朧詳覆甚有招中先擬重辟後改軍流招前眼目仍是重辟並不照後出之看參酌改正不知招中空隙不盡上司駁詰不了經年累月不能完結由此而遲誤限期致干參革由此而或出或入致煩議處者往往因之矣故上司批駁情節不明者止審情節屍傷欠確者止驗屍傷照限勘明申覆庶案牘不煩而究枉可雪

驗埋

律例供不明言驗埋惟盜殺免檢者有官與相視給親埋瘞之說相字即驗字義也以此推之則凡不檢免檢之屍官固應與驗埋此新例內所以有驗屍及相驗往驗等文也夫人命非一概不嘗驗也但問後應檢者即與親檢無先之以驗之例至問無別故者既驗而不須檢耳故凡自盡別無他故及准與免檢等屍究問明白之後雖非應檢親與驗埋亦鄭重人命併杜後詞之深意也然此等驗埋人命地方不許不報而印官則不必概行詳報如自縊但取作作入

字傷痕等結狀屍親隣佑人等並無異說亦不許[illegible]結
及埋屍領狀存案足矣命不成案[illegible]中[illegible]之
驗埋之處多在自盡自盡除無別情外尚有威逼杖
責結埋獨輕於謀殺人命故一一驗而但埋不及於檢
也然應驗埋之人命又不止於自盡而自盡人命亦有
不止於驗埋者如病死或火燒水淹跌跌壓及凍
餓雷震虎咬等處原非自盡可比據報恐有別情不
得不為往驗是驗埋不止於自盡矣如自盡雖有實
跡而驗時或有致命重傷則此致命傷痕仍須用檢

者有之是自盡又不止於驗埋矣且自盡病死等人
命或詐財或佚害其狀供多砌絕大題目本須一驗
即埋而滿紙哀情不肯問官不檢也總之有檢之法
不可無驗之方故洗冤平冤無冤等錄並採於後以
爲檢驗者細加參究可也

命案集說

檢驗除指廠外不許私派別項至兇手不論真偽須
要着人圍護或鎖在轎前恐防屍家打降既難結局
亦不雅觀

檢驗後立即收屍既免死者之暴露亦且苦主之吹
求必檢驗官親自看收否則嘵嘵致滋弊竇
前驗人命生死所關縱之則死者含冤誣之則生者
受枉非細故也故初備者須是不避臭穢先驗有傷
無傷無傷者不必備有傷者註定處數然後付之件
作如件作蒸過後從新報有別痕亦註定處數待件
作報完則問官親身焚香親至屍所細看至若復備
骨氣息漸盡辨在依稀尤當親看着件作頭一次
所報之傷必藏底稿某處紫紅某處微紅某處血蔭

萬一後次再使伊備則照稿供報即另換件作新來
件作至前件作處買稿又或招書討錢私通後來件
作抄屍格賣稿就令官府精明將新件作鎖在轎前
而後來件作必有同來之人早向兩家講價原告行
賄假者供報多傷被告行賄真者供報傷淺以致假
反成真真反成假此無他只問官不細心親驗之故
也今後無論初備復備俱要親看如十分不能看將
其中緊要處一看真偽自明錯報者重責件作問罪
奸弊自絕矣

人命全在初簡然新血屍傷痕易辨指甲傷痕□□
腐爛傷痕尤難至透骨之傷必須棍棒鐵石手足之
傷止及皮肉其入骨者必淺惟初死皮肉上血暈則
然至腐爛時傷處不傷處俱是一□□皆細辨亦
未必真故檢驗宜速勿致屍變爲第一要者
致命重傷當致命要處死於登時或三日之內原告
干証定執某物毆某處只審於所毆之處驗其傷痕
既免死者翻屍又免生者冤誣何則人生一世自少
至壯或失足踣跌或疾病推按或生瘡被擊或負重

著堅血不流行傷輕與新傷着骨則紅日久則消重
傷與久傷着骨則青終身不散試將病死之人細一
蒸榻果全身一付白骨則簡驗真足憑信近日問官
全不理會原告證人本說耳根一下打死而渾身檢
驗勘數十處傷痕上司以傷痕不對爲駁詞問官增
毆打情節爲凡對有左右傷痕尺寸青紅不差分毫
者如以爲毆豈兩手執一般兇器而對擊乎有昏夜
醉後群毆而定執某人打某處者雖毆者亦不能自
知其所毆之處不能自記其所毆之數而況證人乎

大抵共毆只坐毆人因由簡傷只重原傷的處□□
刻舟膠柱致有冤情亦妨含糊摸稜致多駁案
凡檢驗屍首指定作被打後服毒身死及被打後自
縊身死被打後投水身死之類最須見得親切方可
如此定執世上多有打人後以藥灌入口中誣以自
服毒者亦有死後用繩吊起假作生前自縊者亦有
死後推在水中假作自投水者一或差誤冤枉匪輕
若主有不願檢拆屍骸親遞攔詞非立時慘殺者令
其議明斷給燒埋若奉上行者即其詳請詳文內口

供看語須要輕活庶望上司批允使從民便其攔詞
公議燒埋領狀粘卷存案
凡檢驗文字不得作皮破血出大凡皮破即血出當
云皮微損有血出
官守戒訪外事惟檢驗一事若有大段疑難須體訪
以合之庶幾無悞如鬪毆限內身死痕損不明每使
醫人師巫救治之類即多因病患死若不訪問則不
知也第訪問必須知人善任否則適足自悞
人誰不愛其生乃至輕生自盡無聊之人其有以利

之耳官不斷埋瘞此心不安若斷埋瘞再押從寬刑之者衆死者亦衆矣若遇此等輕生地方宜官置棺木數十付衣服數十領審出圖賴真情分文不斷竟將官置衣棺即刻押埋百姓聞風毫無所利此風自絶

凡行兇打人見人傷重兇手懼而自盡每每有被打人不死而兇手死者兇手之家反來聲告立案勿問倘被打者既愈而審若兇手因相打者身死又因屍親威逼不論真偽懼而自盡若被打身死有傷准抵

以兇手有應抵之罪也若無傷仍治屍親威逼之罪毆人至死及殺人者抵償此重律也雖經相毆實以他故自盡死不係真正打死者擬威逼此輕律也然勢豪兇悍魚肉平民聽其威逼而止擬杖可乎故例中雖係自盡而有重傷者必擬軍此不重亦不輕之例也

人命自盡即在平民止問威逼况尊長之於卑幼家長之於家人又有差別乎刁民往往以此挾騙官司亦不察而過詳之是導之刁誘之死也故凡媳婦因公姑打罵使女家人因家長打罵遂致自盡者即呈告本縣無他重情押出即便深埋如有刁民從閒挾騙或捏別故希出貨究

老幼人命不真係圖賴者老之傷多在頭腦撞磕故也幼之傷多在一邊拋擲故也有跌死者傷在腹背其傷必闊大散漫老幼在衆中推跌踐踏死者其傷亦然

人命行財不可執一小人無知見彼家人死便倉卒不知所出而棍徒搬弄彼小心淺見者希圖了事誰

知告者執此為左券乎故人命但求真傷行財又不必過於苛求也

刁黠之民遇官府好察多有原告之家扮作被告之人行賄使官府潛聞又竟不斷以激官府不可不知也

人命真確若係富家又不為公論所容斷不可聽其和息除抵償外仍於兇手家量追棺木安家若係貧民偶以小忿毆死若主父母老子女幼不顧抵償求得埋瘞自給者此法所不聽情有可原寧可聽其講

和若已經上司招內亦不必說出講和止將屍傷致
命處改輕若主既不執上司自允彼此皆得不死若
拘執一定恐老幼奔馳衣食不給死者之冤未必雪
兩家反有拖累之憂此不可不知也然須斟酌不可
一概如此

人命中疑獄最多有黑夜被殺見證無人及屍無下
落者只宜案候密訪偵捕伺犄摘伏之明鍊成附會
之獄昔京師一家被盜殺其全家止如子荷花獲免
法司以荷花同姦夫殺之也坐凌遲處決後盜出問
實皆得罪夫一身榮辱不足計但死者抱冤受慘惜
哉

疑難人命切不可信中證一面之詞蓋中證多係
買求又有親識死黨一聽其言生死俱冤又不可
或於採訪致起奸弊但忽至原日相毆地方隣佑
老弱皆目擊者細審數人真僞自見

問理人命切不可避嫌受囑及執定成案如冒家人
命其事若假不妨開豁若從重擬雖遂爪李藥一其
人覺獄亦何辭以謝之我無昏夜之事人是不以此
相疑若聽人之囑輙入人死天理人心必有報應至
原問擬死上司已允我若實見得非慎毋曰恐傷上
司同寮之心即日姑待來者使來者亦云此因終無
生理矣但須委曲不重傷原問者之心乃有濟也

人命若真自然抵償但初問時不必求之太深發之
太暴恐苦主概徒因而挾騙如兇手自盡便可抵又
不必深求一步近日多有捏作某人致死又擬致死
者之罪從此多事矣

問官太不重人命則勢豪以人命為兒戲太重人命
則刁民又以人命為奇貨只須平心問理真者償偽
者出全虛者反坐乃不滋弊

一刁民告人命多牽告婦人或作因姦或作見證大
意欲敗人閨門又以有力之家難於婦人一出便與
買和今後人命狀內不許牽告婦人即果與婦人相
關初問亦不必出如有原告差人因而挾騙者究責
直待審後必俟對質然後出理

人命多係棍徒起滅硬誣人命若假此罪原告若單
亦何所儆今後凡告人命不實者原告反坐中證以

起滅詞訟諭枷號發落
兇俗之民以人命爲奇貨但死一人扛屍上門毀人門戶碎人房屋勢同狼虎又棍徒扛幫謀扣挾詐曾未入官而家已破矣須平日預示今後凡人命不待告官擅自扛屍打搶者先治打搶之罪後問人命敢有扛幫挾制者與犯人同罪
悍地人命多係棍徒合黨或打手行兇今後凡有人不安生理成群結黨使酒撒潑打街罵巷因而致死人命者除爲首依律抵償外爲從者盡法責治然後問擬應得罪名即被打之人不死亦枷號問罪今打降新例甚重
人命有毆殺有故殺有謀殺毆殺謀殺者殺易辨故殺者稍難辨若謂其有心誰能誅其意若謂其商之人則謀殺矣然殺人類人者皆謂之故則有心之說是也但要憑據如平時原有深恨因恐打死及刀鎗殺人故殺也蓋刀鎗非常試之物以此行兇便有殺人之心矣然事無的據不如以毆殺論更便
群毆人命莫辨輕重若有父兄子弟在重主使者若係平人則重在首禍矣
人命定主使必其人果與某爭果喝令子弟家人毆打至死方可謂之主使邇來家人毆死人則訟者含山賤而告尊長其實家長父兄一面未見大都皆詐局也若家長父兄不在則家人子弟自以私忿爭打便可當時開釋即所爭者爲家長父兄之事家長父兄果在彼時實未主使此亦可當時開釋也若未主使但袖手旁觀此不能無罪然擬之不應足矣切毋爲奸人黠聱
假命告檢必須嚴以坐誣之罪庶使刁風稍息至於檢驗斷宜親詣屍塲萬勿吊屍就檢有謂吊至歷來檢屍塲上者不但違律悖例亦且人不便民

檢驗摘要

檢驗須帶好阿魏。魂。詣屍場坐于上風。若屍壞爛。今多燒蒼朮皂角。方詣屍前。檢畢。約二三五步。令人將醋潑炭火上。從上行過。其穢自然去矣。

多備葱椒鹽白梅。更帶砂盆并槌以便研用。

屍首或在屋內地上。或牀前。或屋前後露天地上。或在山嶺溪澗草木上。並先打量頓屍所在四至。高低遠近。離某處若干。先剝在身衣服。自頭上至鞋襪。逐一抄劄。有隨身行李。亦開名件。先乾檢一番。次以皂湯洗滌垢膩。又以水衝洗潔淨。若有青黑去處。將水滴上。是痕處則硬。水住不流。否則軟。水即流去。次用簾連白紙。襯屍厚鋪如法。用糟醋擁罨。仍以屍衣覆之。煮醋酒潑淋。以薦蓆罨一時候。屍體透軟。揭去衣薦。用水沖去糟醋。方驗。不得信仵作止將酒醋潑過。

頭首囟縫。頂心。顖門。乘枕。兩額。太陽。鬢門。耳根。喉下。及胸前。乳。脇。軟肋。心。腹。小腹。陰囊。玉莖。穀道。婦人陰戶。孔旁。並係虛怯要害致命處。若一處有痕損。令仵作指定喝起。其傷處須細量長闊深淺大小。辨致命根因。

傷色紫黯腫者為最重。紫赤腫者為次重。赤青又次。青黑則久。紅紫為新。

初春與冬月。宜用熱煮醋炒糟。仲春與殘秋。宜微熱。夏與初秋。宜溫。冬屍僵凍。糟醋雖極熱。倘屍體不能透軟。當掘坑深二三尺。依屍長短。坑內用柴炭燒紅。以醋淋之。使氣勃勃然。方連擁罨法物。蓆捲屍置坑內。仍用衣服覆蓋。再用熱醋淋坑兩邊。復以火烘約透去火。移屍檢驗。

痕迹未見分明。用糟醋潑糁屍首於露天。以新油絹或杭州黃油新雨傘更佳。罩定。欲見處。迎日照驗。即見。陰雨以燈火或熱炭隔照。此良法也。若仍隱而不見。以白梅肉。加葱椒醋鹽糟。同研作餅。子煨極熱。襯紙烙之。即見。

婦人

檢驗婦女。不可避羞。辨是否處女。令穩婆去指甲。用綿紙裹指。探入陰門。有黯血者是處女。無則非。婦女

俱驗陰門恐有他物。或入刃於腹。若離皮淺膜下微有血沁。深則無其他要害。用男子檢驗法。果否有孕。令穩婆以手揣心下至肚臍。有孕則堅。無者軟。孕婦屍埋地窖。因地水火風吹。屍體脹滿。骨節縫開。其胎遂出。（無冤錄中辯未埋地窖而胎亦有出者。）

四時變動

春二月。屍經兩三日。口鼻肚皮兩脇胸前肉色微青。經十日。則鼻耳內有惡汁流出。肚皮胖脹。肥人如此。若久患瘦劣人。半月後方有此症。

夏三月。屍經一兩日。先從面上肚皮兩脇胸前肉色變動。經三日。口鼻內汁流蛆出。遍身胖脹。口唇翻。皮膚脫爛。皰胗起。經四五日。髮落。

暑月罨屍。損處浮皮多白。不損處却青黑。不見實痕。設若避穢。止據見在檢過。往往誤事。稍有疑處。浮皮破損。須要剝去。如有傷損。底下血瘀分明。

更有暑月九竅內未有蛆虫。却於太陽穴髮際內。兩脇腹內先有蛆虫。必此處有損。

秋三月。屍經二三日。亦先從面上肚皮兩脇胸前肉色變動。經四五日。口鼻內汁流蛆出。遍身胖脹。口唇翻。皰胗起。經六七日。髮脫。

冬三月。屍經四五日。肉色黃紫微變。經半月以後。先從面上口鼻兩脇胸前變動。

或安在溫地。用薦席裹角埋瘞。其屍卒難變動。更詳月頭月尾。按節氣定之。

盛熱屍首。經一日即皮肉變動。作青黯色。有氣息。經三四日。皮肉漸壞。屍脹蛆出。口鼻汁流。頭髮漸落。

盛寒五日。如盛熱一日時。半月如盛熱三四日時。

春秋氣候和平。兩三日可比夏一日。八九日可比夏三日。

人有肥瘦老少。肥少者易壞。老瘦者難壞。

南北氣候不同。山內寒暄不定。更在臨時變通審察。

屍首異處

凡驗屍首異處。先令屍親辨認屍首。打量斷處四至。訖。次量首級離屍遠近。或左或右。或去肩脚若干尺寸。支解手臂脚腿。各量去屍遠近。却隨其所解肢體。與屍相湊。首與項相湊。周圍量分寸一般。係刃物斫落。

若項下皮肉捲凸。兩肩井聳皺。係生前斫落。皮肉不捲凸。兩肩不聳皺。係死后斫落。

檢壞爛屍

用水衝去蛆虫穢汚。皮肉乾淨。未可用糟醋。頻令新汲水澆屍四面。被打或刃傷處。痕損皮肉作赤色。深重作青黑色。貼骨不壞。虫不能食。

滴血

生血見鹽醋無不凝者。故以鹽醋之器。滴之則合。不可不知。

檢骨

屍久消化。法應檢骨。前後次序。不可不知。更有男女不同之處。亦宜詳列。

人身三百六十五節。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男 骨白

女 骨黑

髑髏骨 男子自項及耳並腦後共八片腦後橫一縫當正直下至髮際別有直縫婦女止六片有腦後橫一縫無正下直縫

齒 有二十四或二十八三十二三十六

胸前骨三條

心骨一片狀如錢大

項脊骨三節 自項至尾閭骨二十一節共二十四骨上有大椎骨

項後左右有飯匙骨各一片 俗名琵琶骨

肋骨男各十二條八長四短 女十四條

男女腰間各有一骨大如掌有八孔作四行樣 [illegible]

手脚骨各二段左右手腕左右臁肕骨

兩膝頭俱有顋骨隱在其間大如指

手脚大指并與第五指各二節餘十四指各三節

尾蛆骨如豬腰子仰在骨節下

男子緣脊處凹兩邊有尖瓣如稜角周布九竅乾數也

女子緣脊處平直周有六竅坤數也

小便男女俱二竅

自縊

繫縛處交至左右耳後 其痕不交如八字其文必血陰斜而向後色紫赤往後漸微淡眼合唇開手握而垂齒露大拇指脚尖直垂下口吻兩角胸前有涎腿上血癊如灸瘢至小腹墜下青黑色莖遺溺臀有糞大腸頭或有血一二點

縊在喉下 口開舌尖出
縊在喉上 口閉舌抵齒
痕深 脚虛人肥繩細緊
痕淺 脚實人瘦繩粗慢
全幅帛帕 痕迹散
不論吊掛高低牀擔船艙皆可致死 凡横懸頭頓身倒臥痕斜不至
腦後髮際
因患在牀仰卧自縊 眼合脣開齒露舌咬出一分至二分肉色黄形體瘦拳握臂後有糞出左右手內多是把自縊物色至繫緊死後只在手內量兩手拳相去幾寸喉下痕迹紫赤結

縊在喉下分數較深
活套頭死套頭 先掛繩套後入項下項一入套掛下即死脚到地并膝跪地者亦可死
單繫十字縊 先繫繩於項後復以物踏自繫高處恰物懸掛而死者若脚踏着地則繩鬆不死故須看繫處塵土痕跡所踏甚物多高果能自繫方是若繫處高不能攀所踏之物不能及者定是別人弔起
纏繞縊者 先將繩帶自纏項下一二遭高繫垂身致死或先繫高處入頭繩內更纏一二道搶物掛死者然其痕必成兩路上一路過耳後斜入髮際不交下一路平遶項下周匝須而存其傷痕證明自
被解而死 肚脹口不咬舌臀後無糞

移屍外掛 有兩痕原痕紫有血痕移痕白無血痕
火烙痕作縊死 痕色紅或焦赤帶濕
久弔不解 日久壞爛肉潰見骨者繩必入槽手旋骨腦骨指尖骨牙齒必皆赤色
自縊屍○先看在甚地方用甚物縊死弔縊處能否勝任○所着衣服新舊○打量四至甚物○面背覷向甚處○用甚物踏上○兩脚有無懸空○繫處塵上○曾否移動○上量頭懸去所弔處○相去若干尺寸○下量脚至地○相去若干尺寸○或所縊處雖低○亦看頭上懸掛索處○下至所離處○並量相去若干尺寸○對衆解下○

扛屍於露明處○方解脫自縊套繩○驗明是何繩索物色○通量長若干尺寸○周圍喉下套頭繩圍長若干○項下交圍○量到耳後髮際起處○闊狹橫斜長短○然後依法檢驗○若泥雨○須看赤脚○或着鞋○踏上處有無印下脚跡○
縊曰自縊○殘曰自殘○非人所爲○即有痕迹○自有官司理論○故律例皆止於驗明埋葬而不究○所以重輕生也○倘一究之○則輕生而害人者多矣○
勒死 生勒弔起者稍難辯

被人勒死 口眼開手散髮髻寬喉下血脈不行痕跡淺淡無血蔭黑跡平平向後舌不出亦不抵齒項有指甲痕

隔物背後勒死 繩不交痕多平過色極黑顯亦不交於耳後髮際

被絞勒喉下死。痕結在項後兩手不垂垂亦不直

凡被勒身死人須看屍身四畔。有扎磨縱跡去處。

或有束紲手梛脚踏痕。

溺死

溺死

男仆女仰頭面仰手足向前口合眼開閉不定手拳握腹脹拍着響肉色淺口鼻內水沫與及有些小淺色血污指甲縫內有沙泥鼻腸內俱入沙泥脚底掀皺白

自投井 頭目有磕痕眼合手握指甲毛髮有沙泥腹脹側臥之則口內出水

自落井 眼微開手開

頭面有刃刃傷 須看水內有物磕傷蓋落水爛物傷如生時所受者不可不辨

檢驗遲風日吹晒 身上皮起或生白皰

被人倒提水淹死 面紫赤身無傷痕並無落水爛倒提則血氣逆故面赤也。既被倒提手足必挣動當有瘢痕色

死後入水 肉色黃口眼合兩手不拳縮脚底不皺白肚不脹指甲縫內無沙泥須看身上有無傷痕如有傷其痕黑

此是見時就在此處。或從何處流來。何以流到此

處便住。如稍見其落水。便問當時曾否救。應若曾救應便問其未出水時已死。或救上岸方死。若經時日。便問爲何當時不報。

溺井者。問如何知道井內有人。初見時已死未死。若云未死。爲何不救。其屍未浮。如何知道。若在屋內之井。即問身死人自從早晚不見。却如何知在井內。井內有人其井面必先有水沫可驗

量水深淺。水面至岸濶狹各若干。或在溝澗。亦量上下丈尺。水深三四尺。皆能淹死。

初春雪寒。經數日方浮。與春末夏初不同。

暴落水淹死。看失脚處土痕高下。及量水淺深。

水中窄隘難以定驗。許移近便處。開說原停移動緣由。亦須再量四至遠近。番覆檢驗。

被打氣忿投水。或毆後誤跌落水。與生溺同。屍格具出受毆傷痕。須將入水原由聲說。要害雖有重傷。辜內平復。以他故死者。止依毆傷法。今既是落水身死。雖有重傷。實以水淹盡命。律不抵償。

毆死

毆死目眼開髮髻亂衣服不整兩手不拳或溺汙內衣

生前打死至重者顏色紫黯微腫次重者紫赤微腫又次紫赤又次青色出限外死者微青

詐稱打死將青竹篦火烙死屍成痕但焦黑淺平不硬櫸木皮罨成痕者痕內焦黑色四圍青色一片不腫硬千里急一名千里及生遺傷離落開葉細而尖可染傷黑稱鳳仙花可染指紅也黑鉛擦處成青黑色用木條夾住肌肉以班蝥擦之令紅腫成條許作棍傷但虛腫不硬皂礬五倍蘇木等煎造浸淡青紅等傷亦不腫硬

買屍做傷同上驗

○仵作以茜草投醋內。擦傷痕。即不顯。以甘草汁解之。若用茜草作膏子。染骨變黑亂真。亦無血暈。

總之。毆打重痕。腫硬者。肉貼骨上。水冲不去。甲剔方駁。肉貼處。自有暈痕可驗。

他物打木器傷斜長磚石傷圓而不整或尖而三角鐵器傷或方而近長窄而稍短又或扁而大或圓長不等骨碎血瘀深入或透骨表裡色深赤更紫或赤紫兼青黑

拳打痕方圓

脚踢比拳痕大

物磕未破處痕方圓破亦不深

有致命之處。有致命之傷。頂心、顖門、耳根、咽喉、心坎、腰眼、小腹、腎囊。此速死之處。腦後、額角、胸膛、背後、脇肋。此必死之處。肉青黑、皮破、肉綻、骨裂、腦出血流。此致命之傷。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不得過二日。當必死之處。不得過十日。若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極重之傷。而非致命之處。雖死於限內。當推別情。不可一槩坐死。况死於限外乎。

凡他物傷在頭腦者。其皮不破。即損骨肉。若他處處。或是左邊損。即是兇身行右。物致打。若右邊損。即損處近後。若在右前。即非也。若在後。又慮兇身自後致打。

打傷處。皮膜相離。以手按之即響。以熱醋罨上則有痕。

被打殺死。須定最是要害處致命身死。若打折脚手。限內或限外。要詳打傷分寸闊狹。後定是將養不效致命身死。面顏歲數。臨時聲說。

有因爭鬭致死。屍上並無痕損者。必有宿患氣疾。或是未鬭以前。先曾飲酒至醉。爭鬭時有所觸犯。致氣絕而死。多是腎子或一個兩個縮上不見。用温醋湯蘸衣服。或綿絮之類。罨一飯久。令仵作行

人以手揉按小腹下其臍子自下其驗也然后子
細看要害致命處

踢傷

踢傷 比拳分寸較大若靴尖鞋頭不能大于手拳

踢傷多在下 前後心兩肋腹閩腎囊陰門若傷在上 非人仆地不能及也。拳傷多在上三

而脊膂腦 前上肋

踢腎囊陰門 屍未腐可檢已腐不可檢唯有檢骨而 又無骨可檢不知凡傷下部之人不分

男女其傷皆在上而不在下男子之傷上橫於上

下身根裡骨傷左則在右傷右則在左傷正則子

中女子之傷則又積於上膀其左右中亦然又

人潰背之處其骨則不可檢更不可驗有青色自

認為傷蓋女子從一而終者骨如白瑩而雜一次

便有一點青痕偷係不潔閩一人即加青一

娼妓則青痕遍其下等之娼妓青黑更不可聞

傀妓中言一高年仵作秘愛師訓經為親驗者

究問兇人足上所穿何物。或係常鞋底則手背自

。製傷輕浮腫。或係市賣。底係繩結傷輕堅硬或靴

鞋。頭與底俱尖傷重入骨。若釘靴釘鞋更重。其色

紫黑貼骨甚至骨損者。此為最堅硬之物故也

自刎 喉下刀痕只應一傷不能復割若皆亂刀 自刎痕參差無左右深淺之別必為人所勒

目眼合色黃肉緊兩手拳握背曲 而縮用手把定器物似作力狀

小刀自殘 長一寸至分至二寸

食刀長三寸至四寸

磁器 分數不大

各器刃自割 並下刃一頭尖小

刃物自割要害處 喉下心前腹上兩脇肋太陽頂門 但傷者狀即死分數雖小亦死如

割不深及不係要害 雖兩三處未即死

左手刃 必起自右耳後過喉一二寸易死

右手刃 必起自左耳後傷在喉骨上難死喉 骨堅也喉骨下易死處而易斷也

左右俱起手重收手輕。

細驗刀口左右若右手持刃。雖輩可救。若用左手。

則難救矣。蓋右手最活。稍一疼痛。手力即歉。左手

剛猛。非極痛不覺也。

自剜手指 皮指皆竟剜時雖不即死 若將養不效亦能致命

咬下指 齒上有毒能致命亦口不齊 腿水滲濁爛皮肉損爛

食氣顙辨 出洗冤錄

洗冤錄中所載自割喉下死者。只是一出刀痕。若

當下身死。痕深一寸七分。食系氣系並斷。如傷一日

以下身死者。深一寸五分。食系斷。氣系微破。如傷

三五日以後身死者。深一寸三分。食系斷。今求其

意以解其文。則食系在前。氣系在後。夫所謂食氣
系者。結案式中。為食氣顙。醫書中人身有咽有喉。
喉在前通氣。咽在後咽物。二竅各不相麗。喉應天
氣為肺系。下接肺經。為喘息之道。咽應地氣為胃
系。下接胃脘。為水穀之路。錯文見義。於洗冤錄有
所不合。竊疑后人傳寫之際。交錯食氣二字以致
牴牾。反覆參考。喉氣顙在前。咽食顙在後。醫書足
可徵也。乎非好異而徵醫書。亦惟其是而已。

殺死

痕入刀斧鎗刃長短分寸。斜正深淺。須看內外創口。
大處為行刃小處為透過。將原着衣服比對。如潰爛
亦看衣服。

尖刃斧痕 上闊長內狹。

大刀痕 淺則狹深則闊。

鎗痕 淺則狹深必透縫其痕帶圓或用竹鎗尖竹簷幹着要害處瘡口多不齊整痕方圓不等。

傷肚皮兩肋臍下 透過內膜則腸出。

傷喉 深至何處有無傷方圓不齊食氣系曾否斷絕有無血污。

傷頭面太陽腦角腦後髮際 有無砍斷頭髮骨損腦漿血出。

立死 指定要害致命。

隔數日死 便說將養不效。因傷致命死。

被殺死 口眼開頭髮寬或亂。兩手微握。手上有傷損

活人受殺 受刃處皮肉緊縮。四畔血蔭。

支解 筋骨皮肉稠粘。皮縮骨露。

落首 項下皮縮。骨突肩聳。

死後割首 皮血不濃。割處平滿。皮不緊縮。骨不露突肩不聳。刃盡處無血流。色白。痕下雖有血水。若檢擦肉內必無滴血流出。

殺傷先明屍殺何處。是否刀刃等物。及生前死後。
傷痕。生前傷痕肉闊。花紋交出。瘡口皮肉血多花
鮮色。所損透膜即死。若死後割傷處。肉痕齊截。肉
色乾白。無血花。蓋人死後。血脈不行。是以肉色白。
屍或覆臥。其右有短刃物。竹頭之類。自喉至臍下
者。恐醉倒自壓自傷。
持刃來殺。必相爭競。用手遮截。手上必有傷。若有
來護者。背上亦或有傷。若處怯要害處。一刃致命。
手上無傷。瘡必重。

燒死

生前燒死 者口開色黃口鼻內有烟灰手脚拳縮

死後燒 傷焦黑口內無烟灰有則在喉咽內手足拳 縮若不燒及肘膝骨者不縮

老病失火 肉色焦黑或捲手拳[illegible]膝亦曲 口眼開或咬齒及[illegible]皮肉

打死燒棄無跡 究其何時在何處[illegible]其焚 屍之地親為指認[illegible]草除淨盡多用

柴薪燒令極熱取芝蔴數斗撒上用帚掃之如果係在彼燒則蔴內之油沁入土中即成人形其被傷之處蔴即聚於其上大小方圓長短斜正一如其形不傷之處卷不沾戀更有妙處將此人形所在用火再爲很燒和精水潑上再燒極熱烹之以醋急用明亮新金漆桌覆上少頃取驗則桌面之上全一人形傷痕纖悉俱見或地大難辨燒屍之處草必深黑高大油潤異于衆草屢久不易因人之血氣脂膏自上而下深入于地為日雖久草之根荄終於暢茂山野中有蒿萊之所往往覓同人之

形者此故也佩觿 詳言之大有所本

燒屍 覆化恐燒及其筋即縮而起坐也

在灰火中。先掃除周圍灰燼。然後將屍翻動。觀屍着地處。有無灰燼燒損。

若被人勒死。拋在火內。渾身焦黑。皮肉搐縮。並無揩擦皮去處。項下有被勒痕迹。

屋上或瓦或茅蓋。若被火燒死。屍在茅瓦之下。或被人乘勢推入燒死。屍則在茅瓦之上。兼驗頭足。亦有倒下。

湯潑

潑傷 皮肉折脫白色着肉者亦白肉爛赤

自潑 多在手足胸前後

人潑 頭面兩肋手足皆半邊重半邊輕

倒臥湯火內 傷在手足頭面胸前

鬭打踢搶推人湯火內 傷在兩後脇與臀腿或打處 其他不甚起泡蓋者不同

此傷非前後心。不能致人於死。然以湯潑擊者有之。而直入湯中者少。故下一潑字。倘誤以冷水激之。火毒攻心。潰爛難救。

中毒

毒死 口眼開面紫黯或青唇紫黑手足 指甲青黯口眼耳鼻間有血出

毒甚 遍身黑腫面青黑唇捲發皰舌縮或裂腫爛散 出唇亦爛腫或拆裂指甲尖黑喉腹脹作黑色 生前身或青斑眼突耳鼻口內出紫黑血鬢髮浮 不甚流末死前須吐出惡物或瀉黑血穀道腫突 或大腸突出

空腹服毒 肚腹外腎青脹唇口指甲不青

飽腹服毒 腹腎不青唇口指甲青

砒 吐逆腸絞發狂七竅迸血死一伏時身發小皰青 黑色眼睛聳出眼綻舌出上生小刺泡口唇破裂 腹脹指甲口唇 俱青外腎脹大

蠱　遍體青黑色肚脹吐血脣裂齒根青黑色或瀉血死久骨亦青黑

金蠶蠱　瘦劣身黃白眼塌齒露脣縮腹肚塌將銀釵驗作黃淚色用皂角水洗不去亦有初時皮肉釵湯火泡成膿者舌脣鼻破爛者

鉤吻　七竅流血與中砒礵同

酒　腹脹吐瀉酒

金石　死有青腫處似拳腳踢傷痕或大片青黑或皮肉裂舌與糞門露指甲青黑肉縫微有血鼻中出血或腹脹瀉血

鼠莽草　類蠱毒加之脣裂齒齦青黑此毒經一宿一日方見九竅有血　洗冤錄云江西有之平冤錄作江南

鹽滷　髮亂手指甲脫胸前有爪傷痕因痛極難忍迺地滾跌自己抓搯所致

灰汁　髮亂指甲脫身拳曲口鼻有血　或乘病時以灰汁煮藥毒死亦同

水銀　以黃金驗之色白者是

死後灌毒藥假作服毒　皮肉俱黃白色無他故

中毒之屍無顯露痕跡者乃毒入於內或冰凍不發將銀釵以皂角水洗過探入喉中密紙封之良久必作青黑色如無再探入封之用熱糟醋在胸腹自下罨洗使毒氣上透色變仍以皂角水洗釵色必不去若空腹服毒宜探肛門自上罨洗以使

氣下又以飯納屍口中密封一二時取試雞犬毒眞則雞犬死人旣死雖非服毒未免有黴故銀釵亦作黑色洗之即去惟眞中毒蹤洗數次其色青黑不鮮明

凡服毒死或即時發作或當日早晚若藥慢至一二日方發或翻吐或吐不絕仍須於衣服上尋餘藥及死者坐處尋藥物器皿之類

中毒者宜用銀釵探驗須印官用紋銀備造專爲檢驗用驗件作不得向舖場借取攙釵銀眞僞乃試驗驗頭

病死

患病死　形體羸瘦肉色痿黃口眼多合肚腹低陷兩眼通黃兩拳微握髮髻解脫身上或有針灸瘢痕別無他故即是因病死

卒死　肌肉不陷

饑餓死　黑瘦硬直眼閉牙緊手腳伸

凍死　色黃口有涎牙硬身直手抱胸

中風　口鼻內有涎沫或口眼歪斜

時氣　眼開口開身黃手足伸

中邪　兩手握手爪甲多青

傷寒 口目閉，有紫汗，身紫赤，唇微綻，手不拳。
中寒 遍身青紫，口目開，唇微綻，手不拳。
中暑 眼合，面皮白，亦有鼻孔及糞門有血者。
纏喉風 卒暴身死，屍無傷，口內有涎痰壅。
研訊屍親生前定患病症，曾否延醫調治，立喚醫
人質問，實係見患某症，曾用何藥，須問明確定為
患病身死。
疾病死，值春夏秋初，經隔兩三日，肚上、臍下、兩脇
肋骨縫有微青色，此是病後經日變動，腹內穢汚

發作，攻注皮膚所致，不是生前有他故。
凡屍在身無痕損，唯面色有青黯，或一邊似腫，多
是被人以物搭口鼻及罨捂殺，或是用手巾布袋
之類絞殺，不見痕，更看頂上肉硬，即是，切要看手
足有無繫縛痕，舌上恐有嚼破痕，大小便二處恐
有踏腫痕，若無此類，方看口內有無涎唾，喉間腫
與不腫，如有涎及腫，恐是纏喉風死。

杖傷

受杖死 驗瘡闊狹，男看臀䏶，女看陰門並脇肋腰小腹，有無血瘀痕，恐皂隸得賄央打非法。
日淺 瘡斷有毒氣攻注，至青黑色，皮肉壞爛。
日久 膿水淹浸，皮肉潰爛。
杖後若臥南方草蓆及新竹蓆，不獨氣感必潰，甚
至毒深不救。蓋南方草蓆乃凝心之母，其性直走
心經，能引毒入心也。若竹蓆其性最烈，板用竹代
同類相感，且竹初生曰笋，刻削之品，而竹青又涼，
亦能引毒入心也。佩觿詳此。

跌死

山崖樹杪 看枝椏攀掛，失足處蹤跡，土痕高下。

墻屋 看高低，其失足蹤跡，須防人推，自墮致命處定有磕傷，傷痕內傷致命者，七竅宜有血出。
自墮 力在下，傷多在腿足臀，宜止半邊。
推墮 力在上，傷多在頭及兩手腕。

塌壓死

壓死 舌出，睛突，耳口鼻有血，兩手微握，身瘀紫，傷處有血癊，赤腫，皮破處四畔赤腫，或筋骨折損。
死後壓 無前狀。
硬物抵虛怯處亦能死 傷處紫赤而腫，方圓三四寸，皮即不破，用手揣之，肋骨必有損傷。

捫死

衣服或濕紙搭口鼻 舌嚼破頂肉硬腹乾脹

物塞口鼻 氣不得出眼開睛突口鼻流大清血出面有血塵赤黑色糞門突出便溺流衣

乘醉將蓆捲束倒立致斃 並無痕狀按大小腹下弱必脹在項與心腹按之堅

貫擊之無發若檢骨則傷在頂心足心

二桶疊合入石灰水攪勻將人倒入名曰游湖 面微黃而白但灰因水浮必入口鼻雖通洗淨而灰滓入咽不能去也此最可恨宜驗其咽喉有血倒出見灰即同血宜凝滯於面面又爲灰綴而似病人也

手搦老年 亦能氣絕死無傷痕當斷之以意矣

以他物壓塞面死。驗兩手外臂。不拘上下。兩足後

骨。並心胸之前。宜各有微傷。蓋踢至睛突。必壓之最重。身雖難動。手足尚可推移。若併手足不能動移者。又當於手足。驗其有無束縛傷痕。人之一生。皆以氣血爲主。一經凝滯。即於其處。深入不解矣。

踏死

馬踏 色微黃手散髮不慢口鼻有血出痕墨色彼踏要害處或骨折腸出傷處少痕人驗痕小

牛角觸 多在心胸或小腹肋脇若皮不破斷傷亦赤騎牛佚而奔多在脊背及膈之左右痕透碎

人踏 多成片而長輕重長短不一

車輪輾 肉微黃口眼開兩手微握着處多在心胸腸肋痕長橫過其路者必有經過痕對迎着者

傷在牛邊豎而經過其傷必長多在側面俱在誤傷之內從人背後輾歷者輩夫宜加慇之 以上

雷震

震死 肉色焦黃身軟手散口開目閉耳後髮際焦黃髮散如燒焦着處緊硬而縮衣服燒爛傷跡多在腦際自上至下有大片浮皮紫赤肉不損其膚上微有痕文

虎傷

虎咬 肉色黃口眼開手拳髮亂糞出傷處不整有舌舐齒咬痕。

貓噛鼠。虎噛畜。背月初咬頭頸。月中咬肩背。月終咬臀腿也。一如馬駒。生於月前者。先母而行。生於月終者。後母而走。生於月中者。匹母而不甚先後也。物理如此無異。

蛇犬傷

蛇蝮死 有齒損痕四邊青腫有黃水流出毒氣灌者身光腫面黑

猘犬傷處有痕跡腹脹硬小便捉出毒發時如冒風寒長風特甚作犬聲小腹脹小便難久則毒發難治傷處雖未破但見青紫即已中毒

醉飽死

醉飽死 無傷痕以手拍肚而脹響必是酒脹心肺而死宜問生前飲酒死日飲酒多少醉飽後用方內損亦可致命其故難明但口鼻大便必有飲食並血出

脫陽

男子精泄脫死於婦人身上其陽不衰

此言少年也

有一人同父宿醒後偶引烟遍身顫掉精走不止而脫塘棲一孝廉雁一婢脫而死歛時啓所蓋被有異香四發而出因服房藥多[illegible]麝等通透之品故也更傳婦人亦有脫者云

白僵屍痿死

先鋪炭灰約與死人長濶上鋪薄布可與灰等以水噴微溼臥屍於上仍以布覆蓋頭面肢體訖再用炭灰鋪擁令遍再以布覆之復用水遍洒一時久其屍皮肉必軟起乃揭所鋪布與被看若皮肉軟起方可以熱醋洗之於驗損處以椒葱鹽同白梅和糟研爛捏作餅子火內煨令熱先於屍上用紙搭了次以糟餅罨之其痕損即見

醫方

嘗見檢驗諸項後刻載醫方雖屬濟世婆心但鬪毆內立限保辜者曾有責令醫治之事然其醫治自有醫生坊刻名方因自不用至於人命又多死後纔報何有於醫即或傷而未死稟報到官官未試驗告傷果否未定何得自給以方縱使此方對症稟報已稽時日給方往返更有耽延縱給以方亦恐無濟故居官者果有濟世婆心只須平日精選良方刻施本治併佈普天俾遇有刀刃蠱毒縊刎等傷於未死之時不待告官即行救治庶全活者多而官亦不煩臨時瑣瑣矣集中槩不載入正欲居官者留心施濟則博採之下何方不得若必拘拘於命案後雜入醫方是臨渴掘井濟世而於世終無濟也

爲政第一卷之四目録

從政第一卷之四

錢塘邵泰衢鶴亭父鑒定

西湖孫　鋐可菴氏手輯

聽訟

可菴曰制刑之意原欲期以無刑聽訟之心亦在使其無訟然訟至今日斷不能變有爲無以副賛成之化而讞獄者自不得不設五聽等法以窮治之矣卷中所列盜案等項連前人命雖皆訟事雖皆聽訟者所當窮治而討止十餘條似不足以盡

訟情併不足以盡律例然即兩卷之所有以通兩卷之所無正不必徒矜擿伏之神巧立鉤箝之術而其窮治之也固自有法在

盜案

報盜

平日須預示地方凡遇被盜之家該地方當時即行禀報一面失主告遞失盜呈狀將約畧盜數多寡及入門出門形狀劫去贓物一一開寫金銀首飾須開式樣衣服器皿須開顏色新舊務要的確以便日後對贓銀子或大小錠或碎塊分兩俱要開明總不許以少開多希圖扳詐印官於遞過失狀之後或親行或委捕衙踏看一番不惟可以識盜情亦可以杜謊狀到被盜地方先驗有無殺傷焼燬事再問地方鄰佑或係明火執仗四鄰通知或係暗進明出四鄰有無知覺或止係竊盜一一體問明白立案隨即據呈詳報

報單式

某縣　都　啚失主　　爲失盜事本年　月

日　時被盜　名從　來手執　器仗

刧去財物開後

殺傷　等　人焚焼　間　等証

年　月　日具報人

地方

甲隣

査盜

强盜打劫必有吊線之人或本家人或親戚其打劫

之前一二日其人必以他事往來探其動定言語面貌多是可疑即平日相認者來往頻數瞻覰不常亦是打聽消息細審失主果有前項蹤跡即令捕人物色之盜可得矣

盜無窩主何處潛蹤叠盜之去來無常而窩之居處有定盜之蹤跡猶秘而窩之舉動甚彰凡被劫之處其窩家近不出五里遠至十里二十里止矣叠强盜行劫勢難遠涉一恐腹饑力盡二恐天明事露凡盜發後容訪附近地方往時豪傑形迹可疑者亦可得其十之七八

拿盜

人贓一時俱獲者幸也不然有跡可疑可以因緣根究亦幸也若夫盜後全無影響從何處下手乎曰捕役盜之窩穴也每一積年捕役諸盜必有月錢凡屬眞正積盜此輩豈惟不拿且從而庇護之養爲賺錢之資甚至有洩機於彼而使遠逃潛蹤於城而落捕家者地方大盜生發失財果多待失主遞失狀後有司宜差着實人乘夜呼喚積年老捕其家如有蹤跡可疑之人一便擒來審問天網奇幸甚至有隨身之贓一時並獲者若恐所差之人賣放仍再添人踪跡之不可延遲立等回話如捕役之家果無別人即乘夜曉諭捕役每三日不獲眞盜三日一比如拿獲眞盜起獲眞贓即將失主獲贓分半給賞吩附諄切着實力行至二三比後眞盜未有不出者然拿眞盜又須以人贓俱獲爲主贓獲多賞亦與之俱多贓獲眞而少記下該賞俟多起出日多行給賞若無贓及贓可疑雖獲人猶責若係仇拿問明之後加等重處一

一吩附要明且要一片至誠心勸懲鼓舞他眞盜眞賊必得

地方失盜保甲人等負疎虞之罪快壯人等懼比較之嚴彼此扶同胡疑妄指即將平人及曾爲竊盜及乞食貧民巧拿慘綁與拷嚴鞫手執失單逼之招認不合則撻楚亂加偶合則另招夥盜既招則押吏同拿仍照前法掠掠致之展轉相誣甚者授之口辭使之攀敲夫眞賊不苦訊固不招承良民受非刑何所不認然則壯快之言何可據哉以後快壯拿賊除眞

盜拒捕曾毆公差許其打傷不罪外其餘止許綁縛
到官掌印官先驗傷痕如拷打骨肉有傷者快壯重
懲草役有致命重傷者不分盜之眞假限內身死者
許家屬告發定擬償命眞盜所招夥盜須差快壯
訪拿此輩一概紅票閭閻所至驚擾賊未獲則扳其
旁親遠族同緝或誣其妻父母舅窩藏索足財貨酒
食仍令遠近跟捉拖家廢業騷擾多端賊既獲則令
其黨攀富家窩贓𧕿其𧕿壑之欲或指授仇人同盜
彼受冤撲之苦株連蔓引人人自危乃事定告官而

有司私其快壯仍罪告人深而痛恨以後快壯訪知
眞賊所在即禀所在正官同所在地方保甲協力捕
捉所在官不從致令賊逃者申究但不許牽累以上
無干平民官不嚴禁即是才力不及矣

拿積盜

地方有世盜有大盜有智盜此俱未可草草治也而
智盜尤難處如往時悍地盜家令其子弟分布江防
捕廳捕衙事未發而彼之布置已定矣此一獘也又
或有數省數州縣人合爲一黨其贓即當夜傳送不
數日已在數百里外矣此又一獘也此等盜非計定
後行如鷙鳥之無虛發不可

拏盜票

凡拏盜之票不可未得眞盜混混差拏即已得眞盜
緝拏餘黨亦必寫名字住址年貌明白若糊塗混拏
家家可嚇索矣宜云爲拏盜事照得某盜供其人同
夥合行拏衙眞僞除本犯外不許差人妄至隣家使
害嚇詐如違重究計開拏盜一名年幾十歲貌有鬚
無鬚面白面黑住居某處贓若干以下即硃標容字

如此則嚇人之弊少矣

審盜

强盜緝獲之日須立時研審即驗有無私拷傷痕先
問其入夥緣由賊首窩主引線同盜若干某年月日
某人某處造意其上盜如何進出劫財若干或殺傷
幾人何人下手某某用何器械某某各分贓若干賊
仗見存何處蓋盜全以初情爲眞而得情最非容易
以强盜之口堅如鐵石非用刑不吐而一味用刑箠
楚之下何求不得强盜未必輸情仇扳之人往往怕

刑屈認覆盗果天者有之矣問官於此切戒性氣或
雖非粗心浮氣而心事纒擾亦須耐煩審鞫盡審者
詳審之謂若非細心耐煩輒便嚴刑嚴刑取供必多
自罔問官又不知落筆附案之害據彼信口我即信
手格房又利於害人輒粘連附卷以圖勾攤取錢此
票一出捕役到手誰敢向邇此傘一經粘卷凡有姓
名者即爲卷盜辨得清時身家不可問矣故凡審盜
之日先在衙中一一彙緝各犯節畧擇其情畷眞而
狀較惡者隔別衆犯先拷之拷之之法惟以察言觀
色推情詰問既不可不用夾又不可專恃夾如彼不
認及認而不像務要將緊時鬆緊之以追其吐鬆之
以誘其言反復折問如有隙可入有端可猜及有情
節可據便須耐煩着意加工細拷得此一人的是眞
盜然後再拷夥黨一總共幾多人夥黨姓名既得然
后逐名拷其年紀狀貌住址何人主謀何人爲首何
人在外把風何人入門明火及劫財傷人等項供寫
畢又從中抽問或從後倒問翻來覆去如其一毫不
差此是眞正情節無疑矣再吊諸犯對審果的此等

供僉方可同審語印過附卷若是覆答差謬此中必
有佹扳之人或有眞夥未出情節未眞者或再拷此
盜或別拷供眞之盜俟的而後存之切不可遽以參
差供單胡亂附卷也如此訊盜眞盜出假盜即可釋
放除盜安民可一舉而兩得也
審盜之法莫善於隔別細心察其情狀參眞僞之情
辭色自別而虛揑之語辯問則窮我多方以辯之則
掩護之術不及卒備無備之言不及會同往復參錯
眞情自見至於隔別之報盜數同贓數同期會同事
迹同即無贓而盜可知矣或言人人殊不可驟加嚴
刑亦當耐心細鞫或設法容訪人命之疑獄亦然仁
人心苦智者識精當必自有妙法但問刑謂之審具
格謂之詳詳審二字此聖王治獄之精意也訊獄者
幸于此兩字留心焉不以夾棍等酷刑爲第一審法
則冤獄必少矣
捕人畏比多以竊盜及平時不安生理者非刑逼打
令其招盜認贓數十人如出一口因取破衣等件指
作眞贓見官俱俛首無說使當官不察則冤者衆矣

識者察之強盜贓証未明且勿妄加箠楚俟再加研訪果係真盜箠楚何難若係平民殺之可憐邇來州縣審盜多有情罪未明拷訊已極追審係無辜而死者已過半矣豈惟上司見之不雅此心恐亦不安

續獲

凡續獲各盜亦須隔別研審口供情形贓物一一相對即是同盜但不許令其先知前賊口供恐畏刑妄招果屬扳誣當即開釋保候毋得枉死人命

某縣盜

今將行劫失主　家已獲未獲各盜姓名開後本縣當獲即審自得真情未獲名下填某盜供

一已獲某人　年　歲身　面　鬚　疤
　未獲某人
記係某縣　都　啚　地方人　生理

一樣刊二十條

犯總單

此單尚備續獲未獲者查其年貌住址並詳查
凡後有獲盜與前供符合贓証明確者真盜無疑
間有不合者即宜詳審

年　月　日　正官親審係捉獲第幾日

官押

盜犯逐

一盜犯某人年　歲身　面　鬚　某縣人原　生理於　年　月　日同夥
　人劫失主家分贓　件
一入夥緣由
一聚集處身處所
一所執器械
一有無傷人姦淫放火拒捕
一得分贓物
一分贓處所

名供單

一捕役某　於　年　月　日其處捉獲
一起贓處所
一見獲失主認貨贓物
一未獲花費寄賣贓
一窩主曾否同行分贓
一行盜幾次 近今功令森嚴止究見在不必追求已往幾次
年　月　日　正官親審係捉獲第幾日
官押

起贓

盜以速捕方得眞盜而起贓亦須鬼神不知風霆迅疾方能搜得眞贓一毫滲泄遲回眞賊不能得矣故審得盜口所供與失主所開失物傷痕相合隨卽專委捕官帶領捕役起贓不得稍遲以滋轉換

强盜以贓仗爲憑起贓必須捕官帶領捕役公同起獲到官卽便查對失單并喚失主認領狀入招失主釋放窩家凡寄賊買贓之人審不知情亦便保釋以免拖累

起贓之時有快壯通同將本人之物勒指爲贓者有比照失狀取一二於典當鋪以作贓者有獲眞贓而快壯先搜其細軟入已者有疑似之物失主記不眞而錯認者有明見可愛之物而妄認者有厭遲累之久而妄認一二贓物殺賊以完已事者有爲快壯所逼不得不認者昔蒼南呂公云余巡海右時有一寡婦被劫獲盜十人搜贓俱在內有女鞋一對快壯過寡婦家謂之曰鞋當有樣從之及縣官審贓寡婦一一俱認問鞋曰我女之鞋也大小幾何曰有樣索家

中樣比之不爽毫髮十人者無一語辯不數日而眞盜悉獲眞贓悉出十人者乃得釋前贓盡十人家物也又有將良民爲盜搜其家黃裙指爲失主物者失主認之太原毛通判取當鋪黃裙數腰雜置堂上失主莫知所認妄取不一呼良民至則應手而得曰此吾裙也失主無辭而良民遂釋以後有司審贓不可艸率但失主贓物無記驗者不可輒坐眞賊盡指一物殺一人可不愼歟

强盜打劫情實若有寸絲卽眞贓也若必得多贓定

罪則大盜不死焉求贓之意只借以證其盜之眞耳非爲其多贓而罪之也

盜賊招冊有贓無分毫供稱花費無存者要見賫與何人須拘何人辨認花費無存四字豈宜殺人哉諺云指贓殺賊如無贓而稱屈寧含贓可也

強盜家人或癡幼無知聽家長主使實未得財或未上盜衆人憐其應答勞苦與之敝衣惡裳亦未可作得財論蓋律重主使五刑赦癡愚也又茶坊酒肆強盜或食宿其家即所得酒食錢係盜贓亦不得因而擬罪若知其爲盜則不能無罪也

失主指名告盜坐虛或認贓不實治之應得之罪足矣切不可過於朴責恐閭巷聞之以爲有心縱盜也

又愚夫愚婦垂涎贓物或官司以別人贓物試之亦因而冒認謂之小人貪利則可若執此以爲強盜地則不可也

起取贓單

某府某州縣正堂某爲立法起取盜贓以杜奸弊事據強竊犯某供稱將衣飾寄頓後開各家合着原捕同失主并該地方三面照數起取符起出一切贓物備填單內去役如生事詐騙許被害稟究如無印票不准起取須至單者

一某盜名下贓 係盜 供以後有

同式

年 月 日 失主 原捕 地方 各押

官

收監

捕獲之時盜已多方弊苦及研審之下未免加刑若收之入監更遭牢頭禁卒一番狠籍此盜之所以多監斃也宜諭牢役毋得逞兇肆虐索勒多端違者定行重究不貸

強盜入監情實畢露因犯禁子悉知之如其中有可疑之人細訪若輩了然矣然可偶一爲之耳

不論強盜竊盜一經事犯餘黨在外大肆剽掠極力救援或打點或請託故盜賊事犯後必索求餘黨不推驗究人之羽翼亦杜閭蔓患也捕黨之法密令禁子物色之足矣或外面盜夥出其不意索之獄中

多有得眞贓者

叙招

凡叙招最宜明挚而盜招尤不得含糊藤葛以致屢駁不休牽累無巳也其招式另載案卷內照式叙招固可凖一以倒百而最可惡者招書不欲將眞僞分別明白以絕嚇索之路官府筆下不淸復有拖泥帶水之病又或審斷無術涇渭不明雖有欲釋求生之心終無執筆如刀之意以是扳扯姓名一入招冊能出牢籠者鮮矣即勉强出脫終有糊塗縱放之痕或

巳出而復拏審者有之矣故大盜招情先叙過盜情處又在後面叙云此盜某又不合因仇誣扳某人某人若干如係駁問之招則云盜某又不合誣扳某人某人或因中証仇口或因本盜仇害以致某衙門問擬如何至招後接審語處當云今蒙某衙門官將一干人犯細審出某某眞僞如何此下方接勘得審語審語後又别一句云爲此除將無辜某人審釋或候詳外今將眞盜某某等取問罪犯

二三招之後口供情形如有參差致奉駁審者須詳釋駁語即訊明口供叙入勿留疑竇如無參差祇須簡明叙其盜口供與前供無異一語不必重複繁叙如看語有前後不同而致駁審者先叙其項情節未據供明以致駁審今審得云云務期明妥不得於供詞之外别生枝葉

解審

獲盜須晝夜隄防作速招解切不可因循釀禍蓋强盜初獲未必甘心就死餘黨尚多恐有反獄越獄之事至於僉差解審差人每每受餌令其過家一方之

民已不勝其擾況或夥盜劫去或用計脫逃則防護不嚴貽悞匪淺矣竊盜亦然强盜竊盜無論親戚仇家俱畏其仇攀防其疵害無不極意奉承者差人亦利此一行故往往隱盜賊之術非[illegible]之[illegible]禁之極嚴不足以革此弊也

弭盜

凡捕盜者覺察欲早撲捉欲速苟待失盜而後求盜事已晚矣然捕盜有法須知本源所在盡小民爲饑寒所迫雖有爲盜之心非得慣盜之人終是難長必是平昔爲盜之家及慣窩之戶諺之故列任後即令刑房查歷年強盜卷案以二十年爲率不論已獲未獲已決未決俱簡明摘要開作一冊造訖隨喚捕役役堂出其不意各授一紙令密寫眞盜及其住處凡爲盜者捕人皆知之但事發得錢則明知而不報于

人百衆又欲言而怕報讎先事令其密寫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喚時隨吩咐錯報漏報者重責又吩咐盜發失事者將若輩取比若干審捕役又吩咐訖暇則于士大夫正人君子中或百姓有身家德行者細密採訪凡某某爲盜皆載冊而熟記之待其事犯即無眞贓悉眞之法各處大盜既已得其姓名便密令地方捕人伺察其動靜又再加以保甲善法未有不聞風而遠遁者矣

北方多響馬賊邏路必不可少然數百里之內責之數人安能保其無事在北地溝塹墩夫欄木之類一一俱有但事久廢弛耳誠一申明約束力行修葺空闊處不便築墻亦斷掘大溝以木爲橋令其馬不能馳聞有響馬劫人一墩放銃各墩相應先下欄木地方引鄉兵各守道衝待其至而擒之須知響馬中亦如尋常賊盜有武藝善射者亦少合衆人之力以攻之易易也然墩夫多偷安須時加譴戒巡路快手又多向墩上索錢不可不知北方響馬操兵居半南方水賊哨船俱半知其爲盜盜可得矣

水賊有二種黑夜抽帮者俟人睡熟打劫本地方之人居多有白晝殺人於江湖上者多係遠方亡命出沒無常江洋中有水程一鑑一書其言甚爲怕人盜大夥賊盜往往裝作客船其中有機關有麻藥一入船中揚帆江心即便動手故客商有一出無歸信者受此禍也此等盜賊最難覺亦最難防昔一撫院盡令江洋船隻粉書籍貫姓名於風棚上亦好但恐盜賊亦可僞寫且各省客船不能一一取齊不若着落各處船行船戶各令保識商客往來將籍貫姓名人

數閘船月日俱登記號簿申飭各處水驛舖兵及小
港逢橋俱造水柵以爲防範可也
救護之法須擇之於早編立保甲時每村中擇子弟
之年少有力者教之武藝不拘棍拳刀鎗等項各熟
一藝卽於十家牌上註某鎗某刀某棍器須卽格上
刻某村置其餘照前一一註定不善武藝者但氣力
可用亦各執一器或一家被盜守更者鳴金鑼各
家齊起吶喊在城市則逐甲鳴救在鄉莊則近村傳
鳴遠村聞救勢可向前卽向前撲殺如不可向前止

於要路上截殺本村救護人多不用別村如本村人
少別村同救亦以一二里爲率其餘聽見鑼響俱在
各要路上等候古人弭盜有教民家家藏鼓者一處
盜發處處鼓響不須刻而一二十里皆鼓聲盜無得
走者此最妙法但要行之力耳

察盜

強盜形狀亦易識耳平時不安生理出入無時一也
往來多面生可疑之人二也常有贏餘費用不經三
也或行兇使酒氣焰逼人四也或以妻爲娼相聚嫖
賭五也保甲等登記一冊出鄉必告保甲所往或其
人結黨而出卽密報官如十數日後遠近地方有失
事者便多方伺察如其家費用不經或飲食之類盛
於平時必有故也果有跡可據卽把連赴官審問不
必待其犯矣
強盜情狀不同有極富之家身自爲盜者或養盜分
贓者在別處爲盜至本地方輕財好施爲鄉里所推
重者又有別處大盜挾重資至此假作客商者情形
自是不同或往來之人出入之跡富貴之態主僕之

間終是令人可疑其無故而暴富者尤可疑也付託
得人細心識察自無遁矣娼家酒樓閒場賭博之
家是爲盜淵藪庵觀寺院次之誠能信賞必罰令捕
人不時稽察不但得本地之盜四方大盜亦無所遁
然捕人多假此以爲騙各家在當事駕馭之也

首盜

強盜若來自首須問明行劫幾次曾否於何年月日
殺人行姦放火燒人房屋然后詳解蓋自首雖准免
死而律例處分各有不同故宜詳審明白使發落能

別上司方不視爲糊塗首盜之人亦有不可盡信者有首夥盜而誣一二仇人稱爲同盜者有本身非盜而受奸人買囑假稱首盜妄扳平人者問官傾信其言盡拘昔審往往搜贓不獲死於嚴刑今後首賊但有一人不眞者審有誣陷別情不准出首之律仍問死罪

憐才

大盜果有絕人之技可用之才殺之可惜若遽以蔵淵之事行之恐不可得但以贓罪未明請之上司多方以緩其死亦愛惜人才之一事也然亦令其曉然知我待以不死之意又以深恩固結之方可得其死力也

保結

盜口扳人種種不一或扳富或扳仇或扳良善或勒之使扳或唆之使扳或買之使扳從來強盜扳人間官萬勿輕信當其供出一人須以陷一人爲憂毋以又獲一盜爲喜近時強盜扳人必待招首改口然後釋放但招首亦何厭之有若戶長鄉約保結平素便當釋放何必假口於招首哉如保稱平日本分生理今無非爲某家某月失盜本人某日在家如虛同罪甘結到官問官察實存結聽保如後訪得實而本犯脫逃者保人一例重究仍責緝捕若慮眞盜借親朋以爲地方鄉約則保結不可不細心查察

別州縣來關本處小民指稱爲盜須幷拘鄰佑細審如素不守分方可發去倘係平民鄰佑俱爲之辯寃若輕易發去即彼處正官果賢所費亦不少如未必賢則平民因此斃於囹圄未可知也

竊盜掏摸搶奪辨

潛隱蹤跡行之於黑夜者謂之竊盜若白日乘事主不覺而掏摸人財者同竊盜罪便取物謂之掏以手取物謂之摸贓少則計所犯次數贓重百二以上律絞

搶奪雖類乎強而實與強有別人少無兇器爲搶奪人多有兇器爲強刼出其不意攖而取之曰搶彼此互爭用力而得之曰奪白日爲人所見曰白晝搶奪若徒手而盜奪于中途雖暮夜亦爲搶奪但不加白

書二字耳當計贓之多寡傷人與不傷人問斷
律有白晝搶奪無黑夜搶奪之文豈不以黑夜者即
盜耶然亦不可執一聚人劫財白晝亦盜若鄉里愚
民原不爲財或爭男女牛馬等項不得川强奪去或
爲人窘辱相打報仇即是黑夜順搶家財終不謂之
盜州縣治是獄須先拘四鄰不川視至其地細審若
無故而發此難盜也或出入主人之門踪佑俱不知
爲何如人盜也若原有爭鬬彼此嫌隙即非盜矣毫
釐之際識者辨之

新例竊盜甚嚴一百二十兩以上眞絞監之凡盜錢
糧三百兩以上坐以眞絞眞斬爲更重矣祥刑君子
宜留心焉
若竊盜於盜處被事主捉獲登時打死勿論若被拘
執打死依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若得
財已離盜所追逐不棄財被事主毆死勿論此因逃
走逐而殺之非拒捕而殺
竊盜徒滿歸家便畧無畏忌偷盜恃强鄉里視之如
毒不測之爲害不小須立一簿凡曾經竊盜問徒人

犯須塡註簿上俱照里分次第一一開註明白無事
則時議察之拏盜即責彼網緝捕之亦妙亦妙
竊非捕誰爲羽翼捕非竊離爪牙故從來竊無不
通捕捕無不知竊者凡有被竊告發到官只須嚴立
限期責比該捕捕見比者認真勢難隱蔽自不得不
獻賊以免比矣雖其中亦有難防之家賊及偶一爲
之捕不知名之賊然被竊之所一經該捕驗過此賊
熟賊彼自洞然令之物色亦不甚難若夫律嚴三犯
者所以除積賊也竊至於三其爲賊不少其爲技必

神轉而大盜流毒奚窮置之死地固所宜也其於初
犯再犯筆以自新之路而不忍遽加以死以尚非積
年滑賊罪止於刺非縱之也總之竊之小者猶可懲
之以法勸之以善竊而至於老奸巨滑勢必鋤而去
之以靖盜源爲地方計者當念之
禁宰耕牛一事是弭盜良方不知者借以爲修福善
大盜必始於穿窬而穿窬之發軔又必以盜牛爲事
何也民間細軟之物盡在臥榻之旁非久於竊盜者
莫能窺焉惟耕牛畜之廊廡且不善鳴牽而出之甚

易盜。牛入手。即售於屠宰之家。一殺之後。無贓可認。是天下之物。最易盜者。莫如牛。而民間被盜之物。最難獲者。亦惟牛。屠牛之家。明知為盜來之物。而購之。惟恐不速者。貪其賤耳。從來宰牛之處。多為盜賊化贓之地。禁此以息盜風。實是救本澄源之法。

逃人

逃人拿到。當即審理。將拿首之人。及地鄰窩主。各取確供。不可草率。如無窩主。不必深求。若住十日以內。官免議。房主鄰佑免罪。十日之外。例甚森嚴。故審係逃人。即備文起解。不可遲延。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省。例應徑解督捕。陝西・湖廣・四川・江南・及各省。例應詳報領文遞解。

問鈐 除仍用該書寫供外。即官詰問一項。即親填于下。

先問拏解人

你在甚麼地方拿着的。

為何知道他是逃人。

可有窩家的麼。供有。須詰問為何不早拿

次問窩家

逃人是你甚麼親友。

在你家住幾天了。還是纔來的。

拿解的人與你有仇麼。

三問兩隣甲長

逃人在他家住幾天了。還是纔來的。

他家既住了逃人・你們為何不報・

四問逃人

你叫甚麼名字・

原是那裏人・

幾年上歸旗的・文書上有印信的麼・還是白頭文書・

是那一旗・

你主子叫甚麼名字・住在那裏地方・是個甚麼人・

牛彔是誰・

幾時逃走出來的・

有人同你逃走的麼・如供有同在那裏

你逃走的時節・會偷帶些東西・

這一向住在那裏・還是你流來流去・如今纔到這裏的・你逃走在外・曾娶了妻・子生個孩子沒有・供久

逃者方問其落如有立刻令番照例分別報解

備文督捕當令歸刑部督捕司封套背面上用右申刑部下個貼小紅簽寫督捕司三字

各供既取明白・將逃人監禁・備文・照例起解・口供要詳・淨・有・語要・繁・簡・須洗脫窩家字樣・況供內必用沿途求食古廟棲身之類・督捕亦自不駁也・萬一處其昔・求即備文徑覆本地・並無其人・原供亦無窩主等語・

長解

應・徑・解之省・分・地・方・官・嚴加肘鎖・每逃人一名・着有家產之正身解役二名長解・若無家產・或非正身・均有・處・分・不可忽略・嚴諭差役中途小心押解・解・役一而・詳・報・

遞解

如・遞・解之省・分・地・方・官・取供後・即申解本府・轉解司院・領・文・遞・解・嚴加肘鎖・每一名・差有家產正身解役二名遞解・

經過地方・遞遞解逃人文書到・只拆外封・封內又有拿獲之地方巡撫・咨文・費・咨・督捕者・不可扯損・將逃人肘鎖驗明・每一名・換差有家產正身解役二名・解送前縣・取收管・倘路遠・日・暮・前途難到・寄監過夜・小心看守・次早即解・不可刻遲・仍・用・營兵護送

印契

旗人買民在京則宛大二縣五城兵馬司用印在外
各州縣用印將賣身之人問明眞姓名籍貫要取情
願口供及中保人等各供登簿然後用印照例申報
斷不可狥情面畏勢要輕於印發恐有威逼准折等
情也非本治人民更勿用印

私鹽

私鹽或捕獲或首告俱要立帶審理稍一遲緩奸弊
百出無水程者即有程離鹽引者即有引矣故宜隨
審隨報人不必解候批定擬裝鹽之車船頭匹變價
解府司庫充餉若聚衆十人上下駕船張旗有無兵
器拒捕傷人者越境興販三千觔以上者窩藏鹽犯
寄頓鹽貨引領牙人受雇挑載者巡鹽人員透漏故
縱者買食或轉賣及凡犯私鹽者皆上虧國課下累
商人律例甚嚴引擬俱難姑縱至於中途增價轉賣

或於別境犯界貨賣或不即繳引截角及將舊引影
射與鹽引相離之類是又商人大弊誤銷官鹽貽累
處分亦不可不按律審擬以絕其奸也凡私鹽事發
人鹽同獲者止理見獲若獲鹽不獲人者其鹽沒官
不必追問其人獲人不獲鹽者其私無據不必追究
其罪恐致攀累干連也拿首人照例給賞

犯贓

犯贓之名有六監守盜常人盜枉法不枉法竊盜坐贓致罪是也外此有不盡者如以准論之類盜監守者統轄案驗謂之監臨躬親保典謂之主守監則官吏問監守盜守則倉夫斗級庫子解戶攢典之類問主守盜自杖八十始每二兩五錢加一等四十兩斬擬雜斬惡之至也常人者非止言軍民也即在官人役而非監守者凡取受侵欺借貸官物交監守而于盜之監守人已革職役而盜官准折錢糧詐取誆騙

係官錢糧得遺失物有印封記及畜產有火烙印者得遺失官銀自費用者官民人等盜海子魚銀礦珠池湖魚樹木開山賣煤凡盜礦及本管官旗冒支逃軍月糧及侵欺已故軍人布花之類俱依此條自杖七十始每五兩加一等八十兩雜絞枉法者何律有明條謂之法法有出入謂之枉是受人財而曲法以斷處之也分有無祿各主通算全科必審明其入已之贓擬罪自杖七十始每五兩加一等八十兩眞絞新制並發流尚陽堡不枉法亦分有祿無祿各主通算折半科罪一主者不折亦要審明其入已之贓擬罪自杖六十始每十兩加一等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無祿人俱減有祿人一等竊盜贓乃潛隱蹤跡偷取人財不止剜孔踰牆但行之於黑夜者昔夫白日之間撇人人家取財及於鬧市剜包剪絡或同船同睡而術誘人財者其蹤跡詭秘與竊盜無異故罪與竊盜同各分爲主造意行而不分贓分贓而不行審擬以一主爲重併贓論罪每十兩加一等自杖六十始依律分別刺臂一百二十兩以上及三犯不計贓數

並絞坐贓非實有之贓坐之以爲贓也如濫科歛財物或多收少徵如收錢糧稅糧斛面及檢踏災傷田糧與私造斛斗秤尺造作虛費人工物料新任官役接受部內拜見銀物及諸色人員無故受人餽送被人盜財或毆傷於賠償醫藥之外因而受財之類凡罪由此贓者皆謂之坐贓今例不分一主各主皆折半科罪自笞二十始至五百兩罪止杖一百徒三年至於說事過錢之類有新例者查例擬斷衙役犯贓一兩以下本官即有降二級之處分十兩以上革職

可不愼歟凡問理贓私固要盡數審出然不可過於深求萬一無可追償將遠年債負混抵雖官司不與准理然轉展扯攀此案恐因之難結矣

附六贓掌訣

竊不起子常枉丑　坐贓申上寅監守
坐同竊不十方加　枉與常人五便走
自盜之贓却又差　每逢二五加殊庇
偷兒百二擬經條　三犯無分贓重否
常人八十監守四　雜犯五年徒定久
不枉百二枉八十　無疑按律俱緩首
坐贓折半最爲輕　五百胥靡加莪有
記得六贓歌訣明　徒流笞杖隨時剖

賭博

賭博必至傾家蕩且流爲盜賊父兄不忍首告妻子不敢聲言或因氣以成病或相毆以致死者不少矣審時切勿寬恕而開場者尤爲首禍之人若無窩留[illegible]抽頭則蕩子從何聚集所以現行例云賭博枷兩月責四十板開場抽頭人枷三月責四十板律較倍嚴矣而又有新例之賭博人杖百流三開場人問擬充軍總欲嚴其罪以絕其害耳尤不可不知也或經官司拿獲或被旁人首告或係同賭人出首有據審實者問擬毋寬攤場財物一半給賞首人一半入官用申容隱按例斷罪至於攀扯者不准牽連如律所謂止據現發爲坐是也

姦情

易誣而難明者莫　情故律稱非姦所捕獲及指姦者勿論緣有強來而和應者有始強而終和者有因人見而反和爲強者有懼事敗而詐強飾和者有因他事失好因而架姦者有親夫原賣姦因姦夫財盡告強姦以圖拒絕者有因至其室迹不避嫌報仇貪利而誣姦者有因仇憤而自苦理短設計告強令彼無從置辨者至於昏夜不識面目而止據聲音衣帽得於竊取而指稱奪獲者種種眞僞不能枚舉

讞者問姦必先審本夫有無知情強姦須有強暴顯狀婦人不能掙脫之情形或損傷肢體毀裂衣服之據刁姦須用刁詐巧言調誘外處姦宿雖婦女似正和姦然既聽其刁誘較和自加重矣他如因姦致死[illegible]幼女縱容抑勒親屬良賤爲姦必須一一研審倘以正風化若指姦誣告者按律加罪不可

田產

田產不明則爭競自然難息官司不斷則訟獄必至不休有因疆界爭者有因分授爭者有因買賣爭者有因推收爭者有因價值爭者有因回贖爭者甚有盜賣換易冒認及虛錢實契侵占强占投獻者小則批令公處大則准與審理若有必待踏勘者即官威從親往看之即或委官不許多帶人役以致騷擾多事

疆界不明但查原丈弓口四至着中入隣佑秉公求

處終於不明踏勘訊理

分授則憑分單及親族公論若有左祖者訊理

爭買先儘本家次儘業主若本家業主剋減價值仍聽別賣

錢糧不明則查納糧數目及當日原丈弓口若豪強飛詭欺其懦弱田產已經賣去而錢糧尚存者查明究正

價值須依各處風俗價之中証交單

應否回贖自有原契原中若賣主力不能贖而赴告

者意在加添假名回贖須要斟酌不必偏執量情從
俗可耳
虛錢實契者契雖實立而價則虛懸非被其誆詐則
出於逼勒總非賣主之本心也田查畝數屋查間數
審擬
若欺業主不知而盜賣其田宅者查明數目按律懲
儆追賣價花利給主若買主審係知情故買彼此
共罪之贓應追入官
換易冊以巳之瘠田弊宅盜換人之沃好者亦欺業

主不知而易之也審明改正花利追給
冒認是欺業主不在而冒認他人之田宅爲巳業也
畝數間數花利依律審斷
若因地主不在或乘閒隙或同在界內之產而占之
皆爲侵占若因業主力微而用强伯奪等類皆爲强
占首條田宅言侵占而不言强占設有强占顯迹者
當比依强占官民山蕩等律次條山場言强占而不
言侵占設有侵占者亦當比侵占田宅律此互文也
有犯亦應互比

將妄爭不明之田宅山蕩湖泊祖墳山地等類及係
他人之產業妄爲巳業投獻使業主不致與之爭論
者分別徒罪按律問發
發掘墳塚開棺見屍賣墳殘毀棄屍及爲熏狐狸燒
棺燒屍平治盜葬等罪審係凡人或尊長卑幼妻妾
奴婢雇工及賣地牙保人知情者律有明條斷理毋
縱盜澤及枯骨乃仁政之大端也然南方墳墓侵盜
多由於管墳人或欺地主懦弱或欺遠出或欺孤寡
或欺年遠難稽今日挪界明日割邊旋且盜而賣之

獻者不可不知也盡法處治何待煩言

婚姻。

男女婚姻式係人倫之大綱。常名分。宜端風化之先。但民情不古。事變多端。有婚書聘財而輙背悔者。有指腹割襟而無媒妁者。有成婚而知妄冒者。有為婚而係同姓者。有娶親屬妻妾部民婦女者。有失尊卑等序。良賤糊從者。他如有妻娶妻。逐婿招婿。或行典雇。或出強占。種種敗常。未易悉舉。至於婚姻重在媒妁。而或有不可盡憑之人。夫婿必宜完聚。而亦有不可盡合之處。總宜按律照例。度理揆情。庶人倫以正而風化以端矣。

背悔

定婚之初。男女或有殘廢疾病之類。務要明白通知。各從所願。不可隱匿。若知而願定。或有婚書。或受聘財。後悔者。罪坐女家主婚人。若未許他人。雖有悔心。猶可合也。再許他人。則其盟已悖。不可合也。未成婚雖違盟。猶可改也。已成婚。則節已失。不可改矣。審斷前夫完聚。以全信也。前夫不願。倍還財禮。仍從後夫。姑全節也。男家悔亦如女家悔律。夫女家悔則女當入。而後夫當別娶。男家悔。則男當娶前女。而後女當別嫁。倘前夫因其女已成婚。不願仍娶。則從其後夫。而倍還財禮。或前女因其男已成婚。不願仍嫁。則從其後夫而不追財禮。

指腹

婚姻必憑媒妁婚書聘財。但指腹割襟。其風不可長也。依律禁止。蓋禁者禁於未犯之前。若已犯。當以違制論。

妄冒

女家妄冒者。如女本有殘疾。却將無疾之姊妹妄冒相見。後却以殘疾女成婚。或將親女相見。而以義女成婚。男家妄冒者。如先定人女與親男。後却以義男成婚。或男有殘疾。令無疾兄弟妄冒相見。後却以殘疾男成婚。加女家妄冒罪一等。蓋女家妄冒成婚。男人猶可離異再娶。男家妄冒成婚。則女終身失望矣。故加等科之。未成婚者。仍斷原相見之男女成婚。已成婚者。各斷歸宗。

同姓

古者立姓正欲有別至於同姓原係同宗若娶爲妻卽如娶本家子女爲妻一般倫理已斁風俗有玷主婚與男女各杖斷離

親屬

五世而斬雖服制已終一氣所分在親情無異高祖親兄弟曾祖堂兄弟祖再從姪孫並緦麻絕服之外所謂袒免親也雖五服已盡而尊卑大小名分猶存舅甥則外姻之最重者均爲傷敗風化並斷離之

尊卑

尊卑之分倫理攸關皆不得紊亂而爲婚也及姑舅兩姨姊妹之類不惟法制有違抑且民風日壞依律問斷並爲離異

部民

官同父祖之尊民若子孫之輩當分體統難作婚姻親民官娶部民監臨官娶爲事之婦女爲妻妾者律以杖罪妻妾兩離女給親歸宗有夫給夫完聚若爲子孫弟姪家人娶者毋論和强並如自娶畨斷

良賤

嫁娶應當從類良賤豈可爲婣雖奴婢已放從良終屬賤隷犯者分別杖懲離異改正良還從良賤仍從賤可耳

失序

有等但知好色不顧傷風敗惡之則以妻爲妾親愛之則以妾爲妻杖懲改正甚至有妻更娶妻者離異均屬亂倫依律正俗

逐嫁

見利忘義不顧倫常有將婿逐出貪財令女別嫁者

或再招婿在家者詳其所自非厭貧而求富則棄舊以從新廉恥全無倫常大壞斷歸前夫出房完聚父母重杖之其女當制於父者不坐若通同者同罪後婚男家審不知情不同罪若將已嫁女接回再許他人律無文或問逐婿嫁女或問不應杖罪不可作背夫改嫁論以由父主婚故也

典雇 將價聽贖曰典計月受值曰雇

鮮恥之民惻困貧所迫竟將妻女典雇與人爲妻妾者有知情和娶者或將妻妾作姊妹嫁與人者倫

理蕩然綱常掃地女給親妻妾歸宗本夫與後夫俱不許復合財禮應入官或應給主同罪按律分別懲治

强占

豪强壓取權勢滔天或不用媒保而强奪良家妻女以爲妻妾或用强姦占民間妻女或强娶在家而配與子孫弟姪家人爲婦則歸夫女則歸父律以絞罪庶殺其强

奪繼

健訟之風莫甚於奪產爭財毋論鄉愚蠢昧即士夫亦屬糢糊不知所遵何律所讀何禮動云長房絕則次房長子應繼次房絕則長房次子應繼女婿義男逼逐之而不使其相依家財田產侵佔之而不顧其爲贍產告不休扛幫復衆即有明斷者不斷以應繼不給以財產而若輩亦轉展圖謀必盡蕩其家私而後已律曰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未嘗有長房次房之說也又曰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則是已繼者尚可別繼也又曰其或另擇賢能及所親愛者則是惟繼賢能與所親愛之姪也又曰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告爭并官司受理則又止姪輩中擇賢能親愛而立之并周親大小功緦麻之序亦可不拘矣唯不許乞養異姓爲嗣以亂宗族耳又曰義男女婿爲所後之親喜悅者聽其相爲依倚仍酌給分財產則是所惟者亂宗也而財產亦得酌分也又曰不許繼子并本生父母用計逼逐則子之所[illegible]也而其財產仍

所後之親爲主也。又曰。無子之人家貧。聽其賣産自贍。則繼子之不得擅斷財産也又明矣。奈何今之人乃於未死之前。既死之後而爭財爭繼者比比也。讞者於此。當片言以斷之。

鬪毆

豪强兇暴之徒。跳梁拔扈之輩。毋論事之大小。分之尊卑。稍不遂心。輒行毆打。輕則成傷。重則致死人命多由於此。後毆鬪內已條分而縷晰矣。不復多贅。今槩衆數條之宜輕宜重者。以爲審理法聽獄者曷留意焉。如穢物汚頭。而灌耳鼻。可斷毆而不可斷以傷兒髮刃傷。可斷傷而不可斷以折傷。拔髮雖不滿寸與扯破人衣帽。俱屬不應。一人先折一股。一人復毆又折一股。則先毆者。依折人股滿徒。後毆者。依因舊患。令至篤疾。滿流。始謀造意之人。減下手傷罪一等。一人先打傷。散後復被一人登時打死。以後打者抵命。如過數日方死。則驗致命傷坐之。三人同謀共毆人。若元謀自下手致命。或亂打不知何人下手。後先輕重。或二人共打一人。其傷同處。或二人同時共臨一日並。以元謀爲首。餘人爲從。若無元謀。以先下手人。爲首。同行之人。既不預謀。又不助力。止依不應。可也。

鬪毆之律。重在保辜。保辜者。謂以毆傷之人。責付毆

者調理醫療照律立限限滿之日定罪發落甚毆傷者之親屬自非慈親孝子鮮不利其死以爲索詐財物之地而毆人者惟恐其死要巳命抵償則凡可以生全之者無所不至是一件相打公事活得兩人性命乃律之良法美意也每見有司官凡遇此等狀詞多視爲末務不即拘審相驗傷痕即巳相驗亦不責付被告調理故被傷者十死八九今㔨州縣官凡有鬬毆傷重者令地方即將首報其親屬呈告者狀[illegible]須開被毆之人年若干歲某月某日某時被某人[illegible]

人用何凶器毆打某處見今其處斜傷長若干濶若干某處圓傷橫若干濶若干青色紅色有腫無腫曾否皮破骨裂某某見証告辜到官官與相驗登記傷痕令醫敷貼整理照依保辜日期責令兇犯領至家中用心調治案候在官身死之日即照原狀告檢官照辜狀原供傷痕依法檢驗如被毆不告辜限者除登時打死及在三日之內者始准檢究外其餘死後告人命者俱以假傷騙詐及自毆誣人論不准真正人命其辜限之日係隔月者要查大建小建此生死出入之界不可不愼保辜又須分六樣看曰限內因傷死也曰限外死也曰限內傷已平復別因他故死也曰限內醫治平復也曰限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疾也曰限滿不平復也內惟限內因傷死者依殺人論其餘則皆以本毆傷法坐而限內醫治平復者折傷以上又得減二等也

凡鬬毆傷 絞定罪圖

不成傷	成傷	折齒一等	折齒三等	折肋人等	折跌肢體篤疾	死（夏人命門）
手足笞二十	手足笞三十	杖一百	杖六十徒一年	杖八十徒二年	杖一百徒三年	杖一百流三千里 絞監候
他物笞三十	他物笞四十					
	拔髮笞五十					
	內損杖八十					

以上 等

妻妾毆夫本宗外姻緦麻	其妻毆妻父母在內故有外姻僉屬	妻毆夫本宗大功卑屬 凡妾從毆法	妻毆夫本宗小功卑屬 凡妾從毆法	妻毆夫本宗外姻緦麻卑屬 外姻外孫甥兒前妾毆從
與夫同 杖六十徒一年		與夫同 非折傷勿論	與夫同 非折傷勿論	與夫同 非折傷勿論
同上				
杖七十徒一年半		杖七十	杖八十	杖九十
杖八十徒二年		杖八十	杖九十	杖一百
杖一百徒三年		杖一百	杖六十徒一年	杖七十徒一年半
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		杖七十徒一年半	杖八十徒二年	杖九十徒二年半
杖一百流三千里 與夫同毆罪者仍減一等		杖八十徒二年	杖九十徒二年半	杖一百徒三年
斬監候 故殺同 依擬會 過失同夫 應准罪論贖		絞監候 故殺應同 依擬會 過失同夫 應准罪論贖	絞監候 故殺應同 依擬會 過失同夫 應准罪論贖	絞監候 故殺應同 依擬會 過失同夫 應准罪論贖

妻毆夫兄弟之子 凡妾從毆法	尊長毆卑幼之婦	尊長毆卑幼之妾	弟妹毆兄之妻 弟妻毆夫凡之妻同毆妾皆以凡論	兄姊毆弟之妻
篤疾以下勿論	非傷勿論	非傷勿論	加凡一等 手足笞三十 他物笞四十	減凡一等 手足笞一十
	應減凡人一等 手足笞二十 他物笞三十 拔髮笞四十 內損杖七十	又減一等 手足笞一十 他物笞二十 拔髮笞三十 內損杖六十	手足笞四十 他物笞五十 拔髮杖六十 內損杖九十	手足笞一十
	杖九十	杖八十	杖六十徒一年	杖九十
	杖一百	杖九十	杖七十徒一年半	杖一百
	杖七十徒一年半	杖六十徒一年	杖九十徒二年半	杖七十徒
	杖九十徒二年半	杖八十徒二年	杖一百流二千里	杖五十徒
	杖一百徒三年	杖九十徒二年半	杖一百流三千里 應不加入死	杖一百徒
杖一百流三千里 故殺絞監候 依擬會 過失同夫 勿論	絞監候 故殺同 過失應准罪論贖	絞監候 故殺同 過失應准罪論贖	絞監候 故殺斬監候 過失應收贖 依凡論	各依凡論 絞監候

名目								
妻毆夫之弟妹及弟之妻	他物笞十二	他物笞十三 拔髮笞十四 內損杖十七			一年半	二年半	三年	故殺斬監候 過失應收贖
兄姊毆弟之妾 妻毆夫弟之妾	各又減一等 手足減盡無科 他物笞十一	手足笞十一 他物笞十二 拔髮笞十三 內損杖十六	杖十八	杖十九	杖六十徒一年	杖八十徒二年	杖九十徒二年半	各依凡論 絞監候 故殺斬監候 過失應收贖
毆姊妹夫 妻兄弟 妻毆夫	以凡論見前圖							
姊妹之夫							加不至殺	各依凡論
妾毆夫兄之妻	加夫毆一等 手足笞十四 他物笞十五	手足笞十五 他物杖六十 拔髮杖七十 內損杖一百	杖七十徒一年半	杖八十徒二年	杖一百徒三年	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	杖一百流三千里	絞監候 故殺斬監候 過失應收贖
妾毆夫之弟妹及弟之妻	加妻毆一等 與凡同見前圖							

名目								
妾毆夫之姊妹及夫之兄弟妻	加妻毆夫一等 與上弟妹毆兄之妻同							
妾毆夫之妾子	減凡二等 與上兄姊毆弟之妾同							
妾毆妻之子	以凡論見前圖							
妻之子毆父妾	依箋釋同凡論見前圖	加凡一等以下與上弟妹						
妾		毆凡之妻同					不加至殺	各依凡論
妾子毆父妾	依箋釋同凡論見前圖	又加二等 手足杖六十 他物杖七十 拔髮杖八十 內損杖六十徒一年	杖八十徒二年	杖九十徒二年半	杖一百流二千里	杖一百流三千里	絞同上	絞監候 故殺斬監候 過失應收贖
毆妻前夫之子 先曾同居今不同居者	減凡一等 與上兄姊毆弟之妻同							

毆妻前夫之子今同居者　又減一等　與上兄婦毆弟之妻同

毆繼父先曾同居今不同居者　杖六十徒一年　同上　以上加凡一等　同上　杖七十徒一年半　杖九十徒二年半　杖一百流二千里　罪止　杖一百流三千里　斬監候　故殺以凡論　斬監候　過失應問凡收贖

毆繼父自來不曾同居者　以凡論　見前

爲政第一卷之五目錄

謹擬借
慎抑解
加冀帖
責速解
查批廻
解零欵
卯期限

錢穀第一卷之五

錢唐邵泰衢鶴亭父鑒定

西湖孫　鋐可菴氏手輯

徵比

可菴曰前任之徵收多歸解給本官之解給起自徵收而徵者收之所由來也無徵則安得有收故徵視收爲尤重此錢糧所以獨嚴催科催科即徵之名而徵即催科之實也條銀漕米不徵則民不完不善於徵則民亦未肯盡完然則徵果得法法果盡善此固可以無事撫字之義已寓催科而有司之能事早見一斑矣

滾單說

催科而用里長此弊之藪也今奉明旨永行禁革夫里長革則滾單自不得不行矣滾單之法甚善而亦有善有不善且有行有不行者以立法之未備而奉行之不力也今稿中於滾單加留意立爲二法以便擇行其一法照田産坐落之圖籍[illegible]都喚滾其一法照花戸同保之住址就近催一

法換輪甲首一法飛點甲頭同名異實異敎同功一則於常行之滾甲略爲通變一則較常行更進一籌州縣中業有行之者並列於後以見法皆可行而行之則不可不力也凡便於官民者皆不便於書吏滾甲於官民甚便蠹書蠹吏勢必多方撓阻印官易爲如簧鼓惑此際最宜明決非明決二字則行之必不能力矣

滾甲法 其一

一法欲造滾甲先查全書會計查全書會計則一照應徵之總數明爽然總數猶屬虛懸徵數尚無實落此實徵簿之所宜必造也法將一歲應徵錢糧各里類造實徵簿一扇先開某里某某田共若干共該徵銀米若干某某地若干共該徵銀米若干山蕩等亦然某項丁共若干共該徵銀米若干某項加減銀米各若干各該加減銀米若干通里淨該徵銀米共若干是爲一里之總數次開某甲某某田共若干共該徵銀米若干某某地若干共該徵銀米若干山蕩等亦然某項丁若干共該徵銀米若干某項加減銀米各若干各該加減銀米若干本甲甲長名下共該徵銀米若干是爲一甲之總數又逐甲下實開一戶某人某某田若干該徵銀米若干某某地若干該徵銀米若干山蕩等亦然某項丁若干該徵銀米若干某項加減銀米若干該加減銀米若干本戶名下共該徵銀米若干是爲一戶之細數逐里逐甲逐戶編開務使十戶之細數與一甲之總數相符各甲之撒數與一里之總數相符一里編成一簿而各里之撒數又與一邑之總數相符此簿造成正官查算淸白用印鈐發塡逐日花戶納數俱照同流水串根徵查是爲實徵底簿有實徵簿則正官於實徵之數知之既悉矣然正官雖知各里各甲各戶之徵數而各里各甲之花戶尚不知本戶之納數果該若干而其該納若干者因何該納若干故每一戶必給以一票俾既知之而後納之則官不欺民民亦不爲人欺也票上橫寫戶知票票內直塡某里某啚某甲花戶某人其所有地丁之細數應徵之細數奉文加減之數通共該實徵銀米之總數悉照實徵底簿併對同滾甲

刻刷小票票上用印同下滚串發與里書里書同滚串交與經催經催傳交各戶醬花戶自有之地丁自納之銀數多不自知惟不自知而后諸弊叢興給此小票正欲其比戶盡知也徵者據有滚簿納者據有戶知徵納之數上下俱明矣然徵者憑何法以徵納者憑何法以納此滚串之不得不設也滚串照實徵戶知之數以爲滚催之數每一甲給以一串先開一甲之總數如實徵簿總數後添塡徵分十限每限經催應催完銀若干次開一戶應徵之細數亦如實徵簿式查與實徵簿并戶知票無異用棉紙橫摺串前寫某里某啚第幾甲滚催串用半印同實徵簿冊號串尾於給串之年月上用印查串內銀多之戶印經催二字於其上是爲一限之經催發與里書串交經催令其傳催本甲各戶照串前所開每限應催完之總數依限催完如果照限催完取各花戶納銀串票內知照一張同串彙交里書查收將串即交與次多地丁之花戶勿得停滯則下限經催又該次多之戶矣一歲徵銀分爲十限但正月非催徵之

候開徵固須二月而二月又不得不併正月之限催完二分三月限該一分四月六月各限分半以五月停徵故也其七八九十月則仍各限一分令之實止八限其上五限查銀數之多寡輪值經催如花戶中有應徵銀十兩者先作經催次該九兩之戶又次該八兩之戶如限內欄多之戶有能一限倍納兩限者則下限免作經催或倍納三四限者除獎賞外免作三四限經催其串仍交與欄數次多之戶勿得躐交欄多完多之戶下五限查欠數之多寡輪直經催滚花戶中欠銀最多或五兩者該作經催次該四兩之戶又次該三兩之戶如限內欠多之戶其中有欄多而欠復多者仍照欄多欠多之戶令作經催可也其滚串催完本限之後即交里書轉交下限經催不得稍有停阻如有停串查出重究此於常行滚串稍加通變之一法也滚串催納之後各甲無不納之戶矣然有已完之納戶即有未完之頑戶未完者滚串不足以催之夫催之不得勢不能不比而比之必類頑戶於一簿然后可執簿以比頑此比較簿不可不設

也比較簿內衙自造不勝其煩惟查擴造又不勝其
弊今令經催將納戶所交知照票同頑戶逐名開僉
送交里書里書查各甲本限應完銀數及知照內已
完過共若干併僉開未完若干之頑戶依甲次第算
開某甲第一限該催完銀若干今據各知照內已催
完若干或送完銀若干或未完若干據經催開報頑
戶某人某人通里完欠開列一僉同前花戶知照一
併于卯期前一日送衙查對則某里之某甲已完應
免比某甲透完應與責某甲未完經催頑戶俱應拘

比一日了然又何浮簽火頁等弊所能朦混也查知
照完者自真據僉開欠戶非假且造冊責之里書經
催無赴縣之苦里書無錢糧經手但據經催所交知
照完僉而造冊是里書不過為經催作賬錄生而作
弊無門依此法以造比較簿省却多少苟蔽矣比較
所以濟滾僉之窮不得已也木皂又以濟比較之窮
尤不得已也甚矣木皂隸不得已而設也據里書所
開未完之經催查發木皂木皂俱填真皂姓名令里
書賫交經催頑戶限某日齎皂赴比雖完亦須薄責

其有齎皂不行赴比者創出前發木皂上姓名之真
皂拘比雖完亦須加責如真皂拘比再抗不完或造
紙枷枷出頑戶（此於八九月行之為妙）令真皂押追益立法非
一步緊一步則頑戶忽不加警而欠者無完日矣然
而不得已矣所發木皂真皂須設皂簿一扇皂隸姓
名發皂日期限期所拘花戶依甲俱應填註明白以
便查比查銷而卯期則三六九三日一比或二四六
八隔日一比量縣大小以定卯期可也

滾僉式

某府某州縣正堂某　為力行滾催事照得每甲各立
一僉上五限照銀數多寡下五限查欠數多寡挨
值經催依限催完者取各花戶知照各一紙彙交
里書轉交欠多之戶經催不許停僉花戶難容抗
納分別賞罰懲獎良頑法在必行各毋泛視

某里某甲滾僉

本甲共該地丁條銀若干

徵分十限每限該催完若干

一戶某人住某處地方

某項田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某項地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某項山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某項蕩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某項丁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通共該徵銀若干　共該徵米若干
每限該徵銀若干

二月　某日完銀若干　某日完銀若干
以下諸月做塡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一戶某人住某處地方

某項田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某項地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某項山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某項蕩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某項丁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通共該徵銀若干　共該徵米若干
每限該徵銀若干

二月　某日完銀若干　某日完銀若干
以下諸月做塡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各戶照前開列

滾單法　其二

一法欲造滾單先令花戶開塡本戶實有田地山蕩人丁舊年納過銀米原額及新有推收併積欠有無確數一呈限某日當堂投遞其開塡報明式樣附後須每里先將式樣一張令各戶照式呈報內衙司錢穀者取逐戶報開實數與實徵冊一一查對如有不對開示各里花戶許令呈明改正將逐張報呈於年月上用印然後傳集各里書於衙內閉門令查報呈內所開住址依烟戶冊逐戶挨順不論條銀多寡以二十戶為率造成某里某圖第一單某里某圖第二單定式附後單內必以向來之十限分為十六限者正月未徵五月停徵向來十限原止八限今以上下半月分限是八限乃一月大限十六限乃每半月小限如遇急餉催徵則十限分為二十限可也蓋限多則應催之數自少經催易於為力且多一限即多一經催催者多完者自多也其於滾單之完欠遲速定以賞罰者賞以勸完罰以懲欠其為滾單關鍵全

在於此也滾單既定然後再照滾單編定里戶據每戶原呈及改正後確數細列地丁若干應徵銀米若干增減若干積欠有無若干除積欠若干外共該徵銀米共若干依烟戶里分編為實徵底簿而逐戶逐單逐里之總撒必與縣額總數對針此簿同流水登塡逐日花戶納數每晚同流水串根繳查其滾單發交本里總甲散給各單經催照限催完如第一單二十戶內共條銀八十兩則一年分為十六限一限經催該催完銀五兩第二單二十戶內共條銀四十兩

則一限經催各該催完銀二兩五錢所點經催逐里造簿存衙開塡逐單逐限經催姓名隨點隨塡隨印某月上一限經催或某月下一限經催以便查摘停單之戶至於花戶開報確數原呈查確之後開塡應徵銀米粘于報呈之尾亦交總甲同滾單給與經催將各戶報呈截一存衙一張轉給花戶收執令其照數完納如此則經催傳有滾單花戶執有納數是卽逐戶之易知單也花戶開投一紙里書會造成單是卽逐年之編審冊也編滾單而照烟戶則烟戶之良

券可以互查給原呈以令戶知則戶知之小票可以不設據原報之數以爲實徵則實徵一毫不錯卽原報之呈開入推收則推收每歲可行花戶塡而里書造則洒派等弊一切俱除里書造而總甲傳則包侵等弊一時誥絕若夫滾單內必照住址之相近者以納戶中多有糧辦此圖而家居彼里經催傳滾不但奔馳不暇亦且呼應不靈依不必依圖籍以編甲戶只須照住址以列姓名庶使催者追呼甚便納者痛發相關要知編里之始原照住地以類圖甲今依烟

戶編單亦猶行古之道且又變通於保甲之法以作催科之法者也不但已也行滾單而必照糧多之戶按點經催則糧少之戶預知未點無銀者既延挨而不納有銀者亦觀望而不前法莫善於花戶納銀之後以執照自收以知照交經催經催完本限將知照同滾單於限內早堂放告時投徵查對各知照果係催完印官隨另點一人不論糧多糧少但看單上完少及不完花戶數內隨手飛點印某月上限經催某月下限經催點單簿上隨印銷號掛號明白着原

催轉交新點經催不許遲誤犯者必究如係沖繁地方不能堂上查點者令其出外伺候午堂發領內衙當卽核查照前飛點卽於本日午堂或午堂遲及不坐之日須在午時發交原催領回卽轉交新點者夫經催未免有催徵之累未免有赴縣之勞況罰規比限種種森嚴亦誰樂爲此經催者故此飛點之法一行則人人懼點經催而完少之戶不懲而自勸矣夫至不懲而勸則人人爭納戶戶皆完比較之法亦可不用然比較之法或可不用而比較之期有卒不得而廢者除積欠

務行勒限嚴比外其現徵比期能在以半月爲催以半月爲比而已半月以內爲限照限力催半月以外爲卯照卯赴比蓋比亦但比此徵伞者之完欠遲速也前半月經催限十五日徵伞後半月經催限月盡日徵伞徵伞之完欠遲速不同而賞罰因之亦異有未及限催足徵伞者奬賞或花紅或紅紙大書奬語另點經催有依限完足徵伞者復業另點經催有依限不催足徵伞者仍作經催罰令再催一限有逾限之次日完足徵伞者仍作經催罰令再催一限有逾限之次日早堂不完足徵伞者仍作經催罰完本身條銀十分之五發交木皂卯日赴比雖完量責徵皂如再不完出差押比至於逾限不徵伞者出差勒限徵伞催足者稍責催不足者量責全不催者重責押令本身條銀十分全完卯日候比完日同銷除奬賞復業及罰令再催者不必卯比外如依限繳伞全不完及逾限之次日早堂不完足徵伞並逾限不繳伞等項分別發皂令自赴比出差押令候比發皂量路遠近限某日取知照同木皂繳銷所限之日卽爲卯

期故皂簿必須順塡限期庶可逐限照簿卯比差簿亦然然差皂必另立簿者以停伞之差限甚緊而所押頑催較木皂尤嚴也其卯期量縣大小小縣三日一比中縣大縣間日一比蓋設卯但比經催經催應比併比亦是無多行不數限比者漸稀可捺券而決也其但比經催而不及頑戶者非於頑戶獨寬也於另點經催之時查欠飛點以處頑民則彼之因頑而點經催因經催而致卯比者正在將來矣且但比經催庶人人懼點自於 國課早完夫至于爭完則課則頑者已負經催亦可不比故比經催卽寓懲頑之法矣雖然力行滾伞則愉將自然恐後有徵之名必無比之實比較且可不用又何卯期之足云

報數呈式 此呈要一樣二紙一存衙一給花戶

具報呈某人 係本縣某籍住在某鄉某里某甲某地名離縣幾里左鄰某人右鄰某人

呈爲報明本戶地丁條銀實數事切某名下原有某項田幾畝坐落某里某都某啚某字號地幾畝坐落某都某啚某字號山蕩照此冊入某丁幾丁每年原納銀共若干納米共若干今於本年某月推收山地

等若干。坐落某里某都某啚某字號內歷年（並無積欠）
若干。如有隱漏詭寄等弊。查出甘罪。理合報明。為此上
呈。

年　　月　　日具

前條報呈式樣。令每戶照式開報。報後查明。印刷
後項截粘印給花戶。

本戶某項田若干　額徵銀若干　米若干
某項地若干　額徵銀若干　米若干
某項山若干　額徵銀若干　米若干

某項蕩若干　額徵銀若干　米若干
某項丁若干　額徵銀若干　米若干
如有積欠開列積欠某年分銀若干　米若干
除積欠速完免比外本年共該完納銀若干　米
若干
右仰本戶照數完納。向用里長。以致科派包侵。害民
實甚。今奉
旨。永革。特設滾單。用點經催。本戶果能遵限完納。透納。
自應免點經催。其納銀必須親身赴櫃。庶免包侵。致

累。重納。又須眼看櫃吏照數填入流水簿。實徵底簿。
及連三串票。將銀穿線入櫃。庶免櫃吏收多填少。換
封侵扣等弊。如有櫃吏勒索。許本戶赴稟。納畢分取
執照知照二張。執照本戶自收。知照歸交經催繳縣。
如本戶不完。及完少者。查單點作經催。決不姑免。各
宜稟遵。毋忽。

某里某啚第一號滾催單（經催備足者免其赴比花戶完多者免點）

催（經催）

某縣（州）正堂某　為滾催條銀事。照得本號二十戶。應

徵每限條銀。仰點定經催。照限催完。即取各花戶納
過銀數知照一張。同滾單於本縣（州）早堂放告時投繳。
候即查核。飛點一人。領交另點經催。其滾單完欠遲
或係本日午堂發出
速。分別賞罰。閱後各宜稟遵。須至滾單者。

田共若干　共該徵銀若干
地共若干　共該徵銀若干
山共若干　共該徵銀若干
蕩共若干　共該徵銀若干
人丁共若干　共該徵銀若干

單內本年分地丁條銀共該額徵銀若干
徵分十六限每半月一限除積欠速令全完不在
分限外每一限經催該催完銀若干
未及限催足繳銷者卯期獎賞
依限催足繳銷者復棠
依限繳銷不催足者仍作經催罰再催一限
逾限之次日完足繳銷者仍作經催罰再催一限
逾限之次日繳銷不完足者仍作經催罰完本

身條銀十分之五發交本息卯日赴比難完
量責繳息如再不完出差押比
逾限之次日不繳銷者出差勒限繳銷催足者薄責催
不足者量責全不催者重責另點經催俱押令本身條銀
十分全完卯日候比完日回銷

戶某人作某處
本年地丁共該徵銀若干
如有積欠開欠某年分銀若干
每限應完銀若干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上限某日完銀若干 餘月做此 下限某日完銀若干

戶某人作某處
本年地丁共該徵銀若干
如有積欠開欠某年分銀若干
每限應完銀若干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上限某日完銀若干 餘月做此 下限某日完銀若干

儒宦滾銷

儒宦與民同一滾銷則儒宦既不屑比肩於民戶而
民亦不敢催儒催宦以與儒宦相抗衡但民可照住
址以編甲戶儒宦散居各里不比就近可催是不得
不當其責於門斗陰陽生也儒戶滾銷令門斗傳交

宦戶滾銷令陰陽生傳交催則陰陽門斗納冊儒宦
家人赴櫃封投投後取知照給門斗陰陽依限繳查
如有違限不納陰陽門斗開稟各儒宦家屬早當投
稟查發本息拘家屬一例比較其儒宦報數呈式及
繳銷限期亦必與民同一例也消被滾銷亦分儒宦
另徵

儒宦另設滾銷匪獨便民亦便儒宦但富庶州縣儒
宦二籍十居四五若必另銷催滾是滾銷催行于十
之五六而阻于十之四五矣況儒宦除免一丁外原

紳與民一體當差即使體統稍優然儒官不可滾儒
官之家人則可滾何妨倣列知數一名以代之有壯
知數一名則滾傘不必分民與儒官只須合為一傘
以為催滾可也

漕米滾傘

此傘照畝算派米截依條銀滾式編成一傘分為三
限一限點一經催令其照限償催初限比經催次限
同比欠戶三限每一里出一差押比完日回銷其串
票亦照連三前式米截與收一存縣一花戶執照

交經催知照經催逐限將知照徵查完日方繳該傘

椿滾傘

滾傘為一年之用必須椿棚最堅其紙工各價須指
條撥給蓋所損者微而所益者大也

禁規禮

開徵多有規禮從著向出里現殊不知里現取之衆
戶剝民以奉國自不可而書吏借此作奸里現因而
派索所得規禮幾何而指一科十從為此輩生涯從
此蠹弊萬端皆將伏此一分規禮以為釀蠹之緣此

例萬不可開為利甚微為害不可紀極慎之戒之

罰停傘

滾傘之利在行故停傘者必峻其罰此限不楚尚期
彼限之催若一停傘則此限不行彼限亦為之不滾
凡遇停者慎無姑縱庶幾有滾而無停而此傘乃可
奉行而不悖

勉初行

二月在開徵之始尚在緩徵之際一月內偏欲催
兩月之限是反急於他月也況向來急餉多在此時

併催兩限又值急需為此月之經催良苦矣然平時
之二月兩限猶可並催乃急餉之限羽檄甚嚴或勢
有不得不分差出票之時以暫救燃眉行滾傘者在
能守其常又在能通其變若於正二月之滾傘果能
力行蓋善則餘月俱可破竹無難

重知照

知照一票其於滾傘也如樞機如關鍵萬不可視為
泛常催者之足不足納者之完不完查知照則自了
然但此票之查對必須幕友逐甲逐戶每限查清則

內淸外自不致混而後催少完少孰該發息孰該出差不得蠹蝕者無由作弊即卯比之下完者應免欠者應籤一淸如水買避無從此循理亂絲者得其頭緖中竅脉自能使其一絲不走知照正滚伞之竅脉也行滚伞者其知之

酬急餉

滚伞每限催數無多如遇急餉不妨一伞兩用經弊

一限併催兩限之數若猶恐緩不濟事每一里[illegible][illegible]

一差督協經催立供急餉或設鑼鳴警以爲鼓勵[illegible]

迫切之際不得仍照平常嚴禁差人索費曉諭各戶急公是又在徧張告示以布赤心

酌比較

邑內向多頑抗姑息固難槩施倘俗厚民淳向無拖欠則遇卯不妨免比即或處必比之時不妨十戶抽一以警其餘至於夏秋兩熟之時徵收須緊九十月催比較平時分外宜勤閒月亦可從寬如此則寬處固是仁心緊處亦非暴政於撫字之義實可無慚矣

詳出差

催科最忌出差一戶爲之需索衆戶爲之動搖須知不納大半貧寒差則貪如鷹之爪而張如虎之牙雖以皮骨僅存之窮戶亦必連皮帶骨爲之咀嚼一空是終無完納之期矣然又有不得不出差者法宜嚴其差限禁其需索使之無暇搜羅即有押追亦須速差責比比者緊則完者速差無停滯爲害不深不得已而出差者曷於此三致意焉

善變通

立一法以救前法之弊究之所立之法未免法久弊生是在行滚伞者隨機應變以除法中之弊以通弊外之法則法愈久而愈可行或宜於前不宜於後或宜於此不宜於彼一時有一時之變換一處有一處之機宜隨其機應其變而滚伞無時無地不可行矣

淸舊欠

帶徵舊欠一項必須先懇上臺咨請寬其考成勿與現徵一例參奏舊逋斷難稱楚非寬以月日則因舊欠而致新逋者又自不少矣考成寬則月日可寬帶徵者乃可帶楚其法先將欠數最多之戶勒限比追逾

限即行解憲再將欠數次多之戶照前勒比一兩中論欠少之戶速令早完免比否則目內即拘欠少各戶勒期嚴比矣如此則從多及少由少至完雖或延月日而月日寬焉手足寬舊逋自可帶淸新徵亦可無悞寬處正自緊處也然此等欠戶勿得當令該書擱摘惟將舊欠比簿及流水堂簿稱然再入內衙存後摘欠第比淸此固淸舊欠之良法也

禁保歇

糧不淸非盡有司[illegible][illegible]也弊在吏胥錢糧不完非盡百姓頑抗也弊在保歇然吏胥與保歇實非兩人也積年吏書必以其父兄充保歇糧年保歇必倚其子弟作吏書皂快盡屬親朋官府在其掌握把持壟斷操縱自由邑邑皆然矣夫里長赴比恐其不到故有保家鄉民入城寄食旅店故有歇家原非經手錢糧之人遠則里長納戶不入城市逕限完比盡入保歇之手任意侵肥僅以一二揣比反將七八自潤皮骨甫藏仍虛無怪逋賦之日多也及至淸查完欠藏匿官票混賴私收無憑對証已完仍作未完勒令重納無處申訴間或摘發差出快皂皆係羽黨抗延逆限法令不行故第一大害莫如保歇謂宜痛革不許沾染錢糧致有通同竊穴者訪拏一二究贓論遣庶蠧弊其立淸乎但緩急當分先後完欠宜查戶口假如錢糧完矣復以詞訟拘留新額完矣復以舊欠捕繫本戶完矣復以同族牽連一入縣城紛紛紜紜無門逃避致令山谷之氓望市廛爲陷阱終身老死甯村反利於有歇家樂於有保戶甘心爲其魚肉而不悔者豈非覩而畏之歟故除保歇不可不於此加之意也

詳滾單

爲請行滾單以期裕國便民事切照滾單之法爲催科中第一善政而州縣多不能行行之多不能久者大半胥吏忌其克終地方難爲圖始遂使最良之法竟阻格而不行也今奉永革里長之
明旨是正弊政既除而良法應行之候也卑職參酌於向來之滾法爲之略加損益如向來但滾欠多之戶糧少者竟皆袖手而不完今以上數限之經催挨次

糧多後以下數限之經催責成完少則糧多之戶或倍納於前完少之民仍補納於後庶貧富不偏而並頑但警矣又向來多設連二之名連三外特給歸農於甲首今以連三中之執照截交花戶即以連三中之知照賫付經催則納戶之銀已納既知照可憑經催之人不催亦知照可據庶完欠皆查甲戶免此矣他如據頑抗之開案爲比較之簿書錄未息之後先爲卯期之次第此於常行之滚法稍參亦似無多而行之不無小補 卑職爲催科起見謹籌一得仰請

憲裁如可採行伏乞批示 卑職固未敢擅便也

滚單示

爲飭行滚單以勸民輸以裕國課事照得錢糧盡屬正供向遭胥吏酒蝕那侵哀此民膏半塡蠹腹而其弊實皆起於里現里現以一身贊催圖里呼應不靈終年受比只得賂胥賄吏饋奸書或酒少和多或那張剜李比較則買囑牌發差提則買延卯限諸費不訾遂致侵漁納戶里現供胥吏之求納戶受里現之累民膏盡吸國課難完是里現之爲害已非一日矣今奉

明旨示行禁革於此而欲使胥吏無侵里民無累分屬盡入課程升合不塡漏蠹含滚單其無出矣惟此滚單催分各甲可無通里之頒限止一催不受終年之若單頭催足不須傳喚公庭花戶遵完亦自優游鄉甲概書不見經催之面需索何從圖長不登納戶之門包陵袋自象依介而納原無蠹拿長攫而比自無煩滚單之法美不勝書凡課便民莫踰於此誠恐胥吏習知書已百計阻撓經催不解便民一時惶惑或

持單而不滚或滚到而不完抗法不行目無三尺爲此示仰各里各甲經催花戶併生儒官屬人等知悉滚單發給之後敢有抗玩不行或陽奉陰違行之不力以致催者多停納者多欠除假冒真差拘比押追各不稍貸外定行查拿抗戶另法嚴處劣衿勢宦梟不容情倘有奸書蠹吏暗阻明撓希圖不滚查出決行責革立法伊始各宜凜遵須至告示者

可菴曰徵貴立法法不立則多未完收貴除弊弊
不除則多中飽蓋錢糧之為弊雖不止一收而收
錢糧之為弊其攢奸積蠹弊獨不可以更僕數也
如里書櫃吏銀匠歇家無一非弊中之人如私收
攬納剪邊換包無一非人中之弊他如庫貯有侵
倉糧有盜一切經收盡為弊孔故善於徵者尤必
善於收倘當事把注之下所執漏卮則民膏半填
蠹腹國課膽入奸囊是官不善於收而反為羣蠹

所收蝕矣惟願收者於未收已收諸弊其悉除之
為便

流水簿

用滾單以作催科法至善也經催迫於分立之限花
戶迫於分限之催將見急公而投納者踵相接矣然
催之必給以串票多寡可按串而催納納之必登於
簿庶完欠可按簿而稽查此流水簿不可不設也此
簿每本百張每里一簿用印後發交各櫃書收掌於
逐日花戶納銀之時照其所納銀數填入簿中每紙
半頁止填十戶十戶之後結一完銀總數挨次填實
每一日又通共結一完銀總數于兩頁夾縫線上至
晚送衙查驗至於拆封之日逐封挨照流水查拆而
流水簿又即拆封簿矣納戶逐日上納如水之流而
不息也

日報簿

日報者報各櫃流水簿上一日所納之總數也有流
水簿則一櫃之銀開填有數有日報簿則各櫃之數
總覽無餘且可據日報之異同以查流水更可憑日

報之多寡以定拆封拆封時正官但閱日報簿看櫃
吏逐櫃拆兌與報果否相符則以流水對逐戶之
數又以日報對逐櫃之數而納有數拆亦有數矣此
日報簿之不可不設也此簿命庫吏造報某月某櫃
納銀若干某櫃納銀若干幾櫃共納銀若干連前共
納銀若干每晚查明各櫃日納銀數登簿繳查庶幾
櫃書掌納庫書職報而彼此自不得互異矣

連三票

納戶之銀雖登流水而流水猶可減增未足為據惟

令花戶納銀時既看櫃吏照數登填流水又看櫃吏照數填入連三納填已畢裁取執照知照而歸則納戶有據矣留一存照以繳衙則官亦有據矣納戶又以知照一票貲付經催則經催知其果納亦可據此而報完矣此連三票不可不設也票式三連連處排填字號用印斜鈐其一橫寫本州縣存照其一橫寫花戶執照其一橫寫經催知照三票內俱填已完實數除存照一票併用剩連三每晚同實徵流水簿繳查查核外以執照付納戶以知照令納戶持付經催

向來連三之票以一票存房致費奸弊不如以存房之票改給經催不獨彌櫃吏之奸且可省却歸農一票矣

此票每百張用紙捻一根穿繫送印之時須細細查數多一張則爲弊無窮少一張不但查數費滯而奸書乘此借口矣確查張數之後方用印鈐一人用印一人揭數印後再查勿以頻數爲厭至每張不可失印矣印則請補之門一開而弊又生焉矣

串票式樣其長短濶狹之間須要與前官稍異爲妙防奸人以舊夾新等弊乘忙雜之際一時朦蔽過去若式樣稍別過眼即知矣

定櫃式

櫃式將櫃底釘鐵圈一個牢繫長麻線一條將線頭從櫃面上眼口處出又將一小木梆橫放塞住可翻可滚翻梆肚在上則銀納肚中一翻一滚銀封即翻在梆下不能取出封漸多自然擠到底矣櫃面眼口大約橫二寸長三寸夜間用鐵轄皮蓋鎖仍封固至櫃側四縫及底面常宜封固拆封方啟

較輕重

存衙之戥要與櫃收之戥輕重一般絲毫不異拆封時更宜再較以絕其奸

令自納

令花戶照司頒法馬自封投櫃吏書眼收寫數而已一戶投畢經承即實填其數于流水簿上令本戶親看實填以杜浮簽增減之弊即眼同對封下櫃以絕弘衙不入之奸隨給執照知照二紙與本戶收交上

刻經收吏書姓名責有攸歸設有疑弊即便稽查

禁收弊

各處收書弊竇甚多茲列十款不過舉其大槩而已私置重戥高下其手一弊也苛勒火耗額外銀水二弊也需索票錢欺虐鄉愚三弊也不上[illegible][illegible]截不投櫃四弊也剪邊易錠調換銀水五弊也[illegible][illegible]大片頭倒錯亂六弊也遞蓋親識甲乙挪移七弊也不賣填簿虛粘浮票八弊也鑿鑿改撥以兩為錢除鑿寫零三票互異九弊也拆封清算不合收數十弊也務須

逐項痛切嚴禁不可稍縱致玷官箴

提櫃弊

天下收書之弊可謂窮工極巧矣印官幸而精明立法稍善而不知其弊即潛生于法之中惟有出其不意示以難測為三昧也或遇拜客回衙忽下轎馬或騎地步出私衙至收銀處所將收戥親手取蔽立印封櫃連簿一并親押繳衙查驗有弊畢露矣立革痛懲庶使奸徒膽破故黠遞櫃書月換季更循屬次着惟以不定之法嘗省櫃書則法常變換吏不收更亦自無弊也

查銀匠

賦重民貧弊孔錯出民已不堪命矣銀匠一項尤更不貲各邑俗例不同有傾銀一兩暗勒平水二分者鄉民即攜成錠紋銀復勒索不已方為鑿印蓋傾銀各店有數倨比花戶甚多百姓既擁塞不前銀匠亦懸棲不暇幸而輪到雖多索亦所甘心尚敢錙銖乙較乎况銀水高下一任品題巧計侵漁槩推銷折更有多於每兩三分之外者小民膏血幾何堪此兇吮

哉必須嚴行示禁以絕其奸或令內丁往試或見納戶與詢使之不敢作弊尤為善耳

慎拆封

將要拆封先取串號簿查用若干張剩若干張再對流水簿收過若干須與串數相符若流水少而串數多必有侵欺不入櫃者矣查對相同則清算總數再與日報數相對共該拆銀若干然後撞櫃拆封或令櫃吏等於公堂挨拆或於內衙署友率家人同櫃吏查拆總須官坐其上耐心看拆拆或有弊即命各役

訪問疑兌手則親自兌之疑櫃頭則親驗銀封次序兌完每五十兩一封硃標入櫃收銀既完方註拆封簿其日拆銀若干收訖隨發匣入庫亦有收入私衙者惟看地方民情役膽而斟酌之可耳次日即與銀匠發傾起解如此則偷銀諸弊可除雖然庫糧諸役全以偷銀爲利如亂紙堆糞糊桶無不可以藏匿惟神明者臨事察變爲妥

查羈少

平木有羈少者即寫於本人封袋上銀數一二三錢須寫大字著差催交本戶於下卯催補繳進

示納戶

爲申諭納戶赴櫃封投以免包侵事照得本縣催科之法無非以勸納相期乃不易得者銀最易辦者納花戶或憚行遠路或怕入縣門往往請託里書說其代納或鄉愚已來縣內轉授歇家亦煩代納凡事可代惟錢糧交關斷不可代里歇接銀到手不爲代納多爲代用捏出私收公然侵蝕即有以多納少總之蠢頑[illegible]民此皆納戶不肯親身赴櫃致被侵漁遂貽後累爲此示仰在城在鄉遠近各納戶人等知悉嗣後湊有條銀斷宜親身赴縣封銀到櫃眼看櫃書照數登入實徵底簿再塡流水號簿倂一樣分寫進三串票然後將封穿入櫃線看落櫃眼轉關之下取執照自收以知照歸交單倘如此則不但里歇無包侵之患即櫃書亦難塡少扣多移張作李一經自納百弊皆除爾等納戶萬勿聽轉相託貽害將來倘有里歇甜騙納戶櫃書勒索串費許納戶即行稟查書歇並將責究不貸特示

漕糧收法

審同異

各省州縣風土不同或無白糧者或有黑豆者或有不產米而折色買米起運者種種不同難以盡舉惟因地制宜可耳

臨倉廒

大抵看年歲之成熟刈穫之遲早以爲收米之限亟十月開倉此固定例不可不知也凡至收糧時必須告假臨倉住于倉內廒米卸傾親自登記驗上總算

則諸弊自除

處繁劇

地方簡僻親司其事若處繁劇勢不得不委官吏常任水次便民不時上納

核米色

收時要細看其乾濕否則一石濕米全倉俱壞干係匪輕次則察其糠粃砂石篩揚務淨較準升斗不許短少務須照糧道須發印烙新斛量收不得淋尖踢斛種種苛索但良民上納自多乾圓潔淨若有糠粃濕潤砂石之米必係刁徒自當禁止倘或年成欠熟其米青腰亦宜諒而收之方得民心

毋亂收

某里某甲之米即堆某里之倉口外不許雜亂大倉上註定收米人役姓名不許亂收完戶米足眼同傾入即與收串

實號簿

收訖登記號簿月日里分甲分姓名石數如號簿有米倉內無米收米官役并倉役賠補然賠補避矣須正印官預先精嚴覺察到倉自看米色較其升斗以後收糧官吏倉役人等自不敢作弊

給糧票

登簿後即給印票與本戶收執併知照番交經催繳查

禁苛索

倉前大張告示嚴禁一應苛索陋規積弊又須時向納戶詢之

慎收納

小民完糧之苦不可勝言完銀不過傾銷足色上米則受收役多少措勒不論米色尖圓乾濕一味借端延緩以致完戶往往守候無期規禮一得雖有糠粃不篩不揚規禮不得即無稻穀過篩過揚以故升斗之小戶自苦數少往往付之包頭即多者亦圖省力包夫中飽之弊重納之苦自不少矣且鄉都之米俱有東道分規故皆于黑夜一傾嫉都儲官白日兜難故不日須察地方利弊於開徵時應行應革隨地隨[illegible]以求措置得宜庶盡催科妙用

可苍曰錢糧大半屬之起解而起解一項不獨協
餉兵餉限期每不能寬即此解府解司催提何等
稍懈故錢糧有先儘解數之說以此項所謂細
也況其中往往前所緩而今忽急向所後而今必
先或移此項以應彼項之需或挪彼項以作此項
之抵參差錯落頭緒最易混淆甚且費己領解乃
或有領而無解名爲批迴乃或匿批而不迴從遂
況擱弊竇多端比較比銷頗煩稽察錢糧至起解

一項蓋戛戛乎其難也凡欲最其考成者當於此
尤加明敏云

解司

解藩司之欵目甚多各宜分項起解如戶部項下本
色若干折色若干禮部工部項下本色若干折色若
干額編兵餉若干裁扣充餉若干裁官經費及科舉
曆日等項各若干凡該解司銀兩一一按欵起解蓋
錢糧各有應解衙門全書內分載甚明而解司十居
八九故言起解首及藩司

解院道

起解總河則有河工銀兩起解織造則有柴薪銀兩
起解學憲則有學租銀兩起解撫道則有驛費行月
夜貢等銀兩起解驛道則有站銀起解運司或驛鹽
道則有鹽課是各院道應解多寡雖自不等而額編
解欵固有一定所當照欵分解者也

解本府

解本府則有抹辦本色撥留兵餉等項銀兩而解赴
河廳則又有河工銀兩是錢糧不獨解府亦或有時

解廳解欵固多另解衙門又復不一至于缺官稅契
并帖當舖牛驢牲稅等項扣解更自無定總宜隨地
隨時或照舊定額編或照新奉充撥起批報解無容
遲錯也

兵餉

一定例所開兵餉協餉甚嚴其中有平時撥定之欵
亦有一時撥解之文除急需不拘定限外凡不常協
濟例限四月完二分半九月全完雖此項即係地丁
錢糧不復作分數題參而定例五分之限固當遵限

解完也且兵餉既難遲悞協餉沿途尤恐疏虞又或一時奉撥嚴限難稽兵協之餉較他項原有不同定例於地丁之外另列處分故此項於別款之後另爲申說也

解簿

起解款目最多必登之於簿而後可查然登簿只須將數目月日原解官役姓名解司解府各處一一開載明白自可按簿而查正不必巧立簿式多設簿名以滋叢脞也此簿並面填明康熙某年分起解銀錢則簿內止須第一行寫某月某日第二行寫某字某號批內解某項銀若干赴某衙門投納第三行或第四行寫前件三字下填經承某人或差官某人或差役某人餘須多剩空白俟填未獲批迴緣由以憑查比如已獲批則印已獲批訖四字一覽自可了然矣或於未解之前先令經承查照全書逐一開造應解款目亦列前件字樣用印存衙臨解依欵填明某月日差役某人解赴某衙門於前件之下餘如前式可也

批迴

批迴每紙一張刷印二批批式相連一撫院一藩司故名駕轡批又名連環批此批收藏內署遇解發房填用起解之日將批先向府堂掛號訖赴藩司將銀寄庫取有庫收解役賫批投撫院候撫院將本院批掛號訖隨截半存內將藩批發還解役赴候藩司照批兌收訖復將司批詳院以便院內銷號解役赴院領批赴府銷號然後回縣細驗批迴併聯字收不無改竄洗補欺銷等弊俟逐款解完按式粘連賫收庫卷用印鈐蓋直至奏銷之後取該吏領到某項某項批迴若干張領狀發交該吏責有奉查庶可按領吊取也

註欵項

起解項欵甚是繁多叅徵比雖係一條鞭而運解則仍分欵項他省錢糧少者且勿論止就江南多者言之如解批總曰地丁若干其實又要照欵催欵項對文起解然下屬起解之時自然先其急者而後其緩者倘若混開曰地丁上司必先知其緩者而後催其

急者不惜州縣不那移起解總之不辨先後不分緩急統曰地丁為害自不淺矣故必于地丁正餉之下註歸項欵以期無悮考成

辨先後

凡解錢糧須先儘京餉後解兵餉而後支給寧使不足於支不可不足於解

明緩急

起解錢糧大率不越部司府餉而其要總在明緩急如解部者急矣而解部之中亦有可稍緩者解司解府者有急有緩矣而最急之中亦有可稍緩者稍緩之中又有其最急者審時之遠近度勢之疾徐而明之存乎一心而總非熟透全書不可况今功令日嚴逐項逐欵皆有考成之責此其大略也而尤有慮者一年之錢糧必歸一年之欵項切不可那移挪借如萬不得已暫為通融須要註得明白如某年分徵銀若干支出若干借解某年分錢糧若干隨手稽查收發簿內登記時刻在心即為補抵否則錢糧不特不清而或遲

欵免如帶徵錢糧起徵一千五百止實徵得一千其五百兩尚欠在民郡將見徵錢糧借解五百兩倘帶征年分或遇赦免則民欠必不敢復征而所借見征之五百竟無從補矣其中受累正非淺鮮也

謹挪借

江南州縣動輒數十萬兩一時徵收難以報完而催急餉如電如雷勢必至于那移故挪借之名州縣往往受累且或上司因縣大利豐又多無額支派雖再四具詳求其抵銷歸欵而上司虛文答應究歸白賠白賠不甘必入挪借欵項究之挪借不清考成終不能最也

慎押解

舊例點差官役起解百弊橫生難以筆罄一時自為苟安久後必貽大累必擇一二伶俐管家或得託親友押同官役起解必請營兵或民壯護送沿途自為小心經過州縣掛號稽親丁押運庶免侵蝕等弊又可守候掣批也

備稟帖

批文之外更要作一稟帖上呈藩司云卑職某所解地丁某項銀若干兩同批投遞以便藩司存案發批文往來於撫院恐有意外之失亦一要訣也

貴速解

徵收在庫之銀必須即解起解各項之欵亦宜速行蓋附省城者恐庫吏之侵挪在僻處者恐盜賊之竊發故隨收隨解萬穩萬當一則上司見我之勤慎一則免庫藏之疎虞也

查批廻

解錢糧必以獲批為要少不慎重弊竇立生凡解錢糧或司或府先擇殷實老成者領批起解限日獲批以杜驕遲洗改之弊倘所托匪人銷銀未出即將補兌花銷縱離縣門復將印批洗補以多作少司府按數兌收真偽莫辨及至同縣徵批復將原數改正詎料水落石出司府以前銀未完催檄差提本縣[illegible]役批無異安心詳覆批駁經年倘遇摘參竟以未完入告罰俸調降有自來矣且內中更有串通司府胥役而上下瓜分者亦有羈蹬册比作奸而彼此瓜分者再有投靠包攬歇家而队批貽害者種種弊竇難以枚舉惟在起解銀兩時計其路程遠近勒限回銷登記批廻簿內查或逾限嚴提家屬責比投比蹬比漸次施行務期獲批乃已若州縣着令衙內的當家人押同經承起解依限回銷此乃絕弊之良法也

解零欵

零星解欵尤宜早完蓋其銀數不多易於輕忽殊不知參罰各項有十分之處分也故凡零星應解之欵

盡數先解一則免參罰之甚重一則省牌檄之頻催不可不知也

知期限

例開某件限某月者此乃到部之期非報解之期也宜查照來文限內預覆為妥否則揭參部議均所不免矣

爲政第一卷之六目錄

錢穀

錢唐邵泰衢鶴亭父鑒定
西湖孫　鋐可菴氏手輯

支給

可菴曰錢糧不慮濫解而惟慮濫支故透冒之弊盡在支銷而支給一項不得不爲鄭重也且空缺小建等之扣兑則支中原有解公務動支等之銷抵則解中亦有支卽當以支給論孰當先給孰可緩支孰可緩給而又當先支其未給者必先查而後發已支者必加核而勿重登記必勒放支必備務使條分縷析界限不淆而後透冒之弊無隙可乘

立簿　其一

支給不可與起解同簿解急而支緩卽或支亦有急然應解不解動撫參罰應給不給無善考成況解自爲解支自爲支分立號簿稽限更覺洒然支簿前列月日中列其項給數後列前件前件下註明或取有某官印領訖或取有某役領狀訖前件下總須多留空白以爲續給地步又或於未給之前先令經承將照全書逐一開造應給款目亦用前件字樣用印存衙臨支於前件下依款塡明某月日給發某人領狀附卷可也若縣屬修工物料等支給總入支簿足已其上司條示及公務支銷名雖爲支實則起解支解似有難於分簿者抑知凡塡批廻俱屬解款凡送關領俱屬支銷原自判然不混卽或不無先借支而後歸解款者在歸款後宜登解簿在借支時不妨暫登支簿登記必明然後一絲不亂此立簿者不可不各清其源也

其二

支給簿最宜登記明白否則冒濫透支等弊由此而生此項既不得與解款同登一簿卽於另立之支簿亦須分門別類不致混塡庶幾登有類而查亦有門也如俸薪入俸薪之類工食塡工食之門他如上司公用本縣支銷俱應各立門類惟類數最少不便另門者附記於相類之門可也

遲早

凡屬俸薪供宜緩支防有追扣之事而上司之俸蔬則又不得不早解也凡屬工食俱宜緩發恐有克扣之弊而害役之工食則又不得不先給也廩膳常本歲滋必俟年終而放孤貧原則養濟必須先月而支因糧若不按名按月徒供獄吏之貪饕工價若非量給纔給難免役人之花費祭祀迎春則須先期而給供應採辦亦須先事而支驛站工料等銀非早給恐稽遲漕項贈截等銀非早給有悞開行以緩急之大概定遲早之支銷而其中宜早者既無務稍遲可緩者又有時宜早大約除本衙門俸工及廩糧而外早多遲少出不容吝此有司之所以難也故有謂支發取自存留較起運獨為可緩者試思支給中可緩無幾且支給無月不有豈能俱待解款全完之後取自存留甚矣支者之不能盡緩如此夫雖然緩支無罰緩解有衆以支視解緩固無妨耳

支應

錢糧支給內外四項曰綱徭機兵驛站其細分條目具載賦役全書而綱銀一項則戶禮工三房各為分值凡答應上司過往心紅紙劄柴炭油燭及門皂衣蔬等項則屬戶房答應下程犒送酒席春秋二季祭祀等項則屬禮房修理衙門及製造家伙學道考試蓬廠等項則屬工房已上綱銀通年俱各額派載在全書凡有支給必須預先令經承書吏造數送查以憑核實支給庶無冒濫之弊

備辦

支給款內如各官俸薪師生廩糧各縣驛站各役工食及一應祭祀供應之類最宜酌奪然俸薪廩糧驛站工食等項惟查扣空缺按季給發足矣至於一應供應祭祀等項須看上行之緩急時勢之遲徐方准經承開單送查更須查所支錢糧有無項款如有款者支單內即註明某款名色無款者或預先詳明或作何抵補庶正賦不致缺額也其中更宜察者如上司按臨或節序將屆支銀備者紛紛俱云預為備辦究之錢糧領出備辦無幾若槩不給發必有臨事之誤而任其支領又有侵蝕之弊且所備辦必待事畢方開單送核但查核者不過核其物件工料價值結

算總數隨僉支單其事畢矣不知送核單內竟不開
先支若干除支過應找足若干則預支之銀竟未繳
除也而重支之弊遂有所不免矣又有一等先發核
單一應價值當即給發經承而經承竟自侵匿不給
行戶其送僉取物各票中仍寫事畢候領字樣致日
深月久行戶事畢復具領呈必批房查而若輩朦稟
竟寫支單混僉另領是前所現支銀兩竟肥蠹橐矣
凡此俱令送單時開一樣二張一內衙存查一發房
存案遇有此等即查所開原爲某項備辦某項取用
隨查存單曾否支給此弊立清矣

存領

凡呈領關領及上司提取文票逐項於送給之前填
明內簿發庫命登外號簿號簿送衙僉驗領關文票
仍繳內衙檢收俟批迴發房之日同發該房取經承
逐項收領以憑任後交盤

核類

皂快工食全書額內或總列若干兩者上司皂快工
食即在本縣數中非上司別有皂快也

零給

倘有一應零星給發隨領隨給亦要登記明白不爲
胥役所欺不可給印票至里對支布粟等項差衙役
下鄉鄉人多不識字無端且欲苛求況有印票乎切
不可給

扣加

俸工廩糧等項凡遇支給之時必須清查有無空缺
有無罰俸有無裁扣有無小建如有前項倘或一時
失扣則支後不免扣追在可扣者尚可扣還若空缺
奉裁等人員支後便無處扣補即罰俸一項給後必
煩追補便致葛藤而其中最易疎忽者小建銀兩吏
多失扣之時故有給不可無查查而後給庶無遺錯
至於加閏一項亦須查核若不扣而給即同胥透之
弊不加而給又開請補之門矣

送單

凡支必令經承預開應給一單送衙呈奪以便查照
全書如係內開支之款既爲全書所有款下開支之
數又與全書相符其爲應給無疑倘查全書本無原

欵是爲冒領即有此欵不符原額是欲透支則冒透之弊者不在於核算之日正在此查發之時且無欵之支應閒亦有之在上司提取者必須酌其可否在本縣應用者亦宜定以權衡或該支或不該支或該少給或該照牟給凡支牟呈請之頃行止多寡決判務在須臾願當事者慎毋忽此支牟

示期

凡支必皆呈送支牟凡給尤要畫行出示如本縣工役廪糧等項查支牟中應給者若不先期出示則應

領人役盼望無期守候無日惡何甚領取且或呈領之數多給發之數少更易呈領遂多吹嘘模糊收進務出諸弊叢生故須先示給發之期併示給發之數登支牟則冒透既無從給告示則使蝕又無隙藏姦便之要法也然亦有要緊給發難以定拘日期者亦須查牟據領填明給簿之內其或有奉差遽出者即發工食爲路費是一權宜妙法又不常以出示爲一例矣

給散

既示以給發之期則至期必然赴領若發經承令其給散則短數者有之短色者有之且遲滯而使蝕不吐者亦有之雖有包封豈無紅賬一經假手難保無他故印官於臨給之日必當堂親自唱名給散則諸弊無自而生矣

闕補

一邑之中自有各項支用奈額欵有限所費無窮僻縣猶可若衝繁首邑其苦難以枚舉姑取一二言之如有上司按臨或經臨之供應學道考試之供給暨

與兵將之餽送犒賞類多無欵之支且所供應者皆一府之事也一邑寧堪獨累乎是在申詳關補隨關隨補者則盡籌矣否則必有回關細閱回文何如此後必須絡繹關催必待解補而後已如終不應者既奉上司批詳又有彼縣回關且有墻壁而交盤之日亦可爲卸擔之計也所可恨者往往差役領關況關或托便帶投如此稽延而欲各縣之銀到不可得矣又有奸猾經承舞弊通同差役將補到之銀任意烹侵此當内設號簿外設印簿凡有關文送印之時内

外自行登記塡明差役姓名。一月三比。如臨比不到。又無銀到。所無回關。立拏關差或家屬。究審根詢明白。仍差關催。如此稽查。不但沉閣帶投之弊淸。而遁回烹役之事亦絕矣。

論存留

凡一切徵收在庫銀兩。除起解之外。盡屬存留。不知存留一說。徒有其名。而究無其實者也。何也。錢糧非解即支。支即支此解剩之存留。是存留仍作支銷矣。亦安得有存留。且錢糧先儘解欵。所許核解儘解則不得儘支。截解則徵收之整者既解。徵收之零者亦解。皇皇焉惟恐不足於解。又安得有支。復安得有留。雖然。錢糧當盡數起解之時。自然一無所存。而盡數起解。原屬偶然。若論其常。查欵核額。凡解必在斯對之後。折必有零。解雖可儘可截。而亦必有剩。其零數其剩也。即其存留也。月月有解。則月月不能無存。況十分錢糧。解者多不過八九。或九月全完。或歲內全完。解額既完之後。所餘一二。不在秋杪。即在歲終。其月月之剩零。統歸解足。所餘之一二。是錢糧固月有存。而歲有留者矣。夫存留所以備支給也。除給兵餉外。恐爲俸工等項支費。若無存留。何以備支給。以存備支。由支給之餘。猶有所存。俟解後有存留。支後仍有存留。此存留之名。爲錢穀中所不能廢也。存留卸

此例空與徵收解給並分條目而細列其就爲存就爲留就爲存而終不存就爲留而皆且留乃皆畧之而不論第論其大槩且謂其有名無實者抑又何說也若徵收有額解給有欵雖爲臚列猶恐未盡若存留不過爲解後之存支後之備據現在之銀爲之登庫簿填內號以記其數而已有何額條欵目可爲一一臚列哉況解後之存非續解即零支支後之存非總支仍轉解存留一項終歸支解故曰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也然而亦有其實矣以開除不盡之數歲外雖復開除歲內現登庫藏其登庫藏者即今歲之實在是也誰謂存留名也而竟無其實乎

論實在

實在不得與存留並論也所爲在者即所爲存而不得取而並論者以存留每月有之實在惟年終見之也且存留以待支解是存留尚無一定實在則支解後存留之實數雖未必不終爲支終爲解而年終結算之際銀實在庫米實在倉以爲實在實爲現在者也故曰實在也或爲正項之實在或爲雜項之實在或爲贖鍰贖鍰之實在區而別之則各有實在若總除而總算之則爲合一之實在實在者對開除而言之也本年所收即爲本年之支本年之解解過支過俱屬開除之數實在乃本年開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之物即來年之舊管是也存留爲本年未支[illegible]實在爲本年支銷之已過雖實在即存留少[illegible]新而立簿造冊者必據實以填所在之數以結本年之總一年一總一年俱有實在任內接續最要分明接續至交代之年則爲我交而彼受之實在歷年界限分明此際自無錯誤故任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交盤此居官之老法也後存內外總簿一條查總簿必有實在實在固於總簿見之總簿即逐年交盤之底冊是實在不得以存留並論而正當與總簿參看也

論未完

未完之項有三三項中各有條目而總以一論括之者不欲煩文以亂頭緒也所謂三項者何徵收中有未完起解中有未完支給中有未完也徵收之未完或現徵或帶徵均爲民欠可知而亦有不盡民欠者

或里書攬吏等侵吞在已指稱民欠則侵欺亦有之起解之未完或掛欠或未經批廻或借支未經歸欵或經承解役通同烹倒大約俱屬侵欺若以徵收未捲以致起解無完則民欠未必至此也至於支給之未完或欠在民而未給此固常有之事也然又有給後被侵及指名冒領致未實給者是未完中亦有侵欺未完此三項三項或欠侵俱有或侵多欠少或欠多侵少故未完中必分民欠侵欺以爲着實也民欠未完者某里某啚某甲民欠若干某里某啚某甲民欠若干造民欠清冊一本立限比徵書役人等侵飾未完者某里書侵欺銀若干某櫃書侵欺銀若干某經承解役侵欺銀各若干另造各役人等侵欺一冊勒限追賠則未完者庶不致終於未完而國課可以無虧考成亦可以無悞矣

論雜項

有正項必有雜項雜項者對正項而言之也正雜之考成雖異總之俱屬錢糧乃正自爲正雜自爲雜其不混而爲一者以雜課另爲收解不與正項之錢糧同作一條糧也然雜既不與正合矣而雜與雜又各有攸分有類於正項而徵比相做者有不類於正項而徵比無頻者其徵比相做者如鹽課蘆課其大者也鹽蘆各定分數考成不應與雜課並列而究不在條欵之內考成雖嚴其亦差異於正項矣後各立論至不煩言若鹽蘆而外則爲學租官租請佃之租併沙地坍地屯地牧地各有應徵定額凡此種種皆藉催科或另徵或入正項帶徵有徵有比不免追呼故以爲有類乎正項也其徵比無頻者則當舖之稅牙帖之稅房契之稅牛羊驢馬烟酒鹽課等項各處之各色不同各樣之課數亦異但須責令經收或按月或按季或不時收繳所收之數往往浮於額外或加査飭勿令經收中飽也然此等非令來納即令往收如有未完亦嚴催而究不似正項之分限分催日煩敲撲也故以爲不須乎正項也有徵比之項有不歸日徵月比之項異其徵而不異其收固已或聽撥充或聽部撥則又有不必請解者此其所以爲雜也況乎上司自理之贓錢變價承追之贓罰又如捐納

勸輸之穀石皆雜也皆自爲一項也非銀即穀總屬錢糧是雜項雖次於正項要皆不得因其雜而忽之也又在當事者之留心也

論鹽課

鹽政自有當司若州縣考成則與地丁迥別以州縣之責任非當也然責雖不當而在內產鹽之場煮鹽之戶其歲課之徵解則惟州縣是問無紀叙而有處分鹽課一項固自無容從覦矣西北之鹽由於晒東南之鹽成於煮煮晒雖各不同其爲產鹽之地則一有產不能無徵此鹽課所以有額徵也然鹽之額徵有限鹽之糜費無窮苟去其一切横索則正額安得無妨至於徵比之法起解之規變通將地術辦錢糧當事者自作權衡正爾不難也夫產鹽之地徵課必籌其法行鹽之地疏引必善其方則額引不可不有以銷之引之不銷非盡食之者寡鹽已運到引或不銷是一引鮮致數運食指雖多額引何以報銷勢必至計口派食以圖銷也且重運之外又有私鹽或爲本地之私竊或爲遠來之私販小則肩挑背負大則車載驢馱民之食官鹽者無幾官鹽安得不壅額引安得暢銷故爲疏引計者本商之鹽一到即爲驗鹽截引以絕其公中之私而一切私販責成捕役平時之巡緝必嚴一旦之捕擒必獲賞罰並行勿使捕人賣縱如此則公中之私已絕而私中之私亦少横行矣蓋產鹽之地鹽固爲課行鹽之地引即爲課凡課俱爲國賦凡額俱係考成當事者誠留心於徵解加意於疏銷則鹽課一項州縣雖屬兼管而藉手以報全完亦可告無罪於當可矣

論蘆課

蘆地之坍漲無一定也以無定之地而課以一定之程官民之畏苦矣自五年清丈之例一行蘆地雖無一定未必遂更變然五年之中即或五年以內地形稍變隨以丈量定之則丈後之地有盈縮丈後之課亦自有乘除無定者未始無一定矣向之蘆課特設差員近則附於州縣附於州縣則徵必州縣徵之解亦州縣解之州縣於是乎多一蘆課考成正項之地既多上錯產蘆之地豈乏肥磽故乘除中復分輕重之

則徵其課者亦安善作催科勿諉蘆課考成不與地
丁同例而泄泄以從事也然正課已於二月開徵而
蘆課之開徵則定於十月無都裔之可名而遠近有
分徵之實無糧規之可用而經收有當責之人其徵
收之法與地丁備異而納戶之有完有欠與地丁猶
是從同也至其坍東漲西歷補囤自難查而坍漲混
清之中易於隱占故徵課不難獨難於隱占之清查
欲查隱占必處豪強丈勘之時厳明並濟無兼併之
弊一清而坍者得以有抵國課之足即足於此矣其

加增籽粒餉銀佃價等項原有定額為追解為報完
猶本分事耳甚矣隱占為蘆之大弊不可不知也

論驛站

驛站有水有陸有衝有僻有無事之日有多事之秋
水用船陸用車馬大約南多水驛北多陸驛而亦間
有水陸交通之會次驛站至於水陸交通則衝之極
矣然亦有水驛之衝陸有陸驛之衝即不必兩者交
衝而各當其衝者其舟車馬匹供應亦復甚煩幸而
地居其僻應付自易從容乃又有昔僻而今忽衝者
非因往來之取便即為兵馬之經臨或事過仍復僻
居之逸則僻者終僻倘由此改僻為衝則應酬絡繹
無日非多事之秋矣雖然驛站之難不難於水陸多
事之衝而獨難於勘合之外別有票牌應付之餘復
多詐索此無論多事之秋應接為之不暇即處平常
無事之日部差京使奉
命
齎擎憲後公差齎牌索勘勘內之支數止此矣而於
額外必取其浮過站之支銷既足矣而於常禮必求
其倍且船馬畢備矣又要折乾站路已過矣猶然不

放至於有船必有縴有車必有運有馬必有跟大事
尖至動取千百人夫呼應不靈名募不繼勢必撥排
門之夫而派里甲之費況又咆哮詐索恣意相加稍
有不遂之處鞭笞役卒毆詈長官驛遞之難困莫難
於此矣雖奉循環填報應付不免求多除關礙情分
善為答應外設有强梁過於橫虐不妨據橫飛詳居
官風力此際見之正不徒以隱忍為高也其並無需
索亦無短少之印不可即給既村其別求亦防其肆
橫至於舟車騾馬棚廠人夫一切工料等費關算支

鎖猾驛中剩事耳固無傑齊夫之喋喋云

論錢法

銅本取自存留以存留一項爲支給之費取以爲鑄即以所鑄搭給俸工是取之還以予之其源不遠而其流自長也自上而下由近而遠流之四海不難矣而通其局者必有當任之員除正印外惟府佐領以閒員堪充此任稽其勤惰覈其啟閉乃有成功錢局之圍牆必加高加厚併多棘茨以嚴其防錢局之馬街必鳴柝鳴鑼併唱更籌以肅其範蓋錢局名爲利

藪實乃弊藪防範不得不密也至夾帶之弊物料中有夾帶米蔬中有夾帶匠役人等不時進出中有夾帶弊至夾帶尤難枚舉或帶倭鉛以進或帶鑄錢以出司局者果能事事稽察使山鬼伎倆盡爲消沮則鼓鑄之功過半矣鑄之者匠役之者爐頭非誠實諳練者不得選爲爐頭其未鑄也選材辨料惟爐頭是問其將鑄也給炭稱銅惟爐頭自任其既鑄也輕重方圓恐令平度亦惟爐頭是責爐頭但令之料理局內諸務其局外採買各料等事另選身家殷實之

人是固買頭而非爐頭也局外事爐頭不知局內事買頭勿與而作弊者無竇矣若夫每爐給銅每鑄限日然後開局按檢無弊方許支錢稱其明白毋容短少然銅鉛點用必官買官點不許爐頭人等私點以致攙和其錢製必須精堅明淨可垂永式色必黃潤字必端楷輪廓必厚井口必正必方背面必平坦邊圍必圓滿沙地必光亮火漆必鑲邊一爐如是爐爐如是較若畫一而後可望之以行也倘錢之體有厚薄則罪在翻沙沙粗鬆躁則罪在煽風漏風色白則

罪在看火眼不中正則罪在省眼邊不周圓則罪在銼邊面不光細則罪在磨錢有一於此毀復鑄非過於刻責也以錢製不佳私鑄則由之而起耳夫私鑄不止局外也即局中用百眼爐三足釘之類隨鑄隨毀隨造隨鑄然欲禁私鑄莫若精新鑄新鑄精則私鑄自無所容其間矣乃絕私鑄更自有法在一面責成行錢舖戶一面官收私鑄以爲更鑄之功私鑄不禁自絕其有益於鼓鑄正自不少也

論倉儲

倉之爲言藏也藏之以充解支以備舉撈也其最大
者莫如漕糧然漕糧一項交兌之後不無餘剩而究
多隨收隨兌非若積之貯之以爲[illegible]久計者也
而次於漕糧者則爲南米爲秋米南秋二米或解省
或解府或留本地無非給充兵月之需其貯積於倉
也起解者固屬暫閑[illegible]支者必圖久計至如勸輸之
備荒罰贖之備賑以及捐納地方所入之穀累或候
撥解或准存留大約非一朝一夕之蓄藏其視南秋
漕米固自不同矣南秋漕米之收貯雖非久遠倘必

造葺倉房以防上漏下溼勸輸罰贖等穀年於斯月
於斯倘不綢繆顧慮保無風雨飄搖況藏之雖固難
[illegible]倉蠹之侵漁不查不盤盡爲鬼蜮查之盤之又多
搪塞支吾或托言有價未糶或詭云某捐未輸萬不
可掩則又借穀石以充盤驗且積穀易於紅朽不得
不出陳以易新而出納之際侵蝕動盈千百故蓄藏
之不容其爲害猶小而乾沒於倉書斗級之手者其
爲蠹匪窮新例盤倉責之道府則
功令倍嚴於前矣印官於此惟有時加修葺突出抽盤

親點倉糧必須嚴查收必照部以報數借必呈領以
憑追如此則倉倉無朽粒粒無侵其爲藏也蓋不啻
韞匱云

立總簿

他簿各宜少立可併則併之可省則省之多立簿件
徒足亂人手眼而總簿則爲本年一切收發之總如
千流萬派必以大海會其歸萬不可少者也故於正
雜各項之後獨諄諄於此簿蓋各項俱有收發而零
收逐發之數若無總簿以會之是猶衣者之不挈其

領而舉綱者之不提其綱矣此收發總簿署內必須
設立一本而正項爲第一要緊其收發之總斷須另
爲一簿至於雜項收發及贖鍰收發亦宜各自分立
一簿庶頭清而緒自楚也正項之收即照折封數目
於總簿內寫本月日收折封銀若干折後發領銀若
干發解銀若干發支銀若干凡有收發逐日登記至
月終則結一小總月月滴算以至年終則通盤結一
大總依晉收除在結出一年總數是年有頭而月有
緒矣其未收者因何未收已發者查批驗領以究其

實總簿之為功不小也雜項贖鍰俱照式結算其不與正項同簿者雖贖少而正項多分之所以便查核也然此係內總簿而非庫總簿也庫總亦令照內總分立三簿每月結算年終依四柱結算清總庫總與內總較查自然不致互異但庫吏日登總簿尤必逐日開明收發數目一併送衙有此日報一併則總簿內外合一如有參差逐日查明絲毫無滲漏之處矣

清丈

可菴曰清丈為百年曠典施之不得其法行之不得其人適足擾民而誤國蓋以清丈之弊無窮欲清其丈全在能清其弊也倘官司惟圖塞責委役乘隙為奸或不遵舊制伸縮弓口或受財賣法任意減增富者得肆欺隱之弊貧者反加額外之科則是徒有丈量之名而無丈量之實矣當事者必須細心籌畫使之無奸不剔無弊不除比戶享廓清之福胥徒絕紛擾之端而後國計民生俱為有益矣

綱目

田地山蕩四項冊式之大綱也至全書所載各處地土名目有曰漊曰塘曰池曰堰曰灘曰圍曰潭曰磯種種不一田有徵田官田民田學田竈田僧田圩田塗田熟田天田坑田泉田碑田沙田又有告折田京折田祠祭田書院田高阜田地成田江沙田砂礫田新陞田上則田中則田下則田水患田海患田上患田中患田次患田義庄田新沒田孔氏祭田各鄉

各村圍種種不一地有徵地折地基地官地民地竈地稅地塗地竈地上地中地下地學地市地鄉地蕩地又有高阜地義塚地祠堂地沙漥地山畈地全荒地沙基地新漲地各寺地僅種不一山有官山民山土山石山花山原山望山荒山柴山茅山光山土山中山下山平坦山各鄉各寺山種種不一蕩有徵蕩草蕩魚蕩塗蕩鈔蕩新陞蕩種種不一以上各有額徵科則若不逐一分斷則額徵銀米無從科算俱應遵照全書悉仍舊名不得混稱田地山蕩不行分斷亦不得於本縣刊載之外牽引別縣名目混行增設也

號長

每里須立號長不當設立畾長蓋丈量與編審不同編審者審里役也丈量者丈田土也編審成則造黃冊黃冊以人為經以田為緯凡一戶之內不論田土坐落某里某圩悉歸本里本戶共計田地山蕩若干克役若干此編審之事也丈量成則造魚鱗冊魚鱗以田為經以人為緯凡一圩之田或係某里某畾人戶所有之產註於田土項下此丈量之事也若混立畾長則執人以問田或有一人而田在各里者豈能以此畾之長而丈彼畾之田其紛如亂絲矣今應設立號長或有稱圩長者或稱號長也一縣之產天字地字等號魚鱗櫛比一定不移者也每里立一號長總計某字號田若干分斷其號係某人管業幾分幾釐悉照糧冊以核丈量其畝數與糧數是否相符則可辨其有無欺隱之弊矣

擇人

號長弓手算手等各着各鄉保擇有才幹而公正者保舉充當仍取各結甘存案

置弓

各處庫藏俱有憲頒步弓舊式着每村鄉保照樣各置一把務使長短一般分釐不爽送官編定字號鄉保姓名印烙後隨發各鄉保須去備用

辨形

田疇之形狀甚是繁多西北則平原曠野推步尚易東南多山林谿澗鼓量獨難小民何知惟有聽弓索

手之命名而已辨形在明算法而明算法之人必擇之而后任之也

自丈

自丈者令業主先自丈明其地畝也不令自丈竟行官丈倉卒之下必多錯畧惟令業主與里書鄉約等從客於高下之間審量於曲斜之處里書即有私心鄉約必能公道縱欲通同業主豈容伸縮况自丈之後論以官丈則雖欲舞然朦蔽猶懼本官丈出致干法紀故自丈原有八九從公况抽丈又在自丈之後則雖曰自丈此官丈更為清楚矣

准首

自丈之後即令自首蓋民間地土或有世守之業或有續置之產原不識田土之坵段何形四至何處假如一人有田百畝或坐落數十處或在各里或在各縣但知向佃收租照畝納稅終其身未嘗一履畝也其中廣狹盈縮雖欲自首何從而知須先令產戶自丈自丈之後即已官丈如有畝數溢於糧數許令在於自丈之後官丈之前自首者免罪即以自首之年起科則小民自感寬大之仁而鮮隱匿之弊矣

抽丈

印官以一人而欲遍丈闔邑無論地方廣闊不能徧畝較量即使力能遍丈保無弊竇反致混朦不如先令本戶公用號長等自行清丈弓口號段於未造清冊之前草造魚鱗圖冊送縣閱查然後傘騎而出逐里抽丈一二段或四五里中抽丈一里一里中抽丈數戶總在示以不測如有不對重懲號長則人心自然知警而不敢通同作弊矣但須預張告示曉以自丈之後必然履畝親勘勘出或多或寡等弊定行究責蓋不使民知其抽丈之法而後抽丈可行也

查冊

從前丈量之後悉照里分次序備造魚鱗冊繪畫地形註明四至之業主姓名每一里為一冊存庫備查

立冊

清丈之冊著花戶自開所有地段坐落某圩某字第幾號內或田地或山蕩若干原辦糧若干今丈實若

干東至某圩某字第幾號業主某人地西至某圩某字第幾號業主某人地南北亦然每里冊成再與舊魚鱗冊查對異同

禁訟

民間經界混淆不一或趙甲之田錢乙辦糧錢乙之產趙甲辦糧今既丈明或將積年代賠索取償還此端一開聚訟不休矣況

朝廷尚不追論既往業主豈得互相訐訟一槩禁止毋致葛藤

起科

丈增田土戶口及自首者仍俟具 題之後奉有

旨及部文到日方照新造地丁之數科徵其未經奉文之先雖有丈出丈缺之數仍照編審原冊科徵

蘆蕩

編審之案可五年一行丈量乃百年大計原非編審可同而蘆蕩清丈例以五年者以蘆之坍漲無常若非五年通丈則隱佔得以藏奸包賠不免賠害故必歷五年而一清也然蘆之近水邊者易遭淹沒蘆之在腹裏者無庸淸丈倘或一槩丈之是邊腹不分致滋煩擾康熙二十二年安徽藩司龔題請止將臨邊者清丈腹裏者免丈通行在案此五年之例乃丈邊不丈腹不得槩施清丈也

塲田

丈蘆止丈臨邊以臨邊之坍漲無常也若沿江沿海沙漲之塲田隸鹽籍則竈戶佃之隸民籍則民人佃之其新漲者坍塌更自無常凡遇丈量須防旧後坍塌致貽拖欠之累甚一丈之後無常者已有一定不但賠者累而徵者亦累矣

編審

可菴曰十年一大造五年一編審無非爲清賦清丁計也而編之造之然後十年賦役乃有一定之條鞭然而五年之編固由於審十年之造亦由於審欲清賦役之源而不先之以審雖今親塡孫多未實若憑開報不少作奸將田產之消長何自而得寔除戶口之盈虛何由而憑增減也是必本其詳其慎之心爲至公至明之審審定而後編審定而後造庶鄉書架吏不致利萬弊千官籍民圖自覺徭輕賦減國家之課額無虧而閭里之頌聲自作矣

出示

爲通諭編審事照得編審原以便民兼之畧 國清賦清丁甞必矢公矢慎若不將舊有丁田新置產業併向來別居寄糧他戶愿歸本戶本里或上局推收未明砌糧換段一切弊竇各各塡伞開報則清理無從盡書貽患何極爲此示仰闔邑紳衿遠近業戶叢冊人等知悉遵照發刷連二供伞親自開塡新舊丁產愿歸本里情由及歷年累害從前脫隱應報者許於伞尾粘稟具控應首者亦於伞尾粘狀自首限十日內齊伞付縣親自投櫃以便核查查後被發後伞供伞該里書攢造草冊以便示期公審各花戶預期親自將稅過印契當堂審驗推收務須本戶親自塡伞親自投櫃親自持契至局赴審里書冊書敢有受賄懸延索費指難者或經察出或經告發重究決不稍貸特示

給伞式

存衙連二

某州縣 正堂某 爲截存四柱供伞以還稽查事照得一縣供伞例定十年賦役本戶必給一伞以還民執亦必存一伞以備稽查特爲設立連二伞式各戶將伞一樣開塡投櫃惟此有存

有……連二供伞者

一戶某人 係注此係的名或亂父稱名 現住某里某番某甲某地方

舊管

某則田若干畝坐落某里某番某甲某字號內

某項地若干畝坐落某里某番某甲某字號內

山塘做此

某項人丁幾丁

新收

某項田若干畝坐落某里某番某甲某字號內 係某里某番某甲某人賣

某項地若干畝坐落某里某番某甲某字號內 係某里某番某甲某人賣

餘做此

開除

四柱供單

某項田若干畝坐落某里某圖某甲某字號內　係某里某圖某甲某人買
某項地若干畝坐落某里某圖某甲某字號內　係某里某圖某甲某人買
餘倣此

實在
某項田共若干畝
某項地共若干畝
某項山共若干畝
某項蕩共若干畝
某項人丁幾丁

向在某里某圖某甲內辦糧今應撥歸現住圖甲辦糧

康熙　年　月　日　某里某甲某人

一樣二紙相連中拼字號鈐用斜印

爲給四柱供單以憑編審事照得丁糧消長非本戶自行塡報則田產推收人丁增減任憑里書搭弄貽害不淺合給四柱單式各戶舊有丁田及新有買賣據實塡單如應撥歸本里一併開入單內親自資單赴縣投櫃毋致遺漏查出取究未便須至供單者

某縣截給

一戶某人　俗名此係何名或無父稱名　現住某里某圖某甲某地方

舊管
某項田若干畝坐落某里某圖某甲某字號
某項地若干畝坐落某里某圖某甲某字號
山蕩倣此
某項人丁幾丁

新收
某項田若干畝坐落某里某圖某甲某字號　係某里某圖某甲某人賣
某項地若干畝坐落某里某圖某甲某字號　係某里某圖某甲某人賣

花戶四柱供單

開除
某項田若干畝坐落某里某圖某甲某字號　係賣與某里某圖某甲某人買
某項地若干畝坐落某里某圖某甲某字號　係賣與某里某圖某甲某人買
餘倣此

實在
某項田共若干畝
某項地共若干畝
某項山共若干畝
某項蕩共若干畝
某項人丁幾丁

向在某里某圖某甲內辦糧今應撥歸現住圖甲辦糧

康熙　年　月　日

限某日赴櫃投繳

設櫃

各里花戶親供單。必設櫃以收之。此櫃設於縣之大門外。每晚擡進內衙拆出。分里彙存核造。

投單

令花戶將本戶所有田地山蕩丁口若干。上屆編審後續置若干。及老故應除。少壯應增。併應歸里歸戶等項。一一據實開塡明白。不得遺漏隱瞞。有干查究。必須花戶親自赴縣投櫃。各鄉各村。遍處曉諭。示以赴縣一次之勞。而得十年無弊之樂。況今編一定衙

屆可以無虞奸無所施弊自可絕花分飛洒移換脫漏等弊可潛消矣

推收

編審一事必據推收實在之數而後定審或有推無收或推多收少推收中弊竇最多須先示各戶照所發四柱弁式將前屆原有丁册開入舊管之下五年內所買之產開入新收之下五年內所賣之產開入開除之下然後將所買所賣勾添現有之數開填實在之下令於某月日起止將親填四柱弁赴縣投櫃

查發里書據弁攢造各圖甲戶推收實册查對實徵底簿弁册如有互異開出駁問里書併示互異某某等戶各自呈稟明白仍有互異審編之日當堂審究改正親審時除無推收各戶不審外凡有推收必當堂驗明印契蓋不驗印契則推收之弊不可縷指也親填投櫃親審驗契此法一行則編審之局可以不開矣故曰必據推收實在之數而後可定審也

開局

民既親投官復親審並不假手里書止令里書據弁造册同各戶當堂質審足矣何必又開一局假里書以需索之門如慮臨審紛煩必欲開局推收則於未開局之先通示各里諭以局開某處於某月日起限某月日止某里限某日審某里限某日審各戶親身到局三面推收應推之里出具付弁與應收之里應收之里出具收弁與應推之里收付二弁式俱連二一送衙存查一推收里書各執為據而本戶則以供弁批准為據推收之後攢造新册查核相符發造清册榜示各里可也

查弊

編審之關鍵全在推收推收一清則諸弊十除八九而查稅契又為清推收之要着有契之戶即是有產之人若查有產稅契之戶不克丁役即是脫漏或詭寄花分飛洒等弊皆由此出矣故欲清推收者必於平日先查稅契以為編審地而編審時則於收田畝產之戶查其有無稅契蓋漏稅之利小而弊大不可不查也然須預先出示倘有未經稅契者立即補稅然後徵弁同自首免罪法否則一經察出按律盡究

歸戶

此戶現居此里而此戶之田產或散在各里應將各里田產併歸此里之一戶而徵收銀米者即向此戶現居之里甲令其同供賦役此衷方今所謂以地從人也其向經提隸別里別圖者愿歸本住之圖聽其將田數下口與寫四柱冊內明書愿還某圖原籍即令本住處里書推收明白具結到官不許阻撓索詐如有兩處居住者以一處爲土著一處爲寄寓即以寄寓之地歸于土著戶內更有一等有田有役既充本圖復以殷實點充無田有役重疊別里者亦許塡冊歸併至於奸民乘機故將田丁分洒各圖作游食卯戶累害里甲者許公擧訐問原籍仍應究實重處

差徭

紳衿與民一體當差孰敢有違然一體當差四字務須講求明白按賦役全書任土作貢者賦也雜泛差徭者役也明季之時雜差甚多俱令里長充當自一條編之法行二者皆編入地丁額徵之內而彙爲賦役全書矣全書之內每畝該徵銀米若干每丁該徵銀米若干賦與役俱在其中矣假如齊民納銀一錢而紳衿止納九分九釐是不一體當差也今奉文紳衿優免本身一丁外其餘與民無異是一體當差也其賦役全書之外再有雜差即名私派是功令所禁也外此惟有向日之糧見二役而已今既革除安得復有雜差倘遇意外差徭州縣不能自辦除各行各埠向有供應外設有不給自應詳請動支公項以充僱募之費不得仍派里下以滋擾害即或差繁費冗萬難支應不妨紳衿公議或諭鄉保公輸如此則知向來糧見受累小民受糧見以一科十之累原爲廢政矣因論徭差而偶及之至編審中之差徭有因糧派役者則重在淸賦有因丁派役者則重在審丁亦隨地置宜可也

審丁

丈量所以清賦也編審所以定役也役者何即丁是也有謂北土重丁而南土不重丁者謬也三門九則之設西北固重審丁然審者審其花分詭寄等弊也花分詭寄等弊正在隱丁以避役耳若謂南土不重

審丁寄花分詭寄等弊亦可釐而不審矣至謂北土審丁南土審役則又有不然者全書所謂賦役卽是丁若所謂南土審役役乃每里定役百分每甲定役十分甲首一年一輪之里役也南名里長現年北名老人公直等催輪里役而非丁也里役南北從同審役安得僅言南土況此里役之名已經禁革豈里役除而編審亦可廢歟蓋編審皆以審丁也不必分南北也且南北之役皆從賦起故審丁者仍須核賦賦役亦自不能分而爲二也

北土照產論則多有壓擦之名南土立戶編丁僅有收除之實而鄉丁市丁赤脚光丁則查開報以爲頂補而已增一則謂之陞減一則謂之擦若向有田產之家而賣盡者應去其向有之丁謂之開除向無田產之家而新置者應定其新置之丁謂之新收者頂補之丁惟逃故老疾者彼除則令此頂而已非田產內之丁矣

丁銀各處輕重不等有陞至二兩三兩者有二三錢五六錢者有不滿分者惟在隨地之多寡以爲多寡可也至於各處全書額載之丁五年編審及十年大造其編丁造冊時雖不可減於額內之丁以虧國課尤不可太浮于額外之丁以累民生但足全書之額而不必紛紛以多事

門則

門有三門上中下是也則有九則下下下中下上中下中中中上上上下上中上上是也或從上則遞減或從下則遞增其增減惟視本戶田產之消長以爲陞擦除光丁僅派下下而外凡有田產者如一則該徵銀若干增減者照此一則之數以核之然此陞擦之名惟有門則者有陞有擦不分門則者并無此名也

儒民

儒宦與民戶不得混作一處須令宦自歸宦儒自歸儒民自歸民不許花分子弟名姓以致宦棍民畾民冒士籍一經審定之後卽各給當役印票一紙以便十年遵照完糧至於立官戶要現在紳袍立儒戶要名登學冊一切假名詭戶冒官捏儒等弊盡行革除如有仍前作弊之處察出必將大造經承田圩知數

發䇮里書立刻嚴拿重究

優免

優免大典原係

朝廷優崇紳士之恩載在令甲須自部刊但北地以丁石爲重南方以差役爲苦免丁石則將減及正供不若循衛風俗而免差徭矣其甲乙科貢監生員舊有免額查本邑甲止幾人乙止幾人除奉文磨籍各紳與民一體當差外其間前朝本朝之不論已仕未仕之不同他籍本籍之不同應全免應半免臨時酌宜貢生貢監則照長䇮生員則照學冊其衣衿生員宜照舊例免半若人籍俱係僑屬者即有親族在本邑皆是寄戶之產不得混免封公任子免例自當酌奪增減其前朝謚公祭葬故宦一槩不准免例

寄庄

他縣儒宦民人置有田產於我縣是謂寄庄然彼之庄縣寄而我之田產不可假寄庄之本戶雖不在我縣而寄庄之佃戶則現居我畝寄戶糧合向佃戶徵取不得以寄庄避役致開奸徒冒濫之端寄戶的名下註入佃戶姓名一體辦糧當役非刻待寄庄之戶實恐寬一而漏百不得不嚴也其有寄庄之丁向從糧則不可一例者亦須量減俯隨風俗至於多年流寓之戶自須入籍當差又不得與寄庄並論矣

均里

均里必須通籌縣額派均每里該若干畝如應派二千畝則各里皆以二千爲率但各里田地肥瘠不等若畝數均而糧數不均仍非均里之意矣故均里者又必均糧均里均糧皆所以均徭而衰此里之多以益彼里之寡者斷宜就近挨里配搭適均不得飛提遠撥致滋擾害此就近挨遞配撥之法爲最良也

遞撥

查某坊一啚所住之人共若干戶產業共若干畝如以二千畝爲一里者其數恰好無容更變若有浮于二千畝之外將所餘剩之數合應撥入本坊二啚如二啚已足二千畝而將一啚所餘之產撥入開二啚又溢額矣須將二啚餘剩之產撥入三啚不可將一啚之產越二啚以跳撥三啚三啚四啚以至十餘啚

皆倣此此就近通擬之善法也

畸零

立一戸必有一丁有一丁必當一役間下有不能任役者如鰥寡孤獨是也以其伶仃而無依倚不得一槩派以差徭附之於里冊之末是爲畸零

造冊

排收明白之後先造草冊以憑親審審後出榜遍示里民取具各里甘結或本戸認狀然後繕造清冊冊成計戸部籓司府州縣各一本而編審之事始竣矣

駁造

草冊必須核對供單併推會冊及實徵全書查無舛錯然後親審除審無互異不論外將推收未協歸里未經一切弊竇俱應逐戸逐項另行駁造改正庶以一時之勞享十年之逸而不致貽害無窮也

捐俸

欲禁里下科派必須先捐俸銀備辦紙張筆墨及在局辦事一應人役俱飲食于官庶一切陋規始能禁革也倘有指稱公堂硃墨花紅名色及開局之禮繳冊之費按圖分派者或經首告或經察出按律嚴究不饒

出榜

爲審編已定出榜以示各里事照得十五年大編審民生國計攸關除當堂親審已定外凡屬丁產未清者已經責令里書改正猶恐各戸不見審定冊籍所有產數丁科未能自曉合照現造編冊通諭各里甲戸以便十五年遵編納課爲此開塡榜內仰各里各甲儒宦民人併里書鄉保人等知悉本縣從公審定絕不假手徇情自示之後不得再有告爭希圖混亂版籍以致叢弊藏奸各宜遵照榜示納課輸糧毋得違玩特示

論花分

花分之弊多爲避當里役也糧多者充當見年因將田產分立詭名以一人之產而分作數名以百畝之田而分爲數戸則里內百畝五十畝之家自應輪充而此戸竟以花分避過矣若論丁隨則州縣計幾畝該隨一則而彼將已田分作不及幾畝之數則免隨

一則矣故花分之弊在避役亦在避丁也

論詭寄

詭寄之弊亦在避丁避役或儒宦貪其庇蔭之餘利或買主省其過割之微資有田不立正戶有糧不開的名是役不能派而丁不能加較之花分其弊為尤甚矣

論脫漏

脫漏丁者即前詭寄之戶田產寄之他人本身之丁自然脫漏脫漏產者藏匿其田山而不入版籍或派於甲戶而賠累錢糧凡此皆有丁有產之戶而巧於脫卸致漏正供查出均當按律問罪者也

論飛洒

飛洒之權操自里書洒者以整亂之田而零星加在各戶或洒以分或洒以釐在各戶不覺在正課無虧洒之為弊如以殘水分洒於各處之地水盡而地無水迹此計之最奸而弊之最大者也至於飛者或擇人而飛或擇地而飛如鳥之飛於此復飛於彼不落於一處甚矣飛之為害又曷可勝言耶

論移換

飛洒之弊雖猾移換之弊更不可測或移此之少換彼之多或移此之瘠換彼之肥或移此之荒換彼之熟或移此之折地換彼之微田移換不一總之利彼而害此而其所移換之張用李產即是移換丁則獨科或里書為已或里書為人為人為已無非填谿壑之貪此不獨編審時當查之即非編審時亦當留心精察也

為政第一卷之七目錄

為政第一卷之七

錢唐仰泰衢鶴亭父鑒定
西湖孫　鋐可菴氏手輯

文治

可菴曰勿謂簿書刀筆中無文章也前六卷備載政事此下詳稟示看則皆政事中文章載文章不及政事何殊剪綵爲花載政事不及文章無異去毛存鞹今於政事後繼以文章誠以詳稟示看悉布化宣猷之藉是文章無非經濟原不同學士操觚此卷先詳後稟詳稟俱政事即俱文章也下卷示看亦猶是耳爲政者其於文治之名曷留意焉

到任繳憑式

某省某府某縣知縣某某為除授官員事照得卑縣年若干歲原籍某處人由某出身於某年月日除授今職領到　吏部某字若干號文憑一道原限某月日到任遵依於某月日上任管事所有原領文憑壹道理合具由申　憲轉繳施行須至申者

計申送文憑一道
右　申
本　府
年　月　日某府某縣知縣某 及面僉押
縣丞某
典史某
又須另具文申明布政守道。并所轄道暨二廳。其文
書內則云。所有原領文憑一道。繳府轉繳　本藩司
外。理合具申。伏乞　照驗施行。

批點解批式 細硃點
某府某縣為某事。除外今差本役管齎後項公
文。定限本月某日前赴
某衙門臺下告投。守奉批廻。須至批者。
計管解
公文一角 于角字左側硃押一封字又畧圈昔白二字如係解銀批則并逐項銀
數共若干
用一單
年　月　日 硃填小楷
右批差某役 名上一細點

交盤申文　一開名
切照經管錢糧。動關　國用。若微不及數。解不如額
者。則參罰隨之。孰敢悠忽。自干罪戾。故上下交接之
際。當逐分項款。磨算清楚。方始交盤。庶日後無可推
委。慨商河縣節年錢糧。徵解不清。故歷更多官。未經
交代。卑職以前車為鑒。敢復避嫌怨。而不細加核算
者乎。今該卑職會同監盤官。遵蒙府票事理。查自十
三年九月某日。趙知縣任內起。至十五年十一月某
日。劉運判署事止。眼前現在各官。憑其送到交盤文

冊。逐一備查。每年有短派。有民欠。有借解。有借支。有
冒支。有透支。甚至有私借者。有已解而未獲批廻者。
種種溷淆。不一而足。相應備造呈覽。內除短派者。應
候詳補派。民欠者。請乞寬限容。卑職逐年帶比。無敢
他辭外。其餘冊內各款。俱奉　撫憲題參。勒限嚴追。
懇請　憲臺嚴批。刑憲追補。以結　欽件可也。卑職
更有請者。十二年分錢糧。因民欠未　赦。各項欠解
倉口。俱奉　各上司之憲檄。催提如雨。況民欠之數。
與欠倉口之數。大相逕庭。前因未在　奉文交盤之內

故不敢越俎，然事干錢糧，未明擬合一併申明，以聽
經管者也。

免解寧夏申文　熊祿山

看得安化縣雖爲慶陽附郭，前朝已稱上疲，三被逆
冦蹂躪，而穴居之民，又復十已九亡，弱者乃富者之
服，貧則蓬頭赤體，糲糍乃豐年常食，歉爲草根樹皮，
村落堡堡凄凉。國課年年逋欠，其運布花毛褐也，
尚爾攢眉，即解落司邊餉也，亦深股慄，突聞寧夏之
解，老者欲死而少者議逃，途梗强冦之衝，驛遞絕傳

而經商絕影，中路而上千有餘里，西行平固路隔二
千，此爲冦淵，彼爲賊藪，更因逆亂之後，蝗蝻爲害，五
載于茲，尤苦四月之旬，黑霜爲災，西成無望，奉上
臺停解之檄，本欲便民，奈下民遍野之號，亟求仰達，
恐寧夏之餉，未能即解，而殘黎數逃亡，即小民之
命，寧有幾何，而國課無從追補，卑職雖初受事，稍
悉民情，見此哀呈，代爲呼籲，伏乞憲臺垂念三破
之殘疆，轉爲請命，憐此萬死之枯木，賜以甘霖，免寧
夏之解，仍解落司，眞一邑之安，縣安西國殘黎仰再

逃之憾，國課無催憾之虞矣。

改徵第二詳　傅鎡

爲遵奉部文事，雲屬介在三關以北，砂土磽薄，氣
候苦寒，風多雨少，民鮮蓄藏，而各城堡俱臨邊外，尤
爲寒瘠，改折徵本事，經會議，致不深遊查雲屬，每年
額徵地丁銀錢，壹拾捌萬肆千有奇，內有人丁房課
匠價農桑羊粉皮等項，銀錢伍萬壹千壹百柒拾餘
兩，原非地畝所出，自無米豆草束可徵，又軍代屯糧
銀貳千陸百玖拾餘兩，皆係兵所種地糧，即抵月餉

歲例已久，且伊等各有汎守之責，不便令其遠赴石
衛輸納米豆草束，俱應照舊仍徵銀錢外，止有實徵本
地畝銀錢壹拾叁萬壹千陸百有奇，應酌量改徵本
色，至粳米一項，雲屬並無稻穀，不便派入改徵，應將
小本粳米照時價折給官兵，自買念雲屬出產既少，
而本色之輸輓交納，折耗難免，其改徵本色各價若
照營制之例，每年兩次照時估値，不但虧累可虞，而
逐年五十兩月估計，高下不齊，是小民每歲之常賦，
迄無一定章程，似屬未便，應將每粟米一倉不准抵

止賦一兩二錢豆一倉石準抵正賦一兩草每束准
正賦一分五釐其半本不敷及一半折色亦照改徵
之價折給官兵自買尤為兵民兩便在兵馬所需原
係粟米料豆但晉屬州縣衛所城堡土產多係雜糧
如今盡輸粟米黑豆邊地民窮萬難責今難其所產
而糴其所輸應就本地出產不拘油蕎蘼黍莜籽等
項悉行徵收抵算粟米豆亦不拘莞黑一例收支其
油蕎蘼倉石抵算粟米六倉斗黍莜每倉石抵算粟
米五倉斗俱有歷年奏銷開造成例可援惟蘼子一
項向無作何抵粟之例查蘼黍相類應將蘼子每倉
石照黍子抵算粟米五倉斗其轉運右衛之脚費定
例雖有本省內運送者不給脚價等語然在晉將轉
輸或可勉勞民力今改徵乃承遠軍需且大同州縣
衛所城堡離右衛有五六百里三四百里近亦不下百
有餘里地方遙遠山路崎嶇有車驢者駝載尚難零
星小戶肩挑背負尤為艱苦若責之官運似每歲解
納之常費勢不能若責之民運以邊地苦寒之窮
民力不能支恐致流離失所軍需究無補益應計程

遠近權料每倉石每百里給脚價若干草每束每百
里給脚價若干乃期上濟邊糧下無累民萬不得已
仰籲　天恩特破成例准給脚價于格外者也至於
米豆草束每項應徵若干統俟部示分別項款造冊
另報并與三十三年為始改徵示諭小民一體知曉
再右衛倉止數間今將本色解赴右衛必須倉厫積
貯應趁此建造營房之便請動正項錢糧於右衛就
近處所建設倉厫以備收支其倉厫間數若干需費
若干統聽部允另行酌議估報又查大兵需用糧餉
為數浩繁經收支放關係緊要右衛止守備微員非
其所能料理惟附近大同西路同知可以兼管應將
該同知移駐右衛管理糧餉并添倉庫大使各一員
分管庶無貽悞前　憲駁稱本色不敷折給官兵自
買與　諸王大臣原議不符且改徵折給各價較雲
鎮官兵現支糧料價多浮估又議請運送脚價尤屬
違例　卑職　豈不知三者難行但前議不敷本色折給
官兵自買者蓋以右衛駐劄大兵奉文照荊州之例
支給查荊州駐防官兵內糧係備支本色之外不敷

者折紛等因彼處係水路通衢附近僱多本色漕糧尚令折給官兵自買其料豆一項止鑲祥丁地五十三石之本色此外俱係折給自買並未改折徵今雲屬糧料草束若做荊州之例止輸本色二萬二千餘石其餘照舊仍輸折色甚為有便於民今遵 部文已將地畝銀錢一十三萬一千餘兩盡改本色其不敷糧料若令地方官採買供支而各該印官均有催科撫字逃畲刑名之責不能為辦採買之事勢必按里派買運送查小民既有輸運本身之糧草若再供

辦不敷之本色是使民常奔走於道路必致妨工廢業流離失所且使滋不肖官役之侵蝕窮民拖欠之虛懸究于軍需無補自應比照荊州之例折給官兵自買尤為兵民兩便且與各省駐防官兵不敷折支之例亦各相同至所議民輸價值大兵屯駐右衛所需糧料草束甚廣本處出產無多較之雲屬鎮營分駐各處就近易于易買者不同且與內地各府州縣相距寫遠中有三關一帶叢山峻嶺之隔不能仰其接濟今改折徵本係經久之章程自當仰體 上臺

愛民之至意庶使源源輸納兵食無虞其折給之價兵所自買者多仰給于商販商販於遠處轉運求售寧肯虧本賤賣若定價太少不免有病于兵尤非仰體 上臺恤兵之至意前議改徵折給之價均非浮估至於脚價一項實緣雲屬並無水路小民不能戶有車驢必須用價轉僱在道路崎嶇之處及肩挑背負之人所費尤為不貲且糧草粗重之物一經挽運定有折耗必須加增始得上納統計運送之費大約倍於正供雖議給以脚價未足償其什一相應仍循

原議再照前項改徵糧料自三十三年為始查雲屬每年收割必俟九月登場晒碾陸續挽運輸於右衛已屆年終是三十三年之本色僅濟三十四年之供支而右衛營房工竣大兵即來駐劄其當年應支米豆草束自當另為籌畫非 卑職之所能及也管窺小見惟 憲臺採擇施行詳議

改屯田議　　顧孝敘

切照 國課自當饒裕民瘼亦宜痌瘝蓄錢糧為三軍命脈而軍需皆百姓脂膏故欲裕課必先恤民卑

職親承寶慶衛屯田之屬邵陽者歸併在縣目擊屯
民之重困難支謬獻芻蕘備荷採擇正衛屯田湯火
之秋而千古不易得之遇也謹再述其始終併計其
利弊而詳言之查前朝設衛之初其屯不分則例而
定賦與民有別屯田十畝科糧一石除本軍兌食外
每石止輸軍需二分七釐故一畝之田起一斗之糧
而屯軍不知困也自順治六年按院某定衛所以賦
比照武左衛租額驟加三錢較然往昔已增十倍然
較於民賦不甚重而屯猶未即困也迨至順治九年

按院李有將屯改民之議斯時民糧每石徵銀七錢
八分七釐而屯糧亦照例徵解不知民糧有以上田
之三十三畝零而成一石者有以中田之五十畝下
田之一百畝而成一石者今竟將屯田一十畝成石
者不分等則照民起科屯始大困矣十六七年蒙
部覆併衛於縣改軍為民將衛糧減賦均弊壞興歟
孰知人編民戶糧仍屯徵究有歸併之名而無歸併
之實也夫屯軍未常富於民丁而納糧已至數倍將
富者亦立貧矣況原有貧不聊生之屯戶乎併衛初

議原以足國賦困今
朝廷經費如衛官之俸薪衛役之工食衛門之工費
一切盡裁而衛屯軍之重糧如昨國則足矣其何以
為軍困乎假如屯與民同田若干畝同銀若干兩納
之民糧則 國課已完而樂其嬪子納之屯糧則額
未足而仍前追呼其安得不臨此號泣泥首痛訴也
夫民固吾民而屯軍亦吾民何同在覆載之中致有
雨露不均之歎再查衛田之併於卑縣者原額若干
石內有荒蕪多方勸墾自十七年至元年開過若干

石尚餘故絕實荒九百石零勸墾幾於額禿而報墾
等於零星總畏糧重難支甘棄不前也使屯田而必
令屯甲開荒固畏糧額之重又有零星遠任離圍數
十里百里者誰肯銜鋤遠適露處開荒若使就近民
丁開墾則彼固樂開民田之糧輕者又何肯舍輕而
就重也現今民田自經 卑職鼓舞勸墾約計二年以
來無不踴躍開耕餘荒無幾而屯田尚荒多畝此非
畏重之明驗乎誠得乘編審之年將屯甲編作民丁
其屯田之坐落某里者分其等則增入本里廒經無

論屯田墾荒，即民居之就近者，出門見田，可謂世業，樂其便利，無不踴躍開耕，立見九百石田之黃茅白葦，盡可納稅納秸矣。或由定則恐於減賦未免躊躇，却顧不知每年除荒徵熟，止有糧重病屯之弊，實無足徵足解之利。與其年年除荒，無有實濟，孰若定則減賦，便民速墾，將此新墾所起之科，即抵定則所減之賦，不過三年轉移間，而今日之額徵固未必即少於他日，而前日之重困已見立甦於今日矣。然欲田分三則，履畝揣摩，未免人人爭爲下則矣。卑職

田追溯前朝開耕之初，其田盡屬磽瘠，爲民所棄，猶今之遺亡荒蕪，故令屯軍開墾，科糧獨輕，可見屯產多屬磽地，雖經百年耕種，其地土性成，不能變磽爲肥。今若較民戶上田之賦，恐有不及；若較下田之賦，又嫌過減。莫善於定爲中田之則，與民同賦，可免踏勘之擾，杜妄報之弊，併免駁查往返之稽遲，而全屯之民咸沐浩蕩於無窮矣。嘗今度支告匱，遽欲定則減賦，似屬迂踈，仰見

如傷之仁，固未嘗以軍需浩煩而計及錙銖，有如

江西瑞袁二府浮糧苦累，於順治九年一經　部蔡

繪圖題請

旨豁免，此其例若可援也。迨復恭逢

恩現查前朝有與一方譬怨，錢糧加重者，准題豁免。念此屯戶未嘗有譬怨，而錢糧之重幾同於有譬怨者。且錢糧之重不貽自前朝，而創自近年，此又便於

請命而尤當亟爲請命者。

議絕私販　胡海若

竊惟正引之壅，繇于私販之興。爾私販有二，有引中之私，有私中之私。所謂私中之私，其一自場而水，海濱裝載是也。其一自舟而陸，河灘泊次是也。海濱之私，止行海鄉，河灘泊次之私，其行於山鄉者三。又兩陂各縣交界邊鄙之所，公然接踵摩肩，盤山越嶺，圖戶販手，備僱無賴之民，此往彼來，沿門逐巷，民至有足不入城市買官鹽者。正引安得不壅？私販安得不多？商安得不告困、告救、告退，逃亡纍纍也。然此猶屬引外者耳。至引中之私，夥包借名，餘鹽公然夾帶，捕不敢問，官不得知。折部分發，炤引驗懲，任貿起運，無

課之鹽多納課之鹽少矣今憲法之所行者莫嚴於捕然而捕無其人也莫嚴於掣然而掣無其實也掣無其實既有奸商夾帶之弊捕無其人則私販公行即使捱名輪班官則扣其工食誰復責以廢勵勢必至於賣季買季季銀入手猶鼠同窠捕既無益因而議革議革之後私販何窮故欲嚴捕之法莫如責成於縣而縣以官引之壅不壅正額之足不足為驗則勢不得不勤於比較欲嚴掣之法莫如責成於縣而驅以陋規之革不革勢實之淸不淸為據則勢不得

不力為搜剔搜剔則夾帶拖於通津比較則私販竊於小路如猶慮其私賣則私賣者亦可申之於保甲如猶慮其私買則私秤私窩者亦可絕之於牙行若是而或有不行則各縣有均引之法食鹽與戶口相配一縣食鹽之引目與一縣相配苟分一縣為四鄉分四鄉戶口多寡配與應得引目則引均而引不滯矣外此又有均商之法山塲僻壤食私鹽則不出戶庭食官鹽則動經百里利生於便不強所難使賣商人鋪戶既均與四鄉應得引目則宜因舟車之便搬

運水頭村集革墊遞運窵遠使食鹽買鹽之人或出數十里之外躑躅躬而引又不得壅銷是以本年之引定為十分以積年所壅之引分別帶一二分壅引亦可漸通而況本年額數猶有不足者乎產鹽之地如故行鹽之地如故食鹽之人日繁日費而鹽則行不遠額此無他各縣以鹽務為末節以察鹽務為虛文壅而不行呼而不應之故也

勸開荒辭

汪掖著

為備陳拋荒之源酌勸懇荒之法仰祈採納定例以

鼓招徠以充　國課事竊惟　國之大計在餉餉之大源惟田夫田則孰甚於湖南者哉湖南地土廣袤家事農功故州縣多倉箱之積向稱財賦淵藪雖洎割茶鄉附於衡末稽故明歲額之餉亦一萬有奇此無他田為之也迨至今日田土日荒稅糧日減正賦僅止七百餘兩屢奉　上行開墾爵吏非不遵布德意願給牛種永為恆業宜乎認墾恐後矣然而蒿萊猶未闢　國賦猶未充者以有所疑畏於其間而司牧者尚未得乎探本窮源之論也幸際　憲臺仁

敢南楚周浙民撰卑職某雖南任未幾目擊土滿情形為之憫惻欣於當年酌勸勞於此日蓼履管見以冀採納焉鄞自順治四年始入 本朝版圖繼此叠遭賊踞屠戮幾盡殆生聚未遑復受災遊縣殘或死或逃莫之勝紀以致遍野荒蕪十居八九一望蕭然傷心慘目雖經歷任招墾截康熙十二年成熟之數止少一百頃零五十餘畝現在極意勸諭將來不難復額照舊納糧當差但查自有明以迄 本朝尚有從未開墾之地俗名版荒是豈土之不可耕歟夫亦猶是土也何以此治而彼荒是豈民之不用力歟夫亦猶是民也何以昔勤而今惰乃細為訪之知其中雖間有永不成田之土然竟至槩棄而不顧者蓋不苦於糧而苦於役計鄞實田不滿七千二百八十三畝實丁不滿三百七十八丁當此積困之後兼值軍需孔亟糧七丁三流民一承開墾成熟即有差徭彼亦何地不可苟延殘喘而必欲向困少差繁之處生活耶此所以不特外籍者不來并土著者亦未肯遽耕也顧苦於徭者不可以損維正之供苦於役者或可以定因時之策卑職浙人也請得即浙例以凡之浙有錢江凡田地之臨江者每多衝決之患因另立一圖別其名曰患里在里產業止納正賦而免其雜差災民被德至今遵行無弊處鄞今日之勢亦念版荒常有災殺先宜廣為招徠無論外籍土著有情愿開荒者先投開墾頃畝自給種投歷而外做浙另立圖里成熟之後照則止納正糧不敢求減其一應差徭槩與豁免庶幾閭風思舊頒墾者衆在新民有田無役遠勝佃種於他人在舊民雖未均徭役之拋荒於昔日且有產者未嘗不許墾闢荒以舒其力免役者未嘗寬以賦催貲十以裕其財熟籌審處似有可行但卑職言微力薄不足取重斯民猶難遽觀成效特敢披瀝陳請如果下情可採伏乞 憲臺裁奪鈞批永為定例出示曉諭以鼓輿情將哀鴻樂巢已去者可以復來安土難遷既來者可以不去久廢閒曰盡成沃野積疲下邑藏益金錢 國計民生端在憲臺再造中矣

打死人命

王裕青

一詳爲申報打死人命事絞罪犯人盧府復詳看得
盧繼文乃絡文之弟而府則絡文之子也據前案屢
經嚴審謀殺繼文者乃絡文下手而府止不行勸解
少加功耳不知父之命子亦猶君之詔臣帥之令將
絡文立意謀產勢滅繼文呼府助已進於父命府敢
抗違哉矧古之君欲臣死孰敢不死父欲子亡孰敢
不亡死之尚不敢避況命之已助乎爾將雖欲不從
不可得也由是知發縱指示者絡文而府不過聽父
指使者耳今下手之絡文已受天誅即可以報繼文

之命且一死一抵情理咸中如日以姪毆叔大倫攸
關而以父命子尤勢分難逆原情定罪止應杖徒以
爲不善幾諫者戒他又何誅焉盧府成父之惡非令
子也然惡自父作已服天刑更欲置府重典似以二
命抵一死非國法矣在府自分必死而仁者予之以
生

殺死人命

一詳爲殺死人命事斬罪犯人李長孜覆審看得何
山兵丁也呂氏李長孜之母也兵丁強擄民妻已犯
不赦之條矧對其子而淫其母此種羞辱凡有血性
者寧肯一刻共戴天也哉且何山恨長孜同住不便
淫蕩思殺之以遂其志詎天道忌淫思殺未成竟枕
戈熟睡致長孜忿恨積中求生念迫即借劍而反殺
焉其跡似擅而其情實有可原也嘗讀記云父母之
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夫曰不反兵勢必至
於殺而後已而記並未載及死後律以擅殺之條也
再考東漢蘇不韋父爲校尉李暠挾忿論殺不韋藏
喪不葬後謀殺暠之首以祭其父然後行喪當時論

者且謂不韋爲匹夫而顯行其意其節義不獨過子
胥且過于房矣東漢豈無　國法而獨疎庇一不韋
者蓋憐其志節能爲父報讎有足嘉耳則此日之長
孜雖不可與不韋同日語功而復擬以擅殺之罪何
古今之事迹相遠哉況目今南陽縣敍犯新來毆死
陳宗孔一案業奉本院念其護主情有可原蒙部
覆新來分義所激挺身護主更與私憤毆人者不全
已縣矜疑例減死矣夫衛主者尚爾邀矜如此況爲
父母復讎者其情理更何如哉且所殺之兵已犯不

赦之罪使必正長孜於典刑是天下之兵皆淫虐無
度而栢舟之婦貞淑無聞矣第事關 欽件且屢經
行縣駁審覆詳殊涉游移 卑職 不致依樣葫蘆故仰
體蘊理沉獄之 洪恩於 本院屢次駁查之慈意
不憚瑣屑開陳事關人命總候 憲裁者也供擬長
孜原罪是詳 臬司批駁到職劬問收擬無力的決
具招覆審看得李長孜之忿殺何山為奸淫其母在
何山已犯不赦之罪而長孜已為洩不共之讐是殺
一何山使天下之強梁跋扈者胆因而落開一長孜

俾天下之為仁人孝子者毅藉以伸按律擬以擅殺
應死人犯滿杖無力的決庶幾乎反之咸中也供擬
長孜無力呈詳 臬司復駁到職提解各犯復審李
長孜之殺何山實為姦淫其母羞辱傷心已忿恨積
中矣適爾何山嗔恨同居乘醉逞殺使長孜不借劍
反殺則長孜不即死於何山之手乎長孜死而呂氏
奸淫之讐更從何往覓報復哉是殺何山者雖長孜
而長孜所殺者非他人也不過殺一強淫母氏義不
共天之悍兵耳允宜改斬為杖庶幾咸中之有慶矣

盜劫殺死三命

一詳為盜劫殺死三命事斬罪犯人張大屢審看得
強盜罪惡也斬罪大辟也欲知強盜之的須得贓物
之確欲置人命於刑須得殺人之眞今查張大暮夜
而殺三人並無凶器見存止曰殺人原刀在梅林寺
有無也且銅錢燒紙之多贓竟無一物之起獲亦止
曰燒紙燈草在大友家花費也夫以二十五殺人三
十七拿獲相越僅二日耳如許多贓一錢未見蓋盡
神消而鬼耗乎燒紙燈草自有餘堪既寫大友之家

相去又止里許即宜取出眞贓以為確據可矣何屢
起無有僅照數追贓給主也欲加之罪止據一白布
衫青布掛以定其案嘆乎青白天下之通色也衫布
壽人皆有也強盜至于人命關天何等情事而可以
區區莫須有之物定之哉如李茂春宋六行劫既經
殺人恐其事露退藏唯恐不密矣而乃云各穿衣服
逍遙街市則殺賊之謂何而竟愚昧至此也豈理也
哉種種實可矜疑駁駁屢皆依樣誠恐遲滯 憲件
故敢推鼓直陳事關蘇理應從矜疑之例申請開豁

至於應定罪名未寧生死不敢擅擬總候　憲裁
批奪供擬張大原擬罪犯具招呈詳　臬司批駁到
職勘問改擬無力的決覆審看得張大以陳僕者爲
負欠則據贓而按罪細閱原招穿白布衫者李茂春
穿青布掛者宋六也而張大無與焉且經十年研審
之下未見張大招成一文認衣一件夫無贓無証遽
擬以斬不幾視盜情太重而民命特輕乎李茂春宋
六等已服天刑張大歷十年所而不就斃者不可謂
天之留無辜以俟今日參理之矜釋者耶況認贓追

賠之宋大友尙衆　赦免例無贓無証之張大不可
邀　皇恩之一視乎相應改斬爲杖以洗沉獄者也
供擬張大無力的決杖罪呈詳　臬司批駁到職提
解各犯覆審看得張大原梁縣之良民也先因兵馬
襄往湖南事平回籍携妻妾挾資本寄居揚家久爲
宋李諸賊垂涎思劫未成一旦事敗希冀所有利其
自贖以賄捕役此扳誣之所由來也故張大一拿家
囊立洗成招之後失主齊最聖竟潛避無踪矣反覆
報訊六問三推只云被褡燒紙等語實係李茂春之

代供（甲職）未敢信爲確然密詢紳衿私採輿論無不
爲張大稱屈而爲茂春髮指緊口僉同是卽三代之
直道尙存而宋李咸亡非卽天網之恢恢不漏者哉
千眞萬確實是扳誣斷不敢輕縱元憝而妄希矜恤
者也然成案雖定從未覆審今卽奉
旨蘊理何得一誣再誣據實直推卽一杖亦其枉耳今
應釋放以洗沉冤可也彊姦之茶死於響證與死於
賄板者比比也何得濫埋手舌以佐証乎布衫布掛
盡屬鏤風認贓追賠更同投影且從未覆審遽坐重

典張大不足惜如天道神明何宋大友已從末減此
四終無死法明與慈俱見於祥中矣

打劫事

一詳爲打劫事斬罪犯人夏守惠賀家興復審看得
盜而曰强則卽無所顧忌排闥直入詭曰不可而乃
是爲裴虎抓門之事乎况牛係大畜三條竟未獲一
而止以白布所成之衣遂爲確據竟罝人命於死地
豈理也哉查閱銀布從來不可以定贓以天下盡可
有也况又認布在成衣一月之後（卑職）恐卽將張維

定復出亦未能察奸若是之神矣且奇才亦不致認
爲己布是創奇才之良心不死并不欲誤人入於死
罪也宜　本院之矜從牛起疑何衣生矣使非
聖天子銳意祥刑　各上臺愼加蘇理此種奇宛抑幾
何不終沉獄底乎應從矜疑之例申請開豁至於應
定罪名未來　上允不致擅擬供擬二犯各擬斬罪
呈詳　臬司復駁到職審改不應無力的決復審得
夏守惠賀家賢二人皆無所事事之游民也平素不
齒於鄉村失盜遂疑爲市虎反復推尋據口供受刑
急迫性命攸關不得已自尋衣服而鑿孔以置田中
自覓耕牛而命妻埋之竈下以緩須臾之死聽聞及
此五內如割矣析傷之倍加拷訊勿論守惠等人也
即以鐵爲守惠等人也而抑何供不得何屈不服也
哉諺云官法如爐良不誣也夫以布爲衣一月而尚
認爲原布窖於攤麥地中多日而竟無損傷涌者交
議尚可稚指爲眞贓乎第爲人而放言無忍居鄉而
賭博是奸若徑行釋放猶未足爲義民勸也相應各
杖枷示以儆游惰之風

報失盜　文太青

查得洛邑爲關隴之孔四達交衢游手懷脅之徒匪
接肩摩暴客竊發最難防禦仰恃　本道保甲之法
既編伍於鄉閭操兵之道又聯跡於孔道本縣視事
旬日見居者有打蔽行者有護持以爲可藉以爲警
矣不意佛善村以一肘孤墅僅有十家無大村落之
可援遂以盜聞據其失主地方之口喑進顯出槩是
襤褸乞丐者皆棄其破絮破鞋而着失主之衣履以
去蓋郡城四關煮粥奉例無問流寓一槩收養開風

四集不惡拒其就食不圖一飽之餘奸宄叵測因而
生事實保甲之法所不及克詰者也

報竊犯　文太青

看得王進甫之脫逃在署篆者手本縣之玉竟未識
面屢拘不獲鞫其原贓一百兩已完及特恐王第之
再扳遂影與形匿本縣視事訪知竊於洛陽之張世
才而世才又推諸發封之李孟寒孟寒又執詞而控
世才又推諸郭盡善盡善又有告世才之詞三囚者
進甫之三窩與縣之豪民既據關在詳牌以請

請改批

查得昌三舉本河南衛軍餘而亡命於汝州關拿徒
煩旁午改批於本縣勾攝容馳移文關月者十矣單
牢如嵎虎專人命於兒嬉令無所從改批本衛立限
嚴緝正法庶奸宄不致逋誅積案亦得清楚

詳旌節孝　何濬 嚴

節婦郤氏係已故儒士王之輔之妻杭州府儒學生
員王一麟之母也二十八齡冰霜自持於今已六旬
矣三十餘年間金石不渝將古之稱節婦者何以加

審讞第一　卷七　二十六

焉至其敬事舅姑訓孫育後表表在人耳目間尤其
淑順事也業經該學確結勘明允宜亟為揚舉合樹
坊楔用示風聲
節婦王氏乃已故儒士楊士毅之繼配今楊樹駿之
母青春矢志從一靡他皓首全貞冰心無二況家計
極是煩艱且撫孤更非容易是謂雖歷窶貧不墜凜
霜之志者也夫亡時方二十有八守節至五十六歲
與例相符擬合詳請
題褒以揚苦節

節婦王氏乃已故儒士汪知元之妻今杭州府儒學
生員汪必遠汪德秀之母也矢志節操凜若冰霜上
事舅姑生事死葬克盡婦道之職下撫遺孤訓以義
方均得遊泮之榮可謂孝慈完節者也夫亡時年方
二十五歲今苦守已五十餘齡與例若合符節當膺
旌表之典
已故儒士孫學儀之妻楊氏今錢唐學生員孫逢吉
之母也青年失偶矢志靡他家貧窶而善事舅姑邪
伶仃而義訓幼子自二十三歲守制以至五十歲全

審讞第十　卷七　三十七

節盡孝宜當具報伏候　憲臺恩准賜　題邀
俞旌揚允足樹風聲於不朽揚淑閒於將來矣康熙九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題十二月初三日奉
旨該部議奏十六日禮部議覆應請
勅下該撫轉行該地方官各給銀三十兩聽其自造牌
坊可也來
旨依議

申學臺　蔡蓮西

為督課之令日嚴懲矜之欠愈積謹摘取其尤仰籍

惡威懲治以砭錮習以策輸將上 日之錢糧
無項可寬無時可緩所恃為四民 應期輸納
庶幾編戶小民有所矜式而不為頑梗不謂其遺之
習反自學較如之邊陲小邑其青衿舉止動擬鄉貴
一入黌宮即喜古耕田地不慣輸納錢糧甲倚莫可
如何代比代賠不一而足有特情極而稟之縣官縣
官念屬子衿不便遽懲以法或出示曉諭或差役押
催則又負嵎毆差嫐裂告示畢職隱忍多時以致積
年欠逋莫可數紀近以歲終考成在即 各憲催檄
如雷星催不應差催不行只得親往各鄉理諭備求
幾類畢田乞食蓋於打動良心乃各矜橫肆如故非
止已糧不納且見樂輸恐後者而笑之此類甚多然
未有若某某二生者其梟屢遭屠戮備極殘罷近又
以王逆之叛受害獨甚以致遺丁不滿百數地土一
望蒿萊而又路處極冲殘驛支持不住錢糧額數原
不甚多追徵之難嘔盡心血甘邑花戶錢糧不過論
升論合討錢計分而兩生戶內米至若干石銀至若
干兩則亦居然大戶矣六年之數不敢問七年之數

尚欠十分之七至於殘驛倒斷畢職集衆公議限納
站價急救燃眉合邑士民無不勉力接濟而其間站
銀獨多者惟此兩生悍然獨抗者亦惟此兩生屢次
差役往催俱飽毒拳而返實以胥役者辱官投鼠者
傷器如此凶頑而不一加懲創恐諸生效尤於二生
民戶效尤於矜戶甘泉一邑之錢糧將來不可復問
矣況今
功令森嚴凡縣官錢糧完不及額者歲參分數輕則罰
俸降級重則革職提問且積縣屬之不完累及府廳
積府屬之不完累及道司撫院係聯櫛比曾不少遺
獨於頑鈍無忌之劣生反為
功令所不及恐
朝廷無此法紀而 憲臺聞之未有不奮然髮竪者也
以此不避怨尤冒瀆 憲聽乞將生員某某暫行降
革俾與齊民一同嚴比俟其錢糧完後仍許申請復
學暫懸故物以待之畢職實從 國課起見非與矜
士為讐也

申復衣頂

查得劉某已經　前道以行劣黜名而尚哀哀爲餬
飼之控欲完其旣碎之甕青鶴塌翅於長雲引頸思
還其舊侶似非下吏所敢與聞矣但本縣面質多士
百口咸符止以曾某開渠小故將入其名以壓淮狀
雖經辯明而乖棘竟受青蠅之譏其挾人酣妓影響
無憑衆結一辭如果此生爲公論所棄掛齒頰而欲
吐者則青青子衿人百其身奈何躬爲之質乎燕城
飛霜梁獄上書士固有誤入網羅而伏首無所申其
舌者非　仁憲褐覆盆而登之春臺則此生雖摩厲

待奮終將骨朽於農圃已耳本縣面驗其人似訥訥
恂恂未渠軼於繩之外者特採士評爲之一鳴

請廩缺　文太青

看得當行可劉朝夛俱以淸才見列於高等正翹首
待廩而　憲臺以歲考暫停按臨之期旣遙于澤之
望倍切或得比未經發考處所一體准補庶均雨露
之施乎

覆大將軍　何霜崖

爲呈報事蒙　常鎮道憲票該奉　大將軍都統劉
令牌內開據鑲正藍旗守備劉傑呈報兵丁周元云云
云蒙此遵卽行拘問案查周元卽周瑞於去年十二
月未奉行提之前有民人胡恒以搶孀見獲事具告
周瑞在縣據告孀婦趙氏被遠族胡元搶兵周瑞等
搶霜飛遁追獲交明保長周玉等備甲職止拘審間
不期周瑞遁去無蹤隨奉令牌行道轉提甲職卽拘
周玉嚴訊據供周瑞與胡元俱充　大將軍營兵其
奪娶趙氏係胡元主婚今仍各往鎮江其原保係周
子玉甲職弔取保狀查驗保人果係周子玉當拘執

審彼此互推但據保狀則保人周玉乃周子玉也據
胡恒呈告則周瑞當日交與保正周玉乃胡艮玉也
脫逃正犯未獲理應一併呈解聽候嚴究周元下落
如周元趙氏等果在鎮江伏乞嚴加鞫審移示以便
歸結縣詞照奉行提擬合呈覆

溺女與婚禁　稽爾遐

天地以好生爲德婚道宜從一而終嚴有溺女之俗
無論貧富皆然夫虎豹且不食子況於人乎倒此呱
呱而泣者甫離生機旋罹死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至於貧兒乏食則出典其婦婦若生子子默役而婦
仍歸此蓋以婦爲本以子爲利也甚至甲典之乙乙
復典之丙一婦而輾轉數人以夫家爲傳舍及其碎
璧歸趙亦恬然不以爲恥賊目繫情顛痛心疾首請
憲通行六屬勒石嚴禁如敢故犯許里隣首發治以
重罪一以植天地之和一以正人道之始　憲臺主
持風教故冒條議而并及之

咨訪閑採舊制事宜　楊濬青

看得詳查誌乘採取之法蓋載裁閩雜記其一切應

周動支各項以及得資盈縮利害無論林都堂乞罷
一疏矣還珠一說後人侈爲美談亦祇是表孟伯周
一時清節以鼓勵後進耳後世採禁紛紛民力疲敝
得失較然以職愚見珠之爲物亦止天地生物中一
物耳原與草木昆虫無甚懸異若必視爲珍物而貪
之斯爭奪之勢成而姦賊之風不息不如隨民之便
任其採捕與耕佃同今蠶戶報名認稅每船一隻每
月納稅若干納稅之外聽其自賣官無所買而民更
免於繹騷蓋能使珍珠亦如布帛菽粟之常而不以

爲異斯爲善也今據士民輿論并集古誌一册具由
伏惟　憲裁

城樓垛口崩塌等事　楊濬青

看得修葺城垣乃係固守重務案查二十年八月內
奉　憲臺行修卑職當經會同各官酌議設法捐備
磚瓦板木先造起南門月樓一座又於本年四月內
發銀二十兩付李典史轉給窰匠王某等燒磚正在
擇日起工修造西門月樓不期本月初二日忽起颶
風狂雨連綿官民房舍倒壞七八以致城墻樓垛處

處崩塌茲蒙　總鎮照會開列各處行職修葺此番
人工匠料所費不貲設處傭修則各官初役之俸銀
有限若依舊例照米派辦又恐違　撫憲新頒不許
攤派之科條若謂原有均平羨餘一項銀兩可以支
銷則此項銀兩已於康熙十四年裁半十七年全裁
充餉乾是捐無可捐支無可支而派又不敢派將此
浩大城工畢竟作何修整伏乞　憲臺酌奪批示

初選稟帖式

新選某府某縣知縣某謹

稟 甲職 猥以庸流。謬叨垂寄。百凡事體。並無知

識。仰賴

台臺植俯。近奉

臺批。遣役遠來。感激殊深。甲職 謹擇某月某日到任。

役旋先合具

稟伏乞

台慈炤鑒。須至稟者。

右　　具

稟

年　月　日

到任稟帖式

某府某縣知縣某

稟為公務事。甲職 賦性庸愚。承乏屬邑。涖任之

始。禮當趨造

臺下謁見。緣奉嚴禁。未敢擅違。不恭之辜。誠不可逭。

謹差役上稟。伏乞

憲慈鑒宥。曷勝感戴。須至稟者。

求緩徵大稟式 有殊語為大稟

稟為直陳民困事。照得惟正之供。原屬編戶應輸。

而況歉之年。似亦有司應為軫恤。甲縣自涖任以來。

競競以奉公為念。所有應徵額賦。早經出示。多方勸

納。奈本縣地方。自五月亢旱。至秋不霑點雨。禾苗枯

槁。赤地堪憐。萬姓嗷嗷。仳離載道。致蒙　憲憫屢懷。

災黎完納靡從。甲職 點金無術。除一面殫心催科。陸

續完解。一面詳報災傷分數外。伏乞　憲臺憐鑒前

情。暫賜寬限。感激隆恩。不在蓋天之右矣。理合具稟。

臨稟可勝瞻望激切之至。須至稟者。

小稟式 無殊語為小稟 前皆寫官銜姓名

某省某府某縣具謹稟　憲台老大人座前。切照奉

撤催取本年份銀若干兩。甲合即行完解。奈因年

歉民窮。已經竭法徵比。除完有在庫銀若干兩。現在

起解外。其餘暫容徵比完日。一併遵解。不致遲悞。急

需。理合稟明。須至稟者。

復撫臺議啓

謹稟邑化谷耶捧讀　老大人憲劄須隨處設防以容以漸誠弭變之至計也甲職遵奉　按臺老大人下詢區處事宜謬攄一得微有相符敢錄原稟備呈
台覽夫彼中衖蹤出沒爲商民害此道路所共知者謂不若申報之猖獗則可而遽謂杳無影響以無事爲故常滋長玩心恐遺地方憂不淺　老大人綢繆未雨自有長慮甲職不揣更爲申稟以備蒭采伏惟老大人裁督

上傳鹽臺論薦類

謹稟　老大人復　命薦額向例四十五人近司道遵述　台旨欲少減額數仰仞　老大人澄清至意雨露霜雪總是生成其誰敢有濫望第見　前院老大人商確時諸司道尊請增一二名力爭而不可得即歷都鄖報各臺薦舉之數皆有定額似皆奉爲令甲而不容有所增減者近　總憲之疏似亦裁提薦揭薦之浮數未議裁止薦之額數也即河南道另諮亦似於薦之人覈其當否而非於薦之數求其減少也夫聖主之所以磨礪中材而風勸有位者無非以數字華袞引人上進之門使人皆鼓舞於虛名以遂其私而天下之生叢被澤矣倘薦揚之途太隘而鼓舞之術無資恐天下中材之士無望蜚騰徒受繒戈人至于心不自愛而小民摧剝之害不可言已今以　老大人提衡在上甄別精當如形取影薦剡所及者固被特達之知薦剡所未及者亦領玉成之謭澄汰一新夙習可破但慮異日遂相援爲例而鑑空衡平未必盡如今日凡貲格躐等竿牘愛憎之見種種參入尚有餘地以待循良恬靜之真吏乎是甲職之

呶呶非爲今日之浙吏慮爲異日之浙吏慮也且竊見　老大人濟世心切惟恐一夫不得其所桓驄巡履之地草木螺蠕皆沾恩賚矧茲輩若苟非敢類孰非　台臺所亟欲培養者而使薦舉之數儉各省不裁而裁自浙始各臺不裁而裁自　台臺始度非　老大人物各得所之心但于額數內品第甲乙較加嚴覈則激勵之意已行風勸之中矣甲職揣劣之資所言率無當　台旨而一念樸誠不敢不直陳以備蒭采冒瀆清聽甲職臨稟曷任惶越待罪之至

謝張按臺首薦

謹稟吏事皆衛。時艱加棘。卑職懋德很以鈍庸。遠非其他。既乏鴻遠之猷。又不能賈赫奕之聲。徒抱硜硜。尋常株守。非但難逃于上譴。抑竊抱疚于初心。恭遇師臺老大人。攬轡澄清。霜飛電爍。日照月臨。凡百下吏。靡不濯心祓慮。以稟紀綱刀尺。而卑職懋德。不揣駘駑。首奉驅馳。即拜鞭影之賜。嗣且時采芻蕘。今遂拔冠儕耦。而臨岐指誨。勗以真心爲　國任事。所期待懋德者甚厚。懋德雖不肖。其敢自非薄。以辜負

師臺老大人之望。顧今天下脊脊多事。雖壞于苟且利祿之徒。實亂於好名盛氣之輩。故談事非任事。而喜事。亦未可爲任事也。私心機心。非真心。而名心勝心。亦未可爲真心也。　師臺老大人殷殷誨諭及此。直勘破時習膏肓。即日晉秉樞要。提挈人倫。以此澄清兩浙者澄清天下。擾擾世界。立見謐寧。而懋德備荷大造。再奉驅馳。益廩焉知所以仰答知己。惟是一官爲疑怨之的。更難始終造就。錫示斗杓。臨稟無任感激瞻依之至。

上王撫臺論幾事

謹稟卑職謬辱　按臺之委。奔走三衛。迎接　老大人溫諭。䟭讀思維。以賤淺書生一言。　老大人甄樂取若此。則宇下才智環杰之士。鼓舞思奮何如也。職不暇爲一已慼知。而先爲東南半壁額慶矣。屢捧台命。正擬肅復而檄名適至。即辭　按臺返省。叩首崇塔。面布腹心。職更有芻蕘之愚。從來大人君子。立身持正。其心事與天日並皎。而幾事貴密。其意指則鬼神莫知。蓋事機易變。惟密乃成。職閱歷雖淺。而聞

嘗侍教名公。嘿揣事幾之成否。往往不爽。即如譚兵一事。勢在必處。自文武大小吏弁。以至紳士軍民之屬。無不環注而偵上之意指。況弁伍積習。尤以窺瞷爲精神。結左右爲線索。自標營將領哨卒。以至外區水陸關衛之屬。亦無不環注而偵上之意指。一言一偶傳。華耳如響。倘意指一爲若輩所窺。即先潛轉而後着矣。此不但有意傾伺者爲然。即衆坐之中。無心逗露。而其間與聞者。或淺衷好事。或身無干繫。或意未領會。一不能守。如瓶之口。便足悞事。故古人事局未

定之先好謀與沉思并運其當幾一着及所謀之人不但慎防屬垣甚有故紓其迹以晦之者職初倏乎江蒙 老大人屏人番問且諭以一路不吐一言直至平江見職而始問及固已仰 老大人之沉幾審算而今猶贊其詞者如人子有所欲於父母惓惓無已之誠也又職等始仕不敢輕通京貴一牘而 老大人身一方之重任運經緯之壯猷則 朝堂垂厯不可不通呼吸不可不應嘗讀王文成集其平濠勦賊有疏闘必有書上王晉溪想疏所不能盡者以書宛轉達之而內外始無迕以故文成之功得力于晉溪居多意或可采乎役旋先具稟繳附布區區伏幸台慈亮詧

上王撫臺恤漕軍

謹稟漕政日壞軍民交困伏蒙 老大人諄諄洞詧下情 國計民生嘉賴實弘然軍與民相爲休戚不疏軍之苦則民之苦終不得紓不惟不紓也恐必有攘爭之變待此時而議蘇恤晚矣職仰承德意忘其越俎前而稟蒙允敬擬愍運事艱苦暑節代呈 台覽乞批糧道轉行酌議減軍一分之苦即可豁民一分之累矣

復王撫臺諭查荒政

謹稟伏蒙 老大人諭查荒政謹據臆擬數欵并錄原行成案另具冊揭呈覽以備采擇然時宜日變衆慮無窮仍乞 老大人檄行被災郡邑通行講求庶各人之精神畢奮而各地之區畫自周如目前可行者似可先行之不必等待也

上王撫臺續陳荒政

謹稟卑職奔投婺郡思及改折一事部議兩持民情不無惶惑日下計吏俱北代攝方苦乏人萬一紛更欲問儲糗于馮夷之鄉責拙婦爲無米之炊東南事未可知也先時而圖之愚者可佐一得待其勢窮情極恐智者亦無如之何用是據臆冒陳一二其中或已經施行與否職越在五百里外未遑審考惟 台慈裁詧幸甚

復王撫臺商漕政

謹稟漕政至於今日 老大人洞悉其敝討所以疏

則向振舉之責、國計民生之厚幸然非身親久歷其中恐隔垣揣摩未必深入肯綮不敢不竭慮敢諸以報　台命且也倘徼天之靈獲如天庥全折則東南民力既得少紓而從此整復漕規如職前所稟早修造漕艘早僉選運旗早須發全單早督押回空皆可預先料理今待命逾期催折三分之一關徵徵下人情皇皇屢屢明示稍覺輯寧而武康土匪羣持縣官闕擾已非法體明春船到勒限督費米貴民饑此將未知作何光景欲如三年七月間完兌開行亦深願而未必得者也無巳而就目前之漕講目前之利病有竟應申飭嚴禁者有應移行　漕部院各衙門酌議通行者臆擬數款以備芻采伏候　裁奪施行

上王撫臺議弭盜

謹稟浙中小民之不得安生也半由於盜倩之蔓害而盜賊之日肆而無忌憚也半由于吏治之玩愒何者賦重民窮之地災傷飢饉之時因爲盜因而江洋河港鹽漁快艘之橫行深山僻野寺觀庵堂之藏宿無非盜藪有司官平時靖盜無法發時禦盜無備審

時辨盜無術以致隱爲固然任聽延生詐局捕盜養盜而不知非盜砌盜而莫詧致民間事主遭官有累隣里拖解有累親屬押發有累寄買贓戶追索有累虎捕擇人唆食牢頭唆盜誣扳怨家贓買移陷奸棍匿詞飛詐閭閻騷擾雞犬不寧如是而欲小民之安生何可得也伏讀　老大人欽奉

勅諭惟是盜息民安　天語煌煌則弭盜實爲要務卑職在任得諸招詳參諸采訪深知盜情一節關切民生利病甚鉅思得一拯水火予之安全雖治盜之方載在律例有司耳而目之似無容贅顧在今日虎狼狐鼠奸詭縱橫有出常情成法之外者爰據所見條爲款約以備芻采仰候　老大人斧削裁定頒飭諸司力行少奏盜息民安之効地方幸甚職冐昧僭妄悚息無地伏惟洪慈破格鑒宥

復道臺辭舉卓異

謹稟昨蒙　老大人諭及卓異一事卑職庸劣夾不敢覬厠名其中已面懇　老大人婉達下情於撫臺兩司尊矣嗣復接　胡司尊手劄有僕深僕淺分開

之意知蕭覆大德曲成靡遺但卓異之衆自應推倖
深者額數太多恐於大典不便如前提明倖淺不開
則既不四倖淺者策勵之門又不混倖深者行取之
選較似兩便未諗 台裁以爲何如倘蒙及早職萬
希鼎達下情素安庸劣罔敢妄覬非分以取戾也謹
此瀝稟、

上王撫臺乞金華弛禁

謹稟省會遘災米價騰貴然不但憂貴也而直憂無
米其嗷嗷情景已沐洞照所仰婺州接濟前康道尊
爲本地饑切自來諭後府縣皆不敢給批至婺矣頃
有米商數十人環擁泣懇係前此所領 憲批於處
州之宣平金華之東義分買米萬石亦以橋禁新嚴
不得運還若竟淹留不但無米接濟而反折買運之
資是仰求德意而反甚之苦也職無以應惟有丐恩
老大人委曲造福或竟允放行到省或 台臺有
貢存米價見貯二縣另差官往彼買回使商民不至
虧耗而省城亦得接濟職不敢擅便謹此代籲幷具
各商米數呈覽伏候 憲裁等

上臬憲計期諸訪

謹稟 計典黜陟舊例于八月間中裁定今仗 老
大人空平衡鑑主持於上大典有光而此時各處道
尊暨府廳集省正可預參諮訪務使良楛優劣灼有
真見一還其本分應得而止合屬既無隱伏之情僞
三 臺可無旁借之聰明所關吏治民風匪淺須至
稟者

上張按臺酌議營總

謹稟近聞浙中營總皆選 欽依十二標營併爲六
營條事者非不名正言順然而撫鎮之所以控制戎
務操縱事機者亦以將領之更置在握黜貪懦拔廉
勇得旦夕便宜從事也今使馭將者調度不得自繇
馭兵者甘苦未即相習上有掣肘之虞下有紛囂之
慮邇來兵驕成習而怨讟此更張未免又伏地方一
隱憂雖新奉
俞旨而回天之力尚望 老大人之鼎裁也大抵今
日
廟堂之上皆狃安眉睫卸擔他時直至事體决裂而

後因音無措見發察影之言多未必省然事切兵民之隱不能不爲鰓鰓過計也衆情觀望所係未敢張言冒昧密稟惟賜汪容垂詧

復杭嚴道臺訓練兵士

謹稟標營等官欲責其人飲廉泉所不敢必第避來兵情動以弁領扣餉爲端故今日弁領似處不能貪刻之勢況在省會有　老大人神明彈壓恤兵愛民赤誠洞達雖有貪弁不覺滌腸洗胃去歲各區譁動獨省營帖妥壯哉急公者　老大人鼓舞撫輯自有妙用而諸弁仰承德意調停覊縻不可謂毫無力也但時事多艱微蘖騷然斷非無事之地訓練兵士誠今日一要務實實訓練則智勇才技之士得以自見是訓練即識拔也實實訓練則衰弱恇怯之卒自難厠倆是訓練即沙汰也實實訓練則即以教演之勤惰技藝之精疎爲殿最一切蔦牘無所用之是訓練即甄別也實實訓練則將與卒相習心與貌相習手與器相習隱然有家人聯絡之誼是訓練即安輯也倘在今日即稍寬歲終之故事明示獎其調馭之功而乘青陽之新布急講求訓練之實自此以後破格之賞不測之罰並行而且一惟其才力智勇是程人知激奮壁壘一新于以鎮他屬之反側而備意外之不虞似非迂闊之說也若訓練之法與知兵者商之未敢冒喙適承手諭附此冒陳伏惟台慈宥鑒

復道臺處分妖黨

謹稟捧讀　憲劄先開生路後盡死法眞覆冒之弘仁尤定變之至計也奸謀爛還惟恐乘間竊發一時怯亂今幸先發其局已敗其勢未合制馭之法宜在　老大人掌中其爲東南生靈頌慶職竊揣茗中已獲多兇案宜速結　蘊撫臺已提入省發落足幾窺伺之念而餘黨協從明示罔治亦可安反側之心矣慕未事渠魁俱竄巢窟之恐伏莽生心急捕之亦恐窮獸思攫且如高登瀛首詞不無張皇似宜佯示不信以釋驚疑而如馬蔡諸武首可将遣幹役予以重犒相機羈縻以除禍根蓋此輩倡亂之徒已有其名有其謀所云福蕃佘山某處幾萬幾萬者乃其虛聲恐嚇愚民之計而因此之虛聲謂無影蹤防少疎害亦

匠測夫所謂鎮靜者正在熱鬧而潛弭之不露隄防實蹟予隄防者也因見傳聞者非張大其事即付之毫無影響故承下問而歟歟及此　老大人以爲何如　撫臺妙用非卑職所能蠡測正欲以鎮靜爲隄防者也佛圖印的爲乘教加持非東擧弘備此可不必牽合也揚九雲供詞另揭上稟

上河撫　黃石公

謹稟

大老爺憲臺鈞座　卑職某肅懇下吏李衛

辦糧所有本年漕米　卑職恪遵

憲慈現今遣人四處照依時值買糴指日運解小灘

功令仰體

候驗不敢有悞上負

憲委也惟是

大老爺爲

國爲民賢勞遠涉所過州縣地方供應蠲除晝夜巡

發　卑職　不獲追陪

憲駕聽奉

使令下個莫倖依馳殊切瞻此肅稟上候

萬安賚貢食物數種苻　卑職自行買備聊供

犒從之需伏乞

電鑒實爲榮幸　卑職　臨稟曷勝瞻馳惶悚之至

爲政第一卷之八目錄

原缺

爲政第一卷之八

錢唐郤焱衢鶴亭父鑒定
西湖孫 鋐可菴氏手輯

文治

可菴曰。前卷詳稟。此卷示看。是皆以文爲治也。而詳稟示俱從筆仕發端。譬之行遠必由於邇。且此書於久宦者固多小補。而入手工夫在筆仕尤爲喫緊。惟看語不分筆仕。以此項出自下吏之後。但列數十條以資則效。固不必沾沾爲筆仕說法也。

諭單式

新任某省某府某州縣正堂某　爲公務事。照得本州縣新州
簡命。除授茲土。擇於某月某日起程。由水陸路行。到任日期。另行知會外。發去稟帖候啓幾通。該房一一照衙投遞。本州縣全書會計及各房須知等冊。逐一開造淸白。令頭接呈遞。以憑查閱。其衙署最行修葺。不許借端科派行戶鋪設。以滋弊端。各無違錯。致干未便。須至諭者。

右諭各房吏書人役准此

年　　月　　日

定限到任日繳

封套面上寫

新選某州縣正堂某　封

背上寫

諭本州縣各房吏書開拆　後牌式止兵房

牌式

新任某省某府某州縣正堂某　為公務事照得本州縣

的於某月某日吉時上任應用夫馬合先遣牌知會

為此仰役前去着兵房各該吏書照依後開夫馬轎

槓名數一一遵行毋得違誤致究未便須票

計開

大轎幾乘　　中轎幾乘　　小轎幾乘

槓架幾十副　　棕套幾件

執事各役悉照舊規俱在某處伺候

右仰兵房各吏書准此

年　　月　　日

定限上任日繳

關防詐偽

照得本縣籍關西之鄙野雖抵伊洛之濱僅千一百里而遙世業讀旅無覲藝別國賈販遠遊又厭僧山人技士甚恐有探知洛下為西京必出孔道而綢射郊關者保甲急鎖解縣容匿不舉並逮

宅門示

示諭把守宅門皂役知悉照得宅門乃內外關鍵重地防範稍疏弊竇立起凡一應吏書人役俱在大堂

外伺候不許擅至宅門即遇有緊急公文稿案止許擊梆從轉斗投進後立刻歸房若稟請簿籍文卷開投稟單出外伺候查發敢有借端附耳低言及站立竊聽者有犯必究外定將把守人重責革役決不稍縱特示

飭買辦示

為曉諭事照得舖行承值當官最是虐民厲政雖相沿日久遂為成例本縣以濟自自持斷不以一人有限之欲而致百姓無窮之害也為此合行示仰地方

保甲人等知悉本縣日用薪米菜蔬及需用物件俱出俸銀發役依時値現買決不虧損舖戶亦不取用地方一應當官名色盡行革除如有各役在外指稱官買虧減價値及擅取賒借者許卽立時扭稟以憑重究追給不貸特示

把守城門示

照得城門之設所以禁奸止暴宜若啓閉不時稽察不力倘有非常何以備之邇來守城人役以盤詰爲泛常視城垣爲虛設若不嚴行申飭或至奸人竊發

將來貽害不淺爲此合給告示發各門黏貼曉諭知悉務要用心盤詰致有仍前故違定行依律拏問決不輕恕

禁革火耗小告示 有移詳爲大告示 無移詳爲小告示

正堂示諭納糧人戶知悉爾等應納錢糧俱照額徵定數傾銷足色遵依　藩司頒發在櫃法馬稱納此外並無絲毫加徵如櫃頭人等敢指稱火耗名色多索等頭者許卽喊稟本縣以憑立刻拿處追究不貸特示

某　月 不寫年　　實貼櫃上 硃批

清理獄囚

照得囹圄之設雖以懲奸鋤惡然天道好生仁人惜命除將重囚照舊監候其餘罪犯逐一稽查應釋者卽爲釋放應保者卽應名保外示仰提牢書吏及禁卒人等知悉今後務要逐日灑掃監房洗滌杻械不許堆積穢物在內以致蒸鬱生灾如監犯遇病卽便赴稟以憑撥醫調治一應違禁之物及紙筆之類不許夾帶入內鎖鏈牢固毋致疎虞至晚梆鑼響亮周

圍巡邏不許酗酒熟睡偷安誤事致有閒人黑地私自拷詐杜絕家屬進飯等弊察出定行重究不恕

清弊事　吳瑤如

爲清夙弊以期一新事照得本縣繩趨幅守荷茲劇任如涉春冰事無巨細悉秉中正躬親裁決內外人役毫不假以顏笑委以事權城社之奸復何所容但恐積年胥役膽大包天衙工捕影妄竊意旨巧設騙端鯨吞鼓腹饕食張吻如一票狀入先討所得幾何必如數方爲發行一牌票出更逐名披括必如數始

為投到乃差役滿欲更為吏胥作鄉指稱關節必須打點或給以沉擱給以轉詳一案經月不舉一詞屢次翻提甚至內寇外通受盜賊之月錢挺上官之比較此等風氣言之真可怒髮今後有冒死犯禁者按厥罪狀重則發遣輕則刺配斷不姑縱以儆三尺爾等亦應保惜身家奉公遠禍深機巧穽難逃天網之恢恢銛筆舞文且凜王章之赫赫若覬不可得之利以干必不赦之條剖腹藏珠其亦愚矣各宜惕慮無取噬臍

禁投書示　何霖岸

為嚴禁投書事照得本縣素性硜介執法如山從未營臢狗情面以滋枉濫此蕆任迄今闔邑所共見聞也詎邇來有等無知奸棍往往鑽刺賞緣求書囑託覬閒倖寶以致竿牘紛紜使本縣反多一番酬應況其間不無假冒偽爾尤為可恨不知事理本直原無所藉於請託若情法多礙本縣亦何難大破情面以伸公道乎且私書之禁近日　功令倍嚴屢經申飭尤本縣期與賢士大夫所共為遵守者合亟嚴行禁飭為此示仰把門人役知悉今後遇有鄉紳過客差人投送封口書函即行婉辭回覆不許一槩投進如違除不開視外立將擅投該役重責三十板斷不輕宥須至示者

夜禁示

為嚴夜禁以弭盜賊事照得出作入息乃人事之當然暮竈朝耕斯民間之善俗乃有軍民人等罔知安分蔑視禁約黑夜奔馳於閭巷深宵遊蕩於街衢藏身往來不顧晨鐘之未動披星出入豈思夜禁之方嚴甚至姦淫盜賭為害多端相應嚴禁為此給示曉諭軍民人等并巡捕員役知悉除緊急公事及民間生死不得已者俱要根究的實放行外敢有不良之徒成羣結黨假託詐冒者無分有無職役即便拏送根究所由依例擬罪巡捕火甲人等體勢故縱及因而生事妄誣平人者一體重究不貸

諭條陳示

照得本縣職任親民操刀學割未能周知民間疾苦即利弊興除間亦咨詢一二然實者不聞聞者不悉

茲承乏茲土責任匪輕中心怵惕所願坊都里遞耆老諸生人等一切利所當興弊所當除極陳無隱譬如漁樵之於山水日見豈不分明亦如川陸之於車航適用方爲有益雖綿力難堪見聞有限然沸河之馬亦盡其誠十駕之馬終能及驥知之既真行之必力所有地方事體理合條陳爲逐朔望日俟投文後親詞面遞以憑採擇施行各據心思以圖桑梓切負本縣諏訪至意特示

禁額外科派示

何霜崖

爲嚴禁額外多科以清積弊事照得每年額徵銀米自有一定科則毫釐絲忽不容增減江邑算派錢糧皆經各區書之手訪得其中奸弊有串通總書額外多科洒派以恣侵漁者計每畝僅溢毫釐而積少成多爲害已不勝計目今開徵伊始豈容此輩蠹害爲此示仰該書人等知悉自今攢造花簿務於各圖甲之前具列實在丁田細開山灘塗蕩折田後載實徵銀米數目必使各圖甲細數一一與本區總數相符以憑查核其簿中字樣皆要端寫楷正並不許洗補改抹一字以滋弊竇敢有奸書額外多科及將簿中字故意改補者本縣細心察出該書立置重法斷不輕貸

下車第一示

俞硯如

勤民息訟以安本業事照得本業遂則民生厚民生厚則風俗醇然所以遂本業者惟不爭構訟一事乃喫緊關頭茲本縣下車伊始職在親民要知親民喫緊關頭亦即在使民無訟願爾軍民人等遵我誠諭保爾身家勿因微嫌小隙之難忍而動忿興訟勿受

奸徒刁棍之唆使而輒駕虛詞勿惹差役上門而受無厭之誅求勿惹刑責上身而忍難堪之痛楚勿令家庭宴樂反尋歌店之淒涼勿拋閭里安閒自討路途之跋涉省訟師干証需索之錢留衙門恢家使用之費併力急公輸課逍遙樂業於盛世之間豈不至樂苟或不慎一字公門九牛難拔費盤纏慢正事荒時日討煩惱諸苦備嘗雖悔何及倘有事屬剝膚萬不獲已者須遵本縣限期進詞告理惟人命强盜重情方許不時呈報至戶婚田土等情雖經告准仍許

親友解紛使有訟者復歸無訟是本縣之素志也必不苛求特此布告

須行新政十條示　何霜崖

為曉諭事照得本縣猥以謭材承乏茲土深惟仔肩繁重報稱為難下車以來正值清務倥傯一切政令未遑釐舉今酌定要務數條期與爾士民更始各當實力遵行尚有未及該備者另行頒示本縣言不虛發慎勿具文視之亟究未便須至示者

一端士習

士為四民之表故有司接遇以禮然而良莠不同如果讀書談道端謹自愛其於應輸賦稅能遵義急公為齊民倡本縣自當從優作養加意培植其或名列衣冠行同駔儈逋糧好訟種種不法則有先行後文之　新令在方且責成該管有司申舉劣行本縣雖念切憐才終不能為不肖者身任其咎廉訪得實當力為申黜以儆無良各宜慎之

一嚴保甲

保甲之法原為靖盜安民根本乃相沿既久僅係虛文並無實益今後務須一洗積習無論在城在鄉着該保正長嚴加稽察互相查緝則比閭無奸究之萌分番巡警則暮夜無竊發之虞倘有失事必照十家連坐之例盡法究處決不姑宥

一查逃人

逃人一事律令至嚴又頃奉　上諭逃亡滿人必有紳衿勢豪庇匿着該地方官大破情面嚴密搜緝此非但庇匿之主難逃重辟其鄰佑地方亦一併連坐流徙定例凜然何可疎於覺察相應即照保甲法逐戶挨查倘有往來寄宿之人新進人口之家踪跡可疑者便須盤詰來歷果係逃亡滿人該鄉保立刻協拿送縣以憑審實究解有能自首及鄰佑地方舉首者依例免罪如地方容隱不舉本縣別有訪聞窩犯鄰保一體嚴拿究解不饒

一清詞訟

詞訟到官本以求伸冤枉苟非大事重情只宜安靜解釋以身家自愛乃本縣蒞任以來每見告訴呈擢紛紛投遞察之多屬可已何苦以健訟而費

財失業乎今後非事關重大並不許濫告其有假
命假益瀆擾者審實必依律反坐有置名詞狀混
投者察出必依律處死仍追究主唆扛帮之人更
有同爲此事已被訐告乃不行申訴反收捏姓名
狀復告者必致一詞而兩房承行一事而堂衙
分案兌輸而根查出先重責三十板然後歸併推
問

一勦完糧

錢糧萬分緊急未有甚於今日者舊欠未清新徵
已擾此項方解彼件又提稍有需遲參罰立至此
本縣日夕焦心者也雖欲寬恤民力勢必不能查
十七年奏銷一案拖欠各戶槩從重處仍立限嚴
追全完此通邑所當猛省者與其以遲悞受譴究
竟未嘗欠得分毫何如多方措處將逝舊逋欠一
一全完既免加罪且省差杖問錢而本縣亦得稍
手考成上下相安莫便於此思之思之

一肅鹽法

鹽政一項爲弊最多私鹽盛行則官鹽壅滯不免
病商虧課江邑濱海通江私販縱橫出沒雖有捕
快巡緝然或遇大夥則畏避不前獲小販則得財
故縱間拿一二送官不過零星數包而已其巨窩
劇盜自若也除將捕快設法嚴比以清積弊外仍
着所在地方互相換緝果有典販私鹽者許諸人
不時密報以憑嚴拿究解其窩家押手一併痛懲
但不許棍徒串通鹽捕借端陷害良民如違察出
一體治罪

一禁賭博

賭博之事律有明禁非止慮小民蕩產失業正惡
其爲盜賊之源也况近奉新例法禁加嚴凡我良
民各宜安分營生不許開場聚衆勾引匪類酗酒
撒潑擲色呼盧以滋奸弊如違許該地方隣佑舉
首審實依例問罪枷號其放賭之家攤場財物入
官一體究擬不貸

一修水政

江邑雖襟帶江海而河狹水淺易於淤塞此不惟
舟楫難通灌溉失利至於潜旱之候旗船不能利

涉尤屬可虞凡附近河道居民遇有淤淵壅滯刷
行申報以憑相度開通晝界分尺陸續疏濬隨方
修築庶水利常通而無一朝淤塞之患不許居民
人等塡委浮土礫石致成湮涸之漸違者究治不
恕

一禁私鑄

制錢通行天下利權歸於　朝廷年來因錢多滯
屢奉申飭寶源等局改鑄新錢頒行各省開爐鼓
鑄銅工精美每錢一文準紋銀一釐充爲相稱倘

有奸民希圖重利盜鑄濫惡私錢攙和行使必致
阻壞錢法合行嚴禁如窮鄉僻地敢有大膽棍徒
開爐私鑄者本縣或密訪或告發贓証得實定行
依律處死地方容隱一併連坐

一禁私宰

耕牛辛苦功勞最多殺之食之甚爲不仁愚民無
知恣意烹割不特犯私宰之條抑且多殺業之報
而春雨一犁束手無助又爲拋荒之漸蓋家畜一
牛足抵七人之力律所以嚴私宰之禁而更重其

罪於例者爲此故也爲此示諭城鄉居民人等不
許屠牛貨賣如果牛畜老病不堪耕犁者許鄰佑
驗實出照准令剝割致有無故擅行宰殺者本縣
分差密訪令出定行依律擬罪枷示發遣不貸

立法勸諭等事　　　　俞硯如

照得江寧一邑樹無頑戶訟鮮刁詞風俗可謂醇矣
惟是本縣蒞任未及兩月見民間自縊暨投河淹井
之事數數見告查其致死之由非有奇冤大抑力不
能伸亦非有勢焰豪威逼不可受止以家庭細故鄉

曲微嫌偶爾致爭遂付身命於一擲甚至有以衣食
不敷疾痛難忍亦遂覓此短見者司牧者見此能不
怒焉於中但既事關人命無不相驗之理察其有無
別故始憑報意本縣事務殷繁不能一一親理勢必
委之衙屬而衙屬所司又非一事或遇別冗勢必暫
待及至勘驗得實已經暴露多時矣目擊蠅蚋姑嘬
之極慘雖孝子不能掩其親明知血肉糜爛之堪傷
卽術吏不能已其事既無積恨難容又非深冤莫解
何故自棄其生又復蹈此身後之餘慘甚爲吾民不

解也殊不知因緣果報絲聚不爽前生釀今世之因今世伏來生之案是孽皆由於自作怨尤無損於天人動輒忿爭突然自盡是前世之因未償而後世之孽復作矣世世沉淪曷其有極况疾病有痊可之時貧窮有剝復之理小忿小嫌事過即解何至自輕生命永墮重泉殊可浩歎願我民交相誥誡使愚蒙警醒咸登壽域享考終之福正丘首之仁有裨民命豈淺鮮哉本縣細繹其故凡民輕生雖屬死者之愚實由生者之忍使家人果能消弭隣佑善於解紛豈致積怨叢尤釀成此禍自今以後凡有自縊投河淹井等項除真正有人威逼及用強毆打以致自盡者自當照律究擬外如止因前項細故並無不解之讐爾等家人隣佑果能力為勸解曉以因果論以生死大道自然反迷成悟樂生畏死若復因循坐視見死不救從來幸災樂禍之人即是唆爭起鬬之人本縣既傷死者之難生必恨生者之不救從重究懲以挽頹俗爾民慎毋泄視謂此罪為律文所不及也

勸諭愚民等事　　顧南樓

照得六邑民風剽悍好鬬爭勝每因細微起釁輒以身殉或投塘或自縊甚至一朝之忿斷頸不顧原其設心不過謂以死相博遂可破其身家洩我忿恨伏讀律例一款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追給埋葬銀十兩猶必審有可畏之威始合此律若平等之人罪又在所減也夫殺身之痛何等重大止博一杖况本縣承乏三載從來慎刑去罸就事原情一審即結斷無破家之累彼以性命輕試不幾等若鴻毛深可痛惜乎為此示諭概縣軍民及保甲長鄉耆各要遍相申飭父子夫婦兄弟間尤當朝夕勸戒慎毋片時抱憤飲痛九泉本縣婆心懇切萬勿過耳不入也特示

議狀必究訟師論　　房慎菴

照得健訟之戒已經三令五申與爾民止鬬息爭用力田畝詎料積習難更愈懲愈熾每一放告楮牘盈庭及至據詞審理百無一實撥厥所由非小民之好訟實有陰持訟柄之人不肯無爭樂於有事所謂訟師硬証之流是也自今以後凡有詞訟審虛先責子

證後懲原告立傘代書一併究擬但使唆鬬無人則
爭者不勸而自息矣合行嚴飭爲此示仰訟師干證
人等知悉自後各安已業休嘗刑罰勿以幇助爲忠
勿以挑唆爲智如有怙惡不悛仍前爲人扛訟者審
虛之日罪歸爾等不是唆人害人乃唆人害己也

查核錢糧原額完欠示　何霭崖

爲清查原額完欠以便據實徵比事照得實徵各有
原額完欠各有確數豈容奸胥上下其手訪得區蠹
串通糧書往往相倚爲奸或受頑戶賄囑或蓋自已

田糧或詭寄人戶裁洒各甲遂致隱縮原額者有之
虛報完數者有之又或那完作欠指欠作完甚者逐
限開比偏累窮民種種弊端勢必至官民多受其害
立法之始合行禁飭爲此示仰總算區書人等知悉
本年額徵銀米該總書遵照由單科則先滿算一縣
總數約徵若干各區書圖書即分造一區一圖總數
務使甲與圖合圖與區合區與總合定爲原額以憑
磨對然後將里甲完欠分數據實填註於後俟本縣
另取流水挨查分別比徵其每限徵完銀兩亦著該

區造列總於簿前以便核對拆封銀數文列圖總於
後以便核對各甲完數倘其間有完欠不符原額失
實等弊一經察出定將該書重責三十板枷號一月
盡法究遣決不姑宥

飭私票收糧　李屏山

嚴飭私票包攬以甦民困以足正賦事照得地丁漕
課二項錢糧上關國計下係民生纖毫務宜着落
絲忽毋容侵蝕但往往有鄉下愚民聽信奸徒哄誘
花戶不親入城竟以糧銀私交排年排年私交里長

里長私交櫃頭各立私票一紙遂爲憑據後被櫃頭
蠹書交相侵蝕及至層層根究其害仍歸小民夫以
私票收官糧原屬欺公之事即使楷墨鮮明字畫端
楷亦不足據況於日月既久紙約破碎併私票字蹟
亦在有無閃爍之間欲此溷爭莫可究詰所以設立
截票半給納戶正爲杜防此等弊竇爾等鄉民想亦
家知戶曉但有一種貪口蠹棍若爲說詞百計哄誘
不怕鄉愚不墮術中合行嚴飭爲此示仰各區里遞
幷圩長佃撥人等知悉示後完糧務以印票爲憑不

許用私納包收如有故違不遵仍踏故轍者查出除不准追賠外仍將與者收者各責三十板枷號一月不饒特示

飭修文廟示

爲飭修文廟以興學校事照得文廟之祟祀吾夫子也。正以德化敎澤。萬世不祧。凡今日之官吏紳衿。類皆聖人之徒。爵祿康寧。無非聖人之澤。飲。泮。水。而。思。其源忍令鞠爲茂草乎。爲此合示該房書吏速查聖廟殿廡齋墻。有坍損者。卽時修理有年久傾頽。工

作浩大者。逐一勘估工料。核成確實。以便推廣同類。捐助興修。務使剋期興工。立限報竣。斷不託諸空言。以蹈棨含道傍之誚。

爲月課事

照得春秋絃誦快聆白石以傳心握瑾懷瑜已十青雲之在目或談經而橫筆岳花壓闌干更會理而積書巖。竹。搖。牕。戶。藜輝燃杖。何殊閣上夜光。柳汁濡袍。究切途中佳兆。標性靈以椽元吉。備羣翟而飛戾天。談典作經。璠璵成器選言時稱披錦。情勢兼優烟花

世號繡囊。濁清有體。然惟明瑩金鑑。必也心湛水[illegible]本縣太末迂儒。忝司民社。多士珠官名俊。領袖藝林。總經緯以相成。才通體備。極典墳之匯。奧言膽詞公益學士生平。雅馴由夫涵養。而帖括一道。辭躁悉本神明。咳吐珠璣。嚼獲文家三昧。貞逾金石。自發理學上。乘。甄。別。欲。精。士風攸寄。詎。謂。育。才。者。品。題。惟。我。固。知。應。運。者。興。起。有。人。况世美崇文。展也三秋大有。且時當嘉會。卓哉九列休徵。遐想風雲。逾亟疊梅之貯。懷殷翰墨。暫弛案牘之煩。月朔是期。擁簪而風除荒

著。朝暾斯啓。褰帷而祇迓文旌。薄伴少栽。中厨肅戒。統希珥筆。迅掃頃刻千軍。雅集瑤篇。式睍才華入斗。敷揚仁義於謨誥。樓表窮高。發明理道於詞章。文同體異。實華並茂。遊騰蠢躍於險隘。奇正兼營。看走龍蛇於不律。我專引領而俟。盍卽操觚以來。幸毋玉蘊巖山。祇自輝含乎空谷。所虞珠藏合浦。惟就取娟於清川。用占酉戌之先聲。前十科名於後效。勉旃賁止。無我遐思。

勸惜字紙示　　何霜崖

為勸諭敬惜字紙事照得殘楷遺字 神天所重理宜敬惜嘗見仙釋垂訓其勸惜字則云惜字一萬延壽一紀于貴孫賢綿綿不已其儆不惜字則云儒門崇五典道釋起三宗一切閑文字皆與藏經同愚痴無見識多拋糞穢中墮身于萬劫永作廁坑虫古來罪福報應亦往往不爽載在文昌化書炳然可考乃愚民無知或以襯褥或以和泥或以糊牕或以拭穢致煩梓潼君廑念良可浩嘆本縣近見油燭舖家盡將字紙包捲燭尾以致餘字寸許每成棄爐勢必隨

地拋擲任其踐踏穢汚逼縣計之其每歲遺字殆未可以億萬計神目電之不知當如何憤怒矣昨本縣偶爾觸目驚心以為此非徒燒燭之過而賣燭者貪用字紙之過也殊不知字紙價廉雖似有小利因此而陰受冥譴其害無窮以此思之若用白紙之為得乎為此通行勸諭凡城鄉燭舖人等名宜儆戒嗣後澆造油燭尾後不許再餘字紙以開作踐之端推此而外凡糊牕拭穢一切輕賤字紙之類俱宜禁絕街遇路有遺字即須拾付水火其在士流尤宜加敬

令人惕然悚凡明察之吏小中見大類如此矣

嚴禁妖僧邪教

為嚴禁妖僧驅逐邪教以肅法紀事照得本縣職膺民牧惟以風俗為先蹈得地方有一等神奸大惡罪逆彌天逃徙禪門私行祝髮招集僧徒虛添法號或指為善知識或稱為大和尚占住叢林誣民惑世侍從啓口稱爺出入高擎黃蓋冠簪折節於堂威儀擁地婦女羅拜於膝廉恥全無更且親觸取名摩頂受記棒喝戲侮舉國若狂以致男女溷雜壞法作奸敗

俗傷風莫可枚舉又有一等師巫邪說名曰白蓮無為等教妄立開香闡通關登名色不辨男女不分尊卑不別長幼不形稱我狐群狗類嘯聚一團立冊登名一呼百應愚民一入其門不顧產破家傾士庶誤宗其教每見焚身斷爪種種惡狀俱出此帶因而聚黨成羣盈千累百指亡納叛釀禍地方本縣聞之不勝髮指合行嚴拿禁飭為此示仰 云云

禁地方演戲

為嚴禁演戲以靖地方事照得本邑土瘠民貧惟勤

惟儉始可聊生無端演戲失事廢時男女溷雜誨淫
誨盜為害多端本縣先經禁諭而市井惡少罔知遵
守假以賽愿祈福為名肆行搬演鄰里聚觀稱鈴失
謹以致盜賊乘機鋒起胠篋探囊不逞之徒嘖亂鬪
關深可痛恨若不嚴加禁止非惟傷耗民財抑且招
禍起釁仰地方鋪甲人等即將戲徒限五日內驅逐
出境不許阿隱容留若本土優伶承行改業別營生
計敢再仍前抗違合行拿究枷號決不輕貸

開誠宣諭以釋疑情等事　楊滄音

照得大兵雲集進勦海逆原以靖封疆而安善良也
但賊巢夥黨豈盡賦性悖逆甘蹈不赦之誅者哉其
間或因迫脅所致或為賊眾驅拿一入賊窩蓄有長
毛出恐人檢有家難奔今天兵所到梟行撲滅務盡
根株法無少貸本縣會商及此竊恐玉石不分肝腦
塗地殊深憫惻尤念爾等被迫被驅之輩誰無骨肉
之思故土之念但慮一經獲拿必無生理中懷疑懼
長縮不出耳本縣仰體
朝廷浩蕩洪恩一心招撫倘能返逆歸順無論遠年近
日一切罪過咸與豁除今特示諭爾等知悉有欲投
誠向化者或赴所在行營或於就近鄉寨投稟盡將
真情訴出本縣祗取自新概予滌洗即為剃髮安插
務使得所爾等原係赤子偶以誤入賊巢本縣以
父母之心真切撫字無不愛之恕之之理爾等亟釋
疑懷各無自失機會速速

選將材　官撫辰

竊聞天下雖治黷武則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我
國家承平日久家不講武人不知兵一旦小醜竊發

往往坐困理勢固然無足怪者爾淮水南北之區豈
沛滁和從古英雄崛起一朝發而能為天下雄者也
桃雖彈丸自有其人或者抱膝長吟相時而後動乎
抑當事者之門未四闢也茲不論庠內庠外遠近卒
伍三教九流凡有能吐奇畫策揆時度務能為時事
效一臂者各備試卷同季考諸生一體考試本縣將
藉手以獻大廷

申明將才

為申明將才以襄盛治事本縣擇於某日考選將才

榜示數日未見報名在簿當因本日考試生童遂覩文武爲二事耶太公七十二將其中技勇衝鋒之士不過數輩耳其餘種種全然不係武力之士故本縣彷武科第三場之義而欲納有志之士同日考試雖不必摒管效文人之嘔心而一言中竅一事當機卽足以驗生平之大用故本縣示以不論學內學外遠近卒伍三教九流皆可入試或先投一卷用印或臨時自備一卷或併卷可不設立譚高論以見一日之長兹特先期再爲申飭多士勉旃毋負諄諄之意

考技勇

龍虎之所以能張其威勢者鱗鬣爪牙俱備也人爲萬物之靈膂力乃其威勢技藝卽其鱗爪藝能生膽熟能生巧然不比試則人人皆賁獲養由基矣安能辨其強弱巧拙哉藉除大操在邇茲有材能之士訓習隊伍凡爲之長者必其技勇勝人者也以收勇之上下相爲統率而陣勢成矣擇於某日本縣親臨較場無論學內學外遠近軍民各以其類呈其技藝比試竟日本縣從其類而定其次第焉

禁民避兵示　吳伯成

爲曉諭事照得江南新泰特　旨撤回防蘇大兵船隻俱齊啓行在卽聞爾城外及鄉居士民慮其經過留連預爲周匝之計挈家而避者紛紛使本縣聞之不勝浩歎夫人既奉　朝廷銓僩俾作一方司牧則繭絲保障必所優爲若止能敲朴催科而於應接兵戎之事莫之預理以致兵馬有需索之類居民受騷擾之苦甚至家貲有失婦女蹈蕩則是此一人者固爲民害所甚有此一官不若無此一官之爲愈也

朝廷何所取而畀以民社百姓何所總而呼爲父母乎本縣雖乏長才猶能酌應師旅自聞報之日卽將供應需用之物先期措辦寧多無少現貯城外空房俟大兵經過之日取之如寄且防大兵停泊城外本縣深居署內早晚或有取給必致呼應不靈則爾城外居民聞其大聲疾呼未有不震恐而散踹者今擬於大兵入境之日爲始本縣不分晝夜盡在城外料理直待出境之後方纔入署爾民自可安心勿生疑畏況大兵防蘇日久將軍紀律素嚴又爾民所熟番

者。嘗有在此則相安而臨行忽縱佚者乎。爲此出示曉諭。自示以後。爾民未避者其各安居。已避者速歸復業。如有不信曉諭。仍前移竄者。是視本縣爲民害所甚。雖有若無之官矣。立拿嚴究。決不姑貸。須至示者。

永革倉歇蠧濟示　何濟岩

爲遵　憲禁革以肅漕規事。照得倉歇盤踞倉厫。積年科斂糧里。致增種種陋費。甚至串通旗丁。暗講私貼。民力幾何。奚堪重累。懸懲向奉　憲嚴行禁革。本縣屢經再三申飭。不許容留一人在倉恣弊。而奸徒怨不畏法。潛匿倉側。踼奉陰違。致蒙　巡撫部院蔣詢訪得實。立拿蠧犯。重責枷示。此自罹法網。覆轍可鑒也。除經嚴行赤逐外。合行曉諭。合里知悉。自後如有積歇不遵　憲禁。借稱買飲宿歇。仍留糧里構衍蠧橫。肆科斂民財。許被害糧里不時指名呈稟。以憑重究解　憲。倘奸猾里民扛通黨弊。容隱不舉。一體治罪。本縣法在必行。毋視泛常。以貽後悔。特示。

駁生沈廷彥　陳維立

審得沈廷彥之死劉元也。頸血濺於公庭。究詢出於嫠袖。其爲威逼致死。不待訊而瞭如矣。詰盜有原狀可按。佔姦有拷辨初詞。其威逼由因姦盜。亦不待訊而瞭如矣。廷彥至今嗷嗷者。謂劉元於四十八年三月間買身有券。二年七月間盜逃案緝有卷。以義男與幸未滅。而金氏亦易舌稱賣身是實。及過訊金氏之弟兄金二金三等。亦皆依違附和。與金氏同舌而無異詞。則府縣所幫附勢顛倒諸人。而不難改本婦之口。因洞見情隱矣。然沈廷彥雖廣布金錢。可以變生者之多口。而不能滅死者之二詞。訟師徐可行等雖多方買求。可以弄如蛾之機關。而不能移如山之定案。使不執律以斷廷彥。則豪强之錢神有靈。而劉頸之冤魂從何雪乎。爲劉元伸怨者。止一劉元父耳。據該縣申於上年十二月身故。已經本府著爲牛驗埋。及檢卷而無案可憑也。雖公庭逼刎之信獄無籍。通州弃怨之供詞。而暴究者偏與負冤者相從於黃泉。亦不可不一究。以剖疑情也。各犯悉如原擬招詳。

劉元英事另提究結

殺死父命事　　陶三寧

黃三俚決水洛隣兒成禍水傷禾十倍苗浸沒仍思堰缺偶相遇於刈麥之時遂相毆於搶鎌之次乃三俚渴未飽其老拳而濟十巳先擬其鎌刃洞胸仆地日身亡若曰就物之傷何以刀口自上而下哉三俚之禾黍油然命則槁矣

占殺慘亂事　　李少文

諶黃兩姓山界相連諶氏採石燒灰傷黃之祖穴彼此交鬪擲石互傷而黃應死焉揆厥所係則衆皆操石而諶東所執者鎗也眼鼻兩傷是鎗非石則東衛身之利器乃為殺身之兇器矣一絞何辭

急勸兇殺事

徐承五兇人也於蜡飲合族之夜憾服叔之為宰不均狂藥迷心持刀行刺五日遽亾保辜之約與兇杖並存法應坐斬

斬犯陸恩　　陳維立

審得陸恩之死陸彬也修怨於陳應科索欄勸毆而併以病兄之命此亦有何深怨竟忍心至是也一石擊顱血流枕榻使當刻無見證日久費推敲天使撿遇者彬妻李氏也天使李氏喊鳴而隨入房共見者親隣王端徐幸及湊至徐淮也供証鑿鑿檢傷相符其弟陸惠雖輔以健訟添以囮訴偽結種種巧飾其如三月臥病之族兄決不能佐鬪交手中途先控之寡嫂決不庇親易舌何恩乎恩乎升斗爭較有何深怨而推兄速殞陷身大辟忍心一至是也陸惠不能涕泣以導兄而欲駕誣以救兄晚矣與索欄之啓婁之陳應科並杖允當

惡捕符文　　陳維立

審得符文以蠹捕而稱私販同其職也然唐仮父子老幼肩賣鹺致所許而文竟捕之假其貨縶其人索其餉欲壑未盈扁舌相激遂惡非欺老恣逞潑拳聲言送府結扭至石嶺頭坡一掙而其跌坡下坡皆石也唐仮以老邁受擊之頭顱觸之焉得不裂縫殞絕於當日哉曰擊之者盧覺與何天衡也檢傷不偏碎跡血暈而且有囟胴分寸人命之確無踰此矣猶

敢毆以大夯拒捕爲詞夫復隨董二之門對飲夏德之肆罹與人皆在焉而可謂之大夯乎棠例十四之悞毆跌十五之晨觸與酒共酌焉而可謂之拒捕乎有証有傷一命一抵符文之先發符耀之激怒適足甚其罪也文致而耀革各如原擬耀杖恨無可加而復過宥抑何幸哉

恤刑事　趙五紘

審得劉文若以派糧之故深銜屬啓潛要中道欲得而甘心焉濟惡諸人異口同詞屢審屢供業已定案

如山允無遺議矣乃今以無鏗之故欲從輕擬如是則若竊若姦若發塚若劫盜凡黑夜行奸無他鏗佐者皆得肆殺脫而幾王章也解網固爲美事然夜臺飲恨亦干天地之和職再加研鞫旋此實情其爲信獄無可疑矣相應各照原擬以慰幽魂

比擬定招　趙五紘

全起鳳之死雖以狠咬然死狠不聲然則居然原告也從來差役拘提無鎖原告而反覓被告之理況又鎖原告於被告之家百端凌逼致令自刎又移屍刖所嫁禍於人乎舜奉周與棠成龍同謀肆惡萬喙不能解矣嗟哉馨然欲雪子冤反致身殞卽并舉二犯而辟之以償前後二命亦不爲過其加論情則死有剩辜而按律則竟無死法據全黃自供其子馨然委係自刎且黃與馨然同宿一炕舜周等正在濃睡委無謀殺之情卽曰同謀謀辱之以洩私忿非謀死之以快死心也竟引威逼之條既不可援用謀殺之律又不合比擬元謀適得其平蓋自刎而死雖不關於二犯而實由於二犯辯之下手致命雖不關於元謀

而實始於元謀也業究王等關棠之端杖懲不枉

前件

覆審得脊役承票重被犯而羈原告理也奉周反此鎖馨然於成龍之家致馨然羞憤自刎其爲謂謀固不得言第在本犯實以牀之多寡分租之有無狀曾肆毒之心卽在成龍亦因證見不出控告虛誣遂施凌虐快私之詭其同謀也謀辱之非謀死之也既經並擬元謀情罪亦云協矣職詳味律文同謀殺人者在謀殺條內謂之造意同謀毆人者在毆殺條

內謂之元謀蓋謀殺者期於必殺乃意中之事故造意者斬謀毆者期於一毆臨時下手因以致命乃意外之事故元謀者流也今奉尙受成龍之囑成龍欺馨然之懦期於辱之而已馨然自刎亦意外事故前讞比擬詢為得平至於自刎之刀係馨然藏帶其父金貴供吐分明難為他人疑也相應仍照原擬

解審擅殺

劉甲之殺羅八所恃者非姦即盜之說初讞者寬之亦但於無故夜入人家登時殺死之律但律之本意

全在無故登時四字蓋無故而來恐為奸人刺客少一緩縱則禍反及已故登時殺死可勿論也今羅八鱗傷遍體非猝然殺死者矣兩人相格不應如許多傷既已多傷不應復加綑縛究　憲臺疑之駮之而欲嚴究之也仰遵綑鞫以為盜則無贓無夥傷難懸坐以為圖財則圖財害命者其設謀必陰其行事必疾必不相格鬬而至於鱗傷也揣其情理闘其前後口供其為姦無可疑者蓋非捕於姦所何以赤身被戳非赤身被戳何以體有傷孔而衣無鎗痕況中夜有賊丈夫格捕為之妻者縱不赴援亦當喊救而甲妻某氏反從離逃避情已顯然據馮可會供羅八孟浪無妻又常嬉戲甲家每鬨炒鬧則羅八平日之目挑劉甲之銜恨非一朝一夕可知已因姦婦既逃不忍並殺又欲借盜以掩姦名於追斃之餘又復加衣綑縛此譎計也但某氏姿貌頗陋而又堅不認姦鍛鍊成之不惟不足服其心且詳玩律文夜入人家條內不言是盜是姦者蓋夜入人家業有取死之道必與辨盜辨姦恐奸人嘿口不惟竊人貲財又且玷

人名節故略之也羅八之蹤跡難名而劉甲之所犯已確應用無故夜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之律庶輕重得平而情罪允孚矣

活殺男命　顏孝叙

此一欵也姑無論致命傷痕有額顱太陽胸膛心坎等處棍傷種種備堪立斃而腦後紫紅傍居其一也即本縣簡单原渐棍傷者九拳傷者三踢傷者三打倒擠傷者一而未有一字及鋤柄傷也今據招稱吃食雜供者有耳根一鋤柄耳乃偏单但云腦後紫紅

色係打倒撞傷撞於地耶抑撞於鋤柄耶即使撞於鋤柄然既曰打倒撞傷亦是以腦就鋤而非以鋤擊腦也明矣人命以簡而信乃不憑簡單而憑痛廹之口供則捶楚之下何求弗得當陳六被毆時在場目擊者為伊父陳尾夫豈猶涉風聞乃初訊則首謝迓次謝巢而吃食居其三繼告則首謝寵謝安次序名巢迓而吃食居其四世未有舍切齒之元兇而反重加功之羽從者令細閱招情其稱各執木棍者迓與巢耳陳六甫鬆而迓巢遞遞毆心畢露傷杖相符殿

六者自是兩徽弟彼吃食者豈不知殺人者死而甘心認之夫亦出於莫可如何耳今六閱年所矣讞者未敢為吃食開一生面亦以人命不可無抵謂迓巢不出則吃食不生然以愛愛兎脫而竟使維罹彼冤魂有知亦當蹤跡二犯於天涯逆旅間自為人立之啼而未必向棘木圜扉怨代桃之僵李也但吃食以浮糧帶戶往田爭論原非大讐似當無殺六之意乃二弟執棍隨行拳踢交下而阿兄竟莫之阻則雖無殺六之事而似有殺六之心合無照元謀者律二等

收配乎他日迓巢緝獲雖辭繯首噫六年逋犯雁老煞泥安知其不葬江魚之腹而充豺虎之腸哉今而後彼吃食者乃可吃食人間矣

奇冤慘殺　李少文

審得李綿六之毆死雷明四也禍始於買碓忿極於殞身然當明四持鐮入綿六之門兩人已不俱生矣北時明四兇鋒莫可嚮邇綿六猝不能避若責之以不毆其將束手待斃引領而就明四之刃乎欲自活不得復活人奮臂一擊騎虎之勢固然況有佐鬬之

七助猾之患十倍也彼出門尚用足攻則當場定應力是父子兄弟群起而甘心於一人其不立斃於拳下者奄奄餘氣耳比昇歸子思十郎以殺男告大日雷明六亦以殺兄告不聞一字及瘋也今鞫綿六且云當日欲甚明四之罪既未肯言瘋而明六亦欲甚綿六之罪又不肯自言其瘋藉藉言乎設明四而瘋也其市碓時胡不錯投綿六而必投檢熟之齋入其提刀時胡不誤向高八而必向怨恨之綿六顛狂者若是乎總之明四既被毆瘋亦死不瘋亦死綿六

應論抵不瘋亦抵瘋亦抵如謂毆殺者可藉病以脫償安見抱病皆必死之人而科條中亦豈有殺病夫不抵之律耶綿六試反思之當日若僾明四之寸鐵明四亦得稱瘋以寛罪否無瘋而可以殺人則無瘋而可以爲人殺者使非綿六之得志久已魂游泉宰烏從食息闔扉當亦不自悔其下手之太毒矣按律坐絞揆諸葛藤可也

覆審前事

審得李綿六之議抵也以毆死雷明四也而綿六之

毆死雷明四也則以其外已援牙且入門推刃也因毆得死因死得抵七年成案何容更喙祇以縣審初招曾據綿六飾詞捧入狂病二字遂開展轉辯端兹且未論明四之本非瘋即係以明四爲瘋也惟無瘋人殺人在赦原之列又寧有不瘋人殺瘋人反得原宥者耶且原被投詞[illegible]詞併地保呈詞並未言明四爲瘋也尤縣丞相視由文亦未有一字及瘋也至十一日綿六訴詞突稱明四舊發瘋疾而獄者遂藉此爲兇人之出路死者其瞑目乎況搢擊多人出門踢

肘母蔡氏之抱住熊踢八蕭末六之昇歸則明四之死於毆而不死於瘋也明矣若非毆也其滿身血蔭痕跡斜貫從何處得來乃猶轉置一辯曰彼生前之延醫請禱俱病者據也則不思醫禱之說凡世俗之怖死求生者皆習用之不問爲瘋人設而獨於被毆者疑也此一案也惟當問之綿六之毆不毆不當問明四之瘋不瘋亦惟當問明四之傷與不傷死與不死更不必問其家之禱與不禱醫與不醫前道讞詞云死以瘋顛二字不能爲綿六寛此眞鐵案案合仍原絞

斷擬誤殺

趙五紘

房星燦與房邦相原無睚眦之嫌祇因星燦醉歸向妾吳氏索水稍遲互相詬詈邦相勸之不意星燦揮鎗一擊其妾走避而誤中邦相頭顱十日之後破風而死論法不容以醉寛而原情則實以懷中犬嫉誤過失三殺同條過失最輕以其心非殺人之心其事非殺人之事也惟誤殺中又有辯焉因謀故殺而誤殺旁人者以故殺論蓋其心乃殺人之心爲其事來

殺人之事也誅意誅事律兼行之本意毆殺者罪重則誤殺旁人其罪亦重本意毆殺者罪輕則誤殺旁人其罪亦輕星燦所毆者姜也即或毆死按律不過滿杖滿徒而況乎誤殺而況乎醉後之誤殺哉既係該縣覆詳未減又查與故例相符則改擬滿杖而斷給埋葬生死可以無憾矣

斷傷腿目

孫坤亨等挾孫允中之夙嫌折其腿復劖其目殘暴已極不可謂無殺人之心矣第折腿劖目苟不當時身死皆得以辜限保之幸而不復止於一徒即不幸而致命亦止於一死以其傷非必死之傷故其罪亦無必殺之罪也不然以文弱之子矜而遇宿讐之暴惡使有心必殺即立刻斃之亦復何難而仍得延喘於三日之後哉夫律法之設誅意與誅事兼行者也以誅意者原情故謀故者斬所以誅犯者之兇心以誅事者援法故非殺訖不問謀非當時身死不問故所以防屍親之圖賴今坤亨等情雖極殘法有明條相應仍照原擬分別發徒情罪允協

假兵鎖兒

顏孝敘

聶明儒當營兵索債之時匿身無地得譚龍光留宿並如駭獸投林其有恩而無讐也明矣然營債之本利不能完而營兵之拷逼不可忍所以乘投宿之時各無照管竟甘心投環於龍光之屋後若謂龍光致死何不行兇於他處而令畢命於本家光雖至愚必無自拾宵禍之理使致死果係龍光其平日與明儒讐怨必深將見之遠避儒雖至愚必不肯止宿讐家以自送軀命也況前檢自縊傷痕纍纍即俱有別傷乃傷於索債之時非傷於投宿之後況屍親聶明若非悮聽唆訴又何初健訟而今悔息也棺經前縣兩檢後停曠野區處原無守管不知何時何人因墾田薙草沿燒古墳一帶連燬三棺及纍委檢始知明儒一柩亦在被燒之內胞保呈明在案棺停曠野難責屍親地方日枕席於青燐白骨之間亦不能預料焚棺早設禁於攀田燒草之叢總之聶明儒生為負債之人死作纍人之鬼倒天亦厭其牽纍貽禍故借咸陽一炬以代六丁之飛符耳

打死人命事　王書年

審得李鳳山愚而且悍者也李鳳宇李鳳翅以爭蜂細事攢毆族祖李發光光以一髮而攖兩虎其勢必斃爲鳳山者宜披髮救之不則閉戶可也胡爲乎當場踴跳反以兇焰助之雖發光脇骨之折乃鳳宇所傷而餘人一係不能爲鳳山寬矣詰朝發光之子李可德昇父告縣鳳宇與鳳翅各持木棍趕截河邊鳳宇復毆發光鳳翅獨毆可德發光立殞而可德亦僟傷趾河須臾之頃畢其父子二命檢驗証確兩抵奚辭後鳳翅知罪投繯鳳宇亦寘詠庾獄以殺人者殺已一間之說豈虛語乎嗟嗟以數人而爭一蜂遂因一蜂而殞數命所謂李邸之卑起於鬬雞吳楚之師由於採桑不忍小忿而釀大禍蚩蚩愚氓殊可惜也鳳山次日之毆實不在場滿杖以儆足蔽厥辜餘審株連免議

地方人命事　陳大亨

看得章嘉佑刎死一案壘由於兒童之風筝而禍成於兄弟之雀角章嘉義之妻談氏以毆其子而嘷唬談氏之父談文復以訟其女而洶洶嘉佑之激而自刃致之者章嘉義促之者談文也太陽眼眶腮頰鼻梁諸傷載於屍單甚明先毆後刎至真至確謂非威逼其誰信之該縣因屍親捺息止給葬埋恐無以瞑死者之目相應改擬威逼滿杖章嘉義仍追給葬埋銀十兩庶幾允協談文倚恃爲女法難寬縱並杖不枉職府未敢擅便伏候　憲裁

額天法勦等事　王望如

審得朱玉甫以鳥銃中傷洪宗元也無論在晨在昏畢竟是誤非故開湖陽惡習鄉居防盜多用鳥鎗非恃火攻爲上策不過借爲號名先聲使賊不敢近耳彼時十人蜂擁入門玉甫誤認爲盜隨用鳥銃號名行故智耳不料宗元應聲而倒加日何心則十人皆在欲殺之列矣若謂竝殺十人恐無此理若謂止殺宗元則玉甫豈有穿楊絕技能於十人之中適擇一人而斃之乎即此一推其爲誤殺無疑矣照鬬毆律擬絞此定法也查鬬毆不列十惡追給埋葬遼　恩赦亦定法也蒙批提同行縣差某某等立試晨

致誤故情由今查某某一則久故一則在逃姦僧尋
餘縣稱無獲合無請照前擬早定爰書可乎

毆死妻命事　　　　　　毛錦來

看得衛王勝愚無偶兒無倫矣處衆而往刈於山曾
無宿飽歸家而未食於婦難忍軒饑忽見壁埋甑中
未免烟塡腹內遂雷轟而電擊似波釜而沉舟夫方
遂怒於盆盎妻且愛護其甑鼎投鼠者寧避忌器抱
薪者反欲救燃詎意搏泥沙之一椎楔中於腦後致
令徐香圓之大解頸秤於機前髓上鐵鋒翻作與栽

之劍釜中姜熟無補張遲之機衛王勝倘以飯遲之
故擊死王氏論其兇狀緣抵何詞復業憲批哀矜折
獄當揆情理誠所謂泣罪解網之鴻仁也職仰遵細
按族長衛王聰之口供併訊屍男王玉琦之來驗俱
云牛生夫婦一室和好育女六齡養子半歲雖無舉
案之歡素鮮脫輹之隙則前招所謂勝無殺妻之心
者誠非無據而云然也止因索飯遂至慢傷不妻爲
飯死夫以妻塡兩命畢盡之後竊恐呱呱兒女亦致
雙亡言念及此令人心惻否　本例律例凡鬬毆人

命審係素無讐隙者卽在凡人俱准免抵何况素無
懟怨之夫婦乎王勝兇暴之狀固有可死之理而揮
釁悞傷之情實無應抵之條所謂情實可恨而法不
當誅者也爲引過失殺人之律誠未爲縱

咬死子命事

看得楊氏悍潑無知之村嫗也有子杜紀娃偶過市
中爲瘋狗所逐欲避入劉三店中奔不及入竟爲狗
嚙劉三及市人段之章等共椎殺其狗然不知狗之
所自來也紀娃歸家兩月毒發而死楊氏遂誣劉三

爲狗主以爲縱之殺人訟之於縣縣審逐之理也乃
楊氏貪而無賴冀得燒埋擇肥而食又牽段之章入
詞復行控憲夫狗咬殺人於狗主無與也矧非狗主
者乎且瘋使之然卽於狗併無與也矧曰殺狗者乎
殺嚙子之狗者不知德之而反告之是非能愛其子
也無乃爲瘋狗復讐乎可笑孰甚蠢嫗無知逐出不
究

强犯李小橋陳忠李二　　　　陳繼立

審得李小橋兇狡異常劫竊肆殺藪華而棄諸河

情見初供封虞亨而火其屋贓追主認梟斬復何說
焉續獲陳忠名供四案贓未一追李二板係同胞事
發異籍遂各曉曉展口忠借告捕之舊案爲躱備脾
二訴李春之親弟爲脫身券賊口誠行足憑無贓給
存疑緩即不得微　恩矜遣姑改秋決未爲縱也況
信茆朋擬徒王龍觀朱敬攬賣贓擬杖遇革爲幸具
招云云

强犯張二

審得張二以乞兒而附盜夥獲自旬日之内同黨旋
擒賊出身件簡中經主的認情本無疑者乃因戳賊
庚甍校山卸贓試問衣衫布被其爲洪士龍之物耶
抑爲馬應元之贓歟總不宜入張二腰間之簡也雖
經原捕折其口而苦無活黨獲其情量改秋刑幸矣
尚何詞哉仍如原議詳奪

黑夜劫殺　　黃石公

與十八等賊星類聚貪戒不除托羽客以雲遊道友
稍儔盜鉢假沙門爲莽伏叢林忽化綠林杯酒訂盟
操戈中夜而貞元觀之黃冠遭剝膚髓之慘矣不
意游方之外有此爲跖之徒太上忌之主師可以殺
之矣

擒獲强盜　　李少文

審得大盜至人贓並獲夥黨雖供則獄成無疑矣若
游執之被擒身陷淵中尚自手携布袋前經捕捉輒
復口報多人執固先已自居於死路識者又誰爲曲
啟其生機然究竟虛不掩真其一段謀羅盜網之根
因無難一一勘破者陳良賜以十二月初三日夜與
盜正嚴寒凜冽時也執縱梟雄豈能赤身赤脚以行
盜而裸體就獲則供稱醉臥間忽聞賊聲不衣而起
視者其情近眞卽不必有楊夢唐三等親見其就炬
向燧而蚤知其非場中人矣且執固失主近鄰也屠
狗之夫人人稔識一旦行刦豈不爲塗抹變形乃至
以平時面目嘗試於比鄰及跌入坑廁身已被擒矣
所得之贓帷恐棄之不速猶堅持不放何也明是偶
拾盜遺趨廁自匿貪夫本相至死不忍釋手耳庸詎
知此不忍釋之布袋遂成不可解之大獄乎此時捕
官率兵禦賊蕭被脫走厠於職守未便又安得不向

有據之游執而深求之也駁讞再三本犯洵屬細
獨怪其不辯已之非盜而翻以盜扳八挾讐妄供致
平民纍絏受累若竟釋之又何以謝衆枉即令與獄
囚誣指平人之律坐徙劉細李俠或以首拔馬尾成
讐或以挾買草履有隙雖平時未必編入獨此案尤
爲無妄同扳八人先釋其六此二犯久繫亟豁猶爲
晚矣

獲解盜犯　翁維魚

西溪巡司審解盜犯一案研鞫再四終無異詞據事
主劉九敘所報原稱失去耕牛四隻衣資雜物若干
是夕一架兩處有劉家河地方亦劫去耕牛七隻當
被追趕隨舍衣服等件之語夫劫資之盜不利重而
利輕不利蠢動而利細軟盜金帛而兼盜耕牛原屬
下策迨知覺追趕之際二者不可得兼則有棄重取
輕之法必無拋細軟而戀蠢動之理即其盜去耕牛
一言無論衣服之有無便知其爲竊盜非劫盜矣況
自耕牛之外餘贓一無所獲止以虛供入案更不便
於深求想當日該司簿楚之下爲竊爲劫有贓無贓

正自何求弗得耳今歐二等業已庾斃可置弗論據
洪麻子極口稱冤張棗兒供子虎兒爲賊與已無涉
然既與賊交必非善類亦未有子爲賊而父不知情
者各擬夾杖非縱非枉盧三夥盜牛是實按律刺配
何說之辭

捉獲眞盜　陳斯微

吳子光之爲盜頗有劍俠之風其竊戴倫家也斃四
犬而妙在一聲不吠聲所有而苦在一線不留又令
聰扇不開門扃如故儼若從天而下者至倫夫婦天
明欲起索衣不得索裙不得并索鞋襪褶褲而俱不
得始知被盜登眞善睡所致耶以賊得竊巾三昧耳
更可異者即以本地之贓售之本地不慮失主覺察
既覺而訊之曰是我家物彼即應之曰是汝家物執
之送官官問曰汝是賊否即連應曰是賊是賊噫此
豈偷兒行徑哉或以世無知音欲借此舉以顯技耳
查所盜之贓纖毫未動追給戴倫易於反掌但此賊
非尋常之賊不得以處尋常之賊之法處之欲爲地
方除隱害則有不止於刺配者倘惜其材有可用實

罪而編入隊伍之間亦杜患收功之良法也

負盜被獲事　賀蕃喬

審得王某之控方君仁也其名爲盜其實則姦詰其謀姦之由則以名節雖失廉恥尚存不欲使鄉閭共罰其醜于庭訊之下其以實告本縣聞此未嘗不義而憫之義則義其復讐憫則憫其喪行然所恥於辱太賤行者爲其藏垢匿汚耳既暴其事於公庭志已大白何辱之有方仁潛入臥榻子夜被擒自供其姦而不居竊盜之名者謂盜有嚴刑而姦無重律耳然和姦之擬雖止一杖而懲姦之痛否則在司風化者之輕重其刑耳捶之垂斃而僅留餘生誰曰不可

鹽梟祝成龍　陳維立

審得祝成龍負鹽梟之最橫者聯艦操戈嘯黨律敗至與捕兵横逞趙主簿血濺衣冠十一兵傷殘顱體孰敢攖其兇鋒詐而天喪其魄火焚自斃而燼餘見獲者尚爲貨肆商爲戢念有七解也雖成擒二載與見獲微有間然的名供於祝學久竄出於昕逃當時捕之甚難今日脫之甚易恐非梟首藁街無以肅餘致而豢兇徒之膽

發塚趙子貴

審得從來無證重獄當以初情爲主要之以真贓而已無疑實矣不必轉聽峻口反駁初情也趙子貴盜掘何慶韓父塚攫取衣服天將幼男身上紅衣認的俟父棺中殮被倉卒詰問遽吐真情遂報訪役同入子貴室中而被幅被絮衣衫當票獲矣及執當票取贖程典而白游青紬披風綠綿襖獲矣初供何肋忠便是未變初情但物故在先鋤頭未出則又安得借已陳之朽骨而竟見獲之贓犯哉此案認獲身衣第一關鍵問慶善被既毀衣何能便認云布係綿經絲緯紅係蘇木自染故能認也總天之厭其兇殘懍梟而即假以幼男巧以發奸耳子貴律絞何辭

地方事　陳大亨

看得左某一無賴博徒也賭輸債急而出於穿窬乘趙道夜出遂隱身潛入竊其[illegible]物而[illegible]衣被質之典舖手持帽襪明貨於市當過趙道識認並捉獲當票取出衣被一一皆道物也贓真矣某亦供吐無

詐矣第嚮厰市上暮編朝擒觀其行徑是尚未得偷
見三昧者既非慣竊亦無夥黨科賊擬杖律例允符

會城費搶傷人陸應和　陳維立

審得陸應和惡浮於滄會城之內日晡之時挾斧傷
二童子而手攫其携鉄與紙見金而不見人貪涎一
至此極負鑠貨之雄不待教而誅者也幸賊叫殺人
之聲聞而方鍚韓吉之援至賊同人獲斧出袖中兇
器之血跡未去腦額之傷痕具存重案之確莫確於
此雖來十四來十七以急醫幸無恙不能寬應和之

一斬也

燒搶亂民顧理許恩

審得顧理與陳茂兒中表而通隣也因爭風水夙若
仇讐乃乘饑民洶湧之時遂爲嘯黨報復之舉糾合
許恩等多兇鳴金集衆鬪劫一空且七處縱火兩稱
成灰而計其所毀堂構直五十有奇烈焰兇燄無法
無天據理曉曉展辯謂居址相連焚人房寧不慮延
巳屋然當時理先板升拆椽二間以絶火路詎之里
隣日所共擊安得聽虛詞以蓋十惡哉二犯其梟夫

復何辭陳部隨搶斗粟吳文學事後匿逋罪止徒杖
遇宥爲幸枷責以蓋其辜

特科貪吏等事　毛錦來

看得董某以買地細故而杖死翟萬清事出無名蹤
如有意誠有若部院之駁也但審吳培基以積逋無
措而告人買業情非得已董知縣從催科起見而勸
諸受地意似急公但止爲培基完逋之計而不知翟
萬清無應買之條謂其斷理無術而濫用酷刑固所
難辭若謂其有心勤致而斯於必斃蓋亦未必然也

查律挾私杖斃平人者乃坐毆例今某之與萬清非
有所挾也事由催科而起則當仍引因公之例

衙蠹金佩　陳維立

審得書役金佩眞奸胥也一人也忽名金殿又名金
鈿忽名金正色又名金佩閃爍變換奚啻魑魅罔形
重昏之夜一役也先克縣丞衙訪革復克捕廳役弊
革更名入廳被新任查革仍又以包攬起滅爲生涯
奚啻狐鼠假憑城社之妖孽如借强犯之供扳而需
索諸兇等衆曹康之鬮訟而擲詐米銀等則飛翼之

虎食人無血者也至官鹽票即隱票稅收錢銀部役
賠耗署局務即誆機棍修貢院即廻當例則食本之
靈不盡不止者也至潘一氿義婦溺或唆訟棍告本
聽即誆被告以使費則又含沙之魚射人而人不覺
者也如此奸胥不為徐同知革則插役燒前之惡悉
聽其提備而抽線不再來　密訪則省曾刁頑之風
凡受其與波而助瀾應于城旦以肅衙胥各販撦款
給發

官蠹夥通嚼民事　失名

以民訐官非有所憑即有所倚憑則憑其事款之實
倚則倚其謀主之雄也王憑明告無一實而敢于誣
官豈無所恃而然乎是必有陰持訟柄者矣

姦殺興變事　陶康叔

湯策三嵬見姦嫂塵聚宣淫人道已同於馬牛餘肉
應棄之狗彘雖中冓之閧任得叔以解紛而人延之
羞婦遇姑而增擬戈氏經節心於經瀆策三宜罪命
於戈繯

強姦殺命　倪三斕

審得呂敬以訪蠹肆潛窺轎夫鄭某爲葉姓之奴其
妻章氏生也賤少而有姿又復傘居獨處矜於衙胡
露夕以雇轎為名直入其內室而逼之不意烈婦之
性潔如也拒之不得遂自縊焉媒妁訴稱被繳二年
繼而自悔又云婦非良家何用強逼其賤其人不必
賤其性即此素行不可知此日之死是死則一日之
貞亦是貞而況年纔十九兒止三週非夾絕於義不
復生何恐上棄良人下捐孺子而扃戶雉經并棄其
身如敝屣也遠近之人見聞嗟嘆無不欲食呂敬之

肉者尚敢逞其辯舌誣為和姦又誣葉前為寃對謬
思嫁禍移災分其罪於風馬牛不及之人乎斬抵以
慰貞魂斷斷非枉

打死弟命　毛南旋

兩隸而姦一婦必殺之道也周敬三通朱某之妻兩
約雲期自矜奇遇孰知披其帷先有南八在乎慾火
與妒心兼熾拳腳所向而南八無生矣一殺待一死
法天道禍淫如敬三者又淫報而兼殺報者也

強姦殺命事　趙瑩絃

審得仲向道鳥獸行也與陳某分屬翁婿其繼岳母孫氏年雖少艾猶之乎母也輒敢伺隙凌犯裂衣強姦以致孫氏飲恨自盡傷哉孫氏有古烈婦風焉上淫曰烝明干無上之條強死曰厲幽有難消之憾所當嚴懲以正人倫者也

遵旨評侖

楊之甲等一案擬盜擬姦皆擬獄也彼時越牆進院止持鍘刀酒壺一二微物又旋棄之而李振璉毆妻李氏王氏當時未經對質今日又已故嫁論盜無贓論姦無人其中情節不無鍛鍊而成者矣總之重何等市井惡少流蕩不檢其人皆可誅之人而論法無可死之法也按律究擬因盜而姦者斬情輕法重依竊盜不得財者笞又情重法輕律以無故夜入人家依重杖決情與法兩得之

覇賣拐逃

鄭加禎一案該縣初招引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之律歷審皆照原擬矣仰遵　憲批復取律文反復斟酌誠有未洽今有為夫夜入人家以

之為姦安知其非和也以之為盜安知其非竊姦竊盜罪不應死而何以打死勿論蓋以其為登時倉皇急遽之頃慮其手有凶器外有黨援稍一遲之則禍必及已若其既就拘執即無擅殺之條矣查律載妻妾與人通姦本夫于姦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蓋姦夫姦婦本夫殺之實為應死之人該縣不引此律者以係姦拐之後捕捉而來非姦所非登時也姦為隱情然殺之必於姦所不則恐其圖賴本夫之殺為義憤然殺之必于登時不則恐有別嫌造律之意微矣哉今則姦夫姦婦拐逃被捉雖非姦所猶姦所也先以拐逃遠去莫能蹤跡忽然見面怒氣激中雖非登時實登時也相應引用捕亡條內應死擅殺之律庶情與罪兩得其平矣

僧尼通姦

審得了圓乃僧而悟眞乃尼也了圓之與悟眞之庵接武適以盂蘭盛關了圓手折一枝授悟眞曰作清淨供夫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尼僧授受獨不[illegible]乎此際媼高氏從傍私瞷以通姦首也及拘諸尼[illegible]

質則云是兩人者本中表雁行故時接語實無他也然始以語接繼以手接恐浸淫不止勢將無所不接矣清淨法壇豈應有此交姦之事但番高氏之搽則因貸米不獲與悟真有夙恨焉故以宋載月明者為僧敲月下之搽耳了圓跡涉瓜李一杖示懲高氏應杖而不杖惜其貧耳非直之也

硬配事　　高想巷

審得衛源芬出金二百為少姬花氏贖身非為色也念氏隨足風塵欲為援手故以渡蟻之心移而渡人

近貿易粤東猶遺書其弟源馨為花氏覓好兒郎格調相稱者嫁之適有梆氏子榮青年未娶願納花氏為室源馨即以配之此婦念成巢新歡出自捲簾舊德而潛然出涕亦以恩非以情也逝波不返從此永作梆家婦矣周氏之以硬配告不過請益云爾花梆同妍正其佳偶何硬配之有哉周氏涎利無厭合杖以儆其刁

杖懲爭繼　　沈恵儒

將阿陳一門四寡棗花恤緯弔影憐形豈世界誠多

何以得銀於三十年之前人果盜當何以[illegible]十年之後明恃老不加刑逞刁索詐姑念孤寡龍鍾免從反坐着令鎖項遍遊四門以為誣告者戒

弑主駭變事　　賈碧喬

看得余昌三徐氏贖身之僕也初靠身於徐君仁之父不數月而獲罪於主主人杖之昌三不耐刑辱遂備原價贖身以出已歷年所矣今君仁父故而為營家所許別其事于欵聳昌三因而反噬夫君仁即不逞他人亦許而素嘗投靠之昌三何可並許若不論

而杖之是天下之主得罪于公庭而豪奴悍僕皆得咨其媒孽非所以厚風俗也前縣擬杖而君仁不服故有是捺合移君仁之杖以杖昌三於理斯得

出姦事　　毛錦來

審看得趙廷試真貪淫之老孽也恐隨年長孽與歲增前招薦其皮毛尚未伐及骨髓夫此負糞之蜣螂反作尋花之蛺蝶因飽煖而作淫慾懷攢嬈而忘臧施鉞買孀婦為妾而並吞房地或假妝帳為由而篡人子女求婚嫡如枯楊生華桑榆好若破甑掇水易

欽限而穹窬之上果有離恨一天耶蔣性申死蔣洪典現繼又無養三歲蔣乾爲義子立親立愛均有其人乃突出一服盜支蔣賊鄉迴别之蔣文如僞造合同與典洪典並繼溯立合同之年洪典纔十歲目不識丁豈能書券且倫詮所在諸序昭然即使合同非贋亦安所用之欺孤賊寡恃吏逞凶杖之猶有餘恨蔣愼壽助虐并懲

奸計盜賣　張東銘

審得譚安化以老瘋刁者也有任發生不能撫養順治庚寅年霍浩善育之爲子是譚而霍矣迨浩善避兵永寧度活艱難發生不欲相從復思養於寧民謝君玉是霍而謝矣歲惟四易姓已三更使不見浩善安化亦何有猶子在其意中也乃自霍氏歸里忽發詐婪難端鄉愚長其無賴惡中扶尚等出銀二兩四錢銘欲立券鄧伯道頑如是哉此霍浩善存日事也夫君玉收養三十餘年且爲婚娶巳生四男一女安化以浩善及其中見俱亾復欲扶詐未遂即以奸計盜賣鹹宗絶嗣控其子霖如甫到縣柳思爾知滅宗彦易厭任去任留何物老狐作此穢臭腐刑不足償惡而蠶室尚未蔽辜者也覆審之下環庭而質者或望追償其產或求斷歸其妻人皆切齒不啻臟既相符罪應按坐因在赦前遂得倖免雖日風燭殘年死可計日以待尚恨蝎蛇惡種見當拚身而趨難免衎楊終投豺虎

蔣僞除害事　季滄葦

審得楊春之首假銀詞曰與林寨春與葉翠宇風馬無及得無藉公易以快私忿耶然翠宇身非銀匠地傾煎恐紅鉛亦未必無贋鼎耳念原銀無據姑免擬

燒丹惑衆事　趙松濤

審得低銀之禁嚴飭已久何得復有張十八其人慣傾色銀假冒真紋致來地方之首雖傾銀與燒丹有別驗係八色亦非全假但惡其爲術太工使低鉛與真紋無異卒急不能辨之間色奪朱鄭聲亂樂惡其似也杖而逐之以爲贋鼎亂真之术

勢占祖業

審得李榮林有竹山一片坐落十都横山地方與譚秀義之山連界秀義因糧役急需入山砍竹百餘枝以抵公用榮林見而涎之遂以爲偷伐李山之物也奪其竹以具控及訊情實乃知榮林圖占之端始于康熙十三年當卽憑鄉約李德實等踹知譚上李下界址分明立約爲照及今墨迹未乾也各管已業又經十載一旦見利忘義故智復萌明知他姓花息恃老混爭豈辟疆半畝盡爲王氏栽培而以奪以攘亦不必問之主人乎悖理蔑法卽以玉版代荆笞可也獨念譚李原屬內戚姑令式好自新原竹着秀義速運變賣勿俾雨漲飄零念深他日之悲也逐出立案

爲政第一編八卷 內府藏本

國朝孫鋐撰鋐字可菴錢塘人其書所載皆州縣職事分時宜刑名錢穀文治四類條目瑣碎議論亦鄙蓋幕客之兎園冊不足資以爲治也

百僚金鑑十二卷

〔清〕牛天宿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八年忠愛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百寮金鑑十二卷》提要

百僚金鑑引

稽古之銘鏡曰見爾前慮爾後唐之太宗曰以銅為鑑可正衣

冠以古為鑑可識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失甚矣鑑之用大也余不敏自學樂每自

是政治之書崇忠孝之語則欣然慕躍然喜起而誌諸壁曰前事不遠吾之師如久

之積而成帙曰是亦方諸也庶冀日自照並以照人乎第窮鄉僻壤孤陋貽譏凡金

匱石室之藏委宛岣嶁之秘徒滋浩歎己丑之後附驥諸名公筮仕豫章爾乃濟袁

流涉獵子覽匡廬之奇峰閱章江之浩蕩其間名儒碩士靡不延訪晉接咨以政治

之浮失民生之安危
雖軍旅倥偬而患憂
之忱未嘗一日忘也
而吾雖甚一照追職

冠揮城不過墨綫恒
事延

天恩下貴置諸虞曹儒
穢貽誚雖所不辭然

蔑以能以擠蹤之後覲
廟廊煒煌禮儀炳蔚而
吾鑑其再與夫垣扉
非庸碌可居而起於

實大夫之職安在窮
邊絶塞非布德行仁
之地哉兒榆塞之雄
國景韓范之偉烈又

自扶炙而垂鑒其三
照泊讀禮既竟孝之
事終而忠之事改求
變也萬里間關戴離

寒暑踰梅嶠渡雁關
海若汪洋黎峰嶮巇
吊文莊之遺編披忠
介之芳躅而吾鑑其

四照矣用是可以耕
吾鑒北流覽數千年
週迴數萬里上自公
孤九卿下逮百僚庶

尹凡可備吾鑑照者
莫不搴華畢集雖其
間不無去彼取此持
一漏萬而要有以資

吾治以名之曰百僚
金鑑其總有曲江之
意也夫　旹
康熙已酉暮春之吉

百僚金鑑　引　八

知瑞州府事陽江
牛天宿觀徽氏謹
於滋蘭以署

天宿之印

觀徽

序言

先房南譙下士謬膺瓊宰惟時時以不
克勝任是懼所私竊幸者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獲日侍
觀翁牛老大人先生之側以式型式範是
儀是則云爾

百僚金鑑　序　一

先生持己清正率屬端方休休穆穆不減
古大臣風度至於寧靜淡泊與民休息
俾俗之蠹者醇士之俚者學風俗之偎
頑者漸漬於仁如史所稱良貳千石吳
公治行穎川政績又何多遜而又好古
力勤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而尚論之

因其學問淹通湛深經史抑其旨諸懷
來者素也午日來長蒲洒芬馥
先生手持數卷以教小子曰是余所訂百
條金鑑也敬受而讀之自公孤宰執以
暨督史守尉與夫戮力戎行策勲佐命
之臣徵猷懿績展卷瞭然 光房因之有

感矣立乎後世以觀前何竟謂古今人
之不相及也夫昔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特人不能返觀內照遂以勳名盛業
讓之古人然所謂返觀內照者則鑑之
說也水之鑑物亦猶衡之持平木從繩
則直影隨標則正均是道也沸之拭之
存乎其人
先生誠有以教我矣與曰君秉衡當軸坐
理樞密出乎昔之所學以黼黻
皇猷其勲名盛業當必有駕秦漢軼唐宋而
焜耀乎簡冊者簪筆之英方且奚不勝
書豈獨海外遐陬之地下吏丞流奉爲

金鑑已哉百官以正萬民以治洵可以
今茲之金鑑預爲左券同樂而授諸梓
以告同有心人倫之鑑者
康熙己酉陽至日前瓊邑屬吏金光房
具藁

百僚金鑑總目

吏隱主人陽丘牛天宿輯

百官原始

天下之大一人不能以獨理則必分其職于臣鄰而後明良協贊庶績咸熙焉三皇而上不可考已稽之燧皇則有四佐焉曰由明曰必育曰成博曰隕丘臣適之始也嗣是有龍師龍名者矣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為潛龍氏造甲曆大庭為居龍氏治廬室昆連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為水龍氏繁草木疏導泉源焉有以火師火名者矣

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焉有以雲紀官者黃帝時瑞雲見則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焉以鳥紀官者少昊時鳳鳥至則鳳鳥氏曆正也鉉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九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宜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伏羲之五官則春官為青龍氏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氏而又有共工為上相栢皇為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昆連居西赫胥居南葛天居東陰康居下而天下治矣高陽氏之五官則重為木正曰句芒該為金正曰蓐收修相代為水正曰鉉冥以炎帝之子句龍為土正而帝之孫為火正曰祝融是為五官官職權輿大畧可考矣

稽古總論

堯之四岳九官舜因之而致無為者則禹為司空棄為后稷契為司徒皐陶為士垂為共工益為虞伯夷為秩宗后夔典樂龍作納言而又肇十有二州置十

二牧焉明堂記云有虞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其詳在周官者可也

按周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與明堂記微有不同大抵古者事簡而官省後世事煩而官增將有不止於三百者也司空即今之工部司徒即今之戶部士即今之刑部共工與虞工部之分隸也秩宗即今之禮部典樂即今太常而納言又今之科道也但古人因實而得名今人徇名而失實可為三嘆

湯初置二相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湯問於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對曰三公明于天象者也九卿通於地理者也大夫通於人事者也列士明于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

殷紂以周侯昌衛九侯漢鄂侯為三公周書吳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二公弘化寅亮天地

殷高宗夢上帝賚一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為胥靡築於傅巖求得之命以為相以總百官置諸左右朝夕納誨以受學焉

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周公嘗立於前史佚常立於後太公常立於左召公常立於右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按成王沖齡嗣位主少國疑又值流言之變斯亦遭家多難時也乃前後疑丞左右輔弼無非正人且四聖一心一德同寅協恭無相傾相軋之弊故能弼成主德而四方賓服後之清靜相承謀斷相資猶有此意至牛李合丁排寇

風斯下矣

召公治西方巡行鄉邑聽斷於隴畝之間廬于甘棠之下當蠶桑耕種之時乃弛獄出居民使得反業召公卒人思其政甘棠不忍伐作甘棠之詩以歌咏之

宣王料民太原仲山甫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寡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民旅司寇協民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多少生死出入往來皆可知也

按料民者清理民數多少也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者協孤終者考其孤幼老死也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謂人始生吹律合之以定其姓名也司徒考民之師旅司寇考民之姦究牧人考物色之數工人考馬羊之皮革場人知粟入之數廩人掌九谷出入之數也

祭公謀父諫穆王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虢公諫宣王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

農功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故征則威守則有財若夫
則能媚於神而和於民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
周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
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
臣不善則讎也夏周之民讎桀紂而臣湯武若之何
不懼也
鮑叔對桓公曰臣所不若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
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
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旗鼓立於君門

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
管仲告桓公曰四民若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
事易昔先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
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
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
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成桓公悅用管
仲為政制國為二十一鄉作內政而寄軍令謹正鹽
筴以成富強
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

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五
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之諸
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吾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
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愚按聖人治化必有大異於人者非後學所能
測識也人第見其長幼有序強弱有別以及化
被道塗如此而不知其所以感之者不在形跡
之間也則溫良恭儉讓之德恭寬信敏惠之施
入人心肺而不知者所以成無為之治化也歟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

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
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
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
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
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
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
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
公孫僑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
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

古之遺愛也

按尚書因數敷寬孔子曰寬則得衆又論政以威而不猛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詩云不競不絿敷政優優斯寬猛之得中也歟

魏荀悅作申鑒五篇大略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以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按此與夫子尊五美屏四惡之旨相發明惜乎崇尚嚴刻流為刑名之學則聖門之罪人也

宰相總論

蓋自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有天下者皆重爰立如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說相高宗所從來矣周官始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三槐三公位焉三公任宰相三孤任次輔而道始備

秦漢而後廢置不常在秦為丞相漢初為相國孝惠時為左右丞相成帝時為司空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魏黃初改司徒為大丞相晉罷司徒為中書監令並掌機務或參知政事

唐武德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為三省貞觀中復本周官以三太為三公繼是有同中書門下三品之名有平章政事之名開元中置左右丞相宋為同平章事參知政事元豐間置平章政事參知政事不設獨設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如唐官可為尚書左右僕射建炎中復改僕射置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復為參知政事皆是職

明洪武中倣宋制置殿閣大學士侍左右備顧問永樂中簡侍詔解縉等七人入內閣直文淵凡六部大政

咸其于章閣學士預机務自此始嘉靖中又名奉天殿為皇極文華殿為中極謹身殿為建極而大學士名官如其初無領吏部尚書而宰揆之任有獨重者朝設内三院曰秘書曰國史曰弘文皆設大學士滿漢各一人學士多寡不一侍讀學士侍講等官

魏成

魏文侯謂李克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相非翟璜則魏成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卒以魏成為相

百里奚

百里奚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及卒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蓋其德足以感人而不在三置晉君一救荊禍而已也

蕭何

漢蕭何為相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曹參

參代蕭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吏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輒去之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陳平

漢文帝問陳平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對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焉帝稱善

丙吉

吉為丞相尚寬大好禮讓常出逢群鬬死傷不問逢牛喘使隨牛行幾里矣或譏其失問吉曰民鬬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

恐牛行近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是以為知大體

公孫弘

弘菑川人相武帝嘗起客館開閣以延賢人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一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中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躬自菲薄俸祿皆以給之

郎顗

郎顗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陰陽反節令之在位競託高虛累鍾之俸亡天下之憂以此消伏災眚興致昇平其可得乎

諸葛亮

孔明相蜀自較簿書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故古人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問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有主者彼誠達於分位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

王猛

後秦符堅以王猛為相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

狄仁傑

梁公狄仁傑為相通事舍人元行冲數規諫且曰凡為國家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房元齡

元齡為相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元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称賢相者推房杜焉

姚崇 宋璟

唐朝姚崇宋璟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協力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人莫得比焉

璟嘗謂齊澣曰我何如相對曰公可謂救時之

相耳崇喜提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

按明皇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也

韓休

明皇以韓休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守正不阿甚允時望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樂少有過差輒問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或云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

下必肥蒲萬奏事嘗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嘗立
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楊綰

楊綰同平章事性惟節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
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
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
侈亟毀撤之

按楊綰一清介之士耳一陟端揆而大僚聞風
易志康尹柳奔就簡況聖人過化存神又當何
如耶或謂汾陽成人之美蓋亦自知侈汰之非

乎

盧懷慎

懷慎為相清謹儉素不營資產所得俸賜隨散親舊
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自以才不及姚崇每
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按伴食宰相非美名也然清儉之德謙冲之志
今之人莫能及也其視市權營私矯情傲物者
過隔霄壤矣

陸贄

陸贄為相奏德宗曰宰相不過數人豈能遍諳多士今
上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
擇三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是以人主
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將務得人無易於
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
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
明累朝賴多士之用

權德輿

憲宗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
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笞人背是故
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
結於人心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

李絳

憲宗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
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
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
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
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群小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
之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
之非黨耶

崔群

憲宗問宰相明皇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明皇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

趙普

宋趙普歷相兩朝性深沉剛毅果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為己任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至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及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李沆

沆相真宗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敢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嘗讀論語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寇準

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堂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後出知陝州適張詠自成都還準儼供帳大為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喻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王曾

王曾為相性資端厚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職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耶仲淹服其言

呂夷簡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促召二府宰臣許公呂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行愈緩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見聞召近臣若奔馳以

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為得輔臣之體及卒帝謂羣
臣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呂夷簡者

吳奎

英宗以吳奎參知政事進治說三篇又嘗言帝王所
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當居要地小人不得以害之
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
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
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

王守溪曰宰相以親賢斥姦為首務吳奎相神
宗斥王安石親韓琦司馬光始事仁廟親唐介斥
張堯佐郭承祐其真宰相乎

韓琦

韓琦居相位喜慍不見於色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
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地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
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
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
也豈可豫憂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與富弼共
著功業故時人稱賢相者必曰富韓

趙宣子曰臣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其濟則
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諸葛武侯曰臣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覩忠臣謀國異世同符若有計利害之心
則畏避之念生焉後世所以鮮純臣也

司馬光

溫公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
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司馬君實也嘗云吾
平生無過人者但所為未有不可以對人言者耳
趙閱道焚香告天亦是此意

富弼

仁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其姓
名方可充選帝曰如是則富弼耳至是文彥博與富
弼召至鄭詔百官迎之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
遣小黃門覘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
得諸夢卜朕今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

李綱

宋高宗時李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係社稷生
民安危身雖在外知無不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少
變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

葛邲

宋葛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採古論惟恐

人間之常曰吾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耶律楚材

楚材衆古人天資英邁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祖嘗曰汝又歎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後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琴數十張古今名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

程文海

元宰相程文海曰天子之職莫大於擇宰相宰相之

職莫大於推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國為下為民之意

按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公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乃退自是群公稍效之矣

楊士奇

明洪熙時楊士奇入相之初上望見士奇奏事笑謂蹇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illegible]一

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惜薪司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以貢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即命減四十萬

上嘗微行夜幸士奇宅中士奇倉卒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柰何以社稷宗廟之身而自輕據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厥左右錯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可慮也

楊榮

榮年少警悟初以料宰憂之園當文皇薨其後龐從臨邊輔導東宮歷事三朝德功並懋嘗疏陳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賢而嘉之嘗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朕心腹之臣若進此奏恐臣下益相猜忌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其為上信愛如此

楊溥

溥初嘗忤旨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不懈繼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繫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

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四已而浮釋晚年遭遇入相朝廷制作皆出其手謂有賴於獄中之功焉

按楊士奇浮居行道犯顏敢諫卓乎英宗矣楊榮歷事三朝功德並茂擬諸文彥博司馬光為無愧焉楊溥身陷囹圄而讀書不輟雖不比羑里之文彖共於黃霸夏侯諸人亦有合焉明之稱賢相者首推三楊非溢美也

李賢

英宗時李賢為相最荷寵信值山東大饑出內帑三萬而不足上召賢及徐有貞議有貞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曰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飢死而不救也因噎廢食豈為人上之理上以為然因增銀四萬兩賑之他如陳于謙定傾保泰之功逈復外藩之誣請戮錦衣官校之橫請節世襲官之俸請[illegible]皆人所不敢言者同列每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于利害係國家安危者豈可默然以以爵祿位哉然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為忤也

商輅

商輅為相定國本作南遷洵稱當國老手後被言官誣詆上欲加譴言者輅曰臣嘗勸上優容言官召用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又皇莊為民厲因言天子以天下為家何以莊為皆得相臣之體

李東陽

憲宗時東陽為東閣大學士值清寧宮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為中官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為不可及清寧宮成召僧人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為不可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從事東陽又以為不可上俱從之

丘濬

憲宗時丘濬為相言時政之弊請上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物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奸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擬為二十二條以進上覽奏心切嘉用之而濬已耄矣

徐溥

憲宗好燒煉之術罕相徐溥上疏請嚴早朝之節浚奏章之覽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承劉吉恣威福攬私倪之後一以安靜誠信處之行政不必出於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己惟其賢人以為有休休之度

梁儲

梁儲自劉瑾敗後始得入閣武宗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假寧臣草勅儲曰臣不敢草上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勅斬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而號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稍惻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罪不可赦上察其誠惘撫劍起竟不復促草勅矣

楊廷和亦上疏言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無故自損下同臣庶爲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借此為名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為詞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將何以自解疏入不省

楊一清

嘉靖時一清再召入相上以張錫奏遷顯陵事諭一清對曰地道當靜默幽宜安山陵既大定事已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況獻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即升為天子不謂吉壞不可也乃不果遷

按世之爲謀風水者將祖父遺骸一遷不已而至於再三致令骨骸暴露魂魄不寧究之馬鬣無靈牛眠不驗以致零落敗亡而後已真楊公之罪人也

康熙九年冬添設中和太和文華武英等殿各設大學士學士兼吏戶禮尚書侍郎等銜及文淵閣東閣等學士兼各部侍郎等銜

其翰林院內國史內弘文內秘書各院設侍讀學士侍讀等官

翰林總考

按翰林為樞機宥密之地，極清華之選。自魏則有秘書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所謂鳳凰池也。漢制為侍中之選，出入禁闥，掌直承明，潤色典誥，謀議政事，其體貌為差近也。唐貞觀間，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有十八學士登瀛州之語。乾封以後，始有文士草諸文詞，於北門候進止，謂之北門學士。明皇初置翰林待詔，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敕，而翰林學士之名始定矣。

宋翰林學士掌制誥書敕、函書及宮禁所用文詞，乘輿行幸則侍從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凡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召入院中。其學士承旨始自永貞也，直學士院始自開寶也，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始自開元也。

明初置翰林國史院，定設學士承旨、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直學士、典簿、待制、修撰、應奉、編修、典籍、檢閱之屬。又選進士為庶吉士，而教養之。二甲為編修，三甲為檢討。不得留者為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為州縣官云。

柳公權

唐柳公權為翰林學士。憲宗見其書蹤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韋處厚

翰林學士韋處厚言於穆宗曰：裴度勳高中夏，名播外州，若置之岩廊，委之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理亂之效，未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嗟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而不能用，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而不能用也。

竇儀

翰林學士王著以失酒貶官。太祖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復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苑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因卻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上斂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束帶。

宋太祖初欲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太祖見其鏡背有誌乾德四

年鑄者怪之出示宰相不能答召翰林學士竇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太祖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

楊億

真宗時楊億為翰林學士清忠耿亮博覽強記典章法度為時取正文章精密當時學者宗之尤善誨誘後進因以成名者甚衆

朱晦菴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

孫奭

宋孫奭為龍圖閣學士侍講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諫因畫圖以進仁宗命施於講讀閣下

歐陽修

修以翰林學士知貢舉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書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修知貢舉痛抑新體時所推譽皆不在選自是文體亦少變矣

劉敞

宋英宗命侍臣講讀經史於邇英閣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

程頤

程頤為崇政殿說書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選名儒入侍勸講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又嘗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蘇軾

軾為翰林學士進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后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按蘇文忠公撤金蓮燭送歸翰苑此千古美事

到今膾炙人口。惜其與程明道先生不和。有杜死
市叔孫通制禮之誚。大為盛德之累。

范祖禹

祖禹為翰林學士。在邇英殿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
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先按講其
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
白。粲然成文。蘇軾以為講官第一。

宋哲宗初親政。范祖禹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
延見群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
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
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云云 蘇軾謂
曰。經世之文也。

尹焞

宋尹焞將赴經筵。必沐浴端楷。以明日所講書置案上
朝衣再拜。人問之。公曰。欲以所言感動人主。安得不
盡誠敬哉。

眞德秀

眞西山為翰林學士。因奏三劄。一言臣向為先帝讀
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篇。綱
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伏之涵

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
皆可害敬。此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視聽自
民之視聽。民心向背。即天之向背。權臣之求賄賂。公
行誅求。既厲民。不堪命。陛下宜戒郡邑掊剋。停遣闔
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

張栻

張栻字敬夫。為右文殿修撰。每進對時。必自盟於心。
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常言伏節死義之臣。
難得。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
諫。他日何以望其伏義死節哉。

巎巎

元巎巎知經筵。隨事規諫。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
言。宰相不得言。則諫臣言之。諫臣不敢言。則經筵言
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天子之前。志願足矣。
於是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陶安

明洪武時。陶安為翰林學士。上賜對云。國朝謀略無
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有隱過者。上曰。
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從何知。對曰。聞之道路。上
曰。御史取道路之言。毀譽人。以此為進職乎。立黜御

劉基

劉齊曰。輔太祖。有大功。正德九年。賜詔曰。劉基學為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開人言。啟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踏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辭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貞清。特進太師。諡文成。

王濂

永樂時。王濂為翰林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當焚稿

大書溫室。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以對。上嘗强公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令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使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

按翰林選用。無異唐宋。而自唐迄今。所掌要重。所司清華。所禮遇尊隆。超軼諸僚。蔑以加矣。故曰水遠瀛州。花間閣廡。外喧既寂。内務靡譁。清之極也。西掖金鑾。北聽。銅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倫侍顧問。辨難。釋惑。發纘絲綸。撰右攘令。仕之任也。任而職此。可忽乎哉。

官僚考畧

詹事府。東宮官屬也。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言給事太子。秦置二千石。後魏有太子左右詹事。後周置太子宮正宮尹。唐置詹事府。掌内外衆務。糾彈非違。總判府事。置少詹事以貳之。龍朔改端尹少尹。宋東宮有詹事少詹。品俱正六。恒以執政兼領。元詹事從三品。掌知東宮。而統領之。少詹為之二。乃令詹事一人。品正三。少詹二人。品俱正四。而近以侍郎學士兼統之。多不備設。求制不甚異也。

丞二人。品居正六。昉於漢。因秦置詹事丞。秩六百石。唐龍朔改為端尹丞。天授改為宮尹丞。宋元俱省。今

雖沿唐置二人。常闕。多以他官兼之。不特設也。主簿從七品。錄事從九品。主簿典勾會文移。檢稽脫失。而錄事佐之也。

左右春坊　左右庶子　左右諭德　左右中允

左右贊善　左右司直　左右清紀　左右司諫

司經局洗馬　校書正字

按明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召四方名儒。教皇太子諸王。皇太子居文華殿。諸儒面授分番進直。更班侍從。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畧古今。細繹文學。其時東宮官如太子三太

太子三少太子賓客皆勳舊大臣兼領不別置後始設詹事院已更名府設左右春坊皆別置而詹事府總焉

國初亦設有詹事春坊等官後乃盡裁而大臣太子三太等銜仍如故焉

京卿彙考

中書

周官內史掌王之八柄掌書王命是也而漢中書謁者令丞屬少府與太官湯官上林諸令品秩相等魏黃初改秘書令典尚書奏事為中書令又置監晉置監令秩千石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中書省漸為華要而荀最有奪我鳳凰池之語矣所領中書舍人考之通註郎漢尚書郎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誥出語為詔令者即其任也魏置中通事舍人宋齊因之梁曰中書舍人後魏有舍人者後周有小史上士二人隋改為內史舍人唐武德二年改為中舍人龍朔改為西臺舍人光宅元年改為鳳閣舍人開元改為紫薇舍人宋置知制誥及直舍人院元豐官制行遂以中書舍人判後省之事明初置中書省止存舍人二十餘人無正貳資深者署印主書誥勅冊符鐵券書請翰林院寶諸內府權繼甚輕而官為內閣為清衔也

國初中書舍人以二甲進士除授今改以推知堂補矣又翰林院誥勅撰文中書舍人有以貢監恩廕充今者選青年進士充之古今之不相侔如此

馬周

馬周茌平人唐貞觀初為中書舍人有機辯岑文本嘗曰馬君論事援引事類商確古今舉要刪繁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又嘗上疏曰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則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爵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終其福祿可耳

按春秋譏世卿而孟子亦云士無世官正謂仕者之子孫未必皆賢或至誤朝廷而害百姓耳後世廕嗣之典太濫使膏粱之子黃口之孺儼然民上果有甘羅之才子奇之智乎其不至殞

僚遺識濡觴欸歎者幾希矣。

岑文本

唐太宗時。以岑文本為中書令。還家有憂色。其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受弔。非受賀也。

曾鞏

曾鞏字子固。元豐間為中書舍人。文章原本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為歐陽修所重。神宗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至是以官制將行。故有是命。呂公著言於帝曰。曾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

不獲大用。

曾子固文章為永叔器重。亦宋儒之表表者。而呂公以行義短之。其故何也。按紹聖初有林希者。附會章惇。凡元祐名臣。貶削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奸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此則行義之有玷者也。

行人

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朝聘會同之事。春秦漢以來。行人為大鴻臚之屬。即典客職。在贊相禮儀也。秦使者。秦漢以前名行人。秦漢以後不名行人。如巡行之博士。直指之繡衣。觀風之八使。按察之六條。代不乏使。然其職專。其任重。非古行夫職也。明制行人司正一人。正七品。副二人。從七品。行人二十六人。正八品。職專奉使之事。凡頒詔冊立宗藩。撫慰蠻夷。徵聘賢才。及賞使慰問。賑濟軍旅。祭祀序差焉。重則為介。輕則特使。今因之。

洪皓

宋高宗時。遣洪皓為大金通問使。金人拘之。迫使仕

劉豫。皓曰。萬里啣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頓就鼎鑊。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為之跪請。乃得免死。流遞冷山。

辛仲甫

宋太宗遣起居舍人辛仲甫。使遼。遼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將也。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中朝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義。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知其乘凱。不可奪。厚禮遣還。太宗曰。仲甫達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使得數人。如此朕何憂也。

太常

太常主郊廟禮樂古之秩宗也周曰宗伯秦改奉常
漢初更曰太常卿一人有丞奉常亦秦官也屬有
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丞王莽改曰秩宗後
漢復爲太常秩中二千石建安中爲奉常梁視金紫
光祿大夫後魏太常與光祿勳衛尉爲上卿魏置少
卿周禮小宗伯中大夫二人即其任也後周以太常
爲宗伯少卿爲小宗伯隋太常寺卿一人正三品少
卿一人正四品煬帝增置二人太常丞唐置太常卿
一人掌禮儀祭祀總判寺事少卿二人丞二人主簿

二人博士四人太祝三人奉禮郎二人協律郎二人
太醫太卜廩犧八署署各有令丞宋置太常寺卿一
人少卿一人丞一主簿一博士四掌五禮之制度儀
式及樂律樂舞樂章協律主大樂奉禮主奉幣太祝
主讀冊郊社籍田太廟宮闈各有令郊廟祭器庫什
物車教坊所諸陵祠墳所皆隸焉明置太常寺卿一
少卿一提督四譯館少卿一其屬典簿二博士二神
樂觀提點一知觀二協律郎二贊禮郎九司樂二十
人天地朝夕祈穀各有祠祭署署有奉祀有丞十餘
陵陵有祠祭署署亦有奉祀有丞犧牲所所有吏目

卿專祭祀禮樂之司凡天地神祇之祀饗總其官屬
籍其政令以聽于禮部祠祭司贊
天子致慶先歲孟冬進來年祭日
上御奉天殿受之以頒諸司
上親祭贊禮儀大臣攝亦如之祭先期請省牲進版
銅人上殿奉齋戒凡薦新品與光祿寺共凡國有冊
封冠婚營繕出師歲時有旱澇國有大災請告於郊
廟社稷焉

陳靖

宋眞宗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乞先命大

臣令東西京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
以牛種室器俟田成然後度地均稅量田授人約井
田之法爲定法乃詔靖爲勸農使後以皇甫選等阻
之而罷

光祿

按秦有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漢因之卿一人有丞
至武帝太初元年改光祿勳勳之言閽也閽主門之
官後漢亦名光祿勳所掌同典三署郎更直執戟宿
衛魏晉以來無三署郎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宮殿門
戶猶屬焉梁改爲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置卿少卿

兼掌諸膳食帳幕。唐龍朔改為司宰寺。光宅改為司膳寺。大要卿掌邦國酒醴膳羞。總大官。珍羞良醞掌醞四署官屬。修儲備。謹出納。少卿丞貳之。自此與漢光祿勳絕殊。特襲其名耳。元豐官制行。卿一少卿一丞一。主簿一。掌祭祀朝會酒醴宴饗膳羞事。其屬有大官令。主割烹。上林司。主果實茗菜。有牛羊司。乳酪院油醋庫。法酒庫。內酒坊。大官物料庫。外物料庫。紹興廢并入禮部。而自宋及元。復有宣徽院。客省使。亦掌會宴饗酒饌餼任實。光祿而不襲舊名也。明初置宣徽院。尚食尚醴二局。設院使同知院判典簿經二

局。累改為光祿寺。卿一。少卿二。寺丞二。其屬典簿二錄事一。大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各署正一。署丞四。監事四人。司牲司牧二局。各大使一人。卿掌祭享宴勞膳羞之事。辨名數。會出入。量豐約。以聽於禮部。光祿寺丞貳之。典簿錄事職掌仍古。

太僕

按周禮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而周穆置太僕正。以伯冏為之。秦特襲其名耳。漢太僕秩二千石。有兩丞。領五監六廄。與邊郡牧司院令丞。王莽改太御。後漢仍謂太僕。卿一丞一。亦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御。魏因之。晉太僕銀章青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丞一人。部丞五人。置功曹主簿五官等員。領典牧乘黃驊騮龍馬等廄令。梁太僕位視黃門侍郎。統南牧左右牧龍廄內外廄。陳因之。後魏丞卿之外。增置少卿。北齊太僕寺。統驊騮左右龍左右乘黃車府諸署。卿少卿各一人。隋煬帝增置少卿一人。龍朔二年改太僕為司馭。光宅改司僕。神龍復舊。卿一少卿二。丞四。主簿二。錄事二。領乘黃典廄典牧車府等四署。署各有令。天下監牧置八使五十六監。宋初邦國輿馬之

政。分隸郡牧司。騏驥院。太僕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元豐官制行。卿少卿丞簿各一人。掌奉輅廄牧之政令。車輅院。左右騏驥院。天駟監。鞍轡庫。養象所。駝坊車營務。遠牧養上下監。隸馬。元祐置左右天廄坊。紹聖置孳生監。紹興復廢。仍入兵部。

明洪武初移駐滁州。及令都設於京師。而除山西陝西遼東設太僕苑馬監治馬。卿掌政令。以聽於兵部。少卿則分督京營。馬承理京衛若畿甸及山東河南六部孳牧寄牧馬。三年而更。凡牧人視其丁產以授馬歸賦而更之焉。

鴻臚

按周官有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象胥掌蠻夷閩貉之國使。秦官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即是官也。漢名鴻臚卿一人。丞一人。屬官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丞。及郡邸長丞。卿。丞掌贊郊廟行禮。諸侯及歸義蠻夷。掌迎勞贊禮儀。上郡國計。得可以命諸司。凡事之重大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人也。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秦有典屬國。成帝併為大鴻臚。王莽更名典樂。梁曰鴻臚卿。位視尚書。左丞。後魏曰大鴻臚。北齊曰鴻臚寺。隋開皇三年。廢鴻臚

寺入太常。復置領典客司儀崇元三署。有卿有丞。唐龍朔改為司文。光宅改為司賓。領典客司儀二署。宋初置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元豐置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南渡並入禮部。明初曰侍儀司。曰殿庭儀禮司。累改始定為鴻臚寺。卿一。少卿二。丞二。主簿一。屬署二。曰司賓。曰司儀。卿掌朝會賓客吉凶禮儀之事。少卿寺丞為之貳。主簿典出納文移。司賓司儀二署。鳴贊八人。主贊禮序班五十餘。主侍班齊班而引禮糾儀焉。

常安民

鴻臚丞常安民。貽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天下之勢。大為可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四海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士。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為人所殺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

制千虎乎。今怨忿已極。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尚寶

周禮春官有典瑞。地官有掌節。秦有符璽令。漢因秦置符節令丞。秩四百石。屬少府。領符璽郎。後漢有符節令。兩梁冠。位次御史中丞。別為一臺。而符節令一人為臺率。秩六百石。為符節臺。晉併蘭臺。置符節御史。齊置主璽令史。於蘭臺以持書御史領之。梁陳御史臺並置符節令史。後魏御史臺領符節令。符令領符璽郎中。北齊有符節署。餘與後魏同。後周有主璽

下士。掌國璽之藏。隋初有符璽局。置監二人。屬門下
省。煬帝改監為郎。唐因之。長慶二年。改為符寶郎。神
龍改為符璽郎。宋元仍置符璽郎。屬門下殿中。明初
革古符璽局。為尚寶司卿。少卿各一人。丞二人。恩蔭
寄祿無常員。卿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
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少卿司丞為之
貳。今裁。

愚按中行常祿等署。歷朝增減不一。爵位職掌各
異。揔之地近微垣。職居華要。為
天子耳目手足之官。各宜殫心盡瘁。以弼一人。斯無

曠瘝之譏。若虛糜俸祿。優游養安。或流連詩酒。或
注意聲伎。佯曰清高自許。其如諸供何也。自古及
今。居是位者代不乏人。乃以功著。以名傳者。寥寥
宗名所可致歟。

百僚金鑑卷之三

通政考畧

按通政司。即唐虞納言之職。以出納帝命者。周官司
寇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內史掌叙事之法。
受納訪以詔王所治。寔其職也。秦漢以來。統於三省。
蓋門下省侍中黃門侍郎。掌出納帝命。中書省中書
令。中書侍郎。掌制誥。宣傳文章。獻納。尚書省令丞。掌
通章奏。雖三省之設。總領綱紀。無所不統。而宣上
達下。亦分任其喉舌之任矣。唐置匭使院。以正諫大
夫補闕一人充知匭使。天寶九年。改為獻納使。以御

史中丞侍御史為之。宋雍熙元年。改匭為檢。景德四
年。改為登聞鼓院。登聞院。即今通政之任也。
明初置通政司。正三品。設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叅
議。建文中改司為寺。通政使為通政卿。叅議為少卿。
寺丞。增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人。掌出納帝命。
通達下情。關防諸司出入移狀奏報。四方臣民實封
及軍情聲息災異。皆實署叅覆而上下焉。

大理考畧

按唐虞皐陶為士。秦為廷尉。漢景帝改名大理。宣帝
復置廷尉平。合尉正尉監尉平為廷尉三官。魏增置

律博士。晋因之。增置丞主簿明法掾。歷宋齊皆為廷
尉。梁為秋卿。復置廷尉三官。北齊曰大理寺。置卿少
卿各一人。後周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附萬人
之罪。隋大司寇亦其任也。唐龍朔改為詳刑寺。卿掌
邦國折獄詳刑之事。少卿正丞為之貳。宋置判寺事
一人。兼少卿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詳斷官八人。以
京官充。元承宋制。

明仍古大理名寺。卿一。少卿二。丞三。共屬司務二。分
左右寺。二寺正寺副評事。卿掌折獄凡官刑獄之政
令。少卿丞為之貳。贊

天子詳刑。與刑部都察院。並列為三法司焉。

張釋之

張釋之為廷尉。謂文帝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
也。今法如是足矣。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是
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
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
廷尉言是也。

于定國

宣帝時。于定國為廷尉。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
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
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按定國之父于公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
養其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縊死。姑女告婦殺死
其母。婦不能辨。誣伏。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
旱三年。後太守來。公告其故。祭孝婦。遂雨。于公治
獄有陰德。門閭壞。治之令高大。能容駟馬。曰。吾後
世多有興者。至是定國果為廷尉。

路溫舒

廷尉史路溫舒上疏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
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

絕者不可復屬。今治獄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
公名。平者多後患。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
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詞也。惟陛下省法
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詔置廷
尉平四人。

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
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嗣後。不若刪定[illegible]律令。律令
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今不正其本。而置
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
首矣。

李素立

唐高祖以素立為侍御史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
命殺之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
一動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
敢奉詔唐主從之命所司擬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
戶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此官
清而不要乃擢受侍御史

戴胄

唐太宗以戴胄忠清公直由兵部郎中擢為大理少
卿上以選人多許冒資蔭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

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
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
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
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
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
顏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胡演

胡演為大理少卿有右衛太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
絹事覺上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廷賜絹數十疋
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
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
耳殺之何益後順德折節為政不通媿問遂為循吏

狄仁傑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當除名上
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
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
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
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
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
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

臣不致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羞見釋之於地下
也上怒解遂赦之

徐有功

唐武后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
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初
有功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朴累遷司刑丞
酷吏所誣構者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
宗誠甫好禮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
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跡韜光僕不敢誣若
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

罷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爲維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吏恣害於下。而徐公守死善道。幾陷罔罟。數掛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得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李日知

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索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次。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朱敬則

補闕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伏願覽秦漢得失。察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跡。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徐嶠

唐明皇時。徐嶠爲大理少卿。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獄院由來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表賀。上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范華陽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讒諛得志。天理滅矣。能無亂乎。三子者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也。錄此以爲炯戒。

愚按天地以生物爲心。帝王以好生爲德。故三事克脩六府允治。爲斯民謀生養者。靡不周摯。至刑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唐虞之時。辟以止辟。成康之世。刑期無刑。或下車而泣。或解網而祝。行刑之日。減膳撤懸。訊斷死刑。爲之流涕。誠以哀矜惻怛。重人命也。後世刻覈之流。羅織有經。炭甕有法。視人命爲草菅。以法律爲詩書。甚至羅鉗吉網。以相高。乳虎蒼鷹。以相競。恣睢未久。禍敗隨之。抑知治獄陰德。可以高大其門。全活萬人。得以貴顯其爵。其感應有不爽者乎。治獄君子。宜三復於斯篇。

尚書總考

尚書始於秦少府遣吏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漢初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及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始以曹號為名謂尚書臺亦謂中臺宋設在建禮門內曰尚書寺亦曰尚書省或謂之內臺北齊尚禮者謂之都省亦謂北省唐龍朔改為中臺光宅改為文昌臺垂拱改為都臺長安復改為中臺神龍復為尚書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都堂之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都堂之西有

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宋置尚書省元亦秦古制有尚書省是省為尚書之總而部為尚書之分自有尚書以來為然特任有輕重權有隆替耳此外有録尚書與尚書令左右僕射則古宰相之職而特借尚書之名號也其左右丞為古宰相輔而參知政事者也其郎中都事等即唐宋宰相屬也明興覽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竊其意於三代兩漢之上鑒秦始建丞相專恣之禍罷中書省以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理大理寺分理庶政而統于一尊做太尉樞密院置五府做六官置六卿列六部於九卿是六部之名定於隋唐而六部之職實重於明也故尚書之名秦已有之而今尚書之職法周之六卿也侍郎之名漢已有之而今侍郎之任則自隋唐而非徒擁其名也郎中之名漢亦有之而今郎中之任則自唐始而非徒備員無職事也員外之名古亦有之而今員外之官則自隋置而與丞務同職也主事之職漢亦有之而今主事之官則自唐置而非亞用流外也

左雄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

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復徙爲

李固

李固吉其君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北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敷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慎擇其人以毗聖政

荀勗

魏中書監荀勗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

事不知清心昔蕭何以寬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柳渾說簡文案罷苛細宥小過變常以徼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以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

陳寵

章帝時陳寵為尚書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勿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陳矯

魏以陳矯為尚書令魏主常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帝慙而返帝嘗問矯曰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知之也

陳忠

章帝時陳忠為尚書上疏曰臣聞人君以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諫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群臣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宜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

韋彪

漢韋彪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聞者多從郎官超陞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

吏部

吏部雖昉於漢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立選舉其實昉於堯命羲和司天舜爲尊稷為天官殷家宰周為太宰太宰於殷為六太於周為六卿也漢末改為選部魏復為吏部晉宋為吏部尚書資位特重梁陳

亦然後魏北齊吏部考功主爵三曹隋吏部統吏部主爵司勳考功四曹唐龍朔間改吏部尚書為司列太常伯光宅初改為天官天寶間改為文部掌文官選舉總判吏部司封司勳考四曹事隋置侍郎貳尚書之事六品以下銓補多以歸之宋典選之職自分為二文選二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二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掌文武官選敘勳封考課之政令今立吏部尚書一人主天下官之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侍

郎二人為之貳其屬清吏司四文選驗封稽勳考功各置郎中一人員外一人主事二人綜其事司務二人首署牧同受發文移為首領官文選掌天下文吏銓選作缺改調保舉推陞之事驗封掌封爵襲蔭褒贈及吏算之事稽勳掌勳級名籍喪制之事考功掌官吏考課黜陟之事四司各率其屬奉其職贊尚書之政令率部尚書首六卿擬天官冢宰郎諸部僚屬過於諸曹遠矣

盧毓

魏上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

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但當有以驗其後耳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混雜虛實相蒙耳

韋世康

隋韋世康為吏部尚書十餘年和靖謙恕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馬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弘治間自兵部晉冢宰嘗曰吾在兵部每夜心行天之邊若一周在吏部心行天之內若一周行邊若計武備行山若計人才推此志也則計部之留心國計宗伯之留心典禮以及比部之留心欽卹司空之留心河防皆當夙夜寅清虔供爾位則政事何憂不舉郅隆何憂不臻哉

徐勉

梁徐勉為吏部尚書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暠逡巡而退

時人咸服其無私

高季輔

季輔為吏部侍郎太宗賜以金背鏡以表其清鑒

裴行儉

唐裴行儉為吏部侍郎典選有知人之鑒見王勮蘇味道謂人曰此子亦當掌銓衡之任後果然

按裴行儉馬載為吏部侍郎同時典選十餘年其有能名時人稱為裴馬又肅宗時盧從愿為吏部侍郎中宗之後選用頗失紀綱從愿精心調理大稱平允李朝隱同時典選時人稱曰前有裴馬後

有盧杰

山濤

晉山濤為吏部尚書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為山公啓事嘗薦嵇紹為秘書丞紹欲辭不就濤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

按山濤同時有王戎為司徒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寀輕出遊畋性復貪吝園田遍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此又視山公為不及矣

牛弘

隋牛弘字里仁為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侍郎高孝基鑒尚机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委任得人獨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弘一人而已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闥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間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瑩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

戶部總考

按戶部雖同周禮地官之任實本於古度支故為度支尚書為大司徒為民部唐永徽初以廟諱改民部為戶部龍朔初為司元太常伯咸亨初復武后改為地官神龍復改地官為戶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天下戶口井田之政令凡徭役職貢之方經費賙給之筭藏貨贏儲之準悉以咨之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宋判戶部事兩制以上充凡戶口田產錢穀食貨之政令皆歸於三司本曹但受天下之土貢元會陳於庭而已後罷三司之名復歸戶部

明興立戶部尚書一人為地官主天下人民戶口田賦征役經費之政司經鹽法邊儲金穀出納之制以贊於天子侍郎二人為之貳復有一人出總倉場者或尚書或侍郎司務二人照磨一人檢校一人典磨勘計覈為首領官其屬清吏司四曰民部主天下者

府州縣之圖志以周知其地理古今沿革山川險易土田肥瘠寬狹戶口物產多寡登耗之數曰度支主會計天下存留起運若廩祿俸給之經費曰金部主天下漁鹽稅課若贓罰之折收曰倉部主兩稅起運分庾之委積已上念地曹務繁更定為十三清吏司其後添設繁簡視所司劇易兼直隸府州之貢賦贊尚書邦政焉

蘇綽

魏蘇綽為度支尚書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已任薦賢伏能紀綱庶政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及卒宇文泰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則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令史麻瑤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

長孫平

隋長孫平為度支尚書奏令民間每秋冬出粟麥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此後世義倉之始也

牛仙客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乃封為隴西縣公後為工部尚書

夏原吉

明夏原吉為戶部尚書有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污吏驚懼即袒肉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污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不謹因風起筆污精微之書懷中出之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免冠謝

按公有德量冬出使館晨發命館人烘襪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笑曰何不早白欲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著棄之而行館人感德曰他則無故加撻若此平生僥一遇也公之盛德類如此

禮部總考

按禮部昉於唐虞之秩宗周之春官大宗伯也漢成帝時為客曹魏尚書有祠部曹晉祠部尚書常與右僕射通職若右僕射缺則以祠部尚書知右事宋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至後魏始稱儀曹尚書也

齊亦為祠部尚書。統祠部。主客。虞曹。屯田。起部五曹。又有儀曹。至吉凶禮制。屬殿中尚書。後周依周官置春官大宗伯卿一人。更為禮部尚書。唐因之。龍朔初改為司禮太常伯。光宅初改為春官尚書。無幾復故。尚書一人。侍郎亦一人。周官小宗伯中大夫也。隋置唐因之。龍朔初改司禮少常伯。專掌天下禮儀祠祭饗貢舉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明興。立禮部尚書一人。擬春官。掌天下禮儀祭祀。封建朝賀。宴饗貢舉之政令。敘彝階秩以贊於天子。侍郎二人為之貳。屬清吏司四。曰儀制

掌禮文宗封。舉校貢舉之事。曰祭祠。掌祭享獻薦天文國卹廟諱之事。曰主客。掌夷蕃朝貢往來宴賜之事。曰精膳。掌宴饗牲芳酒膳之事。凡膳品領于光祿而會其數。稽其出納。則本司之任也。

兵部總考

按兵部周夏官大司馬之職也。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司馬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司職方司兵之屬。魏始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晉太始中省。太康中又置七兵尚書。以中兵外兵分為左右。宋太明中又省并。明復五兵尚書。歷代無改。魏又置七兵尚書。後周置大司馬卿。至隋改為兵部尚書。增置侍郎二人。蓋因後周兵部尚書之名。兼前代五兵之職也。唐因之。龍朔改兵部尚書。為司戎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光宅初為夏官。天寶改為武官。掌五官選舉。總判兵部職方駕部庫部事。宋元以後代有變更。明興。立兵部。擬夏官。尚書一人。掌天下武衛官軍。選授簡練。若鎮戍廐牧郵傳之政令。經戎馬之政。以贊天子。侍郎二人為之貳。司務二人。省署秋同受發文移。屬清吏司四。曰武選。掌武官選陞襲替功賞之事。曰車駕

掌輿輦車乘守衛廐牧郵傳之事。曰武庫。掌戎器符勘。凡籍武學興隸之事。

刑部總考

按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刑邦國。即今刑部尚書之任也。漢成帝初。置三公曹。主斷獄。後漢以二千石曹。主中都水火盜賊詞訟罪法。亦謂之賊曹。重於諸曹。晉初依漢置三公。尚書掌刑獄。太康中省三公尚書。以吏部尚書兼領刑獄。宋三公比部皆主法。又置都官尚書。主軍刑獄。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四曹。後周依周官。置大司寇卿。掌刑邦國。隋初復

[illegible]屯[illegible][illegible]開皇三年改刑部又置刑部侍郎唐因之龍朔初改尚書爲司刑太常伯侍郎爲少常伯光宅初改刑部爲秋官天寶改爲憲部宋判部事以御史知雜充而尚書侍郎中正爲階官矣元豐更制始專其官明興主刑部尚書一人準古秋官掌天下刑名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欽䘏明慎以贊天子侍郎二人爲之貳司務照磨檢校一爲首領官爲如戶部置十三清吏司凡宗室勳戚官吏軍民罹於法者詰其詞察其情僞傅律例而比其罪之輕重律凡六百有六條例成三百七十有六條其所不及者比而讞請焉

工部總考

按周禮冬官大司空即今工部尚書之任其屬有玫工掌百工之事故曰工部漢魏領於民曹自晉迄陳有所營作權置起部尚書役竣則省後周依周官置大司空卿其屬有工部中大夫隋開皇初始置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二曹蓋因後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職也唐初因之龍朔改爲司平太常伯光宅改爲冬官侍郎昉於周冬官小司空中大夫名少常伯尋復故唐工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尚書侍郎總其職務而奉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出於所屬咸質正焉宋判工部者以兩制充止水一役悉隸三司本部無所事事元豐始制尚書一侍郎一掌天下城池宮室舟車器械符印錢寶及百工山澤屯田之政明興立工部尚書一人準古冬官掌天下工役農田山川藪澤河渠之政令經制規畫以贊天子侍郎二人爲之貳司務二人爲首領官其屬清吏司四曰營繕掌經營興造之事曰虞衡掌山澤採捕陶冶之事曰都水掌川澤陂池泉瀆洪淺道路橋梁舟車織造券器衡量之事曰屯田掌屯農墳墓抽分薪炭夫役之事

陳群

魏主修洛陽宮司空陳群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又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耳

富弼

宋富弼爲司空侍中平章事初自汝州入覲帝遣將

所以治道。劉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奸人得傅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

第五倫

第五倫為司空。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寐。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徐羨之

宋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初起自布衣。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嘆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魏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稱其能。洛陽令薛淑上書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曾惟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百僚金鑑卷之五

給諫總考

按六科。在秦為黃門侍郎。給事黃門。又秦諫大夫。郎中令之屬。又置散騎中常侍。漢因之。後漢曰給事黃門郎。增諫大夫。曰諫議大夫。官名雖殊。而皆侍從儐相。處規獻納。糾正缺違也。黃門侍郎。每日暮對青瑣門拜。亦謂之夕郎。唐增左右補缺拾遺。宋增司諫正言。皆今給事中之任也。給事中。唐龍朔二年改為東臺舍人。垂拱改為鸞臺諫大夫。漢屬光祿勳。北齊編集書省。宋知諫院。明初以給事本古門下省。掌封駁之官。乃特重六科。列署於掖門內。已乃遷掖門之兩翼。洪武初名起居注。已準周制名元士。置八十一人。又稱源士。謂政事本源也。後定隸部名。分六科。科名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宗今因之。後改為六科掌印給事中。滿漢各二人。裁都給事左右給事之名。

該科員為　天子親吏。掌侍從規諫。補缺拾遺。分察六部百司之事。而糾其弊誤。凡制勅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封還執奏。凡百司軍民所上章下。讀而署之。糾正其違。悞主德缺違。朝政得失。百官賢佞。小許專達。大許聯署奏聞。凡日朝。六科輪一人上殿左右。執筆記　旨。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六掌科皆與。凡諸司題奏。日附科籍。五日一銷註。覈稽。後朝奏門籍。六科流掌。內傳　旨下。覆奏得　旨而後行。定秩雖七品。而地親切。專糾駁。防專恣之漸也。

賈山

漢文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使不開導以求諫。和顏色而受言。則人主不得聞其過。而社稷危矣。又云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勞天下。天下莫不悅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觀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功業方就。四海嚮風。乃從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修之於家。而獻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憫之。上嘉納焉。

東方朔

衆方朔平原人諫武帝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爲苑上乏國用下奪農桑其不可一也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騎馳車騖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其不可三也

司馬相如

相如字長卿蜀人諫武帝曰輕萬乘之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爲娛臣切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王吉

漢王吉諫宣帝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將興太平致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會朝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試上以其言爲迂闊

貢禹

漢元帝聞貢禹明經潔行拜爲諫大夫虛己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天生聖人蓋爲萬民臣愚以爲宜做古以自節焉

薛廣德

漢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就橋

劉更生

元帝時石顯用事劉更生上疏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悲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邪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今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

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下之心。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賢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匡衡

匡衡為給事中。因日食地震之變。上疏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教化之源。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傚放之。此教化之源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陛下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然後大化可成。禮樂可興也。

朱雲

故槐里令朱雲見漢成帝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上問為誰。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直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張禹帝師也。阿附王鳳。故雲云然。洵乎其直也哉。

張藴古

唐張藴古獻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于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太祖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唐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即諫。此貞觀致治之本也。

孫伏伽

唐太宗好騎射。孫伏伽諫曰。天子居則九重。行則警蹕。非歡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走馬射的。非今日天子事。上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張元素

唐太宗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元素為給事中。

諫曰。洛陽未有巡視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隋氏宮室之弘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元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謂房元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元素所言誠有理。今即為之罷役。後日或有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元素絹二百疋。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魏徵

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營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須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魏徵又以太宗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十條。上疏曰。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慾。化被外方。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此不克終一漸也。初撫民之勞。恤民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為驕。勞役則易使。此不克終二漸也。初從已以利民。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與君子恭而遠之。小人狎而近之。此不克終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自信而任之。比年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此不克終六漸也。初高居

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今志不克固。衣出夕返。馳騁為樂。此不克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問訐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今長傲縱慾。無事興兵。問罪遠裔。此不克終九漸也。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無一戶夫。今疲於徭役。關中勞弊。怨讟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今旱荒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明。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上乃以所上疏。列為

弁悴廢朝夕見之無錄付史館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褚遂良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太宗問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郞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治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谷那律

唐高宗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

時有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李善感

監察御史李善感諫高宗曰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方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書謂之鳴鳳朝陽

陸贄

陸贄謂唐德宗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又曰若謂諫諍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諍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

陽城

陽城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李泌薦之

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及陸贄等坐貶中外惴恐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殺無罪人即會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重罪太子為之營救乃免

李德裕

唐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

曰納誨以諷悔棄謀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群小六
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

田錫

宋田錫為左拾遺上疏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
者四以議平漢之初駕馭武官為要機而大體之一
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之師其二言今諫官不聞
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軒記言動
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有
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有職官而無圖籍願陛下擇
人各司其局其三言關西苑廣御地而尚書令無本

廳郎署無本局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南廊貢院就武
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
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枷杻鉗鎖皆有定式未聞以
鐵為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於背遂
減徒刑況陰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
也疏入賜錢五十萬

按田錫為知州時即上疏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
右拾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含近謀遠
之事又言昨又升平天下混一故陛下以功業自
多然四方雖平而刑罰未盡措水旱未甚調陛下
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
不謂之至理皆切要之語也

謝泌

宋太宗修正殿頒施綵繪右正言謝泌因對陳其事
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
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若朝上
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范仲淹

宋仁宗開天章閣詔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所
欲為者參知政事范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

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
重命令減徭役帝悉用之同時富弼上當世之務十
餘條又安撫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
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范鎮

知諫院范鎮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也諫官
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
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
念是為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
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

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之事。以係億兆人心。前
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

司馬光

司馬光知諫院。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切
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非嫗煦姑息之
謂之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
也。明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愚賢。辨
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
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三
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

則亡。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
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
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而不問其人之賢愚。而
置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陛
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法行者掌教化。有文學
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有功
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
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民不
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
不務多。又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
曰謹微。五曰務實。嘗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
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韓琦

宋仁宗時。韓琦條陳所宜行者七事。曰培政本。念邊
計。擢賢才。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又陳救弊
八事曰。選明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
才。謹入官。去冗食。

呂公著

呂公著知揚州。被詔入朝。上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
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既居政府。與司
馬同心輔政。凡欲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而行之。民歡
呼鼓舞稱便矣。

陳禾

右正言陳禾上書。劾童貫。黃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
恐亂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
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
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
以旌直臣。

呂誨

呂誨字獻可。以右諫議大夫致仕。上疏曰。臣本無宿

疾偶値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實陰陽有逆順診樂有標本治療有先後率情任意是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悼跛奚之苦又將慮心腹之変蓋以身喩朝廷也

李綱

宋高宗欲相李綱綱辭曰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聴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二曰議巡幸三曰議赦令四曰議僭逆五曰議偽命六曰議戦七曰議守八曰議本九曰議久任十曰議修德

胡安國

高宗時胡安國為中書舍人兼侍讀上時政論二十五篇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恤民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後致欸顧人主志向何如耳志尚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

朱熹

晦庵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在不暇言且以大本與急務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変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己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心勞力以求正夫六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為矣

眞德秀

眞西山為江東轉運副使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二曰比隣之道不可軽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聴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又為禮部直學士院又上疏言収拾人心四事大畧言刑政當與衆議賞罰不可有私心苞苴公行宜反其物而罪其人治世氣象欲其寛裕解密網而達下情也

胡寅

宋起居郎胡寅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畧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曰務實效以去虚文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曰都荊襄六曰選宗室

之賢者。封建任使。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

杜範

理宗以杜範入相。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中書。勿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而用之。又於其職。勿徙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自宮掖始。自貴近始。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許衡

元許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富實興學。以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須俸祿以資仕者之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司。以糾察污濫。三曰為君難。以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為目。以修德任賢愛民三者為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微。蒙古主嘉納之。

姚樞

元姚樞見太宗。可以有為。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元主大奇其才。

章綸

明章綸。樂清人。正統時。條陳上太平十四事。一曰躬攬乾綱。在聖德英明。二曰緝熙聖學。在儒臣直說。三曰面議大政。在委任孤卿。四曰為政淨人。在愛惜名爵。五曰肅正朝綱。在激勸臺諫。六曰廣開言路。在聽用忠良。七曰敬畏天戒。在下詔求言。八曰精慎選舉。在衆主得人。九曰嚴明考覈。在黜陟公當。十曰守備邊境。在選將練兵。十一曰征討不庭。在專任將帥。十二曰禁止罪犯。在恪守律例。十三曰官吏養廉。在汰冗職。十四曰作興人才。在教養有道。

章綸又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燮理。三養聖躬。四謹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崇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謹巡遊。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節貢獻。十四汰冗宮。其大者言內臣不可以干外政。佞臣不可以假威福。後宮不可以盛聲色。

李賢

李賢。鄧州人。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儆。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抑貴近。振士風。結民心。

商輅

商輅。淳安人。宣帝時。入內閣。首疏八事。曰勤政。納諫

儲將材飭邊備舉冗員覈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

彭時

彭時安福人天順時上疏言德政之要七事一聚佛士二謹命令四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面議政事蘇問軍民休戚訪人材賢否察治體風俗得失四重官賞節刑獄五聽受直言六戒驕百司奮勵事功七清理三營草場域退豪勢莊田嚴括駝之禁

陳壽

陳壽字體仁新淦人為都給事中直論時政得失無隱不喜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

馬文襄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嘗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體仁得之矣

粘合重山

元太祖嘗置酒內庭粘合重山侍因諫曰天子以天下為憂憂之未嘗不治忘憂未有能治者也置酒為樂此忘憂之術也帝深嘉之

百僚金鑑卷之五

都憲總考

按秦御史大夫位上卿漢仍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復置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及置司隸校尉以御史中丞督司隸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至墨綬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秩比丞相復置長史丞職如故哀帝後更復不常蓋自漢以來御史大夫皆為三公即今宰相之任中丞為臺主即今御史大夫之任職綦重矣明初設御史臺改中丞未久準漢御史大夫設左右都御史準漢中丞設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史其奉勅內地撫循外地防鎮者或以都御史往或以尚書侍郎兼都御史往矣都御史主天子耳目風紀之司率其屬肅紀守法以贊天子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植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而朝覲考察都御史入天官臺司賢否黜陟之斷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或奉旨同刑部大理寺讞平職位雄峻甚矣

張綱

漢張綱為侍御史。行郡縣表賢良顯忠勤。他御史俱銳道。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大將軍梁冀等。不法事。京師震悚。

桓典

漢桓典為侍御史。嘗乘驄馬。宦官畏之。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范滂

漢范滂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令守貪酷者。皆望風解印綬去。

薛聰

北魏薛聰為侍御史。彈劾不避強禦。魏主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辭不受。魏主曰。卿天爵自高。非人爵所能崇也。

唐介

宋唐介為御史。劾文彥博。貶為英州別駕。李師中賦詩美之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載重如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由是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趙抃

宋趙抃字閱道。為殿中御史。彈劾不避權倖。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有過。尤當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云。

黃治

宋黃治為御史中丞。質直端重。稱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庇哉。

崔仁師

崔仁師為殿中侍御史。按徵青州。謂孫伏伽曰。凡治

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知其冤而不為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四之死。亦所願耳。及勑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詞者。

揚範臣

揚範臣為監察御史。唐明皇命往海南求珠玉奇寶。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則賈人賤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遂引咎慰諭而罷之

劉温叟

宋劉温叟為御史中丞。趙光義聞温叟清介，遣府吏賚錢五百千遺之。温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况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

孫抃

宋仁宗以孫抃為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上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

張昇

宋張昇為御史中丞，指切時政，無所畏避。宋仁宗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

趙尚

宋趙鼎為御史中丞，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又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楚三策，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荊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湘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陳垓

宋陳垓為監察御史，言民命與國脈相維。獄訟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脈尚何以保吾國之命脈。因極言檢覆決獄，曉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重勘追證十弊，理宗從之。

張養浩

元張養浩為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既聞命，即散家之所有，以與鄰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饑者賑之，死者瘞之。經華山，禱雨西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民大喜。著書三卷，曰廟堂忠告，曰風憲忠告，曰牧民忠告。

鄒天挺

元御史中丞鄒天挺陳時政七事曰惜名器抑浮費止括田又任使諭好事與農桑務本勵學養士帝嘉納詔中外舉行之

章溢

章溢龍泉人洪武時為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為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為式

陳鎰

陳鎰字有戒吳縣人正統中以副都御史鎮守關西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兩賜時若年穀屢登民

信愛之以其美髯呼為髯公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鎰諭以當復來始稍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殘頭為鎰昇轎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甚人爭昇之雖禁不息也及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

黃紱

黃紱河南人成化中以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嘗行部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惻曰嗟乎士之貧至此乃驅之戰守耶於是令預支米三月會詔毀曆寺乃使汰尼盡解軍門給配鰥士人大悅及紱去老有攜子拜送路旁者

熊繡

熊繡字汝明湖廣人弘治中以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廉潔自甘蔬布餼廩有羨不入私室盡遣練武登曹三年不敢入榆塞

周金

周金字子庚武進人嘉靖初以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金愕然因入靜室躊躇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illegible]將吏兵卒盡入環列庭

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眾曰知之金曰若輩以殺之為得已耶非得已耶眾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金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故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為命縱殺之身使殺焉其誰恐乎眾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解上下疑自謂得應機之智云

宋藝祖以盃酒釋藩鎮兵權亦是此意

按明洪武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為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事竣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關中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

羅去正統末南北兵興於是南省邊隅編置巡撫官矣後惟浙江福建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則有四巡撫北直則有兩巡撫云

布政

按布政古方伯為一州之表率者。昉於堯之四岳，舜之十二牧，禹之九州九牧，周之八命作牧也。漢魏以來為刺史，或為單車刺史，或為州牧，唐太宗為刺史，而雍州置牧，神龍初，分天下為十道，道置巡察使，廉按郡縣，再恭而罷。元來置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其有戎武之地，即為節度使，宋有轉運使，副判官使，按察官吏，又有提舉常平茶鹽司。元外道各置行中書省，有左右丞參政等官。明初分天下十三省，初為行中書省，已更為承宣布政使司，司設左右布政

左右參政，左右參議，布政司掌一省之政令，朝廷有德澤禁令，承流宣播，以下於有司，凡僚屬文武官，歲稽其稱職不稱職者，上下其考，報撫按以達於吏部兵部都察院，三年則率所屬州縣正印官及首領官朝覲於京師，詳第其稱職不稱職，於都院聽處置，十年令戶版以登民數，三歲大比，貢合省之士而提調之。其職掌甚繁，大抵今之藩司，實古之岳牧，而漢謂之刺史，元謂之行中書省，唐宋改為使，致不一也。

徐奇

徐奇為廣東布政司，歲當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遺

廷臣舉者獲其車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藩時衆皆作詩文送行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即以車目赴中官令焚之一無所問

葛端肅

葛端肅公為陝西左布政入覲有小吏註考老疾當罷公復為請留太宰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邊吏去省遠甚註考徒據文書今觀其人甚壯正堪驅策方知註誤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太宰驚服曰誰能吏部堂上自責過誤即此是賢能第一矣

按察司

按察亦漢刺史唐十道觀察使宋轉運諸使之職但唐宋諸使或兼領無專官或因事權設事竣即省■元於行中書之外各道別置提刑按察使有副使僉事僉事為之貳而吏有經歷知事焉明初各省置提刑按察司有按察使有副使有僉事按察使掌糾所屬府州縣官司及一省刑名按劾之事諸官吏奸邪貪酷殿獄得以糾察擒治平讞刑獄雪冤枉禁諸官私衆胥之干治者以振揚風紀大者暨布都二司會議告撫按以聽於部院凡朝覲慶賀吊祭之禮具如布政司副使僉事分巡道察其兵備提學撫民巡海清軍監軍各專事置無常員首領官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司獄

周新

周新為浙東觀察使將到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視布孌爛不佳別視之得印誌治鞫布主即叔布商賊也又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屍僧即款服

按新南海人由鄉科選御史剛直敢言人稱為冷面寒鐵公在浙多異政時錦衣紀綱擅寵使千户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户走脫訴綱綱構其罪殺之嗚呼公能暴人之冤而已不免冤死天道難諶信哉

崔鄲

唐崔鄲為鄂岳觀察使先前陝州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觀察鄂岳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鄲曰

陜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楚地險民雜慓
狡為奸非用刑威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錢藻

錢藻倅兵寨雲有二京軍殺人於通州獲之不服州
以白藻二賊恃為京軍出語無狀藻乃移甲於大門
外獨留乙鞫問數四聲色俱厲乙而搖筆作百許字
若錄乙口語狀遣去隨以甲入紿之曰乙已吐實事
由於汝乙當生汝當死不意其紿也忿然曰乙本首
事何妄於我盡白乙首事狀藻出乙證之遂論如法

葉樹聲

葉文裕公為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幸之
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公到任即行文黜
之晉王再四為言公云寧可學宮少一人不可一人
汚學宮堅意不從

朱子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
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
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范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不才者一筆勾之富
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曰一家哭
何如一路哭耶

耶律楚材

太宗素嗜酒楚材屢諫不聽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
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
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勅
近臣日進酒三盃而止

阿沙不花

不花見帝容色日瘁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
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蘖是耽嬪嬙是好是猶兩
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武宗喜曰非卿孰為朕言
因命進酒不花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欲而反勸之
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臣不敢奉詔

張養浩

養浩字希孟濟南人英宗時以元夕張燈禁中養浩
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
亦禁況闕庭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慎帝怒既而喜曰
非張希孟不敢言即命罷之

陳諤

明永樂中陳諤為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憚權要
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
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云

張寧

景泰時張寧為給事中遇事敢言每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宗復位尤所眷注嘗獨詔議事每對廷臣称為給事中時推諫官官第一

百僚金鑑卷之六

郡守總考

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三官。守治民。秩二千石。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初更名太守。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過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課論殿最。并舉孝廉。歲盡遣十計掾吏。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偕。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成帝物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為太守。王莽改太守曰太尹。後漢常以尚書令僕射出為太守。自郡守入為三公重之也。後

魏初置三太守。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為刺史。唐武德初。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天寶初。又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自是州郡史守更相為名。其實一也。明初。府定為三等。賦三十萬石上為上府。從三品。二十萬石。為中府。正四品。十萬石為下府。從四品。已而定為正四品。知府一同知通判一。推官一。因事添設。其屬經歷一。知事一照磨一。檢校一。司獄一。所屬衙門儒學教授一。訓導四。知府掌教養萬民。同知通判推官為之貳。賓興科貢。均平賦役。崇慎祀典。禁詰奸頑。表異良善。訊聽刑獄。審達寃滯。存恤

因循科察吏治而上下共考以告撫按藩臬達於吏部

按秦用商鞅之法并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守者郡守為天子守土治民者也尉者丞尉掌佐官典武職甲卒者也監者御史掌監郡者也漢文帝時吳公為河南守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武帝時詔戒二千石修職事二千石太守之体也知府之重自此始

汲黯

漢武帝以黯為淮陽太守黯曰臣嘗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

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

雋不疑

昭帝時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輙問不疑多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而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龔遂

龔遂為渤海太守宣帝問弭盗之方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行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悉皆罷逐捕盗賊之吏諸持鉏鈎田器者皆為良民吏得勿問持兵器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諸賊聞遂教令解散棄其弓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教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節儉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刀佩犢春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焉

朱邑

朱邑先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吏民愛敬之

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謹厚敦于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節儉祿賜以供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

韓延壽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遷為左馮翊延壽為吏好古教化接待下吏恩施甚厚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刎其頸其在東郡令行禁止斷獄大減出行縣至高陵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於是訟者自悔

復以田相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相勸勵。不敢犯。恩信周行二十四縣。莫復以詞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焉。

尹公歸

尹公歸為東海太守。公廉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各有記籍。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遷入為右扶風。選用廉平。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公歸者亦必行。稜于小弱。急於豪強。嘗為三輔最。

黃霸

黃霸為潁川太守。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歲鳳凰神爵集郡國。潁川獨多。賜爵關內侯。

時河南太守嚴延年為治陰鷙酷烈。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素輕黃霸為人。及比郡為太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內有蝗。府丞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耶。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遂去。歸郡。後歲餘。延年被誅。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嘆其所當戒者也。

張敞為京兆尹。翼于楊惲。為公卿所奏。詔未下。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驗。舜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之。即收舜繫獄。竟致其死。後敞為舜家所告。免為庶人數月。京師枹鼓數起。天子思敞功。復召用之。及使者至。妻子皆泣。而敞獨笑曰。吾身為亡命。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引見拜為冀州刺史。盜賊屏跡。○愚按刑罪國之重典。加於有罪者也。張京兆慘刻忌嫉。以五日京兆一語。殺人如草菅。安在其為良吏哉。雖有治劇之才。其量不足觀也已。

召信臣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治行第一。視民如子。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何武

何武為京兆尹。吏守法奉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嘗見思。

李固

李固為泰山太守。政為天下第一（固少好學。改易姓名。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為世大儒。司徒李郃之子也。）

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

若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
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
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

任延

任延為武威太守光武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
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
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
任延為九真太守俗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乃遣書屬
縣各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同時相娶者二十餘人是歲
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子
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

張堪

張堪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
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朱暉

朱暉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
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杜詩

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田
土郡內比室殷富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前有
召父後有杜母

宋均

九江太守宋均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內屬縣
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阱而猶傷害均
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
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卹之本也其務退姦貪
思進忠善可一去檻阱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
延屬宜君中部郡多虎患不但食雞豚牛馬兼捕人而
食之余過其邑邑人為言作驅虎文以止之其後亦稍
息矣驅蠅馴雉大約以誠為主

范廉

范廉字叔度為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
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
姓以為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
五褲

楊震

楊震字伯起為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
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

若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震性公廉子孫常爲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其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可乎

劉寵

劉寵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爲匠作大將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賫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城他時守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絶或徇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徇不夜吠民不見吏老年遭值聖朝今聞見棄是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選一大錢受之

范仲淹

宋范仲淹以館閣出知延州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夏人相戒曰勿以延爲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十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淹又大興營田修堡砦招流亡通斥堠於是漢羌之民相率歸業

按延州卽今之延安府夏人趙元昊作亂故以朝廷重臣禦之所以固邊防也余於順治庚子承乏是郡櫃嶺山石有出將入相先憂後樂八大字必儀型之哉年

以來頗有成效爾其瑩曰景范蓋有志而尚未逮也

富弼

富鄭公以宰相出知青州値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於是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人以便薪水凡五日遣人持酒食飯粮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又山林州澤之利可以資生者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敢受賞乎

史臣曰富弼靑州救荒至今膾炙人口至有功加官而固辭眞仁人之量哉

包拯

包拯知開封府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爲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又知開府貴戚宦官爲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張栻

張栻字敬夫爲都司曰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諭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聖賢之祀嘗言學莫索

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

鍾況

明鍾況。靖安人。知蘇州府。初至郡。佯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公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公輒聽吏。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公召諸吏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撲掠。投庭下。輒死者數人。諸吏又皆大懼。謂太守神明。公乃盡數屬吏所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大治。

文翁

文翁為蜀郡太守。起學宮於成都。選下縣子弟。以為學官。于是子弟大化。至今巴蜀好文雅。皆文翁化之也。

龐參

龐參為太守。郡人有任棠者。素有德行。參往拜之。棠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下。自抱嬰兒當戶。參悟曰。水欲吾清。薤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境內大治。

鄭弘

鄭弘為臨淄太守。行春日。有兩白鹿夾轂而行。主簿黃國賀曰。三公車畫鹿。明府當為宰相矣。後果為太尉。

韓退之

韓愈字退之。穆宗時為京兆尹。軍兵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按京兆尹。以漢為最勝。先有趙廣漢。張敞。其後有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賢名。京師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馮立

漢馮立為上郡太守。治行卓異。略與馮野王相似。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政如魯衛德化均。

吳惠

吳惠為桂林太守。適義寧洞蠻。結湘苗為亂。監司方議征進。請於朝。惠急白曰。義寧吾屬地。請自招撫。不從而征之。

未晚也。乃從十餘人。肩輿入洞。賊聞太守至。驚。於是得入。惠告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活。無他眾。唯ゝ。因反覆陳順逆。其魁感泣。留惠數日。歷觀屯堡形勢。數千人衛出境。賊羊豕境上。惠曰。吾為之無遺後悔。數千人皆投刃拜誓。不反。惠歸告監司。遂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洞主為帥。監司咸罪惠。惠ゝ曰。郡守主撫。監司主征。蠻人反覆。吾任其咎。須遣人至義寧。義寧係從山頂覘淨。惠使具明武岡之寬。監司大慚。武岡盜因不振。義寧人德惠如父母。迄惠在桂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

薛元賞

薛元賞為京兆尹。謁宰相李石於私第。石方在廳。若與人詬說者。元賞問焉。曰軍中將軍。元賞排闥進曰。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任。安有軍中一將。敢無禮如此。夫紀綱陵替。猶望相公整頓。豈有出自相公者耶。即拜趨而去。顧左右可便擒來。時仇士良用事。此輩已有訴之者。宦官連聲傳士良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賞不答。即命杖殺之。士良大怒。元賞乃白衣請見。士良出曰。為何擅殺軍中大將。元賞具言無禮狀。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亦大臣也。彼既可無禮於此。此亦可無禮於彼乎。國家之法。中尉宜保守。一旦壞之可惜。某已白衣待罪矣。士良以其禮直。顧左右取酒飲之而罷。

趙豫

趙豫為松江太守。每見訟者。非急事。則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來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與為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鉤距致人。而自為名者。曷啻霄壤。

李若谷答一門人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勤和則既聞命矣。緩安可為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是忙裡錯的。明

日來一語。不但不自錯無　以救人之錯。

推官

周敦頤

敦頤字茂叔。為南安司理。有涂不當死者。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辨。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因得釋。

按茂叔之舅鄭向為分寧縣主簿。有獄久不決。公至一訊即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公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明萬物之終始。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學為知道。因使

二子顥頤往受業焉。公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明道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學者稱為濂溪先生。

趙清獻

清獻公抃。為武安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當不死。疑獄遂決。

崔鄢

崔鄢為鈞州推官。上哲宗書曰。方今政令。以糾左右之忠邪為本。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奸邪者。必邪人也。昔

司馬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夏雖在名臣不能遠過如章惇狙詐凶險天下呼曰惇賊惟聖明辨之比年以來諫官不論併失御史不劾奸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惜嘿以為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哉

李本

明李本為建寧推官值宸濠反江西王文成公方發兵討之而建寧有分水關自江入閩道也本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按御史以科場事檄郡守與本並入守以書趣本本復書曰建寧所恃若惟吾兩人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返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土寇生發叵測微吾兩人其誰與守即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兩人名傳檄遠邇揄以為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抗違按院之檄孰與誤國家事哉太守深服其言遂不往

胡承卷

胡大司空公號承卷績溪人先為嘉興司理署印平湖有惠政適倭狼猖獗邵議築城公親入幕府民雖與處始請縛某居軍前禦倭百姓受其惠必相急乃可舉事從之民大寶各任築城不閱月而城成焉

官曰推官以其推鞫官評也廳曰刑廳以其疏理刑名也兩者關人之功名係人之生死任綦重矣倘有大害而不敢問有大惡而不能除固刑廳之責有極冤而不能辨有極枉而不能諳尤刑廳之罪也居其職者思及職掌之重視州縣尤凛凛焉哉

朝推官初仍宋元之舊每府兼設為按臺耳目及後兆方既裁而威焰亦少戢矣康熙六年七月間滿漢大臣會議將推官盡裁而以知縣補用有以哉

附別駕

周景為刺史聘陳蕃為別駕蕃不就景題其所駕輿曰陳仲舉坐不復更辟蕃乃起視職仲舉陳蕃字也

按魯肅與劉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職斯得展其驥足耳漢制別駕從事史一人刺史行部別乘一傳故曰別駕即今通判之任也

知州總考

知州古刺史之職孝文初以二千石能静二郡至三郡者遷為刺史唐武德初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故唐無太守之號天寶初又改州為郡改刺史為太守自是州郡史守相更為名其實一也明改為知州無上中下皆從五品有知州有判官里不及三十而無屬縣裁同知判官有屬縣裁同知因事添設事設無常員其屬吏曰一人所屬衛門儒學學正一訓導一餘官俱如府宋太祖置諸州通判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史均禮焉

蘇章

漢蘇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餚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文儒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境內肅然

唐仲友曰公義私恩固當並行不相悖蘇章之意蓋欲借以警衆故屬之恩恐不如其

郭伋

光武時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伋言及之郭伋守潁川逆帝城上曰河潤九里京師蒙福

郭賀

明帝時郭賀為荊州刺史官有殊政民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在朝廷上下平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幨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王陽

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棄官去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之道耶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辛公義

隋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與致廳事設榻晝夜處其間以奉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民感之遂相慈愛風俗遂變

殷仲堪

荊州刺史殷仲堪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門前溝忽起為岸有滴名自稱徐伯元者云感君之惠仰洪因問門之岸何祥對曰水中有岸其名曰洲君將任州矣言終而沒仲堪竟為荊州刺史

梁彥光

彥光守脩芝蔥祖時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華岐州悅其能下詔褒美賜以粟帛徙相州刺史狡猾斂隱有若神明豪猾莫不潛竄闔境肅然又召致儒師立鄉校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以月朔召集之祭其勤學異等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於是人皆刻勵風俗大改

狄仁傑

唐狄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入寧州境歌刺史德政者盈路翰表薦之徵為冬官侍郎

陸象先

唐陸象先為蒲州刺史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嘗語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患不治

楊延慶

唐太宗以楊延慶為知州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川教化大行境內多瑞宋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應若此況君天下者乎按秦彭茂陵人建武初為山陽太守以禮訓人後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

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人先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衍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境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羌人初叛命天下皆於兵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衍知永興軍語兵人曰吾不能免汝可使汝不勞耳乃為之區處計較量其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湧貴車牛芻牧往來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之六七焉

李及

李及字幼幾鄭州人天禧中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邊才及至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日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聞及方觀書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急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吏皆驚服

晏殊

晏殊出知應州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論朝廷利害感激思奮殊深器之薦為秘閣校理

鄭福

鄭福深州人成化中知金州廉正有為修學校建公署規制始備又築堤以禦水患開市以通商賈勸課農桑民生

滋殖增佚至參議

眞德秀

眞德秀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晦庵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溫斛米中兌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極力賑之復立惠民倉積穀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五萬九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鄉落立慈幼局修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田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改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老人亦扶杖出城相見所著西山政訓

張詠

張文定公詠初知益州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枷即易脫郎難詠曰亦何難郎就枷斬之吏皆悚惧又有殺耕牛逃亡者公許自首拘其母十日不出釋之再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曰拘母十夜留妻一宿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就市斬之于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

袁了凡曰宋世馭守令之寬每以格外行事法外殺人故不肖者或縱其惡而豪傑亦得以行其志今守令之權漸削自笞十至杖百僅得專決而徒一年以上必申請待命往返詳駁經旬累月于是文案日繁而扞格之滋繁亦多矣馮子猶曰自雕蟲取士資格用人原未嘗竟豪傑而汰不肖安得不輕其權乎吾於是益思漢制之善也

賈琮

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制刺史車垂赤帷琮升車褰帷曰刺史當廣視聽察民善惡奈何垂帷以自掩乎

于延陵

于延陵為建州刺史去京師八十里上曰朕前後左右皆建人卿家已奉公則常在朕前不然則三尺階前便是萬里

里

鄭戩

鄭戩為處州刺史下車之日雨乃露足民歸為隨車雨

方克勤

克勤為濟寧州知州為政以風俗為急以德化為本處煩劇之地而使民爭化父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時大帥北征舟師臨郡治而水涸不可動勸民夫五千決河克勤不忍夜泣禱於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性不近名嘗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害人吾不忍為也

李多見

李多見福建人以文選郎中出知瓊州府篤于學校嚴於吏胥民有訟者諭以曲直不事責罰以母老乞休適司懇留士民輓借竟不可奪束裝之日數歳番嚭縉紳父老遮送贈金不受渡北至海安檢浮沉香焚之今建立股香亭甫人思之不已協建生祠甫曰忠孝清高贊曰敝帚遺澤在鶴栞伴使君㸑香〻已燼恤宇至今芬

孫仲智　蘭芳

吉安太守天仲智寬厚廉絜剗革夙獘謐賢愛民民甚戴之秩召而去蘭芳繼之寬厚持大体明習吏事庭無滯牘民有告訐者數語立决吏無所容其奸尤以愛民為心處事曲當吏民大喜吉安之民稱賢守者必曰朱蘭云

陳本深

陳本深為吉安太守深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民有冤抑不中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徙白父之郡民自恥爭訟老析苗下士辭色謙和未嘗少懈一郡咸安

彭誼

彭誼為紹興太守值歳災民饑發倉賑之或謂當上聞否且得罪誼曰待請而發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耶竟發之全活甚衆

楊繼宗

繼宗為嘉興太守以剛廉㴬治為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嚴在任九年止携一蒼頭蕭然如旅寓去之日民遮道留之

縣令總考

按周制四百里為縣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左傳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秦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漢因之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報以大郡不經縣宰不得入為臺郎自晉宋以後令長相國皆如漢制北齊分為九等隋有令有長兩京置四縣增秩為正五品唐有上中下六等之差宋詔非兩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慶元初復詔除殿試上第各省元外並作邑後至宰相凡殿試科甲人無不試吏為權輿也元縣各有達魯花赤掌縣印以知縣為縣尹掌判縣事而丞也尉也主簿也皆古有之明初定縣三等上縣令從五品中縣令正七品下縣令從七品已定令並七品京縣令正六品知縣一縣丞主簿一不及二十里裁丞簿因事增設無定員其屬典史一所屬衙門儒學教諭一訓導一其餘諸屬如府州

劉昆

漢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為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此也對曰偶然耳帝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劉方

劉方為襄城令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殆亦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矣

卓茂

卓茂宛人也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擇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光武封為褒德侯

按君子立身行已當以潔清為第一卓茂行已在清濁之間則已落鄉愿窠臼矣昔人有問其令賢否者答曰淥水也言不清不濁也可發一笑

虞詡

虞詡為朝歌長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自掾史以下各

衆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為次，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詗為饗食，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為神明，縣境皆平。

順治癸巳，予寧奕遠有四營賊作亂，率鄉勇屯上林堡以禦之。有二賊孫苗鄉、粟與四營通，予乃以德意感之，令其殺賊自贖。鄉果率旗下數百人入深山殺賊。賊曰：孫兄來，吾事濟矣。鄉曰：吾受邑宰之命殺賊，豈為爾誘。勇往奮擊，殺賊數十人，方取首級以獻功，賊前擁殺之。孫苗既殺，賊亦旋平，亦以賊攻賊之法也。

仇香

仇香陳留人，至行純默，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今日過元舍，廬舍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爾母守寡養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無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為孝子。

周紆

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競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賈彪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按治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曰賈。

按此與太守任延之事相類，為宇宙培多少元氣，為朝廷增多少戶口，真仁人之功哉。

朗茂

隋朗茂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

張全義

唐河南尹張全義值寇亂之後，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才器可用者，令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如市。全義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

食有饕餮者或覩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彩衣物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十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張載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為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為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難相卹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之有勸有恥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

按明道先生淳孔孟之正傳寄斯文之絕緒他日立朝事業彪炳千秋宰邑其緒餘耳有民社之責者當先以此為法而後求其立朝規模可耳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撫州人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旦暮皆得至於庭令其執狀以進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置之法

陳襄

陳襄候官人知仙居縣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欺貧行者讓

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如此則為禮義之俗矣民多化焉

劉珙

劉珙字共父識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事繼母敬禮倍勤友愛諸弟撫娛彌篤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意尤攸攸焉民有骨肉之訟則以恩義反覆辯告至或涕泣引咎闘者皆失所爭而去

李君爽

李君爽為醴泉令宣宗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寺

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爽。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來乞借耳。上以為懷州刺史。

傅琰

傅琰字季珪。靈州人。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事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並有能名。二縣皆謂傅聖。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琰子翽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奸摘慝。恩化如神。何以至此。荅曰。無他。唯勤而清。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理則物無凝滯。欲不理得乎。翽代劉元明為山陰令。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見。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昔武侯食少事煩。仲達料其不久。蓋薄書旁午之際。不食則神耗。而事無由理。不飲酒則神清。而物不得亂。苛閱奏牘以沉湎而敗者。比比也。可不戒歟。

李行言

李行言為涇陽令。宣宗獵於北。北遇樵夫。問其縣。令曰涇陽人也。問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十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後除海州刺史。入謝賜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帖示之。

張億

張億不知何許人。知鄠縣時。嘗夜出微行。民間姑婦紡績。遣婦視所釀酒。婦視之。荅曰。有如張縣君徹底清矣。不意其聞也。億聞之而喜。翼日以木綿勞之。

按官之廉否。視乎民情。微行而卜素履。是或一道也。昔有一令貪酷。倣至微行而問人曰。此邑令長何如。其人答曰。又貪又酷。百姓思食其肉矣。令耍頓而返。

張詠

宋張文定公詠。初為崇陽縣。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令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以成。為絹疋。歲百萬計。思公之惠。立廟祀之。又在崇陽日。有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旁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也。爾能杖我。不能殺我也。公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府自劾。吏皆畏服。

陸光祖

光祖平湖人。初為濬令。有富民枉坐重辟。數十年相沿以其富不敢為之白。陸至訪實。即日破械出之。然後聞於臺。

使者曰此人當有弊陸曰但當論其枉不枉不當問其當不當果不枉雖寬無生理果枉雖求無死法壁使者甚器之後行取為吏部郎陝自由絕不關白臺省時孫太宰丕揚在省中以專權劾之既落職辭朝遇孫公因揖謂曰承老科長見教甚荷生成但令吏部之門囑託者衆不審何以申公道老科長此疏實誤也孫沉思良久曰誠然吾過矣即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薦陸由是復起時人兩賢之

曾恭

曾恭為中牟令時蝗不入境河南尹使肥親往視之恭隨行阡陌與坐桑下有雉止其旁旁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雛親起曰蝗不犯境化及鳥獸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張寬

元順帝時張寬為武陟令禾將熟有蝗自東來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勿傷百姓俄有黑鷹群飛啄食之是歲蝗不為災

梅衡湘

梅少司馬衡湘初為固安令縣多中貴狎視令長稍强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璫操豚蹄餉公乞為徵負公為烹蹄設飲使召負者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何債所敢以貧辭乎令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處劉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急鬻而子與而妻持錢來雖然吾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汝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為之破券嗣是中貴家徵負者皆從寬焉

崔瑗

崔瑗為汲令開渠溉稻民賴其利歌之曰天降神明君作我慈仁父臨民有德澤決渠作甘雨

江淹

江淹為建安令以風雅化俗民不忍欺嘗言碧水丹山平日所酷好何嫌作吏僻遠耶〇又潘岳為河陽令使民栽種桃李又春百花爛熳謂之河陽一縣花雖曰放誕風流其實有干禁令此可以為戒也〇又王喬為葉縣令有神術每朔望來朝武帝怪其數伺之至朔止見雙鳧飛來命舉網得之則所賜上方赤舄也或云王喬即周時仙人王子喬此亦怪誕不經不足為訓

按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恥為之齊傑財元文選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吝擇貴遊子弟發勅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

士人為縣令自齋始

海忠介先生評曰知縣知一縣之事一夫不獲予辜
民失所予咎所以入車父之野而見葉焦之傷則知了
職之政矣履中牟之境而見馴雉之休則知曾恭之政
矣為政不同而要不外乎敬天勤民之念且災異上則
戒勝撤樂讒告上則籲祖求言凡膺斯民之責者體上
天之意而與體之愆獨必哀饑寒必恤不亂一法不私
一錢脫石下無給此兒覆盆中釋鵠亭冤為民開必得
之門明必死之路而爲聲不哀鼠牙無訟則政簡而刑
清矣此非家有治縣之譜執良由萬物一體之懷而誠

求之也若一旦縮乎遇得一邑遂沾沾然色喜理汲物
心不惜廉耻多方措赴以克私橐朘生民之膏填谿壑
之欲甚至有鍾乳三千胡椒八百之誚而不顧者嗚呼
縣即古矣官能清乎提根瘠矣馬骨高乎殊不知上而
朝廷吾父母也中而撫按藩臬監司吾家督也下而父老
子弟吾同胞也果可欺乎故必以聖賢之所行自期中
夜自思催科日迫保無有賣妻鬻子者乎聽訟雖審得
無有含冤未申者乎民未向化得無感孚之道有未至
乎風弊猶存得無革心之治有未孚乎思之思之務求無負
天子無負所學而後可以為知縣

縣丞

盧坦

唐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諭以某氏子與
某人遊破產蓋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
積財者必剝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
恣其不道以歸於人也黃裳驚異其言

崔斯立

崔斯立為藍田丞嘆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予日對二松吟
哦其間

海忠介先生評曰官以縣丞名蓋謂一縣之事宜與知
縣和衷協濟水流而宣化也誠請恭爾位無忝厥職安
知不與鳴琴而治者大展雷封之略哉如未入官先問
家計爵位賄賂奪魄動心國病民冤如聾如瞶縣丞之
謂耶瑞自下車之日竊心鄙之詎我同僚僭官而木之
聞耶每見時可共言為之卷舌事可獨任為之却步有
如韓退之所云涉筆占位署惟謹惟長官之是聽漫不
可否事治縣之績一無足紀是上人予患元元之意不
能承而宣之也非縣丞矣

主簿

劉知幾

唐劉知幾為獲嘉主簿。啓諫四事。赦令不息一也。黜陟多濫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沙汰三也。牧伯遷代太速四也。是時法網嚴密。競進者陷刑戮。乃著思慎賦以見志。刺時政焉。

仇香

仇香為主簿。民有陳元者。其母告其不孝。香乃以孝道化之。不加罪責。卒為孝子。王奐問曰。陳元之過不罪而化。得無少鷹鸇之志耶。香曰。鷹鸇不若鸞鳳。奐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

海忠介評曰。主簿掌一縣簿書之事。雖位有崇卑。職有詳要。夫人莫不真性率真而行之。即古所謂僅得一官。亦可小試。苟不盡分稱職。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也。邸狀觀科登膴仕。徒妬官常耳。如錢穀一書。宜出入明允。無悖孔子會計當之說。苟勾稽錯亂。追呼牒混。有弊則實微無錢則急此。且計粮數之多寡。而繭絲之。有大封小封以為常規之入。焉是憑家兄為驅使。了不能以自主。徒老死於簿書間也。又何異於王恂輩唯唯諾諾。徒供公之書怒也哉。

典史無考

海忠介評曰。典史掌巡捕。人間盜賊爭鬬微事。盡為之所當小心翼翼。晝夜惟勤。棲住一枝。飲惟有滿腹而已。若位卑言高。祿微而謀大。黑白出入於唇吻。曲直任其心胸。指良為盜。為己斂利。救肺石之無言。棘林之冤置不恤焉。其何以為民長上哉。況屈一夫冤一婦。霜旱隨之。為民上者。可不緣此為兢兢哉。且又偏聽衙蠹。相助朘削。盜賊分其贓。爭鬬罰之紙。不幾乎狴犴之五鬼乎。非典史也。

愚按。古之大聖大賢。所以致政微之效者。不必盡出一轍也。要之風移俗易而已。故巫馬期戴星出入而邑治。宓子賤凡事交下而邑亦治。子夏治西河。而邑多文獻。言偃治東魯。而宰有絃歌。其自修者盡。故感應若捷也。若不學無術。而以人國而徒倖於不[illegible]美錦學製也。[illegible]矣。

學校總考

校虞書命夔典樂教冑子。周禮有師氏保氏。禮記天子學曰辟雍。成王時彤伯入為祭酒。戰國荀卿為祭酒。漢吳王濞年老不朝。為劉氏祭酒。祭酒之名久矣。漢置博士祭酒一人。秩二百石。後漢增置十四人。以士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魏因之。晉立國子學。置祭酒一人。博士十一人。助教十五人。宋太始六年。以國學廢。置聰明觀祭酒一人。有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齊梁孫為國師。北齊改為國子寺。隋置太學。省祭酒。置太學博士。總知學事。大業改為國子監。仍置祭酒一人。司業一人。丞三人。主簿

錄事博士各一人。助教四人。唐龍朔二年。改為司成館。改祭酒為大司成。司業為少司成。博士為司成。光宅改國子監為成均監。天寶置廣文館學士。進士。宋初置判監事二人。直講八人。丞簿各一人。元豐官制。行祭酒司業丞簿各一人。博士十人。太學博士十。正。錄各五。武學博士二。教諭一人。律學博士。及正各一。又有書庫官隷焉

明初建國子監。祭酒。掌國學。舉人貢士官生恩生。勳臣教訓之事。司業為之貳。要在明體適用。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本。隆師親友。讀書寫字為務。有不率者朴之。不悛徒謫之。其率教者。有升堂積分。及　敘用之法。且以廩餼贍師生。以力役給厨膳。以賜予示恩賚。以寧假恤人情。以撥歷練吏事。以考選次冗濫。歲仲春秋上丁日祀先師。則總其禮儀　上謁先師。幸太學。祭酒司業執經進講。其屬有監丞。坐純愆廳。參領監事。有博士。坐博士廳。分經訓授。助教學正。文錄坐齋舍。崇志。正義。誠心。脩道。率性。六堂。專教誨。嚴程課。視經義。約以規矩。典簿典出納文移。受支金錢為師生饌。典籍掌經史子集。及制書。於是禮部翰林詹事春坊。若國子監官聯相銜。而遞補因之。獨稱華重矣。下而府有教授。訓導。州有學正。縣有教諭等官。皆古庠序學校之遺意也

劉向

揵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八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蓋禮樂以養人為本。今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所恃為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於是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

桓榮

漢明帝幸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遣使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三老升

東面。三公設几。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噎在後。五更南面。三老進供禮亦如之。祀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是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養終厥身。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

蔡邕

漢靈帝。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使後學取正焉。碑始立。觀模寫者車乘日千餘輛。

孫奭

宋孫奭為侍講。依詔雙日御經筵。自後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真宗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

石介

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樂志。好善嫉惡。以韓琦范仲淹等同時登用。而歐陽修蔡襄等。並為諫官。夏竦既罷。因大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詩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

孫復

孫復泰山人。初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監石介師之。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徵為國子監直講。

曾元亮

宋仁宗因趙師民獻勸講箴。命曾元亮講讀經史。謂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耳。

宋祁

宋祁奏仁宗曰。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律。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以盡人之才。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

徐積

徐積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諭諸生曰。諸君子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

為君子。聞者敬服。

胡瑗

胡瑗海陵人。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倫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云。

程頤

程頤號伊川。為崇政殿說書。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請罷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

楊時

楊時號龜山。欽宗時為國子祭酒。上言蔡京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為學者之惑。

陸九齡

陸九齡撫州金谿人。為全州教授。幼穎悟端重。性周謹。不肯苟簡。步趨繩墨。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劉廬陵。人心震懼。或請九齡主義社。以禦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卒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及至興國。不以職閒自逸。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將。勸銷引其士類與起。改全州。未上。得疾。與客對語。猶以天下學校人材為念。整襟正卧而卒。

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上子弟分任家事。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兄九淵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學者稱二陸。

陸九淵

九淵號象山。九齡之兄也。嘗謂學者曰。爾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則六經皆我註腳。又知荊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為變。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諡曰文安。

按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内事乃已分内事也已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然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然又登進士第至臨安士爭從之遊言論感激聞而興起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悉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者

又按九淵與朱子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朱子守南康九淵訪之朱子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聽者或至泣下朱子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来論辨不置焉

袁燮

袁燮慶元人九淵之門人也為國子祭酒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已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為絜齋先生

陳埙

宋理宗以埙為國子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學益相厲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嘗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曹觱

曹觱理宗時為祭酒帝臨太學御崇化堂命觱講禮記大學篇以詔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子白鹿洞學規賜焉

許衡

元許衡為國子祭酒命即燕京設學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言如君臣課誦少暇即習禮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悉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者得有疑有疑者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謂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必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久之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凡為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爲

世用矣

虞集

虞集嘗議學校曰。今天下學官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欲望師道之立可乎。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尊師之。庶可以觀感而化矣。

宋濂

明太祖取婺州路。改為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生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為訓導。時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

海忠介先生評曰。教官掌一邑之教。舉一邑之龐腫薄質。俱賴其陶成。况門下皆俊傑之秀乎。雖不能如尼父設教洙泗三千。王通演教河汾士八百。即一邑搢紳濟濟。不為少矣。掌學教者。謂可安閒以自暇乎。應將經書性鑑子史諸篇。與諸弟子朝夕講習。日月課會。切磋琢磨。使之義禮明而心性淳。異日登之仕路。文章由道德發出。事功從學問做來。有裨於
國家。有濟於生民。以見學優則仕之明驗也。若任諸生啗飲呼盧。逐蹚營利。所謂經義治事齋。忠臣孝子錄。懵然罔聞也。是誰之過歟。如斗是寄空名於諸士之上。與籍無傳。模範不端。虛糜歲月。為身謀。為家計。初入學則索

其贄見之儀。既入學。則索其進學之禮。於諸士子毫末無補焉。亦何以克稱廣文之職也哉。

丁積

丁積為新會令既就選知邑中有陳白沙先生大耋曰吾得師矣至則事以師禮月分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教行之惟恐後其為政以風俗為本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家禮為書訓之月朔進問于庭賭博窃盜者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者衆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觀為講解一時風俗丕變甲首納户賦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槩歲詩云長官類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

唐侃

唐侃為永豐令永俗悍訟侃以教化先之以真誠格之吏民不忍欺給立木牌二于庭右曰從化左曰從刑令曰求理者左欲和者右父之民多立于右以求和言苟當理雖贓吏必改容謝為立行之

程鄉

程鄉為鹽城令以廉能奏最入覲之日僅衆一馬以一馬負册以一僕御焉而已昔與趙清獻之一琴一鶴張繼宗一蒼頭同意清風高節千古一見者也

鄢高

鄢高南昌人嘉靖間知定安縣興學校均里甲撫流移節煩費為民興利除害時瓊守以入覲索屬邑高曰剝民以媚上吾弗為也遂見忤已丑考察竟以不及改教臨行詩曰世路人情蜀道難幾回飛夢繞鄉關一肩行李梅花瘦萬里宾鴻任往還

按鄢令剝民媚上一語真中仕路人膏肓雖見忤告罷而清風凜凜直足千古固不以成敗論英雄也昔任延不肯善事上官海瑞節省朝覲之費皆有蕭介之風亦在為上者之見諒耳

附録

明太祖諭守令曰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乃設有

司以分理之欽其勤強扶弱奬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後可以盡力南畝足其衣食輸其賦稅以資國用今命汝等為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賦為爾等俸祿爾尚勤于政事盡心于民勿得尸位素餐自觸法網

諭郡守曰郡守縣令為牧民之官凡賦斂徭役訴訟皆先由縣次方至府若縣令賢明則賦斂平徭役均訴訟簡一縣之事治則府可以無憂矣苟縣官貪墨以毒民或怠弛以廢事民間利病尸素不聞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害矣為府官者知其獘能絕奸貪

去關茸請吏賢者而任之則上下皆安矣若知而不
言上下蒙蔽雖苟且一時終必為其所累爾等宜急
修厥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諭縣令曰縣官之職最親於民苟有善政及民而民
稱之美名即傳於遠邇若蠹政害民惡聲亦不可掩
為善為惡輒從公論有在今惠民有成績他日不
患不至臬要也
永樂中上諭曰為國牧民莫先於守令守令賢則一
郡一縣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
當速去之蓋吏部選士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

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撫及按察司九府州
縣官到任半載以上察其賢否具奏

百僚金鑑卷之八

廉潔

古之六計以廉為先令之八法以貪為最蓋貪之與
廉如黑白之各別如東西之易位出乎此則入乎彼
必然之勢也故鹿可蹇也而顛不可染魚可懸也而
指不可染寧卻金於暮夜勿攫金於白晝寧為瑟鶴
之隨勿忍囊橐之懲斯朝廷嘉其高節而閭巷仰其
清風也若苞苴是營而簠簋不飾則悖入而悖出賄
聚而焚身悔何及哉故摭其清廉者以勸將來

楊震

楊震字伯起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邑令王密夜
懷金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
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去
丁南湖曰伯起以清白傳後子曰秉孫曰賜曾孫曰
繼踵宰相為世所貴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惟關西之
謂乎
按楊秉為太尉清白寡慾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震所謂清白子孫已見一斑矣

管寧

漢管寧少與華歆為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

與尨石無異歆挺而御之人以是知優劣
桉管寧字幼安當漢魏之際居遼西三十年孟觀爲之
明帝安車蒲輪聘之不就寧家貧好學在家嘗着皂帽
衣裙而已文山詩曰或爲遼東帽清操厲氷雪

李景讓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
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
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
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箠楚
弟景莊下第景讓不肯囑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
肯效人求關節乎

劉溫叟

宋劉溫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開封尹趙光義聞
其清介嘗遣府吏賚錢五百千遺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
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使即
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遺猶不
受况他人乎

趙抃

宋英宗謂趙抃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治
簡易亦稱是乎

抃字閱道每日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於天不可告者
不敢爲也及卒謚清獻
元范梈除海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風波瘴癘無所
憚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獄遷江西湖東道又改福建閩
海道知事四任佐風憲謹身守法不可干以私蔬食水飲
泊如也吳澄以爲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子

軒輗

明軒輗鹿邑人天性廉介爲浙江按察司前使奢汰不檢
公矯以清約禁絕和買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
日出俸易肉一斤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輙留飯飯惟一肉
或至殺鷄見者皆驚異日軒廉使殺鷄爲客大破費矣順
初爲刑部尚書上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
是汝乎公頓首謝

吳隱之

吳隱之有清操爲廣州刺史羊城之石門有水曰貪泉飲
者輙貪隱之酌而飲之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
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其後益勵清操
丘瓊山先生貪泉對大略云嶺南之地多南金珠璣玳
瑁犀象海貝異香奇物皆他方所無者見者鮮不爲之
動心焉且又去中國特遠吏之贓否鮮或上聞而其民

素懷甘受害而不辭故吏得以恣其貉壑之欲貪風恣行上下交利漸染成俗一或屹中流之往祇則忿讟叢之矣是以士之素負名飾守廉隅者未入其境固嘗非一人一踐梅關泛湞海則其心與昔所非者合為一矣人見其然因以是目之是豈水之罪哉噫夫使人而皆吳隱之也雖日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為廉使人非吳隱之也雖不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為貪貪與廉在乎人心不在於水也

揭稽

揭稽建昌人景泰間以侍郎兇撫海南至稀除海外積年

蚝汚黎民如解倒懸始登海岸題詩壁間云秉心玉潔與冰清黙陟貪婪佐聖明若載蒞茲土物任教沉在若滄溟

度量

赤舃几几幽風致美于元聖無他斷斷秦誓致思夫相臣甚矣度量之宜弘也古之大臣泰山崩於前而目不瞬雷霆作於上而耳不驚或氣吞乎雲夢或量併於滄海故能集衆思而賁忠益斷大事而决大疑功若呂鐘而名垂竹帛也若妬賢忌能驕矜自喜如王莽李林甫輩一污青史萬古寒凉也

婁師德

唐宰相婁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盛過盛人所嫉也

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其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也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表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太后覺之嘗謂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甚哉功名之際人所難居也況多事之時乎太柔則召

侮太剛則召禍。挾師德惟忠厚自居。而能遠害全身。是何異於明哲保身者歟。

裴度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若。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答。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契耳。急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呂蒙正

蒙正字聖功。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忘。不若弗知之為愈也。時人服其量。

包拯

包拯性悄直次介。與人不苟合。一毫不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怒。其飲食服用喜儉朴。雖貴如布衣時。

李沆

李沆秉鈞日。有狂士扣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詳覽。狂士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但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色。嘗言以帷薄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謝乎。

杜起莘

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修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褒諭曰。聞卿出局。即蒲團紙帳。如一行腳僧。真難及也。起莘頓首謝。未幾。遂擢為諫官。張真父戲之曰。吾蜀人如劉韶美。馬園仲。及僕。皆無妻妾。塊然獨處。與君等耳。君乃獨以此見知。皆拔擢何也。當攜登闕鼓訴之。因相與大笑。

按起莘方為言事官。而真父戲之如此。雖真父氣盛蓋一時。亦可見向來風俗之厚。

趙抃

趙抃字閱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惟攜一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狎慢之。公頹然鼓琴不問。

呂公著

公著自少講學。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弘而學粹。遇事善決。至所遵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王安石博學辯詞。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誠約儉服之。

文彥博

文潞公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方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焉

范純仁

純仁性平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劉寬

劉寬字文饒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猝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按寬性仁厚夫人欲試其量適寬朝服入朝命婢持羹以進故污其衣寬急曰羹爛汝手乎終不加怒

藺相如

趙王以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若何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我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存也今兩虎相鬭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

胡致堂曰君子有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顏氏以不遷怒孔子稱其好學門弟子皆不及也藺廉攻戰之士耳觀其克己降心平難平之氣以義相勸昨日讎為怨敵今日歡若平生則學於聖人之門者未易及也後世比肩事主離合之迹有愧於二子者多矣雖然結交可也刎頸相與則賢者之過也

寇恂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請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勑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

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交而去

胡致堂曰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者非也廉藺之釁先起於頗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為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寇恂戮之不為甚也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畜憤欲手劍之逮至帝前憤猶未解殊無責己訓勅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與廉將軍班乎

郭子儀

郭子儀入朝宦者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

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衷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胡致堂曰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耳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己盡人裕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斷一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有以感動其心也

按致堂此論深得子儀心事亦見誠能動物吾人當存此意可以處亂世之交矣

寇準

丁謂逐寇準貶為雷州司戶參軍京師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載丁謂亦貶人皆以為報應之速天道安可誣也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讐亟杜門使縱博俟謂行遠乃罷

謂之待準何其刻準之待謂何其恕孔子所謂觀過知仁於此可見

愚按士君子之處世也不能有平而無陂其接物也不能有順而無逆惟持己以敬而接物以讓雖有强禦且革心戢志況稍知禮義者乎易之豚魚可孚詩之鴞音可懷用此道也故集藺寇諸公以示法云

范純仁

宋哲宗徙范純仁於嶺南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欲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按范公以義命自安。患變自許。絶無悲天尤人之意。可謂純臣矣。晉太子洗馬衛玠。字叔寶。美風神。善清談。嘗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亦所謂以理自持者。

賞罰

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聖王不能治天下。故賞一人使天下之善者皆勸。罰一人。使天下之惡者皆懼。斯鼓舞人心之大權也。但賞疑惟重。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聖帝明王。泣罪解網之盛心。而嘉與維新之至德也。人臣體此意而行之。則賞而過。不失為仁人。罰而過。則淪於忍矣。刑賞見忠厚之至。蘇子之論可三復云。

齊威王

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治。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者趙攻鄄。而子不救。衛取薛陵。而子不知。是子厚賂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之。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悚懼。莫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

路溫舒

尚德緩刑疏曰。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未治凡以此也俗語曰畫地為牢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詞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矣

董仲舒

仲舒對策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不任刑罰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

公孫弘

公孫弘對策曰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此為治之本也

杜衡

齊軍司杜衡曰天下大務莫過於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

崔仁師

崔仁師曰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囚之罪亦所願也

陸贄

陸贄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

柳公綽

公綽為山東道節度使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眾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趙方

宋趙方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

明太祖

太祖嘗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古人用刑本求生人非求殺人故欽恤為用刑之本

用人

稽古唐虞之世，工虞水火，各盡其能，禮樂兵刑，各勤其職，故能庶績咸熙，而府事允修也。蓋人無棄才，亦無全才，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忍辱而取榮名。

自古記之，若必全才而後用，是馬必騏驥而後可服，木必楩楠而後可棟，龜必九江而後可卜，玉必荊山而後可寶，不益重才難之歎哉。故君子使人惟器，而无公無求備於一人，斯用人之龜鑑也。

齊威王

齊威王謂魏惠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徙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而已哉。

劉晏

唐劉晏嘗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精敏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句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微，必委之士類，吏惟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嘗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

宋璟

唐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

李絳

唐憲宗問李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材受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侄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

李昉

李昉為相，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韋彪

韋彪字孟達，平陵人。舉孝廉。肅宗拜大鴻臚。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詔公卿議，彪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

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門閥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又上疏言天下樞要在於尚書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帝皆納之官至司徒

胡世寧

胡世寧為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輒政請禁私謁公曰臣官以察人為名非察其貌接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絶士夫從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遂不禁焉

呂蒙正

宋太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時蒙正在中書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

狄仁傑

仁傑為相嘗薦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

為私也

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恬退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周易所以垂訓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雅詩所以致美也蓋津要非久居之地而圭紱無常繫之帶是以古之達人智士或功成而身退或戒滿而乞休子房辟穀於赤松少伯泛舟於綠水午橋莊上文酒吐碎錦之花獨樂園中池竹騰蕙叢之色秋風起兮思蓴鱸之正美春將及矣念松菊之猶存洛陽耆英繪入畫圖潞公同甲可被詩歌鳴琴可以終身優游聊以卒歲也若嗜利如蠅慕羶若蛾殆至上蔡與黃犬之悲華亭聽鶴唳之歎嗚呼晚矣

蔡澤

蔡澤謂應侯曰身名俱存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商君吳起大夫種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酬而德已完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遂告病免

按蔡澤傾覆之士欲抱范睢而奪之權故為危言以動之非真知功成名退之義也然善用之亦足以為戒君子不以人廢言故錄之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從高祖定天下數立大功及帝即位良以多病入關即杜門導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復仇狙擊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布衣之榮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

司馬溫公曰子房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偽而欲從赤松子遊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戮蕭何繫獄非以履盈滿而不知止耶子房托於神仙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歟

范蠡

范蠡字少伯越王句踐之賢臣也深謀二十年竟滅吳以為大名之下不可久居乃遺書文種曰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或譖種且作亂越王賜劍死蠡于是裝輕珠寶乘舟泛湖浮海至齊國變姓名曰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金齊人聞其賢聘以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間行止于陶又謂陶朱公資累鉅萬焉

蘇穎濱曰范蠡知句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於江湖如去飛鷙

是以吳臣免於患名。可不謂賢哉。

疏廣

漢疏廣爲太傅。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送者車數百輛。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泣下。

徐邈

魏以徐邈爲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陶潛

晉陶潛。字淵明。爲彭澤令。督郵至。吏白應束帶相見。淵明曰。吾豈爲五斗米折腰。遂掛冠去。賦歸去來辭以自適。門栽五柳。號五柳先生。

顏延之

劉宋顏延之。其子峻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峻鹵簿。即屏在道側。嘗語峻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峻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勿令後人笑汝拙也。

王晞

齊王欲以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

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傾覆。且吾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盧景裕

北齊盧景裕性恬靜。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之色。敝衣粗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韋世康

隋韋世康和濟謙恕。爲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張翰

晉惠帝時。齊王冏專政。張翰謂顧榮。恐其禍及。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適志耳。須富貴何爲。即日引去。顧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徙爲中書侍郎。

裴度

唐裴晉公度。自平蔡之後。即乞休。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墅。興涼臺燠館。號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把酒著文。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號曰曲江公。又建午橋莊。[illegible][illegible]種文杏百株。名其處曰碎錦坊。

按窮幽記云。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公使群牧白羊散

於其上曰芳草多情賴此點綴

文彥博

太師文彥博致仕歸河南與富弼等用白易居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剎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謩故事與焉

按唐白居易東都自號醉吟先生常與胡果吉旼鄭據劉真張渾狄兼謩皆高不仕者惟兼謩年未六十兼謩仁傑孫也

韓世忠

宋韓世忠罷為醴泉觀使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淡然自如若未有祿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焉

按世忠以樞密歸第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忠徑造之賓主甚歡盡醉而歸明日餉以羔羊且手書二詞以遺之臨江僊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閑是不老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丹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閑自古英雄都是夢為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癡迷悞了賢世忠生長兵間初不能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詩詞皆有佳趣信手非常之才也

歐陽脩

歐陽文忠公云士人歷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一清涼館舍解衣濯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佩訪林泉顧半生一無可恨者其樂可勝言哉

按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携客往遊遣人往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載月而歸

趙抃

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衢州宅之東消暑堂之後舊據城闉橫為屋五間下瞰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及園囿之中故為州居之謂之高齋既治第衢州臨大溪其傍不遠數步亦有山巔屹然而起即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從歸惟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時

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為役早不茹葷一淨人治膳於外功德院號餘慶時以佛慧師法泉主之泉聰明高勝禪林言泉萬卷者是也一輪一僧伴食泉三五日一過之脫畧狀肉及鮓鮪於家益不能終日食素老兵供掃除之役事已即去唯一淨人執事其傍暮以一風爐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鷄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頮面趨佛室暮冬尚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焉

文彥博

文潞公在洛時年七十八嘗為同甲會各賦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亹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姚樞

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於蘇門墾田數百畝誅茅為屋置私廟四室中堂龕魯司寇容傍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以道學自任刊小學四書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高明

明高明貴溪人嘗曰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微宜再退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

楊誠齋

楊誠齋為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囊貯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又聞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弊篋一担每晨起則撤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柱杖撑弊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絕宦寺一無所畏

忠烈

稽古盛世，都俞相成，吁咈相戒。元首明而股肱良，三事脩而六府治。猗歟休哉，何道之隆也。迨世亂而身危，時窮而節見，於是有忠貞自矢，慷慨自命者，心可剖，首可碎，而此志必不可奪。賊敢拒，逆敢擊，而君父必不敢背。浩然之氣，與日月而爭光；激烈之風，同山河而不朽。蓋見理既明，則視死如歸，抒以扶植綱常，維持世教，胥賴之矣。錐謂龍比諸君子，至今存可也。

關龍逄

關龍逄者，夏桀之臣也。桀為無道，龍逄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沒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桀曰：吾之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遂囚逄而殺之。此諫臣之始也。

二仁

梅伯

殷紂淫亂不止。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爭。紂怒而殺之，葅醢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賞以憂。田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箕子亦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為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乃解衣披髮，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比干見微子去，箕子佯狂，而嘆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必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而剖視其心。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及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殺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即位，夷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按夷齊採薇，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家之草木也。于是餓死。方正學先生謂其過乎中庸，但政革之後，不可無此氣槩，以生勝國之色耳。

豫讓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讐。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無後。而此人欲為報讐。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王蠋

燕樂毅破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又欲劫之以兵。吾以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縊。

程嬰公孫杵臼

程嬰。公孫杵臼者。趙朔之客也。司寇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子。賈索之不得。嬰杵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在。嬰與俱匿賈宮中。名曰武。後十五年。武長。嬰具實告。方謀族賈。滅之。嬰亦自殺。以答宣孟與杵臼於地下。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自以五世相韓。及韓為秦所滅。良欲為之復讐。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

王經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自出討之。尚書王經諫不聽。遂拔劍升輦。率殿上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髦戰於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昭入殿下。召群臣會議。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

劉沈

晉河間王顒舉兵反。雍州刺史劉沈發兵討之。為顒所獲。沈謂顒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葅醢之戮。其甘如薺。顒怒殺之。

嵇紹

東海王越奉帝征成都王穎。穎建兵戰於蕩陰。敗。前侍中嵇紹詣行在。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及石超軍至。乘輿敗績。百官侍衛皆散。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衣。及穎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曹充梁緯

漢劉曜陷北地。進至西陽。獲將軍曹充梁緯。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無定也。充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緯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卞壺

晉蘇峻反。攻青溪柵。尚書令卞壺帥諸軍拒擊。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

桓彝

蘇峻陷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師不守。進屯涇縣。裨惠勸彝與峻通使。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涇城。陷。執彝殺之。

吉挹

晉武帝時。秦苻堅拔魏興太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虓字）不屈於前。丁彥遠（穆字）潔己於後。吉祖沖（挹字）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

張嵊

梁張嵊爲吳興太守。侯景使侯子鑒入寇。吳興兵力寡弱。嵊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嵊效袁君正迎降。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墮之。吾豈不知其難。顧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賊求活。景怒。盡殺之。

安金藏

武后時。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

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流血滿地太后聞之惻然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盧奕

安祿山陷東京河南尹達奚珣降之留守李憕謂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恩雖智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祿山使人執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順逆吾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顔杲卿

史思明陷常山太守顔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執杲卿及長史袁履謙等詣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瞋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而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為反也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三柱而咼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絕口顔氏死者三十餘人

張巡 許遠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鼠雀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無以酬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陷巡死生執許遠於洛陽巡與賊前後大小凡四百餘戰殺賊十二萬人

文山題雙廟詞曰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睢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

嗟哉人生翕歘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賊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

石演芬

李懷光與李泚通謀欲反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腹心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小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欲左右臠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死

段秀實

唐朱泚反。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士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往見泚。泚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使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悅。逆議稱帝事。秀實奪源休笏。前唾泚而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泚中其額。濺血洒地。泚衆爭前殺之。

顏真卿

李希烈反。宰相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至是德宗欲遣人宣慰希烈。杞曰。顏真卿三朝舊臣。忠貞剛決。名重海內。真其

人也。上以為然。遣之。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許。與宋滈等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掘坎欲坑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急與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後希烈遣中使縊殺之

過平原縣詩云。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速速盟。賊聞失色分軍還。不敢長驅入帝京。明皇父子得西行。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賊牽制君威靈。哀哉常山賊鈎舌。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所。茫茫烟草中原土。公視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韓通

宋太祖因陳橋兵變。自立而還。周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馬通。馳入其第。未及閉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太祖贈為中書令。以旌其忠。仍

詔以禮葬之。

李筠

昭義節度使李筠。太祖遣使加為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僚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筠長子守節泣諫不聽。遂會北漢師伐宋。戰敗赴火而死。

李重進

李重進周太祖甥也。太祖即位。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青州。重進乃陰懷異志。帝使陳思誨齎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猶豫。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

遣人求援于唐唐主以閩帝親征城將陷重進盡室自焚
思誨亦被害
呂氏中曰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
筠李重進舊史書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
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漢晋矣曰智氏之豫
讓非歟

蘇緘

宋蘇緘知邕州交阯人圍之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
陷緘殺其家三十六人因自焚死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
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

按蘇緘死難始于王韶開邊蕭注慕其功而釀成交阯
之釁也合家全節而殉國神宗嘗以張巡許遠比之嗚
呼緘其人傑也哉

唐仲

經畧使唐仲為永興軍金人婁室圍之仲度勢不可支乃
以書別其父曰忠孝不能兩全義不苟生以辱吾父父曰
汝能以死徇國吾含笑入地矣遂與僚屬八人俱死
又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捍禦城破尤巷戰不克
乃南向拜自引決凡一家死者八人

李若水

李若水為吏部侍郎隨欽宗至金營粘沒喝令曰必使李
侍郎無恙若水絶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今日順從
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
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以歸覲若水叱
之曰吾不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乃罵不絶口監軍
撾破其唇噀血罵愈切至以刀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
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千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劉韐

資政殿學士劉韐因金人陷京師欲以為相韐曰偷生以
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

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辱臣
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
告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
之寺西岡上遍題牕壁以誌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
如生

丁南湖曰李若水嘗奉車駕出城亦在誤國之列劉韐
素為童貫所知預彼軍事及其一死徇國而前愆盡掩
遂以忠義芳於萬世則君子歸鄙末路可不知所勉哉

張叔夜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既北迁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粟

至白溝樂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

李芾

李芾知潭州元人圍之日久芾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死戰城中大窘力不能支乃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巳妻子亦自剄

陳文龍

陳文龍知興化軍元人陷之文龍被執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不食而死

文天祥

信國公文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元主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帝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以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力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有詔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

翰林學士王槃以詩哭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斬顏時精神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却恐史臣編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

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ヽ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謝枋得

元世祖訪求南人有才者甚急御史程文海薦謝枋得枋得遺文海書曰某所以不死者以母在耳先妣今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知理義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君命亦明矣及觀天祐逼之北行與之言坐而不

對武婬言無禮天祐久不能堪乃謾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者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纂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天祐曰強詞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秦攻之時枋得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只茹小菜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枋五日死于驛

丁南湖曰文山餓而不死乃受殺身之慘疊山餓而遭

死乃獲全屍之幸蓋二人之成就人才各一道也死之以殺所以成其龍比之忠死之以餓所以成其夷齊之節

趙昂發

元人徇池州通判趙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都統張林陰遣人納款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為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帥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於雍氏同縊死從容堂

明祚軒曰昂發身沒王事抑且妻死夫難節義之道萃於一門矣

唐震

元人徇饒州知州唐震發民守城元遣使來取降款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而死明萬里聞饒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城欵破萬里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吾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止水死左

右及子鎬相繼投沼內積屍如疊翼日萬里屍獨浮出遂若歛葬之

李齊

張士誠據高郵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李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呼齊使跪齊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卒倒捶碎其膝而刳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武功

敷治以文，戡亂以武。武與文不可偏廢者。自涿鹿一戰，遂啓殺伐之端，嗣是伊尹造攻於鳴條，尚父鷹揚於牧野，而兵法乃大備焉。彼齊之孫武、魏之吳起，尤而效之者也。厥後有穰苴尉繚之徒，皆得竊其說以相詭譎。要不外司馬法者近是。自漢唐以來，功名表著者，集之於篇，以示安不忘危之意焉。

有熊氏

黃帝時，有蚩尤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炎帝榆罔不能制之，令居少灝，以臨四方。蚩尤益肆其惡，出洋水，登九淖，以攻炎帝于空桑。炎帝避居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皆昏迷。軒轅為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於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軒轅黃帝之名。有熊其國號也。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也。耕于有莘之野。樂道守義，成湯使人以幣聘之，進之于桀。桀不能用，復歸湯。因說湯以代夏救民之事。遂與桀戰於鳴條。桀師敗績，湯乃放桀于南巢，以伊尹為相。

呂尚

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夏商之際，封於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後相武王以伐紂，封於齊。

吳起

吳起衛人也。先仕魯，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起恐得罪，歸魏文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而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死所矣。

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晏嬰薦於齊景公，名為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約出師後期者斬。莊賈踰期後至，斬之以徇三軍。三軍戰慄，遂霸齊國。

孫武

孫武，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出宮人為二隊。

以寵姬二人為隊長試習戰法孫子約曰汝知左右手與心乎宮人曰知之孫子曰前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宮人笑乃斬隊長以徇再鼓之無不如令遂強吳國

孫臏

孫臏者齊人也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臏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去韓而歸魏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兵入魏地為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三萬灶涓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輕鋭兼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于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砍木下見白樹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大破魏師

田單

田單者齊之宗人也多智習兵法以為將聞燕惠王新立嘗不快於樂毅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得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收城中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所觸盡死傷城中鼓噪從之燕軍大敗走齊人殺騎劫復齊七十餘城封為安平君

張良

張良祖擊始皇之後聚少年百餘人欲從騎道遇沛公遂屬焉公以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及沛公得天下封為留侯

秦王子嬰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方強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

按子房與蕭韓並稱三傑而考其始終蕭何有獄吏之嘆韓信有未央之慘而子房博浪一擊而天下震動借著一箸而四方拱服蓋其始授兵符於黃石其終欲得赦於赤松光怪離奇不可方務殆其優游考終其視俎臨磨戮者相去不大徑庭哉此又人傑中之傑者也

韓信

韓信引兵伐趙。夜遣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來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食，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大笑。信引兵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趙軍歸壁，見皆赤幟，驚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趙軍，斬陳餘，擒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反背水以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救齊。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進與信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且引軍半渡擊信，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人決囊水，且軍大半不得渡，遂擊龍且，盡定齊地。

漢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得天下也。

陳平

陳平，武陽人，家貧好讀書。里社中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使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常從高祖征伐，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又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信，五也；厚遺閼氏，解白登之圍，六也。封為曲逆侯。

周亞夫

漢文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已而之細柳。先驅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勞將軍，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擒也。至若亞夫，可得而犯耶？乃拜為中尉。

李廣

將軍李廣，隴西成紀人，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虜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

學而昔於不識。

司馬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效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效李廣無不傾覆矣。

衛青　霍去病

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與驃騎將軍霍去病。皆為大司馬。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視之。對曰。敵人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愛重之。青為人仁愛喜士。退讓以柔和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

趙充國

武帝時。先零與諸羌皆畔。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以為老。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踰於老臣。者矣。遣問將軍度羌人何如。當用幾人。對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充國至金城。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壘。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陳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下公卿議。魏相任其計可必用。上嘉納之。於是命充國留屯田。

按十二事。一言屯田致穀。威德並行。二言擴敵肥饒。以待其叛。三言使民不失農業。四言罷騎兵以省大費。五言令士卒循河湟漕穀。以示威武。六言以閒暇繕治郵亭。充入金城。七言不出兵坐得必勝之道。八言無經遠阻追死傷之害。九言不損威武。敵難乘間。十言無驚動罕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一言治隍陿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省由役以戒不虞。

張南軒曰。漢將當以充國為最。留田十二事。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異也

麒麟閣十一功臣

宣帝思股肱之美。乃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雲臺二十八將

明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

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胡致堂曰：東漢二十八人，同時書儀，以濟王業，猶車轂居中，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也。馬援雖勞於禹寇侯方諸將，豈應出其下，乃以后故，不入功序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為私。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敘其績，豈可坐椒房戚屬而掩烈丈夫之大節哉。

馬援

武陵蠻寇臨沅，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行。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國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矣。遂至臨鄉，擊破蠻兵，後以薏苡之謗，藁葬城西。

按：馬援嘗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至是果驗。

鄧禹

鄧禹，南陽人，杖策追光武於鄴，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大悅，因令禹常止宿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及光武定天下，以功封高密侯。禹內行淳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常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有子訓，其女曰綏，性孝友，好讀書，選入宮為貴人。

班超

班超，字仲升，彪之子也。家貧，為官傭書以養母，久勞苦，嘗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有相者謂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萬里封侯相也。後假司馬，入西域，以功封定遠侯。

諸葛亮

亮字孔明，琅琊人，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劉先主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東南，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

寄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賢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遂定三分之業

胡致堂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當魏然三代之佐未易與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尹而以管樂自許譏志也

羊祜

晉羊祜字叔子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比聽之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自歸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師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至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

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勿求細利及祜卒南州民為之罷市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凌烟閣二十四功臣

唐太宗命圖畫功臣於凌烟閣凡二十四人長孫無忌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

李勣

唐李勣為將有謀善斷從善如流戰勝則功歸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曰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嘗謂人曰我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及卒謚貞武

太公廟

唐明皇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饗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左廡以張良為首田穰苴韓信李晟李靖郭子儀此左五哲也右廡以孫武子為首管仲樂毅諸葛亮

李勣范蠡此右五哲也致孫如孔子樣
司馬温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
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
專武乎自孫呉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以
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偕十哲之目
使太公有神必羞與同食矣

郭子儀　李光弼

安祿山反元宗命郭子儀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
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
萬人與之大破賊將史思明於嘉山及子儀光弼還常山

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
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破砍其營
賊不得休息數日與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于嘉山
大破之其後屢建大功卒能破逆賊及乘輿唐室再造李
郭之力也
郭子儀爲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譖謗百端詔書一紙
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田承嗣所承
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矣李靈曜據汴州作
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
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十人八
子七壻皆爲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公不能盡辨
頷之而已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
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之非年八
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爲名臣者甚衆卒封汾陽王謚
忠武

李晟

李晟破朱泚收復京城屯於含元殿前令諸軍曰晟賴將
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
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内無得通家
信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

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
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封西平王謚忠武

李愬

愬晟之子也受命伐蔡乃命李祐及李忠義李進誠各將
軍出東行夜至張柴村夜半雪甚行七里至州城近城有
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
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鷄鳴入居元
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
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聽於庭聞愬
軍號令始惧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及董重質詣愬降元

浮於城上請罪，下之檻送京師不戮一人愬還軍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喻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史臣曰李愬所論用兵凡智將皆能之而其所不可能者有二焉夫忌敵者桓積也而彼獨厚結李祐以爲成算功者常態也而彼獨拜迎裴度以歛其驕蓋晟乃仁義之將而愬為其子故家法傳緒此况愬之韓略尤有克肖乃父者乎

曹彬

宋樞密使曹彬伐江南頓師城下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瘉惟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人則餘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彬即稱愈城陷唐主李煜出降彬待以賓禮請治裝赴汴彬自出師至凱旋士卒畏服

江南頒以保全彬歸自江南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關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彬性仁厚在朝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為宋良將第一

按王全斌伐蜀日夜宴飲不恤軍士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太祖每以為恨以彬仁厚故專任之彬子瑋璨皆為良將奕世顯榮全斌身死未幾子孫有為乞丐者仁暴之應為將者所宜鑒也

吳玠

宋高宗時四川宣撫使吳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盡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及卒西人思之作廟以奉焉

周靜軒曰吳玠忘身徇國百戰禦敵屹然為西川之保障忠君憂國死而不渝自中興以來若玠可謂賢將矣

岳飛

岳武穆飛事親孝尤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仇為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

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乃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卻不受。玠益敬服。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御士卒。嚴而有恩。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有所欲舉。盡召諸將統制與謀。計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韓世忠

世忠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遂罷為醴泉觀使。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與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談。嗜義輕利。持軍嚴整。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莫不精絕。

按同時有劉光世者。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功臣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為虛言。當見之實事。方之韓世忠岳飛。不遠遠矣。

劉錡

劉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沒焉。

宗澤

宋宗澤為東京留守。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既至。誅捕盜賊。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擁衆七十萬。單騎馳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嘗謂岳飛曰。爾智勇材力。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百僚金鑑卷之十一

戒石銘

爾俸爾祿　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　上天難欺

右宋高宗紹興元年頒戒石銘於州縣令刻石云云

按此乃獎廉懲貪之要務而敬天勤民之心法也凡食祿之家非能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也一絲一粒莫非民間之膏血故必節用而愛人留下盡於閭閻方為仁人君子之用心若囊橐是飽谿壑是盈曰蠹茲小民惟我魚肉而莫我如何也亦知有皇上帝臨下有赫乎古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民膏民脂之謂也周頌云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上天難欺之謂也故遵此則為循吏為神君兆民戴之車服庸之身名俱泰子孫可保人亦何憚而不為乎悖此則為貪官為酷吏兆民怨之斧鉞臨之身家俱敗愛及苗裔人亦何苦而為之乎故自州縣等而上之即公孤卿貳俱當以此為鑑云余為廣其意曰

墨綬銅符責任隆　身有民社代天工

膏梁宜念耕耘苦　文繡常思杼柚空

貪吏可為非確訓　潔清自守貽休風

莫恃威福凌愚賤　須信彼蒼有至公

戒石碑陰銘　蕭弘書

大哉告戒　至明至威　瞻前在目　鑑後在思

思而不見　不顯於微　兢兢業業　庶幾無違

訓廉銘

周典六計　吏治條陳　以廉為本　乃良而循

彼哉貪墨　與狼虎均　肥於其家　多瘠吾民

銀違於法　愧其冠紳　禍悖而出　殃及後人

我朝忠厚　縱貪而仁　咨爾群辟　是訓是遵

謹刑箴

民吾同胞　疾痛猶己　報虐以威　刑非得已

御惟祖宗　若保赤子　明謹庶獄　惻怛溫旨

金科玉律　毫析纖累　大司大吏　虔秉法理

建于郡邑　濫用箠笞　典聽賦言　式克欽止

右宋理宗製戒飭中外凡為司牧者當寫一通置之座右〇愚按周官以六計弊群吏智能賢否而皆冠之以廉若誠以廉為衆善之本也倘每事盡善而偶一染指則為人所唾棄矣蓋士人守己如處子之守身一或失節雖有貌言工巧不足觀也已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既肥於此必有不利於

民者乎。貪人敗類。刑法隳之。縱有時而僥免。清夜
自思。寧不愧於縉紳耶。宋自祖宗真仁以來。皆以忠
厚為本。故黜貪官。乃以仁吾民耳。
記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
心焉。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淑問如皐
猶服念至旬。蓋其難其慎也。故漢當昭宣之時。郅君
章嚴延年。皆以殘刻相尚。而張釋之獨持廷尉之平。雋
不疑乃多所平反。漢之元氣。不至虐耗者。賴有此也。
唐當武周之際。周興來俊臣。競為酷毒。而徐有功獨
存平恕。李日知不離刑曹。卒能反周為唐。仁暴之應
彰彰如是。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聖賢傳心
之要典也歟。

西山政訓

真德秀。號西山先生。諭僚屬以四事十害。其言曰。德秀顧
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去其十害。

四事

律己以廉　清操。

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為大惡。不廉之吏
如蒙不潔。雖有他善。莫能自贖。故以此為四事之首。

撫民以仁　慈母。

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
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存心以公　神君。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
可得也。

涖事以勤　能才。

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
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
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游宴。則謂之風流閑雅。此
政之所以日疵。而民之所以受害也。

十害

斷獄不公　黷貨之吏

懲者民之大命豈可以有私

聽訟不斷　糊塗之吏

訟有實有虛聽訟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

淹延囚繫　懶慢之吏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年可乂淹乎

慘酷用刑　很悪之吏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髓膚即己之髓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知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

汎濫追呼　騷擾之吏

一夫被追舉室驚惶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可濫乎

招引告訐　陰刻之吏

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其犯者自當痛懲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司罪犯皆係非法

重疊催科　掊尅之吏

税出於田一歳一収可使一歳至再税乎有税而不輸民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縣或鈔雖給而銷不銷再進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至有鈔不理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賣子往往由之有人心者豈忍為此按鈥郎令之小桼百姓納銀不給小票不勾赤曆世之貪官通同収頭猫鼠同眠往往用此術一樹剝二皮何處告訴

科罰取財　巧取之吏

民間有二税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斂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

縱吏下鄉　木痺之吏

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土軍尤當禁戢

低價買物　乞丐之吏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户者每官和收買視市價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者白著民户何以堪此

真西山先生曰某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俟叮嚀而素知自勉者矣抑豈無所當勉而未能者乎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焚不俟終日勿狃於因循之習勿牽於利害之私或事州縣當見告而商確焉必期於去民之瘼而後已此

又其之所望於同僚者

清慎勤詩　華東老人

一官初授郎曆殷　爰爾青齡無染身
淸白吾家有秘譜　古人三字要留神

狀元劉理順曰居官之務多矣古人以淸愼勤括之淸愼勤之説亦頗矣而董宗伯以三字遂之宗伯之三字已渊矣而我華東夫子復以詠言爲如祖計之夫子之詠夫子之教也夫子之教匪直夫子之詠也夫子作令而孔涵馳聲居天垣而高岡振響節旄南指而浙之波以靖坐綱再整而南北之紀益肅其視楊太尉

之四知諸葛武侯之小心陶都督之終日運甓有以異乎故微是詠夫子之教已揭日月而行也微是教夫子之身已載軌物而出也

三字金丹

淸愼勤三字金丹也唯淸則旌厥志惟愼則玉厥身惟勤則底厥績三者克修而福祿從之矣余不敏自筮仕燕江以洎歷任虞曹罔不以斯爲弦韋茲出守金明其公署顏曰淸愼勤拂塵視之乃會稽天來李翁書也公餘玩味厥與實深其或苞苴未絶思以杜之躁妄未除思以制之叢脞未起思以振之懲其濁即以反於淸戒其肆即以反於愼懲其惰即以反於勤矣醫家云手足痿痺謂之不仁誠使三者佩服無斁則政務淸明精神彊固於以稱循良而膺興敎將以此爲權輿矣爰敷厥義銘諸座右用以自箴並以箴諸君子云

淸箴

分符綰綬厥道維淸纖塵不染迺全令名譬彼秋月翳而愈瑩譬彼寒潭洗之益瀅勿欺夙夜勿昧寸靈四知恒念三畏自程皎皎白璧勿玷青蠅皜皜素履勿涅微罔簠簋不飭國有常刑凡百君子用誌几楹

愼箴

守位服官厥德惟愼循繩遵墨迺鮮厥愆行期有經言戒罔信旋折蟻封迺覩隤括囊無咎惟口啓羞破酒漏言留陽是儆温室莫對常及祁祁春冰兢兢淵雷震震執玉捧盈戴經垂訓凡百君子恒鑴方寸

勤箴

進德居業勵志惟勤月將日就迺邁等倫譬彼天行晝夜迴輪譬彼川流萬古相循禹王至聖猶惜時勤士行習勞運甓斯頻賦詩覆壽飲酒耗神簿書旁午案牘紛紜天工翼贊厥惟良臣凡百君子勿志典墳

輿人誦

鄭使公孫僑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
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
之從政一年輿人誦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
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
我有子弟　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
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

魯人誦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魯人初誦曰
麛裘而韠　投之無戾　韠之麛裘　投之無郵
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

衮衣章甫　寔獲我所　章甫衮衣　惠我無私
劉道原曰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曰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三年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孔子為魯司寇攝
政已數年攝行相事民謗之三月而後誦之彼一聖一
賢猶得民若斯之難也後之為政者悉興於愛憎之口
毀譽出於彼倫之吏非至當之論也歟
愚嘗謂是非毀譽聽之人言正直清素盡其在我文中
子曰御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至哉言乎

五字吟

臨民端在肅觀瞻　容貌衣冠莫踰閑

若使笑顰能自愛　垂紳坐治有何難

右恭

心同覆載浩無涯　萬姓紛紜共一家
魚躍鳶飛皆自得　休休栩度佐勲華

右寬

四時迭運不差移　湖汐盈虛有定期
頑若豚魚皆可格　兆民何事不相隨

右信

業廣功崇惟在勤　風行雷厲振精神
始終一致無叢脞　庶績咸熙荅聖君

右敏

聖賢治化在仁民　兆姓痌瘝切己身
強教悅安稱愷悌　閭閻無處不生春

右惠

按恭寬信敏惠五者夫子之論仁也而為政之道不外
是他日論帝王之政亦曰寬信敏公與子張論從政又
曰尊五美蓋為政為仁相為表裏未有舍仁而可以為
政者也至若相鼠興刺碩鼠貽譏施朝三暮四之術鮮
朝考夕糾之政世而乳虎屠伯肆其毒羅鉗吉網極其
慘何足與言為政之道也歟

勉邑宰詩

王梅溪守泉州會邑宰。勉以詩云々邑宰皆感動

九重天子愛民深　令尹宜懷惻隱心
今日黄堂一杯酒　使君端為庶民斟

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云。

從來官吏與斯民　本是同胞一體親
既以脂膏供爾祿　須知痛癢切吾身
此邦素號唐朝古　我輩當如漢吏循
今日湘亭一盃酒　更煩散作十分春

丘瓊山先生送潘進士赴鉛山縣詩

科名進士重。仕宦宰邑難。漢蜀英妙姿。致身青雲端。牛刀初小試。遇爾莅劇煩。一朝謝師友。凜然吏民間。衆目皆瞻睹。萬口諱以譏。寒者待我衣。飢者待我飱。晦者賴以明。鬱者賴以宣。一身百責萃。事事來相關。所貴各當理。事妥民斯安。況當江閩交。孔道多往還。一事纔可虧。頃刻宰皆聞。時時懷隱憂。念念斯民艱。民乃吾子姓。財乃民膏髓。民身即我身。心肉何忍剜。聖朝待士厚。殊眷親臨軒。何以答國恩。民者君之天。愛民即愛君。慎勿忘斯言。

文莊斯詩。寫仕宦之艱苦及民瘼之痛切。真筮仕之津梁。而宰治之藥石也。凡為司牧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唐李頎贈韓鵬詩

為政心閑物自閑　朝看飛鳥暮飛還
寄書河上神明宰　羨爾城頭姑射山

按此詩有一段優游自適之趣。亦必萬事就理。民無怨嗟然後幾此。若哀鴻遍野。萑苻弄戈。雖欲自適。豈能獨樂哉。余守延安。政簡刑清。寂無一事。有句云

偃蹇山城志願遺　近來猶幸簿書稀
黄堂晝永渾無事　簾影參差燕子飛

其二

閒閑萬里守烏延　韓范芳徽在目前
但使寸心堪自對　飲氷茹蘗亦悠然

其三

宦海蕭條惟一身　鶴琴相伴不為貧
官衙夜靜焚香坐　疑是羲皇以上人

其四

政簡刑清佐聖明　踈籬鷄犬不知驚
閭閻久矣生苦蘇　野外村農起頌聲

盧東安為東莞縣令。莅任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賜詩而已。自賦曰

不貪自古人為寶　今日貪民詐滿囊
十有九年官剝邑　幸無一事掛心腸

百僚金鑑卷之十二

督院條約

一為通飭有司力除積弊以安地方事照得

一本部院恭膺

簡命總制兩粵陛見之日面奉

上諭首以吏治民生為重凜遵

天語倍加森嚴茲當下車伊始期與諸司砥礪一洗積習更新庶政凡衙門夙弊兵民疾苦亟欲悉心釐飭先就見聞所及列示于左本部院言在必行非同故套敢有不遵定行參處不貸

一禁私派

惟正之供民力易辦獨有于地丁正項錢糧之外巧立名色借一派百最為民害如俵糶禾谷及城垛烟墪炮臺箭壺倉廒衙宇工匠等項多端派索又且迫令里役逐項折乾圖入私橐更有餽送捐助種種名色攤派里排偷辦民力幾何堪此重困示後如有陽奉陰違察出官即糾參吏役拏來處死

一禁加耗

加秤加耗久有明禁兩粵有司積習難改仍有勒索火耗每兩加至三四五錢不等如徵本色每石加至

四五斗不等至起解司府有偏鉢添馬等弊扣除耗
炭加以吏書勒索規銀致累解户包賠又有蹄為浮
寄銀兩用無印批迴起解種〻弊竇聞之髮指示後
如有故違官叅吏處

一禁泒折
本折錢粮必有一定之額以使小民輸納今聞各官
徵收本色米石任意更張米貴則徵本色每石耗羨
加至四五斗不等米賤則徵折色每石泒至二兩或
二兩四五錢不等道府各官明知故縱土宄衙蠹朋
比為奸敲骨吸髓民困已極示後如有仍前混徵者
道府各官一併糾叅蠹役處死

一禁泒夫
粵地歷年夫役百姓疲于奔命屢奉嚴禁不許濫泒
民夫每有僱募俱開銷正項錢粮近聞不肖有司仍
一陽行役使如里長夫行户夫鄉寨夫甸夫甲夫或
悄称奉行修理或托名軍公撫送名為僱募實未發
價〻苦累民力難堪示後如有擅行役使者官叅
吏處

一禁濫罰
罰贖載于律例難容增減粵地僻處天末每有不肖

有司因循積習任意增減遇有般户動輒罰米谷數
百石或夫數百名或鉄數千斤或灰磚數萬計折價
加壓名曰公用種〻巧立名色勒取重賄所求不遂
即發原差鎖帶伙房經年累月不審不放以致破家
喪命民困已極示後如有此等許被害親屬赴告以
憑查叅

一禁保甲
兩粵山海寇盜有百十成群明火強刦與擄人勒贖
者不過夜聚曉散皆由土宄市棍為賊線索之故該
地方有司各官務要力行保甲如有出入詭秘勿引
匪類之人許該保甲長密行舉報立時拿審果係真
盜即行覊候審結不淂類拘保甲以致拖累

一禁衙蠹
積奸巨猾有司用為心腹屢經裁汰陽革陰晋盤踞
衙門牢不可破承行詞訟則欺善長惡把持行市則
損人利己包當里役則假公害私攬納粮務則妨官
害民諸如此類最可痛恨示後速行查革究懲仍驅
逐出境敢有不遵分別叅處

督院周　為通飭將弁嚴革積弊以固封疆事照得

本部院恭膺

簡命總制兩粵欽奉

勅諭提鎮皆聽節制武官四品以下以軍法從事煌煌

天語敢不凜遵所望賢能將弁同心協力戢盜安民共圖保障今查兩粵營汛處處設兵乃盜賊滋多防剿殊微皆因將弁平日不遵紀律惟知掊尅縱兵害民諱盜養禍邊疆重地豈容如此貽悮本部院下車伊始合行告誡先揭數條通行飭諭凡尒將弁務須洗心滌慮痛改前非以期後效本部院信賞必罰激勸具在倘有怙終不悛者軍令森嚴斷不寬貸所有禁約開列于後

一嚴汛守鎮協營寨職當守禦盜賊生發即應擒捕乃該汛弁兵平日防範疎虞臨時怯懦退縮賊之來蹤去路竟皆不覺不追甚有假賊追賊之名搜害平民用非刑之法救援富室以及殺良冒功掩敗為勝坐令盜賊得計搜勒莫施自後務須恪守紀律分畨汛守盜少則立時追捕盜多則傳相堵截務使刦賊去來路斷地方寧靜如仍前弊汛守各弁立以軍法從事

一禁扣尅兵丁衣食惟賴月餉乃各營陋習領餉有扣散餉有扣造冊有扣校文有扣時節有扣慶賀有扣迎送有扣自千把以至將領層累餽遺莫不有扣於是兵丁養身不贍遂甘為竊為盜不肖將領為之扣尅入已竟縱穷兵害人是設兵衛民反以殃民也自後將弁亟宜痛改前習務使伍有實兵兵有實餉奉公守法以期士飽馬騰如仍前扣尅立刻拿辦重處

一禁採買

採買一案久奉

嚴綸片悉將弁習成此風猶有妄托軍需名色將穀米乾草皮角竹木鉄炭等項以及土產貨物或差員鄉鎮強行勒壓買或封鋪有司託其收辦以至不肖官役因而照依地粮多為派取更令百姓水陸齊運又有差員之供應遲延之鞭韃交納之力難不能盡數殊可痛恨自後再有此弊地方人等立赴本部院軍前陳告即當拿恭處治有司徇畏代為採買一併列恭所差員役立拿處死

一禁營債

營債屢經嚴禁乃有不肖將弁利令智昏聽信下人上究重利放債此輩勾串或為中保或為居停互畫

抽扣在主保之時即折損借數虛抬重利及既借難
償則逐月逐日堆垛算疊重加利息半載週年力不
敷清則品拷鎖禁牽償妻孥波及親族竟有逼寫賣
契勒為奴僕者甚至販賣外省乞為慘惡除已經檄
示各關隘嚴加盤詰不許縱放私販人口過嶺外各
營自後不許更行放債壘利准折如仍前肆惡不悛
定行盡法處治

一禁土宄

粵中土宄飄蕩不還存心險惡習知武職易欺誠可
倚僕身投營或甘為役使或假結姻友百計逢迎鑽
營犬武職又旗鼓不覺為之擒弄如撥買放債私抽
私派等弊皆出其指使甚者誘引讀家子弟投身獻
產肆惡泄憤或撥置某當可詐某隙可乘憑空架虐
鬼蜮莫測營伍之蠹莫此為最除一面密訪嚴拿務
除地方大害外爾將弁等亟宜自省毋再收用土宄
如有前情訪聞得實定以軍法處死

盟瓊文條約

為曉諭事竊照本道初補海南未見望洋增嘆既思
近地百姓疾苦易於
上聞若遠地
君相 上司耳目難周況古之聖賢周流轍環之梁之齊
原未擇地總為行道討瓊雖海外亦吾民吾人正宜
盡心期有以整頓安全之昔賢有言為政不在多言
顧力行何如似可無譊譊然民情之愉拂素昔之期許
不明自開陳無以示約今折衷二十條與吾瓊海間
人交相勸勉身體力行人事盡則天意見懸椽樂利
之風不難遍滿遐陬本道亦得以報
簡命而慰懷來瓊雖萬里亦殷殷凡席間矣質言相告須
至示者

計開

一正人心以綏福履

天下大定惟粵東海氛未靖以致頻年用兵民生窮
苦豈非人心不正釀為禍亂是兵戈造自人心不可
不猛省也今願吾瓊民內而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
孝兄友弟恭夫義妻賢主寬僕忠外而親戚朋友鄉
里鄉黨講信脩睦交相親愛舉心動念皆以天理人

心是箴是警人心既正天意可回行見淑氣相養嘉
祥立見豐豫太平之盛與斯民共享之矣
一崇孝行以端化源
孝為百行之源凡忠君信友仁民愛物皆自此念而
推人而不孝根本既虧他行豈有可述誠念及此則
守身不可不謹存心不可不善遠而濟世安民顯親
揚名孝也竊而薪水承歡躬耕修己亦孝也否則身
名一敗辱及父母累及祖宗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故古賢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惟恐一至
隕越貽父母憂則誠身立品及時行孝當有喜不勝

懼之感或怙恃失一或永感隕傷則補過遷遠有無
時可已者矣尚敢犯越禮以危父母乎一家仁一國
興仁端自孝行始凡我士民其勿忘源令欣
一重農功以足民食
食本民天八政首關食貨食與貨孰非出自農功敬
古有劝農之典
朝廷有祈穀之文人食易興為非王道先養後教士民當
首事耕耘官長當力為鼓勸每於播殖布種之時出
郭各具酒食賞其勤者俾惰農知悅人事既盡則天
事可適時和年豐既可以養八口抑可以完
國賦且有三年九年之蓄又可以備凶荒誠為政之本務
不可不力行也
一恤民力以裕民財
天地生財止有此數黎庶勤動惟計豐嗇則財者民
所最難得而思為養命之源者也必民牧寬一分而
民受一分之賜凡力役之征與樊之征禁行省簡正
項之外全書之外無事苛求則民有餘力錢糧易完
兵無庚癸之呼官有紀錄之績較之繁刑之下有傷
父母之慈拖欠之多官受辭組之累其輕重得失爲
何如願各州縣衛所思之省之庶以從節發民甘

業之味也
一端士習以維風化
帝師王佐皆儒者之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范
文正公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士人自命何其
遠大關係世道何其鄭重宜何如砥行修品處則束
標明義出則濟世康民期三不負以報聖賢今世躬
行孝弟守先待後以大儒自命者固自有人然而不
盡然也以先正理學為迂腐以仁義忠信為虛常以
浮慧才伎相矜尚以武斷把持為本領士為四民之
首以讀書曉理之人而藏世界之厲又何怪乎愚民

百姓犯上作亂而積爲干戈盜賊之害氣那知天下
風氣之壞自學校始華薄澆醨除體統而重於式俾
名教有賴斯文有光仍自士子始每見名世大業因
在恂恂儒雅之流而不在儇佻浮薄之輩也矣女衛
驚之格言傴僂循墻之家法頗多士三復云

一明教化以興禮義

教化行則風俗美此治象也禮義衰則人心蕩此亂
徵也辭讓羞惡爲斯人固有之良而提撕儆覺則上
人倡率之力孝可作忠慈可使衆古昔講礼讀法不
出父老而定太平則士賴父師之訓而悉行胸臆

百姓上下之等而敢於撲逆與干戈起自人心而
風俗日偷偷薄可大關傷也有師師長人之責者於
催科之中常存撫字於攻刑之先道以德礼俾化行
美俗進斯民於三代之隆將右之苗不閉戶路不拾
遺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之風再見於今日民風既進
醇古宜箴當居上考矣

一敦節儉以惜物力

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論語節用愛人又曰
與奢寧儉明乎費用度必至傷財必至害民是爲民
上者宜守倡節儉矣而編氓百姓之家蓄積幾何而
可爲濫用冠婚喪祭可量身家即有餘猶當存餘以
防不足况未必有餘而奢靡相尚一經嫁娶喪葬中
人之業將盡繼之借貸累利日多非变田産則罍行
止天下皆然爾璞民或亦不免也今後飲食服器宮
室車馬官民皆宜儉樸不但惜福亦可養德有玉梧
必有象箸奇伎淫巧壞人心術中於世道釀爲兵亂
每見老成勤儉之家世保其業輕薄淫蕩之子不知
祖父創業之苦人世物力艱難恣意妄爲其涸立見
是鄭儉之風人以厚蓋藏兆豊豫爲吾無間躬行示
範當有官長倡之也

一早完粮以免差擾

守法之民刑不及身良善之家吏不至户收穫即完
完粮差擾何自而至自今
功令森嚴參罰日至民牧不得不以催科爲殿最良民奉
法先完刁頑延挨拖欠甚至奸人包攬抗欠日多民
牧不得不差催衙役中胆小畏法者固有而借差漁
利生事擾民者亦復不少語云差人一至鷄犬不寧
桑麻樂利之區变爲愁慘逃亡之地亦云苦矣何如
早先完粮祁寒暑雨之後滌蕩及圃之餘催呼不至
舉室寧止士安絃誦民樂雍熙衍歎康阜休風豈不

快哉
一積糧米以備凶荒
語云年年防歉祝腹裹之地四達之區尚且宜然況
瓊民僻處海隅萬一饑饉薦臻資糴何所言念及此
官當留心常平義倉使穀賤不致傷農穀貴不致騰
至其出貸入息更無侵漁民無賠賦則昔賢行之而
善者未有行之今日而不善者也若夫民之自為計
又不可不急講矣蓋愚民無長慮樂歲狼戾恒情類
然必思盤餐一粒皆其辛苦則平日謹其蓋藏斯凶
年不受凍餒有備無患千倉萬箱不寬然其有裕乎

一完兵餉以資飽騰
民以養兵兵以衛民古今大政宜然妥奔平之時似
兵為民累及至有事
國家疆土類以保全百姓身家資以護衛本道判徽時進
山勦賊親冒矢石見兵丁朓受數傷猶搴賊之旗者
兵亦交加奮勇搭關是直以性命換糧餉及自奉調
楚監軍行間兩臺泥途宵征星邁備悉兵丁之苦軍
餉之外別無所恃是粮餉直窮丁積命之膏刻不容
緩者也百樣當及時輸納州縣當先期完解俾士飽
馬騰壯金湯而鞏海疆有藉賢有司實多也

一靖盜竊以安民生
朝廷設官原為斯民興利除害然害之大孰大於盜如焚
人室廬劫人財帛傷人性命倘漠然視之故事應之
即無咎責亦外無以對百姓內無以安自心況
功令森嚴處分極重可以嚴加防範極力緝拿以安地
方然盜之不能淨盡者有數端捕役不通盜賣盜則
無盜窩主不藏盜行盜則無盜捕官不縱役縱窩則
無盜是當飭捕官嚴捕役剪窩主盜源既清則緝獲
為易再嚴保甲以絕匪人之藪懸賞格以奪通賣之
心大則官兵勦滅小則鄉勇民壯擒拏散處他逃則

州縣各地方官同心合志不分疆域不交相推諉盜
賊何由而匿貽生民之害哉本道世居京師判徽知
弭力擒多盜辦此最悉願與各地方官矢志力行以
安民生不獨仰副
功令也
一選鄉約以鼓勸善
官不能家喻戶曉而村落市鎮深山窮谷所貴有鄉
約講明義理平人之忿息人之爭勸人為善補官長
精力耳目之所不及最為有益有古重之今則用以
買犢買草催呼力役既賤視之則高品不出強為之

則所應非所求無鄉約之榮有著累之實所以高年有德之人聞風而求去強派濫用之人安能秉直謁真以收忠義之用哉今各州縣當慎選行高德厚為一鄉推重之人立為鄉約用本等服色優以禮貌免其雜泛差徭鄉中平民後生皆聽約束坐必居上行必讓先如有悉少抗禮即稟官懲處奸頑充徒即具稟拿究行之三年風俗漸化於善該地方官送扁旌獎是亦勵風化之一端扶進德教之美政也奉有

欽頒鐸書另發舉行

一嚴保甲以戢奸宄

鄉約用以勸善保甲用以鋤奸古人良法美意蔑以加矣後人故事視之故有力之家不肯為而萊儒之人為之共志固不在勤公而力又不足服眾亦鼓舞之無術也各州縣查覆屬往例或三十家或五十家或一百家立一保長選有力有用之人為之亦免其雜泛差徭再十家立一甲如有出入詭詐蹤跡不定面生可疑及行兇毆人罵人欺壓良善刁狡無賴皆令報官拏究奸盜則置之法必不縱容以貽報者之害兇狡惡人則枷責亦暫立惡人卯簿以防加害復犯但嚴飭保甲不許生事指索而地方亦不得借端

填害免差如此保全如此如甲長有匪類則處甲長保長有匪類不舉則處保長保甲皆舉而勢眾窩匿不發及捏誣告害令不能行則嚴法重處庶奸盜充惡無容身之地官免叅罰之累民亦受寧謐之福矣

一查逃人以免罹法

保甲既立查有專責凡有新來及假稱探親覓友言貌不像本地之人保長甲長即為盤問報官審實係真逃人保甲長即立為行賞窩匿之家即立為究辦各州縣仍將督撫堂新舊逃人處分則例令細心書辦寫成樣本較正無訛發刻刷印每保甲各給一本一本令挨門逐戶講解曉諭俾知法度之嚴庶不敢犯如有自回及出首之家照例免罪

一勸民息訟以省功費

易曰君子作事謀始凡户婚田土及交易貸借之事俱宜慎之於始始之不慎後必有爭誠慎之於始則宜思今日如此後有變端何如結局則貪得之心淡僥倖之念息矣且理上過不去的事官必不畏心昧理必執法而問理直者獲伸理曲者罹法然直者雖獲伸亦必候審理未免悞功當思一日官事十日難了且差役需索在所不免若曲者審理必輸刑罰隨

之差索過之是何如曲者降氣直者存恐赴之鄉約
聽其公處則兩造之氣既平又省功兒費豈不為好
善之良民歟

一公明聽理以服人心

勸民息訟民牧之良除奸誣刁訟法所必處外亦有
強凌弱悪侮善勢豪欺壓小民及大奸大悪究期必
伸小民不得不告者則宜凜明有王法幽有鬼神之
戒事事認理虛公明斷行私受賄諒諸賢有司之所
不為即徇庇託亦非本心之所安況
功令森嚴刁風日熾今為之約凡審一事必立一鐵案而
造千証細心審訊必求得情依律毫無疑竇雖得情
勿喜然經我承問官審定不論何處總不出此理我
認理既真即有變寡於我心無愧三代猶在人心
上司必然加賞識此之謂父母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
母好悪一偏則訟端不止昔賢有言称頌者怨誹之
漸歌詠者愧厲之義我同人繹思及此子視家視當
有怵惕恐後者矣

一禁短價以甦商困

為國貴有人民富庶在有市鎮古者日中為市立有
平價之官本朝有官價民價之分身居一官已器百

姓之上仍希些小便宜侵其脂膏以潤膚體賢有司
必所不忍此處必無其事本道見他處有此故願與
我同人鑒戒之令行商坐賈必得利益則海外百貨
來聚殷富留之賢者之一念而有餘矣官既如此備
百姓亦當見良知義勿因官買反湧價行欺負官長
慈愛之意也

一禁局騙以通商賈

蕩若出於囊次則商賈拋父母離妻子携資本甚有
借貸幾事者戴月披星登山涉水受盡驚危以希蠅
頭而牙儈行店坐收其利夢逃分矣信實之居公平
代售牙用宜然乃有不務本分奢侈妄為引客至家
百般愚誘將貨物賣此混彼遞至虛寵終坑客本語
云財命相連遠商豈肯甘心告之官府豈有受騙反
輸之理偏時受刑受辱仍然完銀何如老成信義貴
一家完一家受不駝驚之勞金使辛苦奔波之牙利
客獲本息千里來投源頭活水利盃不止一家否則
既喪行止又斷生機其各猛省勿蹈他轍

一禁強買以鼓貿易

近悅遠來為政之美海外之貨得之匪易有本必圖
利少有所得民即樂從若強求勢壓人各思避即欲

招至貿易以有易無豈可得乎若公平為理將變雖
海濱百貨輻輳慕義來趍兩收其利不減五都之市矣
一禁賭博以保身家
士農工商各有本業精一可以成名可以養家即微
末生理力役養身皆自求口食人無營識一至賭博
人皆賤之借貸則曰某人好賭難以完局婚姻來訪
則隣里不肯輕舉恐貽後悔行止一喪百事危辭況
姦淫殺賭近盜忠厚人家孝義子弟必不為此世人
成家立業必自艱難勤儉苦心勞力中來方能守之
長久以一奕一博輒欲傾人之家蕩人之產攫為己
有只此心術已為不善造物豈肯相容所以好賭之
人與窩賭之家究歸窮盡不為盜殺身則喪父祖之
業而貽妻子之恨來觀友鄉黨之讒清夜一思當為
汗下急改前非如有犯者該州縣嚴為懲戒禁示近
日京師滿漢犯此俱處分極嚴本道目擊流徙大柳
邊示若不一而足慎之勿犯以保身家而作良民又
可為孝義之人而成禮義之俗矣
以上條約矣之居恆豈肯昧之服官累摘數條期與官
民一一見之施行但初任未諳本地土俗民情倘有訪
聞並端人正士條陳斯民利病應興革者再為示諭

守璦條約
為嚴立條約以期遵守事照得本府荷
皇上親行引見不以本府謭劣畀以守璦之任夙夜冰兢
務盡厥職以不負委任之意初入其境沙礫盈畔野
蔓寒烟凋弊之象惻焉痛心烏覩所謂田疇滿綠煙
火萬家者乎其間利有當興害有當革俟採訪的確
次第舉行外今郎目前急務及各屬積弊約畧數款
與爾官民人等期共遵守如有故違官則揭參吏則
究處必不輕宥所有條約開列于後
一嚴懲貪吏周官六計首重廉能蓋吏而能廉則藏富
于民百姓蒙休不但當身被顯榮之名即後世亦遺
清白之譽若簠簋不飭敗類貽羞雖貨賄山積而性
命隨之竟何益哉今
朝廷重廉吏之選嚴貪墨之誅無非欲有司約己裕民而
成無欲之治清夜自思豈可以一時之累千古之法
哉本府清白自矢可質天日爾屬亦當各愛其鼎勿
致濫觴本府不惜揄揚中獎各
上臺以列薦牘若甘自棄指亦必據實揭報不能代為
之寬也
一約束衙役士人家修庭獻無非欲行其所學豈肯以

身蹈貪汚之行者據由吏胥皂快人等嗜利如飴多
方引導或明取紙贖或暗加火耗彼得竊以自肥其
身家及事敗露則官任其咎若輩則免脫覬望揭
揭得意皆因平日不知約束故也本府素知此弊斷
不容一役得逞其奸亦不輕差一役下州縣騷擾所
屬州縣亦當嚴加約束一有過犯即嚴行責革勿致
生事擾民如有徇縱本府密行訪出定行申揭
一禁革火耗薰民惟正載在周官蠲租蠲賦屢勤

憲詔有司奉

國之法足國之用求無逋負無缺額人美至火耗之加抑

原以供抵補解費之用究乃為不肖潤橐之計猶自
爰者必不爾也況瓊民僻處海濱近被遷移既不堪
命即正項取盈已有焚林竭澤之慮苟額外加收氣
恭其何堪哉自今各州縣徵收錢粮皆以司頒法馬
為準如聽信里老收役庫書人等假火耗名色多取
耗羨者許納粮人户赴府陳告以憑拏究其納糧人
户攬用低假及短少銀數者一并究治
一禁止刁訟使民無訟聖人所難但使訟簡而民自安
瓊郡僻處海外地遠法疎恐愚民誤聽訟師唆誘忿
爭求勝勿論大小真偽不由州縣輙越本轄妄控不

過借上臺名色以嚇制鄉愚或匿不對理或挾騙求
和務於必行今後凡告户婚田土錢粮鬬毆等事須
於本衙告理如狗情偏坐之弊方許上告若所告涉
虛不准仍加重處教唆之人一併懲治
一禁止官價凡州縣公費自有額賦不許私派里下累
取行户至一應日用物件不得不需者俱給見價歛
銀與民間一体平買不許借口官價短少價值況瓊
民濱海依山草衣木食深可憐憫即有肥甘能下咽
乎本府淡薄自守不事濃腴斷不肯以口腹累民爾
各屬亦當体恤此意即生民受福矣若衙役侵扣授

和低假查出治以重罪
一杜絕餽遺官方之敗由于賄賂賄賂之行起於囑託
私啓私書皆其漸也值今
功令森嚴凡私相交結餽送慶賀奉有
嚴禁所屬大小官員各宜恪遵務要殫心政事杜絕私
交敢有借節禮名色私派民間者即行揭報本府清
白自矢不昧天日不但不恐以為賂竪實不敢以身
試斧鉞也願各宜自愛洵以愛人
一崇尚學校庠序重地乃
國家文運所關為司牧者必時加鼓舞然後真才輩出為

朝廷備公輔之器其在教諭訓導等官固有陶成之責照
州縣為諸生表率不可不勤加課會較論文藝或時
共飭廉或助其筆資以培植文教諸生亦當潛心誦
讀不得包攬錢粮興威詞訟自甘不類為有司所鄙
如有此輩輕則行學朴責重則申道褫革噬臍何及
一嚴拿邪教左道惑衆蠱世所誅巫蠱殺人
恩詔不赦蓋此輩設心奸險為謀詭秘其害匪細閑瓊屬
此風盛行有為蛇蝎蠱者有為蝦蟆蠱者有為金蠶
及閑聲斬踢蠱者與人一不如意即飛術中人立致
身死若不嚴行禁止長此安窮除本府密行訪拿外
爾州縣即多方禁飭勿致此風蔓延肆害善良如有
犯者立置重典則闔境受福矣
一申飭城守士人一行作吏則百里之封疆寄之安與俱
安危與俱危豈可悠忽視之必無事當為有事之防
晝則謹其門禁稽察奸宄夜則嚴加巡邏防其盜竊
至倉庫監獄所係尤重必時時撿點勿令一隙可乘
一夫作難則金湯永固而功名可保矣慎之
一嚴拿逃人隱匿逃人之禁最為嚴厲身流家破隣舍
籍沒上官不及覺察者罪坐降革受累匪淺瓊屬雖
誰

神京窩逃其間商賈往來軍旅經絡安知無竄伏夾襍
其中為地方不及覺察者所屬官吏宜令地方保甲
人等凡鄉村城市詳加稽察若有蹤跡閃爍言語可
疑之人嚴加鎖詰有即解府轉解無即取具甘結存
案此第一要務勿得泄泄
一勸墾荒田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使田疇任其荒
蕪不思多方開闢則石田土瘠
國賦何由而足民生何由而安瓊為孤懸海外田處水
濱旱則枯槁潦則波流易至蕪蕪為之宰者必時加
勸誡獎其勤者懲其懶惰其無主荒田許招徠開墾
俟收成之後起科納稅年終造冊報府有能開至數
頃者即申詳各
上臺以便　題請酌量優陞如違即以不職糾報
一禁止賭博士農工商各有本業樗蒲賭博世所輕賤
本府每見無賴之徒以經博賭小則有傾家蕩產之
慮大則致為盜殺身之慘況今
京師新禁甚嚴滿漢犯此俱罪嚴加處分本府目擊流徒
伽示者不一而足嗣後各屬有奸豪及窩賭者該州
縣巡捕人役即當拿究治罪有能揭告者即以所賭
財物充賞勿得殊縱以長匪類

議興革利弊詳

為博訪地方利弊事看得興利革弊此

憲臺求治之盛心而地方之慶生民之福也第卑府蒞任伊始其粵東民隱尚未周知茲蒙

憲臺垂問又不敢緘默自棄敬就見聞所及而列陳之不知有當於

清問否也

一盜賊之宜靖也夫言弭盜于今日亦既法㮣令具矣然欲明弭盜之源者當先定考成之法通府既無常兵之例而地方失事輒懔戴罪之憂提鎮司詰戎之柄而州縣疎防反遜司城之責保無有諱盜以自飾縱盜以自恣者乎此消弭之所以難也法莫若分文武之考成夫地方之有盜當以失于詳報者罪文官而以失于捕獲者罪武功以督緝責之營弁而以保甲責之守令于是文有文之責不敢諱盜以欺

君父武有武之任必不敢縱盜以撓闔閭文教于未為盜之先而武治于既為盜之後將民自不為盜而盜皆化為民又何消弭之足慮歟

一荒業之宜墾也夫勸墾之令 國家業有成書或從優叙録着有之或不論俸滿即陞着有之法至善也然業荒糧聽着豈有弗奉行之不力而民願棄其田土乎蓋在熟地之粮無能脫于催科之苦逐致荒土之民不復見開墾之樂也則欲議墾荒當先恤熟地或寬樵字于催科或緩徵輸于秋成令熟地不蒙其害而後荒地共趨以為利矣如曰給牛種以便開墾本冗兵以興屯田卑府又恐阻于時勢而不得行也

一兵餉之無虧也兵餉屢之所在見告而在粵地為鶴甚夫粵乃形勢之區也依山濱海易為伏奸不戍重兵恐無以奠苞桑而星羅棊布適足以纍

國餉核鏡全粵而計之一歲之賦稅尚不足以供一歲之坐食復取資於他省矣郡以積為而計之一歲之課餉尚不足以供一歲之軍需又仰給于藩臺矣持籌者方困于無米又何以責于餓腸乎故為裁兵之說者曰海逆籽誠大慈已總兵責乎裁也設或一隅告警营佐得借為口實孰任其咎此裁兵之所以難也雖然兵固不可議裁汰獨不可核冒濫乎兵固不可徹汛防獨不可去老弱乎邇者文武既不統屬其夫孰有敢過而問焉者

憲臺誠遣廉能之官按籍而稽之逐伍而閱之核其微冒汰其老弱將一精兵可勝數十罷兵也去數罷兵

即以省百餘餉也于以資飽騰而壯軍威計無善於
此者
一橋厰之蠧奸宜除也夫粵原為貨貝之國而軍餉半
仰給於課稅一有奸民罔利于其中始而困于商者
繼且厲于
國始之舩千稅者因之舩夫餉商利幾何豈能堪此眾奪
乎
皇上親政之初業已嚴為禁革煌煌
天語凡在臣民孰不恪遵獨是瓊南之所苦者不在奸民
之罔利而在海禁之過嚴矣瓊州四面環海地方沙

鹹民之借以充餉者惟椰藤花木是賴況數千餘兩
之稅皆士卒之所待命乎邇者海禁森嚴界外之物
皆有厲禁商民固不敢以身嘗鉞矣獨留海安海口
得以資遷有無實乃
聖天子懷遠之鴻慈茲復准巡海大人之嚴禁椰藤俱不
許北渡於是商賈畏足兵民待斃商何以通餉何以
裕乎故敢因
明問而切陳之要惟弛厲禁為便也
一驛站之累民宜應也夫驛站之設原以通天下之
皇華內而宣猷布令外而軍興輸輓莫不取給焉苟處置
失宜則胥吏肆其需索百姓疲於供應民之致累此
其故也我
國家計里置驛計夫授糧凡水陸之役載在經制者法至
周也然立法者存恤民之意而奉法者果皆恤民之
意乎故驛騎歸官養矣而暗侖放實者有之站船已
例設矣而私封行旅者有之往來累民竟盡閉錢糧
之無幾欤如以為錢糧無幾也額設之外復有協濟
軍興之會許支正項似無足慮者法當嚴扣尅之弊
而重越站之罰驗勘合以防詐冒置循環以勤稽核又
孰敢有騷擾驛遞者乎是則以之甦驛困者兼以之

甦民困矣
一鹽埠之假冒宜禁也天下之利惟鹽為大而利中之
弊亦惟鹽為最故引滯則病商鹽滯則病民屯田廢
而商者林納課限引衍而民苦于食鹽迫勢象起而
私販興商與民俱不可問矣粵省在南服軍興之
需半給於海而且閩楚南贛皆惟粵鹽是賴故地遠
則法疎而奸生則商困畢府以為欵不誤課當先恤
商欵期恤商當清假冒苟避嗎俾之灶戶貞曉守其
恒業而假冒必不能行于灶矣引票付之商綱關津
嚴其察核而假冒必不能行于商矣而且創設不竹

价鹽無禁則恤灶郎以恤商恤商即以裕餉若夫私
私收之禁完假冒之源自有醒使以主其事早府何
容他贅焉
一衙蠹之依憑城社也吏椽為奸原于有司之不明而
城社是恐亦由持法者之不嚴審請
律令有衙役犯贓一兩流徙之例官府失于覺察有罪
坐降革之例法至嚴也然法嚴而蠹不除非法之咎
奉法者之咎也今
憲臺持節南粵明罰飭法綱紀肅斬正群奸懾服狐鼠
屏跡之時又何城社之足櫻其應訪拿之無其衙蠹
自早府思之拿小蠹易拿大蠹難拿已犯之大蠹易
拿未發之大蠹難小蠹技拙于彌縫而惡蹟至于敗
露一廉明縣令治之而已足大蠹則心存鬼蜮三窟
之謀已營之于平日五技之用又擅飾于目前已犯
者或可按界以究擬未發者動多狐潛而鼠竄如以
為官吏之揭報足憑也未始不出於一人之憎惡親
信之密訪可據也未始不出於一時之風聞要貴於
酌于訪報之中而取供於被害之口於是殺一蠹而
群蠹知警矣若云投鼠忌器宜遵古訓而埋輪之風
又何以樹萬世之威望也哉是在

憲臺奮乾斷以剔鑿之已耳
一任士風之日漸凌夷也從來風俗之成原於士類而
振勵之責賴乎君師第士子廉恥之不惜或由于饑
寒之迫其身而庠序仁讓之未興皆因夫困窮之屈
其性使無以鼓舞其志氣而培養其身心則急公之
下無士而抗賦之中有士矣辟雍之內無士而簿書
之庭有士矣今欲令士風之丕振則廪膳不可不復
也夫廪膳之裁扣原為軍興一時那宜之計今則四
海寧謐矣重祿勸士之謂何可令其饘粥無資欲繼
則師儒不可不復也阜比之任風教關焉古者大司
徒以三物教民千鄉而漢宋皆選大儒以任其事今
則半屬明經矣講學明倫之謂何可令闒茸居其上
欲要在學校之不可不崇也泮宮為養育人才之地
古王者尚有臨雍講藝之文今則僅逢戒恪動為有
司所不畜崇儒重道謂何可令德造無興欤
憲臺誠統三者而行之將見士生遂而士性復士氣申
而士風泮奐漢作人之雅可再覩矣
一私派之宜禁也蓋惟正之供業有成書郎公旬之集
寄有定例私派何自而興哉揆厥私派之由未始不
自設出聞其端或托名乎樂輸或假借乎公費在賢者

圉留民力乎有餘而不肖者勢必誅求乎無盡誰恐
上之人罪之也乎是申詳於上曰伏無私派以累民
也不知小民之脂膏已充貪吏之囊橐矣此陽革陰
違之故所以勤
憲臺之下詢也卑府以為欲禁私派當先頒由單由單
發而民知有定額矣復下令於國中曰有私派者許
揭告揭告行而吏知所懾服矣況檢而籍沒之例固
有司之所盡知也貪墨者豈不愛百姓寧不愛功名
乎縱不愛功名寧不愛身家性命乎語曰大臣法而
小臣廉今

憲臺既飭法以率屬矣私派之弊可從此而絶也
一加耗之宜革也夫火耗之加原為抵補傾銷之資冗
乃成不肖潤橐之計況粵民當遷徙流亡之餘即取
盈于正供已有焚林竭澤之慮恐額外苛求乎原其
咎雖在有司而亦不盡在有司也即如一起解錢糧
也水脚有費陸行有費甚而扯批但有費一撥給軍
餉也高下出于掾吏之手持衡者孰敢與之過爭收
兌視乎營伍之便押解者誰敢過之過竊聞此項錢
糧果出之有司乎抑出之民間乎此明收暗取之所
以不能清釐也然則清釐之法莫若嚴禁勒索為要

準司頒法馬以為試加收與短額者同科驗批剿之
先後以收納與賄及受賄者罪同官吏既無雜項之
累小民自免額外之征為有司者夫孰忍以身罔加
耗之名而媚上官之胥吏乎此端本澄源之治未始
非清釐之一助也
一撫丁之藉名行劫也天下之受其禁嘱者不少矣而
在豫為猶甚去歲之揭案方懸而今春之搶掠如故
憲臺垂問及此誠守令之幸百姓之福也嘗考古之撫
盜也或遷之于洛邑或待之以不死未聞委之以重
任處之以要害者哉

國家威德遐暢逆孽怙惆嘉其投誠之義開以自新之
路能若授之以官爵勇者列之于行間亦既推心置
腹矣孰意鷹眼未化狼心猶存之輩假借脫巾之呼
用逞跋扈之勢推其心必曰吾始以行劫而就撫今
既就撫亦何憚而不行劫乎荼毒百姓驚擾行旅亦
云至矣始知長年之惏未始不有所激也為今之計
撫之以寬恐愈無所畏忌糾之以猛恐跳梁之釁復
成法莫如遷之內地以離其巢穴分其部伍以鍛其
羽翼絕其將領以撤其將來使之相習于仁漸義摩
之中庶可化豺狼而為馴騾矣又何制馭之足慮哉

一汛弁之捕盜誣良也夫設汛以防要害所以建威銷
萌靡天下于磐石之固也欵其戢盜以安良非欵其
誣良以為盜也如任其捕盜以誣良是天下無捕役
之盜而有代罪之民人亦何憚而不為盜乎自卑府
思之平日之防守何在而令盜叔于其前事後之捕
緝何功而反誣良以塞責嗟此愚民何以當其網羅
也及至幸獲昭雪而身家為之已空矣為今之計非
嚴行禁戢不可也寬捕獲之限嚴誣陷之律使拷掠
不行于武弁則濫刑莫逞鞫訊惟歸之文官則昭雪
易見是又當合文武之心化兵民之見以共佐治乎

也若夫造風影之談而妄稱通海挾積恨之仇而捏
云出界非置重典以禁戢之平府恐無以為功矣以
上數欵皆卑府蠡測之見如果蒭蕘不遺統候
憲臺採擇施行

德政碑文

嘗讀古循良傳而漢治稱最以宣帝注意二千石為
吏民本行意行椎但無負于國有濟于民以為盡職
地故一時龔黄朱尹皆治行第一晉爵加錫光昭史
冊歷千百年來猶艷然慕之至今日吏治之難莫守
令若繭絲保障撫字催科其何以兼善厥施王成之
加秩識者恥之倪寬之請恤亦譽弗厭遂求其以實
心行實政而弗邀一日之名以永繫百年之慕者孰
如我
觀翁牛老公祖弑公起家鄉薦世衍青緗以名甲第介

牧豫章之南陲介分甌粵其撫綏安輯集飛鴻而清
梟獍多著救寧之勛奏最于
廷以循卓膺
內召水衡行部風清江漢閒方將棘槐虛左
竚晋綸扉乃
當宁掄才尤重大府之選以師相觀民古制也揆金明要
地試利器于盤錯特推轂焉公受
命陛辭溽暑星臨童叟欣欣夾竹馬歡來暮而甘霖隨車
一如鄭戩出守時公乃開誠布公進士民而昭宣德
意豈弟君子咸頌慈母政清刑簡行之三年如一日其

原缺

謝餽遺則漁可懸也茹氷蘗則鹿可瘞也葺戍樓則
鳩可集也新文廟則雉可翬也課子衿而時加提誨
則贊泮之飛李森森也且兩經漲水之災城垣傾圮
赫速遺址幾間波臣公宵旦經營捐資倡義而急公
子來若各甞厥心百二金湯将復屹然則功之可垂
著尤其大端也至有勢處兩難公私交困惟吾延之
丁粮為甚地大而荒民經屢創之餘𢦏𢦏孑遺正供
維艱我公籌度代輸不啻蘇頌何寬之償逋矣無何
洛邑太重尤為久闕司牧之譴謫席不暇煖公雖刻
肉莫濟竟以未及額掛吏議正天之善轉移以諧大

用意在公亦可少卸其責乃憂民之心終不稍懈痌
瘝切膚殷殷無已合郡之紳士軍民攀轅哀籲者伏
闕莫伸述德政撰驪曲将以道左棠茇詩勿剪勿伐
之頌未已也尤謀所以壽貞珉而傳不朽走二千里
問記于余余叨居臚管久庇棠陰知公之深憫公之
至竊有嘆於今日吏治之難莫吾延若而我公之以
實心行實政雖一日之考成如是而百年之永慕常
新異日大展經濟秉節鉞以重惠茲土則口碑如昨
即傳之世世恐白石易朽而公德政之在人終莫朽
也予以媿美漢治寧徒傅循良一傳已哉公諱天宿

百寮金鑑十二卷 内府藏本

國朝牛天宿撰天宿字覲薇章邱人康熙中官瓊州
府知府是編前爲總論七卷以中外職官爲次取
古之稱職者略載事迹而以歴代官職沿革弁諸
條之首八卷至十卷別列廉潔度量用人刑賞恬
退忠烈武功七門亦畧摭事實挂一漏萬十一卷
則載古來箴銘訓頌之類而以已作雜錯其中至
十二卷則自敘其粤中政績而以去思碑終焉未
免近於自炫矣